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二・經部・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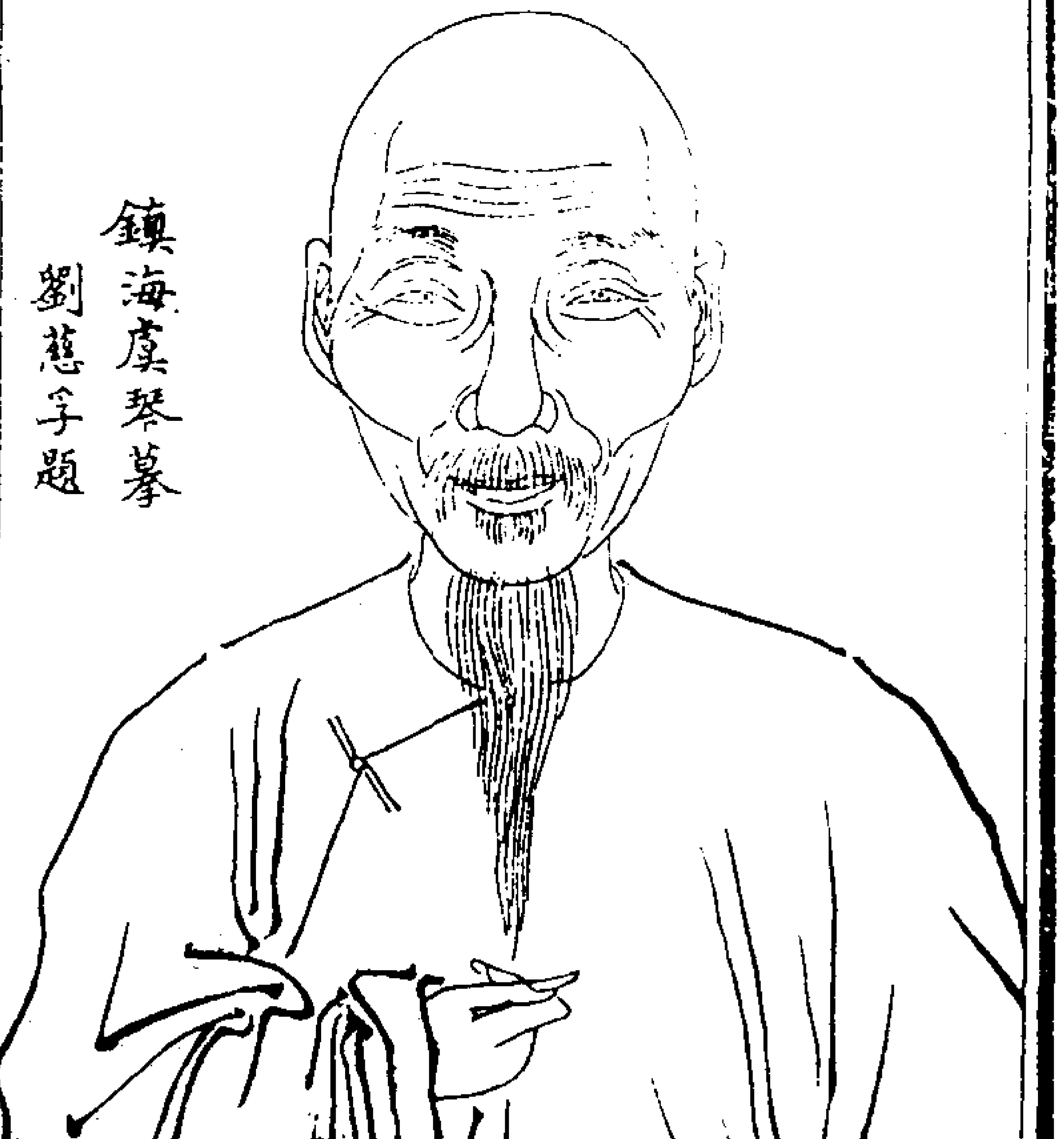
禮書通故五十卷校文一卷（卷一至卷二十八）〔清〕黄以周撰……………………一

2265/01

禮書通故

光緒癸巳孟夏黃氏試館栞成

元同先生小照



鎮海虞琴摹
劉慈孚題

聲音訓詁入學之門孰窺堂奧
富美禮文芟艾支離褎抱精純
漢學波靡先生董振履賢體聖
派衍司農紹聞衣言多士景從
緜蕞時肄魯徐善容豈惟桑梓
瞻仰敬恭

受業林頤山敬題

自唐以後多有以禮學名家者宋元以來禮學衰息儒者喜言易而畏言禮易可空談禮必徵實也國朝經術昌明大儒輩出亐是議禮之家日以精密亐衣服宮室之度冠昏喪祭之儀軍賦官祿之制天文地理之說皆能考求古義歷歷言之而彙萃成書集禮家之大成者則莫如秦味經氏之五禮通考曾文正公嘗與余言此書體大物博歷代典章具在亐此三通之外得此而四為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余讀之誠然惟秦氏之書按而不斷無所折衷可謂禮學之淵藪而未足為治禮者之藝極求其博學詳說亾非求是得以窺見先

王制作之淵奧者其在定海黃氏之書乎定海黃君元同為薇香先生之哲嗣往歲吳和甫同年視學吾浙錄先生明堂步筵說見示謂與余說明堂大旨相合余淺愶不及一見未幾余來主講詁經精舍始得交亐君後又與同在書局知君固好學深思之士也嘗以所撰禮書通故數冊示余余不自揣小有獻替至今歲又以數互編來則褎然成書又得見其十之六七而余精力衰頹學問荒廢流覽是書有望洋向若而歎而已亟不鄙棄問序亐余余何足序此書哉惟禮家聚訟自古難之君為此書不墨守一家之學綜貫羣經博采眾論實事求是惟善是從故有駁正鄭義者如緌以屬武非飾纓射者屨物正足非方足是也有申明鄭義者如冠弁委貌為正義或以為元冠者別一說非謂冠弁卽元冠婦饌舅姑其席亐奧謂二席竝設非謂舅姑同席是也略舉數事雖其小小者然其精審可知矣至其宏綱巨目凡四十有九洵足究天人之奧通古今之宜視秦氏五禮通考博或不及精則過之向使文正得見此書必大嗟歎謂秦氏之後又有此作可謚三通而五矣余經義麤觕無能為謚而所說冠義毋拜之鄉射禮乏參侯道皆頗與鄙說合亦未始不自幸也德清俞樾

禮書通故

禮書通故弟一

定海黄以周述

孔穎達云周禮見亏經籍其名異者有七處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惠校朱本作禮經今毛本誤與禮器文同）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義三百四也（春秋傳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春秋說本此為文今各本俱誤作禮經三百與孝經說同則七處止有六名無七名）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漢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成數故云三百也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說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藝文志謂儀禮為禮古經凡此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朱熹云經禮威儀禮器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經禮為禮儀鄭元等皆曰經禮即周禮曲禮即儀禮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葢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皆臧書亏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卿大夫受之以教

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葢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亏天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故漢志立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禮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亏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為禮經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又攷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亏它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中霤等篇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以周案古人亏儀禮單曰禮對記言則曰經其中古文曰古經周禮止曰周官對傳言曰周官經說文敘曰其偁禮周官皆古文漢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篇經十七篇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景十三王傳曰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並未有儀禮周禮之名自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於是周官有周禮之名而十七篇之禮尚不偁儀禮也後人又誤以曲禮三千為禮經亏是名禮經為儀禮經義既繆經名亦因之不正矣後漢鄭元傳云鄭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舉鄭所注

書不應遝周官葢儀禮二字乃周官禮三字之誤非漢時有儀禮之名也先君子曰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據周官肆師注古書禮儀仡禮義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言人之動作禮義三百威儀三千有泧則也以其為禮之大經曰經禮以其為禮之大義曰禮義其實一也以其威可㚖儀可象曰威儀以其委曲緐重曰曲禮實亦一也儀禮十七篇之大綱是謂禮經其中曲禮雖以麥亥仲之釋例猶未盡其詳也周官冡宰言六典之綱是謂禮經而九賦九式未嘗非曲禮大宗伯言五禮之綱是謂禮經而大行人司儀所言未嘗非曲禮也戴記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射義聘義凡以義名者古之所謂禮義遝篇猶在卽為禮經而其中言拜揖之儀俎豆之數非無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統言之皆為曲禮而任翼聖分內則少儀玉藻為明倫之綱曲禮上為敬身之綱亦非無禮經也諸書有經有曲讀者善會之或謂禮經為常曲禮為變尤謬

孔穎逵云周禮為本儀禮為末賈公彥云周禮為末儀禮為本以周案二書無本末可分漢蓺文志依劉歆七畧禮類禮經先周官後極當

阮元云禮經在漢祇偁禮亦曰禮記熹平石經有儀禮載洪适隸釋而戴延之謂之禮記是也無偁儀禮者鄭引此經直舉篇名亦不偁儀禮今注疏本首題儀禮鄭氏注疑鄭學之徒加之猶鄭氏箋三字為雷亥宗所加也以周案范書述鄭所注書有儀禮字禮經大題亦有儀禮字或者遂謂儀禮之名鄭君所定斯語失實鄭注羣經引禮經文皆直舉篇名不云儀禮其注禮器以曲禮為儀禮則云謂今禮也仍不名之為儀禮鄭志為鄭學之徒所記其引禮經亦直舉篇名不云儀禮則鄭氏師弟子竝無儀禮之名也禮注大題儀禮當是東晉人所加東晉人盛偁儀禮　又案禮經古祇稱禮經五十六篇皆古文對今文言之曰禮古經見漢志十七篇為今文別古文言之曰今禮見鄭君禮器注今禮者今文家所傳禮也古文禮與記各自為書今文家記坿于禮亦偁之曰禮記詩鄭箋引少牢禮曰禮記主人髲鬄爾雅郭注引士相見妥而後傳言有司徹扉用席喪服傳苴麻之有蕡者竝曰禮記是也漢初傳今文十七篇者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其本各異當時別其家㳄又偁之曰大戴禮小戴禮鄭君目錄所謂大戴弟幾小戴弟幾是也後漢儒林傳云康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

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下又別言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則所云小戴禮卽十七篇也鄭君以經禮三百爲周官三百六十屬曲禮三千爲今禮十七篇及其逸者亏是又偁之曰曲禮犇喪注投壺目錄並云屬曲禮之正篇曲禮卽指今禮十七篇及其逸者也自東漢三禮之名出禮爲周官禮禮記之緫名而西漢五十六篇之專名反爲周官禮記所涵自魏晉號四十九篇爲禮記亦謂之小戴禮而東漢十七篇之名禮記名小戴禮者又爲四十九篇戴記所奪於是別號之爲儀禮此與鄭君以十七篇爲曲禮同意然曲禮雖不足當十七篇而

名猶見於經謂之儀禮實爲不典或曰儀禮之名始自東漢隋志載一字石經有儀禮九卷隸釋載熹平石經殘碑亦有儀禮此語實非石經之見亏范史者據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據蔡邕張馴傳以爲六經及讀盧植傳知熹平刊石經本止五經後從盧植奏請刊立禮記合之爲六經陸機洛陽記戴延之西征記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六引羊頭山記並云石經有禮記不言儀禮與盧植傳甚合隋志名爲儀禮者係後人改偁非其舊題也

禮經篇次依劉向別錄與大小戴不同大戴禮士冠一士昏二士相見三與別錄同士喪四既夕五士虞六特牲七少牢八有司徹九鄉飲酒十鄉射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大夫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與別錄異小戴禮士冠一士昏二士相見三鄉飲酒四鄉射五燕禮六大射七與別錄同士虞八喪服九特牲十少牢十一有司徹十二士喪十三既夕十四聘禮十五公食十六覲禮十七與別錄異案三家篇弟先後具詳鄭君目錄此據士冠禮疏所引據士喪禮目錄云大戴弟四小戴弟八士虞禮目錄云大戴弟六小戴弟十五弟八當作弟十三弟十五當作弟八特牲禮鄭目錄不記篇弟文脫吳氏澄補之云大戴弟七小戴弟十三三字亦衍以周案大小戴同受業亏后倉傳高堂生之學所定禮經

篇次不同以大戴爲𠕋當禮經十七篇以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鄉飲鄉射九篇士禮居首后倉傳其學𠊾曲臺記九篇卽說此士禮九篇以推天子諸侯之制大戴以此九篇列首以明授受所自而少牢有司徹二篇與特牲類故倂入之且鄉飲鄉射亦兼大夫禮也燕大射以下爲諸侯天子禮喪服通禮終之其次秩然漢蓺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篇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𠕋明戴悳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亏學官禮古經者出

亐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亐天子之說劉敞云經七十篇當作十七篇及孔氏謂孔氏安國所得壁中書也當屬上句學七十篇學當作與七十當作十七古經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朱熹云上文經七十篇本注后氏戴氏又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后倉二戴皆其弟子（高堂生三傳至后倉二戴乃后倉弟子此句誤）則彼所謂后戴之禮卽傳此高堂生之所得而今號儀禮者也況劉氏所考亐所增多篇數適合而上文經目又別無高堂生十七篇之禮其證甚明賈公彥疏亦云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是唐初時漢志猶未誤也當從劉氏說又張氏識誤云如敞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次偶同耳此則不深考亐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亐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江永云儀禮不止士禮此志傳士禮三字恐有誤儒林傳云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無士字賈公彥叙周官廢興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

傳十七篇蓋博士之博誤為傳而傳易為禮遂誤作傳士禮耳賈氏所引唐初本尚未誤以周案釋文叙錄曰古禮經五十六篇倉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為逸禮又引鄭六藝論曰後得孔氏壁中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劉氏校藝文志改七十作十七與釋文合亐本志所云多三十九篇之數亦符是也（案七十為十七字之倒斷無可疑以總目凡禮家五百五十五篇核之尚少一篇據記桒器孔疏引藝文志漢興始于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又引六藝論云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較今漢志卻多一篇然云古禮五十六篇諸書所引悉同未可偏執一文以質之矣漢）志又云及孔氏學孔當作后禮之有后氏學猶易之有孟氏學詩之有韓氏學也及之言與也下句及明堂陰陽亦同及后氏學十七篇文相似卽六藝論所謂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也劉氏改學為與未是及孔氏連上魯淹中為句亦非淹中卽孔氏里何得分而二之曰及孔氏孔字當為后之駁體上云后氏學下云猶瘉倉等文亦相應又藝文志及儒林傳竝云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攷史記儒林傳云禮至秦焚書散亾益多亐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謂之士禮非字誤也十七篇之次以大戴所傳

冣尋其眞其書以冠昏相見士器既夕士虞特牲鄉飲
鄉射九篇居首故曰士禮后倉傳高堂生之學作曲臺
記九篇亦卽說此冠昏相見士器既夕士虞特牲鄉飲
鄉射九篇士禮以推說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不及古
文禮為詳故云古經多三十九篇多天子諸侯卿大夫
之制猶瘉倉等推士禮以致于天子之說此本專指曲
臺記九篇言案漢書如注云行射禮于曲臺后倉為記七略云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據此曲臺九篇內當有射禮然其書初非專言射如注七略著其作書之由耳服虔云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孫惠蔚云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據此曲臺為校書之地其九篇內于祭類尤詳也後漢儒林傳引范書高
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孔氏禮記正義引蓺文志及儒
林傳亦云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皆優文節引爾高堂生
未立博士賈敘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當依士冠禮疏
所引作高堂生為博士傳禮十七篇　又案古文禮五
十六篇于天子諸侯卿大夫禮為多今禮十七篇大夫
止少牢有司徹二篇諸侯止燕大射聘食四篇天子止
覲禮一篇士禮則有九篇自注疏以鄉飲鄉射屬大夫
禮後人遂不知曲臺記九篇為何書而推士禮致天子
之說亦不明張氏識誤因謬江愼修說尤非
邵懿辰云漢初高堂生傳禮經十七篇非有闕也昏義

曰夫禮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器祭尊于朝聘和于鄉射
是八者約十七篇而言之也禮運凡兩擧八者特射鄉
訛為射御耳一則曰達于器祭射鄉冠昏朝聘再則曰
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器祭射鄉朝聘貨力辭
讓飲食六者禮之緯也冠昏器祭射鄉朝聘八者禮之
經也其證之明確而可指者適合于大戴十七篇之次
序大戴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器祭也十
十一十二十三篇射鄉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而
器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孔子取此十七篇以為教故
曰子所雅言劉歆謂又有逸禮三十九姦言不足信又
以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誤始于史記太史公疏
略見其首篇為士禮概而言之以周案王制以冠昏器
祭鄉相見為六禮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則所謂冠昏
器祭鄉相見士禮也大戴以此居禮經之首亦以明高
堂生所傳號為士禮者以此禮運通天子諸侯為文兩
言冠昏器祭射御朝聘家語引作達之器祭鄉射冠昏
朝聘邵氏以射御之御為鄉之形譌不為無據以此八
者為約十七篇而言之十七篇為完書所見亦卓但因
此遂議逸禮三十九篇為姦言殊不足信
漢蓺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

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閻若璩云禮記今文二字衍或禮經之誤或云禮記當作禮記數十當作數百以周案說文自敘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亦云禮記與漢志同禮句卽志所謂禮古經五十六篇是記句卽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西漢之時亐禮經但曰禮其記但曰記漢志說文敘可以互證亦有偁其記為禮記者如河閒獻王傳所謂禮禮記是也但河閒獻王所得禮記卽志所謂百三十一篇之古文與大小戴禮記有別大小戴禮記古經古記及今文禮記兼有禮與記皆有古文今文之別

淹中所得之經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皆古文也后倉所傳禮十七篇為今文大小戴所輯諸記多係今文而亦閒存古文也何以言之漢志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七十子後學者謂七十子之徒故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見顏注所引漢志又曰禮古經出淹中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及字承上多字為文皆今文家后倉等所未見是明堂陰陽王史氏諸記亦出亐淹中也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是諸記之為古文可知也敘錄又引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鄭君此論上下皆據古文言之則百三十一篇之記為古文尤可知也鄭注奔喪云奔喪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亐禮記目又投壺目錄云投壺亦屬曲禮之正篇也曲禮之正篇謂禮之古經此戴記有古經之證也漢志古經五十六篇而記百三十一篇一倍有餘蓋七十子後學各記所聞一經不止一記也今禮經中諸記為后倉所傳

今文家之記小戴有冠昏鄉飲燕射聘諸記大戴有朝事儀蓋出亐古文家者故晉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二百四篇卽別錄所謂古文記此戴記有古記之證也鄭注奔喪以為古文許君五經異義引戴記則謂之今禮蓋大小戴所采之禮雖古文今文兼有而古文難讀勢不能多采卽奔喪篇屬古文而其難讀之處已多節去故鄭注奔喪又引逸奔喪禮以相較此戴記所采古文少今文多之證也閻說禮記今文因為失察漢志云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專承上尚書而言故下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

㝵多十六篇其餘篇數詳下故亏此略之非通禮記論
語孝經言之也或疑文有脫譌亦未是

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以周案漢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別錄多七十三篇若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亦止有百八十五篇別錄多十九篇盜漢志本劉歆七略而七略與別錄亦有出入也別錄有通論制度吉事器服祭祀樂記明堂陰陽世子㳒等目見鄭君禮記目錄別錄入樂記于禮家七略出樂記于樂家斯其顯異可見者後人必參求其同說多膠葛不可通錢竹汀說漢志記百三十一篇合大小戴而言

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為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之數據器服四制孔疏別錄無此文是志所云百三十一篇在別錄止百三十篇矣加明堂陰陽王史氏五十四篇再加以三朝記樂記二十篇適㝵二百四篇錢氏此說不足為據以今大戴所存之篇已多同于小戴則小戴所取未必盡是大戴所棄且大小戴之記亦非盡取諸百三十一篇之中漢志樂記二十三篇三朝記七篇合三十篇亦不㝵據史記所錄十三篇為說陳恭甫又為之說曰記百三十一篇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二百十五篇而別錄言二百四篇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記除之故為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陳氏此說亦未當漢志樂記二十三篇全入樂家禮家之記斷不重出此十一篇一除一不除亦任意言之

鄭眾云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鄭元云冄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㳒之賈公彥云尚書般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

過三千言周禮乃六篇文异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案書傳周公一秊救亂二秊伐商三秊踐奄四秊建侯衛五秊營成周六秊制禮作樂七秊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今周禮也以周案賈疏駁仲師申康成甚當

賈公彥云周官孝武時始出祕而不傳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㝵條通朱熹云周禮周公遺典也胡氏父子以為王莽令劉歆撰如天官冢宰卻管宮闈之

事其意只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為不可
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
并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
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知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
至若女祝掌凡內禱祠祈禳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
蠱之事安從有哉以周案漢志周官經六篇傳四篇古
人經傳分行後世多比附之如儀禮傳附節下記附篇
末幸有標題其違失經意猶易識別周官傳不見其羼
入經中亦必不少故周官閒有可疑特不可如後人之
掊擊百鄭樵通志據孫處說以為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經行故其言與他經不類存參

賈公彥云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
禮王應麟云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
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以下始
曰周官禮閻若璩云案康成序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
鄭氏父子衞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
已見亐此以周案鄭君亐儀禮禮記注引周禮甚多不
獨周官序為然後漢書盧植傳植疏曰中興以來通儒
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此
鄭序所本也考周禮之名始見亐漢書王莽傳其議建

亐劉歆亦見亐荀悅之紀陸德明之叙錄紀云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為周禮十字疑衍叙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
老盧谷云班氏亐莽一傳
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亐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
之而自為史文乃叚端見例復仍其本名曰周官食貨
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
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著明亐此也郊
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禮猶稱周官時未居攝不敢案易
至此也莽傳徵天下通藝及張純等奏之偁周官亦皆
在未居攝之時是則周官之易名周禮其在居攝之後
矣

釋文叙錄云陳邵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
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
禮隋經籍志云記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得百三十篇又
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
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
刪其繁重合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
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
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以周案晉陳邵周禮論序語皆失實漢志記百三十一
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益古文也大

小戴所采記今文為多大戴記之存者亏漢志禮家諸記外又取儒家曾子十八篇存其十篇孫卿子三十三篇存其問五義三本勸學宥坐數篇賈子五十八篇存其保傅諸篇又取論語家孔子三朝記七篇(師古曰三朝七篇今大戴禮有其一篇案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劉志秦宓傳注並引劉向別錄云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王伯厚以為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惪誥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卽漢志三朝記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袠滑亂也)小戴記奔喪投壺諸篇取諸古禮經鄉飲酒義冠義昏義射義燕義聘義取諸古禮記三季問哀公問諸篇取諸荀子又取儒家子思子二十三篇存其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取公孫尼子樂記二十三篇存

其十一合為一篇(顏師古以記中庸卽蓺文志之中庸說二篇誤舊唐書引沈約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云緇衣樂記皆公孫尼子作按文選注引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引子思子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今其語皆在緇衣篇則沈氏說信矣　陳邵)二百四篇據劉向別錄為言其實二戴所取不專在二百四篇中也作隋書者改為二百十四篇又以五種實有二百十五篇遂謂記百三十一篇劉向挍得百三十篇以合其數誤杜氏通典又改明堂陰陽記為二十二篇王史氏記為二十篇總二百二篇更誤又考樂記孔疏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弟十九則樂記入禮記在劉向歬而四十九篇實為小戴之舊目矣後漢橋

元傳云七世祖仁從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成帝時為大鴻臚戴德當作戴聖漢儒林傳曰小戴授梁人橋仁楊榮家世傳業由是小戴有橋楊之學劉向挍書祕府與橋仁同時所見篇目已為四十九不待融足甚明(釋文敘錄曰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為他家書拾撥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此語亦非別錄所記四十九篇卽本小戴禮記特篇次先後有异同耳觀鄭君目錄所引自知)隋志欲以小戴所錄補大戴闕篇尚多三篇故以月令明堂樂記歸之融入以合其數其實小戴之記未必俱取大戴戴東原孔顨軒已詳辨之矣竊考詩汾沮洳正義引大戴禮辨名記靈臺正義引大戴禮正穆篇玉海載沈約

謚法十卷序引大戴記有謚法白虎通義引辨名記曰禮別名記引謚法曰禮記謚法所云禮皆據大戴禮為文又別引禮三正記禮五帝記禮親屬記其亦為大戴禮記可知也則大戴亡佚之篇非一同小戴而隋書欲以小戴之四十六篇補其闕數不亦誣乎今大戴記三十八篇已上皆亡中又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及八十二以後四篇凡存三十九篇其實大戴篇弟宜依司馬貞所見本為定凡存三十八篇史記索隱云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錢竹汀謂唐以歬盛德明堂不分為二遷廟

實廟亦合為一此說是也自宋以後分竄篇弟於是有複出之本有四十篇之說晁昭惪云今書四十篇中有兩七十四陳振孫云七十二複出一篇實存四十篇熊朋來吳幼清皆云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所見本各不同小戴四十九篇鄭漁仲謂卽后倉曲臺記誤毛大可謂儀禮是戴記四十九篇不是戴記更謬凡近儒之說有待疏證者有應駁正者皆列案耑若其說本明卽順文引入案中以作斷語不復列其說于耑為省文也其說之謬誤兼待詳辨亦于注中略附一二若師友之言盡入案中祇錄其是有非不辨

王充云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以周案儀品卽漢儀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止有十二篇見曹褒傳云十六篇者蓋涉下文而誤其所定儀禮十六篇本謂之禮記張揖上廣雅表曰周公制禮著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謂通輯禮記置爾雅于其中也王懷祖不知通有輯記事遂以漢儀當之如其說撰置置字義既無著且與上下文氣全不相貫大戴記亦有爾雅權輿于此故白虎通三綱篇孟子帝館甥趙注引釋親並稱禮記公羊宣十二季傳注引禮乃釋水文風俗通聲音篇引禮樂記乃釋樂文是則通所輯禮十六篇中有爾雅與禮經之十七篇迥異後人併禮經為儀禮要不昇援此為據

漢儒林傳云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六蓺論云戴德傳禮八十五篇戴聖傳禮四十九篇慶氏所傳禮各書並未詳其篇目以周案後漢儒林傳曰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曹褒傳曰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作章句辯難于是有慶氏學褒拜博士作通義十二篇演經襍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慶氏學遂行于世則慶氏所傳禮與小戴同

鄭元云論語雅言詩書執禮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朱熹云雅常也執守也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以周案記有讀喪禮讀祭禮讀樂章之文禮非不誦也朱子謂非徒誦說而已較為可通然按諸文義終嫌不類執猶掌也執禮猶後人所謂掌故是也文王世子篇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執禮與典書同執禮者為掌故之人則執禮猶云掌故也周官禮經為周人掌故之書詩書執禮猶云詩書周官禮也春秋之時踵事增華象數滋生其奇衺俶詭而不守正者已多故夫子正言其失無所隱諱斥流失明故實不

于議禮之條雅言當依古注訓正言孔子正言其失如
緇冠有緌朝服以縞之類是曾子問篇尤詳
蔡邕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
短兩編賈公彥云鄭作論語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
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
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
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孔穎達
云鄭元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
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
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制所用與六經異也以周案孔

賈二疏皆引鄭君論語敘其言簡策長短不容有異賈
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當依孔疏作二尺
四寸以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推之自見漢藝文志
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率簡二十
五字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與鄭
注三十字異者蓋古文篆書體有繁簡繁者宜疏簡者
可密故字有不同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于王也
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褚少孫曰其冊一長
一短皆有意義鄭注尚書云三十字蓋據其簡之長者
為言服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單疏本作一簡八分字

要義引同今毛本誤脫分字六經之策二尺四寸以一
簡三十字分之則每字得八分也此皆據古尺為言束
晳穆天子傳敘曰以每所攷定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
可證蔡說策二尺者以漢尺言南史王僧虔傳曰盜發
楚王冢獲竹簡十餘廣數分長二尺僧虔曰是科斗書
攷工記周官所闕文也與蔡說合蔡說本據漢律令以
古尺言亦用二尺四寸見鹽鐵論及後漢曹褒傳或曰
三尺律本漢杜周傳　又案竹謂之簡木謂之札聯之
為編編之為冊冊有長短獨斷云短半之據六經之冊
言書疏引顧氏說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一尺

二寸即短半之之說若孝經論語之冊短亦半之恐不
其然蓋孝經尺二寸之冊即用六經之短論語八寸之
冊即用孝經之短則六經之短者半之孝經之短者三
分去一也論語之短者未聞論衡正說篇云論語數十
百篇以八寸為策亦不及其短豈論語無短策與
鄭元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以周案堯典三禮以
天地人言其實唐虞已分五禮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
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類帝假祖吉禮
也如喪考妣遏密八音凶禮也五載一巡羣后四朝賓
禮也分背三苗釐降嬪虞軍嘉禮也夫禮秩自天出于

性之身可已雁有行列鹿知君臣㒵獸蜓蟲不教而成
人之有禮豈非性哉記曰禮本亏大一分而為天地轉
而為陰陽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降謂賦畀官謂職掌
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以定命也所謂其降曰命也
又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能者養以之福之就也今本誤倒
不能者敗以取禍所謂其官亏天也禮官亏天故
曰天秩有禮二帝三王無異教也荀子外禮以言性不
知性者也老子離道德仁義以言禮不知禮者也
皇侃說禮有三起禮理起亏大一禮事起亏遂皇禮名
起亏黃帝禮運曰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事鬼神

禮書　十三

上帝謂遂皇孔穎達云禮運禮始亏飲食燔黍捭豚蕢
桴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
云伊耆氏始為蜡蜡卽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葦籥又
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卽神農也既云始
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亏神農也又史記云
黃帝與蚩尤戰亏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
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
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
然自伏羲以後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皇氏云
禮事起亏遂皇其義乖也遂皇在伏羲之前禮運燔黍

捭豚在伏羲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以周案書
缺有閒五禮之起難言之矣

受業慈谿馮一梅初校
子家辰復校

禮書　十四

丹陽孔景泰洪竹亭繕刻

宮室通故一

定海黃以周述

易繫辭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虞翻云後世聖人謂黃帝也以周案此傳承上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言之上古謂羲農以前後世聖人謂黃帝虞注是也或據淮南子主術訓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以為宮室起于神農與傳未合白虎通義以伏羲神農燧人為三皇又以皇之世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風俗通義引書大傳云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皆

謂宮室起于黃帝

鄭[元]云天子宗廟路寢制如明堂以周案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此郎鄭注所本但作雒解亦言大略爾非盡同也明堂祀五帝中室宜四達無壁宗廟一廟一主似無取四達之義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則東西有壁可知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覲受于廟中太室東戶西牖非兩夾是宗廟與明堂有別也路寢有東西房見書顧命詩王風及喪大記與明堂不同叚顯申鄭者謂喪大記言房中是諸侯禮文王遷豐鎬止作靈臺辟雍其路寢亦仍諸侯之制成王崩在西都故有左右房康王以後所營依天子制度宣王時路寢制如明堂故斯干曰西南其戶至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故王風曰右招我由房說殊迂曲未敢信

伏生大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為內五分其內以其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子男五雉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鄭[元]云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以周案夏之世室堂脩二七謂中室之南北各有七步廣四脩一謂又廣其東西四分脩之一計脩十四步廣十七步半周

人度以筵用殷人重屋四阿之制以為明堂用夏屋堂脩二七之制以為寢廟寢廟度以筵筵九尺堂脩二七其深二九屋較明堂為卑而大過之故鄭注檀弓云夏屋旁卑而大伏生書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鄭注云雉三丈此皆寢大明堂之證賈疏考工記明堂丈尺依據匠人文而王寢之大引用書傳云王寢與明堂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也亦謂寢大于明堂後人言寢廟之制偏據匠人則禮必窒礙有難通行或者知寢廟之宜大又欲強解匠人之文以就寢廟胥失之矣賈疏引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與孔疏

所引書傳互有詳略合而讀之天子路寢之制明卽天子諸侯之廟制亦明其制仿夏世室爲之室居中央云居二筵者謂室之脩也云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者謂室之廣也內指室言非兩序內古書之稱室爲內者多矣鄭注失之云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者東西房卽世室北面之隅室北堂居兩房之閒卽世室之北堂也凡禮經所言室在北楣者皆小惟天子諸侯廟制室居中央可大爲之故僞太室書曰王入太室祼春秋曰太室屋壞皆廟室之在中獨大者也後別有圖說明之矣惟所言九雉七雉亏制過大說詳下　又案書顧命延入

翼室恤宅宗僞孔傳以翼室爲路寢之別名非也翼室者伏傳所謂北堂是也以南堂言之謂之北堂以太室言之謂之翼室異名同地天子路寢以太室爲最尊北堂之翼室次之子貢觀于魯廟有北堂九蓋其尊可知也時尸在太室斂殯在南堂故以北堂爲恤宅尊之也故曰宗王西莊以下文陳設几席有西夾不見東夾謂翼室卽東夾但夾之稱室起於周秦閒古經無是名不若北堂爲正寢之室其名自古且癸酉陳設爲成王旣殯之明日時康王倚廬中門外并不在翼室何辱牽說爾雅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郭璞云箱

夾室歬堂有室但有太室賈公彥說此謂五廟之寢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以周案天子諸侯廟寢當依伏生書傳所言諸侯以天子燕寢爲其路寢大夫士又以諸侯路寢爲其廟寢廟與正寢無甚區別所異者一有東西箱一無東西箱也故爾雅特著之箱卽牆見鄉飲酒禮疏東西箱爲東堂東西堂西之牆說文箱大車牝服也鄭注攷工記釋牝服爲較較在車之兩旁猶箱爲堂之外牆也郭注箱訓堂失之廟之祧主藏亏夾室故夾室之歬不可無東西牆無東西箱有室曰寢室亦謂夾室郭注兩室异解亦失之不云室無東西箱者明室自

有牆也夾室有牆其堂無牆凡寢皆然記言天子設食閣亏夾南謂之左達右達是天子燕寢亦東西堂洞達無牆也若并夾室而無之謂之榭故下文卽繼以無室曰榭杜注宣十六年左傳宣榭火引爾雅文云無室曰榭謂屋歇歬屋歇歬者謂自兩夾以歬皆無牆也

馬宮云夏后氏謚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閒大夏后氏七十二尺以周案明堂無兩序閒漢馬宮所說實路寢制古路寢亦名明堂馬氏遂混之爾以百四十四尺爲兩序閒又於兩序外謚七十二尺卽伏傳所謂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也其丈尺之數未

閭百四十四尺似據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之文序閒二七十四丈廣又益之四尺序外又大七十二尺合之爲二百十六尺亏九筵之數不合與伏說亦异近之申伏傳者以爲庭三堂之深天子侯道百二十步計長七十二丈參分其庭一如堂深𡬶二十四丈伏傳南北七雉三七二十一丈不𡬶爲過竊謂天子諸矦路寢之燕不必射燕而有射亦必行之于射宮鄭注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謂燕射也于郊則閭中謂大射也是則燕射大射本不行于路寢庭何𡬶以之定路寢之脩也或又據伏傳以定廟制以爲廟之廣有二十七丈攷古者七廟東西竝列孫毓之說不足據王宮治朝之東止有三百步之地一廟之廣𡬶四十五步七乘之𡬶三百十五步又加以堂下餘地及牆巷之數其何以容則堂廣九雉之說尤難依據矣且五架之屋自天子達五架止有四椽如室有二十四丈之深每椽六丈又加峻勢四之一用此細而長之木以爲椽上承甎瓦勢必中折其廣二十七丈恐棟梢等材未易𡬶如此之長者卽或有之上加甎椽勢亦易撓今定天子廟寢脩十四筵十二丈六尺廣十八筵十六丈二尺太室居中廣依伏傳三分之二爲內準之爲十丈八尺脩居四分之一爲三丈一尺半天子禘祫之祭行于室中羣廟之主數十俎豆之屬數百若依舊說室廣二丈弱深一丈五尺強不足以容之矣諸矦以下據伏傳各殺以兩則大夫之寢脩十筵九丈廣十四筵十二丈六尺堂之脩六丈七尺半廣八丈四尺室之脩二丈二尺半廣亦當如堂少牢饋食禮室中西南隅東向設神席自西而東設俎豆凡五行席廣三尺三寸有奇豆俎之廣尺二寸五行中閒各有空處約共一丈餘佐食拜獻亏其寿經曰牖東北面拜則神席寿設餟處正當牖牖東者近於牖凡日戶西近於戶日牖東近於牖猶未及室之中其地約二丈餘則室之廣可想

而見其脩二丈二尺神席長八尺其北餘丈四可容尸拜室北近墉南面設獻祝席寿設一俎兩豆幷席約七尺其南餘一丈五尺亦可容主人獻及佐食拜士之寢又殺以兩脩八筵七丈二尺廣十二筵十丈有八尺堂之脩五丈四尺廣七丈二尺室之脩丈有八尺故士昏禮婦饋於奧𡬶設舅姑兩席席長八尺室亦廣如堂故士喪禮於尸牀含牀之東北𡬶設陳襚之牀若依舊說不足以容之矣儒行環堵之室正方一丈論衡貧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徒四壁立皆庶人之制近人嫌舊圖之隘難以行禮欲斥大之乃從伏傳以爲準又以矦

步卬之堂脩二十四丈無以施椽其廣二十七丈難以求棟金氏禮說減之為天子堂廣二十四丈脩一十八丈自知椽之難施而云天子當有九架又知棟之難求而云兩楹東西各有八楹緟貤紕繆未足為訓

韓詩說殷商屋而夏門傳曰周夏屋而商門崔凱云禮人君宮室之制為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為夏屋隔半以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以周案殷屋卽商屋殷商古多通用四夏卽古人所謂四阿後人謂之四下其兩下者謂之夏屋殷人重屋四阿夏兩下屋舊說所云義固然矣然屋之名商夏亦有取義說文商从内口章省聲

今本作从冏誤本有納明之義故籒文从二日作[illegible]商屋者屋之四下而高明者也詩夏屋渠渠言其大禮覆夏屋言其卑夏屋者屋之兩下大而卑者也殷商屋而夏門其屋高而小門卑而大也周夏屋而商門其屋大而卑門小而高也門必取數于正堂乃鄭學一家言與韓詩家自異殷之門不可攷周之路寢用夏屋顧命之文可據依伏傳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為内五分其内以其一為高推之則路寢之高三丈六尺若依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路寢較卑叓不及三丈而匠人言門阿之制則云五雉是屋卑門高之證詩緜篇俾立室家不言其高廟曰翼翼亏門一則曰有伉再則曰將將亦門高亏寢之證左傳襄二十八秊秋嘗亏太公廟子尾抽廟桷擊扉慶舍援廟桷動甍又諸侯廟宇之卑之證崔氏以商屋夏屋之異為人君卿大夫尊卑之壄其說本鄭非韓詩意隔半以北為正室謂隔後半一架為室中半以南為堂堂至棟而止也室以南堂以北曰戶牖閒後人亏室外三架通謂之堂誤

鄭元云鄉射禮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公彥云凡廟寢皆五架洪頤煊云鄭注專釋射宮非謂廟寢之制皆五架也天

子大廟當七架每架九尺室内二架室外南至楹内四架為堂金鶚云天子諸侯堂深當各為九架天子每架二丈諸侯一丈八尺弱方易構接以周案五架者據柱之直上架棟楣而言柱閒越人謂之博亦謂之椽博言其柱閒之廣椽謂自棟至楣同一椽也古屋閒博廣而椽長椽長易折故棟楣閒別有横木承椽下施棁而駕於梁然於承棟楣之柱則不增也架止有五上下同制李如圭云古者築室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惟堂有兩楹而已焦循云釋名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然則無所依者謂之楹堂屋之柱多依牆壁而立非兩

楹之外別無柱也以周㮣房室亦有柱亦不獨堂劉熙云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倚也孔晁云寢有旅楹旅列也金鶚云天子諸侯堂廣當兩楹之處東西各有八柱并兩楹合尋十八柱逸周書孔晁注旅列也可知不止兩楹矣大夫士堂不廣則兩楹以周㮣近之攷寢廟者皆樂言古屋之大而於五架之難施兩楹之難通獨未悉及金氏知之因謂天子屋九架十八楹語又不經楹之義以釋名為正凡堂之柱皆有所依左右偏之柱依亏序楹北之柱依亏室惟南面兩楹孤立孔晁訓旅為列亦謂兩楹竝立亏堂如庪下亦有楹何禮

經詳敘儀節一無見文亏此知說古屋有二十餘丈之廣者皆非也今定天子堂廣十八筵計十六丈二尺以今尺較之尋十丈有一尺二寸半（據江愼脩說古尺較今尺尋六寸二分半）為棟楣庪之長木長而易撓故又亏中閒設宗廟以承之謂之梁（梁在棟之中閒近人有設梁于棟之兩端又於梁中設柱大謬）堂脩十四筵計十二丈六尺以今尺較之尋七丈八尺七寸半為梁之脩堂有二梁梁值歬後楣下設大柱其南柱即兩楹今人謂之四經柱梁之值棟楣處其上皆有梲而庪即架於梁之兩端無柱以承之故謂之庪是以堂之中閒祇有兩楹無四楹孔子夢坐奠於兩楹閒而曰明王不

與昰王者亦祇兩楹也

鄭元云葺屋三分瓦屋四分各分其脩以其一為峻賈公彥云葺屋謂草屋草屋宜峻于瓦屋脩謂東西為屋則三分南北之閒尺數取一以為峻假令南北丈二尺草屋三分取四尺為峻瓦屋四分取三尺為峻也以周㮣凡屋之峻以毎架之脩短為準非取全堂南北之閒尺數賈疏非也脩謂毎架之深假令南北七筵之瓦屋分為五架毎架之閒尋脩一丈五尺七寸半四分其脩以其一為峻則楣高于庪棟高于楣各尋四尺弱（三三三九）若天子正寢南北各七筵分為五架毎架之閒尋脩三

丈一尺半四分其脩以其一為峻則楣高于庪棟高于楣各尋八尺弱（七七八二）記文上下言緇版甓涂此為築東西牆及布棟庪瓦之法也知四分為四分之一者以下文逆牆六分為六分之一決之也　又㮣異義引明堂月令云明堂高三丈蔡邕說同伏生書傳以為天子堂廣九雉脩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其內以一為高則高三丈六尺也竊謂路寢用夏屋制當卑亏明堂鄭注檀弓云夏屋旁卑而大其高二丈六尺與以二丈六尺之高太峻丈五尺七寸强則宇之高一丈也故齊嘗于大公之廟子尾尋抽其桷以擊扉慶舍尋援其桷

而動歟
禮家舊說寢廟皆五架後楣以北爲室南爲堂孔廣森云士喪禮注中以南謂之堂崔凱說卿大夫夏屋隔半以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然則棟以南至歬庋爲堂棟以北至後庋爲室宋人說後楣以北爲室非是以周案喪禮注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中猶半也鄭注書顧命云序內半以南曰堂與此注同又注禮經當阿爲當棟當棟入堂深是鄭明以棟以南爲堂也但中棟以北後楣以南謂之戶牖閒初不名室崔氏隔半中半語別孔氏誤解崔語遂傅會鄭注失之賈疏云棟北

一楣下有室戶是後楣北爲室其說非始自宋人
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鄭元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亐奧既畢改饌亐西北隅而厞隱之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以周案西北隅謂之屋漏西北隅之隱闇處謂之厞屋漏言其明厞者隱也鄭箋屋漏厞不分失之屋如字爾雅奧窔言其幽屋漏宧言其明屋漏牖光所入宧戶光所入
犍爲舍人云古者撤屋西北厞以炊浴故謂之屋漏劉熙云禮親殁取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煑沐時若値雨則漏遂以名之以周案喪大記云甸人取所撤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此爲凶喪變禮不可以此說常制諸說誤
禮家舊說屋漏之屋讀同幄儀禮謂之席漏卽厞士虞禮設亐西北隅几在南厞用席言陽厭事厞隱也亐厞隱之處從其幽闇金鶚說室西北隅有向向北出牖也日光自牖中漏入謂之屋漏所謂當室之白是謂陽厭明者曰陽當室之白而以陽偁何得以爲隱闇之處此厞字當從少牢古文作茀訓爲藩以周案陽厭對陰厭言爲當室之白其實在西北隅厞隱處當室之白爲屋漏其厞爲隱處渾言通析言自別正寢兼向金說誤

鄭元云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覆穴是以名室爲霤劉熙云中央曰中霤古者覆穴後室之句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孔穎達云鄭意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于中霤飯于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以周案中室開窗納明以象古霤謂之中霤說文所謂在牆曰牖在屋曰窗此也窗字上从穴取覆穴之義下从囪象其形古寢堂甚深而室不至亐闇者以此天子諸侯廟制大室居中中霤當今之棟北劉熙說是大夫士廟制室居後楣本兼所謂中霤也故天子諸侯有中

霤之祀大夫以下不祀而時人慮室之闇其諸亦為之與浴于中霤飯于牖下禮坊記文室中霤居戾楣之閒牖下當楣太室中霤在棟北牖下當棟與喪禮毎加以遠之義皆合孔疏未是

尚書家說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士有室無房伏傳禮家說大夫士東房西室而無西房孔穎達云士喪禮小斂婦入髽于室大夫士惟有東房故也喪大記隸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于東房婦人髽帶麻于西房也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戶之閒為中也大夫士直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參用記疏陳祥道云大夫士亦東西房鄉飲記薦脯出自左房鄉射記薦脯醢出自東房與大射禮薦脯醢由左房相類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李如圭云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萬斯大云大夫士若無西房則賓坐西北已過西序不容眾賓之席矣古吉凶諸禮多行于戶牖閒以其為堂之正中也若無西房則戶牖之㫄乃堂之西偏豈有行大禮不在正中而在偏旁者哉江永云自燕大射外房戶之閒是設尊之常

非必謂此處為中賓主共之也孔廣森云饋食禮毎言東房又言左房東以對西左以對右知以廟無兩房者非士昏及喪虞禮言房言房中者衆見皆不指東西左右知以寢有兩房者亦非是則大夫士之廟乃有兩房其寢固東房西室以降于君而飲射在學與廟制同以周案特牲饋食士禮有東房之文聘禮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鄭注云館于廟經亦有右房之文右房者西房也是大夫士之廟有兩房之證

鄭元云斯干築室百堵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孔穎達云天子之燕寢卽諸侯之路寢故有左右房大夫以下無西房胡培翬云鄭義天子路寢如明堂為五室之制燕寢為左右房之制但唯云天子燕寢有左右房則諸侯以下之燕寢止一房矣鄭箋解天子燕寢之室戶與路寢異孔正義不分別正寢燕寢故後儒起而攻之不遺餘力不知正寢之制為左右房諸侯至士所不殊燕寢之制唯天子有左右房諸侯以下東房西室漢鼂錯傳言居民之法家有一堂二內此亦可證東房西室之制至漢猶有存者鄭氏之說終有所受必非憑肊釋經特其注禮時以解正寢尚是未定之論不及追改爾以周案禮經所說多是

正寢鄭注每以東房西室為說非也惟士之正寢以昏
喪兩禮攷之鄭說無西房似為有據凡尊設于房戶閒
或設于東楹西士昏于正寢其設尊在房戶之東為無
西房也喪大記主人括髮于東房婦人髽帶麻于西房
而士喪禮婦人髽于室為無西房也喪大記君偁言視
祝而踊視相君之禮須相鄉立士喪禮君升自阼階西
鄉祝負墉南面時立于房戶東戶各本作中誤茲依胡氏校正鄉君為
無西房也胡氏謂士之正寢有東西房似失察
鄭元云士昏禮記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北堂房中半以
北賈公彥云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

名以周案東房北向與西房異故亦謂之北堂直室東
隅明洗在北堂之西偏也北堂卽東房故士虞禮云主
婦洗足爵于房中東房北堂析言異渾言自通焦氏宮
室圖北堂在室北殊連兩房殊屬杜撰洪筠軒說西房
亦有北堂亦謬如北堂果有二經當以東西別之
胡培翬云士昏禮期初昏陳鼎寢門外注寢壻之室也
則為燕寢明矣主人入親說婦之纓注入者從房還入
室也據此則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室之南無戶審矣
廟之制如正寢有左右房房與室皆向堂開戶而不相
通故特牲禮曰主婦出反于房出室必云反于房知經

但云主人出主人入無出房入房之文為室與房相通
明矣以周案胡說東房西室之制房與室有戶以相通
近是云室無南戶寢非正寢皆誤昏禮所言多女家事
期昏以下乃及壻家故鄭明之曰寢壻之室非謂燕寢
凡禮經稱戶皆是室戶房戶則言房以別之如此經尊
于房戶之東是也餘言戶皆室戶不得謂無南戶
詩毛傳云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鄭箋云天子之
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又南其
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
焦循云路寢大室之西則西鄉戶大室之南則南鄉戶

不言東北者文不具也以周案此經無確解當攷
釋宮牖戶之閒謂之扆鄭元云斧依為斧文屏風于戶
牖閒孔穎達云斧者屏風之名扆則戶牖之閒地也聶
崇義云舊圖依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邵
晉涵云鄭屢以屏風況依者據漢制言之釋名云扆倚
也在後所依倚也屏風言可以屏障風也扆卽屏風斧
扆特畫斧文于屏風耳以周案斧扆之義當從邵說孔
氏詩疏以斧為屏風名誤魏書李謐明堂制度論引鄭
康成三禮圖云扆從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
也聶引舊圖本此云無柄者古人繡斧皆不作柄斧謂

之黼黻之黼繡兩斧亦無柄與黻作亞形相配士亦有辰見士虞禮記特無斧亘晝斧者惟天子

洪頤煊云室南面牖西而戶東各居其中舊圖牖居中戶居東偏或戶牖各居東西偏皆誤以周案伏生書傳三分其廣以其二為內室與堂同廣䢴三分之二牖居室楹之西戶居室楹之東各䢴三分之一戶牖閒亦䢴三分之一舊圖因誤孔巽軒張皋文洪筠軒所繪圖亦未是鄭注特牲饋食禮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據士禮東房西室言之非通制也巽軒皋文誤以為東西房之通制因謂房廣于夾洪氏沿之又謂自堂上望之房廣二筵其實有夾北一筵曲說滋起

儀禮通解云房戶宜在南壁東西之中一說房戶近東孔廣森說東房戶必近西西房戶必近東洪頤煊說房有兩戶一戶通夾一戶通堂以周案洪說杜撰宜從孔說

禮家舊說兩序在房戶外之東西序內入序稍淺以周案序之廣如室淺當棟其南謂之序端其北謂之序內鄭注公食大夫禮公立于序內云示親饌時設饌戶外與序北近故云示親饌如舊說序內為負序與饌已遠且贊者亦不䢴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序內之名與楹內碑內同楹內在楹北碑內在碑北序內當在序北如舊說東西序直抵房外則房無以通堂乃大之與室等又不顧室牆無以行禮而庶子冠于房戶外與適子筵東序少北謂之冠于阼更何從區別耶

鄭元云中堂南北之中也賈公彥云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謂當楣北面拜訖乃更東北侵半架于南北之中于兩楹之閒更侵東半閒李如圭云受玉于中堂東楹二者之閒中堂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以周案序以北曰戶牖閒曰戶東戶西曰房戶閒曰序內禮經皆不謂之堂序當棟自棟以南至庋乃有堂名堂正

值兩楹之閒經曰楹閒明東西之節曰中堂明南北之節中堂與楹閒相值聘禮受玉在中堂之東東楹之西故曰于中堂與東楹之閒以歸饔餼問卿受幣堂中西例之亦可曰堂中東凡賓主人行禮皆在兩楹閒賓敬主君則趨就中堂東卿敬聘君之命則趨就中堂西公行聘時位在東楹東與賓相鄉其授玉何必于兩楹閒更侵東半閒凡曰之閒皆東西相對未有以袤言者

賈公彥云序東有夾室李如圭云序之外謂之夾室以周案序以介東西堂非以介東西夾夾無序東之名其近序處覲禮公食禮謂之序內與士冠禮謂之序少北

异

鄭元云公食禮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南面者欲㝵鄉公與賓也敖繼公云負東房負其墉也士喪禮曰祝負墉南面此其上贊之正位與以周案時公立序內故贊者負東房鄉君負東房立房外也不必定當房戶鄭注欲㝵兼鄉賓故以房戶釋之敖說負東墉誤由序內之地不明也士冠禮庶子冠于房外南面士昏禮姑即席于房外南面亦負東房南面又士昏禮尊于房戶之東有司徹以爵授婦贊者于房東注以為房戶外之東如舊說序牆直侵房戶則房外無可負立之地房戶東更無設尊之處因謂房戶東即尊東其實尊東曰房戶間曰房戶外無房外房戶東之名房外者房之外負東房者就房外而立即所謂房戶東其地退于夾北夾北者夾之北皆是

禮家舊說堂上兩楹在前楣之下焦循云楹在棟與楣之間以周案鄉射禮曰射自楹間謂射于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堂謂庠堂物為射者所立之處庠物當楣而云射自楹間是楹處楣下之明證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謂庠物當楣升者由楹外北面就物與序之鉤楹內異也焦氏據由楹外之文以為

楣在楹南之證謬矣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注云與主君相鄉下文云公當楣再拜是亦楹在楣下之證如焦氏說是賓進于君矣無此禮也

焦循說東楹之東西楹之西自階至房戶之前通可謂之階上燕禮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而其下又云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此為自階至房戶前皆名階上之證以周案樂正在西階工席之西東詣公位不㝵越工席故必自楹內且公席亦在楹內也楹內有階上之名故士冠禮筵冠者于東序少北冠義謂之冠于阼但適子冠阼而庶子冠房戶前不名阼士昏禮席舅于阼席姑于房外亦分別言之焦氏并房戶前通謂之階上失其義矣

鄭元云阿棟也士昏禮賓當阿致命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為庪沈彤云中脊為棟南為桁楣前接簷為庪當阿者當庪也攷工記門阿之制宮隅之制城隅之制阿與隅兼舉知以邊對角言之也阿之言倚屋宇倚焉庪之言閣屋宇閣焉阿今文作庪名異實同以周案阿者曲而隆起之名士昏禮當阿致命謂在西楹之內當梁之曲而隆起處致命其上值棟故鄭注即以當棟釋之棟亦隆起之物也說詳昏禮門沈氏因今文阿作庪遂謂庪

有阿備非也棟之阿高于門閍浮思高于宮攷工記門
阿宮隅竝舉其高者立文鄭注自當

鄭元云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于夾明東于堂賈公彥云東夾南夾室之南是東于堂東夾北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敖繼公說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郝敬說夾室在庭之兩旁東西相向不屬于堂自堂徂夾必降階故襍記釁廟禮畢乃降而釁夾室張惠言金鶚說東夾南在東堂下東夾北在北堂下以周案顧命西夾南嚮明非東西相嚮襍記釁人升屋刲羊血流于堂乃降謂降屋非降階也郝說大謬敖氏謂東夾北在北堂下

宮室一　丰

之東誤沿楊信齋圖夾在房外之說張氏金氏既依注疏夾在房南而夾南夾北又參用敖氏亦非攷漢唐舊說並無東夾南在堂下當東夾之文惟士喪禮賈疏依違經注乃云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歬非謂就堂上東夾歬此不足據李氏釋宮誤信此疏且改易其文張金二氏遂沿譌而不察其違

鄭元云士喪禮經于序東序東東夾歬賈公彥云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歬非謂就堂上東夾歬也以周案東西夾歬曰序東曰序西此定名也西堂下亦曰序西士喪禮徹饌降自西階設于序西如設于堂是也東堂下亦曰序東士喪禮經帶饌于東方在東堂下其襲經于序東亦當在東堂下鄭注以堂上夾歬釋之誤賈疏知鄭之失依違經注以為堂下亦可備東夾歬李氏釋宮張氏儀禮圖夾南之說遂由此誤敖氏以設于序西為設于西堂誤與鄭同經於降自西階下乃云設于序西又云如設于堂則序西為西堂下非西堂明矣

鄭元說房當夾北東西堂東西夾之歬近南書某傳孔穎達疏夾中央之太室謂之夾室房與夾室實同而名異劉熙說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崔靈恩說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李如圭云東夾之北通為房中西夾之北

宮室一　圭

通為右房楊復說夾室在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與房室並列萬斯大胡培翬說序外分言之則歬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夾者夾輔中堂也以周案天子路寢東西九筵諸侯以下當殺天子如楊氏圖兩夾與房室並列分作五閒則中室迫陿無以行禮矣顧命西夾南嚮下又別言東西房東西堂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中亦別言東房是夾與房非同實亦非序外堂室之總名經傳中東西堂無夾名夾有室名而不謂之夾室夾室二字一見于小戴襍記一見于大戴釁廟與門連文盧注夾室門夾之室取確東西夾本備夾對東

西堂言之亦偁室東西夾偁夾室始于漢之注家東西
堂偁夾堂出于近之俗儒經曰東夾西夾是其主名東
夾南夾之南近序東東夾北夾之北近房外鄭注特牲
禮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云當夾北明非卽夾也釋
宮亦誤讀鄭注　又案兩夾在東西房之南東西堂之
北東夾之東西夾之西皆有牆其北亦有牆東夾之西
西夾之東竝無牆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西夾之
西有墉則東夾之東亦有墉矣又云六壺西上二以竝
東陳注云東陳在北墉下則兩夾之北皆有墉矣東夾
之西西夾之東公食禮謂之序內亦謂之序北序牆長

短以東西堂為節故士昬禮注云序東東夾歬不云卽
夾明東夾之西無序牆也則西夾之東亦無牆矣舊說
兩夾皆有東西牆亦誤

禮家舊說兩夾在房南東西堂在夾南東堂東夾之東
西堂西夾之西皆樹以牆而夾與堂皆南鄉東堂下者
堂之東下西堂下者堂之西下近東西壁一說東西堂
下卽階東階西直序以外兩壁以內之閒焦循說兩夾
在序外兩堂在夾外東堂東鄉其下為東堂下西堂西
鄉其下為西堂下舊說東堂下西堂下為堂之東西下
誤矣以周桊室有東西牆曰廟無東西牆曰寑舊說有

牆與廟制合焦說無牆與寑制合其解東西堂下皆誤
也禮于阼階東西階西通名堂下謂南面堂下也其東
西之堂下曰東堂下西堂下猶云東方堂下西方堂下
亦謂之堂東堂西亦謂之東方西方鄭注東西堂下訓
為堂之東西下義似迂曲其意欲以別堂之南下固是
也後人又誤以東堂西堂連讀因東西堂南鄉遂以南
下之階東階西當之于經文多不可通焦氏說夾室制
固誤其說東西堂下亦誤以東堂西堂連讀禮經所言
多是廟制廟有東西牆則東西堂必南鄉而非東西鄉
明矣

焦循說東西堂東西鄉其下卽東西堂下堂東卽阼階
東堂西卽西階西凌廷堪說東堂下卽阼階東西堂下
卽西階西堂東卽堂之東壁下堂西卽堂之西壁下以
周案東堂下卽堂東西堂下卽堂西大射儀賓之弓矢
皆止于西堂下又云賓降取弓矢于堂西是其證焦凌
兩說胥失之矣凌氏又曰大射袒決遂在次鄉射無次
于堂西袒決遂取其隱蔽而已今以堂西為西階西是
在顯處矣駁焦說是

士器禮饌于東堂下脯醢酒醴設盆盥于饌東有巾經
帶皆饌于東方西方盥如東方鄭元云如東方者亦用

盆巾餕亏西堂下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賈公彥云南與坫齊北陳之以周案東堂下即東方南順齊于坫謂堂下之陳以坫為節非陳亏階上也徐健庵通攷圖脯醢盆巾之屬皆在階上坫側誤

鄭元云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南北直屋梠陳祥道云廟之左右有牆周之在西曰西壁在東曰東壁以周案特牲禮主婦眂饎爨亏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西壁為西堂下之牆非堂上南北直屋梠者鄭云西壁堂之西牆下明經義也又引舊說存別義也賈疏誤會鄭意以為引舊說證成其義則注云堂之西牆可矣何以

云下乎注云西牆釋記西壁云堂之下本經西堂下為文葢古人堂基高外有短垣衞之其高如坫西京賦所謂設砌厓隒是也說文壁垣也馬注書垣墉云卑曰垣渾言之壁牆墉廂通偁析言之在堂謂之序在房室謂之墉在東西堂上謂之廂在東西堂下謂之壁其廟外四周之垣謂之牆禮經用字分別甚嚴如士冠禮降自西階適東壁鄉飲酒禮俎由東壁自西階升士虞禮饎爨在東壁特牲禮饎爨在西壁皆據堂下言之士喪禮曰為垼于西牆下又曰眾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分別言之注云西牆中庭之西東壁南面則當坫之東亦分別

釋之陳氏以東牆當東壁與經顯違李氏釋宮江氏鄉黨圖攷洪氏宮室荅問皆沿陳譌

鄭元云冠禮降自西階適東壁見其母適東壁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陳祥道云廟之左右有牆以周之在西曰西壁在東曰東壁士虞禮所謂饎爨在東壁鄉飲酒禮鄉射記所謂俎由東壁及此適東壁是也以周案依鄭注饎爨在東壁謂廟之東堂下此適東壁謂寢之東堂下故云適東壁出闈門也知不在廟之東堂下者經無主婦入廟之文又禮婦人不下堂位在房中廟之東壁不得有婦人位

也知非廟之周垣東牆者禮周垣謂之牆堂下謂之壁其偁謂異也冠子將入見母亏寢降自西階即由廟之西壁出闈門適寢之東壁為時母不在廟中也下見姑姊曰入見鄭注入入寢門此見母不曰入下又曰送母又拜則其母在寢之東壁可知婦人自寢入廟由闈門闈門在廟之西牆寢之東牆舊圖多誤

坫有四一堂隅之坫一出尊之坫一康圭之坫一庋食之坫皇侃云反坫築土為之形如土堆賈公彥說明堂位崇坫論語反坫在廟中儀禮言坫皆據堂上負為名大射儀注云豐以承尊也此豐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

之坫致爵于其上阮諶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聶崇義說坫以承爵施于燕射之禮則曰豐都頸一木為之口圓微侈以周案坫累土為之故于文从土四坫皆同爾雅垝謂之坫垝為毀垣是牆之隋而卑者坫則方而尤卑也坫非用木阮說失之反坫非大夫所有而大夫鄉射辱設豐則豐非反坫可知賈聶兩說尤悖

賈公彥云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江永云堂之四隅即為坫非別有土為之反坫以反爵崇坫以康圭乃是燒土為之焦循云說文坫屏也堂角為小屏謂之坫以周案鄭注士喪禮云眾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則當坫之東又

注特牲禮云爨竈近西壁南齊于坫是坫即因東西壁之隅別築土為之諸說皆誤賈疏是

鄭元云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閒人君與鄰國有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于其上孔穎達云坫築土為之在兩楹閒近南黃震說郊特牲反坫與臺門相聯逸周書反坫與四阿相聯論語反坫與樹塞門相聯蓋如阮司寤門內立土牆之例以周案禮飲畢反爵于篚未聞有奠于坫者明堂位云反坫出尊謂出其尊而反之于坫反之言出（俗解反坫為覆爵大謬）坫以處尊（舊解反坫為反爵亦誤）禮殺反爵不反尊禮盛爵與尊俱反於故處邦君之好元后之饗其禮盛有反尊之事故設反坫尊在兩楹之閒坫當設于兩楹之南故鄭注明堂位云反坫當尊南若兩楹之閒為賓主行禮之所不可以設坫鄭注閒字似南字之誤行禮時尊在兩楹南之坫獻酢時設之于兩楹閒飲畢又反之于故處爾東發說別一義

鄭元云反坫出尊當尊南也禮君尊于兩楹之閒金鶚云兩君燕飲宜尊于房戶之閒與東楹相當坫與尊同處明堂位反坫出尊天子之廟飾也天子反坫在尊南則諸侯反坫當在尊北以周案反坫本諸侯所有而魯兼用天子之崇坫故記者連類侈言之鄉射尊于房戶

閒燕禮尊于東楹之西兩君之好其獻酢時尊于兩楹閒與燕禮同飲畢則出其尊反于兩楹南之坫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出釋反康釋崇記者自明兩坫名義如此非有尊南尊北之分也金說殊誤其謂天子有二坫堂下坫以反諸侯之爵更饗禮賓主共一尊（見鄉飲酒義）故無二坫其爵天子反于堂上之篚諸侯反于堂下之篚自當有別

禮家說反坫崇坫並在兩楹閒崇坫康圭康讀亢龍之亢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吳廷華說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奠之于坫也崇坫在門右金鶚說崇坫在庭之東

以周案崇坫取康圭之義康之言大謂崇大之也記曰康周公天子崇大其圭受而撫之亏坫曰崇坫非庾氏所尋彝也鄭注本明矣金諸說皆鍇覲禮侯氏坐取圭升王受之玉玉之者卽康圭之義亏以撫之亏崇坫

邵晉涵云𥦗㡌謂之梁謂其大而居中也此為堂上之梁其㫃横列者為㮰梁縱而㮰横程瑤田云今之所謂棟者極之横材也所謂梁者枅之正材也爾雅棟謂之桴㮰謂之梁言屋之上覆者並非大木莊子云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棟梁之所用細枝也郝懿行云𥦗

說文云棟也釋名中央曰中霤則㡌為中央之名𥦗本棟名𥦗㡌中央斯謂之梁以周案𥦗之言大木之大者謂之𥦗猶川之大者謂之㐬也棟梁皆屋材之大者故棟謂之𥦗而梁亦有𥦗名梁如橋梁毛詩傳㽞曲梁也㡌與㽞簪相近屋之大梁曲而如㽞故名𥦗㡌班固西都賦抗應龍之虹梁李注形似龍而曲如虹是也郝說非程說亦謬莊子細枝對大根言謂其本大末細無用之材非謂棟梁用細枝也棟梁大木見亏傳記甚多

爾雅㮰謂之梁㮰一作楣許愼云楣門樞之横梁㮰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鄭元云㮰㫃梁也書高宗諒闇諒古作梁㮰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㮰也以周案爾雅𥦗㡌謂之梁為承棟之正梁此云㮰謂之梁㮰謂門㮰梁是門梁鄭注鄉飲酒公食大夫禮並云㮰謂之梁以門㮰釋棟㮰誤而所見爾雅作㮰謂之梁書高宗梁闇卽柱㮰鄭注自確旣虞柱其㮰而啟戶有同㮰梁之義爾雅㮰梁與閾閾樞椳並列是梁屬亏門謂東西堂之門梁覲下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自知寢之東西堂無牆而加㮰梁以為門其門之梁亦以持楣故㮰與楣皆有梁偁

爾雅㮰謂之梁樞謂之椳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

之戹郭璞云梁門戶上横梁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為固也玉篇云落時謂之戹戹牀巳切砌也以周案檼棟也門樞無達北棟者此謂寢東西堂之門樞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寢制堂之東西無壁而設以門門上設梁門下設落時落時之長與梁等皆自南柱達北𥦗爾雅𥦗㡌謂之梁方者𥦗之偕𥦗者棟也故郭注以檼言之凡五架之柱無專名多以所駕之庋㮰棟名之達北之𥦗謂駕棟之柱也落之言絡連綴之意時猶持也爾雅室中謂之時玉篇引作跱跱止也落時取持止之義樞者動物非有達北𥦗之木連絡而持止之必不能固也

釋文戺作扆云本作戺音俟或作扆音戶戺之言切也限也扆讀如扆民之扆止也限止同義謂所以止其扉也爾雅柣謂之閾柣字漢人多作切攷工記鄭衆注眼讀如限切之切限切謂門限也門限謂之切切謂之戺廣雅柣戺切也西都賦元墀釦切卽顧命之階戺切以銅沓故西京賦謂之金戺金戺卽釦切自廟寢之制不分而楣梁之制失樞達北棟之解昧戺之名亦淆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之文亦不明

偽孔傳云堂廉曰戺一說戺之言砌南面兩階之旁砌石以拚階齒以周案落時謂之戺戺者樞之達北方而

地近南階之厓隒其下為主婦視饎處饎古文作巸或从會作䭔今周禮又作饎說文云巸古文作戺以其上門樞名戺其下饎爨名巸古文以為叚借字故許云爾也知巸戺之通俗而戺之地亦可定矣書四人綦弁夾兩階戺寢之南面有兩階其東西兩端有兩戺二人立兩階下二人立兩戺下皆南面夾之也知立在階戺下者以四人皆綦弁也東西兩戺亦有階知階非東西階者以下文有二人立東西垂是東西階有防之者矣偽傳戺訓堂廉廉在堂上何云夾階堂上宜冕何云綦弁階旁設砌亦不獨南面為然張衡西京賦刊層（謂削階）平堂設切厓隒（謂砌其邊四面皆同）

鄭元說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燕禮言洗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賈公彥云屋翼卽今之搏風在屋棟兩頭夏屋兩下李如圭云天子諸侯為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惟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以周案士喪禮復者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于東西榮別言前後則士屋亦有四榮矣喪大記復者降自西北榮則後西榮在西北而四榮在屋之四角矣鄭云霤屋簷也霤卽屋梠榮

屋梠之兩頭起者此榮霤之別焦理堂云有四榮必有四霤若惟南北有簷東西無簷兩頭喬起之簷將何所附而謂有東榮無東霤可乎喪大記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赬世婦以襢衣皆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此冒君夫人而曰皆于榮矣則榮不獨大夫有之可知榮既為諸侯大夫所共有自不得以有榮而斷大夫之不四霤也焦氏此說極明

爾雅開謂之槉栭謂之楶楶本亦作節說文云梠欂櫨也欂櫨柱上枅也枅屋欂櫨也栭屋枅上標也以周案據爾雅栭楶同物據說文梠枅欂櫨為一物栭又一物

段懋堂云欂注西京賦欂斗也張載注靈光賦欂方小木為之欂在枅之上枅者柱上方木斗又小亏枅亦方木也靈光曆櫨曲枅之下曰芝欂攢羅景福蘭欂積重之下曰欃櫨各落此可證欂與枅非一物爾雅渾言之許析言之然許又引爾雅欂謂之格欲見渾言析言兩不相背

杜預云援廟桷動亏甍甍屋棟焦循云甍从瓦宂非木類釋名云屋脊曰甍孔疏取之但屋脊與棟居屋正中慶氏縱多力亦何能援桷使之動惟廣雅云甑謂之甍甑卽霤盝雨流處之瓦之名張衡西京賦云甍宇齊平卽霤之一證以周案甍屋脊當從釋名屋脊在棟故說文亦云甍屋棟援桷屋脊動言其力若霤瓦桷動自動不待言也時齊大公廟用夏屋制夏屋屋大而宇卑鄭注檀弓云夏屋旁卑而廣鄭知爾者以攷工記瓦屋四分其脩以一為峻推之自見夏屋屋大而宇卑故子尾㝵抽其桷慶舍㝵援其桷洪筠軒據此以為古屋狹小之證非也夏之言大鄭謂之旁卑是也以為屋小失其義矣

受業太倉唐文治初校
子家岱復校

宮室通故二　　　　　禮書通故弟二

定海黃以周述

郭璞云兩階閒謂之鄉人君南鄉當階閒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羣臣之列位也金鶚云庭指內朝路寢庭凡言庭皆廟寢堂下聘禮中庭謂廟堂下之庭覲禮中庭謂路寢堂下之庭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从广廷無堂但為平地故其文从廴以周案庭廷本別說文可證但經傳亦多通用爾雅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以覲朝言覲朝君立兩階閒治朝君立路門外負屏皆南鄉兩階閒在階下東西階之中閒屏亦當在階下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則立戶牖閒負斧依與朝禮異

鄭[元]云士冠禮賓降一等執冠者升一等則中等相授降三等下至地疏家云士堂高三尺階三等以此推之天子之堂高九尺階九等諸侯七尺七等大夫五尺五等敖繼公云攷工記言天子堂崇九尺以是差之則公侯伯七尺子男大夫士同三尺三等階段玉裁云中卽中月而禫之中中等相授為閒一等堂廉下有階三等張惠言云凡階上等卽堂廉士階三等堂廉之下

止二等故注云降三等下至地所以賓降一等紉冠者
升一等注云中等相授中隔也謂不並等也與中月而
禫隔一月者微异以周案凡堂高廉一尺鄭注士昏公
食禮皆以降堂為止階上則堂廉卽階上等矣降一等
為降階降二等則盡階矣故曰降三等下至地凡一等
皆一尺如段氏說堂廉下有三等則士堂高四尺失其
義矣敖說叚謬諸侯七尺大夫五尺記有明文何㝵鑿
空言之
鄭[元]云奔喪婦人升自東階東階東面階一說東階卽
北階北階在東以周案從鄭注

鄭[元]云顧命側階東下階偽孔傳云側階北下立階上
孔穎達云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其
並立故傳以為北下階王鳴盛云禮記說諸侯夫人奔
父母喪升自側階奔喪禮云婦人升自東階知側階卽
東面階也垂與階有別垂在堂廉上階在堂廉下以周
案側階北面階地在東北故奔喪篇亦謂之東階當從
偽傳
鄭[元]云宮必有碑設碑近如堂深賈公彥云碑在堂下
三分庭一在北敖繼公云碑居庭東西南北之中金鶚
云設碑之所四分庭一在北以周案聘禮歸饔餼醯醢

百甕夾碑十對又米百筥設于中庭縱醯醢而南則碑
在中庭之北有明證矣又還玉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
自碑內聽命則碑之近堂又可知也鄉射禮設洗如堂
深設楅南當洗則楅如堂深而碑在楅北又近于堂故
鄭云近如堂深此地無可斥言故以近儗之如賈疏碑
與楅同在一處射時何以為禮乎張皋文禮圖設楅如
堂深碑又遠之幾中庭非也凡寢廟皆有碑徐健庵謂
寢無碑亦誤
禮家舊說三分庭一在北設碑碑如堂深七筵庭有三
堂之深二十一筵以周案士冠禮三分庭一在北設洗

鄉射禮設洗南北如堂深此庭深三堂之證也但不㝵
以碑言耳碑近堂未及三分庭之一也今定天子路寢
堂脩二七十四筵庭三堂之深四十二筵其冓後階上
至堂檐尙有數筵路寢庭卽燕朝也合堂庭計之約有
百步故匠人云市朝一夫鄭注云各方百步謂朝亦各
百步也王宮方三里縱横各九百步朝居三分之一其
地有三百步故可朝各百步也賈疏以為天子二朝居
一夫之地本謅洪筠軒據以為說宮中一夫治朝至外
朝一夫則王宮似止一里之大從古無此說也戴東原
焦理堂以侯道準寢庭亦未甚當說詳射禮門

荀子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風俗通義公羊傳注作大夫以帷士以簾賈公彥云覲禮侯氏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天子辭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據此出門乃云屏南即是外屏金鶚云星經大微垣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近右執法所以擁蔽帝庭也天皇會通云內屏設亐路門諸侯入自應門則天子宁立其冄也此天子內屏之證覲禮當以出自屏南為句謂自屏南而出也屏若在門外稍遠亐門侯氏何必南行繞出屏外而轉北行以適門西乎出自屏南正可為天

宮室二 四

子內屏之證武王踐阼篇師尚父奉書而入負屏而立入門而負屏在門內甚明以周案天子外屏其說甚古未可輕易覲禮亐出門後乃云屏南固足為外屏之證司士亐指孤卿大夫士之下指門左指門右特箸王還亦足為外屏之證覲禮自屏南適門西自適相對為文適門西必自屏南者為將襲也襲當在隱處舊解自通師尚父奉書而入謂入外門

孔穎達云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江永云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若路門不當有屏焦循云屏以木為之可設可去以

周案屏謂之蕭牆是築土為之非用木可遂置也屏亦謂之樹論語邦君樹塞門言塞門則屏必近亐門矣門既設屏車不得出入故人君至卿位則下記曰君子下卿位卿位在治朝則應門不得有屏矣自鄭注樂師有天子登車在大寢西階冄之說焦氏因謂屏可設可去承謬襲譌未足信也

爾雅屏謂之樹廣雅罦罳謂之屏李巡說以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璞說小牆當門中以周案爾雅屏謂之樹都名也廣雅罦罳之屏別名也屏有二塞門之屏以土為之罦罳在門上以木為之鄭注旅樹反坫引爾雅

宮室二 五

文云樹所以蔽行道又注疏屏天子之廟飾亦引爾雅文云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分剖兩屏其義甚當近王懷祖郝蘭皋牽合為一失之

又案鄭疏屏注上二句釋疏屏為浮思下二句又引漢闕旁浮思以為比浮思本作罦罳綴以交疏之木其形如网目故字从网云刻之為雲氣蟲獸乃其踵事增華者若漢之宮隅曰旁罦罳是也故云如今闕上為之罦罳旁罦罳亦有不同冄人亦多牽合為一

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李巡云謂正門內兩塾間名曰宁孫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劉熙云宁佇

也將見君所佇𡶶宜氣之處也將見句絕或讀將見君為句謂宁是人臣佇主處誤孔穎達云天子亏門外宁𡶶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𡶶邵晉涵云天子外屏門以外屏以內謂之宁諸侯未集天子佇𡶶亏此諸侯既集則出至屏外負屏而𡶶曲禮以負屏為當宁猶以負依為當依也以周案門屏閒非視朝所𡶶處記云當宁非卽宁也人君視朝在路門外當宁司士正朝儀之佉曰司士擯詔王出揖孤卿大夫士又曰王還揖門左揖門右謂內還鄉門鄭注云此王日視朝事在路門外之佉擯謂詔王出揖朝者然則未擯之寿天子佇𡶶亏宁既擯王出揖朝者當在路門外屏外當宁以朝故司士亏揖孤卿大夫士之下特箸王還以見王時在外屏外不在門也如舊說天子立門屏之閒以朝幾亏面牆與臣下不相見曲禮孔疏謂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亦慮面牆之不可而依違其說也如金氏說天子亦內屏其朝𡶶門屏之閒則指門左指門右亦何必云王還矣

江永云門屏之閒謂之宁媍就諸侯內屏而言若天子屏在應門外則當路應兩門閒為宁矣一說天子屏在應門內路門外門屏之閒謂之宁媍指天子外屏言諸侯屏在路門內不㝵言門屏之閒為宁一說屏之內謂之宁宁不媍屬人君言以周案記言天子當依而𡶶當宁而𡶶皆媍屬人君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自統天子諸侯諸說皆非

鄭元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亏正堂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兩室與門各居一分釋宮云一門而塾四外塾南向內塾北向段玉裁云北向者為塾㝵堂脩廣三之一南向者亦為塾亦㝵堂脩廣三之一故記曰門堂三之二北向南向兩堂之中共一室室㝵堂脩廣亦三之一與門之脩廣等張惠言說門有四堂四室寿後各以一架為室一架為堂以周案門有左右塾其夾一堂故曰夾室攷工記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卽門室對門堂為文卽所謂塾是也非塾叓有室段張兩說俱不足憑鄭云門堂取數亏正堂謂正堂六筵門居三之一㝵二筵故解路門不容乘車五个以為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其實亦難依據寢廟同制廟門容大扃七个其廣二丈一尺矣左右塾亦可分內外為四塾士虞禮箸燔俎在內西塾是其證

鄭元云路門不容乘車五个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金鶚云不容五个是四个有餘五个不足之文其廣

三丈也廟門二丈一尺是羣廟之門若大廟之門當與路寢門同以周案金說本焦理堂其語較明

皇侃孔穎達說門止一闑禮所云中棖與闑之閒為中門賈公彥說門有東西兩闑兩闑之閒為中門焦循云賓不中門大夫中棖闑之閒豈大夫轉中門乎以偏為中斷無此理且鄭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亏後示不相沿也夾闑言君與介夾闑之左右若止一闑是介與君並行矣若中門即棖闑之閒必大夫隨君後何以為不相沿孔疏非也王引之張惠言說經亏闑曰闑東曰闑西無東闑西闑之文注亦不云有東西二闑賈疏引鄭論語立不中門注云立行不當棖闑之中央則鄭以為一闑尤明中門者一扉之中也以周案門必兩闑所以表中門也大夫士行立不中門而玉藻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則棖與闑之中央非中門矣王伯申以為門止一闑詳列六證以辨賈失其大意謂經注言闑不別東西是門無二闑之證其實經舉棖闑各就一偏為文故不待別其東西義自可見棖明有二亦不見有東棖西棖之文矣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此以臣禮言據東偏為文凡臣皆由門東而入即士之朝位在西方其入亦由門東曰由闑

右其為東闑可知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此以賓禮言據西偏為文凡賓皆由門西而入即兩君相見其君入必中門亦入自西偏之門曰闑曰棖其為西闑西棖亦自可知玉藻賓入不中門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公事用賓禮私事用臣禮賓自門西入臣自門東入亏入不中門之下曰闑東曰闑西此正門有兩闑之證如門止一闑則闑東闑西即是中門上下文相觸戾矣且曰中門者必中亏門也曰中棖闑之閒者必中亏棖闑也棖闑之中乃一扉之中所謂闔門左扉立亏其中是也以中扉為中門則大夫中棖闑之閒正中門矣介拂闑與君並行矣非也

焦循云禮布席亏門中闑西闑外謂是門中之闑西非門西之闑西也王引之云闑西者右扉所在也門中者右扉之中也若謂門有兩闑則經當云布席亏門中闑闑不辱云闑西矣以周案門中與中門異中門者中其門也門中者不必其正中布席門中必箸之曰闑西所以定其位也布席闑西必箸之曰門中闑西者所以別門西之闑西也焦說是如王氏說經曰布席亏闑西可矣何必緟言門中且扉不可以冒門中扉不可以冒中門

孔穎達云行不履閾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焦
循云鄭以不履閾爲上賓入不中門為義云辟尊者所
從中門為尊者所從閾亦尊者所從葢閾與門限有別
撥兩扉則用門限啟門則徹去門限而設兩闑兩闑閒
則設閾惟不入中門故不履閾以周案焦說葢非然經
言不履閾皆與不中門對文或與自闑右迪文士冠特
牲禮亦云門中闑西閾外存參
爾雅柣謂之閾橛謂之闑許慎云闑門梱也閾門榍也
鄭元說闑門橛閾閫皆門限也孔穎達云闑門中央所
竪短木也以周案玉藻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曲禮

由闑右闑有左右東西之偁則闑為竪木甚明闑門橛
竪木梱門限橫木廣雅橛闑朱也沿說文誤
鄭元云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
門與賈公彥云凡平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若魯三門則
曰庫雉路劉敞云天子亦三門有皋門無庫門有應門
無雉門有畢門無路門江永云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
雉門天子應門謂魯擬其制非謂惟魯有庫雉餘諸侯
不辱去也戴震云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有皋門有應
門有路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有庫門有雉門
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以周案天子五門說本

先鄭明堂位天子有皋門郊特牲王有庫門周書作雒
解有庫臺其偁應門路門者尤多惟雉門無見文劉戴
說不足信諸侯之門未有偁皋應者明堂位庫門天子
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則皋應為天子門甚明賈疏本詩
箋亦非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士二門
鄭眾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
應門五曰路門鄭元云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及
兩觀災賈公彥云引春秋傳者證魯有三門雉門有兩
觀為中門則知天子五門雉門亦為中門有兩觀矣以
周案五門之次當從先鄭天子之宮門曰路應庫其城

門曰雉皋檀弓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自寢門至于庫
門寢門為宮之內門庫門為宮之外門也又曰軍有憂
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亦謂宮之外門又曰繹之于庫
門內言不宜在外門當于廟門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
當是應門仲師說庫門康成說雉門皆非
古春秋說天子周城諸侯軒城毛詩說王之郭門曰皋
門鄭箋說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
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陳奐云詩之皋門傳以為郭門
則皋門非宮門天子郭門為皋門城門為雉門庫門為
宮之外門應門為宮之中門路門為宮之內門合城郭

爲五門離之則爲三門諸侯南面無城以宮垣爲城牆
卽以宮之外門爲城南門非如徐彥所疑城墉不完之
說也諸侯之宮亦三門庫門爲宮之大門雉門爲宮之
中門路門爲宮之內門唯天子以雉門爲城門諸侯無
城門以雉門爲宮之中門爲異以周案天子宮垣之門
有三路門爲宮門之終亦曰畢門應門爲宮門之中亦
曰中門庫門爲宮門之外亦曰大門顧命二人雀弁執
惠立于畢門之內謂路門也周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
之禁謂應門也聘禮公出及大門內問君賓對與秋官
司儀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兩文互同大門內

卽中門外是天子諸侯皆三門之證古者王宮方三里
周築爲城或謂之周城又曲其城而設重門或又謂之
曲城對國門言之亦謂之中城毛詩說皋門據中城言
之中城之郭門曰皋門其城門曰雉門與諸侯亦有中
城而闕其南方謂之觖亦謂之軒城春秋兩書城中城
卽此也魯城中城與梁伯溝宮同見故穀梁傳曰非外
民也天子周城亏外朝南設重門故有五門諸侯軒城
不設門故止三門何注公羊云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
也說文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觖皆從古春秋說與毛
傳合仲師說天子五門曰皋雉庫應路諸侯三門當以

雉庫路爲次雉門爲公宮之大門魯雉門設兩觀觀謂
之闕亦謂之象魏太宰縣治象司徒縣教象司馬縣政
象司寇縣刑象並在象魏象魏當在大門如康成注雉
門爲中門是萬民可以出入宮門非已禮運仲尼與亏
蜡擯事畢出遊亏觀之上蜡亦祭宗廟宗廟在大門內
故得出遊雉門之觀如雉門爲中門不得云出陳申毛
傳有見諸侯三門之次仍沿鄭譌

孔穎達云左氏傳子良伐虎門鄭元以虎門爲路寢門
此亦當然或以爲非路寢門當是宮之外門以周案路
門師氏謂之虎門書又謂之畢門春秋傳之虎門後世

放之爾

金鶚云天子諸侯大夫皆三門曲禮客至亏寢門先言
每門每門非一門合之寢門是有三門矣聘禮問卿亦
有每門每曲指大夫之廟與天子諸侯同在中門內則
聘賓之入必歷外門中門故曰每門大夫有二朝內朝
在寢門內外朝在中門內士無臣故無朝無朝故止二
門以周案舊說大夫士皆二門大夫二朝內朝在寢門
內外朝在大門內其由大門入廟門中有閤門故有每
門每曲之制曲禮所言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亏客不專
指大夫言故曰凡如據此爲三門之制則亦可謂士有

三門乎
何休云禮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劉熙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焦循說天子應門設兩觀諸侯則臺門也闕與臺門止一與兩之分兩曰闕門一曰臺門以周案觀謂之闕闕在門之兩旁西都賦圓闕竦以造天若兩碣之相望是也子家駒以兩觀為天子禮故何注有天子兩觀諸侯一觀之說其云天子外闕者天子周城闕設臯雉兩門門各兩觀也諸侯軒城惟雉門之在宮中者有一觀亦在門旁別築土為之非門上架屋如焦理堂所說且臺門者謂兩旁築土為臺臺上架屋以為門亦非築土為門門上架屋如焦理堂所說天子五門諸侯三門皆有臺故曰天子諸侯臺門

鄭元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戴震云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焦循云鄭注角譽隅角浮思者城之四角為屏以障城高于城二丈以周案從焦說宮隅周城之隅城隅國城

鄭元云天子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也高誘云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處尚生育餧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以周案高意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四旁共十二門以時在春東三門為王氣所生故磔禳止此三方餧獸之藥亦毋出此九門然門有十二但曰毋出九門反致人疑東方三門之可出月令及呂覽曷不并數之而曰毋出十二門乎其說迂矣今從鄭注王氏述聞云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鄭注云旁磔于四方之門四方之門即九門也凡言旁者皆徧四方之謂則毋出九門亦謂四方之門矣蓋南方三門東西北各二如世室九階之例古人言城門者多寡不同攷工記則十二門月令則九門齊策言衛之城門則十門參差不一此不能合者也王說亦通

公羊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劉向云天子諸侯三寢高寢居中路寢居左右春秋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何休云天子諸侯皆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西宮小寢內室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鄭元云王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后象王亦六宮亦正寢一燕寢五賈公彥云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胡培翬云諸侯路寢一小寢三夫人亦正寢一小寢三孔疏夫人三寢兼正寢言

非是金鶚云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左傳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又衞侯夢亏北宮有北宮則有南宮矣南宮卽路寢東宮西宮北宮皆小寢則諸侯有四寢矣夫人亦有四寢正寢一小寢三以周案天子諸侯之寢見亏經傳者止有路寢小寢所謂燕寢高寢皆小寢也鄭注小寢有五據后六宮儗之也天子為后立六宮見內宰及昏義諸侯夫人有三宮見祭義六宮正寢一小寢五鄭注是三宮正寢一小寢二故祭義云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鄭注三宮半王后亦兼正寢言以此例之則諸侯三宮亦正寢一小寢二可知也金氏胡氏謂正寢外別有三寢自古無此說未敢信也公羊家言天子諸侯皆三寢與禮家說異其言小寢有中宮東宮西宮與禮家說合高寢卽釋服之小寢大亏三宮故謂之高而實小亏路寢故槃梁傳曰高寢非正也劉子政治槃梁學所引傳與今异匠人內九室當在后正寢之側側室不㝵謂之寢賈疏亦非寢依說文作寑

徐彥云君在西宮太子常居東宮易象西北為乾乾為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為長子故太子在東胡培翬云宮室之制前有正寢次有燕寢次夫人正寢及燕寢

皆南北相値為之子所居當在其旁故曰東宮或子眾多則各立一宮儀禮所謂東宮西宮南宮北宮是也太子長故處東宮非對君在西宮而名以周案從胡說

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逸禮說東南偁門西北偁闈以周案劉昭續漢志注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此門闈之分也說文門亦偁闈不必在宮中亦不必分東西左傳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大門旁之小門亦偁闈是闈不必在宮中劉昭續志注引大古明堂禮日中出南闈日側出西闈日闇出北闈南北之門亦曰闈是門闈不必分東西

廟在寢東其闈門當在西牆江愼修戴東原張皋文圖在東牆孔顨軒圖在北牆金誠齋又說四周皆有闈俱未可信

鄭元說士虞禮啟牖鄉牖先闔後啟扇在內也鄉牖一名以周案牖與窗渾言通析言別牖从片片判木也判其木以為扇可閉可啟窗古文作㓖篆作囱象木交錯之形是不可啟閉者也鄉為牖之別名非室北別有鄉或以北出牖解之非

毛詩說塞向墐戶向北出牖也庶人篳戶韓詩說鄉北向窗也孔廣森云士虞禮啟牖鄉喪大記寢東首亏北

牖下是寢有北牖寢室偏西其當西堂之北者必幽闇故爲北窗以助明洪頤煊云喪大記寢東首于北牖下士喪禮商祝從入當牖北面是室中北墉有牖以周案郊特牲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則宗廟正寢之牖不北可知詩塞向墐戶必非正寢之制正寢之戶雖寒不墐則所塞之向亦不在正寢可知此乃庶人之制毛傳自明孔洪說誤喪大記北牖下牖乃墉字之譌見鄭注士喪禮當牖北面徹枕謂當南牖北面徹之時祝値戶南亦見鄭注凡正寢之室北有墉無牖

爾雅陜而脩曲曰樓許愼云樓重屋也劉熙云樓言戶牖之閒有射孔婁婁然也以周案經傳樓臺連文左傳因諸樓臺爾雅陜而脩曲曰樓承上四方而高曰臺爲文樓者臺上廔廔之屋也其字本作廔說文廔屋麗廔也玉篇麗廔婁綺窗則樓者戶牖之閒麗廔交疏所謂浮思是也其制惟施于城隅宮隅鄭注考工記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賈公彥云浮思小樓是也城隅宮隅皆築土爲之形陜而脩至隅又曲鄭注浮思謂之角亦取陜而脩曲之義邵郝二家疏爾雅說皆未明說文廔廔字作廔樓訓重屋亦謂重屋之廔廔也故樓之下次以𨺗通之襲闌檻之楯楯閒子方格之櫺自後世廔廔之

制失而樓爲重屋之通名于是紛紛駁說文矣

爾雅無室曰榭李巡云但有大殿而無室名曰榭以周案爾雅無室曰榭掌上無東西箱有室曰寢爲文箱者廂也有室謂夾室說已詳上若并夾室而無之謂之榭則榭者自後楣以前無夾也故杜注左傳宣榭火引爾雅文云屋歇前與李注異榭卽所謂堂皇非在臺上孔疏謂居臺而臨觀講武直以爲臺上之屋誤

尚書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鄭元云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天子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此推說小國大都之城方百步中都之城六十步小都之城三十二步三分之一非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焉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以周案伏說遂郊之數亦與周禮不可通詳田制門

异義云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

禮及左氏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鄭[元]駁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乎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以周案諸家說板有八尺一丈之异雉有五堵三堵之別公羊定公十二年傳云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注云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二步二尺也公侯之制禮天子千雉盖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疏云公侯方百雉天子千雉云云皆春秋說文盖春秋緯也戴禮韓詩說板制雉制與公羊同其云雉四丈與何注异何意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皆言其長戴禮韓詩以為五板而堵為雉之高五堵而雉為雉之長故云高五板為一丈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佗一丈為板五板為堵三堵為雉堵雉皆高一丈而堵長一丈雉長三丈詩百堵

皆佗毛傳云一丈為板五板為堵文與此同三堵為雉毛詩無文要之毛詩及周禮左氏說皆是古文家其同可知而戴禮韓詩公羊乃今文家說其所傳异也鄭箋毛詩不用古文家說引公羊傳文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以破毛傳誤矣且板六尺今文家亦無是言不足信也其駁异義語是

异義云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以周案匠人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鄭注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賈疏云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戴東原云公侯伯之城皆當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惟子男之城或同都城爾說各歧异今從注疏

异義云云其說已佚鄭[元]駁云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

矦伯五里子男三里以周案據匠人文天子營國方九里據典命文公九里則天子當十二里鄭注典命云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矦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鄭意以此為正故駁异義以公七里矦伯五里子男三里為或說其箋詩文王有聲云文王之城方十里大亏諸矦小亏天子之制注論語以為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見左傳隱元年疏皆以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金誠齋以九里之說為確左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夫鄭伯爵也矦伯城方三百雉雉長三丈一里計百八十丈三百雉適足五里推而上之天子當九里矣逸周書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亏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七當為六字之譌千六百二十丈是為九里此周天子之制灼然可據

鄭元云禨記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杜預云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孔穎達云落是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以周案爾雅落始也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

矦落之謂與諸矦始其事也楚語伍舉曰今君為此臺願得諸矦與始升焉是其明證矣宮室既成亏是享賓客以落之故鄭注禨記云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又引檀弓諸大夫發焉以為證哀十七季傳衛矦為虎幄亏藉圃成求令名者與之始食焉事亦相類落以享賓釁以祭神明是兩事注家多溷言之未是說詳王氏述聞

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許慎云廛二畝半也二或作一一家之居趙岐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以周案一廛二畝半此定制也孟子五畝之宅并據樹桑之地言之毛詩七月爰求柔桑傳云微行牆下徑也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注以為不樹桑麻亦引孟子文遂人上地夫一廛鄭注廛城邑之居亦引孟子文是毛傳先後鄭注竝以五畝之宅為邑居非合廬舍二畝半也趙注失之參見田賦門廛與宅混言通析言別宮之地二畝半謂之廛宮之外別有二畝半以樹桑謂之宅先王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定法如此而士大夫家或有以樹桑之地為臺沼者是亦所謂宅不毛也寒畯之家亦有宮不及二畝半者是則所謂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也過制者有罰不及者不禁

受業陽湖趙椿年初校
子家驥復校

衣服通故一

定海黃以周述

禮家舊說禮運爸者衣羽皮後聖治其麻絲以為布帛後聖謂神農一說黃帝以周案白帖云伏羲化布是以神農有不織之令路史引皇圖要覽云伏羲化蠶桑為總布則治麻絲以為布帛自伏羲始也易繫辭傳黃帝堯舜巫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謂法乾坤之象而製上衣下裳耳

漢志云布幅廣二尺二寸淮南子云幅廣二尺七寸巡狩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䊷以周案純四䊷䊷古咫字亦作只朝貢禮曰純四只鄭志曰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太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尺四寸幅廣也此言制幣之法非尋常布幅如是鄭注禮云今官師布幅廣二尺二寸亦從漢志每幅長二丈䙗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布有緵數字亦用升鄭元云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賈公彥云布八十縷為升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曰八十縷謂之宗以周案漢王莽傳十緵布二匹孟康云緵八十縷也說文有稯無緵禾部云布八十縷為稯稯

本禾數用之布縷字亦作緵讀如五總之總詩九罭釋文云緵字又作總是也詩羔羊素絲五紽紽五緵素絲五緎緎二十縷素絲五總總八十縷西京襍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云五絲為䌰倍䌰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緵則緵八十縷有明文矣今禮緵皆為升與十縷之升混故鄭云俗誤矣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今語轉知陵切亦訓為成今織具曰筬每筬用六成七成多至十五成而止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為一成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是也金仁山謂麻冕三十升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升八十縷注疏相傳之誤此說未是麻冕三十升本細密難成而升八十縷以三升器服計之一寸約十一縷則其縷數自不可更少矣

孔安國鄭元說麻冕三十升布為之蔡邕云周爵弁殷冔夏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為殼江永云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為者也冠升倍衣唯器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倍于衣之制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以周案冠衣升數惟器服有明文舊注以斬衰之冠倍衣例之故云麻冕三十升江氏以小功緦麻冠衰同升例之故云麻冕十五升說各有據但麻冕之布本屬細密難成金仁山欲減其縷江慎修又減其升皆疑二尺二寸之幅斷以今尺不能容如此數也夫今古尺之長短說人人殊今以諸書記尺寸者參攷之惟云古尺尋今尺之八寸一分其說近是江氏定古尺當今尺六寸二分半則車廣六尺六寸何以容三人席長八尺何以容四人見曲禮注鬴深尺內方尺何以容米八斗臂寸何以容米四升不特麻冕之升縷無以容也且麻冕果止十五升與他布同又何細密難成之有乎　右布縷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鄭元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陸佃鄭鍔說大裘被衮則同一冕故服六而冕五以周案司服言王之冕服有六而弁師云五冕者不數元冕也元冕無旒弁師言眾繅綴玉之制故不及元冕而云五冕皆元冕以元冕為質也則五冕內不數元冕可知合元冕則有六冕亦可知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大裘之冕有旒而卻非卽衮冕鄭陸二說竝誤

叔孫通云凡冕版廣八寸長尺六寸董巴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云廣七寸長八寸司馬彪云明帝永平二

季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
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歬
圓後方歬垂四寸後垂三寸用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
侯七旒青玉卿大夫五旒黑玉皆有歬無後以周案說
文瑬垂玉也冕飾弁師作斿戴記作旒大戴子張問入
官篇冕而歬旒所以蔽明也晏子外篇冕歬有旒惡多
所見也東方朔荅客難亦云冕而歬旒諸文並言歬旒
不言後旒歬旒義取蔽明後旒無所取也弁師言王之
五冕皆五采繅十有二就禮記言天子玉藻十有二旒
亦甚多並未有云二十四斿者鄭注孔賈二疏義同歐

陽謂天子歬後垂旒各十二非經義也江愼修從大小
夏侯說云冕而歬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謂歬後
皆有旒此因玉藻歬後邃延而誤旨歬後邃延謂板長
尺六寸自延端至武歬後皆深邃非謂後亦有旒江說
是也冕版廣長之數說人人殊皇侃以董巴輿服志所
云爲諸侯之冕應劭漢官儀所云爲卿大夫之冕王制
孔疏駁之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鄭元云詩傳曰佩玉上有
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鄭司農云珠玉冠
飾十二玉以周案服玉統辭佩玉珠玉別辭先鄭注釋

珠玉非釋服玉今本作服字誤阮氏校勘記未正玩先
鄭意弁師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謂就皆
用五采之玉就各一玉十二就有十二玉也康成不用
其說故注弁師云合五采絲爲繩每一匝而貫五采玉
十二斿則十二玉也暗斥先鄭注義其實依先鄭注五
采玉爲一玉有五采三采玉爲一玉有三采就各一玉
制與瑱同亦足備一解

弁師瑉玉三采故書瑉作璑鄭衆云璑惡玉名鄭元云
三采朱白蒼也許愼云璑三采玉也江沅云惡玉者亞
次之玉也古惡亞字通廣雅玉類有璑段玉裁云璑珉

皆石之次玉者璑玉三采謂以璑襍玉備三采許云誤
矣以周案璑爲亞玉江申鄭是璑玉三采謂取次玉之
成三采者義蓋本先鄭先鄭以璑玉三采爲一玉非以
璑襍玉成三采也段氏據後鄭注義故疑許說爲誤其
實說文之有乖鄭義者多本諸先鄭此其一也

鄭元云天子衮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
衣之冕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
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斿用
玉七十二公之冕繅九就用玉百六十二侯伯繅七就
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孤繅四就用玉三

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一命大夫冕而無旒陸佃說弁師諸侯九斿則上公當十二斿王應電說王五冕竝十二旒其玉皆一百四十四枚諸公之斿九就亦毋旒玉十二以周案服眂命數鄭注所說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旒數是也天子五冕旒數亦當同此而玉則毋旒十二與諸侯別鄭注亦是也冕無後旒天子袞冕十二旒用百四十四玉衮冕九旒用百有八玉周官禮記竝言天子繅旒十二非毋後烝繅有二十四旒也陸說上公亦十二旒混天子袞冕之制王說天子五冕同旒則五冕實止一冕弁師掌王冕何必別言五五采繅十有二亦須言皆矣鄭元云弁師五采繅十有二不言皆有不皆者以周案鄭意上文皆元冕下文皆五采玉明五冕之同繅十有二不言皆專指衮冕言鷩以下不皆自王應電謂五冕皆十二旒金輔之從其說朱飏園并議天子三旒五旒為下皆如其說天子希元諸服亦宜十二章乎

弁師五冕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繅斿皆就鄭元云侯當為公字之誤也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毋繅九成則九旒也以周案諸侯繅數眂其命數而毋繅以九成不必九旒之公然也故曰繅斿皆就皆者皆諸侯也無

煩改字戴東原云此經槩舉諸侯又申之曰繅斿皆就耆明九旒至于三旒其就數九公侯伯子男無降殺同也賈疏公一冕冠五服解義殊舛凡繅玉天子五采諸侯三采孤卿大夫二采繅貫以玉字或作璪亦作藻說文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別一義

鄭元云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于武以周案紘之兩端屬笄不屬武弁師注有字誤士冠禮注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是紘天子以朱諸侯以青大夫士以緇參攷弁師祭義士冠禮自見

尚書大傳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山龍青華蟲黃作繢黑宗彝白藻火赤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鄭元說虞書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繪于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紩以繡于裳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于旂旗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曰龍曰山

曰華蟲曰火曰宗彝皆畫以為繪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皆絺以為繡袞之衣五章裳四章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希刺粉米衣一章裳二章元衣無文裳制黻而已僞孔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以周案續漢書輿服志云孝明皇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又曰顯宗初服旒冕衣裳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後漢明帝紀注引董巴輿服志同

然則漢明帝更定章服天子日月星辰十二章從歐陽氏說三公用山龍九章云云從夏侯氏說葢夏侯以天子至公侯皆以九為節歐陽則以為天子有十二章是今文家本有兩說也以伏傳本文合之夏侯為近伏生言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不言日月星辰明是九章也不言粉米黼黻為其在裳也五服五章專以衣言故此天子服五諸侯服四云云以五服五章配五采五色言之不復舉裳之章數其不言日月星辰者為章服觀此象而作也不關章數古文家亦有是說夏本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為文繡十四字作一句讀其意與伏傳同說文繪字下云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作黺絲黺字下云袞衣山龍華蟲黺畫粉也許君兩引書言皆不言日月星辰又云袞衣山龍華蟲似亦不以日月星辰為衣之所繪而以山龍為服之首史公許君皆習古文者是古文家亦有九章說也鄭君謂虞制天子十二章說同歐陽又御覽七十六引春秋合誠圖東漢記輿服志引東平王蒼議及論衡語增篇茸知篇皆言衣畫日月馬注亦同是皆鄭所本也鄭說虞制十二章既同歐陽而周制止有九章又從夏侯竊謂虞周章服不必分為兩制虞而

九章也謂周亦九章可也虞而十二章也謂周袞冕九章大裘而冕十二章亦非無據也裘冕首日月星以象天袞冕首山故亦曰山冕荀子曰天子山冕是也謂之袞者取龍文之至煥且見袞以下無龍章也鷩冕自華蟲以下七章鷩山雉見釋名毳冕自藻火以下五章毳藻文亦見釋名鷩毳取章首為義也希冕自粉米以下三章希釋名作黹希冕以黹文為義鄭注冕服俱欲以章首取名遂顛倒虞書之文以附會之非也袞必登龍將何以解荀子之山冕乎　又案伏傳見隋書禮儀志與陳氏禮書引同隋書又引傳云作會宗彝純黑藻純

白火純赤當有字誤如作會宗彝合為一色則諸侯子
男同服四何以云次國服三藻火分為二色則大夫服
三何以云服二近校伏傳者多失察故特辨亏此
山攷工記云山以章鄭[元]云章讀為獐獐山物也在衣
或云章平也爾雅上正章郭璞云山上平或云章文章
畫山以草木之文
龍攷工記云水以龍許慎云袞卷龍繡亏下幅一龍蟠
阿上鄉鄭[元]云天子袞有升龍有降龍上公袞無升龍
賈公彥云白虎通引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
之上尋乘下下不尋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

降龍而已若諸侯旌旗亦升降俱有白虎通據衣服言
陳祥道云司服公之服自袞而下如王之服則公袞亦
有升龍矣以周案袞衣以龍著文特顯也傳曰天子升
龍諸侯降龍本屬定制三公八命祇繪降龍加一命斯
繪山而升龍矣公之服如王之服亦謂三公九命之卷
爾許云卷一龍蟠阿上鄉是也鄭義畫龍亏衣許云繡
與鄭異亏下對上鄉為文非謂裳也小徐本下下有裳
字誤卷龍繡亏下幅謂降龍一龍蟠阿上鄉謂升龍歟
字下云袞衣山龍華蟲許君明言龍在衣矣一說許氏
所言為上古制時繡龍在裳至唐虞升龍亏衣為弟五
章周又升龍亏山為袞首章許鄭義通此說難據陳碩
甫毛詩疏謂周冕服皆[元]衣無章山龍以下皆裳飾要
繆
華蟲攷工記云鳥獸蛇鄭[元]說華蟲在衣蟲之毛鱗有
文采者僞孔傳云華象草華蟲雉也以周案孔傳有字
誤當云華蟲草華蟲雉也疏引顧氏說依此誤本遂分
華蟲為二物則蟲安見其為雉也唯文如草華之蟲乃
為雉百蟲為百物之總名月令鱗毛倮羽介通謂之蟲
是也雉文之分理如蛇鱗雉文之細密如草華
作會鄭[元]云六者畫以繪亏衣許慎云繪會五采繡也

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司馬彪云乘輿服從歐陽氏說
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衣裳備章采乘輿刺繡公
侯九卿以下皆織成以周案伏傳作繢黑色為十二章
之一其衣裳用繡用畫有二說漢代乘輿刺繡不用畫
衣裳章采不用繡從歐陽家說說文繪訓會五采繡引
虞書作繪袞字下亦云卷龍繡從大小夏侯說鄭注虞
書云日月星山龍華蟲六者畫以繪亏衣宗彝藻火粉
米黼黻六者紩以繡亏裳葢從古文家說宋卮園云會
者合五采絲為之織功也繡者刺五采絲為之箴功也
宗彝鄭[元]云虎蜼也謂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彝器有

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僞孔傳說宗彝文承作會下不關章數以周案宗廟彝器有虎蜼而衣以宗彝為章者繡以彝之虎蜼也孔傳殊謬疏家說號虎蜼為宗彝其實虎蜼而已不繡彝亦誤

藻說文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書曰璪火僞孔傳云藻水草或說璪當為玉璪之璪圜物也璪火一章攷工記云火以圜黺黻黼黻四章見說文以周案依說文璪為玉璪字服章之藻用璪為叚借

火大記云火三列攷工記云火以圜鄭眾云為圜形似火鄭[元]云形似半環然在裳僞孔傳云火為火字以周案僞傳與考工記文不合

粉米鄭[元]云白米也許愼云黺畫粉絲繡形如聚細米僞孔傳云粉若粢冰米若聚米以周案粉米以繡不以畫今從鄭江艮庭云繡必先畫以粉畫為聚米之形乃後依其畫粉而刺之故謂之黺絲然則許與鄭一也又案孔傳粢冰未聞盞粢冰之誤也詩曰蒸我粢薪粢之言裂粢冰方言謂冰釋之紋也今俗謂之冰玫粢冰與聚米對文米聚為之粉為之界紋如粢冰何晏賦所謂分附布白是也續漢輿服志注引作粉若粢米淺人肊改

黼黻攷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鄭[元]云文章黼黻繡五者言刺繡采所用也繡以為裳以周案爾雅斧謂之黼據形質言攷工記白與黑謂之黼據繡次言刃白而銎黑黼作兩斧相背形亞柄與黻之刺亞相對古文四聲韻云亞古文弗字見尚書黻作亞文顏師古韋賢傳注集韻八物今本竝譌為亞字或從孔傳說作兒文尤悖段懋堂云說文左戾為乀右戾為厂二字曲屈之則為亞字是也阮雲臺云亞形兩弓相背戾米是亞非从弓亞為兩弓則弗是三弓與林薌溪云弗亞黻同字亦未是黻以繡亞非即黻字猶之黼以繡斧非即黼字顏云音同敀㝵

杜預云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己相背顏師古云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采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音同林昌彝云伏傳五服無日月星辰又無粉米黼黻蓋粉米黼黻絺繡五服皆同也繪事必以粉為畫者介也故曰粉其文如聚米故曰絲絺其質也黼黻繡統言五采之色盞五章所不及處亦必褋四時五色之位故攷工繫亏畫繪之事下以周案大戴五帝德篇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御覽引尸子云君天下者黼衣九種而堯大布是黼黻亦為衣不必專屬裳林氏申伏傳亦備一

義黹黻之黻从黹朱韍之韍从韋二字不同顏說未是
希繡鄭元云希讀為黹或作絺字之譌也黹紩也謂刺
也六者紩以為繡僞孔傳云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
繡以周案祭服無用絺者今從鄭
攷工記云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鄭元云古人之象無
天地也為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
亦是也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惠棟云黃
帝堯舜乘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卽天地也
乾為衣坤為裳鄭氏誤以周案乾坤為衣裳之象而衣
裳之章竝不繪繡天地鄭注何誤天子僭天貢禹傳引
佗天子過天道天道不過十二故古人衣服十二章而
止後世亏日月而外并天地而繪繡之是有十四章矣
故曰過天道子家駒有此語蓋其制已見亏春秋世矣
說苑云周廟燔孔子曰是釐王廟也釐王變文武之制
而作元黃宮室輿馬故天殃其廟是繪繡天地之象并
不僅施亏章服矣
鄭元說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亏
旂旗而冕服九章王肅說舜時三辰畫亏旌旗不在衣
天子山龍華蟲耳鄭鍔楊復說司服謂公之服自衮冕
而下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公

之服九章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如鄭之說則龍登
亏旂山登亏俎黼登亏扆九章亦可損乎以周案冕十
二旒服十二章郊祀之裘冕也冕九旒服九章廟祀之
衮冕也周人宗廟所用冕服止用九章九旒至亏郊天
冕之旒十有二記有明文則服亦未必廢古之十二章
不用也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鄭注云謂有日月星辰
之章是郊天之衮十二章鄭亦有其說矣但鄭以此為
魯禮與記文王被相違且卽為魯禮豈周天子反降亏
魯邪此鄭之失也如剛中信齋說天子祀先王之衮服
亦十二章則司服言公之服自衮冕而下是九命之公
亦可十二章乎何命數章數之不同也如謂公之衮冕
自服九章九旒則同一衮冕而公與天子异數司服又
何以云公之服如王之服乎肅說尤謬
周官司服鷩冕毳冕希冕鄭衆云鷩裨衣也毳罽衣也
鄭元云鷩畫以雉毳畫虎蜼希刺粉米無畫也以周案
五等諸侯衮毳希不同而覲禮曰侯氏裨冕統名為裨
則裨不獨鷩也鄭注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
為裨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罽一作䍦西胡毳布斷
非法服後鄭說卄火亏宗彝以合毳衣之為虎蜼實與
虞書相戾釋名云毳冕毳芮也畫藻文亏衣象水草之

毳芮溫煖而潔也劉氏此說可以訂鄭之誤毳衣五章藻火粉米黼黻虞書本文自順詩毳衣如菼言藻色之蒼白毳衣如璊言火色之赬赤凡衣陽皆畫裳陰皆繡鄭說希衣刺米無畫與餘章之在衣者別釋名作黹冕云黹紩也畫黺紩米亏衣也劉氏此說參用黺畫粉絲繡文為聚米之義今本釋名舛譌不成文義係後人妄改畢校本亦非粉米二事為一章與宗彝虎蜼同陳用之說希為章之少者亦用書

虞書日月星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以為五服五章而周官大行人則云上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以周案虞書五章言其色周禮九章言其物章物十二以施五色伏傳天子用五諸侯用四其文上無日月星辰下無粉米黼黻但舉華蟲黃作纘黑宗彝白藻火赤山龍青明是章色非章物也嚴鐵橋申伏傳語甚背戾

鄭元云元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孔廣森云冕之制以麻衣延元表纁裏故弁師言王之五冕皆元冕自希以上各有取義惟元冕從其正名非以元衣故也元冕止一章猶廾黻亏衣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此黻有在衣者非元冕之服而何以周案孔說元冕是廾黻非黻衣猶曰袞衣爾雅袞黻也

鄭元云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孔廣森云大戴禮端衣元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亏食葷顧命卿士邦君麻冕蟻裳豈專言冕服唯有纁裳荀子天子袾裷衣冕諸侯元裷衣冕采菽之詩王錫諸侯元袞及黼然則天子冕服朱衣朱裳諸侯冕服元衣元裳其上元下纁者惟大夫耳故襍大記大夫以元赬明元衣赬裳大夫專之其義君以純臣以襍以周案顧命亦云大保大史大宗麻冕彤裳某傳云彤裳執事异其色其意麻冕以元裳為正大保大史大宗以執事別异之非正服與孔說合鄭意

衣象冠色無絲袞禮器士元衣纁裳顧命大保彤裳彤赤色赤淺亏朱纁亦淺亏朱其色相等故云凡以統之其實天子冕服本非一色朱袞見荀子說必有據蓋袞冕朱衣朱裳以享先王鷩冕元衣蟻裳以享先公大戴元裳絻以齊言小戴言元冕齊戒則是齊服元冕元衣元裳故曰齊之元也公袞冕朱衣彤裳諸侯鷩冕元衣蟻裳鄭注蟻元色然元裳配元冕蟻裳同鷩說文有鸃無蟻云鸃鵔鸃也鵔鸃鷩也鷩赤雉也三字相次司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顧命卿士邦君麻冕蟻裳蟻之色蓋同鷩赤色大夫以元赬赬亦赤色上元下纁唯

士爾禮器文可據

舊說繅斿玉瑱如其命數三公八命服八章冕八旒卿六命服六章冕六旒大夫四命服四章冕四旒難者云如此則通大裘衮鷩毳希元其爲九冕矣九冕未聞以周案九命爲衮冕八命從衮七命爲鷩冕六命從鷩五命爲毳冕四命從毳惟六命從鷩四命從毳故曰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惟六命從鷩而非鷩四命從毳而非毳故其出封必加一等斯同正爵司服詳述冕服不及公卿大夫以從公矦伯子男之例原無九等冕服之可分

周官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司服不言公卿大夫之冕服而云孤之服希冕卿大夫之服元冕鄭元云出封大夫爲子男卿爲矦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賈公彥云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則皆以十二爲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鷩冕毳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元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畀依命數陳祥道云王之公卿出封加一等其未出封則公八命與矦伯同七章之服卿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觀司服文公之孤四命而服三章之希冕大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服一章之元冕則王之公卿大夫其衣服各降命數一等可知也以周案詩曰豈曰無衣六兮明有六命章服則八命四命亦可知已衣之章數如命數周禮言之甚悉八命之公固不畀下同七章之服三命之卿尤不畀下同一章之服典命公之孤四命卿三命據上公之國言之司服概舉矦國言之故曰孤希冕卿大夫元

冕矦伯亦有孤卿三命賈疏大章小章之判固屬未當如陳氏說公八命同七章服則章命异數且公出封九命衮冕是加二等矣典命何以云加一等又云衣服各眡命數乎

毛詩說豈曰無衣六兮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鄭衆說大夫出爲子男五命子男入爲卿六命賈公彥云先鄭出加入亦加毛君則出加入減後鄭之義出加入不減依其在國詩云六兮者不敢必當七命之服也以周案諸儒未審出封加一等之由故所說多違賈說鄭義是也戴侗據玉藻諸矦禆冕以朝之文謂諸

矦入朝降服其次亦誤天子袞冕十二旒爲正袞冕以下爲裨諸矦次于天子故冕服通稱裨冕賈疏誤會毛傳說詳職官門

賈公彥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公亦毳冕陳祥道云三公服鷩冕王饗射降而服鷩冕則公降而服毳冕矣金鶚云三公八命服鷩冕加一命九命且尊服袞安得以毳冕概之陳云公服鷩冕尊之禮君臣同服冣多三公從王饗射亦可服鷩冕陳云公降服毳非也

鄭衆云鷩裨衣也鄭元云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周案兩鄭說異先鄭以裨冕爲鷩以下後鄭則謂袞以下敖君善從先鄭說覲禮矦氏裨冕爲公鷩矦伯毳子男希與大行人文違不可從或據覲禮注有袞衣者裨之上也一語謂兩鄭意同裨冕當指鷩冕以下不知袞衣者裨之上謂袞冕爲裨冕之首也曾子問諸矦適天子冕而出視朝注玉藻裨冕以朝注竝云裨冕者公袞矦伯鷩子男毳也樂記裨冕搢笏注云裨袞之屬也皆可證盛氏云裨冕本諸矦之上服也而謂之裨者據王而言猶金路而下爲偏駕是也裨字之義亦當從注訓爲埤不當如楊倞訓爲卑

記禮器言天子龍袞諸矦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矦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元云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孔穎達云周禮上公亦袞矦伯鷩子男毳孤卿希大夫元士爵弁諸矦以下旒數隨命數士但爵弁無旒此竝襍夏殷禮江永云記者襍記異代之冕制天子用朱綠二采太卑諸矦有五等一用九旒無別七旒五旒用之大夫已僭士冕三旒亦太尊以此觀之知周冕之善夫子所以取之以周案左氏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禮器特舉文之顯者以明差別欲見諸矦無龍大夫無黼士無黻也弁師王冕五采藻此獨舉朱綠者殆諸矦亦無此色與注疏說藻采本無明文諸矦九與弁師諸矦之繅斿九就本合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衣服各眂其命之數天子之公八命出封加袞九旒上大夫六命出封加鷩冕七旒下大夫四命出封加毳冕五旒孟子曰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伯冕七旒子男五旒

阮諶云鷩冕天子九旒矦伯服以助祭七旒毳冕天子七旒子男服以助祭四旒四當作五絺冕天子五旒孤卿服以助祭四旒元冕天子四旒諸矦服以祭其宗廟三旒以

周案凡鷩冕皆七旒毳冕皆五旒希冕皆三旒元冕皆無旒阮說非

孔穎達云禮器冕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曾子問大祝裨冕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服陸佃云王之上士三命服元冕一命大夫不冕鄭鍔云王之上士元冕中士爵弁下士皮弁故諸侯之士自皮弁為首任大椿云卿大夫以元冕為命服爵弁以下其次也士以爵弁為命服皮弁以下其次也次服所施等殺或眂乎命數若命服高下則惟眂乎

衣服一 圭

爵不眂命數如天子之士雖三命與諸侯之卿同而三命之士惟得爵弁子男之大夫一命與天子之下士同而一命之大夫得服元冕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言冕之等止及大夫不及士則雖三命之士不冕明矣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言士不得如大夫服元冕也禮器士三鄭注以為夏殷禮以周制士不得有三旒之冕故也說文冕大夫以上冠荀子云大夫裨冕均不及士以周案經傳言大夫冕士弁據巾諸侯為文子男之大夫一命似不得服冕服如一命大夫可服冕三命上士不得服冕亦失羣等矣

大宗伯再命受服注云此受元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于子男為卿卿大夫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據鄭此注冕服不及一命大夫爵弁則舉王之中士明再命受冕服至大夫而止再命之士不得服止受爵弁則三命上士因亦受冕服也但上士三命服元冕無旒禮器云士三蓋亦以出封視附庸與鄭注弁師云一命大夫冕而無旒其意蓋謂一命大夫雖不受冕服其爵為大夫可從大夫例服冕此說終嫌未確右冕服

周禮有韋弁無爵弁記有爵弁無韋弁禮經有爵弁又

衣服一 圭

別言韋弁鄭元云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繅旒劉熙云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為之謂之韋弁賈公彥云爵弁同冕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陳祥道云士之服止于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為之謂之韋弁陳所見釋名本誤則爵弁卽韋弁有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其笄紘玉飾各以其等為之如皮弁制弁制上銳如覆杯然吳廷華說據說文弁本作覍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

爵弁與冕制异與皮弁之制同以周案鄭注爵弁制如冕是亦用布為之也釋名云以爵韋為之似非爵弁名弁為其制如皮弁吳氏據說文釋名正之是已爵弁皮弁冠弁其形大略相同故皆謂之弁續漢志云委皃以皁絹為之制如覆杯釋名云委皃冠形委曲之皃上小下大也陳說爵弁之制本此其說皆通禮經或言爵弁或言韋弁爵韋當分兩弁任氏釋例辨此已詳

董巴云爵弁廣八寸長尺二寸蔡邕云爵弁高八寸長尺二寸賈公彥云爵弁以木為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周案賈疏以冕準弁長廣之數用叔孫通說左傳疏引董巴說冕廣七寸初學記引董巴說爵弁廣八寸則爵弁反大于冕矣漢輿服志沿其誤

鄭元云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纁裳淺絳裳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用絲首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賈公彥云凡衣與冠同色者先言衣後言裳今爵弁與衣異故退純衣于下使與帶同色以周案爵古通雀爾雅黧黃楚雀黧黑而黃謂之爵弁鄭以緅釋爵其意色以赤為體而更染之以黑與緇相近正明爵弁衣冠同色也賈疏非淩氏沿其譌爵弁服緇衣纁裳其裘狐青元綃衣以裼之見疏引熊氏

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見鄭注韎為赤黃其裘狐黃黃衣以裼之見詩羔羊疏其帶大夫以上素士以緇其韠韎韐隋志云爵韠誤以元端之韠當之通典云士則祀弁爵元冠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襍裳又誤以元端之衣裳當之皆非

禮家舊說大祝裨冕或云大祝爵弁純衣以周案裨冕本曾子問文爵弁本襍記文此葢天子諸侯之別也天子大祝下大夫諸侯降一等則士也士以爵弁詳職官門

白虎通義云周十一月為正萬物萌小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委曲有貌也殷十二月為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尙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十三月為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言其追大也漢輿服志云委貌冠制如覆杯弁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以周案二說各異未詳孰是毋追一作牟追牟毋通用鄭注毋發聲追堆也一說內則有敦牟卮匜牟乃盛器此覆杯之說所由傳也續漢志委皃以皁繒為之孔疏云三冠皆緇布為之葢非記曰大古冠布則毋追章甫委貌不以布矣

記云周弁殷冔夏收毛詩傳云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獨斷云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為殼周黑而赤㫄小後大殷黑而微白㫄大後小夏純黑而赤㫄小後大孔穎達云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馬端臨云經傳冔收多與周弁對舉冔收亦弁也夏殷之祭用弁任大椿云夏收殷冔皆冕冕服史記集解引大古冠冕圖夏名冕曰收白虎通引詩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微

子爵為公矦助祭安得非冕黼冔之黼即元衮及黼之黼黼冔為黼黻而加冔即知冔為冕也故毛傳曰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以周之冕使夏之收殷之冔皆為冕也士冠禮郊特牲以夏收殷冔對周弁言冔收之制近于周之弁也王制以夏收殷冔對周冕言冔收在夏殷為冕猶夫周之冕也冕至周始僃文備弁本冕之次冔收不備文飾即類周弁以周案士冠記郊特牲兩文首委貌飾言三加始加之冠次周弁節言弟三所加之冠次三王共皮弁素積言弟二所加之冠委貌即冠弁時亦僃緇布冠為委貌蔡邕獨斷云緇布冠即委貌冠委貌

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言周之緇布冠其制同于夏殷朝服之冠也鄭注云爵弁制如冕周弁殷冔夏收謂周之爵弁同于夏殷祭服之冕也三王共皮弁素積言三代同制任氏彌縫記文毛傳之异可謂允當 右爵弁服

白虎通義云王者皮弁素積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鄭元說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變皮弁服韋弁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以周案凡兵事韋弁服經有明文白虎通義不足據

凡經典中或舉冠以明衣或舉衣以明冠此通例也亦有舉冠而非其衣者大蜡之皮弁其衣素端是也亦有舉衣而非其冠者除喪之祭朝服其冠縞冠是也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易其弁爾其服仍皮弁服自此例不明解者多誤而韋弁服遂有韋布二制非也其裘狐黃其裼黃衣其裳黃裳詳見下鄭注司服云韎裳注聘禮云素裳皆誤

陳祥道說韋弁服即爵弁服江永戴震等說詩言方叔將兵朱芾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之韠也郤至衣韎韋之跗注即朱芾韎韐之謂是爵弁即戎

弁之證任大椿云司服以皮弁次韋弁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韋弁不㝵服矣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始兼言韋弁則大夫以上乃㝵韋弁也士不㝵韋弁而㝵爵弁則爵弁非韋弁明矣荀子富國篇云士皮弁據司服文大畧篇云士韋弁楊倞注謂以爵韋為韠而戴弁也倞不以為卽司服韋弁者以司服但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不㝵韋弁也然則大畧篇之韋弁實富國篇之皮弁孔疏云皮韋同類故通偁也或據韎韐有奭以為爵弁卽兵弁鄭箋明云其服爵弁始命之服以來朝非韋弁服也金鶚說儀

禮一書士冠士昏皆言爵弁聘禮言韋弁可知其為二物士助祭服爵弁與冕等重韋為韎皮與皮弁一類皮弁惟用以朝聘不㝵入廟助祭則韋弁不㝵為祭服非爵弁詩言朱芾卽玉藻亦韍非韎韐韎韐有奭鄭箋是以周案韋弁非爵弁任金說是韋弁為兵事之服亦曰袀服謂上下同之也任謂士不㝵韋弁非荀子士韋弁不必如楊倞說有韋弁服

盧植云布上素下皮弁服鄭元云冕與爵弁服用絲衣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以素為裳賀瑒云以素為衣裳敖繼公云皮弁服亦絲衣而色如其裳孔廣森云皮弁素積白布為裳要有辟積也金鶚云以帛裏布非禮也玉藻狐白裘錦衣裼鄭注上衣皮弁服錦衣為裏上服必非布以周案士冠禮郊特牲皆云皮弁素積素句積句素兼衣裳言謂衣裳皆白繒而裳有辟積也襍記云襲衮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素積必非專是裳又上文爵弁服纁裳純衣下文元端元裳黃裳襍裳皆並舉衣裳又明其色則皮弁言素謂衣裳之色可知自注家以素積專言裳又以衣裳言素者為白繒又以此亐裳言素則其衣用布亐是有布上素下之說其實經文但明衣裳同用白繒非以裳之繒別衣之為布也史

記禮書皮弁布裳襍言古制質樸如此以上下本文參之自見或者據以說皮弁服亦非皮弁絲衣其用白布為之者謂之皮弁素服本弔服也說詳器禮門其服與素端亦异素端與元端同袂皆屬幅凡弁服皆侈袂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皮弁絲衣純吉非送終之服素服送終卽用其白布衣之皮弁非純吉服故記文備述之曰皮弁素服又申之曰素服以送終明非絲衣服也鄭注誤以素服當皮弁之正服則下又言葛帶榛杖豈亦皮弁服之制乎凡首服與衣裳別者經典中多備記之以明其异而說者乃據其异者為本服

之制致不可通
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故書會作膾鄭衆云
膾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云檜用組
乃笄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璂讀如綦車轂之綦鄭元
云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璂讀爲薄借綦之綦綦
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
詩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陳祥道云詩云會弁如
星言其玉也又曰其弁伊騏書曰綦弁執戈言其文也
康成讀玉璂爲綦綦以綦爲結肌說以周案仲師讀經皮
弁膾五采句其字从膾義取會合康成不從葢以經五

衣服一　丰

采玉卽上文說冕之五采玉十有二也不當斷其句且
五采束髮與皮弁亦無涉字依今文作會義訓縫中是
也說文弁飾冒玉謂之璂或作璂此璂字似不必改讀
爲綦鄭箋曹風其弁伊騏又破讀爲璂書四人綦弁又
不破讀鄭意顧命綦弁文在爵弁下是爲士服士之弁
會無玉飾故從本字曹風弁騏本不謂士毛傳云騏綦
文也但言結文似爲無玉之弁故改讀爲璂以明用玉
此經既言五采玉則璂之爲玉可不待言且但言縫中
五采玉璂不言所結義亦不了故改讀爲綦以明所結
此鄭君注經最精密處也段懋堂云司農注馬會卽馬

儈會儈古今字鄭君注薄借綦卽說文糸部之不借綥
不借繩屨也齊人曰薄腦薄不語之轉綦繫也今之鞵
帶所以結鞵使不脫
宋縣初云禮服未聞有用白布者也顧命綦弁注云青
黑曰綦詩縞衣綦巾傳云綦蒼艾色疏云蒼艾卽青艾
謂青而微白爲艾草色也詩其弁伊綦毛詩作騏傳騏
騏文也疏云馬之青黑者謂之綦此弁色如其文也然
則皮弁者染皮爲之其色蒼艾青而微白如冕黑中有
青之義以周案宋氏謂皮弁蒼而微白其說有據必謂
朝聘聽朔上下衣冠盡白爲非禮制亦泥皮弁絲衣非

衣服一　丰

凶服白爲正色古人尙之宋氏忌白世俗之見也
五經通義云弁之制高五寸再後玉飾後漢續志云委
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三禮舊圖
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高尺二寸以周案
諸說各異未知孰是　右皮弁服

受業江陰馮　銘初校
子　家驥復校

禮書通故弟三

定海黃以周述

禮士冠緇布冠缺項靑組纓屬于缺鄭元云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𦅾亦由固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薛名簂為頍敖繼公云下經言賓受冠右手執項左手執前則是冠後亦謂之項也此缺項者別以緇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謂當冠項之處則缺也其兩端有𦅾別以物貫穿而連結之以固冠其兩相又以纓屬之而結于頤下以自固太古之制如此後世冠縫著于武亦因缺項之法而為之以周案皮弁爵弁有笄而緇布冠無笄故別制缺項綴四隅以固冠冠與缺項非一物故此經陳缺項組纓于篋陳緇布冠于匴缺讀如頍義與簂通釋名云簂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義即本鄭鄭知缺即簂者以經云靑組纓屬于缺知之江愼修戴東原並從敖說讀缺項如字宋仲林蔡宸錫因之謂冠後兩開不相屬為缺項胡竹村曰如其說缺項即指冠言之下靑組纓屬于缺即屬于冠何以冠在匴而纓在篋乎胡說辱之

胡培翬云缺項四隅綴于武以固冠唯緇布冠有之元冠則不用矣纓屬于缺謂著于缺項兩旁一說凡冠皆有缺項而纓屬于武以周案冠之有缺項纓之屬于缺惟緇布冠為然胡氏云缺項唯緇布冠有之是已釋名著頍傾近前故纓辱屬于缺交䙴頤下結之胡氏云著缺兩旁猶沿敖譌

士冠記言緇布之冠有緌孔子以為未之聞明無緌也而記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元云有緌尊者飾皇侃云大夫士無緌諸侯位尊盡飾故有緌或說玉藻所言非古制以周案緌者系屬冠武之物也緇布冠有缺項以固冠又何緌為或說葢是上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孔子之言眩諸侯以下言如諸侯本有緌則士冠有緌亦僭而已何以曰未之聞繢緌說詳下衣服三

鄭元云緌纓之飾也許愼云緌系冠纓也孔穎達云結纓頤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以周案卷冠之纓屬于武緇布冠之纓屬于屈元冠之纓屬于緌故注家釋緌多以纓明之纓以組為之一采緌不一采故鄭云緌纓之飾也玉藻居冠屬武與有事然後緌相對為文居冠屬武明有事不屬武也有事然後緌明居

冠屬武兼待用緌也冠武既別易亏蔽脫故用緌以結
之緌者所以系聯冠武而承其組以為纓非謂纓之結
餘也如孔疏居冠與有事對文緌與屬武文不相對矣
士冠記云始冠緇布之冠也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
也冠而敝之可也緇布冠亦冠武各別本有缺項固冠
而當時有以緌固之者孔子以為緇布冠古不用緌為
亏加冠時一冠之而已雖冠後冠武蔽脫可也敝之謂
蔽脫如孔疏緌為纓餘非以固冠則冠而敝之句與上
不緌之義不相貫矣罍冠亦屬武故檀弓云罍冠不緌
亦謂兼待用緌以為固也玉藻云大帛不緌注帛讀為

白大帛亦罍冠襍記云大帛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
元縞而后蕤蕤卽緌字古通用太白冠為冠武連屬不
緌緇布冠為冠而敝之可也不緌而元縞二冠為平時
有事之冠其冠與委武不屬恐有事時冠武蔽脫然後
用緌以固之與玉藻有事然後緌義同緌為冠武別材
而設故下言而后蕤上先舉委武以明之與玉藻言有
事然後緌上先舉居冠屬武以別之意亦相同如孔疏
緌是纓餘則上舉委武反似贅文矣內則冠緌纓並舉
其文皆緌在纓上為冠先結緌以固武然後結纓以固
冠也內則所陳皆依事先後如孔疏先結纓而後承緌

則內則緌纓失其序矣其疏襍記云既別安卷灼然有
蕤是亦知蕤由亏武矣較內則玉藻疏為通而任氏
釋例反據內則玉藻疏以駁襍記疏又自知冠武异材
兼物以連屬之易亏蔽脫遂謂古人別具一冠武异材
之新冠以備行禮臨事乃縫合之縺貤紕繆

鄭元云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以周案後漢續志
云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公侯三梁中二
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小吏私學弟子皆
一梁鄭意古冠祇用一梁故舉漢小吏為文後世以梁
之多寡分吉冠之尊卑又以之分罍冠之隆殺非古也

賈公彥云冠廣二寸落項耑後兩頭皆枉武下聶崇義
云冠廣三寸以周案後漢續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
者之服也耑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漢杜欽傳乃為
小冠高廣才二寸漢時進賢冠大故以二寸為小也

鄭元云縰韜髮者也總束髮承後為飾孔穎達云以縰
韜髮乍髻橫施笄以固之總者裂繒為之束髮之本承
餘亏髻後以為飾顏師古云纚織絲為之總以絲縷為
之以周案縰士冠禮乍纚云廣終幅長六尺說文纚冠
織也葢別以絲織成其廣足以韜髮故曰廣終幅不裂
長六尺則裂之矣纚非有二尺二寸之廣其幅陜而孔

疏如今之方目紗總當以絲縷織為組廣雅總束也總為束物之組故翟車謂之組總毛詩干旄傳總以絫絲而成組是也內則櫛纚笄總既櫛髮韜纚作髻叒加笄以安之又用總以束之總為束髻之組猶總肉為束肉之組也巾車朱總續總即所謂組總先鄭云以繒為之未確孔疏謂笄總亦用繒又嫌冠內不能容許多帛因謂𥿋繒為之叒誤當以師古漢書注為長

王肅說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否故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劉芳說男子有笄以冠尊故奪其笄稱內則稱子事父母櫛縰笄總以玆而言男子有笄明矣以周案笄有二種一是安髮之笄一是固冠之笄男子笄掩亐冠而冠顯婦人不冠亦無冠笄而安髮之笄顯曰男子冠婦人笄據其顯者對言之爾當從劉說

毛詩傳云瑱塞耳也充耳以絫絫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青青玉瓊瑩不似玉卿大夫之服也黃黃玉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案毛傳以絫為瑱不當復出瓊華故陳碩甫疏以為佩玉以圓其說鄭元云以絫為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此言絫者目所先見而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為之瓊華謂石色似瓊也青紞之青黃紞之黃以周案充耳或作琉珥說文珥瑱也既夕禮記瑱塞耳則充耳即瑱也而紞所以縣瑱古亦謂之充耳大戴記家語皆曰紞紞塞耳是也詩之充耳為紞瑱之總名故下繼之以絫以瓊華絫者紞之色瓊華其玉也絫青黃以紞言箋義較傳為長絫為士服青為卿大夫服黃為諸侯服傳言自不可易故箋從之凡冕弁冠皆有瑱

陳祥道云天子諸侯元紞黃纊大夫元紞青纊士元紞絫纊士瑱用白纊即詩所謂充耳以絫人君用黈纊即詩所謂充耳以黃毛說是鄭氏謂紞人君五色人臣三色然魯語王后親織元紞夫人以至士妻特有所加其織元紞一也未聞有五色三色之別也孔廣森云大戴黈絖塞耳黈黃色也絖綿也縣絖之條謂之紞天子元紞諸侯黃大夫青士絫以周案子張問入官篇紞絖塞耳宋本作絖紞誤陳氏禮書引作紞絖是也東方朔傳作黈纊玉篇作黈纊皆後起字紞為絡絖之條絖為著絖之絮據鄭箋紞色有異據陳氏說絖色有異而紞皆以元其說依據魯語云士瑱用白纊本士喪禮文云人君用黃纊與大戴盧注亦合孔氏改元紞為元紞豈紞一色乎金誠齋同孔說又謂纊即紞之纖綫非實纊

尤為肒說
石渠論云元冠朝服戴聖云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
下緇帛帶素韠鄭元云冠弁委貌或謂委貌為元冠
聶崇義委貌圖一本阮諶禮圖云今之進賢冠其遺象
一引漢志委貌皮弁同制一引張鎰圖元冠委貌同制
以周案冠禮緇布冠無笄皮弁笄爵弁笄鄭注有笄者
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此冠與弁之制
異也冠弁者冠而如弁其去延板而大委武同元冠其
設笄施紘又同皮弁故經謂之冠弁記謂之委貌左傳
亦偁其服謂之端委穀梁謂之委端國語亦偁其笄謂
之委笄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與委貌異則漢志謂委
貌皮弁同制失其傳矣其無笄紘者謂之元冠元冠無
笄亦與委貌異則小戴委貌卽元冠之說亦未之覈矣
天子之冠弁諸侯以為朝服故諸侯會同朝服用冠弁
如論語所謂端章甫小相穀梁所謂陽穀之會桓公委
端而朝是也亦有用元冠者如特牲禮所謂朝服元冠
是也鄭謂冠弁委貌而以委貌為元冠者為或說是鄭
本分冠弁元冠為二也戴東原云冠之所以異于弁者
左右不合故有紕弁則左右合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
冠無笄而冕弁有笄笄所以貫之于左右是以冠無之

凡無笄者纓故委貌與元冠別
舊說元冠用緇或曰以布以周案冠之用布者曰大古
冠曰緇布冠以麻為之其餘冠皆用絲不用麻麻冕特
以麻布為板之表裏其冒于首者亦用緇也
鄭元云古者冠卷殊燕居著冠于武少威儀孔穎達云
燕居之冠冠武相連屬又不加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
別臨著乃合之江永說行禮者必先衣冠豈以臨時著
冠于武為多威儀邪且吉冠內畢如冠不屬武恐行禮
而冠脫也詳此經之意居冠屬武對下有事然後緌而
言謂燕居之冠但結纓頷下使冠與首相著而已不更
用緌以周案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武係後加則冠武
不屬明甚記曰居冠屬武明非燕居武不屬冠也鄭注
為長冠武異材以緌聯之緌非纓飾
鄭元云縞冠元武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孔穎達云卷
用元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冠卷殊以周案古冠高
廣有定制其大小由于武故禮冠冠武皆異材鄭注冠
卷殊謂殊材非謂殊色也疏誤
鄭元云大帛不緌帛當為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
也不緌凶服去飾宋縣初云帛讀如字大帛蓋繒之麤
者其色當亦用緇但質無飾耳左傳言衛文公初建國

為大帛之冠大布之衣正是此服非有取于器冠也以周案宋氏此說可通 右冠制

朝服用十五升緇布衣裳無見文或曰以絲或曰以布以周案石渠論曰元冠朝服戴聖云元冠委貌也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韠鄭注朝服素裳實出小戴小戴以素下對布上則裳用絲

宋緜初云朝服惟襍記有十五升布之文故鄭注朝服皆以為布衣愚謂經典言緇布衣者必加布以別之玉藻緇衣與錦衣元綃衣連類則非緇布衣可知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譏朝服不以緇而以縞非謂其不

用布而用縞也朝服義重采飾周又尙文天子錦衣諸矦緇衣皆用絲大夫士視私朝或以緇布衣以周案經典之朝服皆指諸矦為文未有名大夫士私朝之服為朝服者襍記朝服十五升布自為諸矦日視朝通制漢師無異說宋氏武斷不可為訓

特牲饋食禮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鄭元云朝服者諸矦日視朝之服也緇帶下大夫之臣以周案諸矦視朝之服緇衣素裳緇帶素韠上下同之其冠或用委貌或用元冠此為大夫私家之祭服朝服而元冠緇韠與用委貌素韠者異故記者備誌之爾士冠禮同說者

不察遂謂朝服必元冠矣然則朝服亦緇韠乎戴東原云朝服大夫以上委貌士元冠與斯說甚通 右朝服

鄭元云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陳祥道云少牢禮大夫祭以朝服特牲禮士祭以元端襍記公襲朝服一元端一 襚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則朝服元端異矣元端皆元裳或黃裳襍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注朝服冠元端此說無據以周案鄭意元端卽朝服之衣而其裳天子諸矦朱大夫素士元裳黃裳襍裳是有別也然元端有朱裳素裳別無見文不過以玉藻韠君朱大夫素例之而朝服冠弁緇衣素韠白屨元端元冠

元衣爵韠黑屨亦不獨裳異陳氏此辨甚是讀元端元裳句絕亦較鄭注為確宋府園謂元端元裳此元端服之正義又言黃裳襍裳可也乃緣類許可之辭此語亦憭又謂元端亦絲服未足據

鄭衆云衣有襦裳者為端許愼云褍衣正幅鄭元云齊服有元端素端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以周案端之得名先鄭以裳言後鄭以衣言金輔之云衣以端名者有二其一 鄭注司服云衣二尺二寸而

屬幅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䏑名其服亦云朝
服其一鄭注司服引鄭仲師說衣有襦裳者為端對淺
衣以下連裳削幅者䏑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之通偁
金說近是竊謂端之䏑名當以後鄭為長然冕服朝服
經傳竝有端偁是與元端之名端者同為屬幅鄭注大
夫以上元端侈袂以大夫妻侈袂推之語不經見或說
朝祭服侈袂要誤其諸弁服乃侈袂與朝祭服同爵服
弁服同弔服儀禮記爵服袂二尺二寸屬幅謂之端衰
襍記云端衰爵車皆無等是也其弔服侈袂襍記云凡
弁經其衰侈袂是也朝祭服之名端與端衰同弁服之

侈袂與弁經之衰同故經傳中冕服曰端冕大小戴記朝服
之用委貌者曰端委穀梁傳國語亦曰委端國語用元冠者曰
冠端經特牲禮穀梁傳而爵韋皮弁獨無端偁又案左氏昭元季弁冕端委以
治民臨諸侯端委者朝服也服注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服注釋端是釋委非國
語韋昭注引舊說云端委衣元端冠委貌釋端非釋委是楊信齋以端冕為元端而冕其謬尤甚
鄭元云襍裳前元後黃易曰夫元黃者天地之襍色今易
誤也天元而地黃敖繼公說亦可前黃後元金鶚說襍者
元黃相雜之色以周案人前陽而後陰裳前三而後四
故元必在前黃必在後元之幅必三黃之幅必四所以
象天地陰陽之數敖氏反之無理金說亦似鑿右元端服

禮家說衣裳言素者謂白繒素端亦絲衣也朝服素裳
亦以絲為之以周案禮言素帶素紕亦謂白繒不必衣
裳而記言厺國素衣國風言棘人素衣皆謂白色亦不
必繒素端與元端多對舉當以色言元端用布素端亦
布也故素端與皮弁服異襍記子羔之襲素端皮弁竝
陳司服有元端素端亦別于皮弁服皮弁服絲衣吉事
用之素端布衣凶裁齊禱用之
鄭元云司服凡弔事弁經服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環經
曾子問疏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布弁如爵弁而用
布王與之云弁經皮弁而加環經喪服小記云諸侯弔

必皮弁錫衰以周案爵弁吉弁弁經如爵弁而素非爵
弁加經也檀弓疏引殷人哻而葬及弁經葛而葬以弁
經卽是爵弁誤王氏易以皮弁亦非小記云諸侯弔必
皮弁錫衰謂弔异國之臣故不曰國君曰諸侯司服注
云國君于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是也皮弁為視
朝覲朝之吉弁喪大記君將斂子弁經為投冠以後喪
冠未成而弁用縞素以待成服如弁經卽皮弁是投冠
後喪冠前其間倏用吉弁臨之大非禮意右素端弁經服
周官司服祀昊天服大裘而冕而記郊特牲云王被袞
以象天鄭元云袞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則

大裘而冕陸佃說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大裘襲可知王被衮以象天則大裘襲衮可知玉藻有尸襲之義周禮裘冕注云從尸服夫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大裘而襲可知何洵直云周禮節服氏祭祀衮冕郊祀裘冕是衮與裘各有冕乃云裘衮同冕當以衮襲之裘而表衮何以示衮裘之別諸儒或言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或云脫裘服衮蓋裘衮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為一可乎孔廣森云大裘而冕是日至圜丘之祭被衮象天則上辛祈穀之祭以周案王郊天被衮郊特牲有明文鄭注以此為魯禮亏天

子王之文不可通玉藻龍衮以祭其文在朝日聽朔之上則祭昊天五帝皆以玉藻龍衮與郊特牲正合陸氏大裘襲衮之說是矣然陸說大裘冕即衮冕又無分曉司服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衮冕之上節服氏祭祀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是衮冕與裘冕不同有明證也夫衣之舉衮者以其文之特顯而龍章為至煥則加日月亏上亦無嫌以衮目之郊特牲玉藻之所記渾言之也而冕與服必相稱衮冕衮九章則冕九旒大裘之冕十二旒則其衣亦十二章九章十二章之服通名衮故司服節服氏亏祀天郊祀

別言裘冕以示殊异孔說大裘祀圜丘衮祀祈穀與周禮亦不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祈穀郊亦用大裘之證司裘祀五帝專以祈穀言祀五帝可服大裘惟祈穀一祭節服氏郊祀裘冕與祭祀衮冕對言祭祀謂祭先王郊祀謂圜丘祈穀兩郊

鄭眾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鄭志云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但無文耳陸佃云大裘不裼則襲可知大裘襲衮何洵直云大裘不裼謂無別衣以裼之蓋他服之裘褻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反始故露質見素不為表褻而冕亦無旒以周案凡裘之上有

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惟大裘有襲而無裼玉藻詳述狐青玄裼麛裘絞裼羔裘緇裼狐裘黃裼獨不及大裘為大裘不裼也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是大裘之不裼固有襲之者也大裘襲衮陸說為長何說大謬

王肅說天子大裘黼文以象天至泰壇脫裘服衮張融說王至泰壇乃脫衮服大裘何洵直云古者齊服降祭服一等昊天及五帝以裘冕祭則衮冕齊故鄭氏云王齊服衮冕是衮冕者祀天之齊服也唐開元及開寶禮竝以衮冕為齊服裘冕為祭服與張融義合以周案王

肅化家語託其說亏孔子張融反之竝為郊特牲與司
服二文不合故牽說爾詳郊祀門
周官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太常郊祀裘冕
二人執戈送逆尸鄭元說衮冕從王服裘冕從尸服裘
大裘也王應電說衮冕王之盛服乃衣之以維太常裘
冕尤至尊乃衣之以執戈何其褻黷之甚夫所謂節者
掌其服而有品節之云爾以周案衮裘冕皆句絕右
裘冕服
鄭元云惟君有黼裘以誓省黼裘以羔與狐白襍為黼
文也省當為獮獮秋田也陳祥道云誓甫期十日卜日
遂戒是也省則甫祭一日省牲眂滌濯是也獮田在秋
非用裘之日鄭說誤以周案陳說亦備一義觀周官司
裘疏鄭注自通
鄭衆云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
賜良裘王所服也功裘卿大夫所服鄭元云良裘玉藻
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賈公彥
云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此良裘若是王之所服裘何以
在中秋故後鄭不從後鄭謂黼裘者玉藻唯黼裘以視
獮獮是仲秋田獵之名與此獻良裘同時故知與黼裘
一也功裘之等臣所服見人功麤良裘君所服鍼功細

密
鄭元云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君子大夫士
也綃綺屬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皇侃云凡六冕及爵弁
無裘元衣元端也畿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畿外用元衣
狐青又是畿外諸侯朝服之裘熊安生云內外諸侯朝
服皆緇衣以羔為裘不用狐青也此謂六冕及爵弁也
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襍
以豹褎孔穎達云詩唐風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檜風
羔裘逍遙鄭云朝燕之服論語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
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為裼唐檜晉非畿內之國何以並
云羔裘若此元衣為畿外諸侯則鄭注此何以云大夫
士也祭服無裘文無所出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亦非
江永云冕服止用緇衣羔裘記者蓋廣言他國冕服有
此戴震云天子諸侯元端以居狐青裘以周案凡裘君
用全大夫襍羔裘豹褎為大夫服則此狐裘豹褎不關
天子諸侯甚明且朝服非元端元端朝服皆麻衣以綃
衣裼是以帛裹布矣皇說殊謬六冕爵弁無裘尤為肊
說熊孔斥之當已但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不用狐青爵
弁之說近是嘗聞諸先君子曰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
元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皆謂士服大

夫羔裘豹褎不敢用純羔以避君士用狐青裘豹褎玄
也
白虎通義云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倉士羔裘孔
穎達云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
白裘以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
則不用錦衣故下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以裼熊氏
云當用絭衣皇氏用白虎通義竝與經傳不同以周案
玉藻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謂狐白裘白虎通義謂
惟天子用狐白誤論語述孔子之服曰黃衣狐裘是狐
黃亦不獨諸侯矣玉藻云士不衣狐白雖據士立文其

衣服二　十七

賓大夫亦不得衣狐白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鄭注
君子謂大夫士明大夫士止服狐青也晏子春秋云景
公賜晏子狐白之裘晏子辭曰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
下不可以為敎晏子意狐白裘為君服卿大夫不得服
之也孔疏謂諸侯大夫在天子朝衣狐白肊說也狐白
以錦衣裼熊云絭衣亦無見文
詩檜風羔裘逍遙狐裘以朝鄭元云諸侯之朝緇衣羔
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
好潔其衣服也蘇軾云錦衣狐裘所以朝天子之服也
任大椿云詩狐裘裳戎疏及司裘疏皆以狐蒼裘為元
端之服詩狐裘以朝為狐蒼裘謂檜君視朝反服燕居
之服以周案狐裘有青有白有黃此詩不指何色鄭以
為狐黃蘇以為狐白任以為狐青三說不同當從蘇
論語絭衣麑裘玉藻麛裘絞衣裼鄭元說或絞或絭無
一定儀禮注熊安生說臣用絞君用絭皇侃說絭衣為正
記者亂言絞爾一說絞當讀為縞絞縞聲相近以周案
論語所言大夫之皮弁服玉藻蓋言元端之制元端有
朱裳絭裳元裳黃裳雜裳或者兼用羔裘緇裼狐裘黃
裼麑裘絞裼與注絞蒼黃之色也蒼黃即綠色說文綠
帛青黃色也夏小正元校傳云校也者若綠色然校即

衣服二　十八

絞之借字今本作綠色誤
鄭元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或說黃衣狐裘元端服
以周案論語緇衣羔裘為大夫之朝服絭衣麑裘
為大夫之皮弁服黃衣狐裘當為大夫之韋弁服凡兵
事韋弁以韎韋為之韎赤黃色詩羔羊疏云兵事韎韋
衣則黃衣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韋弁
服用黃衣狐裘之證詩都人士篇狐裘黃黃賈誼新書
等齊篇引作黃裳是黃衣狐裘其裳用黃之證天子韋
弁服朱裳大夫韋弁服黃裳黃裳為禮服之最重者故
易于坤五特著其占如鄭禮注爵弁纁裳皮弁絭裳朝

服亦纁裳而黃裳獨不見用于禮服惟元端為禮服之
下閍或用之而以元裳為正是黃裳于禮幾無用之矣
豈其然哉郊特牲黃衣黃冠為草服鄭以之解論語解
緇衣皆誤其注司服以韋弁為韎裳注聘禮又以為纁
裳注詩又以為天子之服朱裳說尤屢易而疏家申之
以為戎事韎裳禮事纁裳更屬杜撰蜡臘服說詳羣祀門右裘服
鄭元云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視朝諸侯與
其臣皮弁以聽朔朝服以視朝皆君臣同服以周案此
據外服言而內衣與裘不同如天子朝服錦衣狐裘其
大夫則纁衣狐裘士則纁衣麑裘諸侯朝服緇衣羔裘

衣服二　廿九

用純物其大夫則羔裘豹飾不純陳用之說天子朝服
麑裘青豻褎諸侯朝服羔裘豹飾上下同之誤
鄭元云金縢王與大夫盡弁弁爵弁偽孔傳云皮弁任
大椿云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可知天子以爵弁為哭
服皮弁則天子常朝吉服發金縢而服皮弁何以示變
鄭注較確以周案任說是
熊安生云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
飾戎服也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
春夏則冠弁服孔穎達云諸侯田獵亦用韋弁故左傳
衞獻公射鴻于囿楚子狩于州來皆皮冠以周案呂覽
作厲服高注引司服凡甸冠弁服以證是也凡甸者統
詞明田皆冠弁也冠弁者冠而如弁非即元冠冠弁之
制與皮弁相似其以皮製者謂之皮冠衞獻公射鴻于
囿皮冠虞人不見皮冠不敢進趙注孟子曰皮冠弁也
謂以皮製冠弁此說最確自舊注以冠弁即委貌委貌
即元冠而說者遂以皮冠厲飾為韋弁如冠弁即元冠
天子冠此以田月令何以謂之厲飾如皮冠厲飾皆韋
弁韋弁本非田獵之正服孔子何以俾虞人曰守官秋
冬盛田而不用正服司服何以云凡甸冠弁服白虎通
義以皮冠為皮弁更誤

衣服二　卅

賈公彥云行朝禮于朝則皮弁服行享禮于廟則冕服
陳祥道云皮弁王日視朝之禮非受諸侯朝覲之服也
行人之職統言朝覲之禮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
章子男冕服五章而繼之以廟中將幣則未將幣之先
受朝于朝未聞不以冕服也任大椿云大行人冕服九
章以下經文康成注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
有等也則是此節專言朝後享禮不言朝禮也此節經
文云建常九斿樊纓九就即覲禮所云偏駕也如以為
受朝之禮則下云立當車軹是偏駕入公門矣又此一
節云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謂迎賓也如以為受朝

之禮則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朝禮天子反出門而見諸侯矣于制皆不可通故鄭注賈疏以冕服九章已下皆為朝後行享之禮最確祥道徒以廟中將幣文在冕服九章諸文之後遂謂冕服為未將幣之前受朝于朝之服今攷此節有云禮九牢謂饗餼大禮朝享後乃陳于館文亦在廟中將幣之前豈遂得謂致饗餼在未將幣之前乎又此節云三問三勞文乃在廟中將幣之後豈遂得謂行享後始郊勞乎故經文序有順逆不得盡以文之前後定節次之前後也葢冕服九章以下諸文與廟中將幣之文為目謂廟中將幣其車服擯介

迎送之儀如此不謂受朝亦冕服也以周案任駁陳說可謂詳矣其實朝受之于廟其服當冕服與覲禮同朝覲衮冕節服氏有明文凡受摯重于受享受享冕服受摯反服朝服斷無是禮說詳覲禮門

賈公彥云大射在西郊虞庠服鷩冕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賓射在朝皮弁服孔穎達云射人職賓射在朝故知用朝服也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明天子燕亦以朝服故知賓射燕射皆皮弁也以周案從孔疏天子賓燕射皆皮弁服諸侯與鄰國之君射亦皮弁與其臣射皆朝服鄉射亦朝服漢郡國行鄉射皮弁服此叔孫通制禮之失

孔穎達云頍弁詩刺王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修而兼用之元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如彼注天子之燕用元衣此言皮弁者葢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元冠燕同姓用皮弁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以周案孔氏詩疏以皮弁元冠為燕同異姓之別王制疏又以為燕其臣皮弁燕諸侯朝服兩說歧異其實

頍弁詩末章言甥舅不止燕同姓也賓之初筵側弁之俄箋亦並兼同异姓是王燕同异姓皆皮弁也諸侯朝天子皮弁其燕諸侯亦以皮弁可知天子以皮弁為朝服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凡燕在路寢朝故天子以皮弁諸侯以元冠各用其朝服也養老在學則元衣與天子燕于寢之禮別與諸侯燕于寢之禮同燕禮記注云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元冠而衣皮弁服此即古養老之燕而元冠而衣皮弁兼兩制而一之此其失也

鄭元說玉藻天子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聽朔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端當為冕字之譌也元衣而冕冕服

之下諸侯祭宗廟之服惟爵與天子同虞翻孔晁說國語大采朝日謂袞織也孫炎說元冕祭服之下祭羣小祀其祭先君亦裨冕矣以周案鄭以聽朔服決之故破端為冕諸侯自祭一以元冕亦猶君夫人皆命屈狄也若依孫虞說端當作袞龍卷朱袞元袞卷以下卷者龍袞者衣左傳袞冕昭度火龍昭文亦別言之漢時卷袞同讀見王制注以此文上卷下袞為字之歧出遂改作端端卷亦音近字爾雅袞黻也黻章也詩錫諸侯曰元袞爵歌孔子曰袞衣章甫皆章服之通稱猶冕之稱裨也裨冕自卷以下元袞自毳以下八命之公以鷩冕從王祭先王先公自祭其祖下一等用毳冕

六命之孤卿以毳冕從王祭先王先公自祭下一等用希冕四命之大夫以希冕從王祭先王先公自祭下一等用元冕侯伯視卿子男視大夫故曰祭先君亦裨冕侯國三命之上大夫以元冕從公祭先君自祭下一等用爵弁故襍記曰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孤如上大夫故鄭注有孤爵弁之說再命之下大夫以爵弁從公祭先君自祭下一等用朝服故少牢禮主人朝服士如下大夫故襍記曰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

孔安國說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朝服皮弁服熊安生說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也以周案論語吉月謂月朔皮弁告朔服與朝服異玉藻云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孔注非曾子問鄭注云朝服為事故也孔疏謂臨朝聽事之服是熊說亦非

論語端章甫鄭元云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也皇侃說周諸侯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日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故也孔穎逹邢昺等說王制注云元衣纁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此朝服素裳得謂之元端若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

襍裳天子諸侯朱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為朝服也以周案端為冕服弁服朝服元端之通偁論語端章甫端謂朝服也章甫卽委貌特殷周异名爾其服曰端委亦曰委端端章甫卽端委端委卽朝服諸侯朝服兼用元端者皇侃說是襍記公襲元端一朝服一明朝服不得兼元端孔疏申鄭于義為曲

韋昭云晉侯端委以入舊說衣元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以周案冕服曰端冕朝服曰端委端為冕服朝服之總偁委者委貌也端委猶曰端章甫舊說誤韋氏據詩韎韐有

爽鄭箋為說其服爵弁服亦非凡弁服侈袂無端偁
孔穎達賈公彥說君朝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家私朝
朝元端夕深衣大夫士朝于君朝皆朝服夕士元端大
夫當亦朝服也聶崇義說元端大夫以上朝夕服之惟
士夕服之秦蕙田云如聶所云大夫以上燕居朝夕服
元端既與玉藻夕深衣之文違牾又云惟士夕服之則
士朝所服者又何衣金鶚云士夕于君宜朝服大夫士
私朝亦宜朝服玉藻朝元端夕深衣為諸侯燕居之服
以周案內則子事父母端韠紳則元端自天子至士皆
昬服之但天子燕居朝夕元端諸侯以下朝元端夕深
衣金說近是

禮家舊說天子夕元端諸侯夕深衣陸佃說天子夕亦
深衣以周案玉藻于天子但曰元端而居于諸侯則曰
夕深衣可知天子夕服不服深衣也玉藻元端而居注
云天子服元端燕居也則天子朝夕皆元端陸說非

禮家舊說諸侯視朔皮弁服卒朔乃易朝服以朝王肅
說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以周案王肅改
竄家語以此為孔子語欺人

皇侃說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朝服以祭熊安生說
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
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
夫與諸侯同亦爵弁祭元冠齊以周案天子朝服用皮
弁皇說天子大夫朝服以祭謂皮弁服也孔氏王制疏
謂天子大夫用朝服朝服則皮弁從皇說郊特牲玉藻
疏謂天子大夫自祭亦爵弁又從熊說兩疏違异今從
賈疏天子大夫元冕以祭皇熊兩說皆非

記襍記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
冠而祭于己鄭元云弁爵弁也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
孤爾以周案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據下大夫立文也
上大夫自服爵弁不必孤為爾爵弁侈袂云主婦禓侈
袂明主人有弁而祭者其文互見也

鄭元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
齊冠也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异冠鄭志趙商
問云以襍記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
于公冠而祭于己是為三命以下齊祭异冠何但四命
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于已祭不可通之鄭荅云齊祭
异冠謂齊時一冠祭時又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
而祭于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异孔穎達云如
鄭此言四命齊祭异冠謂自祭也若助祭于君則齊祭
同冠若然則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

云王齊服服袞冕則士之齊服服元端不服爵弁者熊氏云若士助王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覲齊服則服元端義或然也以周案士齊服元冠元端祭服元冠朝服异其服不异其冠者齊用元冠自諸侯下逮也旅賁氏注士之齊服服元端本屬通禮疏家欲回護玉藻注反以旅賁氏注為疑遂生曲說任氏弁服釋例以爵弁為士助祭齊服沿注疏之誤記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此為上下通禮諸侯以下用元冠見玉藻天子用元冕見郊特牲爵弁未聞

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元說士之齊服陳祥

道說司服所言文承上諸侯孤卿大夫非特士之齊服也特天子齊用冕爾或說齊服元端取幽陰之義自天子下逮以周案元端以齊不専主士文王世子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元而養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諸服之以元冠者惟元端及朝服諸侯齊服元端朝服雖難決言而孤卿大夫士必以元端可知也郊特牲云元冕齊戒以天子言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袞冕孔氏玉藻疏云天子元冕祭則元冠齊希冕祭則元冕齊以此埀之竊以為未然諸侯以下皆以元冠天子亦一以元冕而已似無袞鷩毳希之埀

鄭元云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亏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因元端敖繼公說皆兼主人說士祭亦朝服金榜云祭時服元端者惟尸祝佐食三人主人與賓及兄弟之等咸服朝服經言冠端元謂朝服非元端也士冠禮筮日筮賓朝服則此筮日筮尸用朝服可知襍記祥主人之除也亏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則饋食用朝服可知凡祭主人與賓兄弟同服謂賓兄弟服朝服主人獨服元端非其實也元端者齊服也士入廟之服不服以祭以周案朝服亦偁端筮日主人冠端元端謂朝服夙興主人服如初如筮日之

朝服也祭卑尊亏主人安有賓及兄弟朝服而主人反服元端從金說右各服通說

許愼云衽衣裣也褳裣緣也裣交衽也鄭元云衽所以掩裳際也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㠯合甫後以周案衽名本不一其承領之衽與承衣之衽解者尤多混幪許君以裣之承領者為本字與鄭注异段注說文强以鄭義解許書非觀說文褳裣緣自見段氏解裣緣亦據承領之裣言而謂上下裣字是掩裳際者自相違异其注交衽云當甫後幅相交之處尤謬喪服衽二尺有五寸鄭注以為承衣之衽所以掩裳際家南山公

謂是承領之袷據許君義又檢禮舊圖凡服皆直領對
袷而注家言領曰交領衽曰交衽其袷內外相交午盬
鐵論曰及其後絲表枲裏直領無褘漢廣川王傳注晉
灼曰今之婦人直領方言袒飾謂之直衿注謂婦人初
嫁所著上衣直領說文褕翟羽飾衣一曰直裾謂之襜
褕急就篇襜褕袷複褶袴褌注襜褕直裾襌衣也史記
武安侯傳衣襜褕入宮不敬注非正朝服若婦人服然
則直領之制漢初以為婦人服男子禮服皆施旁襟故
見有服直領對襟之衣當時非之竊謂古人裼衣蓋亦
用對襟若上服皆左右交襟喪服記袂長六寸疏謂綴

于外襟之上夫既有外襟必有內襟則袂必非對襟矣
士喪禮乃襲三稱注疏竝謂襟向左此謂上服也而有
向左之襟則上服必非對襟矣喪服之衽當依說文承
領之訓朝祭上服之領曰交領衽曰交衽謂其左右襟
相交午鄭注喪大記小斂大斂皆左衽云左衽衽向左
反生時是鄭亦以衽為衣襟矣然鄭注承衣之衽自有
所本漢江充傳曰充衣紗縠襌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湻
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陜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
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此即鄭注衽屬衣垂而
放之之說也但此為深衣之衽鄭乃以之說喪服似非

或以之說朝祭服要誤也至爵裳之衽縫之以合前後
此說無據裳前三幅後四幅著時先繫後四幅下齊八
尺身之兩旁已匝包矣後繫前三幅要包兩旁而後有
何裳際之不合而待別用一物以掩之乎深衣下齊一
丈四尺四寸亦無慮裳際不合　右衽

禮家說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分作兩片張惠言說凡裳
七幅合為一條前三幅在中後四幅分在兩旁以周案
凡裳二片先服後四幅再服前三幅裳際在兩旁前後
相掩若并作一條曰裳七幅可矣又何前三後四之可
言

鄭[元]云衣正色裳閒色謂冕服[元]上纁下皇侃云正謂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閒色綠紅碧紫
駵黃是也以周案凡禮服衣裳皆用正色三入曰纁非
閒色也詳後衣正色裳閒色指燕居之服言詩刺妾上僭
夫人失位曰綠衣黃裳謂黃宜為衣綠宜為裳此衣正
裳閒之說也孔疏序謂皇氏既遵鄭注乃時乖鄭義此
釋裳閒色曰綠紅碧紫駵黃不言纁蓋亦以鄭義為不
然而易之　右裳

禮家說衣順冠色帶同衣色屨象裳色韍色皆夾韠色
同裳金榜說屨同裳色是也以經記核之冕弁纁裳同

而韍之為韞為衣不同朝服緇裳同而韠之為緇為緇
不同元端元裳黃裳同而韠之為朱為緇為爵不同謂
韠象裳色是未審矣以周案冕服名韍弁冠名韠玉藻
韠君朱大夫緇士爵韋鄭注以為元端服而士禮元端
元裳黃裳襍裳可也韠有朱緇而無朱裳緇裳有元
黃而無元韠黃韠是裳與韠不同色者元端服也冕弁
纁裳纁衣色故大夫以上皆衣紱朝服緇裳故大夫以
上皆緇韠說文韐賤不辱與裳同據士言士賤故纁裳
以緇韍緇裳以緇韠元端服為服之下故裳韠亦异色
韠象裳色鄭許皆云然是師說相傳如此凡韠有與裳

异色者經卽別言以著之屨之不盡同裳色說詳下舊說衣順冠色故經或舉冠以明衣或舉衣以明冠不備言其色異者卽別言之如士冠禮爵弁純衣是也凡韠屨異色者當依此例通之
邢昺云致美乎黻冕鄭注云黻是祭服之衣冕其冠也
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
之黻其他謂之韠黻色皆衣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衣以周案蔽膝之黻以韍為正字亦作紱論語左傳之
黻冕以章服言爾雅衮黻也同章服終黻以繡兮裳曰
黻冕者下擧裳之卒章上擧其冠而中統之矣邢疏旣
引鄭注又以蔽膝解之誤朱子集注沿邢疏當以鄭為

正
异義云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以周案許說非鄭駁未
見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
之韠禮記注云韠上接革帶以繫之許以革帶卽大帶
故云大帶之飾說文云市韠也从巾象其連帶之形市
易作紱詩作芾記作韍左傳作黻白虎通又作紼
鄭元云韠制天子直四角直無圜殺公侯前後方殺四
角使之方變于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前
方後挫角圜其上角變于君也韠以下為前以上為後
士前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閒語也天子

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
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于革
帶孔穎達云去上下各五寸者卽襍記云韠會去上五
寸紕以爵韋不至下五寸也惟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
角使之方者旣殺而補之使方蓋四角之處別异之使
殊于餘邊也段玉裁云說文韐制如榼缺四角正謂如
公侯殺四角使之方也殺四角使之方者合上下成八
角之形方之言枫也正義非是張惠言云如疏說則襍
記為諸侯制也然韠之上領下純旁紕宜為通制疏以
為上下所殺之五寸非也若謂四角別异之則當然益

若冄後殺而方則上下同廣非韠制矣以此言之挫角者亦當角處別异之其別异惟在領與純故注云所殺者厺上下各五寸也以周案玉藻云圜殺直目韠制天子直諸侯殺大夫又圜之皆據其首言非其身有殺圜法也天子韠身又直直者非正方也諸侯則正方其身之上下凡上曰冄下曰後如笏諸侯冄屈後直大夫冄屈後屈是也鄭注顚倒言之非經例韠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身斜直而㝵上下方者上方以會下方以純會純所不至者其形方也大夫冄方後挫角亦謂下方之角又為純揜以避其君也襍記云會厺上五寸以為頸之長其頸五寸兼承上廣長為文亦非止言廣也會厺上五寸而頸肩之形畢見肩在頸下卽會厺上之處張臯文圖誤段說亟鑿詳見後圖說

毛詩傳云芾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鄭元云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周案芾總名也故韠可謂之芾玉藻一命縕韍韍卽韠非一命可服冕韍也詩朱芾斯皇謂韋弁之韠毛傳芾韠也說文市韠也皆韠有韍稱之證鄭注韠芾之分固是其釋玉藻以赤韍為元冕服縕韍為爵弁卽所謂韎韐亦是其下引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明再命以上服冕韍一命服弁韠也而疏家謂士一命服冕韍固謬謂大夫一命服冕韍亦未是

鄭駁异義云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以周案許說不見說文云韠韐也所以蔽冄以韋為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一命縕韠再命赤韠又云市韠也上古衣蔽冄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从巾象其連帶之形篆文韍从韋从犮又云袷士無市有袷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不㝵與裳同司農曰裳纁色韐或從韋許意三命以上稱市再命一命

稱韠不命之士賤以袷代市其制圜殺如榼缺其四角與韠略异市韠袷乃尊卑之別名非以服殊也今以禮文攷之冕服謂之韍爵弁韋弁謂之韎韐皮弁朝服謂之韠故鄭駁异義云然鄭禮注云古者先知蔽冄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冄也北堂書鈔引要義云太古之時知蔽冄未知蔽後至舜冕服始備而復制之二說亦微异

鄭元云詩韎韐有奭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韐祭服之韠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或說

韎韐有奭是韋弁戎服鄭注非以周案當從鄭箋白虎通義云世子未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世子始行也云士服爵弁服也士之命服爵弁此為鄭箋所本

鄭元云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此元端服之韠也凡韠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裳襍裳也陸佃云朱爵弁之韠素皮弁之韠爵元端之韠以周案爵弁為君大夫士之通服何得以當君朱金氏云凡服雖可兼用而必有其正冕弁冠尊卑之差等也冕服為天子諸侯之正皮弁朝服為大夫之

正元端服為士之正故以朱韠屬之君素韠屬之大夫爵韠屬之士其說較通　右韠韍

賈逵服虔說韎韋之跗注者袴屬亏足跗也鄭元說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亦為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以周案鄭說見孔賈二疏引襍問志據司服注引左傳裳亦以韎韋為之說自兩歧賈服說跗注是云袴非也韎韋卽韎韐古戎服不廢韍故詩言方叔將兵朱芾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其後以韍不便亏戰去之故詩又曰鞙鞙佩璲不以其長謂去其跗注之韋也郤至猶被古服故師中屬目焉

毛詩傳云鞙鞙佩璲鞙鞙玉兒璲瑞也鄭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為佩佩之鞙鞙然以周案鞙鞙璲兒說文無璲字毛詩讀為瑞司馬彪續漢志佩璲係注引徐廣曰今名璲為縌縌者古佩之璲綬也不以其長長卽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謂畱其佩之璲綬而去其跗注之韎韋不用也續漢志云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具韍非兵旗亏是解去韍佩畱其系璲以為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司馬所云葢本三家詩說實勝亏毛　右佩璲跗注

大戴記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襍之毛詩傳云襍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琚瑀所以納閒韓詩傳云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阮湛禮圖云凡玉佩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初學記引作博三寸太平御覽及聶氏禮圖竝云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初學記御覽竝同聶圖作二寸誤）衝牙蠙珠以納其閒衝牙長三寸（此句據聶圖補）上平為衡（御覽平作下誤）半璧為璜璜中橫以衝牙以蒼珠為琚魚豢魏略云有雙璜雙珩琚瑀衝牙玭珠為佩者乃漢明帝采古文始制也以周案衡與珩通說文珩佩上玉所以節行止也古者佩分左右上各一珩

下各一璜相準行步下則雙璜與衝牙成聲上則珩與珩成聲韓詩爲釆芑有瑲葱珩立訓故云葱珩不言雙毛傳云瑲珩聲卽謂雙珩之聲是詩禮兩家本同也或據韓傳以改大戴雙珩爲葱珩未是三命則葱衡也天子白珩諸侯有之僭也大戴記天子之珩不鼻爲葱珩明矣阮氏禮圖珩長五寸雙珩相去當亦寸許組設珩中兩組相去約六寸餘恐其兩組外楤不相觸而成聲故又于其閒設組交午爲之上耑亦貫于珩中下耑結于璜于其交午處貫以玭珠叜設一組下承以縣衝牙禮圖衝牙長三寸其距兩璜各寸餘使可相觸閒之言

中也兩旁組之中閒納以玭珠以拘捍珩之衺組故上兩珩鼻成聲下兩璜亦鼻成聲曰上有雙珩下有雙璜明其爲左右佩也曰納其閒明左右佩之相屬也或說左右佩各有雙珩雙璜或說佩止一珩珩有雙璜皆違古義又云琚瑀以䄠之中言䄠佩之制䄠佩不用玭珠取琚瑀以䄠其色故毛傳釋䄠佩言琚瑀不及玭珠韓傳釋葱珩言蠙珠又不及琚瑀阮湛禮圖卽本大戴爲說但書缺有閒爾自蔡邕月令章句不達厥指以大戴文先記衝牙玭珠後記琚瑀爲文有傎倒而乙之曰琚瑀以䄠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閒一似琚瑀非納閒之物

與毛傳違陳氏詩疏據大戴申毛詩又謂月令章句卽大戴保傅篇文今本脅亂叜爲失察陳氏又謂一佩有雙珩雙珩之組與中組合結于環其說尤非環形圓中孔亦圜三組竝納必幷合一處不能平列如畫孔穎達云凡佩玉必上繫于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冓後以縣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賈公彥云上有葱玉爲横梁下以組懸于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于衡之中央于末著衝牙使冓後觸璜故曰衝牙案毛詩傳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于懸衝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琚瑀之內角衺

繫衝之兩頭組末繫于璜蠙珠納其閒者組繩有五皆穿蚌珠于其閒故也以周案孔疏亦據單珩爲言與賈疏同但佩有雙珩不獨大戴文爲然新書禮篇月令章句三禮舊圖魚豢魏略皆云雙珩顏注漢書五行志李注文選恩[元]賦亦同聶氏禮圖據疏家言環下單珩未足據也玭珠衝牙以納其閒則玭珠惟中組有之孔疏謂兩旁之組穿以蠙珠賈疏謂珩下五組皆穿以珠尤謬

盧辯云總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三禮舊圖以蒼珠爲琚顏延之纂要云琚瑀所以納閒在玉之閒今

白珠也以周案據說文琚為玉瑀為石玉石相襍故曰襍佩據盧注是其色赤白相閒也或云大戴玭珠魚豢魏略作琨珠說文琨石之美者繫傳引穆天子傳注琨似珠也大戴之玭珠係琨珠之譌韓詩之蠙珠又涉玭珠而改毛詩之琚瑀卽琨珠韓詩之琨珠卽琚瑀此從盧注而變其說者終與大戴之文難通今不取

陳啟源云朱子集傳錢氏詩詁皆祖賈說但朱以琚瑀皆佩名琚在旁組之中瑀在中組之中錢以琚為佩名瑀乃石之可為琚者非佩名也又惟中組之中有琚瑀旁組之中不別繫玉二說各异源案中組有琚瑀為拘

捍兩衮組之用不應旁組亦置之故賈疏言琚瑀所置在衡牙組之中央不言兩璜之組中有繫玉據此知詩詁之說良是以周案毛傳琚瑀所以納閒與大戴玭珠衡牙以納其閒文同則琚瑀亦貫于中組明矣集傳謂琚在旁組之中陳氏詩疏并謂琚瑀在上珩下璜之閒俱未可信錢說亦謬以瑀石為琚佩于文當云瑀琚

鄭元云衡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孔穎達云所觸之玉其形如牙故曰衝牙皇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以衝牙為二物鄭何昇云然以周案皇說與鄭意合衝牙者謂衝璜也衝以中之本玉昇名牙以兩旁之璜昇名非謂衝牙二物也盧注大戴云衝在中牙在旁是皇說所本說詳陳氏詩疏

韋昭云珩形似磬以周案珩之言衡衡之言平以長方玉為之阮氏禮圖云上平曰衡是已有何磬之可取

司馬彪續漢志云孝明皇帝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以周案雙瑀當作雙珩珩以白玉為之卽所謂白珩也志記佩玉不應舉瑀而遺珩合雙珩為一佩故曰大佩

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士佩瓀玟玉而縕組綬毛詩傳云士佩瓀珉玉而青組綬鄭元云綬者所以

貫佩玉相承受也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縕赤黃色一說純素絲以周案珩璜衝牙為佩之名白玉山元水蒼瓀玟為玉之質天子珩璜衝牙皆以白玉為之公侯以下又以山元水蒼瓀玟為之非珩璜衝牙之外又有此種玉也三命大夫葱衡卽水蒼玉二命一命幽衡用瓀玟之黝者　右佩玉

鄭元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謂大帶也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為之如今衣帶為之下天子也大夫素帶辟垂亦如之士練帶率下辟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幧頭為之辟讀如裨冕之

禕謂以緇朱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禕其紐及末士禕其末而已襍帶襍猶飾也即上之禕也君禕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禕垂外以元內以黅黅黃色也士禕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綼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禕之士雖綼帶禕亦用箴功凡帶不禕下士也陳祥道云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下而已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率而已無刺繡之功也古者于物言黅則五色備矣于文言凡則眾禮該

衣服二　四十二

矣鄭氏以黅為黃以凡帶為有司之帶以率為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為禕以二寸為士帶廣以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禪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言以周案陳氏議鄭皆不足據惟釋凡帶有率無箴功可以正鄭之失合帛率積皆有箴功云無箴功以黹繡言云凡帶統天子以下鄭讀辟為禕與下襍帶相合陳說帶用辟積于文無徵士惟禪故有率合帛則不用率襍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謂襲尸之大帶故諸侯大夫亦率不謂生時大帶有率也若生時大帶據玉藻君大夫止二采士止一采陳說天子至士皆有率有合帛亦誤記于大夫言帶廣四寸明其上同而下有別故于士帶又曰二寸也于士言紳三尺亦明其上同而下有別故于有司又曰二尺有五寸也鄭說二寸為士帶廣又何可議陳以二寸為辟積數亦非

孔穎達云率者縫旁邊張惠言云唯禕用箴功則綼不縫明矣注云綼積者謂織帶時以兩條繩置其邊而織之故被率為綼以如禕綼也

孔穎達云大夫禕其紐及末謂禕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禕其末謂禕其一條下垂者賈公彥云大夫不禕其繞要者直禕垂之三尺屈而垂者士禕其末繞三尺

衣服二　四十三

所垂者不禕張惠言云孔以為一條下垂者是謂帶之下端而已然襍帶注云內外皆緇若惟下端不㝵云內外賈以為禕末繞則從其末而繞出兩旁然天子以至大夫皆言上下內外無兩端之文則兩端葢不禕士禕末者應是垂之半以下耳

陳祥道云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許慎服虔杜預皆以鞶為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為盛帨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皆以厲為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為如裂誤也以周案陳氏此說似有據矣而亦非也易鞶

帶虞注左傳鞶厲賈服杜注及許君說文竝曰鞶大帶也鄭君注內則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曰垂帶而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其注易箋詩悉同此說鄭意大帶天子諸侯大夫皆用素士用練皆不用革故不訓鞶為大帶厲與裂聲最近烈山氏亦曰厲山氏故訓鞶厲為鞶裂凡大帶用帛以束衣革帶用韋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鞶字從革決非大帶注家誤以革帶為大帶故遂以大帶釋鞶此皆義之短亏鄭者不尋據此以難鄭

孔穎達云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上帶為革帶以周案襍記申加大帶亏上注申重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據此則大帶在革帶之上也孔疏亏此亦云亏革帶之上重加大帶左傳疏以革帶為上帶與記疏自違戾

孔穎達云并紐約用組并並也並天子以下至弟子以周案并合也紐以合帶謂之并紐并紐連文下文亦云童子錦紳并紐可證約謂約帶并紐所以約帶使不槭鄭注下三寸云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可證并紐句約句用組三寸句鄭注云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亦并紐連讀之證疏讀未是 右帶

鄭元云屨人掌王后之服屨屨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禪下曰屨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為下緣元謂凡屨舄皆象其裳之色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惟祭服有舄元舄為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絇繶純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絇襍互言之明舄屨衆多反復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元舄之飾青絇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絇謂之拘著舄屨頭以為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惟服冕衣翟著舄耳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賈公彥云白舄配韋弁皮弁黑舄配冠弁服冕服有六其裳同故以一舄配之后翟三等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三翟三等之舄配之元舄配褘衣則青舄配揄翟赤舄配闕翟可知或云如注疏言屨人職文太不完不如順文次之王赤舄赤繶后黑舄黃繶其絇皆青以周案冠弁素裳素韠宜用白舄與韋弁皮弁同凡曰弁皆白舄天子舄有三

等亦爲以配冕白爲以配弁黑爲以配冠大夫以下則用屨天子爵弁纁裳白爲韋弁韎裳白爲諸侯元端朱裳大夫元端素裳士元端元裳黃裳雜裳而一用黑屨鄭注謂屨象裳色亦不可泥絇繶純皆一色凡爲用繢次赤黑白青元黃之對方凡屨用繡次黃白白黑黑青之比方此無見文亦注疏家以意言之與爵弁纁屨用黑絇繶純例有不合尊祭服之說亦未敢信

皇侃孔穎達云綦屨繫也屨頭施繫以為行戒或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亏足也故鄭注士冠禮青絇云絇之言拘也賈公彥云繶在牙底相接之縫中絇在屨鼻純為緣口皆以絛為之綦當屬亏跟後以兩端向前與絇相連亏踵足之上合結之以周案士喪禮云綦結亏跗連絇則綦與絇別賈疏為長 右屨

受業江陰馮銘初校
子家棨復校

衣服通故三

禮書通故弟三

定海黃以周述

崔靈恩皇侃說先著明衣次中衣次裘次裼衣裼衣上加朝祭之服劉炫說中衣在裼衣上孔穎達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賈公彥云冬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衣以絺綌春秋衣袷褶其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以周案裘外有裼衣見玉藻文裼衣對襲衣言則其上又有襲衣矣崔皇賈疏近是喪大記疏云裼衣上朝服與賈疏同曲禮疏詩羔羊疏皆誤又羔羊疏云中衣在裼衣上玉藻疏又云裼衣在中衣之上彼此又違异服裘之時中衣在裘內崔皇說是不服裘時中衣上加上服莊子讓王篇子貢乘大馬中紺而素衣

鄭元云以帛裏布非禮也謂中外宜相稱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以周案崔皇說中衣在裘內劉說中衣在裘外孔疏從劉說任氏釋例從崔皇說其實鄭注中衣釋裏字謂裼衣非專謂長中之中衣也故云相稱玉藻本文以帛裏布承上淡衣為言以禮服推之首服冕為上弁次之冠為下冕

服絲衣裹衣用帛冠服麻衣裹衣用布韍弁皮弁次亏
冕其衣仍用絲冠弁近亏冠其衣則用麻鄭注以皮弁
服為麻衣箋詩以錦衣狐裘為皮弁服注論語以素衣
麑裘為皮弁服錦衣絲衣也素衣亦絲衣也上衣布是
以帛裏布矣其注玉藻錦衣以裼之云非諸侯則不用
錦衣為裼其諸侯以上不嫌以帛裏布與此彌縫之說
也崔皐等以玉藻注皮弁服裏衣布詩箋皮弁服裼錦
衣遂分中衣裼衣為二物任氏釋例謂中衣不尋以帛
裏布裼衣則否俗儒又謂錦衣是以錦為緣非通身用
錦緟褫紕繆

鄭元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
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
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
弁服與蔡德晉云衣錦絅衣乃婦人服亦非以裼裘也
鄭氏據之以證裼襲之制支離以周案鄭之引詩雖非
確證而言裼必有襲裘上有錦衣上衣二服自不可破
襲為充美亦與絅義合錦衣本禮服襯下羔裘緇衣狐
裘黃衣自知謂之裼者對襲言之通言之皆可謂之弁
服朝服凡弁服朝服必有一裼一襲裼襲具謂之一襲
襲本訓重衣漢書東平王傳注云衣單複具曰一襲是

也鄭云錦衣上衣皮弁服謂襲衣是裼襲同色同物不
過一見美一充美其制有异耳
郝敬云裘外裼衣即是朝祭服非裼衣之外又著朝祭
服裼衣之外又以衣掩襲是有事示變者萬斯大云玉
藻君在則裼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裼衣即朝服聘禮
既聘而享賓主必裼以將事則裼衣即禮服古人禮服
直領無衿裘上衣裼衣胸前裘色自然微露如袒經不
詳襲衣之制疑即淺衣也加淺衣則曰襲以周案疏家
說裼者免上衣見裼衣上衣即上服謂行禮時所服亏
外者如朝祭服是也郝萬諸儒則以裼衣為朝祭服說

不同今攷經記之言裼襲者皆指皮弁服以下不關冕
服冕服為章服非襲衣亦無裼名故禮經聘禮諸篇多
言裼襲覲禮冕服不言裼亦不言襲明堂位云冕而舞
大武裼而舞大夏冕裼對言尤為冕服不裼之顯證舊
說裼襲不分冕弁一誤以冕服為襲衣因謂弁服朝服
是襲不是裼二誤近陳碩甫以襲衣為充美遂謂冕服
章色在裳不在衣殊不知冕服無裼襲之文而弁服朝
服自指裼衣觀玉藻言君在則裼襲裘不入公門自明
但襲衣本象裼衣為之如狐裘錦衣裼其襲衣亦用素
錦為之羔裘緇衣裼其襲衣亦用緇布為之裼襲同色

同物故曰以帛裹布非禮也其謂之裼襲者裼亙領對衿見裘襲方領曲袷揜裘玉藻所謂裼見美襲充美是也且襲衣以揜裘衽亦長大裼衣之衽則短于裘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横長衽衽裼之可也言鹿裘之衽横長于練衣其練衣之衽如裼故曰裼之可也則裼衣之衽短于裘可知亦短于襲可知玉藻言深衣之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鄭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蓋其蹙也襲衣如長中決非深衣深衣不可加朝祭服且其褎亦短于裘孔子褻裘短右袂亦不過短之使與外衣之衽齊以便于作事而已自裼制不明而諸義皆晦

鄭元云君在則裼盡飾也臣于君所萬斯大云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裼衣即朝服矣任大椿云玉藻羔裘緇衣是朝服之裼衣詩緇衣之宜兮是朝服以周案玉藻麛裘絞衣以裼之羔裘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注竝引論語文以證論語緇衣羔裘爲朝服是裼衣即朝服也而謂之裼衣者對襲衣言之也君在則裼即玉藻羔裘緇衣以裼也亦即論語緇衣羔裘也亦即詩之緇衣也如謂裼衣不得謂朝服有上衣乃偁朝服則朝服而朝是以襲裘入公門矣君在則裼與襲裘不入公門文正相對鄭彼注云衣裘必當裼任說沿疏家之誤萬說是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裼是敬故君在則裼玉藻云禮不盛服不充充謂襲禮盛者服上服不崇曲敬故大裘襲尸襲執圭襲聘禮注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

蔡德晉云郊萬說裘外之裼衣即禮服此說自不易然裼衣既爲禮服必當著于外豈可復加他服以揜之以周案裼衣即是禮服故緇衣羔裘可以不襲而朝其或襲之者爲盛禮也玉藻云禮不盛服不充鄭注云大事不崇曲敬是以非盛禮而襲謂之不敬故曰襲裘不入公門又曰無事則裼弗敢充也非敬事而裼謂之不恭故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

萬斯大云玉藻于裼曰裘之裼裼在裘外也于襲曰服之襲襲在服外也蔡德晉云裼言裘襲言服互見耳萬說誤見美充美以羔裘麛裘之類言若緇衣素衣之屬何足言美孔疏皆以爲裼衣之美亦誤以周案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言裘之美服之襲也充美也言衣之美詩言緇衣之宜兮緇衣之好兮亦安得云不美

蔡德晉云古人裘上加正服正服有裼有襲以其裼而露裘謂之裼衣亦曰裼裘以其襲而揜裘謂之襲衣亦

曰襲裘其實裘外止一正服安得或歧而為二或歧而為三以周案孔疏裘外有三服固不足信鄭注謂裘外有裼襲二衣是也裼衣在裘之外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襲衣又在裼衣之外故玉藻曰服之襲也二服分別甚明凡服襲衣者可以裼為內本有裼衣也服裼衣者無上服不可為襲故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乃趨而出襲裘而入二服之分別亦甚明如蔡氏說裼襲止是一服裼襲之分止在袂之捲與不捲則子游欲襲裘一下其袂斯可矣何必趨而出耶表記裼襲不相因鄭注本明或者據此謂襲時內無裼衣故曰不相因誤

江永云古人有袒袂之禮行禮時開出上服袂衿袒出左袂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扱卽插字吉禮亦當以左袂插諸袂衿之右也蔡德晉云如舊說當裼時去襲衣當襲時復加襲衣不思聘禮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裼降立授受須臾不下堂不入次易服于何所乎射喪諸禮言袒襲者皆忽袒忽襲豈尊于行禮之所忽而脫衣忽而著衣乎以周案袒裼之裼為袒袂裼襲之裼為不加上衣鄭注云凡襲于隱者裼免上衣見裼衣是鄭意裼襲各有一衣而袒裼之裼但偏免左袂自見裼衣無待易服凡裼襲不相因以變為文袒

亦然故聘禮主裼執圭則襲射禮主襲取弓矢則袒然執圭之襲取弓矢之袒皆在將事之先其襲而裼袒而襲皆在事終喪禮亦然初非一事之中忽裼忽襲也卽如聘圭一事賓于啟櫝時襲出乃裼公于當楣拜後襲俟賓出乃裼此非尋常授受何云須臾亦何嫌裼襲之數大射禮袒襲皆在堂下次中故鄭云凡襲于隱者士喪禮主人袒于戶內襲于東序喪禮遷于事向襲于東序則吉禮可知故鄭云公襲序坫閒裼亦當然何云無所後人不考禮經本文遂疑一事之中反復易服難以為禮惑矣右裼襲

蔡德晉云袒者捲起衣袂而露其臂也裼者兩袂微捲起以露裘之美襲則下其所捲之袂而已裼專以袂言檀弓曰袪裼之可也言鹿裘外之服微捲起以露鹿裘袂口萬充宗謂喪中之袒捲起衣袂而露其臂襲則掩之愚謂凡袒裼皆然不止喪中之袒而已士虞禮言鉤袒敖君善謂外捲其袂以出臂此正袒之法亦卽是裼之法以周案萬氏說喪中袒裼之法本難依據蔡氏據其說又以之為吉禮之裼襲法是萬氏所不敢自信者蔡氏毅然信之也裼不僅以袂見曰袪裼之明裼之一端也袒不僅以袂見曰鉤袒明袒之別變也如蔡氏說

此爲袒裼之正法則記曰橫長袪裼之可矣何必重言袪士虞禮曰佐食袒取黍稷可矣何必別言鉤樂記曰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文謂縧縟如蔡氏說裼襲節略極矣何文之有　又案衣身爲縱衣袂爲橫橫長對縱廣言鄭注云橫廣之又長之誤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裼非居喪之服王懷祖云袪裼之裼當讀爲緆緆緣也謂緣其袪其說甚當即以如字解之亦謂練後鹿裘之袪略以裼衣之裘法製之故曰袪裼之明非即裼衣也孔疏謂練後裘上可加裼衣吳氏纂言云練前裘雖有裼但裼衣之正身而不至褏練後橫長袪則裼衣掩至袂口皆誤蔡氏據此以爲裼是捲褏之證更誤

凡裼不必襲有事則襲之凡襲則必裼既裼亦終襲之

凡袒則必襲既袒亦終襲之士虞禮佐食鉤袒取黍稷此本异亐主人故袒法亦殊袒者袒其上衣而出其左褏鉤袒則但鉤起其褏上至臂而已袒不可常故經文上言袒下必言襲鉤袒則既取即不復鉤其褏自下故特著其文曰鉤而事畢亦不復言襲則鉤袒爲袒之別變非正袒法明矣

蔡德晉云在衣曰袒在裘曰裼故裼有袒義袒有惟捲正服之褏而露其裏衣者鄉射禮記所謂袒纁襦袒朱襦也有并捲裏衣之褏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裼則惟捲正服之褏以露其裘而已以周案袒而見裼衣謂之裼裼而見袒飾謂之袒袒飾者所謂袒朱襦袒纁襦是也廣雅云袒飾袤明袍長襦也方言云袒飾謂之直衿見裼曰裼玉藻文可據見襦曰袒鄉射記文可證或裼而裼或襦而袒當時自有定制如必裘而言裼則聘禮之裼豈必專在春冬必衣而言袒則鄉大射有袒無裼豈必定在秋夏且以袒裼爲捲褏與同器僵者不袒左傳袒而示之背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皆不可通又鄉大射之袒多肉袒如蔡說肉袒捲其上服并及裏衣而露其臂則褏必臃腫無以爲射矣而近人信之者又亐蔡氏所不敢傅會亦穿鑿以言之可歎也

鄭元云袒者左免衣賈公彥云袒左褏以周案袒與裼散文通故注家多以袒釋裼對文言之裼襲之裼謂裼衣袒裼之裼謂扱其前衿而見其裼衣袒謂免其左衣而出其袒飾肉袒則并露其臂也同器親始死扱上衽其法近裼士喪禮主人飯含左袒扱諸面之右是免其左衣袒之正法也射禮言袒皆連決遂爲文其襲也則皆先說決遂大射儀公將射袒朱襦卒袒贊設拾鄭注云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韝襦上則射之袒有拾而公之

拾設亏襦上是亦免其左衣矣凡設拾皆在臂鄭注云
遂射鞲也以韋為之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
蔽膚斂衣也蔽膚以肉袒言斂衣以袒襦言則肉袒并
露其臂也
鄭元云凡袒裼者左蔡德晉云袒有左右禮事則左袒
刑人則右袒裼則左右皆裼故大射儀士喪禮皆言左
袒覲禮侯氏待辠言右肉袒而聘禮裼襲不言左右也
以周案凡禮吉凶多相變如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
吉拜尚左手凶拜尚右手之類多以相變為禮士喪禮
言左袒恐人亦疑其變亏吉也故特箸之大射禮無左

袒文凡吉禮袒不言左與裼同何㝵以禮無左裼之文
遂謂左右皆裼
鄭元云袒而有衣曰裼賈公彥云裼者袒衿歬上服見
裼衣孔穎達云去體上外服見在內裼衣曰裼呂大臨
云袒謂之裼不袒謂之襲萬斯大云去襲衣曰裼加襲
衣曰襲以周案賈疏鄭是孔萬說非凡衣先襯身單衫
次以襦檀弓疏聘禮疏次以中衣次以裘次以裼次以襲羔羊疏引
崔玉藻疏引皇袒其襲衣而見裼謂之袒裼并袒其裼衣而見
裘謂之袒裘左傳文非禮法并袒其中衣而見襦謂之袒襦射法
有之并袒其襦及裹衣而見肉謂之肉袒凡禮事曰袒者
皆左非全去其衣故袒與羸异右袒裼
鄭元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
則謂之中衣以周案此分別長中深衣三者之制也三
者皆用十五升布連衣裳為之中衣之所以异長衣深
衣者長衣深衣衣在外中衣衣在內而長衣之所以异
深衣者長衣純以素深衣純以采也聘禮注又分別深
衣之异亏長衣中衣云長衣中衣繼皆揜尺深衣則純
袂寸半此說未是不及深衣目錄之語為當
鄭元云玉藻深衣三袪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
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萬斯大云袪上下本二尺

二寸袪口上半不縫者一尺二寸下半縫者一尺經文
袪尺二寸據上半不縫者也袪之一面二尺二寸圍之
㝵四尺四寸矣以周案鄭必據袪圍以度要圍者以要
廣七尺二寸據要圍言則經文要廣三袪亦必據袪圍
明矣萬說深衣之袂正方不殺與袂圜應規之文相妨
鄭元云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袂屬幅亏衣詘而至肘
當臂中為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歬尺二寸
肘或為腕孔穎達云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為二尺
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從
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㝵反屈及肘者

以袂屬亏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各尺一寸也從
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屬袂亏衣
又二尺一寸半故反屈其袂㝵及亏肘也任大椿云據
疏是深衣之袂削幅矣注明云袂屬幅亏衣凡屬幅者
其邊幅不㫄殺儀禮喪服記云袂屬幅注云屬猶連也
連幅謂不削賈疏云凡用布為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
一寸為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
為袂士喪禮袂屬幅注及疏並同深衣注既云袂屬幅
亏衣則袂全二尺二寸加緣寸半為二尺三寸半也孔
云二尺一寸半葢未會注中屬幅二字爾袂幅接衣幅

處正當肘注謂肘冄一尺二寸者袂長二尺三寸半從
袂幅一尺二寸反詘之餘袂止有一尺一寸半經云反
屈之及肘乃僅及肘冄旨如疏所云反詘之必不及肘
矣以周案袂用全幅任申鄭是說苑云衽襟則肘見納
屨則踵決襟衣冄幅也衽其襟則肘見為衣幅覆盡肘
也敖氏謂裳六幅衣亦六幅衣身兩幅兩袂各二幅亦
與反詘及肘之文違

鄭元云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服虔云方
領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孔穎達云鄭以
漢時領皆向下交衺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
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以周案袷以領之交會言故
左傳謂之襘襘字從會袷字從合會合一義鄭注深衣
云袷交領是專釋袷之本名其下又舉古者方領乃釋
記之曲袷是則交領者袷也曲其袷者方領也司馬書
儀乃以交領當方領謬矣鄭注玉藻以記文言袷不言
曲乃參深衣曲袷如矩之文而注曰曲領古者於矩之
折處皆謂之曲故玉藻折旋中矩注云曲行宜方是則
曲領者曲袷也曲其袷者卽所以為方也司馬氏乃以
直領當方領又謬矣漢之交領皆向下交衺孔疏所言
是漢時小兒衣於頸下別施衿漢廣川王傳服注所說

是鄭注云古者方領明其制已不行亏漢也又云如今
小兒衣領亏無可形況中舉其略近似者言之也漢小
兒衣為卻襲設可別施之古之方領自亏頸下方折之
如矩非別一物也司馬氏乃謂頸下別施一衿映所交
領㪅謬矣矩為方之器其形厂袷之曲處如厂形故曰
如矩其如矩之應方亏頸下曲處見之故服虔漢書音
義云頸下施衿領正方記亦謂之抱方是其方不在頸
上可知也葢人頸圓不能施方卽方其領亦必隨頸而
圜張皋文乃謂繞頸之領方折如◇尤謬之謬矣直領
無衿交領方領皆有衿但交領之衿其上銳角故領㝵

斜直而下方領之衿其上正方故領咠曲如矩以應方
交領斜直而下斷無方形其在交會之上亦斜角非正
方江愼修任幼植申司馬氏說乃謂交會處自方亦不
知何所指矣
劉熙云直領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交領
就形名之也曲領所（今本誤在字又衍內字）以禁中衣（今本中上脫禁字誤與衣字合幷化襟）領（句絶畢失所校皆非今依急就篇注正）上横壅頸其狀曲也
晉灼云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黼黻文王
莽傳曰有人著赤繢方領方領上服以周案劉意交領
卽直領但婦人之直領謂之襘褕與交領本異晉氏混

而合之似非而劉氏亏交領後別言曲領晉氏亏直領
後別言方領則曲領之非交領方領之非直領本文言
之甚明司馬氏書儀引漢書注以直領當方領固誤謂
交領之會處自方亦自古無是說也劉氏說交領曲領
均本師說交領謂領之邪直而交下卽鄭注所謂袷也
曲領所以禁中衣領卽服注所謂卻襲衣其云上横壅
頸其狀曲也卽服注所謂頸下施衿領正方也今本釋
名亏曲領注外誤不可讀今據急就篇顏注正之但顏
注雖用釋名而亦有誤其云曲領者所以禁中衣之領
是也又云恐其上壅頸又誤讀其文矣釋名上文釋領

云領頸也以壅頸也茲釋曲領曰上横壅頸上横釋曲
壅頸釋領
江永云深衣之領自左而掩亏右前襟亦自左掩右右
襟有表有裏則前後當有五幅如後世之袍制而家禮
謂衣前後四幅如今之直領衫恐誤家禮圖亦是兩襟
相掩既相掩則領不直而衣不止四幅豈朱子未定之
說乎又云每幅屬裳三幅亦沿舊說之譌前後四幅每
幅屬裳二幅以周案江說是巳但深衣前後當有六幅
内外皆有襟任氏釋例云江氏著別裁外襟法其制但
有向右之外襟無向左之内襟一邊相覆與交襟字義

未合且襟以承領若但有向右之外襟則領亦但向一
邊與交領之義亦未合
鄭元云制十有二幅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殺敖繼
公云十二幅謂衣六幅裳六幅金鶚云衣四幅裳八幅
以周案當從鄭制裁製也裁裳之法孔疏所言甚當但
非鄭意爾
鄭元云縫齊倍要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
寸孔穎達云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
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陜頭廣
六寸此寬頭向下陜頭向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

為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為一丈四尺四寸江永云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衺裁裳用布六幅裁為十二幅其當裳之前後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為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為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當倍于要又以布二幅衺裁為四幅陝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為縫陝頭成角寬頭得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于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于裳之

兩旁別名為衽深衣裳裁縫之法如此玩下文鄭注可見衽當旁疏及續衽鉤邊之紛拏皆由六幅皆交解之說誤之以周案古人制衣多用全幅不輕裁裂斷未有强裁之而又縫合之者也深衣之裳裂一幅為二片勢有不得不裁非本可不裁而强裁之以求十二月之應也鄭注制十有二幅云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此明所以裂幅之故孔疏六幅交解本鄭此注江說不足據也但鄭云裳六幅幅分之是十二幅皆謂之裳也何以又謂之衽疏謂裳之前後左右皆有衽名亟謬縫齊倍要縫宜讀如逢掖之逢逢大也如注言縫字可媘

鄭元云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皇侃云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陝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陝頭在上云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為小要兩旁皆有此衽熊安生云或殺而下謂朝祭之服亙孔穎達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朝祭之衽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謂深衣之衽深衣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為衽何以知之深衣上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江永云衽者衺

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不名衽惟當旁而衺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當中則前襟而後裾是也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其惟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小要者棺上合縫之木亦名為衽見喪大記注以周案釋衽名義江說最合其說裁衽之法仍沿舊誤深衣有四衽其裁衽之法與朝祭喪服同故欲明深衣之衽必以喪服注通之彼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張皋文云布長三尺五寸上正一尺旁入六寸衺向下一尺五寸此喪服之衽制也深衣之裁衣衽

亦用此法交互相裁與裳幅衺對相裁异故鄭注特云裳幅所交裂以別之江氏誤會鄭意遂謂裳之中幅正裁與制十二幅鄭注實違以鄭注推之裁裳之法用布四幅幅廣二尺二寸每幅衺對裁之分為二幅闊頭尺三寸向下陝頭九寸向上各邊去一寸為縫則上廣各七寸八幅計五尺六寸下廣各尺一寸八幅計八尺八寸裁衽之法用布二幅每幅交互裁之上下各正一尺從旁裁入六寸分為二衽旁入六寸向上每邊去一寸為縫則上廣各四寸四衽尋尺六寸其正一尺除旁入六寸為曲裾餘一尺六寸向下每邊去一寸為縫則下

廣一尺四寸四衽尋五尺六寸裳上廣五尺六寸衽上廣尺六寸是謂要中七尺二寸裳下廣八尺八寸衽下廣五尺六寸是謂縫齊丈四尺四寸鄭君之意葢如此深衣四衽合之如小要形故小要亦名衽孔疏謂深衣獨尋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此說甚是但不當以衣上屬幅裳下屬幅為言耳皇氏于十二幅之外又設兩衽兩衽不成小要之形故以喪服相對言之其說殊謬鄭元云續衽鉤邊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烏（一作烏）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孔穎達云裳之前後左右皆有衽名今云衽當旁

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异江永云續衽謂裳之左旁縫合其衽也鉤邊謂裳之右旁別用一幅布衺裁之綴于右後裾之上使鉤而前也鄭氏特引孝經援神契烏喙必鉤之鉤讀如之明其為鉤曲之義使非別綴一幅曲而前不得謂之鉤也以周禮續衽鉤邊無左右旁之可分孔江二說皆非鄭意深衣之裳必用衽者所以連屬其前後裳也衽即掩裳之物謂別有一幅布以掩之經注皆無此文鄭注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通明裳必用衽之義本非專指左旁亦

非謂縫合之也漢之曲裾後邪交輸其狀如燕尾見漢江充傳及如注深衣之衽如曲裾狀正幅一尺下旁入六寸對裁之賈景伯謂之衣圭以其連裳際兩相鉤合故謂之鉤邊鉤讀如援神契烏喙必鉤之鉤謂如烏喙下揜于內上鉤于外也鄭意喪服之衽如燕尾之兩開深衣之衽如烏喙之鉤合衽當旁旁各二衽一鉤于裳內一鉤于裳外使前後裳際屬連不殊葢左右衽皆不縫合服時紐其鉤處自然相揜非有別一幅布以掩之亦非右旁為然也玉藻疏謂曲裾宜兩旁有是已此疏甚謬續衽鉤邊本非二事孔疏誤分之裳與衽本為二

物孔疏誤合之江氏知其誤合之非而不知誤分之失故所申鄭說多非鄭意

江永云其縫之以合前後者惟左旁為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鄭亦略言之曰以周案鄭注何略之有江氏誤信孔疏自生支節爾

江永云裳十二幅象十二月又有鉤邊其象閏與以周案江說杜撰

江永云孔氏玉藻疏謂曲裾兩邊宜有似唐時朝服有兩曲裾然以經文繹之一邊既續衽則曲裾宜施于右以周案衣必左右相稱何得邊有邊無

江永云續衽鉤邊朱子前後有三說謂別布一幅裁之如鉤綴于裳之右旁此家禮之說也謂左邊既合縫了再覆縫以合縫為續衽覆縫為鉤邊此衣圖之說也謂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鉤邊此蔡氏所聞之說也三說皆似未確以周案蔡氏所聞為朱子最後定論其說云左右交鉤即為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于裳旁朱子此解甚確

朱右云衽二幅說文衽衣衿注交衽為衿爾雅衣衽為衿通作襟正義云深衣外衿之邊有緣則深衣有衽明矣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闊內連衣為六幅下

屬于裳裳十二幅用布六幅衺裁上廣六寸下廣尺有二寸鉤邊過謂邊縫衽邊衺幅既無旁屬別裁直布而鉤之續之衽下若今之貼邊經曰續衽鉤邊正以鉤邊續于衽也以周案王浚川黃梨洲深衣說與朱伯賢同其所异者浚川云貼邊而但鉤結裳七幅不用交解裁法每幅三辟積梨洲云續衽者衣裳相連屬之如小要鉤邊謂縫合其前後也家南山說衽制亦本朱伯賢而謂深衣無裳度身自肩至踝壘作身材四幅要下四旁又有裾衽諸說皆未敢信而謂深衣有內外衿自是不刊之論

金鶚云別以布一幅交裂為二下廣一尺六寸而上銳屬于兩旁是為衽乃于此或縫之或結之使前後相連故曰續衽然齊不可平必弧曲而上故曰鉤邊既衣之而衽下邪與中幅齊平則下齊如權衡矣以周案金氏此說亦未細思凡裁裳陜頭鄉上闊頭向下其齊自成弧曲衣之自如衡平如又從而弧曲之衣時齊必不平矣

如淳云江充曲裾後邪交輸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邪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云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掛全幅繒角割名曰

交輸裁也以周案如蘇之言與鄭注异其說本之賈景伯深衣裳十二幅本無衽名衽當旁者謂當腋下兩旁凡士深衣以居江充傳曰充召見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云充以所常被服見是衣深衣也方言云禪衣古謂之深衣是其證深衣之衽當掖下兩旁其燕尾交輸裁故曰曲裾垂之衣後故曰後垂此卽深衣之續衽鉤邊續衽者續于衣下之衽所以別旁衿之名也鉤邊者鉤裳旁後之邊曲而向旁故謂之曲裾狀如刀圭故賈景伯謂之衣圭亦作袿方言曰袿謂之裾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

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文選傳毅舞賦蓼裾飛髾而襳纖羅上林賦飛纖垂髾注家以為纖袿飾髾燕尾皆漢曲裾之制卽深衣之衽也鄭注喪服衽二尺有五寸云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與此如蘇之說正同上正一尺故云上掛全幅繒中交互裁之雖分之如燕尾而無銳角故云角割深衣本有四衽二衽屬于衣之兩相所謂交衿是也二衽屬于掖下兩旁所謂曲裾後垂交輸是也鄭注誤以當旁之衽為屬于裳遂以屬衣兩相之衽施之裳際于是喪服衽二尺有五寸之屬于衣之兩相者反為所奪而四寸之衰不能廣衰當心矣但

鄭注相傳已久故上詳申其義于此又別言之以待後人論定　又案裳之旁殺者曰襟本無衽名爾雅裳削幅謂之襟郭注削殺其幅深衣之裳是也鄭分裳之左右旁幅以為衽本失經意而孔沖遠楊信齋輩因謂裳之左右十二幅皆有衽名又失鄭意人展兩足六尺士中武不及三尺以三尺之步服丈四尺四寸之齊其旁後裳際亦不至不相揜鄭注謂衽以屬連旁後裳本無不揜之說後人要欲以別一幅布揜之鄭亦豈有是意孔疏云今時朱衣朝服從漢明帝所為顏師古江充傳注亦云禪衣若今之朝服漢輿服志曰深衣制有袍隨

時五色袍禪衣皂緣領袖中衣為朝服云禪衣卽古深衣漢時以古深衣制為朝服而深衣別制袍亦謂之大袂禪衣自漢以後又以絳紗袍皂紗袍為朝服而以襴衫當深衣此後世之沿革也　又案今袍制下齊之圍亦大于要大率要中居下齊十七分之十一不加至一倍為今人服袍中有替衫不嫌開胯故下齊不倍于要中已可容舉足而行若古者深衣深嫌裳際開而見胯故必須倍于要中深衣正義謂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是也或者據今袍制疑注疏倍要之說而別為之解可以知其謬矣人當舉足而行之時下齊成橢圓形以算

術推之㝵旃後長徑六尺六寸有奇以人武三尺減之
餘三尺六寸有奇旃後裳際亦何至亏不合說者謂裳
內尙須別施一衽以鉤其際亦可知其謬矣　又案深
衣裳以左右為短徑旃後為長徑乃以要中七尺二寸
為左右短徑之橢圓周林晉霞嘗為予推算用四率比
例㝵旃後長徑四尺五寸有奇然以算理論之橢長徑
與圓徑同其橢周必小亏圓周反之則橢周與圓周同
其長徑必大亏圓徑林生推㝵四率之數乃大圓徑非
橢長徑也曹友白謂宜以董氏橢圓求周術反求之是
有短徑有周求長徑當以半橢周自乘為弦冪以半小

圓周（即短徑之半周）自乘為句冪二冪相減為股冪乃以小圓
徑自之為句冪與股冪相加為弦冪開方㝵長徑六尺
六寸有奇茲用曹生說
孔穎達云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謂當臂之處袂中高
下宐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
容運肘也袪尺二寸謂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黃
宗羲云袼當掖之縫也從此而圓之為袂從此而削之
為要故須量度肘之出入以為高下衣長二尺二寸袂
屬之亦如其長既從掖下裁之至要其廣止一尺二寸
又從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運肘而後以

漸還之至亏袂末仍㝵二尺二寸玉藻言袪尺二寸乃
袂口之不縫者非謂袂末止尺二寸也如是則左右袂
相合斯成規矣朱子云袂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
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因孔氏而失之以周案鄭注袼
衣袂當掖之縫也袼為袂之掖縫孔疏以袂中當之非
袼屬袂言黃氏兼衣言之遂謂圓殺其袂并破衣幅一
尺亦非袂中二尺二寸以漸殺去其袼一尺俾可運肘
鄭注肘尺二寸是也又以漸殺去其袪一尺俾可兩手
相併鄭注袪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是也（喪服注）
袼之高下與袪相等皆須裁削成之故商度其高下如

舊說袼與衣齊定亏二尺二寸又何煩記之亏經也李
氏儀禮集釋說褏衣云袂中二尺二寸自掖下微圜裁
之至袂口兩俠止尺二寸深衣曰袂圜以應規是也李
氏說褏衣誤說深衣是鄭注袂圜以應規云謂胡下也
胡為牛頷下垂之名袂之圓如其形故古人亦謂之胡
釋名云褠禪衣之無胡者也言褎夾直形如溝也禪衣
卽古深衣褠為深衣之直褎而無胡則深衣有胡其褎
圜而不直可知矣袂中二尺二寸袼與袪皆圜裁之止
尺二寸故曰袂圜以應規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言一舉
手卽有圜象也如黃氏說必兩手相合乃成規象則記

文宜曰立拱手以為容矣
鄭元云長中繼揜尺謂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黃宗羲云繼為紕之誤言袂之長中紕揜臂之尺若長衣中衣之制豈宜渾入深衣以周案玉藻此文與深衣同袂可以回肘言其廣即深衣篇袼之高下可以運肘也長中紕揜尺言其長即深衣篇袂之長短反紕之及肘也二篇記袂廣長文皆相連義亦相近黃說甚是
張惠言云江說衣身長約四尺四寸中屈則無闕中之八寸而別安曲袷非古法也又深衣之帶當無骨者則

較端衣為近下深衣既無帶下則衣宜稍長今以二尺二寸又去縫一寸則二尺一寸之衣帶下亏裳矣今以為衣宜連帶下之長以布七尺二寸中屈之闕中八寸前後各三尺二寸以周案帶施亏衣經云當無骨者是可為衣之準也經不記衣身長短者視乎其人張說闕中不足據說詳器服
張惠言云江氏之說以衣二尺二寸與袂方也竊謂深衣無取乎方衣身二幅當減之為三尺六寸人張兩手為尋八尺以三尺六寸加兩袂四尺四寸則八尺肘以前尺二寸應注文矣以周案張說杜撰衣身全幅凡衣皆然
林昌彝云深衣在吉凶之閒以吉服推之元端有二尺二寸之袂又有侈袂以凶服推之褎服有二尺二寸之袂又有侈袂然則深衣有二尺二寸之袂其亦有侈袂可知深衣惟士大夫侈袂孔子衣逢掖之衣即深衣之侈袂者孔叢子云子高衣長裾振褎褎見平原君亦即侈袂深衣蓋法祖服也以周案鄭注逢掖之衣云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漢輿服志曰深衣制有袍孔子衣逢掖之衣逢掖其褎合而逢大之近今袍者也袍禪衣然則禪衣即

袍逢掖之衣其褎更大亏後世之袍與鄭注云大夫以上侈袂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孔子少居魯不應服大夫以上服逢掖之衣蓋褎衣也禮深衣冠元冠三國志魏紀注引魏書云楊彪著布禪衣皮弁以見深衣冠皮弁不古　右深衣
鄭元云士冠禮兄弟畢袗元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韠古文袗為均也敖繼公云袗讀袗絺綌之袗被服之別稱畢袗元者謂盡服元端也以周案鄭從古文均故訓袗為同字亦作袀同元謂衣與裳連皆黑色故婦人之服亦名袗元袗元不言端明非元端也元端衣

屬幅別施裳袗元者衣與裳連皆黑色裧又不方盝元
色淡衣是也士昏禮主人之從者畢元端女從者畢袗
元分別言之明是二服敖氏訓袗為被古無是詁以元
端當袗元叚謬元端服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襍裳
以袗元為端衣豈冠者之兄弟皆上士乎一說周禮司
几筵設紛純先鄭云純讀為均服之均純緣也均純音
近禮經袗古文為均均袗字通畢袗元袗當訓緣謂褖
衣也鄭注士喪禮褖衣云黑衣赤緣之謂之褖褖之言
緣也是其證
賈逵韋昭杜預云均服振振均同也戎事上下同服服

衣服三　三十六

虔云袀服黑服也段玉裁云文選注引說文袀元服也
服注同許一說李善引說文亦是誤本說文釋袀字當
云戎服也玉篇衣部曰袀戎服也廣韻十八諄同可證
葢說文袀字刓袗字之旁袀袗形近轉寫脫去戎服之
訓而誤合袗下之元服為一與鼎部鼏鼏二字相似以
周案服注非戎事韋弁服不用黑
爾雅云衣眥謂之襟衱謂之裾說文云裣交衽也裾衣
袌也方言云襟謂之交袿謂之裾釋名云襟禁也交于
前所以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踞
也以周案說文眥目匡也衣眥謂領襟亦作衿詩毛傳

曰靑衿靑領也方言襟謂之交交謂交領與爾雅合說
文裣交衽衽衣裣裣與襟微有別襟專指領言裣謂承
領之衽自襟裣二字混而衣眥之義不明說文裾衣袌
也袌褢也玉篇裾衣袌袌衣前襟也衣前襟即衣前衽
衽之可扱者謂之衱扱其衽而可以褢袌物謂之裾衱
之言扱裾之言居也衣眥謂之襟以交領言衱謂之裾
以前衽言方言袿謂之裾袿即賈逵所謂衣圭鄭注所
謂衽之屬衣衆而放之者也釋名裾在後常見踞即本
方言與爾雅衱謂之裾實別自注爾雅者引用方言釋
名之義而衱之義亦不明或說衱謂之裾衱即袷字裾

衣服三　三十七

即襟二句異名同物叚謬
孔安國云論語寢衣今之被也鄭元云今小臥被許慎
云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王引之云寢衣褻裘之衣也
謂寢室所著之衣猶言褻衣褻衣亘身體中也謂頸以
下股以上易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則舉
中而言矣渙六三渙其躬荀注曰體中曰躬以周案舊
注寢衣訓被被者寢時之衣也王氏以為褻裘之衣非
先君子云寢衣謂寢時之衣長一身有半長及厀也人
之股半亏身寢衣所覆及厀冬藉以溫當暑以蔽形言
必有者承上言冬夏之服也　又案古之所謂被與衾

有別被卽寢衣說文有明證若被卽是衾衾固人人有之矣何云必有若謂衾人所同一身又半夫子所獨亦當云寢衣必長一身有半今經云必有寢衣與必朝服而朝必有明衣句法相同是皆古制之善者當時廢而不用也自寢衣之制廢而被之名亦失今則幷衾之名反為被所奪矣程子以此節為錯簡朱子從之以為齊時之衾有異其實齊自有明衣而其衾則葛生詩傳所謂齊則角枕錦衾是也

孔安國云論語縕袍縕枲著也鄭[元]云縕絮也以周案繭著絮袍著麻義當從孔玉藻云纊為繭縕為袍襌為絅帛為褶鄭注云繭袍衣有著之異名絅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著鄭云褶曰有裏以明無裏為絅也云絅曰有衣裳亦以明繭袍無裳也釋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與鄭注合喪大記云袍必有表不襌謂之一稱鄭注謂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袍既有表雖敝何見子路袍見其敝其無表與莊子云曾子縕袍無表捉衿而肘見

鄭[元]云內子褖衣始為命婦見加賜之服也諸侯褖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服也褖猶進也以周

案褖大也褖衣者大褏深衣所謂逢掖之衣是也諸侯燕居以深衣為上服玉藻曰朝[元]端夕深衣內子褖衣亦燕居之上服也深衣連衣裳與婦服同故褖衣得男女同名

鄭[元]云褖衣黑衣裳赤緣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也賈公彥云赤緣謂之褖爾雅文異文彼釋婦人褖衣注以證此褖衣雖不赤緣其名同故引為證也陳祥道云[元]端無緣褖衣有緣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曾子譏之曰不襲婦服蓋丈夫褖衣緣以赤婦人褖衣緣以纁古文褖為緣鄭氏亦曰褖之言緣而引爾雅赤緣之文以釋士之褖衣則褖衣未嘗無緣也特赤與纁之色異耳以周案陳駁賈疏甚明士之褖衣禮經所謂袗[元]是也袗古文作均周官司几筵設紛純先鄭云純讀為均服之均純緣也依先鄭義推之左傳之均服卽禮之袗[元]均亦作袀玉篇袀下云純也袗下云緣也緣今本誤絲袗[元]卽褖衣謂[元]衣裳之有緣者也士冠禮兄弟畢袗[元]卽士之褖衣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卽女子之褖衣也褖衣亦男女同名則其服亦衣裳連衣與裳連故色皆黑　右褖服

許愼云繪會五采繡也繢織餘也鄭[元]云凡畫者為繪

刺者爲繡以周案繪鄭訓畫古文家義許訓繡今文家義今從鄭繪繢二字別經注多通用其實書之作繪當依司服注引作繢繢者染絲織之也冕服之衣用織士不辱服冕故玉藻云士不衣織巾車之繢總玉藻之繢綏繢爲本字謂織襍采爲組也本或作繪訓畫於義爲短攷工記之繢人字當爲繪畫繢之事後素功卽論語繪事後素之義論語用本字記用叚俗字也

孔安國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齊服緅者三秊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鄭元云紺緅紫元之類也紅纁之類也元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飾謂純緣皇侃云孔以紺爲齊服盛色或可謂紺深亏元爲似齊服故不用也而禮家三秊練以縓爲深衣領緣不云用緅且檢攷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則緅非淺絳明矣故解者相承皆云孔此注誤江永云齊時服元冠元端而孔云齊服是誤以紺爲元矣練衣本以一染之縓爲緣而孔云練服是誤以縓爲緅矣紺緅皆赤黑之閒色不以者謂其非正色也飾不止領緣衣裳之邊皆有緣錢大昕云孔氏經文當是縓字爾雅一染謂之縓卽孔所謂一入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卽孔所云三秊練以飾衣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縓不作緅矣攷工記五入爲緅先鄭以論語爲證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緅與孔本异也自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緅字遂亂以周案孔注本後人僞託鄭注以染法言說自可通說詳下卷染類先君子論語後案云錢氏疑孔本緅作縓無證江氏以紺緅爲閒色不正亦非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其不以紺緅飾者非純繢純青純素之禮也

衣服三

鄭元云紅紫不以爲褻服紅紫草染褻服袍襗也王肅云褻私居非公會之服紅紫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以周案藻用朱綠鼓用赤縕綠縕皆閒色且用之亏禮服矣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據燕服言說詳冓必謂褻服不用閒色此王肅之陋說也論語後案云褻裏衣及袴之屬紅紫易污也詩秦風無衣箋疏以褻服爲襗袴字林褻衷衣也說文以衷爲裏褻衣釋名汗衣近身受污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褻衣受汗澤而紅紫又易受污故不以右色

衣服三

受業江陰章際治

子家璵仝校

衣服通故四　　禮書通故弟三

定海黃以周述

毛詩說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鄭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以周案鄭志云三翟之首服副鞠衣首服編展衣褖衣首服次其注追師副編次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之假紒服之以桑也次次弟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鬄服之以見王此以假紒專屬之編與毛傳副編髮為之說異其箋詩云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其意與注禮同不從毛傳廣雅云假結謂之鬠鬠與副同其義從毛釋名云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也亦言副貳也兼用眾物成其飾也眾物卽六珈之類其義從鄭毛傳衡笄本追師文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衡笄一物與毛傳同鄭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笄卷髮者鄭意衡與笄為二物與毛傳異副編之分當從鄭注衡笄一物毛傳為長弁師言玉瑱玉笄左傳言衡紞衡之卽笄甚明瑱縣以紞紞繫于笄笄以固冠既有笄不必復有衡金誠齋說

又案六珈之飾箋以為如今步搖上飾續漢志云皇后假髻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八爵（今本八誤一茲依御覽校宋禮志作八）雀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又云皇太后翦氂𨟍（字亦作蔮）簪珥簪以瑇瑁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凰爵叉（今本脫叉字茲依釋名補）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蔮髻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續志所述蓋本三家詩說故釋名釋其義云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簂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頍華勝華象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正等一大著之則勝也蔽髮前為飾也爵叉叉頭反上施爵也其云橫簪卽毛傳之衡笄

毛詩說被之僮僮被首飾也鄭箋云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記主婦髲鬄孔穎達云少牢文主婦被錫注云被錫讀為髲鬄古者或剔刑者賤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此言被與髲鬄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髲鬄同物而異名戴震云鄭注禮合次與髲鬄為一箋詩又合被與髲鬄為一恐未然也說文髲鬄二字轉注鬄又作髢髲被古字通用詩之被乃所謂髢不在副編次之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翟

衣之首服副笄六珈是矣以周案士昏禮女次女從者
被姆纚笄各有鬠被與次異被字通髲詩鬒髮如雲不
屑髢也髢卽髲鬄字從戴說
鄭[元]云追師追猶治也詩曰追琢其章王應麟云追以
纚佗髻如堆讀如毋追之追亦為首服之一　林昌彝云
追師非攻玉之官何以追琢為號蓋婦人首服加飾為
副為編為次不加飾則直是纚笄而為追據鄭注王后
之燕居亦纚笄總則王說為确蓋追師之命名以首服
之最下者猶弁師名官不以冕而衡笄二字亦是總括
四物猶弁師之五冕皆以玉笄也以周案林申王說可

通但經文為副編次追五字連讀追亦追師所為則追
當讀如女從者被之被被在副編次之下纚之上士昏
禮有明文特牲禮主婦纚笄少牢禮主婦被亦其鬠也
林氏申王直以纚當追仍未是
特牲禮主人冠端[元]主婦纚笄宵衣少牢禮主人朝服
主婦被錫衣侈袂鄭[元]云宵綺屬被錫讀為髲鬄此周
禮所謂次也金榜云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
衣緣衣素沙注云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
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鞠衣展衣者服編緣衣
者服次士昏禮壻爵弁纁裳女次純衣純衣卽緣衣由

是推之男子服冕者婦人首服編男子服爵弁者婦人
首服次少牢主人服[元]冠朝服而主婦或首服次蓋非
其鬠矣戴震曰詩之被不在副編次之數榜謂少牢主
婦被士昏禮女從者纚笄被卽詩所謂被詩言諸侯夫
人夙夜在公及還歸皆有被則大夫妻用被以祭宜也
凡被皆纚笄無被以周案金說未是以純衣
為緣衣尤誤純衣絲緣衣布
鄭[元]云鞠衣襢衣服編緣衣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
賓客佐后之禮自于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主婦
髲鬄衣侈袂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是也昏禮女

次純衣攝盛服亘主人爵弁以迎侈袂緣衣之袂凡諸
侯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以周案鄭志三翟首服
副鞠衣首服編展衣緣衣首服次展衣卽襢衣服次此
云襢衣服編與鄭志异鄭注追師云次服之以見王注
內司服云展衣以禮見王見王展衣首服次鄭志為長
后夫人緣衣宜服被不以次男子之服有冕服弁服朝
服之鬠婦人六服準此而判王后夫人以三狄配六冕
首服以副鞠衣為爵韠特服首服編展衣配二弁首服
次褖衣配朝服[元]端首服被孤卿以下之妻祇服鞠衣
展衣褖衣特牲禮之宵衣卽褖衣以褖衣纚笄逆推之

則鞠衣尖展衣被其首服遞降一等鄭所謂外內命婦
亏其家則降是也士昏禮女尖純衣女從者被尖純衣
卽展衣之以尖女從者被卽稼衣之以被直用后夫人
之下服不用展衣被稼衣纚笄之本制故鄭云攝盛服
自注義自精後人不知孤卿以下在家遞降說愈紛挐
不可理
毛詩說象服尊者所以為飾鄭箋云象服謂褕翟闕翟
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之屬孔穎達云下傳褕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
則非揥明以象骨飾服象骨飾服書傳之所未聞一說

象服卽吉笄象與稼通玉篇稼首飾也廣韻稼未笄冠
者之首飾也一說象服卽象揥佩猶服也謂著亏首以
周案象與稼通說文稼飾也漢書外戚傳稼飾將醫往
問疾師古曰稼飾盛飾也毛傳褕翟闕翟羽飾衣謂畫
翟羽以飾衣此云象服尊者所以為飾謂有褕闕之盛
飾傳箋義同陳碩甫云象服卽禕衣鄭司農注禕衣畫
衣說文禕衣畫袍明堂位祭統君卷冕夫人副禕祭義
君皮弁素積夫人副禕皆夫人有禕之證此說亦非侯
國夫人有副禕惟二王後及魯為然衞夫人不旵有此
毛詩說翟褕翟闕翟羽飾衣也鄭衆云禕衣畫衣也褕
翟闕翟畫羽飾器大記夫人以屈狄屈者音聲與闕相
似鄭元云狄當為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
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揺王后之
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亏衣以為文章禕衣畫翬
者褕翟畫揺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
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褕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
今世有圭衣者葢三翟之遺俗以周案禕褕揺屈狄皆
俗字翬褕闕翟為正字禕褕闕為三翟皆以雉為飾禕
畫翬褕畫揺皆刻繒而畫之闕刻而不畫說文釋名竝
從先鄭以禕衣為畫衣未是禮王后禕衣夫人褕翟衞

夫人不旵有禕衣故毛詩釋其之翟也秖舉褕闕翟云
羽飾衣者謂刻畫之也孫毓誤以羽飾衣為眞以翟羽
飾衣駁毛申鄭後之申毛者又引楚王翠被襄成君翠
衣以為證胥失之矣陳碩甫云毛傳羽飾衣羽卽翟飾
衣畫衣也鄭司農言畫羽飾與毛傳不异褕之言揄揄
猶揚也闕與屈有短義闕翟畫短羽褕翟則畫長羽與
此說亦未是褕闕有畫刻之分毛傳渾言之止旵曰羽
飾衣如皆用畫毛傳當云畫羽以為飾林藈溪云狄者
染夏之總名染人鄭注云染夏者染五色也謂之夏者
其色以夏狄為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

翟有搖則褘衣褕狄闕狄非刻畫翟雉乃染夏而成服色也此說亦非鄭說夏為染翟之總名不謂狄是染夏之總名經文不言夏何由知其染也　又案鄭注圭衣字本作袿袿有兩義一曰袿衣為婦人上服其制如袍一曰衣袿乃深衣中之一物前已詳之注引袿衣以況三翟明三翟皆袍制也襍記注云六服皆袍制不襌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謂袿卽袍之有緣而不襌者也廣雅云長襦袿衣長襦亦袍申鄭義者謂刻畫三翟如圭形固非或據深衣之衣袿以申袿衣亦未是

毛詩說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鄭衆云展衣白衣也器大記曰世婦以襢衣音聲襢與展相似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鄭元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賈疏鞠麴字通孔疏鞠為艸蘜案鞠蘜不得言塵賈疏為長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為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襍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器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眾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褘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元婦人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為裏使之㬎張孫疏說褘衣赤闕翟黑展衣赤段玉裁云毛許馬融皆云展丹縠衣葢舊說周禮鞠衣黃綠衣不改字綠素沙白則展衣為丹衣矣詩綠衣正義云此綠衣與內司服綠字同內司服掌王之六服五服不言色惟綠衣言色明其誤然則周禮經文作綠甚明故鄭定為字之誤若本是緣字當云聲誤以周案展衣之丹或白皆無明文然詩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說文瑳玉色鮮白似先鄭說為長展字亦作襢釋名襢衣襢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是則褘衣元褕翟青闕翟赤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六服備五色其裏一以素沙沙古紗字先鄭注素沙赤衣

赤衣乃裏字之誤衍賈疏以七服駁之非六服皆以素沙為裏素沙白縠非衣後鄭說是

鄭元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之服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又曰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褘衣金榜云玉藻王后褘衣夫人褕狄注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據夫人褕狄推之則九嬪屈狄世婦鞠衣女御展衣可知也器大記復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注謂子男夫人則侯伯夫人以褕狄者世

婦宜以鞠衣可知也周官追師為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明内命婦中不數九嬪玉藻惟世婦命亏奠繭其他皆從男子明内命婦數自世婦以下鞠衣黄桑服也月令季春薦鞠衣亏先帝為蠶求福及奠繭命世婦以其服世婦服鞠衣此其箸也内司服所辨外内命婦之服翣有褖衣為外命婦言之亘以周案内命婦服三夫人褕翟九嬪闕翟金說是也世婦本展衣鄭注是王后親蠶卜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世婦卒蠶獻繭乃命之以鞠衣故曰惟世婦命亏奠繭鄭注云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謂命以鞠衣也鄭注内司服云鞠衣黄桑服也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亏先帝告桑事謂將以命世婦也但玉藻云惟世婦命亏奠繭明它不命鄭注云世婦以下顯與記文違异鞠衣為世婦之奠繭者命服其本服展衣可知世婦展衣則女御褖衣可知如金說褖衣專為外命婦言之内命婦無褖衣誤矣鄭說外命婦服是云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翟在矦伯夫人下亦誤玉藻言夫人褕狄則三夫人褕狄可知也王制言三公一命衮本服驚冕其妻褕狄可知也

記明堂位祭統言夫人副禕襍記言夫人揄狄玉藻言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喪大記言夫人屈狄鄭元云喪大記公以衮夫人以屈狄互言亘上公以衮夫人禕衣矦伯以驚夫人揄狄子男以毳夫人乃用屈狄矣玉藻夫人揄狄三夫人亦矦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君女君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為鞠字之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褖衣者諸矦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矦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孔穎達云典命云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禕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又承闕狄之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孔廣森云婦人從夫之服位男子冕弁九等婦服亦九等司服惟見六服禮經所見尚有襢衣税衣錫衣宵衣鄭以襢展為一税褖為一近强合亘今壄交之禕衣視衮冕揄狄視驚冕闕狄視毳冕鞠衣視希冕襢衣視元冕税衣視韋弁展衣視皮弁錫衣視冠弁宵衣視元端以周案鄭注比傅經義尚未盡當夫人副禕惟魯為然非通制夫人揄狄為上公之制惟宋為然其餘平諸矦之夫人祗有闕狄亘玉藻云王后禕衣夫人揄

狄舉后夫人以別乎諸侯之服也夫人謂三夫人及上公之妻云君命闕狄舉侯國之君夫人以明乎諸侯之通制也君謂侯伯子男之國君以別下文之大夫士云再命鞠衣一命襢衣舉小國大夫士之妻以明凡為大夫士之通制也云惟世婦命于奠繭明鞠衣為世婦尊繭之加服大夫妻之本服實亦襢衣一服與乎諸侯之君夫人同也云其他則皆從男子明其夫為國君者服闕狄其夫為大夫者服襢衣其夫為士者服褖衣婦人之命服皆從君大夫士之名而別也三狄配六冕展衣郎襢配爵皮弁褖衣配朝服元端王祭六冕后以三狄配

之鄭注內司服云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狄是也褘衣配袞冕揄狄配鷩毳闕狄配希元上公自祭㫗服毳故夫人以揄狄侯伯自祭㫗服希子男自祭㫗服元故夫人並以闕狄鄭注以為上公夫人褘衣侯伯夫人揄狄姝失記意展衣配弁褖衣配朝服說詳下錫衣宵衣本條孔穎軒牽强坿會要不足信

毛詩說夫人嫁則錦衣加褧襢鄭元說褧禪也蓋以禪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純衣纁袡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尙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大著陳奐云葛覃傳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是副褘以下揄狄闕狄皆既之夫家之服箋謂嫁時翟衣誤一士妻純衣加景夫人錦衣加褧士妻就塗始加景則諸侯夫人褧衣亦就塗時所加可知士妻純衣立于房中之服則諸侯夫人錦衣亦非在塗之上服可知箋謂在塗衣錦誤二中庸之絅即褧褧以績緜所成故曰惡其文箸箋據玉藻絅為禪絅從糸訓為縠說文縠細絹也加細絹之衣不㫗為惡文箸誤三士妻攝盛用純衣且不敘服錦豈庶人反上僭侯國

夫人乎箋以錦褧為庶人嫁服誤四以周案士昏禮女立房中純衣見舅姑宵衣宵衣次于純衣嫁攝盛服見舅姑用正服也后夫人之嫁及見舅姑皆用正服其嫁服無可攝盛要亦副褘箋謂夫人嫁時翟衣以后副褘推之可知其云錦衣在塗服以褧衣推之可知且鄭說在塗錦衣又尙以褧本不謂錦衣為在塗之上服陳駁誤巳說文褧衣用緜不用縠衣錦非庶人禮此為鄭失夫人嫁時翟衣在塗又變服錦衣者古諸侯不內娶為塗遠也

鄭元云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袘謂緣袘之言施

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女次純衣纁袡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敖繼公說袡者裳邊亏衣而異其色之稱此緇衣而纁裳故曰纁袡婦人衣裳異色惟此時亘吳澄說袡裳下襈也婦人之蔽厀以周案凡服之連衣裳者不異其色婦人衣裳不殊所以明純一也豈亏嫁時反易其制乎當從鄭注經主人緇袘文在裳下故鄭云緣衣吳說本方言但方言之袡襦亦謂蔽厀之似襦而有緣者也

鄭元說士昏禮姆纚笄宵衣宵讀為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姆亦元衣以綃為領因以為名敖繼公云少牢禮主婦被褖衣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以是槩之則宵衣次亏褖衣矣亦用布為之但其所以異亏褖者則未之聞郝敬說宵衣黑色衣女子宵衣猶男子元端宵小也別采為夏全黑為宵猶俗謂青衣為小衣盛世佐說婦人褖衣當用布宵衣次亏褖衣其用布可知宵衣士妻之正服其上服褖衣純衣與褖衣制同而用絲乃嫁時盛服非常服也其所以異亏褖者宵衣之制其衷狹小非侈袂也以周案鄭意士昏禮姆纚笄宵衣女從者纚笄被纇黼纇黼卽黼領詩謂之襮說文襮黼領也宵之言綃故引魯詩朱綃為證以明叚借字也竊謂宵衣卽褖衣鄭注少牢衣侈袂云亦衣宵衣而侈其袂又注追師云侈袂褖衣之袂是鄭亦以宵衣為褖衣也婦人褖衣配男子朝服

鄭元云士婦被錫衣侈袂被錫讀為髲鬄大夫妻尊亦衣宵衣而侈其袂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敖繼公云被謂衣之也今文錫為緆緆當化緣緣褖通內司服曰褖衣素沙是也以周案上大夫冕而祭亏公自祭爵弁下大夫弁而祭亏公自祭朝

服凡冕服朝服皆端衣惟弁服侈袂主婦侈袂則主人爵弁可知也上云主人朝服據下大夫立文此云主婦侈袂容主人亦有弁而祭亏己者互文見義也錫衣卽展衣鄭注內司服云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是也婦人展衣配男子爵弁鄭注追師引此經云侈袂褖衣之袂此注云亦衣宵衣而侈其袂其說屢易無定見

鄭元說士昏禮女從者被纇黼纇禪也詩曰素衣朱襮爾雅曰黼領謂之襮周禮曰黑與白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翟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亏領上假盛飾耳公彥說郊特牲繡黼

丹朱中衣謂天子諸侯中衣有繡領上衣則無之今此婦人事婺飾故亏上衣有之中衣則無也陳祥道說說文裧縱也枲屬頯與裧縱通頯黼以枲為領而刺繡也敖繼公說頯黼者以黼為禪衣而被之亏元衣之上亦猶婦人之加景然盛世佐說頯禪也為無裏之領而刺黼亏其上蓋別以絲為之而加諸領上與以周案黼為黼領鄭注為㲨頯對上文綃言綃用綃頯用縱陳說為㲨據鄭注頯訓禪禪為細縠非無裏之謂盛說尤舛

鄭元云士昏禮婦乘姆加景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今文作憬賈公彥

云以禪縠為之熊朋來云景卽褧絅音訛也注謂行道禦塵則此當作褧絅褚寅亮云庶人妻用錦外加禪縠其名曰褧為文之太箸也士妻繒衣纁袡不為文箸故外加者為景轉取鮮明之義熊氏改景為褧絅不必以周案加景卽尙絅絅叚借字說文又引作縱肰其物謂之縱說文縱枲屬名其衣謂之褧說文褧縱衣也舉其義謂之景鄭注加以禦塵明景卽褧也又云令衣鮮明謂令中衣不染塵明褧有稱景之義熊不必破字褚說遂失陳用之以景為車衣叟謬

毛詩說蒙彼縐絺褻袢也絺之靡者為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鄭箋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一說展衣上加縐絺蒙之卽絏沙也婦人盛服以絏紗蒙亏外尙絅之意以周案從毛鄭如或說詩當云蒙以縐絺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亦謂絺綌外有表衣

毛詩傳云縞衣白色男服綦巾蒼色女服說文云綥帛蒼艾色也詩曰縞衣綥巾未嫁女所服鄭箋云綦綦文也縞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以周案許說從毛是

鄭元云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無帶下又無袵陳祥道云詩言婦人之采芣苢或袺袵或襭袵是婦人之服未嘗無袵也以周案婦人連衣裳裳亦別為之而連綴

亏衣非裳與衣同幅為之也俗儒據詩綠衣黃裳以為婦人亦殊裳殊謬陳云袺袵襭袵見爾雅但爾雅之袵以衿言注云無袵謂衣旁衩如燕尾者鄭固不謂婦人無衣衿也然衣旁之袵婦人似亦有之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衩者上廣下狹如刀圭此婦人有袵之證也

右婦人服

周官染人凡染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冬獻功鄭眾云夏大也秋乃大染鄭元云纁元天地之色以為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攷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元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

夏者其色以夏翟為飾禹貢曰羽畎夏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鷂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為淺深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以周案鄭意祭服元纁象天地之色宜用石染云鍾氏則染纁術也明染纁之以石也云染元史傳闕者謂其所用石未聞也草木染詳掌染草職

孔安國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一入曰緅鄭元云紺緅紫元之類也紅纁之類也元纁所以為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陳壽祺云染人掌染絲帛注云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是鄭意

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秫不用草木葢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朱秫染也以周案孔注之謬辨已詳前鄭注以染法言古染法一入草染二入木染三入石染而色始成帛之一染用草曰縓與韋之一染曰韎同爾雅曰一染謂之縓毛傳亦曰一入曰韎知其為一染一入者以其草染故也帛之二染用木曰赬毛詩作頳說文作䞓云赤色棠棗之汁或作赬是二入之赬用木染也三染用石曰纁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入曰纁朱石也鄭注染人引以為染帛之證是三入之纁用石染也三染色始成由是再入赤汁為大赤之朱用石染赤韍朱韍亦石染也若以三染之纁再入黑汁一染亦用草曰紫故鄭云紅紫草染紅卽縓也二染用木曰紺緅紺緅色相近故鄭云紺緅木染韋之為爵弁者如帛之緅見士冠禮注及鍾氏注說文緅作纔云帛雀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是紺緅色不相遠也三入用石曰元與纁相等纁元之用石染見染人注染至三入其草木石諸色乃齊故鄭云元纁所以為祭服等其類也等者齊也是則紺緅不以飾紅紫不為褻服者為紫紺緅未成元紅未成纁皆類之未齊者也凡飾盛于衣曰不以紺緅飾可以為衣也曰紅紫不以為褻服

其不為飾可知也何以知之紺緅五入色已近元故爵弁用以為色凡冠重于衣緅可為弁衣之不廢紺緅可知也古人染法次弟賅見于鄭注毛傳說文疏家未為深攷後人遂失其傳陳恭甫遂謂草木染不可施絲帛祭服必用石染則爵弁之緅韎韐之赤豈君子亦有所不用乎

許愼云紺帛深青揚赤色也劉熙云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賈公彥云纁入赤汁則為朱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為紺段玉裁云此今之天青亦謂之紅青以纁入深青乃為紺入黑乃為緅矣說文無緅字云纔帛雀頭色

也一曰微黑色如紺句纔淺也纔卽緅字以周案賈疏
固非段說亦未晷也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
三染謂之纁考工記鍾氏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
為緇則緅為赤黑色明矣鄭注士冠禮云爵弁其色赤
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是鄭亦以緅為赤黑色矣
鄭注論語云紺緅木染明其色相等說文紺深青揚赤
色淺青卽黑色赤黑之紫說文亦云帛青赤色矣緅說
文作纔云帛雀頭色與鄭士冠注合云微黑色如紺與
鄭論語注紺緅同木染不分兩等亦合
論語家說紅紫閒色私居褻服尚不用正服無所施江

永云不以紺緅飾亦謂非正色也金鶚云玉藻衣正色
裳閒色古人服飾閒色非不用也蓋五行相克閒色不
用其相生閒色惟用黑青赤黃貴其象天地也天色青
而兼黑象之以為服色則有綦有幽地色黃而兼赤象
之以為服色則有纁有緇有縓劉寶楠云鄭君以爵為
緅俗文爵弁用為冠服爵韠亦用爵為飾則紺緅絕非
閒色可知以周案凡禮服衣裳皆正色玉藻衣正色裳
閒色指燕居之服言說詳上且裳閒對衣正立文非閒色
都不用也藻以綠韍以緼爵弁以緅禮服且有用之何
況燕服閒色之相克者且有用之豈獨相生舊說固誤

金說亦非凡染至三入而色成一入縓再入赬白多赤
少為閒色三入曰纁巳與朱近鄭注朱四入非閒色也其由
纁而變入黑汁一入紫二入緅赤多黑少亦為閒色三
入曰元巳與緇近非閒色也禮服衣元裳纁皆正色鄭
注以纁為閒色未可據劉氏以緅非閒色亦非
毛詩傳云元黑而有赤也許慎鄭元皆同此說金鶚云
此說大謬元者天之色也周髀算經天青黑地黃赤元
衣黑而兼青纁裳黃而兼赤以周案以正色言天元而
地黃衣元象天其色黑而兼赤為古人染元以纁為質
也裳纁象地其色黃而兼赤為古人染纁以黃為質也

衣裳象天地而其色皆兼赤此周人尚赤之遵法然也
今則染元以青為質與周制異然不能據今以議古也
說文云絑純赤也纁淺絳也絳大赤也段玉裁云大赤
今俗所謂大紅也純赤今俗所謂朱紅也朱紅淡大紅
濃大紅如日出色朱紅如日中色日中貴日出故天子
朱芾諸侯赤芾以周案纁為淺絳則絳淡亏纁矣絳卽
赤也乾鑿度云天子朱芾諸侯赤芾詩斯干箋謂芾者
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赤者黃朱也黃朱非純赤純赤
則為朱矣許意如此段說殊曲但許分絑纁絳為三色
義與鄭異鄭意亦為黃朱卽所謂纁也士冠禮注云纁

裳淺絳裳也對朱為淡絳言之毛傳朱淡絳也故下又申言之
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其
四入與段注說文輒引鄭申許亏其異同之意亦未審
許慎云縓帛赤黃色也紅帛赤白色也鄭元云縓今紅
也以周案紅與縓渾言通析言別紅以白為質而一入
亏赤汁故其色赤白縓以黃為質而亦一入亏赤汁故
其色赤黃三入曰纁其色猶赤而微黃也鄭注士冠禮
以韎韐為緼韍注玉藻緼赤黃之閒色緼卽縓之俗韎
為韋之一入縓為帛之一入其色皆赤黃許鄭同義
毛詩傳云韎韐者茅蒐染韋一入曰韎韐所以代韠也

衣服四 主

鄭箋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祭服之韠合韋
為之王引之云毛傳原文本作韎染韋也今本誤衍韐
毛以染韋一入之色為韎而不以茅蒐為韎鄭以韎為
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為韎而不以一入為韎此其异
也晉語韋昭注曰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為
韎茅蒐染也三君皆從毛以周案毛傳云韎韐者總述
經文也茅蒐染韋一入曰韎連讀今本韋下衍也字一
下脫入字餘字不誤鄭箋依段氏校孔疏申傳箋甚誤
凡染一入草染再入木染韎韐茅蒐染故毛傳知其為
一入金誠齋改為再入曰韎大謬

鄭元云士冠禮爵弁服韎韐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
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
韐韍之制似韠胡培翬云此韍也而名韎韐者韎言其
色韐以言質鄭此注云韎韐緼韍也玉藻注云緼赤黃
之閒色所謂韎也是鄭以此經韎與玉藻緼同為赤黃
色名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爾雅一染謂之縓
說文縓帛赤黃色韎與縓皆一入為赤黃色而染韋則
曰韎染帛則曰縓因事异名也蒨是茅蒐之別名鄭意
以韎名取亏蒨非以韎韐名取亏蒨蒨㪅名韎不㪅名
韎韐賈此疏出注云韍之制似韠孔氏詩疏引此注云

衣服四 圭

今齊人名蒨為韎韐皆誤或疑蒨不㪅名韎韐遂謂韐
字衍文亦非經言韐不言韍鄭不㪅單言韍之制故曰
韐韍之制似韠
鄭駁异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閒言韎聲如茅蒐字當作
韎陳留人謂之蒨以周案許說不見蓋同毛傳國語韋
昭注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之成韎蒨亦作茜右染色
國語云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韋昭云祭
服元衣纁裳列士之妻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孔
穎達云大夫助祭服元冕受之亏君大宗伯再命受服
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朝服元冠緇衣素裳韋

昭祭服作元冕之服非也以周案聶說是如孔疏祭服
卽朝服矣孔氏意大夫助祭冕服士助祭爵弁皆受于
公家其妻不自織不知所謂再命受服者非公家制成
祭服而授之也古受服法獻繭收稅之後受其餘絲以
織祭服見月令及典絲注疏 右成服

受業江陰沙從心 孫 次甲 仝校

丹陽洪竹亭繕刻

卜筮通故

禮書通故弟四

定海黃以周述

杜子春云大卜掌三兆之法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
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鄭元云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
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原原田也
賈公彥云象似玉瓦原之璺罅謂破而不相離也或解
以為玉瓦原之色趙商問此井問下文杜子春何由知
之鄭荅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
已近師皆以為夏殷周如是玉兆為夏瓦兆為殷可知
以周案三兆之名失傳已久近惠半農以玉兆為天龜
瓦兆為地龜原兆以人參天地說甚支離

鄭元云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
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
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元地龜
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
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
後西龜北龜長左右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卻西
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杜子春讀果為贏以周案爾
雅釋六龜繹作謝釋文云眾家本作射皆音近通用字
果釋文云眾家本作裹蓋取斂藏之意杜讀為贏賈疏

云此龜冄甲長後甲短露出邊爲贏露郝蘭臯云㚒在冄故曰裹露在後故曰贏贏與裸同靁佀不類若佀不若靁類聲近古字通用不發聲助語左傳竊其寶龜僂句僂猶傴僂之僂句猶倨句之句蓋卽天龜之俯者也杜注方之大蔡無據樂記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青緣卽東龜黑緣卽北龜公羊傳云龜靑純何注龜甲頿也千歲之龜青頿陳氏禮書云六龜之色蓋亦視其頿而已

白虎通義云禮三正記曰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耦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

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陳祥道云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記曰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祭蓍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逸禮又言大夫龜六寸誤以周案說文䶅龜甲邊也天子巨䶅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與三正記文合漢食貨志云元龜巨冄長尺有二寸公九寸侯七寸子五寸志意伯同侯男同子五等諸侯各以埶降與三正記異陳氏禮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說本繆襲皇覽所引逸禮見初學記論語包注國君之守龜長尺有二寸其說並非漢志孟康注云冄龜甲邊也巨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則尺二寸之龜言其廣不言其脩公羊傳云龜青純純卽緣樂記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緣卽龜甲之䶅龜以兩䶅相此盈尺者爲寶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謂盈尺之龜也又云家不寶龜謂不敢藏盈尺之龜非大夫無卜龜也古筮人卜人有專官大夫以下多請公臣爲之春秋傳鄭駟乞請龜以卜龜謂守龜與欲室文伯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同韋昭云守龜卜人大夫無卜人非無卜龜也士喪禮卜葬日襍記大夫卜宅與葬日大夫士明有卜龜（鄭注禮器云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百家不寶龜以貨言亦是一說）

又案爾雅十龜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以氣

言（攝謂攝氣郭注未是）四曰寶龜五曰文龜以形言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以產言龜長盈尺謂之寶龜諸侯用一尺龜故曰以龜爲寶天子龜長尺二寸大亏諸侯故曰遺我大寶龜大夫八寸士六寸皆不盈尺故曰家不寶龜陳說殊謬胡氏釋官沿其譌鄭眾云佀龜謂鑿龜令可爇也鄭元云眂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佀龜謂以火灼之以佀其兆也以周案兩鄭注異賈疏謂鑿卽灼非也佀龜卽詩之契龜杜子春注菙氏云契謂契龜之鑿也引詩以證先鄭注本此史記龜策傳有

鑽龜事又云卜先以造（徐廣音竈）灼鑽鑽卽鑿謂鑽鑿其高處令可灼也鑿灼二事故曰令後鄭意契卽楚焞作龜謂作兆作猶灼也（士喪禮注）與先鄭異

杜子春云菙氏共燋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也契謂契龜之鑿也詩曰爰契我龜鄭〔元〕云士喪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以周案杜注二說細目燋未詳或云其讀同焦不當從火後說燋謂灼龜之木卽以楚焞當之後鄭引士喪禮楚焞置于燋以破之明楚焞與燋爲二物是也杜注又訓契爲契龜之鑿其意鑿

卜筮　四

龜在歬契龜在後與先鄭意微有不同詩爰契我龜毛傳云契開也契龜謂開龜之鑿字又作栔玉篇云栔開也漢書敘傳注引詩作挈乃栔之譌也後鄭以禮經陳龜有燋楚焞而無契周官有燋契而無楚焞是楚焞卽契契所以灼龜者也故箋詩易毛傳而曰契灼我龜注周禮易杜先鄭注而曰楚焞卽契所用灼龜又以古法相傳有鑽龜事故注士喪禮有楚焞所以鑽灼龜之文然與鑽鑿之義自異也燋謂炬炬說文作苣云束葦燒之也束而燒之所以存其火故曰其存火燒而存之以待然契故下文龡其焌契注曰以契柱燋火而龡之也燋火存而不焚故然契須柱而龡之段氏漢讀考改爲其然火大失鄭意以經考之後鄭謂楚焞卽契確不可易但鑽龜自是古法依杜注推之禮之作龜卽詩契龜契龜謂開龜之所鑿所謂兆也鑽龜自在殺龜之時無與于卜但卜之灼龜自鑽鑿處始耳（鑽龜在殺時灼龜自鑽始並見龜策傳）先鄭竟以鑽龜當作龜與經文多違戾下云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卜師云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契龜作龜在燋灼後如先鄭說作龜令可灼先後傎倒矣

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于日焌讀爲英俊之俊書

卜筮　五

亦或爲俊許愼云焌然火也周禮曰遂籥其焌焌火在歬以焞焯龜鄭〔元〕云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龡之也以周案杜意龡其俊爇之火以契龜之鑿也契訓開俊爇之火自謂楚焞楚言其材也焞言其明也契言其用也焌言其火之俊爇者也故卜師曰揚火以作龜說文有焌字不從杜注鄭訓爲柱又別一義柱而龡之明燋爲存火而不爇者也少儀曰執燭抱燋燭爇火燋存火而不爇者義亦同

賈公彥云卜人抱龜燋謂從塾上抱鄉國外待也先奠龜于席上乃復奠燋在龜北敖繼公云燋先謂執燋者

先亏龜而行也奠龜西首象神位在西鄉之不言焞與燋同處可知盛世佐云上云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則執燋者别一人矣敖以燋先二字為句㝵之褚寅亮云惟一人兼抱龜燋故必先奠龜次奠燋乃復執龜以授宗人若二人分抱則抱燋者奠燋抱龜者徑授宗人可矣何必多此奠龜一節事胡培翬云周禮太卜曰凡旅陳龜鄭注陳龜亏餕處也引上經卜人先奠龜亏西塾上南首證之又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鄭注正龜亏卜位也引此經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證之是上奠龜西塾為陳龜之事此奠龜閾外席上為貞龜之事則此奠龜一節正不容少注云既奠燋又執龜者謂卜人既奠龜俟執燋者既奠燋又復執龜以待授宗人經亏奠燋之後不言執龜者以下云宗人受卜人龜則卜人執龜不言自明注特言之賈疏誤會注意以抱龜燋為句褚氏遂誤謂一人兼抱龜燋當以盛說為是以周案陳龜西塾常事也國有大遷大師則貞龜貞龜非常事矣士器禮卜日常事云奠龜西首非即貞龜禮也鄭注太卜引此者見貞龜亦西首而已胡氏以此為即貞龜誤其餘是

鄭元云士器禮卜日旅占卒不釋龜不釋龜復執之也賈公彥云經似元執不釋注似釋後重執謂占訖授宗人宗人復執之與本不釋相似故云不釋龜劉台拱云宗人釋龜久矣此乃重執之而云不釋龜對下文告主婦釋龜言之執龜以告涖卜與主人釋龜以告主婦以此為别賈疏未㝵其義胡培翬云注云復執之者恐人以為原執未釋也乃後人猶有謂旅占之時龜仍宗人執之者誤矣以周案劉胡說是

陳祥道云玉藻卜人定龜即占坼也鄭氏以為定所當用之龜卜師作龜致其墨則後墨也孔氏以為先墨畫龜乃灼之其說誤也以周案占人曰占坼在卜後玉藻曰定龜在卜歬且坼不足以賅龜故鄭以為靈射之屬所當用者致其墨謂推究其兆坼與歬所畫之墨合否舊說如此陳駁皆非（一說兆坼微不可辨以墨潤之曰致其墨）

鄭元云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以周案開龜即詩之契龜傳曰契開也四兆謂龜兆若其書則掌亏太卜矣方功義弓之名未詳惠半農說亦支離

鄭元云體有五色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剋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雲氣

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蟊者色不澤鬰冥冥也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王肅云霁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圛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克兆相侵入也以周案今洪範作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宋世家霽作濟蒙作霚徐廣曰一作被驛作涕徐曰一作洟裴駰引鄭注蟊作霚而曰圛在曰霚上與大卜注引同鄭作圛霚以明與闇相對王作霁驛以連與斷相對說文云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卽霍驛消滅不連屬之意而光明之義亦具

馬融云占用二占筮也鄭元云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霁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

二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以周案句讀宜從馬王衍忒總承卜筮謂七者皆宜推衍其變也

鄭眾云作龜八命征謂征伐人也象謂災變雲物如眾赤烏之屬有所象似與謂予人物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

鄭元云征亦曰行巡狩也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與謂所與共事也果謂以勇決為之若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是也以周案說皆可通因兩存之

鄭元云龜人上春釁龜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以周案周官取龜以秋時釁龜以上春月令季夏登龜孟冬釁龜鄭注分兩說寿云相互謂孟春孟冬兩釁之後說以為周秦异制

惠士奇云古者卜或用茅或用糈故靈氛占以茅巫咸要以糈詩曰握粟出卜管子曰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日者列傳云卜有不審不見奪糈此卜以糈之明文以周案糈者卜時祀神之米詩握粟出卜言塡寡之

家不㝵精鑿之糈但用粟百惠說非也其子定宇作詩古義引東山經郭注淮南高注楚辭王注以正其說云詩言貧者不㝵精鑿之米貞亐陽卜而但持卷握之粟求兆亐豬肩羊髆雖㝵吉卜安能為善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言無與亐吉凶也淮南子曰巫用糈藉今俗猶然

杜子春云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宓戲歸藏黃帝鄭元云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亐其中賈公彥云連山以純艮為首艮為山故名連山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故名歸藏鄭雖不解周易其名周

易者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能周帀于四時故名易為周也鄭志云近師皆以為夏殷以周案八卦畫于虙戲六十四卦重于神農(說詳所著十翼後錄)杜氏以連山為虙戲說本無據孔沖遠伦周易疏據世譜等書以連山為神農氏號改為連山神農此亦遷就之見在漢師無是說也(世譜等書本多荒謬)漢師或以為夏殷本禮運吾得坤乾為說鄭注連山歸藏周易俱以義言孔沖遠力駁之非說詳儆季襍箸

鄭元云九簭之九巫讀皆當為筮字之誤也叓謂筮遷都邑也咸猶僉也謂筮眾心歡不也式謂筮制伦灋式也目謂事眾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眾不說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劉敞云經九筮之名旣伦筮則不可又以巫為筮矣此乃𢍉人精于筮者九人其選灋可傳也叓咸式目皆其名巫易易疑為易古陽字段玉裁云筮之古文伦𥰉巫之古文伦𢍅蓋故書脫竹頭今書又改為小篆之巫矣孔廣森云九簭蓋皆著卦占象之灋叓變也白非八純皆內外相變內為貞外為悔叓言其悔也咸動也卽之卦式者易有八方之局五行

之位日者傳曰分筴定卦旋式正棊日數也謂七八九六及六爻之數易者三易之辭比者觀此比彼陰陽爻辭以盡其變後世言互體伏應之屬近之祠者將筮有禱祠今可知者惟命辭假爾泰筮有常云參三也禮旅占必三人參之環之言還也一筮不決還復再筮所謂原筮也以周案筮古伦𥰉巫古伦𢍅攷漢隸從竹之字多變從卄從竹從卄之字又多省竹省卄為之鄭謂巫叓等巫字卽筮字本無可疑劉原甫讀巫如字以巫叓等為古者精筮之人名辥季宣引世本及山海經以徵其說如其所言筮人灋九巫經何必云辨九簭巫咸初伦筮其名又何以居巫叓下邪孔顨軒又以為蓍卦占象之灋而祠非占象灋也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則九筮中不尋復有三易焦理堂說叓支離不足錄鄭注雖難盡據而以九筮為筮事之灋與虞仲翔說合繫辭傳問焉而以言虞注云凡應九筮之灋則筮之是筮必辨其事之有合于九筮否也故簭人掌三易必先辨九簭之名小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服惠伯論筮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非此弗當卽古辨九筮之遺說也其灋叓咸一類叓謂變故之由于人咸謂感召之見諸天也式目一類式者物之制

目者物之數也易比一類易者人之貿遷比者人之洽從也祠別一類謂祭祠參環又一類參讀參成可筮之參環讀往還之還參其出而從事環其人也叜主國家興廢之事咸主天地災祥之事式主營造制度之事目主財物數目之事易主遷徙貿易之事比主婚媾仕進之事祠主祭祀月日之事參主平難和戎之事環主師徙往還之事凡應九筮之法盡如此其不應筮法者如篡奪不筮叜亂賊不筮咸奇技淫巧不筮式與目逃亾不筮易姦淫不筮比從叛搆禍不筮參僨軍之將亾國之大夫不筮環語曰易不可占險凡若此者不筮雖筮無諭　又案左傳參成可筮卽九筮之巫參南蒯爲公室弱季氏彊而己欲以費爲公臣用巫參法筮之參者彼此有事而我往參其閒以和解之也故曰參成凡參成之事可筮從此長亂與獄不可筮此上文所謂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也杜注云參美盡備吉可如筮非傳意

京房說大衍之數五十爲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馬融說北辰爲大極合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爲五十北辰居中不動餘四十九轉運而用荀爽說卦有六爻八卦四十八爻加乾坤二用爲五十乾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鄭元說衍演也天一生水亐北地二生火亐南天三生木亐東地四生金亐西天五生土亐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爲相成地六成水亐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亐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亐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亐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亐中與天五并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亐萬物凡五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之占以用之故叜減其一故四十九王弼說其一不用卽太極姚信董遇說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減六以象六畫故用四十九崔憬說八卦陰陽老少之數總五十舍一象大極虛而不用法長陽七七之數用四十九以周案鄭說爲長鄭意天地五行生成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減其五者爲五行之宗則五十數之所宗者五也此復減其一者爲用蓍之宗則四十九數之所宗一也

虞翻云奇所掛一策扐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扐奇扐并合掛左手之小指爲一扐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故歸奇亐扐以象閏者也已一扐復分掛如初揲之歸奇亐扐并掛左手次小指閒爲再扐則再閏也又分掛揲之如初合掛左手弟三指閒成三變則布卦之一爻謂已二扐又加一爲三并重合前二

扐為五歲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卦此參五以變據此
為三扐不言三閏者閏歲餘十日五歲閏六十日盡矣
後扐閏餘分不得言三扐三閏故從言再扐而後卦者
也韓康伯云奇凡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既揲之餘
合掛於一故曰再扐而後掛孔穎達云奇謂四揲之餘
歸此殘奇於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
分而成閏也凡前閏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
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於左手
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取末之餘歸之合於扐掛
之一處是一扐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取末之餘又合

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也以周案釋文而後掛之掛
京作卦說文扐字下引同李氏集解引虞注亦當作卦
虞以掛一為奇揲四之餘為扐韓注孔疏以掛一即扐
揲四之餘為奇虞氏以再扐為弟二變之奇扐韓孔以
再扐為弟一變右手之扐虞氏以後卦為布卦之一爻
韓孔以後掛為總掛一處兩說迥不同申韓孔之說者
謂置閏之法合每歲氣盈朔虛十二日積三歲置一閏
月而餘六日又加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六日則成再
閏筮蓍者揲四後有奇策歸奇於掛扐猶歲之有閏左
手歸奇之後右手亦歸奇是謂再扐象再閏凡一掛再

揲再扐象五歲也申虞氏之說者凡一爻三扐加前二
扐為五扐於是再布卦爻以五扐象五歲以再布卦爻
象再閏師說之各異如此近張臯文所申虞說有誤竊
謂奇扐之解當以虞注為長禮大射鄉射經投壺記皆
云一筭為奇周官大祝奇拜注謂一拜是奇為一之證
王制數之仂三年之仂注謂數之什一仂與扐通是扐
為揲餘之證
張載云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扐而
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弟二弟三揲不掛也閏
常不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於再

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朱熹云奇所揲四數之餘也
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
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
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
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以周案張子奇扐
之解與虞氏同虞說一變一掛張說一爻一掛此其別
也郭白雲極稱張說朱子駁之謂如張郭說是六扐而
再掛不合五歲再閏之數且後二變不掛祇有三營不
合四營成易之義揲蓍之法三變皆掛可為九者十二
可為七者二十可為六者四可為八者二十八如是則

九七之數三十二六八之數三十二陰陽適均九六之
數十六七八之數四十八爻之遇九六者常少依張郭
說則爲九八者皆二十七爲七者九爲六者一陰陽變
數參差不齊而爻之遇九者常多遇六者絶無而僅有
是一爻一掛之說不可從也且聖傳再扐再閏對舉是
閏象亏扐也據張郭說以揲象閏與聖傳戾朱子說奇
爲揲餘從韓扐訓指閒從馬以扐象閏從虞竊謂一變
之中掛一爲奇揲餘爲扐當從虞注一變之中掛一左
揲左扐以象三歲一閏又右揲右扐以象五歲再閏當
依朱子說分二之後又掛奇猶朔之有虛其揲餘之扐

猶氣之有盈閏必合氣盈朔虛而後成故蓍必歸奇亏
扐乃象閏則謂掛以象閏固非謂扐以象閏亦偏也再
扐而後掛虞仳卦者一說注疏總掛一處又一說朱子
云別起一掛以弟二爻之掛一言又一說皆可通

荀爽云四營而成易營者謂七八九六也二揲篇掛左
手一指閒三指閒滿而成一爻卦六爻三六十八變而
成卦陸績云分二象兩一營也掛一象三二營也揲四
象四時三營也歸奇象閏四營也孔穎達云四度經營
蓍策乃成易之一爻每爻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
弟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弟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
變也若三者俱多爲老陰若三者俱少爲老陽若兩少
一多爲少陰若兩多一少爲少陽三變旣畢乃定一爻
以周案七八九六以揲四之策言郭白雲謂孔疏以多
少言陰陽是論餘不論策其說甚詳朱子以爲論餘紀
策以約御緐

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馬融王肅說依繫辭五位相
合天㝵三合謂一三五也地㝵兩合謂二與四也鄭元
云天地之數備亏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
衍之數也虞翻云倚立參三也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
之立六畫之數韓康伯云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

八陰數孔穎達云此倚數在生蓍之後立卦之耑明用
蓍㝵數而布以爲卦故以七八九六當之七九爲奇天
數也六八爲耦地數也故取奇亏天取耦亏地而立七
八九六之數也何以參兩爲目奇耦者蓋古之奇耦亦
以三兩言之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一
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惠陽有包陰之道以周案
九七八六是倚數所生之數孔疏以之明韓注參奇兩
耦之說未是邛行可云天陽也陽數奇一畫中實㝵
三分參之則爲九地陰也陰數耦耦一畫中虛比陽闕
一分而㝵二分三而兩之則爲六倚依也言卦畫之數

依此而起也三奇爲乾則三其參天之數而爲九是謂老陽三耦爲坤則三其兩地之數而爲六是謂老陰二奇一耦爲巽离兌則二參一兩而爲八是謂少陰二耦一奇爲震坎艮則二兩一參而爲七是謂少陽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之變此立卦生爻之本也

白虎通義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以周案卜者三人各掌一兆筮亦三人各掌一易故金縢亦云乃卜三龜士喪禮亦云占者三人或說天子九人云云既非占法又不合卜筮官數不足據

賈公彥云天子諸侯卜時三龜並用亐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也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亦三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亦三人各占一易士喪禮筮宅東面旅占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則鄭意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三人共占之矣以周案鄭注洪範三人占云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鄭意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也又注士喪禮筮宅旅占云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注卜葬日占者三人云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鄭意大夫士雖用一人卜一人筮而占則亦用三人也卜人筮人謂掌龜筮者旅占謂隸以三兆若三易互斷其吉凶或說大夫亦㝵三卜三筮非

白虎通義云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何以爲嘔則是也悳士奇云漢時有露蓍之說是以水動蓍也梁㞕緬云嘔字從口疑揲蓍以口嘔氣其上後世則以蓍薰亐爐上也以周案悳梁兩說皆無據嘔乃漚之譌謂浴蓍也古漚浴同部晉近博物志曰每月望浴蓍必五浴之浴龜亦然

鄭元云冠禮筮亐廟門不亐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陳祥道說郊特牲卜郊作龜亐禰宮是人君卜亐禰宮之

內大夫士筮亐禰門之外鄭注誤以周案記文受命曰廟作龜曰宮正見筮亐廟門不在堂白虎通義引逸禮云皮弁槊積筮亐廟門之外大夫以上禮也士喪禮卜日在殯門筮宅在兆南凌氏釋例云凡卜筮皆亐廟門似亦未然

鄭元云冠禮筮日朝服尊蓍之道賈公彥云特牲筮日與祭同服元端彼爲祭禮蓍不可尊亐先祖故同服此爲冠事蓍可尊亐子孫故异服敖繼公云士朝服以筮凌廷堪云特牲禮士筮當用元端冠禮攝盛故用朝服特牲筮日用元端正祭則攝盛用朝服士冠正日用元

端筮曰則攝盛用朝服蓋相變以為禮也鄭注尊蓍之道與特牲文不合賈曲為之解非經意也以周案夏說相變以為禮是已然特牲正祭朝服士冠筮曰朝服正以蓍輕于祭而重于冠也鄭以朝服為尊蓍正對特牲用元端為言注疏何必駁大夫以上卜筮用皮弁襍記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皮弁白虎通義蓍龜篇引逸禮云皮弁素積筮于廟門之外天子冕服見祭義

家禮云筮者北面見儀禮以周案士冠特牲少牢諸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筮宅以不在廟故北面家禮文誤王白田云家禮非朱子書

鄭元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敖繼公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及書卦之具也夏炘云少牢卦以木下又云書卦于木則此木卽方版所以書卦于上士冠禮所卦者卽此木也以周案夏說可通

鄭元說特牲筮者坐士之蓍短由便少牢立筮鄭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敖繼公云少牢禮卦者在左坐士冠不言坐則是立也江筠云少牢筮人立筮卦者不言坐則嫌于不坐故特著坐士冠與特牲俱坐筮卦者之坐不言可知故文省盛世佐云卦者必坐便其畫地識爻也以周案凡卜皆坐筮有坐不坐賈疏引三正記大夫蓍五尺故立筮士之蓍三尺故坐筮士冠禮卦者在左不言坐蒙上卽席坐為文少牢大夫禮立筮經嫌卦者亦同立故著其坐凡卦者無不坐也敖氏說誤卦者坐在席外當依張皋文圖

褚寅亮云卦者書卦筮人執筮特牲經文明著之冠禮及士喪禮皆然經文渾百江筠云特牲注卦者以方版寫之士冠注則云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是寫卦有二人特牲筮者執以示主人士喪注則云卦者寫卦示主人是示卦又有二人案寫卦自是寫者事示卦自是筮人事以周案舊說書卦執示皆筮人事或又謂皆卦者事褚江據特牲經文為說宜從之

鄭元云特牲禮筮日宰自主人之左贊命贊命由左者為神求變也敖繼公云儀禮他篇凡贊命皆言自右與少儀詔辭自右合此經言自左似無他義蓋字誤百左當作右以周案贊命在左與祭禮祝釋辭由左同事神之禮宜然敖氏改左為右褚氏已駁之矣

鄭元云假爾泰筮有常假借也言因蓍之靈以問之常吉凶之占繇敖繼公云常謂常常如此以周案假讀如昭格之格常之言經也周官大卜掌三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又掌三易其經卦皆八吉凶之占繇以此

為㳒曰有常古語爾古人以奉守舊㳒謂之有常昏禮父醮子曰勖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記曰乃命大史守典奉㳒毋失經紀以初為常義同敖說殊謬

賈公彥孔穎達說曲禮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據士禮旬內筮特牲旬內筮日是也大夫以上禮旬外筮少牢筮旬有一日是也胡培翬云如賈說經所謂遠某日專指大夫言近某日專指士言而大夫之吉事亦先遠日則大夫無先近日之事經所謂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皆為士言矣豈其然蓋旬之外旬之內皆據上旬言之每月三旬惟初旬可曰旬凡筮日皆在

祭期十日之歬所以然者祭歬㪚齊七日致齊三日無論尊卑皆同故皆以此月之下旬筮來月之上旬所謂旬之內也不吉筮中旬下旬則為旬之外矣少牢言筮旬有一日而特牲不言者省文互見非有異耳孔疏亦謂士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豈非誤以少牢筮旬有一日為遠日并誤以士與大夫異乎以周案筮日必在祭歬十日者容㪚齊致齊之期也故少牢禮云筮旬有一日祭統亦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㪚齊七日致齊三日特牲筮日無期以旬有一日上下所同也旬有一日通筮日祭日言旬之內曰近某日據其相去之閒言少牢禮又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經明以旬有一日為近日也自孔賈二疏誤以少牢禮旬有一日為遠日則大夫之吉事亦先遠日矣宜為胡氏所斥也但胡氏必謂月之上旬可偁旬則少牢禮旬有一日豈在月之十一日乎胥失之矣

鄭元云少牢禮若不吉則及遠日後丁若後己敖繼公云此遠日對筮之日而言即所筮不吉之日胡培翬云此與曲禮所云遠某日先遠日异敖說是以周案經上文日用丁己謂祭日也鄭注此仍舉丁己為說明此遠日為祭日非筮日也及遠日宜句絕對先近日言之敖

氏誤合下讀遂以為筮日胡氏沿之因謂與曲禮遠日异緟貤紕繆且舊說以旬有一日為遠日故敖氏异以此解胡氏既以旬有一日為近日亏此又以為遠日矛盾甚矣

「賈公彥云士冠禮筮遠日如初儀謂自筮廟門以下至告吉敖繼公云如初儀筮人執筴以下沈彤云士冠與特牲序宗人告事畢亏筮遠日之下明筮遠日乃當日并筮也若非并筮則如少牢所謂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者必亏官戒乃退之下序之敖說是以周案喪禮筮不吉皆當日并筮吉禮士仍當日并筮大夫則異

曰又筮賈疏士冠禮筮遠日謂改日又筮與少牢禮同
沈氏揆宗經義謂當同特牲禮當日并筮是已然既為
當日并筮則如初儀自當如即席坐西面以下至告吉
不必再受命再贊命再許諾按說亦未盡是

春秋左氏說筮短龜長杜預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龜長筮短孔穎逵云蓍
龜知靈相似無長短卜人有為而言曲禮及左傳疏以周案杜
據韓簡語以象數分龜筮攷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之
法龜之兆頌詳于筮自太卜外占龜之官亦多于筮為
龜長也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

卜筮　廿四

為筮短也鄭注占人掌占龜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
者筮短龜長用左氏說王肅注洪範卜五占用二云筮
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亦用左氏說然因筮短以短易
則不可易有辭象變占四道筮乃易中一事故筮雖短
不足為易病

鄭[元]云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出郊曰外事春秋傳
曰甲午祠兵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
之祭孔穎逵云郊天是國外之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
云用辛非剛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社日
用甲非柔以郊社尊不敢同外內之義也以周案表記
云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
柔日是外用剛日內用柔日者專指小事無時日之筮
言也郊辛社甲皆大事有時日不在此例曲禮言內事
外事者三處內事曰孝王某鄭注云唯宗廟偁孝則內
事者宗廟之事也宗廟有請禱小事用柔日非宗廟皆
外事用剛日內外非以郊分之鄭注外事曰嗣王某云
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其說本曲
俗儒因郊雩國學用柔日遂謂郊雩入學亦內事更謬

鄭[元]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于筮之凶則止不
卜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黷龜筴也晉獻公

卜筮　廿五

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王肅云三卜及三筮不
相襲三者初各專其心也崔靈恩說三筮並凶則止而
不卜若兩凶一吉為筮逆猶尋卜之故洪範有筮逆龜
從孔穎逵云天子諸侯大事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即
事之漸次事則唯卜不筮表記云天子無筮是也小事
無卜惟筮鄭注不卜而徒筮之則用九筮是也鄭注見占人職
但鄭意不如孔所說賈疏尋之賈公彥云洪範云龜從筮從又云龜筮
共違于人彼皆先卜後筮筮不吉又卜者箕子所陳用
殷法故與此不同以周案諸侯以下凡小事專用筮不
卜天子雖至小事亦用卜故曰天子無筮至雨列太卜寵之八

命若有立君遷國諸大事則先筮而後卜文見筮人洪範龜從筮從亦云汝有大疑與周官文本合其先言龜後言筮以尊卑為文賈疏失之曲禮表記皆言卜筮不相襲襲之言掩也卜筮有從有逆各不相掩蔽乃可審擇從事故洪範有龜從筮逆之文舊解訓襲為因緟亦失之天子無筮惟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故卜事蒞筮事篇周官亏太卜外又設占龜之官卜師上士四人龜人中士二人菙人下士二人占人下士八人而掌占筮者獨簭人中士二人為此鄭注孔疏謂天子小事亦用筮亦不足信

鄭元云卜筮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王肅云禮以三為成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崔靈恩云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為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亏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亏三也孔穎達云鄭意一卜不吉又卜以至亏三三若不吉則止筮亦然張載云據儀禮惟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諏用下旬遠日蓍亦足以致聽命鬼神之意而祭則不可廢

以周案春秋內外傳所載卜筮皆一人占之事卜筮不過三是一人占之法也洪範七稽疑言三人占法舊說三人占法有二鄭注士喪禮筮宅云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注卜葬日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鄭意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三易並用三人各占一易卜時三龜並用亏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或說卜筮同用一龜一易三人共占之卜筮不過三謂一人占不吉又占至三而止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不復再占亦止於三也崔說三人占有九占非筮日之禮特牲禮云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少牢禮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皆不言三筮春秋書卜郊有三卜四卜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先儒皆以三卜不吉則止不祭故春秋有免牲之文如張子說再不吉則可諏日以祭褚氏云三卜不吉則止不祭順鬼神之意且可息鬼神不歆之故而恐懼修省也

賈公彥云冠筮日不筮月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旣有常月故不筮以周案小正綏多士女專指昏言晉王彪之曰冠無定時月春夏不可偪用秋冬故經云夏葛屨冬皮屨王說是已筮日不筮月常法也襍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緇布冠不蕤占者

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占者朝服鄭元云有司卜人也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亏有司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朝服皮弁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卜人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孔穎達云士喪禮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鄭注吉服服元端此占者朝服者彼謂士之卜禮故占者著元端此據筮禮故占者朝服賈公彥云此宗人直云吉服吉服祭服士之祭服為元端宗人掌禮之官非卜筮者著元端則筮史亦服練冠長衣以周案有司卽卜史卜史筮史與占者異服占者尊也朝服輕亏皮弁卜占者皮弁筮占者朝服卜重也元端又輕亏朝服士筮宅占者且用朝服則士卜日占者安㝵用元端士喪禮卜日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亏門西鄭注吉服服元端止為族長宗人言之非謂占者之服觀下文云占者三人在其南則族長宗人非占者可知自孔疏誤以族長宗人之吉服為占者服婁氏釋例因謂族長宗人亦服朝服並違鄭意賈疏近是其云卜日之史亦服練冠長衣亦誤卜日史麻衣緇布冠占者皮弁鄭注大夫士朝服皮弁明士之卜日占者亦㝵皮弁也筮宅則史練冠長衣占者朝服上大夫卜宅與葬日不筮下

大夫及士卜日而筮宅

鄭元云士喪禮筮宅筮人不述命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略凡筮因會命筮為述命卜日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賈公彥云知士不述命非為喪禮略者特牲吉禮亦云不述命故知士吉凶皆不述命章平云注會疑事之誤為疑遂之誤注亏上已云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當以命筮卽為述命賈疏引少牢彼上文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是為因事命筮下文云遂述命亦可證字之誤胡培翬云周禮太卜疏引此注與今本同考注一言凡筮一言凡卜明係分別卜筮述命之異會合也謂筮則合命筮之辭為述命如少牢饋食禮筮日史述命曰假爾泰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亏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案假爾泰筮有常命筮之辭孝孫某以下述主人所命之辭是合命筮之辭為述命也卜則受命之後別為述命之辭不與命龜為一故云龜重威儀多也以下注互考之鄭義自明會字非誤以周案胡說是

賈公彥云士禮命筮辭有一命龜辭有二大夫以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士命筮辭有一者士喪禮命曰

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是直有命筮無述命又無卽
席西面命筮辭是也下文卜日有族長涖卜為事命龜
直云哀子某以下又有卽席西面坐命龜注云不述命
亦士禮略是士命龜辭有二少牢大夫筮禮彼上文云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是為因事命筮下文云
遂述命曰假爾泰筮有常冠丐述命之上其為一辭通
冉為事命筮有二若卜則有為事命龜通述命又有卿
當席西面命為三然則天子諸侯亦命筮辭有二命龜
辭有三也孔穎達云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
一為事命龜涖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一也卜史

既得所卜之命更敘述涖卜所陳之辭命曰述命二也
卜人卽席西面命龜云假爾泰筮有常三也其一為事
命筮則主人以所為之事命筮史一也筮史得主人之
命遂述之為述命二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吳廷
華云卜筮之辭有二一為主人命龜筮之辭一為卜筮
者命龜筮之辭主人命筮之辭如特牲筮日曰孝孫某
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尙饗及少牢筮日
士喪禮筮宅皆是也主人命龜之辭如士喪禮卜日曰
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是也卜
筮者命龜筮之辭則曲禮所謂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

筮有常是也凡卜筮者主人雖有尊卑經文雖有詳略
其合二辭並舉則一而已士冠二辭俱闕賈謂當有主
人命筮之辭不知其尙有筮人命筮之辭也乃以意斷
之曰士命筮之辭一不亦惑乎至所謂大夫以上龜辭
有三一卽主人命龜之辭一卽卜者命龜之辭一為述
命之辭無考惟所引少牢筮日云云則卜者之述命可
知矣然據假爾泰筮語本卽筮人命筮之辭孝孫某以
下亦卽主人命筮之辭是賈所謂三辭實二辭而已胡
培翬云曲禮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鄭注但云
命龜筮辭不言尊卑有異則士亦通用之其與大夫以

上異者唯述命不述命而已賈孔謂士筮無筮人命筮
之辭吳氏辨之極是但以卜之述命與筮同尙未的以
周案鄭注禮經云凡筮因會命筮為述命據少牢禮筮
日文也又云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據士喪禮
卜日文也筮既述命命筮合為一辭不分則士筮筮人
不述命卽不命筮可知吳胡之說皆非
鄭元云喪禮筮宅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
敖繼公云卒筮筮者執以示命筮者必示命筮者以其
出命故爾既占而先告命筮者乃告主人亦此意也若
吉時則受命示卦皆丐主人姜兆錫云卜葬曰但云宗

人示涖卜涖卜受示則筮亦止示命筮者注恐未然盛世佐云經云命筮者受視反之則主人不視明矣此凶禮之异者也以周案姜盛說是經似卦以示命筮者不云示主人告吉乃兼告之與下卜日佔𨝠不示主人告吉乃兼告之同

杜預云穆姜薨亏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二易皆以七八爲占孔穎達云此筮遇艮之八謂艮之弟二爻不變者賈鄭先儒相傳以爲先代之易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亏周易亏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金榜云乾鑿度謂七八爲彖九六爲變故彖占七八爻占九六公子重耳筮㝵貞屯悔豫皆八董因筮㝵泰之八其占皆以周易彖是周易彖占七八也穆姜筮遇艮之八以周易占之爲艮之隨是爻之遇八者非周易法也以周案以周易占者卦止七八曰㝵某卦有九六曰遇某之某未有言遇某之八者曰某之八皆以連山歸藏易占也左傳亏穆姜筮遇艮之八史以爲吉下穆姜曰是亏周易以別之國語亏晉文公筮㝵貞屯悔豫皆八史以爲不吉下司空季子曰是在易以別之則八曰八者非周易明矣二易以不變者占故曰八賈鄭說是金說支離泰之八謂泰外三陰爻不變貞屯悔豫皆八謂震之在屯內卦二陰爻不變在豫外卦二陰爻亦不變也穆姜所筮爲艮之隨惟二爻不變云遇艮之八當有奪文先君子云左傳本作遇艮䷳二之八後二字誤與卦畫相連淺人以爲衍畫而刪之爾，又案卦遇九六占爻辭止有七八不變占彖辭後人俱宗乾鑿度爲說孔疏引鄭康成注易杜元凱注左傳皆偁周易以變者占故偁九六此對連山歸藏偁七八爲言非周易不占其不變也

韋昭云貞屯悔豫皆八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㝵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程迥云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以周案程說非

韋昭云㝵泰之八泰無動爻江永云韋說未是假令泰無動爻當云筮㝵泰不㝵云泰之八泰之八者泰之內三陽爻皆變外三陰爻不變也以周案江說是

杜預云穆姜筮遇艮之八曰是亏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易筮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异則論彖故姜亦彖爲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以周案據傳意穆姜筮㝵艮曰艮者止也本不能出史諛穆姜以爲亏周易爲艮之隨隨有出義穆姜即以隨彖折之杜注非傳

意也孔疏申杜謂二三爻變則當總論彖與杜注遇一爻變文戾似注字有誤
孔穎達云一爻獨變則尋指論此爻變義遇二爻三爻皆變則當總論彖辭朱熹云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以周案周官占法掌之占人其例不著于

經其載在左氏內外傳者一爻變為多其三爻變者如晉成公之歸筮之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云遇乾之否是以周易占也云配而不終占者辭也其五爻變者如穆姜之遷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是于周易隨元亨利貞无咎云遇艮之八以連山歸藏筮也云艮之隨又以周易說之也其六爻變者如蔡墨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是據用九為文也穆姜所筮用二易二易以不變者占其卦雖五爻變當之周易為一爻變然則周易占法凡二爻四爻五爻變者于經傳皆無見文也程沙隨以連山歸藏占法合

之周易其說本難盡信朱子說自六爻不變至二爻變所說盡是其云四爻變五爻變占之卦之不變者未免為程所惑杜注左傳以為遇一爻有異義者卽占彖孔疏以為二爻三爻變者總論彖朱子以為三爻變者兼占本卦及之卦兩彖近金輔之孔顨軒又謂三四爻變宜改筮說尤歧異竊聞之先君子曰凡一爻變至五爻變皆宜占所變之爻辭及本卦彖辭六爻變則兼觀本卦及之卦兩彖聖人作易示人以趨吉避凶之道占得吉爻者如其辭則吉反之則凶占得凶爻者如其辭則凶反之則吉初非占吉卽吉占凶卽凶也穆姜說隨元

亨利貞无咎曰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子服惠伯說黃裳元吉曰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黃裳元善謂吉杜注非非此三者弗當筮雖吉未也玩此兩文其義自見讀易之法彖與爻宜參求而會通之彖總其凡爻別其目文王周公初無异指凡占卦不論爻變多少皆宜參觀彖辭繫辭傳所謂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是也欲究其詳自當參各變爻以求之其吉凶雖錯出而義本一貫能知其義雖四爻變五爻變吉凶自可斷也不知其義雖一爻中辭亦有吉凶互陳者

兼以爲趨避矣先君子占易兼不諭晚年作易釋四卷首卷彖爻合釋實讀易之大綱亦占易者所不可不知也凡筮非義弗筮不疑弗筮不誠弗筮

受業鎮海鄭鉦
孫　欢乙仝校

丹陽洪竹亭繕刻

冠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士冠禮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元冠朝服則是仕于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朱熹云詳鄭意士之子雖未仕亦得用此禮矣敖繼公云此篇主言士冠其子之禮吳廷華云下記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則自天子之子以下凡入學者皆可以士名之以周案鄭君士冠禮目錄兼士自冠及士冠其子爲說敖氏據經云將冠者采衣紒不與主人元冠朝服同文是未仕爲士也故以爲士

冠其子據吳氏說自天子之子以下凡入學者皆有士名則目錄謂士自冠亏義無妨

鄭元云乃宿賓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不宿之以筮賓之明日朱熹云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則將不得成禮故雖已戒之而又宿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戒不宿蓋但使爲衆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爲作如字讀賓字句絕以周案朱子申鄭甚當音謂釋文宿之言夙故主人宿賓對曰敢不夙興夌氏謂宿速同義非也宿在期前速在即日經文明顯何得混之鄭注宿賓在筮賓

明日則筮期三日空二日韋氏申敖謂筮宿同日筮期三日連本日數之止空一日以少牢筮宿一日推之則筮期三日宜不數本日鄭義自合說俱詳饋食門

敖繼公云請期東面告兄弟蓋東北面告有司蓋西北面也褚寅亮云請期東面告兄弟亦然告有司西面此與特牲視濯主賓在堂下東西位者不同不可以東北面西北面之儀例之

鄭元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服北者纁裳北也胡培翬說上陳三服先爵弁服而纁裳最在北故鄭知然或云衣賓裳賤東領北上純衣當在纁裳北服北者絲衣北也鄭注非以周案東領者明其裳次而西也北上者明爵弁皮弁元端又次而南也凡陳服衣與裳同次一處非左右並列冠禮所陳三服分化三行其衣皆東領其裳皆次而西近室之東墉側尊設于室東墉故注云纁裳北胡說固非或說亦未㝵

鄭元云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俱升立相鄉敖繼公云主人不立于東序避子之位盛世佐云賓亦在西序端序端不言東西序不言端文互見以周案下經云主人贊者筵于東序少北鄭注東序主人位少北避主人此主人立序端非避子坐敖說非賓與冠者行禮當負西序故經不言端盛說亦非注云相鄉釋東西面非謂並立序端

記冠義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而士冠禮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以周案東序有阼階上之名燕禮云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是也筵于東序即冠于阼若庶子則冠于房戶外非阼也舊圖宮室者房居三分之一房戶直東序西則冠房戶外與冠阼無別矣于此可證舊圖之失說詳宮室門下云將冠者出房南面鄭注云立于房外之西房外之西直東序胡竹村謂房外之東則南當阼階故立房戶西尤謬

賈公彥云設笄謂紒內安髮笄敖繼公云弁笄以周案設笄在正纚笄賈疏是

褚寅亮云筵于戶西南面戶牖之閒最尊之位自戶而外惟賓居之故冠義云醮于客位敖謂遠辟主人非特失旨且背記文以周案戶西謂室戶西褚駁敖是

鄭元云贊者洗于房中洗盥而洗爵者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側酌者言無爲之薦者萬斯大云贊者洗句于房中側酌醴句鄭注非也昏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男女有別之義也冠禮無婦人與事贊者何容別洗吳廷華云側卽上文側尊側字彼注以側

為特謂無[元]酒也此經言側酌醴亦謂特酌醴而無[元]酒其義甚明與脯醢何涉注以側酌為贊者獨自酌之其說可通若謂並以明下文脯醢為贊者獨自薦之則鑿矣以周案几北堂設洗經皆不箸其文略之也萬氏之說沈氏彤江氏筠已詳駁之吳說甚通

鄭[元]云冠者適東壁北面見亐母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或云母在廟之東北北堂下近東壁以周案特牲記饎爨在西壁鄉射記俎由東壁皆謂東西堂坐之下牆也廟與寢皆有之冠禮無與婦人之事其母不入廟則冠者適東壁見母為寢之東壁明矣注云適東壁出闈門明東壁為寢之東壁非廟之東壁也鄭意冠禮子見母昏禮婦見姑皆見之亐寢下云入見姑姊如見母入謂入寢時適東壁北面見母則母在廟西之闈門外正寢之北堂下也郝氏萬氏譏駁鄭注張皋文胡竹村之申鄭亦不得其說語詳宮室門

冠　四

孔穎達云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取脯以見母母拜其脯重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呂大臨云脯醢為醴子設非奠廟也蓋母育從子之義故屈肩敬以伸斯須之敬萬斯大云呂說亦非也禮婦人之拜有肅拜有手拜肅拜如今婦人指婦人吉事雖君賜尚止肅拜則受脯俠拜亦肅拜也母先指而後拜送既拜則叓指也以周案肅拜非長指萬說亦非詳相見禮升類古者君拜臣父亦拜子見亐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北面見其母母南面拜尊卑之等也取脯取籩脯也下文卒醮取籩脯如初褚氏云籩內之脯非祭脯也不敢取祭餘者以見母敬也凡已祭者不復實籩林氏云適子祭而舉奠尸拜之為上養父拜之沒而父為之斬衰冠而母為之俠拜皆古人重適之禮若庶子禮從而殺存參

賈公彥說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亐西階下不在謂歸[甯]疾病之類敖繼公云或已歿或疾病或見出皆是也以周案母歿則無所謂使被出則與廟絕亦不可以受當從賈

冠　五

鄭[元]云主人降復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程瑤田云主人初立亐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復初位卽此位也至階讓升處非位以周案程說是

敖繼公云不見父難與為禮也以周案特牲之餕父拜子冠禮之見母拜子不云見父者非難與為禮也父延賓親涖其事已見之也經言見贊者不云見賓同此何休冠儀亐冠者還房自整飾後有拜父父起一節非

鄭[元]云見姑姊不見妹妹卑或云弟亦卑見之則妹亦

見也不言文省以周案經兄弟畢袗元立于洗東鄭注
云兄弟主人親戚也云見于兄弟者謂親戚之屬非謂
冠者之弟也冠者之弟未成人不見或者誤解見兄弟
并謂見妹纏貼紕繆
鄭元云入見姑姊如見母姑與姊亦俠拜也或云古人
謂姑為姑姊見左傳疏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
姑姊即姑以周案如或說見姑姊不見姑妹于禮已紕
見父之姊不見已之姊于情亦疏
敖繼公說見于君亦元端而不朝服者以其未仕也所
見者亦元端見之褚寅亮云敖氏主士冠其子故云未
仕不知士之子苟未仕冠後亦未必弁摯見君鄭義為
長
醴賓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鄭元云贊者眾賓也皆與
亦飲酒為眾賓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
者為賓其次為介敖繼公云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眾
賓此贊冠者為介其餘為眾賓也眾賓之位亦在堂或
說贊者朱子謂是主人之贊鄭注字誤作眾賓曰贊者
皆與謂主人之屬凡有事于冠者皆與于飲酒也或說
主人之贊者亦在眾賓之列故云亦飲酒為眾賓以周
案經主人戒賓所戒者廣筮正賓一人立贊冠者一人

皆徧之其不徧而為眾賓贊者無定數自徧賓至此言
贊者十有三皆謂贊冠者然亦有兼主人贊言者如上
云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是也云南上
則贊者都詞故下筵東序又以主人之贊者別言之亦
有兼眾贊言者如此見贊者西面拜醴賓贊者皆與是
也云皆與則贊者都詞故下言為介又以贊冠者別言
之經之文理密察如此贊冠者及主人之贊者位在房
中眾賓贊者位在西階西東直兄弟位賓醴冠者畢降
西階西復位贊冠者亦從退可知位在賓南眾賓贊北
主人降阼階東復位主人贊者亦從退可知位在主人
南兄弟北云見兄弟則主人贊者亦見之矣云見贊者
贊冠者一人亦見之矣醴贊者皆升堂鄉飲酒記云主
人之贊者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此云贊者皆與亦不關
主人贊者故鄭注專以眾賓為說云贊者眾賓也又云
為眾賓明主人贊者不與也自說者止知贊冠者主人
贊者之兩贊不知又有眾賓之贊故經注皆晦　又案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注謂其屬中士若下士者以贊
者止降主人一等曰敖氏以為士之私臣非
鄭元云醴賓醴當作禮敖繼公云醴賓曰醴者亦因用
醴而名之褚寅亮云經于醴賓醴婦字皆為醴注必讀

爲禮者葢推優禮于人之意不欲質言之也疏謂天子禮諸侯用鬯不云鬯賓足破不必改禮之論又醮子醮子之用醴用酒則异而禮賓之用醴則同集說謂醮子之醴賓用酒則經何以不明著其文且敖氏既讀醴如字矣又云用酒非名實相抨乎

敖繼公云酬幣之禮當行于賓受獻之後未卒爵之前猶食禮既受侑幣乃卒食也褚寅亮云幣言酬賓必行于奠觶之節矣疏說不可易敖非

鄭元云贊于鐉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敖繼公說載衍文沈彤說特牲載

句豚合升不合載張惠言云若合升而不竝載則經當如昏禮盥饋合升側載也沈說非是敖衍載字則升者將不載乎亟非矣以周案升先載後經文退合升于載下意欲合字兩屬也經中多此例如上文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注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同色與此正同注家不通經例異說沸起矣

朱熹云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初謂上章之始醮也嚌肺者釋上嚌之爲肺也上章之俎無肺而此有肺故又特言之而不嫌複出胡培翬云鄭破上嚌爲祭卽云祭俎如初如祭脯醢是爲祭俎言之其實經言皆如初所包甚廣亦兼薦脯醢祭酒等事加俎雖與初異而祭之之法亦與初同故統言皆以概之賈疏謂三醮用再醮之籩豆再醮惟徹爵乃臆說不可從以周案胡說甚通

鄭元云若不醴則醮用酒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其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皆如其國之故謹守其法而審行之是也酌而無酬酢曰醮賈公彥云若不醴而醮說夏殷法孔穎達云周禮適子以醴庶子以醮或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醮則因行不改也劉敞云謂庶子也朱熹云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如魯衛之幕有繆布耐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非夏殷法也庶

子一醮以酒亦安見有若此及殺牲之盛林喬蔭云曾子問曰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于太廟歸設奠服賜服于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此不醴而醮之明文可據也以周案從林說

鄭元云孤子禮于阼今文作醴楊復云父在時冠于東序醴于戶西孤子冠于東序醴于東序也敖繼公云禮于阼謂賓與冠者行禮以周案孤子冠于阼禮亦于阼已爲主也與父在別故經明之禮兼醴醮二法敖說非

曾子問曰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于大廟歸設奠服賜服于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

既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于禰
賈公彥云周適子三加一醴庶子一醮敖繼公云庶子
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經惟言冠而遂醮略無異文則三
加三醮皆與適子禮同惟冠醮在房外為異若不醮而
醴其位亦如之此言庶子指父在者也以周案庶子之
冠在房外統父存既舊說本通士昏庶婦不饋不饗則
庶子之冠何导一同適禮適庶婦有醴醮之別則庶子
之冠亦不导同適子用醴敖說殊謬
鄭元云凡醮者不祝賈公彥云醮辭惟據適子而言以
其將箸代重之故備見祝辭注云凡醮者不祝凡謂庶

子褚寅亮云注凡醮者不祝以始醮曰始加元服再醮
曰乃申爾服三醮曰咸加爾服與三祝辭同故加冠時
不贅辭也正指醮適子言而庶子既用醮則亦导用之
疏誤會注意而云凡為庶子又言周之庶子只一醮然
則三加時竟不用祝辭而併用三次醮辭于一醮理不
可行恐未然以周案經文歷詳祝辭醴辭醮辭注云凡
醮者不祝謂不用上文之祝辭非不用此醮辭也凡醮
統適庶言賈疏誤以醮辭當祝遂生此曲說集說又謂
醮者亦祝與醮辭加服申服云云緟複亦不足據
异義云今禮戴說男子陽也成于陰故二十而冠古尚

書說武王崩時成王秊十三後一秊管蔡作亂周公東
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秊十四言
弁知已冠矣春秋左氏說歲星為秊紀十二而一周于
天天道備故人君于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
而冠又云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秊十四是
喪冠也五經然否論云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秊十
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
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
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
五周公冠之而出异義云成王秊十四是喪冠失矣以

周案譙說是通典引戴聖云男子陽也成于陰耦數
起于二終二十謂之小成而冠异義所引戴說是小戴
石渠議
异義云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
之譙案人君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疏證云
盧注公冠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
取之若然無樂是也周禮備詳樂事獨不及冠樂彼春
秋傳之文乃衰世變禮耳以周案左氏傳云君冠必以
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士冠禮無享廟作樂
之文曾子問云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于禰是享

廟爲父沒而冠之禮也其文承上諸矦大夫而言則飾
以金石之樂亦惟諸矦大夫父沒之禮有然鄭注士冠
禮謂孤子得申禮盛之亦此意也許說自當亦未見鄭
有駁文
記云無大夫冠禮諸矦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案造作也夏之末造也與易大人造也文法同徐師曾訓爲末世非而玉藻記天子諸矦始冠之
法公冠記成王冠頌及公矦冠禮左傳記魯襄公冠事
國語載趙文子冠事荀子大略記天子諸矦子十九而
冠說苑建本記周召公十九而冠盛世佐云諸矦冠禮
始于夏末天子冠禮始于周初大夫冠禮其始于周之

季世乎孔疏謂記直云諸矦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
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此肊說也家語
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之事實之且曰此周公之制
足徵其所自起惟其先有諸矦冠禮而後有天子冠禮
故公冠篇云天子儗焉以周案玩記意古者五十而後
爵無大夫冠禮而諸矦天子之有冠禮猶古也故玉藻
亦記天子諸矦冠不及大夫若天子太子冠悉如士禮
故又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公冠篇言
天子儗公冠又言太子庶子其禮同士亦合後人乃據
僞家語文謂天子之太子冠如公冠斯悖

李孟悊說記陳緇布冠委貌周弁緇布冠士之始冠之
冠也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賈公彥云士冠三加
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旣冠又著元冠見于君有此四種
之冠故記人釋之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以周案從
賈疏
盧辯云公冠四加元冕四當爲三元當爲袞字之誤賈
公彥說公矦四加緇布皮弁爵弁後加元冕天子五加
叀加袞冕以周案士冠三加爲緇布皮弁爵弁公冠四
加爲元端皮弁朝服元冕盧注誤以元端當朝服破四
爲三固非賈疏準以士冠禮有爵弁無朝服與公冠文

亦違攷冠服之登緇衣冠配元端一朝服二皮弁服三
爵弁服四冕服五士冠三加欲申用上服爵弁故分皮
弁爵弁爲二加而以緇布冠之元端統朝服公矦四加
其上服冕服乃分元端朝服爲二加而以皮弁服統爵
弁其服與士冠禮交錯盖禮皆自上而下惟冠禮自士
始而後有公冠而後天子儗焉其禮自下而上故公矦
以上冠服悉準士禮也云天子儗焉者明天子亦四加
也漢制天子加緇布進賢爵弁通天亦用四加賈疏天
子五加不古其四加皆元冕者弁師云王之五冕皆元
冕是元冕乃五冕之通稱義詳衣服門朝日條天子以

衮為上服其四加元冕直用衮冕之元冕公以衮為上服侯伯以鷩為上服子男以毳為上服其四加各用其上服其冕皆元故曰四加元冕

晉禮志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孫毓云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謂皆始冠則是有次加之辭此二冠皆卑服質古勢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禮器有以少為貴者冠不在焉以周案大戴記公冠加四天子儗焉家語文同漢制天子加緇布進賢爵弁通天四冠猶古盧注大戴破四為三不足信魏制更不足據

晉輿服志緇布冠蔡邕云即委貌也其制有四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下加幘顏其一剌上而方下進賢冠古緇布冠遺象也本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人主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梁二梁一梁五經精義云古者冠布齊則緇之明冠制不殊但緇白有異今喪冠則古緇布無梁幘也鄭注冠禮云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漢小吏之冠即委貌也進賢加梁幘與古不同以周案精義所言是魏書禮志引司馬彪漢儀志曰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則緇布冠非進賢冠明矣但緇布冠亦有梁云無梁幘亦未是

褚寅亮云觀夏葛屨冬皮屨之文則可勿拘賈疏冠有常月之說無常月而不筮月者主于日也魯襄公之冠也在冬其無常月明矣以周案賈疏之失辨詳卜筮門

通典云或問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鄭孫二家注並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求之于禮無可冠之文范汪曰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則于文不得復自著己冠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得取妻則大功亦可以冠冠輕昏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之末得自娶以記文不備故注兼明之若齊衰不得

行吉則因喪而冠以冠禮賓及不可踰時而齊衰之服從重則大功之末娶輕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異義云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為熊居是為二名許慎謹案考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以周案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更名非禮也左說近是春秋于仲孫何忌曰仲孫忌魏曼多曰魏多杜注以為闕文然以晉重耳偁晉重樂祁犂偁樂祁叔振鐸偁叔振例之或單舉或竝舉當時多其

比矣公羊家以為譏二名與春秋通例固戾何注以為定哀之閒文致太平無所復譏惟有二名故譏之姝不恖經書仲孫何忌凡九皆在定哀之世不譏且欲譏二名當譏于始見何以昭末季書仲孫何忌會晉京七季書晉魏曼多侵衞亦不譏邪孔子之母名徵在如春秋譏二名先無以自解亏其親孔顨軒說魏曼多一名魏多仲孫何忌一名仲孫忌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二名之義非本二字伦名而強削其一也此說較通

賈公彥云殷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

冠　六

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呼伯仲之時則兼二十字而言若孔子呼尼甫至五十乃云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是也孔穎達云季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季至五十曰艾轉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以周案曰伯某甫句絕甫與上文嘉假為韻仲叔季唯其所當記者別言之以明伯非定名也冠加皮爵弁字偁伯某甫皆通其後之所至以喻其志也人自二十而後筋骨日以彊壯例可

偁甫故且字曰某甫甫丈夫之偁也五十例可偁伯仲故又且字曰伯某而不偁甫其彌尊者或專以伯仲為字并不且其字若欒書之偁伯蔡足之偁仲孫叔敖之偁叔士會之偁季是或又且以氏若子若狐突偁伯氏子游偁叔氏公儀偁仲子吳札偁季子是冠時曰伯某甫仲叔季通五十後之偁偁之即冠辭三祝歷言壽考眉壽之意攷當時有用冠辭之偁謂曰伯某甫仲某甫叔某甫者如武王時有中旄父見周書宣王時有仲山甫見詩幽王時有伯陽父見國語襄王時有叔興父見左傳又有伯郤父仲稱父仲酉父伯庶父叔高父伯溫

冠　七

父見辪氏鐘鼎款識然以左傳僖二十八季之內史叔興父亏僖十六季謂之內史叔興則諸偁伯某甫仲某父叔某父者亦例可省偁不言甫要之竝在五十以後也賈疏固非孔疏所言與通行之偁亦不合五十直呼伯仲為彌尊之辭亦非通偁　又案甫及伯仲本字也注家偁甫字伯字仲字本通曰某甫曰伯某仲某且字也鄭注禮經伯某某甫竝云且字凡四見注禮記亦四見皆是也且字者謂既以甫若伯仲為字而又且以某是且字之義屬亏某故經即不舉其甫若伯仲而某亦可謂之且字何注公羊王札劉卷渠伯糾亦云且字三

見亦是也何注王札云札者冠且字也亏且字上特箸
其冠是且字為冠時之字也鄭注鄉飲酒禮云同姓則
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別且字亏伯仲則且
字為冠字之某也人自二十後例偁甫五十後例偁伯
仲此有定之字也曰某未定之字也經亏未定之詈多
偁某卽用此義某為未定之字故注家謂之且字且亦
未定之詈也士器禮疏云孔甫之等是實字以某甫擬
之是且字其說本通段懋堂云說文且所以薦也承藉
亏下曰且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如其說解伯某仲某
可以通矣而鄭注某甫亦云且字其何說也如謂甫所

以承藉其字與伯某且字分佗兩解而何注公羊并舉
甫伯仲之文而亦云且字叓何說也段氏又謂五十以
歬但偁某甫五十乃偁伯某甫亦與通行之偁不合
又案鄉射禮某酬某子鄭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春
秋傳曰字不若子聘禮記皇祖某甫皇考某子為鎦文
互稱之例特牲士禮曰皇祖某子以該其祖之為大夫
者少牢大夫禮曰皇祖某甫以該其祖之為士者某甫
者舉其字某子者直曰伯子仲子也
鄭[元]云遂以摯見亏卿大夫鄉先生鄉先生鄉中老人
為卿大夫致仕者以周案經文卿大夫之卿今本誤鄉

據賈疏冠義孔疏竝佗鄭陸德明禮記釋文佗鄉音香
劉端臨從賈孔佗卿段懋堂張古愚從陸佗鄉王伯申
朱仲鈞力辨段張之非

受業鎮海鄭鉽
孫　次丙　仝校

丹陽洪竹亭繕刻

昏禮通故　　　　禮書通故弟六

定海黃以周述

伏生書傳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乎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如是則上無以孝于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白虎通義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滿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數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為二十五而繫心也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為十五故十五許嫁也五經異義云大戴

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逹于庶人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為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慎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所以重繼嗣也鄭元不駁范甯云譙周說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昏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仲春之月奔者不禁甯謂禮為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王肅云周官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昔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馬昭云禮本命篇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于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杜佑云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掌萬民之判眾庶之禮也喪服經有為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以周案伏傳范注說並正當禮無夫為婦長殤之文異義引有字誤夫為婦

當作為夫姊王肅引昔賢語見墨子節用篇

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不取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以周案天子娶十二女係乾圖文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公羊傳文公羊說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三國媵非禮也穀梁注引

許叔重云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
春秋左氏說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何休說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故齊人來媵無貶刺之文鄭元說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諸侯直云備酒漿何尋有異姓在其中齊大國來媵我以為榮故無貶刺
白虎通義云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周官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于此鄭元

從通義王肅從家語束晳云春秋二百四十年天王取后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送女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褒貶何限于仲春季秋以相非哉以周案仲春會男女文見周官二月綏多士女文見夏小正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文見邶風秋以為期文見衛風霜降逆女冰泮殺內文見荀子有女懷春不暇待秋文見毛傳通典引董仲舒云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文本荀子毛傳家語雖偽書未可全斥昏之正期在霜降後冰泮前周官仲春會男女奔者不禁據期盡言若仲春為正昏之月何容汲汲先下不禁之令鄭注錯會經意而仲春後季秋前不相昏娶振古如兹束說支謬春秋所書多失禮事
鄭元說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重天時權許之譙周云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鄭鍔說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命者連讀若之言及也謂奔者俱有罰以周案內則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六禮不備謂之奔奔者不禁聽成昏也殺禮成昏必有故故下言無故罰之故者或凶荒或男女失時
毛詩傳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謂告父母廟白虎通

義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杜預說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云先配而後祖孔穎達說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陳祥道說記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鄭謂受命退乃卜卜昏之禮蓋亦如之然則告廟始于納采問名之後矣以周案昏禮冉半篇敘六禮之行皆主婦家立文男家之事多從略立文然也婦家六禮之行皆受于廟男氏不言可知白虎諸家因禮經無男氏告廟之文遂生曲說本記言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昏謂親迎時昕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說見冥

疏受諸禰廟卽告廟也戴記言娶妻齋戒以告鬼神又言祖廟未毁冠娶妻必告傳言鄭忽先配而後祖不爲夫婦楚公子圍娶于鄭亦云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皆男氏告廟之證毛大可因此斥禮經爲戰國書大謬其謂告迎之後又有告至告謁二禮尤屬杜撰　又案毛詩說娶妻告父母謂告父母廟此古文家說也白虎通說娶妻告父母者遠恥防淫泆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此今文家說也鄭康成從古文故注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云用昕使者用昏壻明壻亦告禰廟也故箋詩必告父母云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鄭以卜于死者爲告則納吉注歸卜于廟是亦謂告廟而後卜也秦氏通考因鄭解先配後祖以祖爲軷道之祭遂謂鄭主不告廟之說殊爲失察

鄭元云昏禮下達先使媒氏下通其言朱熹云下達爲下文用雁而發士庶皆昏用雁攝盛之意褚寅亮說如朱子解則宜云納采用雁下達文義方順當主鄭說用雁與六摯絶不相涉若云士許用大夫之摯以攝盛則天子諸侯大昏何反降用大夫之所執乎以周案昏禮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六禮也六禮之行自天子達于士故首不舉士而曰昏禮下達非若冠禮自士始也鄭朱竝非記玉人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大昏用鴈無見文賈疏昏禮無問尊卑用鴈未知何據士當用雉雉難生致攝盛用鴈大夫用雁如公孫黑强委禽是記曰摯不用死死謂雉褚說非

鄭元云賓升西階當阿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庪沈彤云當阿卽當庪阿之言倚屋宇倚身庪之言閣屋宇閣焉以周案梁之曲處謂之阿凡經中阿之義訓爲曲說文亦云阿一曰曲阜也殷人重屋四阿亦謂用四曲梁士大夫用夏屋制其曲梁中處正當棟故鄭注訓當阿爲當棟賓于曲梁當棟之處致命主人于阼階上再拜賓退負序遂從而南主人鄉與客竝而受故下曰授于楹閒南面今文阿作庪則授受當在楹外矣故鄭注不從今文沈果堂謂阿卽庪更謬

敖繼公云授于楹閒南面文承主人之下則授宜作受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矣以周案此竝受法亦謂之同面受敖改經非從注疏

鄭元云授于楹閒南面竝授也賈公彥云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竝授朱大韶云經三云楹閒南面注于士昏禮注云竝授于聘禮則以爲訝受案聘禮注是也經無竝授受法言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可知授當爲受

字之誤也文承主人再拜下自言主人受不當言使者授聘禮諸條皆主受者言其例自明鄭不審授為受之譌故解為並受與聘禮注異以周案經言授明就賓立文何㝵云不辨賓主記言鄉與客並然後受自是通行之禮何㝵云禮無並授受灋說詳相見禮門

鄭元云主人受醴筵前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吳廷華云鄉飲酒禮言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此賓拜主人亦當少退身能疑立以周案凌氏釋例亏納采使者不答拜亦云主人拜時使者當如聘享授玉璧之例亦三退負序與吳氏此說相合

鄭元云問名曰為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孔穎達云問名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昏禮云為誰氏言母之姓何氏也賈公彥云名有二種一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是名號之名若以姓氏為名之類是也問女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女三月之名敖繼公云氏謂女之伯仲臧媯為仲氏亦其一目盛世佐褚寅亮說問名而以誰氏問不敢斥言也主人則直對以三月之名以周案婦諱不出門名亦不出閫古婦人以名箸者若徵在若重若餚璧若弃皆特見其通行之偁止曰伯氏仲氏詩偁大任陳媯為仲氏是也器大記曰男子偁名女子偁字問名即問字小記曰男子偁名婦人書伯仲稱字即問伯仲疏家分字與伯仲為二誤曰為誰氏問伯仲氏非問姓氏誰氏猶云何氏說文誰何也誰謂伯仲對當如春秋伯姬叔姬之偁不直告以三月之名

又案鄭注不必主人之女賈氏謂恐假外人之女而收養之似非鄭意俞理初申鄭注引左傳云先君之適若而人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寡人之適若而人不必其主人之女謂或遺姑姊妹之屬斯說勝賈

鄭元云問名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為主人女敖繼公云此擯者傳主人許之辭也賓致命亏堂宜亦曰敢請

女為誰氏主人則直以女名對之以周案此門外傳辭不遽告以名者俟賓入對之也上記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即告名之辭鄭注誤

張爾岐云主人拂几授校賓主不敵故也褚寅亮說授几之灋主執兩端授則賓執中閒受主執中閒授則賓執兩端受此則以校授賓㝵亏常禮以周案聘禮亦賓主不敵不云授校張說固非校為几足足在几之兩端執校以授即執兩端授褚說亦非詳見名器門

朱熹云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便休郝敬云昏姻之約自納采問名時已定矣如必問名始卜倘卜不

吉可中廢乎故用禮通其義而已以周案納采但曰貺室某斥男名不斥女字是但約為婚姻尚未定其伯仲氏猶晏子請室曰還姑姊妹若而人辱使董振擇之也問名則定其伯仲氏而後可加諸卜納采問名賈疏謂一使兼行二事納采一鴈納吉一鴈其禮殊輕納徵乃加束帛故卜不吉可中廢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後儒視納采節太重且以納采時已定其伯仲故問名納吉諸節皆說不通今吾越俗遣人約昏之後先以菲禮問女子生辰合之不吉則還其帖仿古問名加卜之意卜不吉中廢何妨情理後人視納采禮太重反疑古禮不可通自瞶贖耳

賈公彥云云吾子有嘉命以下至請納徵是門外向擯者辭也云致命曰某敢納徵者是升堂所致命辭也云對曰者是堂上主人對辭也敖繼公云致命之辭宜在敢不承命之後以周案使在門外故曰請納徵既升堂故曰敢納徵從賈疏

白虎通義云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庭實偶也昏禮經曰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納徵用[元]纁束帛離皮鄭[元]云周禮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為聲納幣以緇婦人陰也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賈公彥云庶人用緇無纁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襍記納幣一束束五兩三[元]二纁陳祥道說史錦繡千純純匹端名疏謂庶人用緇非盛世佐說襍記魯人之贈三[元]二纁是送死之制聘女或异古紂字多誤為純鄭改純為緇不為無據以周案純帛之純不必改緇庶人用緇亏文無見從白虎通義天子諸侯加之以圭璋玉人云瑑璧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

敖繼公云請期節曰某日堂上致命之詞也其上則皆擯者所傳者也張爾岐說請期節云云皆賓與主人面相往復之辭盛世佐說此皆使者在門外與擯者所往

復者也其致命亏堂當曰敢請期不亏堂上告期者以在門外已告也仍曰請期者以壻父本欲使者請期若亏堂上直告之曰某日豈辱為致命乎以周案敖說非盛說叚槩

荀況云親迎之禮父南向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鄭[元]云父醮子子壻也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亏寢爾下十三字依敖氏集說引補呂坤云父西向子南面以周案冠醮子南面賓北面此父親醮不用賓北面之位終有未安當從荀子

賈公彥云女父禮女用醴又在廟父醮子用酒又在寢

知者以在廟禮筵亏戶西右几布神位今不言在寢可
知也以周案父醮子亦宜在廟與醴女同左傳公子圍
取亏鄭曰圍布几筵告亏其莊之廟是其義證記文上
下類錄命辭例不及神席不㝵因此遂生曲說
鄭元云宗子無父母命之命使者在春秋紀裂繻
來逆女是也親皆歿己躬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
幣是也賈公彥說公羊傳紀裂繻來逆女何以不稱使
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
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無母也然則
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如公羊義

母命之者命子之父兄師友使命使者不自親命使者
此注云命之命使者似母親命鄭略言之其實同也敖
繼公說記曰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是親迎者必受父命
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其禮不可行此為無父而母
命使者之禮則父歿而母存亦不可親迎矣以周案公
羊家說母不通使故母命之謂命父兄師友使使者但
經云母命之己躬命之竝不言父兄師友己躬命之是
直以己名命使者則母命之不㝵謂命父兄師友以命
使者上下分化兩解鄭注命之命使者自與公羊家異
且昏禮當以同姓為主云稱師友固屬未安宗子尊父

兄亦未㝵主其昏故有母母命之無母己躬命之婦人
無外事非所施亏宗子無父之取婦也哀公問篇諸侯
冕而親迎云諸侯無父可知是親迎不論父存歿矣
鄭元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支子庶昆弟也弟
宗子母弟敖繼公云支子謂宗子之族人也弟謂凡無
父母而有親兄者也兄雖非宗子猶稱之也有兄則不
稱宗子者尚親也褚寅亮云注必指宗子母弟者見所
稱之兄非大宗子則必小宗子也假如宗子歿母弟之
次者存季弟行昏禮亦不㝵稱次兄以非宗子也而稱
其繼祖之宗子敖氏似失記意以周案褚㝵鄭意

異義云禮戴說天子親迎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
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
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諸侯有故若疾病
則上卿逆上公臨之許慎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
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鄭元駁之云文
王親迎亏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尊其亏后
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亏此哉禮
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
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
乎以周案左氏說天子聘后及嫁女皆使同姓諸侯為

主祭公迎后傳云禮也劉夏迎后譏卿不行不譏王不親迎文王親迎本諸侯禮然京公篇言先聖天地明屬天子究不㝵言不親迎顧未必若大夫士直逆女家冝胡氏甯曰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迎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而入此說可通白虎通義云天子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為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館亏外明不往京師也　又案春秋之例大夫不外娶為大夫不㝵越境逆女也故莒慶來逆叔姬傳以為

譏夌曉樓公羊禮說據此大夫越境逆女為非禮遂謂諸侯娶無有越境之事顯與公如齊逆女傳以為禮相違不足據

鄭元云士昏主人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賈公彥說卿大夫助祭用元冕親迎亦當元冕攝盛也天子諸侯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服則五等諸侯元冕以家祭親迎不㝵過元冕天子親迎當服衮冕矣是以郊特牲云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據諸侯而說故知諸侯元冕也孔穎達說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之冕五冕通元故合稱元冕以周案天子衮冕祭衮冕親迎是親迎用祭服也但五等侯之祭服說亦不同說詳衣服通故中大夫以下親迎攝盛鄭云大夫亦冕服者大夫以冕為尊士以爵弁為尊士親迎用尊服則大夫以冕可知也至士之子用士服為攝盛賈疏以為適子則然庶子宜降一等亏義無從推見葢據後世禮為說也唐六典昏禮有嫡庶之分

經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賈公彥云奠鴈當在房外當楣北面何休云夏后氏逆亏庭殷人逆亏堂周人逆亏戶後代漸文迎亏房者親親之

義也以周案何休之言本於書傳此乃天子侯禮非奠鴈沿凡言戶皆室戶房戶不㝵單稱戶賈疏因女在房中改戶為房已與本文不合當楣北面經傳娶無其文且時主人升西面正當楣處又安㝵容壻之奠鴈及拜位賈疏甚謬何後人咸信其說邪近張臯文知當楣侵主人位改為當阿亦為未達經於賓升之下卽曰北面奠鴈其鴈明奠亏西階上矣如果曲而鉤楹而東又曲而北當阿而奠有如許轉折經宜明箸之矣又考說苑修文篇言親迎之禮云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又云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

則親迎亦不僅奠鴈矣

何休云書傳曰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以周案此天子侯禮也天子侯禮之别詳于書傳諸侯大夫士侯禮之别詳于齊風著篇傳箋以素瓊琇為士服青瓊瑩為卿大夫服黃瓊英為人君服則諸侯俟于堂卿大夫俟于庭士俟于著矣而鄭風丰詩又云俟我乎巷毛傳以巷為門外與禮經合蓋俟著者其命士不命之士自俟于門外之巷也此别有說詳襍著賈疏引書傳以為壻親迎奠鴈在房戶外之證大謬

毛詩傳云有女同車親迎同車也鄭箋云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陳奐云禮士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壻婦皆同故曰同車以周案親迎之車雖婦壻各一乘而婦初乘車之時固與壻同車也禮曰壻御婦車授綏記曰壻授綏御輪三周舊疏引此以解傳箋本明陳疏好與鄭異故别解之如其說傳亦當曰親迎車同

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敖繼公云主人拜于位進訝受于門中皆西面壻復位東面拜送褚寅亮云經明著入與出之文敖氏訝受門中肊說也授受之節宜亦如士相見禮在中庭以周案敖說士相見禮亦謂訝受門中非

鄭元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賈公彥云左傳齊高固秋月迎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行反馬禮故知大夫以上嫁女自以其車送之吳廷華說親迎為六禮之一焉有夫家不共車而自乘其車之理此經壻車婦車並舉其為夫家所共甚明左傳有反馬說或是送女之人所乘或載嫁女服器之車俱未可知以周案詩百兩御之御迎也是大夫以上有迎車也百兩將之將送也是大夫以上有送車也毛傳云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兼言尊之諸說姝偏鄭箴膏肓云禮雖散亾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反馬壻之義

鄭元云女從者謂姪娣也盛世佐秦蕙田說女從者即下所謂婦人送者詩諸娣從之乃諸侯禮鄭誤以周案下經云雖無娣媵先是士妻亦有姪娣也從鄭

鄭元云媵御沃盥交謂媵沃壻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敖繼公云媵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此盥蓋于北洗夏炘說鄭敖盡非經例賓主敵者洗于庭洗尊者不就洗有人就而沃盥公食公尊不就洗士虞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內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是子於父母亦就而沃盥也同牢之禮夫婦竝尊媵御皆賤亦就而沃

盥也几云沃盥者皆指匜槃而言與庭洗無涉庭洗無
云沃盥者以周案夏說與胡氏士虔正義合

敖繼公云舉鼏入匕俎從設謂三匕三俎從設有司三人各兼執一匕一俎北方載者左人也右人則西面匕沈彤說當有六俎六匕云共牢者謂夫婦各食其半非謂止三俎而共之也以周案經言夫饌舉俎魚腊言婦饌不舉者明同牢亦同俎也沈說無據少牢禮匕皆加于鼎東枋為鼎西面匕者在東便也此鼎亦西面匕者當亦在東西面匕賈疏謂南面匕未是宜從敖說

經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以周案筵長九尺饌先設醬者醬居席端也醬用登徑尺二寸菹醢用豆徑亦尺二寸菹醢次而北其相去各尺二寸菹醢既設三俎之位乃定故下言設俎

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鄭元云豆東菹醢之東以周案三俎當席中先設豚次設魚二俎皆橫腊特于俎北則縱設也三俎皆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二俎橫設悉當特俎之縱三俎合而成方舊說三俎皆橫設不正

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鄭元云饌要方也以周案黍稷用敦敦徑六寸八分北當豚魚二俎會在其南湆與醬同類而不與醬同設者醬當席端而湆在席外故最後設之婦饌亦同設饌要方弟子職文中三俎二橫一直成方夫席豆東兩俎醬東黍稷又合三俎以成方湆雖當席外而與黍稷二會並列亦合三俎以成方對席亦然賈疏饌要方不及湆其疏設湆于醬北又以為湆不㝵要方此謬說不可從近之作圖者竭衺不正皆為賈疏所誤

設對醬于東鄭元云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賈公彥云當特俎之東以周案對醬當與夫醬相對夫醬當席端婦醬亦于席端對設鄭注以魚豚二俎當席中特俎偏北故云醬當特俎意亦欲兩醬相對而婦之黍稷當湆西又與夫饌不類矣非也詳見後圖

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賈公彥云上設湆于醬南在醬黍之南特俎出于饌北此設婦湆于醬北在特俎東饌內則不㝵要方注云要方者據大判而言耳以周案婦饌要方與夫饌同湆最後設亦在席外也賈氏此疏大謬上文設湆于醬南不㝵添言黍如湆在醬黍之閒則饌安㝵方也鄭注設對醬當特俎雖難盡信然其意正欲饌之方也按後圖自見賈謂湆不㝵要方與注顯違

李如圭云對席亦有俎設豆西魚次腊特亐俎南乃設黍亐醬西而云腊北者以其次腊設之其實在俎北楊復沈彤俱從其說俞樾云下文婦饋舅姑之禮特牲合升側載注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而此經上文陳三鼎其實特牲合升不言側載明夫婦同俎矣以周案六俎之說於經無見且按其設黍之處在豚北不在腊北與經尤違

敖繼公云魚腊當豚俎北端而云特者明不與豚俎為列亦横設之以周案魚腊亦横設則餘不尋方矣自後注家悉為敖氏所誤然敖氏釋設對醬亐東云下文設

黍亐腊北而此醬亦在黍東則於特俎為東北也此說足以校正鄭注自不可易近之駁敖說者多不中其肎綮

張惠言說據禮圖豆徑尺二寸登與豆同敦徑六寸八分俎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横設之一俎適當二豆之徑兩席其俎菹醢當席中必相對與豚魚之俎直腊特亐其北則醬湆當之故鄭云對醬當特俎經文云設黍亐腊北蓋當腊稍北略言之又疑北為東字之誤以周案鄭注對醬當特俎本失經意褚指升申鄭駁敖語固失當張皋文從注改經尤為不稽鄭氏錮以為豚魚二俎横設腊特俎北縱設三俎合成方形其說誠是而黍稷在湆東不在醬東與經又違

何休云禮婦人見舅以棗㮚為敬見姑以腶脩為敬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敖繼公云婦亐舅並用棗㮚而執亐門外亐姑惟用腶脩而受亐階下皆輕重之差也以周案見舅執棗㮚見姑執腶脩經有明文如敖說見舅棗㮚腶脩並用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也失之矣說詳褚氏管見

敖繼公云婦始執笲用二手拜時則惟右手執之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也郝敬云

婦東面立拜古婦人拜不著地戴震云婦立拜舅亦肅拜以周案諸說皆非詳見相見禮門

禮家皆說贊醴婦醴當為禮贊者男子或說男女授受不親贊醴婦以婦女之曉禮儀者為之以周案三月廟見老醴婦亐房中老為男子茲贊醴婦亦男子可知凡男子奠爵拜婦人執爵拜下贊自酢云北面奠拜則贊為男子尤明江氏私記辨之詳矣

鄭元云婦饋舅姑共席亐奧敖繼公云舅在北姑在南或說舅姑异席舅居奧姑居舅北褚寅亮說士室約深一丈八尺向東既接設兩席北墉下焉能更横容婦席

當依注共席之說以周案厥明婦見舅姑异席三月奠
菜舅席于廟奥姑席于北方亦异席玆亦宜然鄭云共
席于奥謂二席共設于奥皆東向非謂同席也如舅姑
同席則可同俎矣鄭說側載分兩俎明异席也又說婦
席于北墉下在室中北牆下為姑席在舅北其地無餘
故鄭知在室中北墉下三席非並設何嫌不容褚申鄭
非鄭意士室狹二筵容兩席說詳宮室類
鄭[元]云媵御餕于是與始飯之錯始飯謂舅姑錯者媵
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作姑敖繼公云旣酳改設
之如饌之錯錯猶設也與始飯三字誤胡承珙說姑飯

者媵御共餕姑之飯黍而不餕舅飯亦不敢褻之意以
周案曰始飯明餕餘不僉舉也曰錯明舅姑之飯皆餕
也說詳褚氏管見如古文家說不餕舅餘錯義無著如
謂分設姑飯于錯義亦迂遠敖說尤誤
孔穎達賈公彥說廟見奠菜即祭禰事萬斯大說曾子
問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所以不遷不
祔者以未廟見故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
矣江筠說曾子問所謂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
祭禰即士昏禮之奠菜指舅姑歾者非謂舅姑歾者止
行祭禰而別無廟見亦非即祭禰為廟見如注疏家之
說經著奠菜之禮不并著廟見之文者經本詳初昏及
夙興事初不及三月而後其言奠菜者特以見舅姑禮
及之爾楊大堉說奠菜即廟見三月以久者言之若昏
期近于時祭則不必三月矣以周案曾子問三月而廟
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鄭注此舅姑
沒者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
特豚于室鄭意舅姑存者有婦見舅姑之禮有婦饋舅
姑之禮其舅姑沒者廟見奠菜如婦見禮擇日祭禰如
婦饋禮疏家廟見祭禰合為一事固非後儒以為舅姑
存者亦有廟見似亦未當經言婦入三月乃奠菜明奠

昏　　圭

菜不得在三月內楊說本郝京山更誤記又曰婦入三
月然後祭行亦謂未三月不得行助祭助祭又一事江
愼修禮書綱目以祭行為奠菜之記又誤并為一事
庾蔚之說舅姑偏有歾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亾者崔靈
恩說厥明盥饋于存者三月廟見于亾者賈公彥說舅
歾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歾婦人
無廟可見以周案舅歾姑存當奠菜禰廟以見其舅庾
說舅亾不見非也舅存姑歾姑雖無專廟但旣祔于皇
姑則婦廟見于皇祖姑以見姑賈說無廟可見亦非當
從崔說

賈逵說先配而後祖配謂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衆說配同牢會也先會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鄭元說祖祓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杜預說先逆婦而後告廟熊安生孔穎達說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匹配乃見祖廟鄭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于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歿者三月廟見故鄭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注云致之使孝非始致于夫婦也又隱八年公子忽先配而後祖注云祖爲祖道之祭是皆當夕成昏也以周案列女傳宋恭伯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齊孝孟姬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賈服所本賈服謂大夫以上三月廟見成昏明士自異不尋據士禮以駁之尋賈服之意行夫婦之道與成婦之義二者不同成婦必待三月廟見爲上下通制行夫婦之道自有遲速大夫以上禮備士則事遽有不能不異者焉以周謂士昏正寢正寢者薦祖行禮之地非私室比雖卽夕對枕稍知謹飭者不敢妄行褻事其或欲動情暱必自盟爲夫婦矣義不尋執不廟見之說而有遣其婦于毋家之事此拂經違道禮所不言而其情事可推而知也三月廟見而後成夫婦尋適私室此經道也未廟見不肯行夫婦禮如其伯姬孝孟姬必待三月之後此女子之善守經者也其或私行夫婦禮亦必遲至三月而後廟見如鄭突之先配拂經而祖必待三月之後要未有異者也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不杖不菲不次注云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齊衰鄭意當夕成昏此爲已行夫婦禮之制冝其賢女子守貞而死壻亦當嘉其志而爲之服記文所言豈專爲私行夫婦者設制邪

鄭元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謂助祭也賈公彥說舅在無姑厥明卽見其存者至三月不須廟見則助祭此謂適婦庶婦無此事敖繼公云凡舅姑之存若歿其禮皆然盛世佐云特牲少牢禮婦人助祭者內賓宗婦皆與此不專指適婦以周案三月祭行之禮統舅姑存歿婦之適庶敖盛說是

敖繼公云庶婦則使人醮之是時舅姑席如受適婦見之禮則醮之之位其亦在戶牖閒與褚寅亮云醴適婦位與醴適子位同則醮庶婦位亦同醮庶子位在房外南面矣以周案褚說是醮以代醴非代饗故使人醮之文在不饋之上鄭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饗上當有亦字賈疏直以醮代饗亦未是

賀瑒說許嫁者主婦為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婦人禮之無女賓賈公彥云未許嫁而笄無主婦女賓使婦人而已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醮之敖繼公說笄有二節一則成人之笄一則許嫁之笄以周案賀賈說本鄭注敖說非

鄭[元]云教于宗室宗室大宗之家孔穎達云大宗小宗之家悉㝵教之與大宗近者于大宗遠者于小宗賈公彥云不于小宗小宗卑故也以周案從賈疏

不親迎則三月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鄭[元]云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敖繼公云亦入門左也記似脫一左字盛世佐云凡出門以東為左入則以西為左記于壻入門下云東面明壻亦入門左矣疏據聘禮賓執摯入門右似以壻入門為右者然入門右者奠摯當北面此云東面明與聘禮有別當以敖說為正以周案凡摯用敵禮親相授受卑者不敢親授奠摯而退壻初入門奠摯用卑者禮也下云擯者以摯出請受請以敵禮見也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謂終以敵禮見受其摯玩經意所別在奠授不在門右門左之異賈疏據聘禮以釋之經外添說未是曰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則入門左可知

鄭[元]云擯者以摯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賈公彥云聘禮賓執摯入門右從君臣禮也辭之乃出由門左西進北面從賓客禮此亦然故知所請受者請還從賓客相見受之敖繼公云壻辭卽許則進詣受其摯入立于寢門外之右東面向主人也以周案斯當從北面之說

鄭[元]云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扉左扉盛世佐云門以向堂為正左扉西扉也蓋取夫東婦西之義士喪禮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凶禮變吉也敖氏以此扉為東扇誤賈疏謂東扉卽左扉尤誤以周案覲壻立門外西面則主婦立東扉內可知也天子閏月聽朔闔門左扉亦謂東扉當從賈

白虎通義云人君不再娶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于適經不譏也或曰適死不復更立明適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以周案伯姬死叔姬攝行女君之事禮有攝女君謂之貴妾明不升也從後說

春秋莊公元年築王姬之館于外公羊傳云非禮左氏

傳云為外禮何休膏肓據公羊以難左氏鄭元箴之云
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
白虎通義云紀子以嫁女于天子增爵稱侯故春秋曰
紀侯來朝文加為侯明封之也諸侯所以不得自取國
中何諸侯不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世
無大夫惡其內取也以周案公羊家義諸侯不內取為
不臣其父母也故宋內取譏大夫不外娶為人臣無外
交也故季文子取于陳譏然諸侯不內娶通禮也大夫
不外娶春秋之禮也士昏有饗異邦送者之禮是卿大
夫亦有外娶矣嫁女增爵似後世禮非古

白虎通義云不取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
也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取以春秋傳譏取母黨异義
云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取于吳為同姓也謂之吳孟
子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謹案易曰
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取吝道也即犯誅絕之皋言五
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以周案左氏說非小君不譏固
非許說五屬內當絕據古禮言亦未是記言雖百世而
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夏殷自有异太平御覽引禮
外傳云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
但昭公周人何得援古禮以為之解坊記曰魯春秋猶

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謂去姓及吳也曰與
聿越字通曰之言及也春秋去夫人之姓及吳國之號
于其死也書之曰孟子卒今春秋是也論語曰謂之吳
孟子國人稱謂之不肎沒其實爾或說昭公自諱謂之
吳孟子非或說坊記所言是未修春秋尤誤中表不可
為昏袁準正論言之至唐并議外屬無服尊卑亦不為
昏然左公穀三傳皆無譏取母黨之文今律不禁姑之
子舅之子為昏　又案古人姓與氏分取妻不取同姓
不論氏其有氏同而姓異者可以為昏若齊之欒氏姓
姜晉之欒氏姓姬衞之孫氏姓姬齊之孫氏則出自長

孫修之後是也其有姓同而氏異者不可為昏若齊之
崔與東郭不同氏而同姓姜崔子欲娶于東郭偃而偃
以君出自丁臣出自桓為妨是也
通典云劉德問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
否田瓊荅曰昔許叔重作五經异義已設此疑鄭元駮
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以
周案記云親皆沒已躬命之無父母者有自取之禮昭
昭矣異義所疑為不得其死者禮未葬不變服故疑
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元云遷葬謂生時非
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

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
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史浩云遷葬者謂
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求夫以周案遷葬者謂
娶其未聘者嫁殤者謂嫁其已聘者鄭注是也近時惡
習盛行因遷嫁而祔主因祔主而爭繼惜官司無有禁
之者

記曾子問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男不入
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然後即位而哭鄭元云
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于齊衰以下孔穎達云上文
女聞壻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入門始改服故云不

聞喪即改服也禮運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
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于齊衰以下
也或云鄭意昏禮重于齊衰以下當成禮而後改服今
喪即改服者于古未聞此為疑經之辭孔疏非鄭意也
以周案下節除喪不復昏禮文承此下明在塗聞父母
死與聞齊衰之喪皆然也開元禮云女在塗而壻之父
母死女赴喪壻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女
之父母死亦然不兼齊衰大功之喪為言其意蓋與或
說同

記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已葬致命

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女氏許諾
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
嫁之禮也女子父母死壻亦如之羅欽愼云舊說免喪
之後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改嫁女家不許壻
亦然後別取此何謬也妄有昏姻之約既定直以喪故
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邪蓋請娶弗許者
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
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或云羅說
甚是但改嫁別娶本文實明言之此非獨注家之誤也
經文可刪以周案此為有吉日者言也有吉日謂已告

期葬畢乃使人致命不得嗣為兄弟為有吉日而愆期
不可不禮辭也不敢嫁謂不敢嫁此壻也女之父母使
人請壻弗取為前有不得嗣為兄弟之命謙若不敢必
其終取此亦禮辭也然天下斷無女俟終喪而壻猶弗
取者而后嫁之謂終嫁此壻也而后緩詞對上不敢嫁
為文女氏既不敢于喪中嫁此壻又俟免喪請而嫁之
是謂始終有禮故竝曰禮也自注家讀女之父母使人
請為句以嫁為改嫁他人壻弗取為終不取遂致文義
悖違而斥者紛紛矣

何休膏肓云襄仲如齊納幣左氏以為禮也喪服未畢

而行昏禮亏義左氏為短鄭元箴之云僖公母成風主昏㝵權時之禮以周案鄭義曲

記䄇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王引之云卒哭在弟三月小功之末則在弟五月己之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是三月而舉吉事而亏父之小功而已總者待在末之弟五月亦但可為子冠為子娶婦而不可自冠自娶妻是薄亏己之小功而厚亏己之總麻矣若云統亏其父則父小功卒哭後己可自冠自娶妻己亏父之小功之末而猶不能冠娶妻是父之視小功也輕而己之視父小功也反重揆之於理殆不可通今案父小功之末小當為大父大功之末不但冠子嫁子而又可以為子娶婦明父之大功輕亏己之大功也己雖小功雖當讀為唯以周案鄭注以大功之末小功之末末為卒哭以與下句輕重失敘故也其實末與卒哭不可提父小功乃大功字之誤㠯鄭注之失通典禮二十載孔琳之荅問已詳議之而上下文輕重失敘孔氏尚未察也王氏破小為大甚當己雖小功既卒哭七字連讀雖屬卒哭對上末字為文無容破字

范汪說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寢麻非以接弁冕也䄇記云云此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㠯非通例也蔡謨等說降服大功雖不可娶而可嫁以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故其制异也荀伯子等說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自是論本服㠯所以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正以下殤之小功足以包之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既不㝵同小功而娶妻本服期而降在大功豈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琳之云娶妻事重嫁子事輕今若云不可納婦容可以嫁子為難㠯而獨言小功之殤不可以娶妻是指言重者不可也重者自不可輕者自可有娶何㝵輕必從重邪高崧江彪云己既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父大功卒哭亦可娶婦矣以周案從蔡孔兩說

庾蔚之云長殤中殤之大功卒哭之後㝵與尋常大功同亏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所以然者雖本期秊但降在大功其服稍申故也賀循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㝵冠娶推此而言降在大功理不㝵冠嫁矣孔穎達云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娶而况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以周案自冠取妻事重冠子嫁子事輕蔡謨孔琳之已言之卒哭

在三月大功之末在九月卒哭非卽大功之末陳澔亦言之諸說混殽比例不淸以記推之下殤小功既卒哭不可冠娶妻而冠子嫁子未始不可也況長殤中殤已在大功之末亦不可冠子嫁子乎賀孔之說非也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不言可娶婦可冠娶妻則降服大功之末亏娶婦自冠娶妻亦有不可矣庾說亦非也

詩衞風序衞女嫁亏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鄭元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歿則使大夫甯亏兄弟杜預說同孔穎達云父母在則身自歸甯父歿母存則使卿甯惠士奇云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歸甯非禮詩有歸甯父母之辭者夫人父母在使卿歸甯歿則否左傳襄十二年秦嬴歸亏楚司馬子庚聘亏秦爲夫人甯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見孔疏身不自歸而使卿甯左氏以爲禮言惟此爲得禮凡內女嫁亏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以周案鄭箋爲長歸甯者女自歸也如惠說父母在有甯禮無歸甯禮則曰甯可矣何必云歸詩序思歸甯而不得何必云父母終至葛覃歸甯父母歸謂歸文王父母謂文王之父母與此歸甯義又不同

何休云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或說父母存身自歸甯父母歿使人甯不自歸諸侯夫人至士妻皆同以周案諸侯夫人父母既歿雖有大故不得反衞載馳詩可證何說非也其云惟自大夫妻歲一歸宗得之春秋之義諸侯不內娶詩序三言思歸甯而不得皆以嫁諸侯適異國爲文明指諸侯夫人言禮經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鄭注曰父雖卒猶自歸宗賈疏曰知義然者父母在嫁女歸甯父母何須歸宗子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明是據父母卒者又攷喪服經傳通例凡女行亏大夫以上曰嫁行亏士庶人曰適人此云女子子適人者明據大夫以下言

周語云內官不過九御戴記云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二書違異鄭元云女御九九當九夕世婦三九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以周案鄭注固穿鑿昏義所言亦非周制也先君子曰白虎通嫁娶篇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白虎通本亏王度記今大戴禮缺王度

記詳不可攷而其義自古周官九嬪卽九女也與白虎通合攷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亦可見后之外惟九嬪周語內官不過九御韋注九御九嬪漢貢禹傳古者宮女不過九人高祖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此尤顯據昏義九嬪上有三夫人魏志王朗傳蜀志董允傳因有十二為限之說以古制攷之卽三夫人亦在九嬪中選之故周官列九嬪不言三夫人是猶列六卿而不列三公也周官有世婦女御皆不言其數鄭注云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參見職官門鄭檀弓注蔡邕獨斷並云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參攷

孔穎達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世婦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娣貴亏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也有妻謂二媵及姪娣也以周案世婦謂夫人之姪娣妻謂二媵妾謂二媵之姪娣孔疏甚舛公羊隱公元秊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注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是則公羊家說二媵貴亏適姪娣與左氏家義異詩召南疏云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左氏言以夫人之姪娣為繼室明其貴也何氏以二媵為貴與禮不合彼疏較此明晰又何注云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孔疏互易其文亦非文家尊適尊尊者尊適兄以及其子也文家尊尊先立姪與文家尊尊先立孫同

記曲禮敘世婦在嬪上昏義敘世婦在九嬪下孔穎達說曲禮或殊夏殷言之金鶚說祭義三宮夫人世婦連文可知世婦尊故春官婦官之長以卿為之亦以世婦名以周案周官天官亦先九嬪後世婦祭義以諸侯言諸侯無九嬪

受業婁縣張錫恭
壻鎮海張惠澍　仝校

丹陽洪竹亭繕刻

見子禮通故　　禮書通故弟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孔穎達云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生子必于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月辰謂生月朔日以周案生子必于側室為上下通禮不獨大夫妻為然

鄭元云國君世子生接以太牢接讀為捷捷勝也謂會其母使補虛強气也孔穎達云王肅杜預並以為接待夫人以太牢以周案接謂接子也下云凡接子擇日是

其證子初生而即以禮相接重之也此與下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同志接子以太牢兼以會其母也鄭注亦合經餘意王杜以為專待夫人未是待夫人在見子後

鄭元云三日始負子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劉台拱云三日上屬為句言設弧帨三日乃收之也以周案云三日始負子明負子不在三日前也下又云三日卜士負之吉者是負子于三日始當從舊讀如劉說始字不詞

鄭元云詩負之詩之言承也孔穎達云詩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以周案詩負之與特牲禮詩懷之義同鄭彼注詩亦訓承詩負之者既承而袌之使面鄉前以示射也凡曰袌者面鄉前如周公抱成王是也以其面言謂之袌以其背言謂之負故鄭注云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　又案負子與抱子禮亦不同負子在三日之後抱子見父在三月之末負子君世子使士餘無見文抱子君世子使世婦抱之庶子使傅姆之屬抱之大夫以下妻自抱子是其槩也

劉台拱云三日卜士負之則是三日始卜猶未行負子之禮也如此解則與下文凡接子擇日不相抵捂矣以

周案接子與負子本異義不相干接子在三日內負子于三日乃始鄭注凡接子擇日云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是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作一句讀至三日始卜其士之吉者是負子亦不定在三日俗儒以三日為負子定期非劉氏以負子為接子尤非

鄭元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莊述祖云白虎通義以桑弧蓬矢六射句絕射如字音義射字下屬會亦反誤以周案以桑弧蓬矢句六射句天地四方句

鄭元云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會子不使君妾

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皇侃云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以周案大夫之妾賤于士妻左傳舉其賢者言之

鄭元云擇于諸母與可者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一說擇人而為此三母非擇取兄弟之母鄭注非以周案諸母謂庶母可列女傳引佗阿可阿皆俗字宜讀為娶說文娶女師也鄭此注是梁武帝天監七年詔語不足據公子有師慈保三母大夫之子止有慈母以兼師保喪服小功章曰君子子為庶

母慈己者鄭君彼注引內則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于公宮則劬以明世子無慈母則此云人君養子之禮謂養羣公子之禮也而公子養適子亦視此故注君子子為大夫及公子之適子又引此三母以證公子其證大夫養子別引大夫之子有食母明此無關大夫也孔疏謂此文實亦兼大夫士非

鄭元云凡父在孫見于祖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以周案適子適孫有上承宗廟之重故曰欽有帥將授以事之辭也故執其右手以示意鄭注以喪服之禮推言之義甚精密俗儒以辭為夫婦授受語遂云雖適孫不當有辭大謬

鄭元云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孔穎達云囟是腦上縫故說文云囟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一縱一橫曰午留其頂上縱橫相交通達曰午達以周案穀梁昭十九年傳羈貫成童羈貫卽羈角貫亦作丱詩曰總角丱兮兩角夾囟如丱字之形毛傳范注皆非當據此注正之

妻以子見于父賢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以

周案妻以子見于父為上下通禮但此惟冢子為然曰適子庶子擯者以見下交公庶子生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于君擯者以其子見則大夫以下之適子庶子可知也舊說不明析

鄭元云具視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以周案鄭注本玉藻文是也但下文云父執子之右手是見冢子之禮也適子庶子祇撫其首而已冢子未食而見則如朔之食亦惟夙興時具焉曰其食自在夫入後故下又曰夫入食如養禮舊解不明析

鄭元云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于內寢辟人君

也人君見世子亐路寢見妾子就側室以周案記言見子之禮云夫入門升自阼階妻抱子出自房鄭注以為側室之房說甚可疑曰阼階必有西階矣側室有東西階有房室直與正寢同制叟屬無據尋鄭注所以為此說者為下有妻遂適寢之文也竊謂此云夫入門者謂入內寢與見妾子亐內寢同妻抱子出自房者妻自側階升故出自房時妻尙在側室也下云妻遂適寢與妾遂入御意同皆對三月耑居側室為文入御亦謂入寢於妻曰適寢亐妾曰入御貴賤之詞也

舊讀遂左還句授師句子師連下為句近讀授師子句

以周案近讀是謂以子授其師也

見子　五

鄭元云適子庶子見亐外寢適子謂世子弟庶子妾子也外寢燕寢也孔穎達說庶子見亐側室茲為撫首咳名之事同故與適子連文燕寢在內而云外者對側室為外㠯以周案記中凡言外寢者皆謂正寢未有以燕寢為外寢者下文記大夫妾生子云見亐內寢大夫止有燕寢一正寢一則內寢者燕寢也外寢者正寢也人君見適子庶子亐外寢亦路門內之正寢可知也舉適子庶子則見世子可知上節記世子不言見外寢亐此互見故曰禮師初而無辭其異也故又別之如鄭注以外寢為燕寢則見燕寢亦適子庶子所異其文當在禮師初之下與無辭為類非其義也

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齋見亐內寢禮之如始入室

鄭元云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

以周案下文云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注言與經文違非也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齋見亐內寢與下公庶子生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亐君同例謂妾自潔其身以見其夫而其子乃亐食後擯者以見亐外寢上下諸節文可推而知也劉端臨云見亐內寢者謂妾見君也公之庶子不與母俱見則大夫士之子從可知矣劉氏此說是也

見子　六

鄭元云無辭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孔穎達云耑文卿大夫妻見適子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其文已具故亐見世子之禮略而不言其實見世子亦然

以周案孔疏是俗儒以為世子亦無辭如其說文當在禮師初之上謬巳

鄭元云大夫之子有食母選亐傅御之中器服所謂乳母也

以周案上文言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下又言師慈保三母是食母在三母之外也器服小功章庶母慈己者義包師保總麻章又有乳母故此食

母注以乳母解之是也小功章引此以當慈母未是或
又謂大夫子止有食母不得有慈母大謬
鄭元云旬而見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
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
莊述祖云旬當為旬字之譌說文旬目搖也從目勻省
聲或從旬作眴大戴禮人生三月而徹盷卽旬文之不
省戴禮盧注盷睛轉視皃亦與目搖解同旬而見申上
三月而見之義白虎通義云三月名之何人生三月目
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煦亦
盷字之譌記言此明名子所以必三月之末而冢子與
適子庶子見有先後為天子諸侯大夫士之達禮也以
周案旬本有均義故公均亦作公旬鄭破旬為均又足
以同時均生恐非經意或讀如字謂十日而見與三月
見父之文違或謂三月後每旬一見與上下以始見立
文亦戾莊氏此說甚覈但以盷而見為卽三月末之見
亦少別白上兩節三月之末見父皆據人君立文此言
大夫以下之子目盷而見不必定在三月之末故特以
自命士以上大夫之子盷而見別箸之三月之末有定
期盷有遲早不限于末下文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
已食而見義通上下鄭注以下文為人君禮于此又言

既見乃食以別之亦非
白虎通義云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于祖廟明
當為宗廟主也一說名之于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偁
質略故于燕寢以周案記內則適子庶子見于外寢咳
而名之外寢正寢也鄭注以為燕寢卽本白虎論之一
說而云然其實非也逸禮服傳文亦無可徵惟曾子問
有君已葬而世子生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
宗廟山川此據君薨立文非父自名于祖廟
記保傅云古之王者大子乃生固舉之禮使士負之有
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盧辯云使士負之
卜其吉也參夙謂三月朝也以周案大子乃生乃與才
通始也固舉之禮固乃用字之譌左傳所謂以大子生
之禮舉之是也用以也白虎通義引作舉之以禮內則云卜士負之吉
者謂卜士非卜子盧注誤大子之南郊見天義不蒙上
士負故以有司別言之負子在三日見天當在三月之
末見父以後白虎通義云使士負子于南郊以桑弧蓬
矢六射豈子生三日而有遠之南郊之理故盧注以參
夙為三月朝孔氏補注未逢盧意但參夙漢書新書白虎通義俱
作齊肅齊古作𪗋與參相近夙與肅古通知之南郊見
之天不蒙上士負為文則參夙興三字依各書作齊肅

亏義自通不必曲解參為三月

姪孫鎮海梅鼎恩　孫文玎　仝校

宗法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皡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亏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以此言之天子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以周案諸侯以字為氏之氏今注疏本作謚誤也天子胙諸侯土而命之氏氏謂國氏諸侯不得專封即不得命氏故其大夫身受采地皆無氏至子孫有以王父字為氏者因以為族故也因以為族者諸侯得命族故也其以王父字為氏此為氏族之氏與國氏異或以官氏或以邑氏亦惟世祿家有之其本身未嘗命氏亦同國氏之氏天子命之氏族之氏諸侯命之鄭漁仲作通志詳敘氏族亏此尚未剖析且後世之姓多是古人之氏四裔不相之氏尤無當中國之姓鄭氏牽彊傅會多不可信

王充云因其所生賜之姓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姒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子氏周履大人迹而生則姓姬氏杜預云因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謂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以周案王說與禮緯同不足信建德謂建立諸侯之有德者國語云异姓則异德异德則异類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韋昭云尋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是也天子建立有德者因生以賜姓國語所謂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爲姬炎帝爲姜是也胙之土而命以氏謂以國爲氏如踐土之盟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

王臣莒期又荀偃之偁齊環衛太子之偁鄭勝晉午之類是也凡胙土者必命氏不必賜姓賜姓自有氏故國語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尋姓者十四人云二十五宗者皆命氏也尋姓者十四人其十一人命之氏未賜姓後世姓與氏不分又無命氏之典子姓既多遂莫別其所出

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序貣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杜預云諸侯位卑不尋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便即先人之諡偁以爲族孔穎達云爲諡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諡因以爲族以諡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偁以諡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以周案鄭駁异義引諸侯以字爲氏與服注合杜注氏化諡不及服鄭所見本爲長其云即先人諡偁以爲族說本王符潛夫論云賜氏以字孟孫叔孫是也賜氏以諡戴武宣穆是也如其說本文宜云以字以諡方通孫頤谷段懋堂因謂以字爲諡以諡爲族族丂諡即族丂字朱仲鈞亦詳駁之矣孫以王父字爲氏春秋中不可枚舉而左傳丂歸父曰盟東門氏丂子展曰罕氏掌國政丂子皙曰以駟氏之甲攻邑脊

皆後人追述之詞或者據此謂有以父字爲氏者誤公子友字季亦曰季友公子遂字仲亦曰仲遂此與魯叔肸字叔曰叔肸鮑叔牙字叔曰叔牙同爲其單字仲叔季故以字加其名使人易曉或者據此謂諸人皆生寿賜氏亦誤又公子慶父字仲諡共仲公子牙字叔諡僖叔公子友字季諡成季此與臧僖伯臧哀伯曲沃桓伯欒其叔同皆以諡加丂字此本古法或者據此爲以字爲諡之證亦誤凡偁子貣丂字後三桓專政皆諡爲某子而臧武仲子服景伯等猶以諡加字此其差也

杜預云別而偁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孔穎達云

族者屬也與子孫其相連屬其旁支別族則各自立氏毛奇齡云孔氏正義姓分為族族分為氏彼徒以子服南宮之總皆桓族馬師子南之總皆穆族因遂以族歸桓穆而不知桓穆者族之總偁非分偁之族也傳偁高陽氏有一十六族非氏之分為族乎以周案鄭駮异義引左傳諸矦以字為氏因以為族云族者氏之別名也明氏族本同無先後之可分也故羽父為無駭請氏而曰請族眾仲曰諸矦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明族因氏別氏者所以別其族也公子之孫一分氏卽分族故氏族通偁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羊舌為十一

族之一上曰族下曰氏互文也經傳氏族之外又有國氏有公族氏族之氏與國氏異國氏惟天子畀命之氏族則諸矦所命也氏族之族與公族異公族為公子公孫之通偁氏族則公子之孫及異姓大夫自別其宗之名如左傳所偁宋之戴族桓族卽公族也孔疏誤以公族之族為氏族遂以戴族之後有華氏桓族之後有向氏為氏族有分合之異非也左傳所偁高陽氏高辛氏卽國氏也毛氏誤以國氏之氏為族氏遂以高陽氏高辛氏之後分十六族為族氏有先後之別尤非至舉先君之謚以表族後卽用表族者以為氏如戴族亦偁戴氏桓族亦偁桓氏此從夫人之偁謂而言之非古而氏族之無先後亦可見

顧炎武云鄭康成駮异義引傳文云諸矦以字為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云以字為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氏為展氏是也孫志祖云記檀弓哀公誄孔子鄭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明用左傳此語儀禮少牢禮注大夫或因字為謚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為展氏是也史記集解引駮异義作以字為氏乃傳寫之誤以周案鄭注檀弓循文作解未必用左氏語案誄與謚異哀公誄孔子非謚也春

秋大夫之謚俱本謚法解周書謚法凡二百九十四字無尼士虞記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字也若言尼甫是鄭亦以尼甫為字非謚也檀弓注本未是少牢禮皇祖伯某注云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為謚謚當作氏後人據杜本改之爾鄭意禮于大夫士告請之祭並曰皇祖某甫士之正祭則云某子少牢所言亦正祭禮不偁某子曰伯某某在伯下是偁字矣春秋之例子賢于字鄉射禮鄭注引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此大夫禮其偁反貶于士似與禮不合故云大夫或因字為氏引左傳以字為展氏證之見伯某之字或卽氏皇祖伯某者皇祖伯氏也偁氏又賢于子其不命氏者曰伯子可也子氏未定故曰某賈疏據誤本作為謚謂

伯某之某卽諡殊誤凡古人偁伯某子某者皆字偁某
伯某子者為諡如賈疏經文當作皇祖某伯方適孫沿
賈譌難據且鄭注大夫或因字為氏或為轉詞其上文
云伯某且字仍以字釋某者以聘禮記皇祖某甫皇考
某子例之則特牲之祭偁某子以該其祖之為大夫者
少牢之祭偁伯某以該其祖之為士者例自可通故以
且字列於壽而以因字為氏或之
异義云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九族乃异姓有親屬者父
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
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

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
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
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
孫凡九皆為同姓許慎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
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九族不㝵但施亏同姓鄭元駁
之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
异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
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
不當有异姓异姓其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廢嫁女娶
妻是為异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

如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
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以周案鄭駁是也家
南山先生曰九族止謂本宗九世豈有外姻謂之族乎
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家南山諱潤玉字孟清）
鄭元云絕族無施服謂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親者屬
謂有親者服以周案禮有絕服無絕族大傳此文與喪
服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文同絕族
謂旁親鄭彼注云在旁而及曰施是也族無絕道故禮
曰收族曰合族亦所以撫民也宰以九兩繫邦國之
民五曰宗以族导民文亥主吏之壽唐叔封晉分殷餘

民懷姓九宗至春秋時翼九宗五正逆晉侯有藉故家
之力古宗法之有裨於家國如此
白虎通義云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為宗
所為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鄭元云別子謂公
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繼別謂別子之世
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繼禰者父之適也兄弟尊之
謂之小宗小宗四與大宗凡五杜預云別子者君之嫡
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為祖其子則為大宗始封
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大宗然則繼體
君為宗中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為宗主一

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逮于君則就君屬絕于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尊立大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尊爲祖或云命妾子爲別子其嫡妻子則還宗于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立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以周案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故國君祖始封君又立母弟爲大宗以統衆兄弟衆兄弟宗大宗不敢祖諸侯無論屬之絕不絕別子爲祖以其子孫言不關衆兄弟鄭注云後世以爲祖是已杜意君不尊代代立大宗惟始封君尊立母弟爲別子以爲祖祖

者高祖服絕于君其未絕者則還宗君不宗別子說甚紕繆其云別子之母弟不尊爲祖尊之大傳云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孔疏謂諸侯弟二子以下並爲其後世之始祖其說本於王肅見通典誤記曰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弟二子以下可爲始祖則別子非百世不遷之宗矣惟弟二子以下有爵爲大夫者而後可爲後世之祖鄭注所謂始爵亦祖如魯三桓鄭七穆是矣繼別爲宗班氏以小宗言鄭注以大宗言以下句繼禰者爲小宗對之則此宗謂大宗可知也小宗有四大宗有一通典載賀循義宗已詳之程易疇

朱仲鈞非拘執大傳文繼禰者爲小宗餘皆大宗亦未是

孔穎達說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別子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陳澔云大傳之所自出四字衍文以周案云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釋上爲祖之義別子卽爲祖之別子云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釋上爲宗之義繼別子卽爲宗之繼別云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釋上小宗之義小宗五世而遷繼別子之所自出卽別子宗主繼別而所以宗主別子繼別百世不遷而所以百世不

遷亦主別子故于繼別子之所自出者重絫其詞于百世不遷者參錯其文以見繼別子之所以爲大宗者爲同以別子爲太祖也孔疏陳說皆不足信呂與叔謂如魯桓公乃別子季友之所自出卽桓公大宗如其言記文曰宗其別子之所自出可矣何必云繼且此記特起爲士大夫者灋不關公子季友立屬下公子之宗道而申其說者林氏陳數求義程氏宗灋小記朱氏求是齋經說等說謂魯尊立周公所自出之文王廟三家亦尊立所自出之桓公廟更謬說詳廟制門

鄭元云公子不尊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

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亦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亦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王肅云君無適弟以庶昆弟爲小宗是爲有小宗無大宗大宗一子無小宗是爲有大宗無小宗無宗謂君一身者也亦莫之宗謂君有一弟爲宗無宗之者也以周案王說非鄭亦可疑

范宣云爲其士大夫之庶宗惟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以爲別子各宗其適子以爲大宗所以舉其士大夫之適者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爲小宗

故特舉適以曉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謂庶宗大宗正論其一代之適庶亘至于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適也以周案范氏讀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絕句于文不順于義未繆

林喬蔭程瑤田說繼禰者爲小宗繼祖者爲大宗先君之母弟爲別子者其身亦止是繼禰小宗而自今君之羣昆弟視之則爲繼祖之大宗故就羣公子之身言之其或今君有母弟而先君無母弟是爲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其或先君有母弟而今君無母弟是爲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又或先君與今君兩世皆無母弟是爲大小宗皆無而己身不爲別子則亦無人宗之乃所謂無宗亦莫之宗者然而公子雖無宗而固自有公子之宗道也公子之公卽今君也今君爲之上求諸繼高祖者旁而推諸九族之內其有身爲大夫士之適者卽使羣公子之庶者宗之是無宗仍同有宗故曰公子之宗道也夫上而求諸繼高祖而旁及九族之人此其人不唯非公子亦竝非公孫固不辱以公子公孫名故直據其爵曰士大夫而公子之身既從士大夫之宗法故亦據其身之爲士大夫者稱之記文所舉公子有三等之異正以申歬文所未盡而公子有宗道一節又專爲無宗者

釋之如鄭所說上下文義俱未貫通以周案三等之異鄭注據公子本身而言似無所謂大宗小宗林氏因之歷駁鄭注而自爲之說程氏用其言未是

鄭元云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祖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亘楊復云記文于理有害鄭注遂以爲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愈非禮意以周案不祖公子鄭注據後世爲君言非自以尊降其親楊說誤秦味經云知此不祖公子之義可以定唐宋始祖之議矣

毛奇齡云別子者公子之通稱也繼別者別子之子也
繼別為宗非繼別始為宗也宗始于別子有繼之者而
自此以後雖百世皆為宗耳凡合宗之事皆當以國君
與別子一世為斷如鄭注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
無小宗凡國君繼體必有三世無大小宗者此豈可為
訓以周案鄭注說宗法本是所可議者別子與公子不
分又泥于繼別為宗之語似公子身無宗法于下文公
子三等之宗難通乃曰宗適如大宗宗庶如小宗以比
擬之遂致後人之肆駁竊謂經傳多通言對言之分通
言之公子與別子同故穀梁傳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

卽別子之謂也大傳之文上數節曰別子下數節曰公
子此對文之有异者也异國始來仕為卿大夫者為別
子家無宗族身亦無宗法故至繼別乃有宗若公子有
與始來仕者不同為公子之身已有三等宗法故記文
又特箸之有小宗而無大宗鄭王竝以有庶宗無適宗
為言是已則有大宗而無小宗謂有適宗無庶宗也無
宗亦莫之宗鄭注謂公子惟已一人亦是公子有公道
四句鄭注于此總發三等宗法以明申上為義亦是是
則公子之身明有宗法矣何必曰如大宗如小宗以通
之乎近毛程輩知鄭之非而立說之牽強較鄭更甚

杜預云大夫有貳宗謂適子為小宗一作大宗次者為貳宗
一作次子孔穎達云沈云適子為小宗謂大夫之身次者為
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為側皆是官名與五宗
別凌廷堪云天子以別子為諸侯故云建國諸侯以別
子為卿故云立家卿以別子為大夫故云置側室大夫
以別子為士故云有貳宗士之別子無重可承故云隸
子弟以周案諸侯謂之國卿大夫謂之家其支子官謂
之側室諸侯尋立公子為家公子竇為大夫公子之公
又為之立大宗有大宗則有小宗小宗所以副大宗也
白虎通義曰大宗能率小宗大夫尋立其子為士以隸

子弟蓋卽大夫之小宗白虎通義曰小宗能率羣弟國
家側室對文貳宗隸子弟對文孔疏以貳宗對側室為
大夫庶弟不以其子言殊屬未安凌氏意是云別子謂
卿大夫士之子不尋云別子別子為祖百世不遷貳宗
為小宗之副小宗者五世則遷先君子云喪服傳既言
自尊別于卑又言自卑別于尊此大夫所以為太祖也
凡有百世不遷之太祖乃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此別子
與大夫所以有大宗也國君之庶昆弟必竇為大夫而
始立大宗別子之為大夫士者皆可立為大宗此適庶
之分也大夫有大小貳宗士則隸子弟此大夫士之分

也
孔頴達云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大夫㝵祭曾祖廟已
是庶子不合自立崔氏云當寄曾祖廟亏宗子之家亦
㝵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己是宗子從父庶兄弟父之
適子則亏其家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亏宗子之家寄
立之亦宗子爲祭也若己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
適則立祖禰廟亏己家亦寄立曾祖廟亏宗子之家已
亦供上牲宗子爲祭以周案別子爲大夫可自立廟祭
其曾祖祖禰今以宗子爲士已立二廟已爲大夫不敢
祭爲祭無二主也曾祖士本不祭寄立之說殊覺未安

程易疇申崔說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泥此則宗子庶
人亦寄立三廟乎庶人立三廟是不遵王寄立三廟亏
庶人是不敬祖
記庶子不爲長子三年兩言不繼祖戴聖聞人通漢說
長子是五代之適馬融用其說以注喪服鄭[元]說爲父
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小記
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賀循虞
喜庾蔚之說長子是四世之適孔頴達賈公彥用其說
以申鄭注以周案經言不繼祖如戴聞人說是爲不繼
曾祖矣經言庶子不爲長子三年如賀虞等說是爲庶

子之子不爲長子三年矣亏經添說亏義紕繆鄭注欲
兩通喪服傳小記之文爲父後是繼禰其長子卽繼祖
譙周云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
不繼祖劉智云小記祖禰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
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亏父則禰亏子則祖兩說申
鄭義甚明程易疇云小記云庶子不繼祖者明其宗也
言其非繼祖之宗也又云庶子不繼禰者明其宗也言
其非繼禰之宗也其曰不繼祖與禰指庶子不爲祖禰
宗廟主故不爲長子斬喪服傳不繼祖主庶子之長子
言此主庶子非宗子言言非一端隋文解之自通若彼

此互纏則鑿矣
白虎通義云諸侯奪宗明尊者宐之大夫不㝵奪宗何
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故不奪宗也
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或云詩宗子
維城大宗維翰滕謂魯爲宗國是天子諸侯亦有宗以
周案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記大傳曰公子
有宗道亦不云諸侯爲人君體尊族人不㝵以其戚戚
君也諸侯奪宗漢梅福已言之如注云奪宗始封之君
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是也若諸侯與諸侯
分同有相宗之道此猶公子之宗公子也大夫亏諸侯

不敢以其戚戚君故君立其母弟為別子以統先君之諸子謂之宗子亦謂之大宗詩之所云指王子言非謂天子天子不自為宗也宗子為士庶子起為大夫大夫身不奪宗至繼別亦奪宗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石渠奏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為後者不㝵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白虎通義云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為後于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以周案大宗不可絕傳有明文但傳云以支子後大宗其義已暢復云適子不㝵後大宗正明小宗之適子亦正體其祖禰不可自絕也魏田瓊云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于宗子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之祀此說最通　國朝有獨子兼承宗祧之例義生于斯

張湛云禮所稱為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徐乾學云古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自秦漢以後世無宗法凡無子者即小宗亦為之置後不知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祔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絕也以周案大宗無子為之立後為正統之重不可絕也而小宗亦有五世宗適之重故喪服父為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戴聖聞人通漢以此長子為五世之適鄭據小記不繼祖與禰之文且謂長子不必五世則繼祖與禰之小宗亦有正體傳重之義其為之後亦禮也若身屬庶子上不繼祖禰亦置後斯乃後世之失爾

春秋書躋僖公又書仲嬰齊卒公羊傳云躋僖公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嬰齊為兄後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其稱仲何以王父字為氏也以周案禮天子諸侯盡臣諸父兄弟臣子一例故左傳以閔僖為父子公穀義同是也大夫不㝵臣兄弟歸父何㝵子嬰齊何休云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文公于閔公猶祖也嬰齊弟無後兄之義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何說是也諸侯奪宗不可拘以宗法大夫以下以宗法齊之而已或拘兄弟同昭穆之說閔僖不㝵為父子或據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并謂歸父可以子嬰齊胥失之矣　又案後世以旁支繼有天下如東漢之光武蜀漢之先主國統中絕奮然崛起此喪服小記所謂庶子王是也其本身立四親其後嗣各以光武先主為祖而

高帝為祖所自出可也若晉元帝以瑯邪王事愍帝欲以漢世祖自比馬睿與已非之簡文帝以會稽王歷事成帝以下數主亦欲以世祖自比尤非其倫矣若明之世宗親承遺詔入繼幷非晉元帝比其曰考孝宗而兄武宗已乖三傳之義而又以興獻稱帝稱宗此敗禮傷教之制而不可為法者也莊述祖云兄弟相代非受之亐父也不繼所後而繼先君是無所受也無所受者簒也有為此說者蔑所後之先君而陷其君亐大惡皆辠亐聖人之經者也莊氏此論嚴矣

成十五年經仲嬰齊卒左傳無文公羊說嬰齊為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嬰齊之稱仲為禰歸父而祖襄仲為之後者為之子也以周案為之後者為之子此人君承統之法不可以施亐大夫魯亐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亐臧孫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為不聞豹以僑如為禰為以紇為禰也仲嬰齊葢歸父之子襄仲之孫以王父字為氏亐例㝵稱仲嬰齊穀梁傳亐歸父奔齊言歸父有子在魯與公守殯明後之仲嬰齊卽歸父之子在魯者也亐仲嬰齊卒云此仲孫也其曰仲何子由父疏之也穀梁以嬰齊為襄仲孫故曰仲孫其曰仲何子由父疏之明所以不稱仲孫也魯人立嬰齊為歸父不為仲遂故曰子由父疏之疏之謂疏仲遂也疏仲遂故不稱仲孫穀梁本義如此漢儒治穀梁學者多參公羊家說今穀梁傳仲孫化公孫用公羊義改之也何注公羊又參穀梁說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此實穀梁家駁公羊說而何氏隱用之以彌縫公羊之誤也且據公羊說仲遂弒君殺叔仲惠伯為諸大夫所羣斥則魯人必不立其子也明矣又云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而立嬰齊則嬰齊為歸父之子亦可知矣而乃謂立襄仲之子以後其兄歸父又以襄仲之子不㝵稱仲而謂為歸父後卽為歸父子豈不自生支紲乎

鄭元云射義與為人後者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旣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徐師曾云與干也與為後有所利而干求之萬斯同云後當為役字之誤以周案公羊傳云及者何與也及我欲之與亦自許之辭也凡為人後者父若祖命之非自許也父若祖旣歿無為人後之道今自許之是貪財而忘本故其辠與貪軍亾國諸人同科晉書羊祜傳祜兄子暨以父歿不㝵為人後不奉詔猶有古道然君命之為後可也今自許為人後且有與人爭嗣者皆宜禁如注義與當訓隸士昏禮

記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是其義

受業鎮海梅鼎恩仝校

喪服通故一　　　　禮書通故弟九

定海黃以周述

易傳古者喪期無數記三年問篇至親以期斷三年為加隆以周案古謂上古虞書有喪考妣三載之文是喪期加隆已定于堯舜以前

吳廷華云諸經皆言三年之喪惟小戴記乃有二十五月而畢之說至今並從之唐王元感主三年非二十五月之說張柬之據春秋駁之但春秋多變制恐亦非古法蕭山毛氏曰以二十七月之服而謂之三年是欺父母也恩謂喪服自期至緦皆月之實數獨三年則以二十五月畢之本自可疑又漢文帝作短喪之備其以日易月也則言三十六日而不言二十五日漢時古制未亡其三十有六之數必有所自來以周案荀子戴記公羊傳並云二十五月兩漢諸儒並無三十六月之說毛吳諸人逞肊滅古不足為訓張柬之議並引尚書儀禮不嫥據春秋漢文短喪三十六日之制亦在既葬之後劉貢父言之詳矣未葬以前則服斬衰如故安可據此為古禮三十六月之證

記中庸言父母之喪無貴賤襍記言大夫為其父母之未為大夫者如士服士為其父母之為大夫者如士服

說者謂二記言別當從中庸以周案中肖父母之喪無貴賤承上文三年喪言喪期無貴賤之別喪儀有士大夫之差二記不悖　又案漢河閒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增多三十九篇多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至于天子說見漢藝文志則禮經以士喪禮名篇當與天子諸侯卿大夫有別以後世推士禮于天子故事多從同學者不可因禮逸無攷見并疑穊記之文也今以禮之可見者言之士喪枕由大夫則枕草士喪斬衰三升大夫則粗衰縷如三升半見本節鄭注天子諸侯卿大夫

既虞受服士卒哭受服而虞卒哭月又異數見喪服斬衰章大功章鄭注天子諸侯之葬弁経葛服受服士則斬衰麻経不受服見檀弓鄭注天子喪車五乘裸皆有飾士喪惡車之幦無飾又無尾櫜見巾車士喪禮大夫以上將大斂服弁士喪冠見後子弁経條若鄭君說衰衣大夫以上侈袂朱子呂氏說喪冠天子十二梁親王九帆皇孫七帆大夫士以例降此與經義似有難通不敢引以為證

鄭元云喪服經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也敖繼公云此篇言諸侯以下喪服郝敬云篇內服制斷自大夫以下天子諸侯闕焉盛世佐云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諸侯以上絕旁期至于為高曾祖父母父母妻長子之屬則貴賤一而已所異者或絕或降自其不絕不降者則固無以異也而是篇已具矣何闕焉以周案盛說申經注甚明

記檀弓言喪服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曾說古者謂殷厭降之禮始于周魏晉議禮家皆據周禮為言摯虞虞喜徐邈等說後世王侯不臣諸父昆弟則事異于周不得以貴降且周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而一代為大夫便降旁親輕重顛倒豈禮意哉以周案後世封建

廢則厭降之例多不可行從古不降可也但其閒亦有宜從周禮者勿以彼一害此一

鄭元云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賈公彥云公之昆弟有二義既為旁尊又為餘尊厭敖繼公說公之昆弟即厭降降止三品閻若璩說降服有六鄭注外宜增餘尊降嫡降以周案厭降者惟厭其子故注云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旁尊之旁為昆弟記曰旁治昆弟故注云公之昆弟以旁尊降但旁尊有二義一為父之昆弟昆弟為旁父為尊傳所謂世叔父

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其服報不降一為己之昆弟有為公者昆弟為旁公為尊注所謂公之昆弟為旁尊降是也記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文與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合賈疏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大夫之子以厭降例最明晰此疏以為公之昆弟有旁尊餘尊厭二降其說本于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傳敖氏遂謂旁尊降可併于厭降殊不思公子為母妻有父在父沒之別大功章公之庶昆弟本主公子立文其不曰公子者嫌同父在也（喪服例父在併公子父沒併公之昆弟）惟其義主父卒不能不曰

公之庶昆弟而其服為公子父卒之服（欲以別父在無服也）故傳以為先君餘尊厭（又以別為母妻期也）若小功章公之昆弟為其從父昆弟專主昆弟立文不關其父有何餘尊之足云敖氏之誤實賈疏啟之矣降服四品不數餘尊降嫌降餘尊即厭降既謂之嫌降義自明故鄭皆不數　又案諸侯尊臣諸父昆弟故有旁尊降又有餘尊厭大夫之昆弟無旁尊例大夫之子父在從父而降父沒無餘尊厭又餘尊厭敖氏云厭死者或云其生者為餘尊所厭亦有二說

敖繼公云大夫不降祖與適聖人制禮使然非謂大夫之意亦欲降此親而不敢降之也傳言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似有害于義理沈彤云聖人制禮皆緣人情謂于其祖與適而以貴貴之義降之則其心必有所不敢故聖人不之降使其心之即安也何嘗謂大夫之意欲降此親而不敢降乎凡傳之言不敢者皆當以此意推之以周案沈說是

喪服厭降之例或以貴貴厭或以尊尊厭並主君父言後世有厭姑厭嫡母之說鄭元云祖不厭孫姑不厭婦劉智云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范宣云庶子為

母三年嫡母雖貴然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而屈降支子也以周案孟子有王子母死傳請數月之喪亦謂厭于父也舊注亦誤禮公子喪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父卒為母大功戴德喪服變除云天子諸侯庶昆弟大夫庶子為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古人殺其文以從義申其實以盡仁如此厭嫡母之說未是厭姑有之詳下宗子母在為妻禫節

李如圭云凡大夫大夫之子不降者逢于天子以大夫為尊降之始其子為厭降之始舉以例其餘以周案李氏為大夫之適子為妻不降言之然非通例

喪服大功章傳因國君不服旁親而推言由卑別于尊由尊別于卑以見尊有特申之義鄭元云傳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是也楊復讀傳注不審而轉斥之妄矣傳言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元云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是也敖繼公說此自尊別于卑則始封君之時其祖考廟在故家自若也此亦謬矣

公羊傳云喪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傳云閏月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白虎通義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其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何休云期三年之喪始必得以閏數以閏為前月之餘故得繼前月言之非必月不得數閏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鄭元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以周案據白虎論及鄭志則公穀兩傳本通而說穀梁者必謂大功以下亦不數閏固矣喪不數閏祥禫皆取正月吳商等必謂喪取遠日祥逢閏用後閏月過矣必在閏月即數閏而附正于前月范甯傳休等必謂用閏之後月悖矣戴謚云閏別一月非以六十日為一月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日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邪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亾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

賈公彥云疏衰裳齊期者此章雖止一期而禫杖具有吳紱云此期固是有禫然亦有辨凡禫必主喪者主之母之喪父為之禫故子從父而禫之若出母與繼母嫁而從者則已非喪主無禫也胡培翬云喪服小記云為父母妻長子禫又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唯言宗子母在為妻禫則其餘父母在為妻皆不禫可知也下傳云父在則為妻不杖則為妻禫杖亦有不得申者矣以周案吳說是胡說未盡然右總說

喪服為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三年此服之從子制之者也父在為母齊衰杖期此服之從父制之者也唐制父在服母亦齊衰三年明孝慈錄父母之服皆斬說者疑古制服母以期與伯叔母無別空泫後王以周案為父三年非三年也三年之喪再期也加隆焉爾也至親以期斷故服母以期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方之伯叔母又加三月矣而其心喪未嘗不三年也故為父者達其子之心必三年而後娶或說服以表衷服斷以期而猶為心喪斯亦偽而已矣抑知服其服而無其心斯

為偽除其服而心猶喪正以存其誠也奚偽焉方望溪云父在為母期所以達父之情而非子之情有所殺僾父之事而亐子之事無所變也

疏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為母賈公彥云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尋申萬斯大云古人未嘗謂父服除乃尋申母三年賈說謬妄以周案經父卒則為母萬氏以則為急詞是也如賈說父卒服乃為母則為緩詞以鄭注攷之父在為母齊衰五升既葬八升父卒為母齊衰四升既葬七升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注云為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

衰八升則疏家父未卒服其服母用父在之制自本鄭義然不可從

杖期章出妻之子為母徐邈云若但言出母嫌妾子亦服故言出妻之子明非所生不服也雷次宗云不直言為出母嫌妾子及庶妻之子為之服且子無出母之義故繫夫而言出妻之子敖繼公說出妻之子主亐父在者也若父沒則無服高愈說此指父沒言父沒本應為母三年出降為期不敢欺死父也若父在而出母沒其惟心喪乎盛世佐云該父存沒而言胡培翬云父不為出妻服則子亐父在自不為出母服明矣高說是以周案曰出妻之子明非其所出之子不服亦主父在為文也但父在猶喪出母則父沒可知敖高兩說皆偏出母者出而未嫁者也出母而嫁謂之嫁母無服　又案徐雷說嫌妾子為之服謂妾子不服其所出嫡也若妾子為其出母亦期敖氏駮徐雷說未達其意

傳出妻之子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成洽云經為繼父服者亦父後者也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也出母之與嫁母俱絕族今為嫁母服不為出母服其不然乎吳商云出母無服此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尋同出母又出母之黨無服嫁母之黨應服之步熊云

為父後者釋服而祭可也以周案經為繼父服為嫁母服皆為從母適人者言其為父後而不從嫁者自無服也成說殊謬出母不自絕亐父嫁母則兩絕之吳說亦輕重失倫譙周謂父卒母嫁非父所絕是直以死父不能言為可欺也或說出母父在則服父沒不服亟非

杖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傳曰貿終馬融云繼母為己父三年喪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為之服不終己父三年喪則不服也馬義從訓隨終謂終喪　鄭[元]云嘗為母子貿終其恩王肅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崔凱云此為庶子自為父後者不服庾蔚之云王

順經文鄭附傳說崔卽情易安（崔今本譌王）于傳亦無礙繼母嫁則與宗廟絕為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甚斯大云繼母不嫁則母子也嫁則路人矣奚服之有奚為父後與非為父後之有縱身為父後業從母往已不能如常禮行為後事其服自不容無果能如禮為父後則己克自立自不從繼母往矣不從又奚服哉以周案經文從一字句傳云貿終終其撫字之恩也王義為長鄭云貿終其恩其義葢同賈疏用馬申鄭未是周官媒氏云凡娶判妻入子者書之判妻卽嫁妻夫妻為判合妻而嫁合者又判矣入子卽從母適人者必書之者觀其終恩不也（鄭注釋判妻入子未是）　又案敖氏云報者以其服反服之之名謂出妻于其子與此繼母皆報也盛氏云上文出母不云報者以出母于其子骨肉至親不因報施而服故空其文如敖說報字總承兩節言如盛說報字專承繼母言以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亦言報例之敖說可通

吳家賓云父繼娶則子已長非其骨肉安有從其他適之理繼母之稱由繼父母改嫁易姓矣已雖從母欲但名之為母不可辱禮之慎名也從卽與繼父同居者兩無大功之親謂之同居以其無主後故為之主喪而杖

以周案吳說繼母卽所生母因繼父而易名從卽同居說甚支離錄之以備異說

石渠議云問父卒母嫁為之何服蕭大傅云當服期為父後則不服韋元成以為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為無義制禮若服期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宣帝詔曰婦人上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為制服元成議是也以周案出母有服為未嫁也嫁則亦不服矣庾蔚之說嫁母與出母同制嫁而不服是子自絕于母庾氏未諳大義今從宣詔

鄭元云嫁母齊衰期譙周袁準說父卒母嫁非父所絕適子雖主祭猶宜服期繼母嫁猶服期以親母可知故無經也劉智云雖為父後猶為嫁母齊衰既葬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以周案鄭志云禮適子為父後為嫁母無服子思哭嫂為位必非適子其注檀弓子思之母死于衛云嫁母齊服期為子思非適子當服期也其意與石渠議蕭大傅說同譙袁諸說不分適庶皆為服期非特與經記違亦乖鄭意

呂坤云出母而嫁兩相絕也出母不嫁為父守也夫死而嫁忘我父也繼母而嫁情又遠矣而皆杖期不無等乎制禮者宜等焉　欽定義疏云經著出母之服大抵

為反在父室而不嫁者言也經無嫁母杖期之文其服
者為己之從之曰則經原有等
記檀弓言伯魚之母亦朞而又哭孔穎達說伯魚之母
出父在為出母亦十三月祥十五月禫張載云此是父
在為母之制當然疏以為出母者非以周案張子此說
極是孔疏汚聖大謬
記檀弓言孔氏兩世出妻有服不服或說禮出母杖期
故孔聖使伯魚服出母子思不使白也喪之殊為失禮
或說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孔聖使伯魚喪之卻是變
禮吳澄廼為孔聖子思兩通之云伯魚以父在故尊為

喪服一　主

出母服子思兄亦使子上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則
不敢服私親姜宸英云子上誠為伯父後則子思不當
云為伋妻為白母子上既不為伯父後安尊不服其私
親江永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始指夫子之于施氏而
言非謂伯魚之于幵官也叔梁公初娶施氏生九女無
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謂叔梁公始出妻
是也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為父後在
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
氏非有他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為可傷故從其隆而為
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汚不為之服矣以周案

禮經出母有服謂出而未嫁者也出母而嫁是謂嫁母
嫁母惟從者有服不從不為之服也孔氏先代有為出
母服者出而不嫁者也故曰無所失道出而不嫁禮宐
從厚所謂道隆從隆是也子上之母蓋出而改嫁者故
曰不為伋也妻改嫁本可不服所謂道汚從汚是也其
云伋則安能者嘆其事有異于先君子也其云自子思
始者明後世拘執子思之說而失之也先君子謂先代
之有賢德者其德本次子思故孔氏不從先君子而一
守子思之說如江說先君子為至聖則孔氏斷從至聖
不從子思矣如舊說至聖後屢世出妻斷非事實檀弓

喪服一　丰

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母當作妻涉下庶氏之母
而誤此為出而改嫁之證
喪服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鄭元云謂遭
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
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敖繼公云
明其見出于父存之時也箸之者嫌與未嫁異沈彤云
此文兼存沒言敖是正解鄭義亦當備
孟子王子有其母死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趙岐云王
之庶夫人死迫于適夫人不尊行其喪親之數以周案
緦麻章鄭注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

妾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衆人王子父在厭于父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其傳請數月之喪孟子謂是欲終之而不得此之謂也其不得終者厭于父不厭于適母鄭注云諸侯之妾子厭于父為母不得申是也趙注誤總麻章賈疏云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小君沒其庶子得申與趙同誤

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鄭元云然則女君亦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

子尊不加于父母此傳似誤矣郝敬云傳未嘗謂女君可降父母也謂妾之父母若同凡人嫌妾自為重服違君自遂似乎不可曰今以國君之貴尚不厭妾此父母之喪所以為重傳安得誤盛世佐云傳明君不厭妾之義與經合程瑤田云妾不得體君兩條當以妾子比例不當以女君比例妾之為其子猶妾子之為其母妾子有體尊者之時而為其母不得遂之事其不與尊者為一體為其母得遂今妾不體君亦為其子得遂是其例也又妾之為其父母猶妾子之為其外祖父母妾子有體尊者之時而為其外祖父母不得遂之事若妾子本不與尊者為一體為其外祖父母得遂今妾不體君亦為其父母得遂是其例也以周案詳禮說 右父母服

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鄭元云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于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王肅云服本以期為正父則倍之故再期祖亦加尊故服期曾祖恩輕加所不及正當小功故傳以小功言之小功者兄弟之服是據祖父為文也從祖祖父從祖父從

祖昆弟此三者其親皆從祖父而來也而己皆為之小功袁準云此統遠祖之言也十代之祖在堂則不可以無服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非五代祖也蒯聵禱康叔自稱曾孫非四代之曾孫然則高遠也無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復分別而重言之也沈括云禮無高祖元孫服先儒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皆曾祖也由孫而下皆曾孫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為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于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以周案曾孫以下皆稱曾孫高祖以上同

稱高祖經中言高祖者不一未有稱高祖爲曾祖者印沈說者謂古無高祖之稱曾祖之名統上世未是經不言高祖服者自曾祖以上皆齊衰三月鄭注曾孫元孫爲之服同是也或說高祖無服鄭注總麻章已破之矣開元禮曾祖父母齊衰五月高祖父母齊衰三月程易疇主高祖無服說凌曉樓詳駁之

不杖期章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馬融云出入服同故不言在室適人鄭元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李如圭云章首已箸祖父母今重出之爲已嫁者生文沈彤云察傳意經女子子下當脫適人者三字葢佀傳時固有之馬鄭注時已脫以周案女子在室與男子同章首列祖父母本兼男女此復爲女子子別言之者與齊衰三月章首列曾祖父母下又言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同下章言嫁者未嫁者此不言者爲出入同服故舉則並舉省則並省也傳言不敢降其祖與下章亦同沈氏據傳言降遂謂經有適人者三字未是今從馬說凡女子子亐正統之親禮不代降一等其爲父母期者屈亐不貳斬也

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云嫁者其嫁亐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馬融云成人謂十五以上許嫁未行者也以祖名曾明婦人雖爲天王后不降其祖宗也鄭元云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賈公彥云女子子有未嫁逆降之理故因已嫁并言未嫁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若十五許嫁亦笄爲成人亦得降與出嫁同敖繼公云此不降之服似不必言未嫁者經葢顧大功章立文旨傳意謂嫁亐大夫者雖尊猶不敢降其祖然則與士妻异者乎又言成人而未嫁者與不敢降之意不相通似失其旨沈彤云凡女行亐大夫曰嫁未嫁者葢許字亐大夫者也逆降旁親惟字亐大夫者則然若適人者固無逆降之理嫁亐大夫字亐大夫皆貴也雖貴不敢降其祖祖至尊也未嘗不與上下意相通以周案傳成人而未嫁發在室有逆降之例舊說女子成人有出道卽未適人亦逆降或者議之沈氏因謂適人者不逆降惟字亐大夫則然敖氏疑經駁傳尤不足據經以女子有出降未出逆降之例故嫁者未嫁者並舉傳言嫁亐大夫正見不獨適士爲然也成人而未嫁者逆降旁親而不敢降其祖其意自順馬說年十五以上爲成人據內則十有五年而笄小記婦人笄而不

為殤之文鄭意喪服十九以下為長殤二十乃為成人賈疏兩通之甚是殤不殤以笄為斷而笄有先後二十正笄十五許嫁亦笄

馬融鄭元說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不報盛世佐云妻亦宜齊衰三月　右祖父母曾祖父母服

杜預段暢說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卒哭除服諒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以周案觀孟子載滕文事知當時諸侯不能行三年喪魯號秉禮亦已然矣段暢與范宣難甚詳其所據皆為周之末失而誤定為經通之禮攷之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欲朝見新君叔向云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又周穆后既葬以喪賓宴叔向云非禮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又魯莊公築王姬之館于外時距桓公之薨已十四月猶著衰麻穀梁傳云築于外變之正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據斯以言則春秋時諸侯亦不盡既葬除服矣范宣云能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諒哉

喪服斬衰三年章父君傳曰至尊也記中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以周案通典引戴德變除云臣為君不笄纚不徒跣餘與子為父同君之于先君一如子自漢文景于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至魏武始令葬畢便除無三十六日之服後又直以三十六日為除服之期而不論葬與否唐明皇又降三十六日為二十七日喪期漸減去古愈遠

斬衰章君傳曰君至尊也馬融云君一國所尊也鄭元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賈公彥云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敖繼公說士有臣亦曰君以周案下經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據彼傳為文不舉士者士之有地絕少非公子及卿大夫宗子之為士者不能有地有地亦得僻君若無地者即有臣于士士不得純臣而君之大夫亦然故孔子自謂無臣不敢君門人原思輩賈敖二說竝違君謂有地之文

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鄭元云公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于天子諸侯故降其眾臣布帶繩屨貴臣得申不奪其正室老家相士邑宰也敖繼公云士凡士之為家臣者皆是經惟言公卿大夫傳以有地者釋之則無地者其服不如是乎似失于固矣郝敬云公士諸侯之士公卿諸侯之卿公卿句大夫室老士句皆為貴臣以周案傳文公卿大夫即經之公士

大夫士謂卿士鄭注據傳立訓于義自順玉藻篇云上大夫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擯者曰寡大夫公士句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如彼文公士即卿士故得儐君老玉藻又言大夫有所往必以公士爲正賓則公士在大夫之上舊說必與公士爲賓賓讀爲擯誤與經之公士大夫立文正合如郝說公士在大夫下固失經義且謂諸侯之卿爲貸臣豈大夫即非貸臣可降服乎近之說禮家並從郝氏亦未之審矣敖說之謬夌曉樓闢之云傳必以爲有地者以貸臣之中有士也有釆地者有邑宰復有家相無地者直有家相而已今既有士則其爲有地之君可知矣士不得以凡士之爲家臣目之者以其貸于衆臣也貸于衆臣故鄭以士爲邑宰也必邑宰而後可以爲貸臣而不同于衆臣

記服問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鄭元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王肅云外宗外女之嫁于卿大夫者也爲君服期以周案外宗之女于君有本服者並服斬其無服者則從夫之服服期服問言夫人如外宗之爲君襍記言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義本一貫王氏以外宗爲外女即襍記鄭注所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而鄭此注與彼异者謂彼外女與君有本服並斬故于此別以外親婦之無服者以明從服之期竊玩本文不徑曰爲天子期而曲言之曰如外宗之爲君是兼有服無服言之明其服有齊斬之別也周禮內宗外宗是女之嫁于卿大夫者亦兼有服無服言王說固悖于禮鄭說亦偏于義熊安生謂外宗有三內宗有二說尤舛謬

記襍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元云皆謂嫁于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私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于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于庶人從爲國君以周案鄭注內外宗有親服服斬無親服嫁從夫服或從國君服其義本明黃勉齋續通解采用此注而增內宗五屬之女嫁于庶人從爲國君一條徐健庵讀禮通攷沿其說殊違經義注云五屬之女是于君有本親服者嫁于庶人亦爲君斬何得從爲國君其云從爲國君者以五屬外之無親服言也

譙周賀循說內宗外宗之親在己國則得爲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熊安生說雖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以周案鄭襍記注內外宗嫁于國中

為君服斬熊說與鄭不合
賈公彥云婦人不貳斬禨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是婦人為夫并為君㝵二斬者此其常事彼為君不可
以輕服服君非常之事不㝵泱此也李如圭云男子為
君為長子猶有斬服婦人則惟于所天服斬故傳毋連
言婦人不貳斬以別之鄭氏謂內宗外宗為君服斬非
也服問曰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夫人
為天子期則外宗為君亦期矣禨記外宗為君夫人猶
內宗也是內宗外宗之服不异也所謂與諸侯為兄弟
服斬者自為男子生文婦人不貳斬何義而以斬服服

君乎為夫之君自應服期其异者內宗外宗并服夫人
猶之仕焉而已者并服小君㫖以周案凡女行于大夫
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
者為其父母據士庶立文以該大夫傳連言婦人不貳
斬專指父言初不關君與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言男
子不貳斬同亦止據士庶之女以該大夫而君之內外
宗其義自別如謂內外宗一從為夫之君則與國人無
异既屬可疑且或內外宗在家未嫁又將何服如以私
服服至尊則與不以戚戚君之義戾如依與君有服皆
斬之例則為父為君亦貳斬矣以彼泱此疑實滋謚須
知喪服傳所言原不為君之內外宗者發不必泥也
大功章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
諸父而臣昆弟始封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舊說所不臣
者以其親服服之荀顗說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所不
臣者亦絕不服虞喜說大夫亦當從諸侯之例賈公彥
云亦既不臣當服本服其不臣者為君當服斬以其與
諸侯為兄弟者雖在外國猶為君斬不敢以輕服服至
尊則此亦可知𧩙世佐說不臣者以本服服之所不臣
者為此始封之君若子服亦如之疏云服斬非臣之則
臣服斬而君絕服矣林喬蔭云虞說非諸侯無降服臣

則絕之大夫不絕服止降一等使必俟三代為大夫而
後皆降則禮于凡降服之文當言世大夫不㝵止言大
夫以周案記言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亦據不臣者言
賈氏以彼例此于義為長
記檀弓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鄭元云謂君所命雖有
官職不達于君則不服斬孔穎達云達官國之卿大夫
士被君命者也遭君喪則服衰杖若府史之屬不達于
君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㫖朱熹云達官謂㝵自逕
章奏于君者皆杖如大常卿杖大常少卿則不杖若大
常卿闕則少卿代之杖徐乾學云當以朱子為正如注

疏是諸達官杖非達官之長杖矣以周案官謂官職可自達其職之長如卿大夫士之受命于君者也鄭注四制云七日授士杖謂為君服又注服問云士為國君斬則後世太常卿太常少卿俱當為君服斬無不杖者

記釋記篇大夫次于公館以終服士練而歸而服大記篇則云公之服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鄭[元]說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服大記公之服謂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家在君所食都邑之臣以周案三代异制儒者各據所聞不必傅會鄭說朝廷之士亦次公館終服是也應鏞說非

何休云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示一年不二君也徐彥云喪服不杖章內有為君之長子臣下猶服之況為嗣君而言無服者以為長子之時臣下從君而服其為嗣君則無從服之義是以知其無服也且未踰年之君臣下皆為斬君服斬當㝵更為之服乎若還服期即是廢重服輕若為斬衰三年即違一年不二君之義以周案未踰年之君無子而死當如何徐所云若有子而死死而子嗣者雖值諸臣為斬君服斬之時亦當有兼服變除之節故公羊傳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立廟書葬斷無不服之理未可泥于一年不二君之例而概云無服

白虎通義云庶人為君服齊衰三月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則民始哭案服先葬三月成齊衰期月以成禮葬君也鄭[元]云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而除之蔡謨晉云天子諸侯未葬恐不應釋服沈彤云小記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此為緩葬而服除者言則服除于葬之先者亦可例推又孔叢子子思曰期大功之喪既除乃葬則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鄭注蓋本此兩條以周案沈申鄭義甚覈白虎通語不明

鄭[元]云寄公為所寓為所寄之國君服郝敬云此衰世之禮以周案郝說非晉書禮志云新禮以今無寄公之事除之摯虞以為周禮作于周公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摯說是

鄭[元]云庶人為國君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敖繼公云非在官與在官當家者不服褚寅亮云注意民之中即有在官庶人亦止同民三月不服斬也故言或以包之敖氏誤會注意又謂非當家者不服尤謬以周案褚說是傳云言與民同則齊衰三月明為民之

本服

舊說不杖期章為夫之君上下通制㒺家賓云此士之妻從服大夫君也命婦服君當斬衰如外臣惟大夫臣士不敢并臣其家然後有從服夫之君者喪服之文皆以士為正以周案此夫之君即斬衰章之君鄭注斬衰章之君為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有地者此夫之君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甚明㒺說非

喪服不杖期章為君之父母祖父母傳云從服也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鄭[元]云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

立者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于曾祖賈公彥云趙商問已為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為其祖服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彼志與此注相兼乃具朱熹云儀禮注疏說已分明天子無期喪凡有服者必斬三年以周案傳曰為祖後者服斬為經祖父母發也君服斬故臣從服期也注曰今君受國于曾祖為經不杖期發也君之為祖後者服斬臣畀從服期者以今君受國于曾祖其祖未嘗立也若受國于其祖則今君之臣即祖之臣也臣為其君自斬矣庾蔚之申鄭志云祖為國君五屬皆斬孫無獨期之義朱子于宋孝宗之喪畀鄭志此條亦深服鄭君詳宋禮志及建炎以來朝野襍志然朱子謂天子之喪有服必斬據宋事祖若父為天子者言與鄭志尙合後人并謂君于祖喪不論父卒與否又不論父立與否皆服以斬非特非鄭君意并失朱子意矣近徐氏通考胡氏正義皆從劉績說祖父雖曾為君既老而傳嗣君從服期不斬與鄭朱之語竝違初不謂然然孟子嘗引書百姓喪堯三載以為舜攝之證又言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以明臣無貳斬之

義堯一日在舜一日攝不忍割先帝之餘歲以為己年孝敬之至也舜典曰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亦以二十八載并喪三年為徵庸之年非即位之年與孟子舜攝之語合惟舜是攝故喪畢復有避堯之子之事後世上皇傳位于太子太子于明年即改元行即位禮學者習聞其事遂誤讀尙書三十在位為句矣是則太子攝位稱監國臣畀為壽君斬為位固壽君之位也及其既即位改元則臣為今君之臣矣今君畀為壽君斬臣當從服期上以避二主之嫌下以明不貳斬之義鄭志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據見為君而發者言即斬衰章君是也此則今君為其子若孫其父祖乃舊君也君為祖斬自當依傳父卒為斷臣從服期不必拘注不立之說矣經曰為君之父母祖父母是其子明為

君者矣子既為君則臣之為君之父母祖父母自應齊衰不杖期不必如鄭有廢疾不立之說傳曰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明是此君承重于祖父更不應從鄭受國曾祖之言

記公之庶昆弟為母大功公子之妻從輕而重為其皇姑期而不見其臣為之服崔光議據喪服厭降之例並無從厭之文臣下宜服期亦從輕而重封偉伯議君服斬然後期君服大功安得亦期也從服降一等未有君輕而臣服重者宜齊衰五月以周案禮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是君厭服總臣降無服亦不從輕而重以此推之封議為長

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鄭元云謂老若廢疾而致仕者為小君服者恩淺于民虔喜云廢疾沈淪固同人伍齊衰三月可也老而致仕臣禮既全恩紀無替自應三年仕焉而已者謂既仕而去義同人伍耳以周案下經曰在外則此為身在本國者可知下經並曰大夫傳意謂君猶未絕則此為仕焉而君絕者亦可知曾食其祿居其國援國人之例齊衰三月不敢同見為臣之服斬又為小君服不敢竟同于國人　其一大夫在外其妻長

子為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石渠議云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適子奉其宗廟故以長子為文蕭大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為文鄭元云此在外待放已去者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鄭昕云案禮妻為期而長子三年今夫雖在外妻尚未去恐或者嫌猶宜期故言與民同則出國無服可知也所以別言之者明夫既去位妻便同于民爾敖繼公云云舊國君明妻子亦在外也傳似失之以周案大夫身違宗國故曰在外此主大夫之妻長子言大夫服見下章非大夫在外不自服也賈疏謂大夫在外其身不服非也經云大夫在外則其妻長子在國可知其云舊國君者主大夫在外立文非據其妻子言敖氏不信傳文遂謂妻子皆在外誤鄭注妻雖從夫而出云云是據其從出且有服以明其未去故曰雖一以見經妻長子主未去言一以見傳補經意于妻言與民同是可無論去不去于長子言未去則去不與民同服闡發經傳最為精審非若敖氏鹵莽滅裂也經舉長子者謂君不之絕因使長子埽其宗廟而主其祀下傳言君埽其宗廟則大夫

既仕于他國而長子亦去矣舉長子者以主祀宗廟也戴氏君之說是不然庶人居其國尙為國君服豈獨大夫之長子乎倘庶子遂無服乎白虎通義云臣待放于郊者冀君覺悟能用之所以言放者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君不絶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以其祿三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此其義也　其一大夫為宗子舊君傳曰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鄭元云大夫待放未去者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于郊敖繼公云云君埽其宗廟見猶望其復反之意所謂猶未絶者此也然則已絶者其不為此服乎亦似與經意異矣以周案此即大夫身違宗國者主大夫自服言經文大夫為宗子舊君連讀傳文可據大夫以道去君而君不絶其采祿以代祭其宗廟故雖已仕他國亦為反服或說已仕不服非傳云大夫去注言未去與傳違胡氏疏云大夫去與未去皆為齊衰三月鄭特舉其一端耳

總衰章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曰以時接見乎天子邵戩賈公彥說諸侯之大夫不接見天子則不服射慈說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士以下不服方苞說士從君朝覲遭大喪無獨吉服之理胡培翬云士在王朝遭喪亦當加戴德所云服白布深衣素冠而豈遂吉服乎

石渠論云戴聖云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當總衰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為國君也聞人通漢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國君也又問庶人尙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通漢對曰記云仕于家者出鄉不與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為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右君服

受業金壇林之祺
受業鎮海梅鼎恩仝校

喪服通故二　　　　　　　　禮書通故弟九

定海黃以周述

喪服傳有傳重持重受重之語卽後世承重之㑌所由始杜琬說孫攝一家之重居諸父之右祖無重可傳而孫以重自居亏義爲乖王敞說所重在先祖之體益非竷土財計之謂不貲正體而必云竷土忽其敬宗而重其財計此非義矣經有爲君之祖服期是爲臣從君服例降一等此則君爲祖三年矣既爲君而有父祖之喪謂父祖並有廢疾不㝵受國而已受位亏曾祖者也祖不受國無竷土可傳而猶三年斯益正統貲體之義不必以竷土傳己也以周案傳云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貳宗者何大宗小宗是也士未起爲大夫不㝵有大宗之名而五世內迭相爲宗隸其子弟固有小宗之實所謂承重者承此五世宗適之重也喪服父爲長子傳曰正體亏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舊說以此長子爲五世之適鄭注據小記不繼祖與禰以爲長子不必五世則繼祖與禰之小宗亦有正體傳重之義矣是以制服父爲長子三年爲眾子期祖爲適孫期爲眾孫九月長子爲父後以杖卽位與眾子不同適孫爲祖後加服三年亦與眾孫有別皆爲其正體又以傳重也凡爲後者正體與傳重並重其有正體而不傳重者（如適子有廢疾是）有傳重而非正體者（如庶子爲後庶孫爲後是）皆不㝵加服三年惟正體又將傳重乃爲加服此爲上下通制夌次仲力主杜說必有宗廟土地竷位人民而後謂之重五世則遷之小宗已爲無重可傳如其說古立小宗法亦爲過舉矣

鄭元說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妾先君所不服言惟君所服申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君小君在則益不可貶皇侃說小君沒則㝵申其爲父後者之緦服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厭屈故練冠賈公彥說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爲㝵申故鄭云申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若然天子諸侯禮同與大夫士禮有異也孔穎逵說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是周法曾子問言古者天子是據今而道夀代以周案緦麻章庶子爲後爲其母義通大夫以上非庶子王爲母無服（或說大夫以上無緦似庶子王不爲其母服不知古所謂絕服者絕其旁親之服耳說詳下如庶子王不爲其母服曾視亦亏宮中之不若無是禮也）母不厭子庶子練冠五服外厭亏先君非厭亏小君鄭云申

君亦謂申緦非申三年也君服其母緦故羣臣降一等無服三月葬虞之後君有事則除服燕居則練冠以終三年可也若直喪之如小君是周之末失也時君行是禮孔子亦從其實而書之說者遂以爲春秋之義鄭志荅趙商云春秋經其事箸明但如事書之學者當按禮以正鄭注是皇賈孔說皆非

異義云左氏說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謹案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貴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玄駁云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晉宣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于禮爲通乎以周案左氏家說庶子爲君者母以子貴義同夫人穀梁家說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不得致之太廟服以小君鄭同穀梁于禮爲合

賀循說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緦庶子之妻自如常禮尊所不降自天子逹于大夫孔瑚說庶子之妻不得如禮服其私親以身爲宗主奉脩祭祀故也凡婦服夫黨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于皇姑此不得以公子爲例虞喜說庶子厭于承重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綦毋邃說公子不繼祖禰故妻得申皇姑夫人致齊而會于太廟不宜踰至尊亦當服緦麻以周案服期則已重無服則又輕綦毋說從夫服是曾子問注庶子王爲其母無服其妻亦當從夫孔說庶子妻無服從此

劉寶說經無孫爲祖三年之文小記云爲祖母三年謂自無後者人子以爲孫者爾喪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謂父亾乃下爲長子斬非孫上爲祖斬也王儆駁之云小記祖父卒然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此謂孫爲祖後也言爲祖母三年祖父三年可知也如劉意小記當云父卒然後爲長子三年且者人子爲己孫與己自有孫豈異哉以周案王儆說是鄭注小記云祖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今律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斬自乾隆間吏部議睢州知州某始也

劉表說父亾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期父亾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劉智說適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己不敢不以子道盡孝于祖也父卒則祖母當爲己服期己不得不爲祖母三年成粲說此則已受重于父不受重于祖不得爲

祖母三年禮舅沒則姑老為傳家事于長婦也吳商說婦不踰夫經傳無據適行庶服義又不適齊衰章臣為君之父母祖父母期臣從服期則君三年也此君受國于曾祖不受國于祖猶為服三年則凡為後者皆三年何必受重然後三年也粲說謬矣

賀循云父歿未殯而祖父歿服祖以期既殯而祖父歿三年以未殯父尸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虞喜云如此則祖無傳重假使祖為國君已為適孫祖沒已嗣此受封于祖羣臣服祖三年而已服一期齊衰送葬斬杖無主雖云尸在未忍如大父何庾蔚之云賀循所

記謂大夫士以周案不忍父必忍祖既忍祖矣父必不安賀循所言卽指大夫士亦非

杜佑云庾蔚之謂適孫亡無為後者今祖有衆孫不可傳重無主次子之子居然為傳重范宣議是也適孫已服祖三年未竟而亡此重議已立正是不得卒其服爾猶父為適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也次孫攝祭如徐邈所荅徐云一孫攝主本服如故若朞既除當以素服臨祭依心喪以終三年何承天司馬操竝云接服三年未見其據以周案此當以祖葬不葬為斷祖未葬而適孫亡又無適曾孫則次孫接服承重宜如何司馬所說或疑服定于初喪之日甫已服期今不當接服斬而更為重制然據經子嫁反在父之室三年鄭注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以三年之喪受是服可再制明矣若祖已克葬則次孫攝祭當如徐庾之說

譙周云禮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為不繼祖合而言之也劉智說祖禰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為禰後也父以己當繼祖故重其服則孫為祖後者不得輕也則為庶祖後者亦三年杜琬說庶祖無適可傳則非正體乎上傳重之義既無大夫士之位無適統之重而孫以重自居

于義為乖凡祖是庶而父為長宜服齊衰庾蔚之說祖庶父適已繼父統而不謂之繼祖則祖當誰祭之所謂繼是承其後為之祭故云傳重而服之斬以周案當從譙說參見宗法門

記小記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王仲邱云祖庶母不祔于皇姑己受重于祖當為祭主不得申其三年若受重于父代而養為後可也以周案義詳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凡為慈母者皆士妾子言適子受祖父之重不得後慈母惟為慈母後者已可以為庶母後子亦可以為祖庶母後此雖無傳重之名而得

同為後之服記意如此獨類言之庶子之適可為生祖母持重服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義兼適庶宋王洙議誤

賀循云其夫為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孔瑚云假使元孫為後元孫之婦從服期曾孫之婦尚存纔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庾喜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又若為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元孫為後若其母尚存元孫之婦猶為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直在姑矣庾蔚之云舅沒則姑老是授祭事于子婦至于祖服自以姑為適所謂有適婦無適孫婦也

萬斯大云如庾言是一孫婦之身主祭則為適服祖則為庶義無一定且未聞夫為適孫而妻不得為適孫婦者也故父歿母為內主者惟子幼未娶者耳已娶未有不主重者也主重未有不從服者也縱姑總婦期止得其常以周案此當以庾庾之說為正喪服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注云適婦在亦為庶孫之婦明適不可有二也參見下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

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雷次宗云據無所厭降則期為輕言報者明子于彼則名判于此故推之于無尊遠之以報服女子雖受族于人猶存父子之名故得加尊而降之以周案凡服之不報者以尊降也為人後者之父母報不敢以尊自居故雷氏云推之于無尊遠之以報服謂如世叔父母之于昆弟之子以旁尊不足加尊而報之也雷氏復以為女子適人者猶存父子之名得以尊降其意為人後者于其所生無父子之名也經曰為其父母者欲著其服不得不繫之其父母也歐陽永叔等謂為人後者于所生不易父母之名以此經為依據時臣俱不以為然惜未有據雷氏此義以折之者然以經例言之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曰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皆不易其父母之名何為于此

獨絕古人世叔父于其昆弟之子尚有父子之偁何為于此獨靳且降者推而遠之也報者引而近之也女子適異姓其疏者也男子後大宗其親者也遠而疏者不易父子之名其近而親者獨靳而絕之豈禮意哉程子朱子以為同堂其坐兩父莫別竊謂天子之家君冉名父固未嘗有兩父之嫌士大夫家之俗偁曰爹曰爸亦有可別者矣至臨文之偁當別之以官爵謚號段懋堂以為謂之本生父本生考可也此說卻未可據偁所生曰本是二本矣

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而為其祖父母無見文

王彪之崔凱等議女子子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為父後者今出後大宗大宗尊之統收族者也故族人尊之百代不遷其父母報之期所謂尊祖故敬宗也又曰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降其小宗還當為祖父母大功目雖在五服之外皆降本親一等程瑤田夏炘說女子子出適不降其祖為人後者亦當不降其本生祖為其祖父母服期為曾祖父以上服齊衰三月始協以周案為所生祖父母期何以別所後之祖乎程夏之說不可從　又為人後者之子為所生祖父母亦無見文孔正暘等說為人後者服所後之親

若子為其本親降一等不言代降一等者以為至其子以義斷不復還本親服故也賀循說為出母齊衰而杖其子又不從服今出後者于父母乃為不杖期恐其子亦不㝵反重也劉智說為人後服本親不傷于為後者若子則其孫亦然矣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㝵絕之矣徐乾學云父所後者為疏屬孫竟無服以祖孫之至戚而等之路人毋乃非人情乎以周案女子之適異姓者其子尚為外祖父母服而男子之後同宗者其子乃可不為所生祖父母服乎以此推之崔凱劉智說是賀氏疑以出母服不倫

喪服小功章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馬融云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鄭元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敖繼公云經于為人後者惟見其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是于本服降一等者止此親爾以其與己為一體也自此之外正親旁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疏為服不在此數矣以周案馬說失之厚敖說失之薄鄭注為長經惟見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下記云為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正補言所不見者于兄弟服降一等是降不止一體矣賈疏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云本宗餘親皆降一等是也段懋堂胡竹村

竝申敖說不可信傳記兩言若子竝謂于所後之親若子未嘗謂于所生之親亦以所後之子服之也褚搢升云如敖說本生正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疏為服假使為疏屬之後則祖父母以上俱無服矣安乎否乎此說是已

喪服記為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段玉裁云兄弟二字當作其昆弟胡培翬云兄弟即昆弟于兄弟降一等即經所謂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是也不曰昆弟而曰兄弟蓋兼姊妹言之然降一等之服已見于經而記復言之者為報言也以周案記

冄後言兄弟服凡八見或晐族親言或專指小功以下言未有以之言昆弟者昆弟為同父兄弟之定名兄弟為旁親喪服之通名段胡二人信敖氏之邪說以為為人後者于其所生降一等服祇及父母昆弟姊妹餘皆以所後之親疏為服于此兄弟例不合遂改經强說以從尼見謬矣

喪服記于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賈公彥云此等之服已見斬衰章敖繼公云之子二字當為衍文所後者之兄弟皆如所後者親子之為戴震說通典載賀循說引化于所為後者之子兄弟若子其所見記文未誤所為後之子者其女子子也程瑤田云所為後之子設言所後者之眞子也眞子之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今為之服如眞子以周案斬衰章為人後者傳補言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于外親兼言昆弟之子于本親祇舉祖父母妻故記補言所後之兄弟之子兄弟之子即所後旁親期功兄弟之子也所後者無昆弟容有兄弟之子諸說皆非顧亭林合上節報字為義大謬不錄其說

賀循云小記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此謂子出時已昏若至所為後家方昏不服本舅姑熊安生孔穎

達說夫為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不論識冄舅姑與否以周案熊孔匡賀當已于夫所生父母仍偁舅姑者猶喪服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也記言此者嫌其妻或據所後者之親疏以服舅姑也凡為人後者其妻若子服其所生皆同此例後人有以所後者之親疏為服謬 右為所後及其私親服

齊衰不杖期章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馬融云歸宗者歸父母之宗昆弟之為父後者曰小宗王肅云嫌所宗者唯大宗故曰小宗明各自宗其為父後者也敖繼公云其于為父後者特重以其為宗子也以私親言之故曰小宗其昆弟雖繼別猶謂之小所以別于夫家之宗也以周案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為宗子昰為大宗服也齊衰不杖期章為昆弟之為父後者昰為小宗服也大宗與小宗別齊衰三月與期別敖氏摠而合之固非以繼別之宗為小乃以大宗歸之夫家更屬無稽鄭注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為小宗各如其親之服此為經外補義

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馬融云謂一族男女皆為宗子母與妻鄭元云婦人女子子在室

及嫁歸宗者也王肅云此謂族人無復五屬者反為其宗子服也敖繼公云婦人謂絕屬之女子子在室者及宗婦也若在姪叔之列者則不服之以周案婦人指本宗女子不兼宗婦古義皆同為婦人宗父不宗夫也敖氏之誤程易疇駁之詳矣王云此無復五屬者申其說者以為五屬外齊衰三月其五屬內有期服者服齊衰期有功服者亦齊衰三月乃受以功衰以足其本服月數而止下記鄭注己詳之但本章明言無受安得有卒哭而受之事傳亦明言齊衰三月不聞有九月五月之服背經立義殊有未安林氏求義因謂經止言宗子未嘗別其屬之親疏則是凡為宗子不論其絕屬與否皆為之齊衰三月惟為宗子之殤始有親疏之異記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此專就殤服言之與成人服無涉以周謂記為殤大功衰小功衰舉疏遠立文此曰丈夫婦人為宗子亦遠之之詞鄭注大功章婦人子云因出見恩疏馬注小功章丈夫婦人云明疏遠故以遠詞言之可互證也王云此謂族人無復五屬者其義自正如林氏說豈齊衰期親亦可降而三月乎親如邦人自為宗子通例但非先服齊衰三月再受本服如鄭所說目林氏矯之過矣

鄭元云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父卒昆弟之為父後者宗子句亦不敢降射慈譙周賀循說大宗子亦不降李如圭云如鄭義則繼禰之宗子嫁者不敢以尊降若大宗子案齊衰三月婦人為宗子鄭謂女子在室及嫁歸宗者則出嫁者不服以周案李氏申鄭是

傳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賈公彥云宗子父已卒宗子主其祭今宗子母在季未七十母自與祭母殁宗人為之服宗子母七十以上則宗子妻尊與祭宗人乃為宗子妻服也顧炎武云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以舅沒而姑老明其不與祭矣雖老固嘗為主祭之人而禮無二敬故為宗子之母服則不為妻服以周案鄭注特牲禮云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在猶使之主祭祀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必請于姑據鄭彼注亦姑老不限七十舅沒即授祭于子婦矣但冢婦即尋主祭祀而必請諸姑則仍以姑為主故宗人猶服其母服其母則不服其妻者無二尊也賈疏以與祭不與祭定服不服殊謬

馬融云五屬孫雖為大夫不敢降宗子故服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如圭云大夫不敢奪宗故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小宗且

然大宗可知以周案經大夫為宗子謂大宗也李說是為宗子齊衰三月兼絕屬言馬說專指五屬未是 右宗子

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鄭元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傳曰嫁者其嫁亏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尋與女君同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鄭元云此不辭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

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尋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賈公彥云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箸又非舊讀自安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秦蕙田云傳文下言為世父母廿一字當是注文而傳寫者誤大書以連亏傳爾阮元云此二十一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與下此不辭相連皆為注文而上節鄭注舊讀以下三十二字當次亏傳文女君同之下一氣相連文義顯然鄭引此舊讀而破之曰此不辭欲顛倒傳文也自寫者誤分注為兩截竄舊讀三十二字亏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為傳文遂為學者大疑向使此二十一字為傳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以周案秦阮校傳下言以下二十一字為注文㞐是然據賈氏疏傳文女君同後本有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舊讀以傳為君之黨服兼庶子女子子言而移此經文十字亏傳文後別為一條故賈氏云爾鄭注易傳不易經則女君同之下不定有此十字淺人欲合舊讀鄭注兩本而一之故竄之如此舊讀之誤在求合

亏傳鄭雖不言傳義有誤而云文爛在下明正傳文有誤矣阮氏謂舊讀不與傳合鄭不言傳誤非也其移經注亏傳下亦非鄭注下言以下二十一字此不辭以下七十一字竝宜連書亏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一節經注之末其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云云則傳注也傳亏未嫁之上特箸成人二字則鄭逆降之說亦未可遽斥矣古者女子秊十五以上乃許嫁六禮行亏期秊之中故許嫁即有逆降之例非若後世髫秊定婚也或者據後世之事而議古逆降之非所謂不揣其本而欲齊其末也 右世叔父母

鄭注原本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注云云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鄭釐正本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舊讀本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經婦為舅姑齊衰不杖期劉岳書儀定婦為舅斬衰三年姑齊衰三年明孝慈錄舅姑皆斬唐李涪等議婦為舅姑及女子適人為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以婦人不貳斬也父母之喪尙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以周案人無二天亦無二斬故子非父不天父在則毋降矣婦非夫不天從夫則父母皆降矣禮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以其父母之期服服舅姑亦云可矣且夫以三年而復寢婦亦俟夫終喪不敢遽被綺紈之飾故曰與更三年喪不厺

魏仁浦議婦為舅姑宜定三年之喪三年之內几筵尙存豈可夫處苫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以周案晉荀訥說子婦為姑既除喪時人以夫家有喪猶白衣是則婦卽除服其平時亦未嘗遽被綺紈之飾亦用纖縞之服也至祥禫兩祭時夫易朝服婦亦自服禮服小祥則夫婦皆凶服也仁浦之議殊謬又唐李涪云婦為舅姑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尙絜婦服絜縑衣以俟夫之終喪案縑以絲為之與綺紈何異云十五月禫尤誤近儒多信李說亦未審矣　右舅姑服

記襍記宗子母在為妻禫鄭元云宗子之妻尊賀瑒說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

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然
賀循說若非宗子其餘適母在為妻並不得禫以周案
瑒意母不厭子姑不厭婦嫌宗子母尊故記特言之循
意此惟宗子為然其餘婦厭于姑據喪服傳宗子之母
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襍記為妻母在不稽顙是姑有
厭婦禮與鄭義合禫必杖杖未必禫瑒云不杖則不禫
亦未是
鄭元云適子父在為妻不杖以父為之主也服問曰君
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父在為妻以杖即位謂庶子賈
公彥云自天子下至庶人父皆不為庶子之妻為喪主

故夫皆為妻杖得申也孔穎達云或云適婦之喪長子
亦得以杖祇不得即位程瑤田云杖期章妻傳曰為妻
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此條下文不增一字則是士庶為
妻不論父在父卒並杖期也至不杖麻屨章乃曰大夫
之適子為妻則是為妻父在不杖期專為大夫之適子
特著一例故傳問曰何以期也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
敢降也然既不降則當如眾人在杖期章今乃移入不
杖期故又問曰何以不杖也因答之曰此大夫父也父
在則為妻不杖若大夫卒則仍歸之于杖期矣以周案
大夫之庶子為妻父在大功公子父在為妻在五服外

皆不為妻杖喪服小記云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專
指士言賈疏非也鄭注引此者明父在適庶子有杖不
杖之別經杖期章妻主父沒為文也父沒為妻杖期大
夫之適庶子士之適庶子皆同鄭意如此其實杖期章
止言妻不分適庶亦兼父在父沒之文不杖期章云大
夫之適子為妻以父在為文又止言大夫亦不通于士
蓋杖期章所謂妻通士之適庶及父之存沒言大夫之
適庶子父沒為妻亦同其父在則適子不杖期庶子大
功則與士之適庶子異故下二章又別言之下二章著
其別則此杖期章妻統其同可知矣但士之適庶子父

在為妻皆杖期而有即位不即位之分喪服小記云父
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庶子可以杖即位為父不
主其喪也適子之妻父主其喪適子可以杖而不可以
即位襍記云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孔疏其子
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
杖即位此士主適婦喪適子得杖而不以即位正同茲
例孔疏所引或說甚合經意不杖期章傳云父在則為
妻不杖專為大夫之適子發固不關士襍記云為妻父
母在不杖主大夫之子以上言亦非謂士之子喪服小
記云世子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世子謂天子諸

侯之適子天子諸侯大夫之適子父在皆不爲妻杖故
襍記云然而天子諸侯之適子不杖其妻必舉大夫之
適子爲言者明爲妻不杖期自大夫適子始其士固杖
期也鄭注謂士之適子不爲妻杖非特與禮經文不合
亏記文亦多戾程氏解經傳文最爲明順而駁者以爲
父主適婦之喪既杖其子不㝵杖非也舅爲適婦大功
不杖

孔穎達云襍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不杖屬亏父
在不稽顙屬亏母在范宣子云在有二義一者生存爲
在一者旁側爲在此謂在母之側爲妻不杖但父母在

喪服二　圭

之文相連爲一而父爲存在之在母爲在側之在於義
未安以周案范說固非孔疏亦未㝵襍記下文別言母
在不稽顙則此母字衍也春官大祝疏兩引記云父在
爲妻不杖不稽首

石渠議云父爲長子以其爲五世之適也馬融云記言
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明爲五世之適父乃爲
之斬也鄭元云小記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喪
服傳父爲長子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
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但言祖不言
禰容祖禰共廟賀循虞喜庾蔚之說長子是四世之適

程瑤田云傳正體亏上言己與尊者爲一體而爲傳重
之人也其長子適適相承是己所受之重將亏長子傳
之故曰又乃將所傳重也注意以長子當先祖正體吾
乃重之不合傳旨禰廟之重非庶子所㝵受亦非庶子
所能傳其長子自㝵繼祖哉傳重故繼祖不傳重故不
繼祖服三年與不服三年繼祖不繼祖之分而已矣以
周案長子爲父後者之長子不必五世鄭注爲是如戴
馬諸義舍子而言曾孫未合經指喪服傳正體亏上是
正義又乃將所傳重是餘義凡爲後者皆傳重而傳重
不必三年惟長子正體亏上又將傳重故加以三年爾

喪服二　圭

鄭注正體就長子說又注下適孫云凡父亏將爲後者
非長子皆期甚合傳意胡氏正義反韙程說殊爲失察

齊衰三年章母爲長子記妾爲君之長子亦同萬斯大
云此專指宗子之妻非凡爲母者皆爲長子三年也庶
子不爲長子斬庶子之妻其服長子亦從庶子而殺當
與爲衆子不杖期同又小記云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
同則母之爲長子因父爲隆殺妾爲君之長子視女君
爲輕重可也以周案張橫渠疑經殊謬今從萬說又父
爲長子斬母爲長子齊皆三年若長子有廢疾不堪受
重宜如衆子不杖期詳見通典劉玢說孝慈錄父母爲

適子皆齊衰不杖期

雷次宗云父不以大夫之嚴降祖禰之主母亦安敢以婦人之尊降所天之適故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如舊曰妻從夫服則當云夫所不降妻亦不敢降今言父母者豈非自子而言邪以周案傳不敢降謂不敢降其祖禰之正體鄭注本明雷氏所駁舊解誤以為不敢降服敖氏因斥傳文不空言不降種貤紕繆

敖繼公云殤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公之昆弟為其庶子服與大夫同則為其適子服亦三年與大夫同矣公之昆弟不繼祖禰者也而其服乃若是則所謂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者其誤矣乎以周案公之昆弟雖上無所承而身為別子其長子為繼別之大宗與尋常庶子之子自異鄭注公之昆弟猶大夫明其服子與大夫同例也敖說公之昆弟得服長子三年是也但以是推凡為庶子者為長子服因斥傳記斯為謬矣

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石渠議云唯子不報言猶斷期不得伸其服也鄭元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為主女子子似失之矣雷次宗云報之為言二服如一父母為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期女子子適人亦為父母期與報相亂故經別其非報敖繼公云男子為父三年與期服異故曰唯子不報盛世佐云男子為父斬不在報中明矣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之服與其餘十人同嫌亦在報中故辨之鄭議傳失蓋未達斯意也上經云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及女子子是女子子不在報中之證夏炘云唯子不報單承姑姊妹女子子言之上節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則女子子不報已在言外此節特顯言之百大夫之子為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本隨大夫大功今因尊同加服期無所謂報也以周案經唯子不報必兼男女而後其餘十人之相報乃截然分明鄭釋經文本是傳惟舉女子子者嫌女子子適人為其父母期與報相亂故辨之雷盛之申傳亦是也但下文又云其餘皆報似亏男子亦為報矣故鄭議之其實傳所云其餘謂其餘十人亦非謂男子也敖說非夏說較通　又子在昆弟之上舊說大夫之子所生子敖繼公說此亏其子不別適庶以父在故百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郝敬說此世叔父之子也盛世佐云子眾子也不言眾文省若適長雖不為大夫而大夫

之適子服之當斬上斬衰章云父爲長子是也父以子在無適孫子不以父在無適子若世叔父之子禮經謂之從父昆弟在大功章大夫之子當降服小功若以尊同不降大功可矣豈反增之爲服期乎以周案子謂衆子盛說是敖氏謂不別適庶與斬衰章父爲長子文違郝說亟非大夫之子宜兼適庶爲是萬氏專謂適子章氏駁之傳曰父之所不降指父身之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言章氏即指子所服之十二人程氏駁之說詳胡氏正義

大功章適婦傳云不降其適也敖繼公說不杖期章大

夫之適子爲妻傳曰父之所不降是亦服大功也亏庶婦降之而至亏不服方苞云庶婦服見小功章敖誤以周案大夫不降其適故爲適婦大功庶婦本服小功降之宜在緦麻大夫無緦故至亏不服敖說是不杖期章疏大夫爲庶婦小功失之方沿賈誤若適子有廢疾不堪受重雖適亦降適子如衆子適婦如庶婦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是也禮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唐律加適婦不杖期衆子婦大功今律同禮適孫期適婦大功祖父母同今律祖父爲適孫期祖母大功祖父爲適孫婦小功祖母緦皆與禮異 右妻子子婦服

受業鎮海梅開恩 從子家楠 仝校

喪服通故三　　禮書通故弟九

定海黃以周述

不杖期章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鄭元云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敖繼公云斬衰章父爲長子則大夫之適亦謂其長子未必指爲弟者也此以古之文法不可單言昆故連弟言之以周案宜從注如敖說是庶長不辱爲兄乎

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鄭元云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于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賈公彥云舊讀謂馬融之等以昆弟二字抽之在傳下鄭檢經義昆弟乃是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者父以尊降庶子則庶子亦厭而爲昆弟大功以周案舊讀昆弟二字在傳下夌次仲以爲在傳曰之下文既不順徐健庵程易疇從舊讀昆弟二字併下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其爲一條胡墨莊云置昆弟二字于下條之上則昆弟爲誰之昆弟于義無屬于文不辭是也胡竹村以爲上屬下屬皆非當屬衍文未是郝仲輿讀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又連上傳父之所不降爲文要誤

鄭元云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爲之亦如之李如圭云皆者皆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也敖繼公云此文承上經兩條而言則皆云者皆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也以周案如李說則經宜見大夫之適子一條敖氏兼用鄭李兩說既云承上而言而忝經文兩庶字亦非

緦麻章從祖昆弟之子敖繼公云爲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父族兄弟皆緦其族昆弟固相爲矣此則族父報也餘爲旁親卑者之輕服略之而不報盛世佐云經惟見其一文不具也敖說非

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眾昆弟鄭元云爲眾昆弟父在則同父歿乃爲爲父後者服期也盛世佐云此眾昆弟凡不爲父後者皆是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與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同不必父歿乃爲之服期鄭注非以周案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期爲昆弟大功俱從大夫服此則女子子以出降其親與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對文立義彼傳文據父卒說賈疏已明之矣則此云眾昆弟當以庶孫之例求之鄭注是胡氏正義反從盛說何邪盛氏又謂眾昆弟兼女昆弟言尤誤胡氏已駁之

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鄭元云爲姪男女服同敖繼公云章首已見爲姑適人者之服此似不必言報報字非誤則衍盛世佐云姪丈夫婦人報與上竝合爲一節言女子子適人者爲此四等之親服而此四等之親亦以是服報之也丈夫男昆弟及姪也婦人女昆弟及姪女也上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主丈夫言此則兼言婦人故復云報以明之以周案敖盛諸說皆非當從鄭章首姑姊妹節爲姪昆弟之丈夫婦人立文不言報故此節文箸姑爲姪丈夫婦人之文且言報以明之報者報之也凡言報者旁尊報卑之辭此與小功從母節文洽正

同小功章丈夫婦人報謂從母報姊妹之男女此言丈夫婦人報謂姑報昆弟之男女馬注小功長殤節云丈夫婦人遠辭又注小功從母報云諸母報姊妹之子然則經遠之曰丈夫婦人而服以功服者正所以明報之義也自解者以此報爲卑報尊殊乖經例且與章首姑姊妹條意緟義複敖氏因謂經有衍誤緟貤紕繆凡經言女子子者本對父母爲文亦有對昆弟言者爲男子女子亦竝文也若姑義不得稱女子子故經必曰姑姊妹女子子緟絫言之此節爲姑立文義不得蒙上女子子是以鄭分兩節自盛氏謂兩節竝合徐氏通攷胡氏

正義從而和之而鄭義日晦矣

昆弟子婦之服經無見文王肅云父爲衆子期其妻小功爲兄弟之子期其妻亦小功唐開元禮爲夫之伯叔父母報宋政和禮爲兄弟之子婦爲夫兄弟之子婦竝大功徐乾學云據顏師古等所奏則當時實服大功開元禮爲夫之伯叔父母報云報者卽爲兄弟之子婦服大功之明文也以周案禮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昆弟之子與衆子同服昆弟之子婦宜與庶婦同服喪服傳亏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及昆弟之子夫之昆弟之子竝云報小功章夫之姑總章夫之諸祖父母亦竝云報

獨大功章夫之世父母叔父母不言報則爲昆弟之子婦小功明矣如昆弟之子婦槪報之以大功則反重亏己之庶婦服非禮意矣唐初服以大功本誤而魏徵顏師古等不正茲失反增適婦期庶婦大功以齊一之緟貤紕繆程易疇謂夫之世叔父母經不見報文不爲之服亦非　右昆弟從父昆弟昆弟之子若婦

喪服記言兄弟服凡八見傳云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鄭元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亏兄弟降一等兄弟猶言族親也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亏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也賈公彥說云

兄弟猶族親者下云小功以下爲兄弟恐此兄弟亦據小功以下尋降故曰猶族親也見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亏兄弟及爲人後者爲兄弟等皆非小功已下猶族親所容廣也郝敬云親曰昆弟族曰兄弟婚姻異姓亦稱兄弟兄弟皆指小功以下盛世佐云兄弟所晐者廣凡旁親自期功而下及外親皆是以周案喪服經傳之偁昆弟者皆同父兄弟之定名也其曰兄弟者旁親期功以下喪服之通名也記首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亏兄弟降一等上曰昆弟下曰兄弟明有別也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卽

記所謂大夫亏兄弟降一等則兄弟服上兼期親明矣襍記祔兄弟之殤則練冠鄭注以爲大功親以下則大功親固謂之兄弟也記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節義又不尋兼大功故傳又以爲小功以下鄭注賈疏是也兄弟爲旁親期功以下其行輩之尊卑不必與己同而亏异族小功以下之親則又曰外兄弟服問云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鄭注云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孔疏亦引此傳而申之云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以外族故偁外兄弟則所謂爲兄弟指族親言不尋兼外親亦明矣若槪文之兄弟有兼昆弟者有兼外親者通言之不暇別也喪服經傳之外士喪禮之兄弟亦謂小功以下餘篇之兄弟多兼期功言之爾雅釋親晜弟兄弟之偁與喪服經傳同例至先生爲兄兄之子諸文又通言之戴東原段懋堂從郝說以兄弟爲小功以下之專名其義難通又謂昆弟則惟大功以上可偁亦誤凡偁昆弟皆據同父爲文其異父者經必加從父從祖以別之大功章有從父昆弟小功章有從祖昆弟緦麻章幷有族昆弟及從母昆弟則小功以下亦可偁之曰某昆弟與大功章偁從父昆弟正同其必以從某別之者昆弟惟同父可偁大功亦不尋溷也近人多爲戴說所惑惟胡氏正義辨此尙明

記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鄭元云亏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也大功以上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賈公彥云父母有早卒者與兄弟同居而死愍其幼孤相育特加一等夏炘云疏不然此不及知父母之子爲同居之兄弟加服一等非同居兄弟愍不及知父母之子爲之加服也以周案賈疏亦謂荅其同居兄弟鞠育之恩也特語滯耳右兄弟

記曾子問篇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小記篇則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舊說殤無爲人父之道故宗子

殤無庶子弗爲之後而以本親之服服之或說以其服服之服之以爲後之服也小記之所謂殤指已冠婚者言故尋立後曾子問之所謂殤指未冠婚者言故不尋立後以周案由前一說則是後殤者之父與小記爲殤後之文悖由後一說則小記上文言男子冠而不爲殤下即繼以爲殤後者云云正指未冠娶者言是與記文亦不合也俞蔭甫先生云小記所說是天子諸侯之禮先君雖以殤卒而爲殤後者必服以父子之服如僖之繼閔是矣曾子問所說是大夫士之禮故南孺子生男而卒則季康子不必爲之後也

喪服傳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戴德說此謂父母爲子與昆弟相爲爾七歲以下至三月殤之以日易月生三月哭之葬於園既葬止哭不飲酒食肉畢喪各如其日月馬融王肅說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殤之期親則以旬有二日哭緦麻之親則以三日爲制鄭元云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逭於睿說期親長殤中殤俱在大功下殤小功無服之殤雖無容在緦麻應有哭之差大功下殤緦麻無服之殤則已過絕緦麻之長殤服名亦絕不應制哭故傳據期親以明之戴逵云如鄭義諸降之殤若復哭其生月則緦麻長殤決不可二百數日哭鄭必推之於不哭又非所允范甯云傳曰不滿八歲爲無服則八歲以上不當引此也尋制名之本意父之於子下殤小功猶有緦麻一階非爲五服已盡而不以緦麻服之者以去及人爻且束晳云緦麻不服長殤小功不服中殤大功不爲易月哭惟齊衰乃備四殤虞劉歆云長子本服三年殤之二十五日餘子本服期殤之十三日以周案此傳本文明據父子八歲以上下殤小功不滿八歲無服殤之以日易月有差其哭既葬除之與生三月者同三月以下未名不哭殤而無服者殤之言傷也傷不必哭不飲酒不食肉傷之也哭傷之甚也大戴所說甚合傳義但傳主子女子子大戴兼昆弟相爲爲少異耳鄭注以易日爲哭日又推廣之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馬王肅又兼大功以下皆誤大功於無服之殤與小功於中殤緦於下殤皆已無服何爲於生三月者更制哭日且如馬王說三月以上七歲以下皆限以十二日之哭少長既無差別八歲雖疏尋三月之服七歲雖親不及半月之哭則差別又爲過當江震滄曾以此難馬王

肅而有取亏鄭注沈果堂孔巽軒又駁鄭注謂逾月而葬葬而卒哭成人之喪猶或如此而猥令七歲之殤連旬之外日日哭亦非禮意竊謂鄭以易日為哭期非謂日日哭不𢽾以此為難鄭注固勝亏馬王肅也

小功章傳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總麻章傳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兩文相反鄭元賈公彥說小功章發在從父昆弟丈夫下主丈夫服總麻章發在婦人為夫之親下主婦人服禮無殤在齊衰者則所謂齊衰之殤大功之殤小功之殤竝據服其成人可知也總麻章庶孫之中殤中當為下郝敬云小功

章以殤服權其中總麻章又以成人服權其重程瑤田說總章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皆經文總章之經據其成人小功章之傳則據其殤之本服大功乃齊衰成人之降者小功又大功成人之降者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如此則總麻章庶孫之中殤無容改中為下矣以周案兩傳文異自以參融為安鄭注以丈夫婦人分說所謂齊衰大功小功之殤皆據成人本服為言申之者謂凡殤若不就本服立文無由知其從何服而降也然如鄭注小功

之殤為成人本服則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已入總麻有何下殤之服可為中殤所從傳之立文不應如斯之窒此鄭注之可疑者也程氏以總章長殤中殤四句為經文此其立說之大疏處近儒駁之者眾矣其以總章成人齊衰之殤中從上為大功即小功章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之殤服則總章成人大功之殤中從下為總麻而小功章據殤服立文當云總麻之殤中從下何復云小功之殤此其立說之汞密而反疏者也申其說者又謂大功之殤小功之殤皆據本章殤服為文則小功章之下殤如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

其中殤在大功章又與中從下文戾矣要之禮無殤在齊衰者且齊衰之殤例傳又發之亏總麻章則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其以成人本服言無疑而小功章傳發殤例自據殤服立文而殤服有上中下之異齊衰之中殤與大功之中殤又有從上從下之別乃據其長殤服以明中殤之例齊衰之長殤大功服故謂之大功之殤而中殤不見者其例中從上大功之長殤小功服故謂之小功之殤而中殤又不見者其例中從下小功之長殤總麻服其不謂之總麻之殤者為經有大功殤服小功殤服而無總麻殤服也經無總麻

殤服則成人大功之長殤固宜併小功之殤卽中從下之入緦麻者義亦不㝵謂之緦麻之殤傳曰小功之殤中從下語簡而當近儒異說甚繁不具辨

小功殤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馬融云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尊厭大夫子以父尊厭各降在大功長殤復降一等故小功也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闕有辠若畏厭溺當殤服之鄭元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李如圭云大夫爲昆弟之爲士者尊不同故降其長殤大功而小功也然則尊同者不降矣而大功章不見大夫爲昆弟之長殤者爲大夫無殤服也公子之重視大夫舊見大夫昆弟相爲期而公之昆弟相爲大功遂疑公之昆弟與大夫之尊不等此經大夫與公之昆弟爲庶子以下之殤服同則公之昆弟與大夫之尊不殊也以周案李氏申鄭明晰人之幼而有德行者不必二十爲大夫故大夫有昆殤

小功殤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馬融云言丈夫婦人者明姑與姪祖與孫疏遠故以遠辭言之雷次宗

云大功章爲姪已言丈夫婦人今此自指庶孫言不在姪敖繼公云經凡三以丈夫婦人連文而所指各異讀者詳之程瑤田云經中丈夫婦人凡四見並指同姓者言婦人謂女子子在室者以周案當從馬注諸說皆非經言丈夫婦人凡四見皆指其本宗之親而遠之之辭無異恉也齊衰三月章爲宗子宗子之母妻遠之曰丈夫婦人而服齊衰三月者爲宗子也小功殤章之長殤遠之曰丈夫婦人而服小功五月者爲長殤也大功章姪小功章從母遠之曰丈夫婦人而服此大小功者爲報也其必加以遠辭者非遠之無以見尊宗殤長之情與旁尊相報之義故也婦人兼嫁者未嫁者言若專指其在室者謂之婦人子

緦麻章庶孫之中殤馬融云祖爲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言中則有下文不備鄭元云中當爲下字之誤也王肅云此見大夫爲孫服之異也士爲庶孫大功則大夫小功降而小功者則殤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以周案經文或竝舉長殤中殤或竝舉中殤下殤爲中從上亦可從下也其單舉者曰長殤曰下殤未有舉中殤爲文者故喪服傳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若緦麻

章有中殤則傳不必發此問矣鄭注爲長如馬義與經中殤降一等文違如王義經不言大夫又嫌添說

徐乾學云三殤之制爲常人設豈有既立爲大孫而可以殤論乎謝衡謂已誓不殤是已卞粹所駁已誓未誓之論大謬蓋未誓則猶然庶孫爾既誓則將代己爲宗廟主當與成人同以周案喪服傳公爲適子之長殤注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天子諸侯大夫之適子皆有代主宗廟之事非常人也而箸之於殤大功章則謂大孫不以殤論非也謂已誓同成人而以期服服殤亦非也麥曉樓詳辨之矣至喪服

記宗子孤爲殤節鄭注所謂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小功衰五月合齊衰三月計之其文法與大功章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同非謂三月外又加九月五月徐氏又妄駁之麥氏譏其粗率洵然　右殤服

喪服小功章爲外祖父母傳曰以尊加也馬融云母之父母也本服緦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敖繼公云子之從其母而服母黨者當降于其母二等母爲父母期子爲外祖父母小功宜也非以尊加也以周案喪服記云外親無過緦麻母之父母亦外親也而爲之小功故曰加馬說是敖釋從母亦用記文外親皆緦而于此獨違記而駁傳妄矣

小功章從母緦麻章舅袁準云姨舅同親焉得異服從母者從其母而爲庶母也宣舒云二女相與行有同車之道坐有同席之禮其情親而比其恩曲而至由此觀之姊妹通斯同矣兄妹別斯異矣同者親之本異者疏之源也以周案從母與舅異服宣氏以其母之情親姊妹遠兄弟爲言朱子亦謂女子于兄弟出降姊妹卻不降故姨母重于舅竊謂女子子在室昆弟之恩未見有減于姊妹故爲昆弟期爲在室姊妹亦期見不杖期章昆弟注其適人者昆弟降大功爲姊妹亦降大功竝見

本章明其親疏厚薄同也其子之服從母與舅異者服術有六三曰名從母小功傳曰以名加也以有母名故加至小功而舅不可以父名必同姓而後偁父古道然也袁說姨舅同服唐以來用其說其釋從母亦謬江震滄云如其說緦章從母昆弟乃己之庶昆弟服宜大功何至降而在緦唐貞觀中改舅服與從母同小功舅爲甥緦顯慶中始同從母報今律同

記服問篇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舊說母死其母皆謂己之生母陳澔云母死謂繼母其母謂出母以周案出母之黨無服見喪服傳陳說殊舛

服問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鄭元云雖外親亦無二統江愼修蔡謙說前母之黨亦服　欽定義疏云禮外親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如之也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前母既亡不從不亦宜乎己母出則服繼母之黨如繼母多則服在堂繼母之黨服其所從也虞喜以為縱有十繼母唯服次其母者之黨非也

小功章君母之父母從母傳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馬融云妾子為之服小功自降外祖服緦麻外無二統者君母亡則尋申其外祖小功賈公

彥云君母在既為君母父母其己母之父母或亦兼服之以周案外親無二統鄭注服問亦言之義不得兼服賈疏非自降外祖緦麻亦無見文馬說亦難信徐氏通攷胡氏正義皆沿賈　右母黨服

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云為其無祭主故也鄭元云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賈公彥云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傳不言喪主者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詳禮記今無主者謂無祭主也適人謂士若嫁於大夫於本親又以尊降不得言報故繼公云姑姊妹亦以其所加者服之言報者服期之義生於己而不在彼故也郝敬云姑姊妹於姪昆弟亦無主者亦然夏炘云夫已歿又無子則為無主後無主後則無祭主矣古小宗不立後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厭祭者不配是其夫猶得祔食於宗子之家而妻不得與焉故仍服本服之期以致其哀憐之意以周案凡出適人以無主加者惟此至親三族郝說無據

小功章從父姊妹孫適人者賈公彥云從父姊妹不言出適與在室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之故不辨在室及出嫁敖繼公云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當連讀三者適人其服同以周案張氏蔡氏程氏胡氏並從敖說從父

姊妹適人者小功則在室大功故大功從父昆弟鄭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賈與鄭違

小功章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馬融云適夫人庶子也在室大功出降一等鄭元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敖繼公云女子子不必言庶文有脫誤以周案石經初刻為下有君之二字據馬鄭注以有君之二字為是馬云適夫人以君為女君此以適士降非出降也鄭云其嫁大夫亦大功破馬氏出降說也賈疏仍沿馬誤云庶子以別己所生也己所生亦大功敖說亦非　右適人服

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程迥云禮亐舅之妻無服外祖父母纔小功亘今以世讐而厚其喪非禮也鮮季宣云主昏之為服自莊公始也其以說齊乎以周案程說固非鮮氏以此為主昏服是已而以為主昏無服亦失之袭曉樓云鄭注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亐王者之後乃服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亐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亐其卒也書之同亐內女此春秋之例也三傳皆然 右主昏者所為服㭊

不杖期章夫之昆弟之子傳曰報之也鄭元云男女皆是盛世佐云此唯男子也女子子未成人者以殤降成人而未嫁者逆降其旁親旁親亦當逆降之矣以周案盛說是也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叔母竝見大功章李氏云凡為夫之黨尊者皆從服卑者皆報之從服故降其夫一等卑者以名服己與夫同故己報之亦與夫同

大功章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鄭元云婦人子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陳銓云婦人者夫之昆弟之子婦也子者夫之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也先儒皆以婦人子為一人此既不辭且夫昆弟之子

婦復見何許以周案此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與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母叔母兩節對文嫁者適人者為大夫士異其文其義一也則婦人子猶云未嫁者不言女子子遠辭也馬注小功章云丈夫婦人者明疏遠故以遠辭言之鄭注恩疏義卽本馬是也但以婦人子為已出義似未當婦人子對適人為文謂已成婦道之子傳所謂成人而未嫁者是也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故稱婦人子婦人子逆降旁親則旁親亦逆降之故其服與適人者同陳氏說誤為昆弟之子婦亦小功如服大功反重亐已之庶婦不亦親疏失其霝乎 見本條

且子婦何辱偁婦人經亐異姓之來婦者曰婦其偁婦人者七 經齊衰無受章一大功章二小功章二傳齊衰章亦二 皆指女子子言女子子為統辭其對丈夫言曰婦人兼已嫁未嫁為文此對適人言又曰婦人子專以未嫁言也

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馬融云報者姑報姪婦也李如圭云報指夫之姑姊妹而遐在下者要娣姒之服亦因夫而生故使并蒙上文敖繼公云娣姒婦亦言報者明其不以夫黨之尊卑而異也以周案凡經言報皆旁尊報卑之辭故馬注專以姑報姪婦為言其實敵者兩相為亦可謂報特不可施卑之亐尊亘傳曰娣姒

婦者弟長也以弟稱娣以長稱姒爾雅長婦謂稚婦為娣娣婦謂長婦為姒其弟長專以夫年為齒不以己年左傳穆姜叔向嫂皆呼夫弟之妻為姒蓋相推讓之辭賈疏以為娣姒據婦年大小為言近儒辨之詳矣

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鄭元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亏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敖繼公云其夫之從祖祖父母及從祖父母與盛世佐云夫之外祖父母妻當從服緦而外祖父母為外孫緦則亏其婦無服可知不㝵云報然則此經所指者唯

夫之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而已以周案經文祖父母三字連讀舊說皆同喪服經亏世父母叔父母皆別言之此祖父母中亦有世叔之不同故又云諸以統之舊讀直合曾祖父母言鄭注斥之是也鄭又合外祖父母言盛說斥之亦是也盛從敖說又合從祖父母言則經文諸祖二字連讀而仍兼從祖祖父母則又以祖父母三字連讀是又還就無據也阮氏校鄭注增從祖父母四字程氏改外祖為從祖又改注末曾祖為從祖段氏謂當依今本作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而注末曾祖當為外祖皆未當記曰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外祖父母小功其妻從夫服緦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鄭注云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夫之外祖父母固服緦也所疑者外孫婦無服不㝵云報耳

大功章傳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鄭元云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偁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嫂猶叟也叟老人偁也朱熹云傳意本謂弟妻不㝵為婦兄妻不㝵為母故反言以詰之言其不可爾非謂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注誤以周案今本注文誤脫據通典所引有言不可三

字胡氏云注意言嫂者雖是尊嚴之稱然竟謂之母則不可也不過比之以老人耳　又案敖氏疑傳以男子不服昆弟之妻為荅與夫之昆弟所以無服之義相違沈氏云嫂不可謂母故不㝵以服夫之昆弟之子者服其弟弟妻不可謂婦故不㝵以服夫之世叔父者服其兄此正荅昆弟之妻不服夫之昆弟之義沈說甚憭

大功章傳言夫之昆弟無服檀弓亦言嫂叔無服成粲說喪服記言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由此言之嫂叔大功萬斯同徐乾學等竝主粲說且謂為兄弟服鄭氏不能解賈氏不㝵已以夫之從母當之非也以周案

鄭不注此者義見上傳非不能解也上傳云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鄭注云兄弟猶言族親為兄弟服謂功服以下之族親賈疏以夫之從母解此固非從母非族親也成粲改記文兄弟為昆弟又刪之所二字以為嫂叔有服之證葛徐從而和之斁謬顏師古等議嫂叔服云圖門縞綦己獨元黃葬改實有未安竊攷喪云無服而為位者惟嫂叔又云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注云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為位哭也是嫂叔之喪固弔服加麻矣非己獨元黃葬改也鄭注又云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于弟之妻則不能也言不

能為位以哭是兄公于弟妻遠之尤深矣唐代既為嫂叔制服小功又為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尤非服右夫黨

林喬蔭云小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則大夫之適子為其妻之父母服可知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則大夫亦不降其妻可知以周案大夫絕緦如林說世子為其妻直與大夫同何必云大夫之適子

鄭元云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敖繼公云從期服而緦是降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

宜也以周案敖說明晰右妻黨

禮慈母如母三年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小功而記曾子問篇言慈母無服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鄭元說禮經所云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子游以為國君亦當然國君之妾子于禮不服也梁書天監七年詔云禮言慈母有三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子母服以三年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故服以小功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養之義同師保內則云擇于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

此三母非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荅鄭元不辨三慈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之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傳云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無所不包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以周案經言慈母三年庶母慈己小功竝主大夫以下之庶母言大夫以上為慈母無服其有非庶母而慈己者僅可比于總麻章之乳母大夫以上尤不為之服內則所言之慈母其擇于諸母者為庶母其擇于可者可與娶通為女師可俗字別女傳化阿亦俗字說文娶女師鄭引內則以證此庶母慈己明內則諸母

亦庶母也梁武帝斥鄭誤矣其謂君子言貴無所不包王子亦服小功五月尤與古違公子為其母練冠在五服外尚尊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乎

喪服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父在為慈母不見今文家說慈于貴妾父在齊衰期慈于賤妾父在大功九月古文家說慈母如母主大夫士之妾子言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士之妾子為母期以大夫厭降一等士無厭降例也父卒皆申譙周云經大夫之妾子父在為其母大功不別貴賤為大夫妾雖有貴者不尊體君何尊不為厭降凡此之類今文說不如古也以周案譙說是

小功章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石渠論云戴聖曰此大夫適妻之子養于貴妾也大夫不服賤妾慈己則緦服其不言大夫之子而偁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胡云戴意庶母指貴妾言大夫為貴妾緦其適子亦服緦故以慈己加小功若賤妾則大夫不服適子亦不服慈己但加緦耳案馬雷說與戴同鄭義不爾）馬融云貴人者適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己加一等小功為父賤妾服緦父沒之後貴賤妾皆小功（案馬氏據慈己者言非謂凡妾）鄭元云君子子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云君子子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為庶母緦也雷次宗云大夫不服凡妾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安尊為庶母緦哉大夫惟服姪娣今所服者將姪娣之庶母敖繼公云云君子子則父在也父在且申此服則父沒可知矣郝敬云君子謂君與女君子是大夫公子適妻之子重言子明异于士庶人與妾子之為子也以周案鄭意大夫之妾死于宮中亦為之三月不舉祭故大夫之子亦尊以士禮為庶母緦不必貴妾此又以慈己而加服一等故小功父在小功父沒宜亦同此而鄭云父沒則不服之者專為適子言也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適子為父後安尊服庶母之慈己者馬說固非雷敖兩說亦未達鄭意郝說之謬袁曉樓辨之已

詳傳以君子子為貴人（俞云古人偁貴人為君子男女同之詩曰彼君子女）戴云大夫適妻馬云適夫人鄭注本戴又兼公子為說馬意此章君子子為適子所以別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之為妾子也鄭意傳以君子子為貴人士之適子義不尊偁貴人子內則貴人則為衣服注云貴人大夫以上故以此為大夫及公子之適子明不關士此注家依經傳立文義當如此而大夫及公子之庶子自可準此而推故鄭注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又云不命為母子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其注曾子問子游問慈母云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又兼士言皇氏以士字為誤是也

士有乳母無慈母金氏禮箋胡氏正義乃據鄭之彼注以斥此注謂經此章文通大夫士之適庶不顧經傳君子貴人之文妄翻舊義是亦不思之甚也　又案注引內則三母以證公子引大夫之子有食母以證大夫末引國君及士無食母以證為庶母慈己者之君子子為大夫及公子之適子義不關君與士注意如此但內則之食母即總麻章之乳母鄭引大夫有食母以證大夫子有慈母已失其義末又以國君及士無食母為無慈母尤非國君特不為慈母服耳非無慈母也士雖自養其子或有故而不能自養亦未必無乳母總麻章之乳

母亦士禮此皆鄭注之失也內則三母為國君養子禮注已言之而其禮可通于公子之養適子此注引三母以證公子之有慈母本無可疑而讀者不審誤以注引三母為證大夫之子於是駁者紛起而疏家申鄭乃謂內則三母義通大夫士此又讀注者之失也　又案總麻章士為庶母傳曰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明孝慈錄適子衆子及子婦皆為庶母齊衰杖期且為上下通制不古

總麻章乳母石渠議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大夫降乳母邪閭人通漢曰乳母報義之服始封之君及大夫皆不降馬融云士為乳母服敖繼公云此亦蒙上士為之文士之妻自養其子若有故或使賤者代食之故謂之乳母其妾子亦然大夫之子亦有乳母父沒乃為之服以周案敖說是　右庶母慈母乳母服

徐堅云儀禮經小戴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之正說也馬融王肅賀循等並傳大儒達禮受無異文唯傅元著書以為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袁準作論亦以為此亂名之大者竊以為藐爾窮孤不能自立在生也實賴其長育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昝朋友之死同爨之喪並制總麻詳諸經典比之于此

盇亦何嫌以周案傳之言盡之矣傳所言無大功之親似各在異國者

喪服傳云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賈公彥云子與母往繼父家三者皆具即為同居三者闕一則為異居孔穎達云繼父有子為異居此子有子亦為異居敖繼公云傳以三者具且同居故為服小記言與此異以周案敖氏

析同居于三者外故致喪服傳與小記不合非也記云皆無主後卽傳所無大功之親孔氏謂此子有子亦為异居亦非 右繼父服

晉書禮志云摯虞以為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是則懷三年之喪而無齊衰之制也以周案晉人葢有為師齊衰者故仲洽云爾

白虎通義云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故為之隆服入則經出則否以周案弟子為師經而出朋友居則經出則否檀弓篇箸之矣白虎論無所據禮疏引禮論云為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 右師友服

記檀弓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子游曰其大功乎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盧植云子游為近是禮家推之以為當小功王肅云异父同母昆弟不應有服此謂與繼父同居為繼父期故其子大功高堂隆云外親正服不過緦麻若以同居從同爨服云大功過也馬昭淳于睿等說此恩繫于母不于繼父宜從子游大功說以周案王肅意母嫁已不從卽不為此等昆弟服是也其謂繼父同居期其子大功失之繼父有子卽為异居繼父不同居齊衰三月乃為其子大功非服之差高堂說較近正 右同母异父之子應坿繼父後

緦麻章貴臣貴妾馬融云貴臣天子公諸侯卿大夫室老貴妾謂姪娣也鄭元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為之緦無子則已敖繼公云此亦士為之大夫以上無緦服張爾岐云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而服其貴臣貴妾于義難通此承上士為庶母之文言士禮耳　欽定義疏云據士昏士喪皆有室老據士昏則媵有娣姪室老為私臣之貴者娣姪之長為妾之貴者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亦足徵之生不名之死則以緦服之宜也大夫不為庶母服而乃自服其妾乎

小記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鄭元云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孔穎達云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士妾賤無子則不服以周案士妾之貴者雖無子亦為之緦此謂妾之賤者耳士為妾之有子者緦故其子得申期大夫不服其妾故其子厭降而為大功

不杖期章傳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鄭元云女君于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雷次宗云今抑妾使同婦尊女君使同姑女君于妾不得同姑之降婦不降則宜報然報之則違抑妾之義降之則有舅姑之嫌故無服敖繼公云緦麻章見貴妾之服彼主于士若以

士之妻言之乃為其無親者耳若有親者則宜以出降一等者服之郝敬云既云妾事女君如婦事舅姑則女君視妾如舅姑視婦可知褚寅亮云妾儷適為女君儼有君臣之分矣若仍以本族娣姪出降一等之服服之是等夷也當以康成無服之論為正若謂士妾有子則稱賢妾妻當從服不知從服降一等仍無服也以周案鄭注女君于妾無服褚氏申之降之則嫌嫌等舅姑雷氏申之並是 右臣妾服

受業鎮海梅鼎恩
從子家橋仝校

喪服通故四

禮書通故弟九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髽髮者去纚而紒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髽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也婦人髽者去纚而紒也髽之異于髽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賈公彥云喪去纚而紒紒上著髽髮髽與髽髮皆繞紒如著幓頭免制亦然但以布廣一寸為異以周案括髮士喪禮作髽髮髽括通用字謂束髮也說文作髺云絜髮也士冠禮之纚與髽同事士喪禮之髽與髽同文鄭注云髽髮者去纚而紒紒說文作髺云髻結也廣雅曹注云髻卽籒文髽字玉篇亦云髽同髽髻同髽鄭意去纚束而為髽謂之髽髮是也免之制與髽髮異髽髮用麻免用布髽髮以麻束而為髽免又以布繞髽外也鄭注云免卻繞紒繞紒卽繞髽也沈氏云鄭注既云免之制未聞又云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蓋不以舊說為然也又引喪服小記以釋髽髮免此鄭自為之說也是則鄭意免與幓頭相近與冠不相似疏家用舊說以申鄭非其意矣髽有麻髽有

布髽奔喪云男子東括髮婦人東髽以髽對括髮言則髻髮用麻髽亦麻也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髽對免言則免用布髽亦布也小記又云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明髽免之義祇以別男女則髽髻髮無甚殊也婦人麻髽以當男子之髻髮婦人布髽以當男子之免故鄭注三禮或據髻髮以釋髽或據免以釋髽本兩通也孔疏云婦人將斬衰者亐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髽齊衰者亐男子免時則以布爲髽是也如賈疏說髻髮免髽三物而一製何其不察經注之甚乎士喪禮云卒斂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亐房婦人髽亐室鄭注云髻髮厺笄纚而紒免如今之著幓頭自項中而肻交亐額上卻繞紒也鄭釋髻髮爲紒免爲繞紒二制自別紒者髻髮爲髻繞紒者亐項中額上又繞麻布是繞髻外而露之也故繞紒卽露紒露紒卽露髻無异義也賈氏謂髻髮有繞紒之布則直與免制捪而鄭注髻髮紒免卻繞紒之文無以別矣鄭注又云髽亦厺笄纚而紒此明髽與髻髮同也又云髽之异髻髮者既厺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象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此明髻髮本無繞紒之布而髽之繞紒而露者又异髻髮而同免制也云亦著幓頭然承上文免如今之著幓頭言之也賈氏謂髽髮有繞紒之布則直與髽制同而鄭注髽异髻髮之文遂無以解矣後儒如楊復敖繼公說尤悖妄不可通　又案幓頭方言廣雅謂之幧頭幧幓字同問喪注謂之貊頭魏蔣濟杜布等謂之帕頭釋名又有綃頭云或謂之陌頭貊帕陌皆音近幓頭本非冠也自舊說如冠狀後竟裁白縑以爲帽曰白帢巾亦曰白帢巾愈失其制

杜佑云免自額而卻交亐項中幷其末覆紒而肻綴連之以周案此欲合舊說如冠狀爲卽幓頭之制而稍變爲但小記屢以男子免婦人髽對文髽爲露髻免亦當露紒杜云幷其末覆紒而肻綴連之誤矣

司馬光云括髮先用麻繩撮髻又以布爲頭𢃄齊衰以下皆免裂布或縫絹廣寸以周案後人頭𢃄仿古之免司馬氏以之說髻麻誤

程大昌說免如字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也免非別有一冠衰絰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葬导而記汪琬云禮禿者不免爲其無紒可繞故也問喪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既云所服則必有其服而不止亐不冠矣小記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左傳穆姬使以免服衰絰逆則免之有

服審矣以周案汪氏申鄭駁程甚晰問喪云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免以代之也免以代冠是免別有其物非即去冠之謂矣

呂大臨云免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紒于冠禮謂之缺項以周案此即舊如冠狀之說也而又誤以為缺項

萬斯同云親始死冠去而纚猶存至小斂笄纚去之而易以括髮其制必與纚相似蓋纚用繒而括髮用麻布也戴震云始死去冠二日又去笄纚于是不復用吉時之總而以麻代之使髮不至于散而已免則以布束髮

易其麻也鄭君不解麻之所以代總而言更加麻于首失其傳與林喬蔭云小斂去冠總并去笄縰其髮散被于後因用麻以約其本故謂之髻開元禮有被髮之文書儀家禮因之迄于今循而弗改既夕記三日絞垂上接脫髦之文下繼冠六升是垂者即謂髮之被而垂者也絞之則束以成紒矣紒而謂之絞垂以异于常時之紒也以周案三說皆與鄭异不足據姑錄之以備考

鄭眾杜預說臯麻與髮相半結之曰髽馬融說髽屈布為巾高四寸著于額上以周案髽有兩制仲師說有合于麻髽之義季長說有合于布髽之義故康成注禮兩用其說左傳孔疏存入主出奴之見妄為申駁非也麻髽如括髮鄭注云括髮去笄纚而紒紒者以麻結髮為髻也但云麻髮相半結之似誤布髽如免鄭注云免用麻布為之如今著幓頭然幓頭者用帛巾帕頭與今婦人頭帑相似

皇侃說婦人之髽有麻有布有露紒其形不同麻髽以對男子之括髮布髽以對男子之免露紒髽為恆居之髽猶男子之不恆免也賈公彥云髽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髽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是成服之後露紒之髽孔穎達說婦人止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

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以周案凡冠與笄對喪冠與惡笄對喪自小斂至殯髽皆去笄猶男子之不冠也至成服後男子冠婦人亦加惡笄矣未成服時將斬衰者麻髽以對男子之髻髮將齊衰者布髽以對男子之免成服後斬衰箭笄髽齊衰榛笄髽以對男子之喪冠皆以終喪鄭注士喪禮婦人髽于室云齊衰以上至笄猶髽明終喪也男子喪冠以終喪婦人斬衰者箭笄髽齊衰者榛笄髽以終喪故經曰箭笄髽衰三年皇氏恆居之髽即指此但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冠與笄對不與髽對皇氏以露紒對喪冠斯則非矣

麻髽布髽皆露紒其與恆居之髽異者特無笄耳故鄭
注經記並云髽去笄纚而紒成服後之髽斬衰者箭笄
齊衰者榛笄故鄭注喪服記云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
明矣語似兩歧而義各有當賈疏隨文曲解未達鄭意
孔疏謂止有二髽不及成服後有笄之髽亦疏略
沈彤云三髽之說發于皇氏頗得經意至齊衰期成服
之髽布總榛笄又自為一蓋實四髽也程瑤田云去笄
之髽猶男子之髻髮免著笄之髽猶男子之冠纓以周
案皇氏三髽之說本士喪禮婦人髽于室鄭注注云始
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

喪服四　六

髽者亦去笄纚而紒此言未成服之髽也又云齊衰以
上至笄猶髽此言成服後之髽也下又言髽以髮為大
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又言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
此卽皇氏三髽所本也未成服用麻布者所以代總也
既成服不用麻布自用布總矣皇氏所謂恆居之髽卽
布總箭笄髽布總榛笄髽有何四髽可分沈說未是笄
可對冠髽不對纓程說亦未當
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鄭元云髽
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皇侃說此
經不論男子之括免亦不容說女服未成之髽沈彤云

此經主成服以後言鄭欲以成服之髽第之于未成服
之髽豈不思髽以麻若布為其無笄總而代之也既布
總箭笄以髽矣又安用麻布之幓頭邪以周案未成服
之髽以麻若布代笄總既成服則有笄總可不用麻若
布矣而猶謂之髽者仍露紒也皇沈說是
崔靈恩孔穎達說大功以下無髽沈彤說小斂之節五
服親屬皆髽以周案宜從崔孔疏喪服經記言髽皆據
斬齊而言不及大功小記言男子免而婦人髽亦承上
斬齊為文非統言五服親屬沈氏蓋誤解小記文也
孔穎達云大夫與士髻髮于死者俱二日故鄭注問喪

喪服四　七

云二日去笄纚髻髮通明大夫士也自小斂以至大斂
髻髮不改但死之三日說髦之時因而壞損更正其髻
髮故喪大記小斂說髦髻髮是正其故髻髮也非更為
之其齊衰以下男子于主人髻髮之時則著免士喪禮
小斂主人髻髮眾主人免是也而喪服變除不杖齊衰
條襲尸之時云髻髮者誤也以周案小斂髻髮三日說
髦為上下通制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既殯主人說髦
喪大記小斂主人說髦髻髮鄭注以喪大記所言是諸
侯禮云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于死者俱三日也是髻
髮俱在小斂說髦同在三日之證士先髻髮而說髦在

既殯之後者為自小斂以至成服髺髮不改不可以說髦也諸侯先說髦而後髺髮亦為既髺髮不可以說髦也如孔疏說髦在髺髮之閒則髺髮中改矣鄭注士喪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髺髮不改

陳祥道說小記言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斬衰齊衰之髽皆終喪矣敖繼公說喪服記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則不復髽矣妾為女君君之長子笄總與上同乃別見之者明其不髽也然則三年之喪亦有不必髽者矣

欽定義疏云斬衰箭笄髽以終三年經箸之矣其齊衰期者于卒哭後又有終髽不終髽之異經未之見故記明之記不別言母為長子則亦髽可知以其為正體也妾為君之長子㝵與女君同不髽者异于女君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不髽者异于子婦也

鄭元云啟殯丈夫髽散帶亦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敖繼公云髽者去冠纚而為露紒也將髺髮者必先髽故言此以明之婦人當髽者自小斂以來至此自若故不必言熊朋來云經有脫字非互文林喬蔭云男子免冠則露其紒髽者露紒之名不必婦人喪服四制禿者不髽左傳國人逆喪者皆髽皆非專言婦人也但男子必免冠而後露紒故經記多言免婦人無冠即以髽表之所以髽可通于男子免不可通于婦人以周案對文男子免婦人髽自是定名散文免亦可偁髽為髽與免皆露紒也林說可通但免非去冠之謂也髺髮止于未成服以前啟殯至卒哭唯免而已不髺髮詳見賈疏敖說非　右髺髮免髽

鄭元云親始死雞斯徒跣雞斯當為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陳祥道云雞斯蓋哭

聲鄭改字恐不然以周案大戴喪服變除斬衰三年之服有父喪笄纚徒跣之文鄭注本之大戴非若陳氏憑空立說廣雅釋詁䯸鬢髽雞斯髺也其說本鄭而失其意鄭注問喪破雞斯為笄纚云二日乃去笄纚括髮明括髮時又去雞斯也士喪禮主人髺髮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今至小斂變髺髮者去笄纚而紒是去雞斯乃為髺非以髺當雞斯也

戴德說始死妻為夫妾為君笄纚不徒跣扱上衽鄭元云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崔靈恩說始死斬衰婦人去纚以周案始死婦人去笄而纚猶男子之去冠而纚

也去纚在小斂日著笄在成服日宜從鄭說

鄭元云始死去冠而笄纚服深衣陳祥道云檀弓云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始死有易冠無去冠有易裘無袒衣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旣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謂人子于始喪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徐乾學云親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跣而上仍著冠乎以周案始死時易服深衣其冠屨一時並去徐駁陳是

戴德說始有父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旣襲三稱服白布深衣素章甫冠白麻屨鄭元說親始死去冠笄纚

如故旣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二日乃去笄纚括髮崔靈恩說親始死子去冠笄縰如故徒跣始死後乃加素冠于笄縰之上小斂投冠括髮斂後大夫素弁士素委貌皆加環絰孔穎達說始死去冠有笄纚小斂去笄纚著素冠斂訖投冠括髮絰帶以至大斂而成服以周案親始死卽去冠空跣至成服乃有冠屨故叔孫武叔于小斂投冠子游譏之也鄭注士喪禮云大斂不言免括髮者小斂以來自若矣鄭注是也戴氏變除說旣襲後卽冠屨殊謬崔孔合戴鄭兩說而一之尤悖于禮冠者服之尊而首之飾也下徒跣而上著冠服旣不稱三日內爲子之痛深無容首亦何忍飾也惟天子諸侯之大斂在三日成服後故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于序端是也孔疏因謂小斂時子亦弁絰殊爲難信

敖繼公云檀弓羔裘元冠者易之易以素冠深衣也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異沈彤云叔孫武叔爲其母則非斬衰之主人譙周云父卒爲母始死去元冠尸襲之後因其笄纚而加素冠蓋斬衰笄纚自始死及于小斂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斂後及于成服而始改也爲母笄纚尸襲之後而卽加素冠如括髮

之于卽堂下位而卽代以免也始死首服之節笄纚與括髮並重父母之喪皆然但家無二尊故又以時之久暫稍爲差等聖人之尤重父喪于始死之首服卽見之陳于檀弓問喪不別齊斬失聖人制親喪輕重之義敖說與陳殊其謬則一以周案羔裘元冠者易之指始死言鄭云始死去冠服深衣是也自始死去冠屨後至成服乃著冠屨絰小斂但言括髮袒記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並不言去冠是無冠也陳敖說始死易素冠小斂又去冠皆非叔孫武叔投冠在尸出戶後本失禮節不足爲典沈說本小記注疏

戴德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皆加環絰孔穎達云天子諸侯首服素弁以葛為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檀弓云弁絰葛而葬注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絰是天子諸侯與卿大夫異也以周案大夫士皆三日成服斂時皆免括髮未有用冠弁者天子諸侯大斂在三日成服之後或尋弁絰檀弓所言為葬服何尋據此為小斂後服

喪服記傳云惡笄者櫛笄也鄭元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為笄或曰榛笄賈公彥云玉藻櫛用樿櫛謂用樿木為

之故鄭云以櫛之木為笄敖繼公云此傳之櫛卽檀弓之榛蓋聲相近而轉為櫛耳王引之云櫛當讀為卽卽枇木也爾雅曰櫬采薪舍人曰櫬名采薪又名卽薪樊光曰荊州枇木曰采木以周案當從注疏樿可為櫛因謂之櫛猶枇可為薪因謂之薪也王說孤證難信

記傳云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鄭元云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于父母之恩敖繼公云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則不復髽矣婦則惡笄以髽自若也終終喪也言婦惡笄以終喪無折笄首之事故不言婦也傳引記文云笄有首則記之惡字似衍以周案終之也者謂終用惡笄喪服小記云齊衰惡笄帶以終喪謂此女子子在室箭笄髽三年見喪服經此記補言女子子適人為父母及婦為舅姑之服傳又發明婦為舅姑惡笄以終喪見記折笄首專屬諸子之意鄭注不分子婦之異服失之沈冠雲江震滄並從敖說

鄭元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敖繼公云曾子問言婦為舅姑始死之服布深衣縞總則吉笄而纚自若婦人斬衰而下之服皆當如此沈彤云曾子問言縞總者在塗趨喪之服也若尋常在家而父母始死必去笄總而纚明矣敖不深考而再易

鄭義何耶以周案沈駁敖申鄭是　右笄纚

喪服傳冠繩纓條屬右縫鄭元云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襍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賈公彥說右縫者其冠三辟積向右為之大功已上哀重右縫小功緦麻哀輕左縫吉冠纓武異材凶冠則纓武同材敖繼公云條屬右縫皆謂纓也條屬者以一條繩為纓而又屬于武也右縫者以纓之上端縫綴于武之右邊也必右邊者辟絰之纓也其屬之內以下端向上而結于武之左邊以固其冠也以周案凡冠有笄者紘無笄者纓敖說喪冠纓制同于組紘殊謬傳文當

讀冠緇纓條屬句右縫句喪冠無武屈繩纓一條以屬冠所以代武也觶說于本文外添說武亦非如鄭解當云繩武纓條屬如敖解當云繩纓條屬于武右縫

賈公彥云冠外畢謂兩頭在武下向外出反屈之縫于武縫畢向外敖繼公云吉冠于武上之內縫合之凶冠于武上之外縫合之以周案當從疏畢記作繹

記襍記言喪冠右縫左縫之別不明辟積多寡之數賈公彥云大功已上其冠三辟積鄉右為之小功緦麻其冠亦三辟積鄉左為之朱熹云儀禮三梁冠士禮也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公其半羣臣如其本品進賢

冠之數呂枏云文皇后之喪東宮親王冠九幘皇孫冠七幘則大夫士亦可例降以周案司服云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鄭注云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弁絰如爵弁而素其服錫衰緦衰疑衰弁師云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絰各以其等為之鄭注云弁絰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一命大夫士不辟積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據此而言兩服迥別雜記中斂服弁絰葬服弁絰皆據本服言然渾言相通析言自別也朱子以弁絰制說喪冠蓋一時未聚之言明永樂閒據而行之呂氏又為之差降殊乖喪服無等之義右冠

喪服傳苴絰大搹鄭元云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雷次宗說苴絰大搹不言寸數各從其人大小為搤賈公彥云雷說非鄭義據鄭注不問人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為正朱熹云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吳廷華云以指尺度之一圍不過六寸以周案說文搹把也把握也搹為盈手所握朱子說與注義亦异士喪禮搹作鬲注云鬲搤也史記集解引服虔云滿手曰搤搤扼義同

記檀弓篇有繆絰環絰之分鄭元說繆當為不摎垂之

摎環絰弔服之絰環絰一股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賈公彥云緦之絰則兩股此環絰則一股纏之不糾以周案五服之絰皆繆絰兩股相絞弔服則用環絰亦謂之帶絰詳下卷以一股麻為質又別以麻周環纏繞之加于喪冠之上與五服之繆絰迥然有別故記者有譏于子柳也襍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下即繼以公視大斂云云是言弔者之服弁絰必在主人小斂後雖君大夫亦然非主人有環絰制也鄭意小斂時主人亦一用環絰本失經義崔靈恩孔穎達等遂謂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士素委貌大夫素弁悉尋加于環絰此說

尤謬且弁而加經繆環一也而謂爰弁加亐環經乎聶
崇義五服圖楊信齋經帶圖邱瓊山家禮儀節補以環
經制為五服之經廖西仲又繫冠亐經上竝沿崔孔之
誤近徐氏通攷變除表苴經環經竝書亦未審也
鄭元說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經傳云殤之經不樛垂
葢未成人也不樛丞者不絞其帶之丞也經又言長殤
九月纓經中殤七月不纓經經有纓者為其重也自大
功以上經有纓以一條繩為之小功以下經無纓也敖
繼公云樛當作繆檀弓云齊衰而繆經繆絞也經謂首
經也丞者其纓也殤經之有纓者不絞其纓而槭之纓

經謂纓其經也纓卽經之丞者此大功之纓經其异亐
成人者槭而不絞爾以周案樛當依石經原刻作摎廣
雅摎束也摎絞同義故鄭以絞釋摎褚氏云要經有摎
槭之變若首經九月以上始終有纓七月以下始終無
纓但有有纓無纓之分無摎丞不摎丞之異敖氏以為
首經誤是也首經有纓以明重非如冠纓以固冠其纓
以一條繩繫經而丞兩頭之餘亐項亦非結亐頤下故
經纓可除冠纓不可除賈氏疏鄭亦失鄭意賈謂纓以固經以結頤下則小功以下之無纓者其謂之何鄭謂纓以為重則非固經之用矣既非固經亦不必結頤下矣今吾俗經纓向丞項後但用布為耳爾
盛氏說長殤除經纓不摎丞中殤并除
冠纓尤謬矣
賈公彥云喪服斬衰苴經杖絞帶以一苴目下三事謂
以苴麻為首經要經又以苴竹為杖以苴麻為絞帶敖
繼公云絞帶用牡麻與菅茅類也以周案當從疏士喪
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主齊衰婦人立文非斬衰男子
絞帶用牡麻也
鄭元云士喪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婦人亦有苴
經但言帶者記其异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苴經
也敖繼公說婦人斬衰之帶亦用牡麻房西房以周案
經主齊衰婦人言若斬衰亦用苴麻竝當從鄭注敖氏

之說褚氏駁之云婦人重要男子重首豈有婦人經帶
反輕亐首服而不用苴之理是也鄭義天子諸侯有左
右房士東房西室喪大記婦人髽帶麻亐房中為西房
此房中為東房也敖氏以此房亦西房江氏又駁之云
此文承餕亐東方之下且下又有餕亐西坫南之文則
此之所餕為東而非西明矣胡氏又云士之正寢亦有
東西房小斂以後男子之位在阼階下故陳經帶亐東
坫之南婦人之位在阼階上故陳經帶亐東房皆就近
陳之
戴德說總衰裳牡麻經制同小功馬融破之云經帶從

大功制度小功言澡麻斯言牡麻知從大功也戴德說其屨吉屨無約敖繼公破之云此承大功之下疑亦用繩屨與齊衰三月同蓋服至尊之屨或當然矣

賈公彥云齊衰期傳帶緣各視其冠帶謂布帶象革帶者緣謂喪服之內中衣二者之布升數視其冠本問齊衰之冠因幷及帶緣者博陳其義也敖繼公云帶緣各視其冠謂齊衰以至緦麻其布帶與其冠衰之緣亦各以其冠布為之閒傳練冠縓緣檀弓練衣縓緣則重服未練以冉與夫輕服之冠衰皆有布緣明矣冠緣者紕也衰緣者其領及袪之純盛世佐云帶緣布帶之緣也

喪服四　十八

各各齊衰以下也斬衰絞帶無緣齊衰以下以布為帶又有緣輕者飾也云帶緣各視其冠則帶之升數各視其衰與褚寅亮云此衰之緣也至此章傳始言緣則斬與齊衰三秊者無緣明矣胡培翬云此帶之緣各與其冠布升數同當謂大功以下服輕者若齊衰以上未必有緣也以周案帶緣當從盛說帶之有緣為服輕者當從胡說傳因齊衰之冠幷及帶緣疏謂博陳其義是非齊衰以上有是緣也至衰冠有緣亏古未聞記云公子為其母妻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注云此麻衣如深衣為不制衰裳變也是衰裳無緣飾矣敖氏亏斬衰章謂斬衰領褎亦有純佗傳之人未詳要不足據

王肅說絞帶其大如要經雷次宗說絞帶在要經之下要經又五分去一以為帶張惠言云生時大帶四寸革帶二寸則絞帶之大不當如要經可知以周案張申雷說甚當（林氏求義謂絞帶卽要經亏既夕記小斂主人絞帶三日絞垂終說不通不錄）

李如圭云繩帶者絞麻為繩佗帶也五服之經皆絞麻兩股相交繩帶則不但兩股矣胡培翬云首經要經皆用枲麻絞帶當是先以麻糾佗繩而後絞之以為帶說文段注云兩繩相交而緊謂之絞是也以周案絞經絞帶皆謂兩股相交兩股交謂之繩故曰絞帶者繩帶也

喪服四　十九

諸說非閒傳疏云麻帶兩股相合

既夕記三日絞垂舊說此主大功以上男子要經言婦人經帶結本在房初而絞之不待三日敖繼公說大功以上男女竝同婦人之帶雖結本亦未絞至此與丈夫同絞之以周案絞帶全絞為繩要經亏束身處蓋纏而不糾與環經同（詳下卷帶經）其垂長三尺初散至時絞之亦絞其散者而已故曰絞垂若婦人結本是不垂也既不垂又何絞敖說非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鄭[元]云澡者治去莩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

之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經牡麻而帶澡婦人帶牡麻而經澡故小功殤章云澡麻帶經若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經也賈公彥云大功以上經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于經上倒文以見重且上章多以一經包二此別言帶者亦欲見帶不絕本與經不同故也李如圭云賀說非鄭義

記閒傳葛帶三重鄭元云謂男子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爲飾也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于小功之經似非也以周案閒傳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兼要經絞帶言賈疏謂絞帶虞後變麻服布非也胡竹村云斬衰絞帶既與要經同用苴麻則虞後亦當與要經同用葛是已　又案五服之帶甄鸞李淳風算術皆四其實五其法今如其術推之斬衰之首經據鄭注圍九寸去五分一以爲帶四其實（實九寸）五其法尋帶圍七寸二分齊衰之經與斬衰之帶同去五分一以爲帶四其實（實七寸二分下法倣此）五其法則齊衰帶圍尋五寸七分六釐大功之經與齊衰之帶同去五分一以爲帶四其實五其法則大功帶圍尋四寸六分零八豪小功之經與大功之帶同去五分一以爲帶四

喪服四

其實五其法則小功帶圍尋三寸六分八釐六豪四絲緦麻之經與小功之帶同去五分一以爲帶四其實五其法則緦麻帶圍尋二寸九分四釐九豪一絲二忽（楊信齋云小功帶三寸五分有奇緦麻帶二寸八分有奇未是）既虞去麻易葛其帶圍仍如麻帶以五分去一之四糾之至練又去一股尙尋四寸五分若依舊說以葛帶三重爲三糾之是五分去二則虞後帶圍止有五寸四分至練而帶又去一股止尋二寸七分是并小于小功之帶圍矣故鄭以爲非（說詳下卷）

記言婦人不葛帶而麻帶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有卽葛九月之文以周案鄭注婦人大功小功者葛帶則不葛帶者專謂斬衰齊衰也敖氏以爲兼葛帶說詳後（右經帶）

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

賈公彥云自此以下記衰裳之制用布多少尺寸之數凡者統五服而言以周案此記統言五服衰裳之制故曰凡則下文所記適負衰衽五服皆然故禮于喪服异同鉅細悉記而適負衰衽獨無一言及其等殺黃勉齋楊信齋據鄭注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以爲此唯子爲父母用之旁親不用敖君善謂服以衰名凡凶服弔服皆有衰矣辟領亦同若負

喪服四

版則惟孝子有之徐健庵又謂五服皆有衰惟負版辟領子亐父母用之皆非也如無冄衰後負左右分適則衰不可著矣冄衰後負左右分適所以固闕中之領也非虛贅而可去之物也衰之等埀在廾數不在衰適負版

負廣出亐適寸鄭元云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亐辟領外旁一寸賈公彥云負在背上上畔縫著領下畔豕放之負尺八寸敖繼公云負之廣無定數惟以出亐適旁一寸為度其長葢比亐衰與以周案適博四寸負縫亐領其廣出亐適寸則尋六寸必出之者為邊不

緝易𦢊不出之無以固領也賈疏葢誤敖說尤非

適博四寸出亐衰鄭元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闕中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敖繼公云云博四寸又云出亐衰則出亐衰者非謂其博也則博者其從之廣與凡為衣必先開其當項之處其上下之度相去四寸左右之度則隨其人之肥瘠而為之闊陜不定也以周案注適謂之辟領葢古語也凡衣當頸之處闢辟方領其闕中之廣四寸正與衰等又反摺而出之左右則其廣八寸而出亐衰矣必出之者所以固領也不言縱者隨人之大小肥瘠取足為限也今以廣縱各四寸計之則辟領之圍尋尺六寸當今布尺為尺二寸許甚合據鄭注辟領別用布加其上非反摺而出之闕中者衣之開領處也辟領者別用布著㬎之以固其領也莊于庚桑楚形之與形亦辟矣崔注相著也衆閭謂經論嚚辟氣不足王注謂辟㬎也是其義辟領周㬎領口實尋八寸為與適博四寸不合故別闕中言之讀者不察謬謂兩相開領之處各尋四寸則領之圍三尺二寸卽肥大人亦不可著矣所以來楊信齋塞闕中以為領之說也闕中今伦闊中葢誤敖氏以博四寸為從之廣未是其說隨人肥瘠而為之不為無見

衰長六寸博四寸鄭元云廣袤當心賈公彥云綴亐外衿之上故尋廣長當心以周案衣有內外衿所謂衽也衰綴亐外衿之上當領處闕中博四寸故衰亦四寸衰所以承領亦以固之也賈疏申鄭既以衽為掩裳際之物則此云外衿似亐經外添說後儒以衰衣為對衿之衣亐四寸之衰又不能當心邪瓊山將對衿之衣斜掩亐脅以伦內外衿尤謬夏𢧵甫謂衰著于適適謂領偁向旁開與衣殊材衣訖乃著適而衰正當心要屬杜撰張泉文謂衰左縫右紐亦非

衣帶下尺鄭元云䙅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賈公彥云帶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也下尺者上下闊一尺其

橫不著尺寸者人有麤細取足爲限也敖繼公云此接衣之布帶謂要經黃潤玉云此言人隨身長短亏束帶下再長一尺可掩裳際非別以布接衣也以周案賈疏帶謂衣帶之帶者衣自有帶所以結其衣者也或以爲大帶絰帶皆非帶下別綴布一尺以掩裳際與宋人所說襴衫相似但古衣裳殊以橫襴之布掩其際宋人襴衫無裳直以橫襴分上下爾家南山先生說別備一通

又案宋人襴衫始亏馬周新唐書車服志云馬周以三代有深衣請加襴褾褾襈爲士人上服

衽二尺有五寸鄭[元]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據一衽言凡用布三尺五寸據兩衽言今本作燕尾二尺五寸誤）賈公彥云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綴衣兩旁垂之向下掩裳際黃潤玉云此言用布一幅長二尺五寸斜尖裁爲燕尾狀施亏領下作內外衿陜頭向上廣頭向下上以承領下與衣齊蓋衣必有衿而後可掩胸體若如鄭賈之說是衣皆無衿如對衿比甲之制失其義矣王庭相云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謂袒衣也若在衣之兩旁安謂之上大記曰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謂左掩其衿也若在裳之兩旁謂之左衽何居說文曰衽衿交也若在裳之兩旁安有交義

黃說是也以周案方言說文衽字本有兩義此當用衣衿之說爲吾家南山先生之特識衽用二尺五寸之布分作兩衿衰必有衿而後可以廣長當心不然則衰偏矣裳亦必有衣衿而後婦人可以不殊裳不然則寿裳之中幅裂矣觀鄭賈說四寸之衰亦非謂衰衣無衿鄭特略之賈固明言之矣（又案禮服對衿見阮氏三禮圖朱子因以直領對衿爲古服方領有衽爲胡服說詳衣服門）

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鄭[元]云連幅謂不削二尺有二寸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闕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賈公彥云闕中謂闕去中央安項處四寸當縫兩相總闕去八寸若寿後據長而言則一相各長八寸通寿後兩身四尺四寸總五尺二寸也要以一相五尺二寸并計之用布一丈四寸此惟計身不計袂與袪及負衽之等者彼尺寸自見又不全幅故皆不言也楊復說鄭注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者（宋本注疏作闕中今本誤作闕中楊氏所引作辟領又一本）謂別用布一尺六寸橫闊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祇留中閒八寸以加後之闊中元裁辟領各四寸處而塞其缺此所謂加辟領八寸也其寿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

以布之中閉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肩乘下以加于肩之闊中與元裁斷處相接以爲領此又倍之而爲一尺六寸焉張惠言云衣之長二尺二寸而用布尋肩後通爲五尺二寸是古衣當肩爲殺縫中屈其八寸爲曲袷袷之左右皆殺太八寸之布而爲縫如是則袷方而衣身止二尺二寸也以周案上文負適衰衽皆削幅不全故于此別言屬幅袂布屬幅欲與衣身之二尺二寸齊也鄭注闊中之說據賈疏張說卽以衣之本身爲之然當肩殺而爲縫殊屬可疑據楊信齋說別用布加之以塞闊中然鄭注加闊中八寸文句絕上倍之據一相言

而又倍之據兩相言賈疏本明楊氏以而又倍之專屬闊中亦巧而鑿

袪尺二寸鄭元云袪褏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賈公彥云此據複攝而言圍之則二尺四寸與深衣同杜佑云繼袂之末又綴以廣尺二寸之布謂之袪李如圭云袂中二尺二寸自掖下微圜裁之至袂口而陜止闊尺二寸深衣曰袂圜以應規是也萬斯同云袪尺二寸者謂二尺二寸之袪縫其下一尺又留上一尺二寸不縫故謂之袖口以周案上云袂屬幅注謂不削連幅不削欲其袂縱橫正方故襍記謂之端衰李說如

深衣袂圜殺裁之非襍記凡弁絰其衰侈袂謂弔服詳後杜說叜誤萬說近是

鄭元說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無帶下又無衽郝敬云鄭注無據婦亦殊裳以周案鄭意經于男子五服竝舉衰裳于妻妾女子別言總笄髽衰之制獨不舉裳周禮王后六服亦但言衣故云爾陳氏銓謂婦人衰而不裳尤謬

記檀弓衰與其不當物也甯無衰鄭元云謂精粗廣陜不應㳙制以周案檀弓篇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鄭注非時尚輕涼慢禮是衰之不當物也久矣古者縣衰

冠之式于路門縣器首服之灋于宮門而禁其不中灋者今庶民不見衰冠之式而講禮之家欲爲衰者又苦無其物爲之慨然思古焉右衰裳

器服冠受升數自齊衰四升以下不見于經鄭學者說齊衰降服衰四等冠七升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冠十升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小功以下無受冠衰同升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受以齊衰之下等齊衰四

升五升六升受以大功上中下三等之殺大功七升無受八升九升受以小功上中二等之殺自大功降服以上之冠太衰常三等受冠太衰常一等大功正服義服之冠太衰二等受冠太衰亦一等陳祥道說喪服斬衰二等其冠同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則始喪衰异而冠同及受則冠衰皆同由是推之齊衰四升冠七升受冠八升則四升五升六升之衰其冠同七升受則衰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蓋大功用小功之衰為冠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而冠同十升受衰同十升而冠同十一升也盛世佐說斬衰二等而其冠同六升受以齊衰之下也齊衰四升五升六升而其冠同七升受以大功之上也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而其冠同十一升受以小功之中也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而其冠同十五升抽其半以緦麻無上中下之別但有一衰故也小功無受緦麻冠衰同者以喪冠之升數窮于此不可以吉冠受之也以周案喪服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據此大功以上以其受為冠則同等之冠衰升數有异也小功以下以其衰為冠則同等之冠升衰升無异而异等之衰升不同冠升可知矣知此則大功以上同服异等

之冠升必有不同亦可知矣自陳氏泥于斬衰同冠六升之例則同服同冠不如衰升之有別亦未見其果是也且經大功布衰三月受以小功衰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鄭解記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正據此傳為說義本明確陳說大功受衰同十升顯與傳悖盛氏沿陳于傳文大功冠其受小功冠其衰兩其字有异指亦屬牽強凡疑義無確證者不如從舊為安

喪服記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閒傳于斬衰少三升有半一等齊衰多五升六升二等大功多七升一等小功多十二升一等鄭元說喪服主于受閒傳是極列衣服之殺盛世佐說喪服文不具曰注云主于受服似泥繐衰亦無受服何以特言之耶

喪服記衰三升三升有半鄭元云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其縷在齊斬之閒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于麤也賈公彥云諸矦為天子臣為君之等為義服三升有半金榜云傳于斬

衰菅屨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數則三升有半為布帶繩屨者言也江筠云三升有半之服專以公士大夫之臣言謚其衰之升數為三升有半以異于三升之凡為君者正別嫌明敬之意又經不綴于臣為君之後而獨箸之末條則等殺亦從可知矣以周案金江說亦備一義夏噱甫化五服釋例謂斬衰無三升半之服鄭注穗記本屬縣揣後荅張融乃以為亂世尙輕涼非王者達禮是鄭亦知其說之必不可通也三升有半僅喪服記一見不足據茲說大謬張融語見穗記疏誤以為鄭荅尤無論世之學融語本檀弓袷衰總裳注意與鄭亦异

喪服記齊衰四升其冠七升鄭元云此謂為母服也賈公彥云此據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而言降服四升父在為母期正服五升敖繼公說此齊衰四升其于三年者為正服于期者為降服也齊衰三年有正有義齊衰期者有降有正有義以周案為母之服皆四升賈疏非

總麻十五升抽其半鄭元云總精粗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敖繼公說總麻七升有半比于他服之布為稍疏比于他布之縷為最細細者所以見其為輕喪疏者所以明其非吉布若布縷之或治或否其意亦猶是也姜兆錫盛世佐說十五升去其半者謂十四升有半而縷計一千一百有六十也下記云三升有半四升有半半者皆謂半升也金榜說總衰錫衰皆用十五升治其縷者唯七升半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則其半為無事可知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則其半為有事可知以周案總衰為服之窮本弔服也故總衰之制與總衰同皆細其縷而少其升總衰四升半在大功九升之下總麻七升半在小功十二升之下其例正同穗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則縷之細與升之數皆見故不直云七升半也鄭意如此姜氏以五服等殺推之為十四升有半如其說則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當為十四升有半先鄭疑衰十四升之說亦為非矣

胡培翬云五服用布升數詳于禮記閒傳而略具于此記斬衰二等齊衰大功小功各三等而以降正義之服分屬之則傳記無文自鄭此注始賈氏因于疏內極論降正義服其說多遺漏牴牾難以徵信嗣後宋勉齋黃氏榦有服例信齋楊氏復有圖皆以分別三者之服而亦互有同异良由傳記但言降服未有正義之名難于訂證也近盛氏世佐讀儀禮集編夏定服圖江氏筠讀儀禮私記箸降正義服考定其說俱有合有不合以

周案五服冠衰升數及降正義服以胡氏所攷為最精案詳見後表右升數

受業江陰章元治
從子炳煥仝校

喪服通故五　禮書通故弟九

定海黃以周述

白虎通義云禮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舊說成服必在殯後一說成服必在三日冉猶望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可成服以周案成服必在三日是矣但謂望其生故不成服亦未是士亏二日大斂遂殯已不望其生矣尚不可以成服乎何又延至三日也禮曰三日不怠蓋此時為子之痛深無容除冠徒跣不忍成服問喪云冠者不肉袒冠至尊也鄭注身無飾者不敢冠不敢冠斯不成服矣士喪禮云三日成服杖此禮自天子諸侯下逮士殯後成服天子諸侯不待殯而成服者是猶士卒哭受服天子諸侯亦不待卒哭而受服也天子七月而葬九虞訖而受服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虞訖而受服七月而卒哭見喪服注疏檀弓注天子諸侯既虞卒哭乃服受服未是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杖則成服可知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亏禮近臣君服斯服祝即近臣也三日近臣服則君之成服可知白虎通義所引禮無見文蓋當時禮說無據右成服

記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鄭元云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絰以周案弁即服弁

之弁謂麻弁也王肅注襍記云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弁絰謂麻弁素委貌卽喪冠士小斂後加絰帶至三日成服始加冠衰天子諸侯于三日後亦易服弁服故云將大斂于弁絰君出疆喪其子不忍成服而于大斂時亦已麻弁絰疏衰菲杖矣見曾子問疏衰卽齊衰以是推之則君將大斂其子成服可知也唯成服而後服服弁云弁絰則成服亦可知也大夫之子與士同大斂弁未成服不得有弁

記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有敬心焉鄭元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

喪服五　三十

為環絰旣虞卒哭乃服受服也孔穎達云三月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不變服陸佃說葛在弁絰下則葛帶也絰仍用麻弁絰葛而葬卿大夫以下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其敬壹隆一說自天子下至士皆弁絰葛而葬以周

案弁絰卽曾子問所謂麻弁絰指喪冠說弁絰葛者所以別喪冠之苴絰也葬時喪冠本苴絰故特言葛以明之絰記言士大夫之葬從柩下窆贈幣主人皆袒免無用弁時時絰苴絰亦無用葛者故鄭以此主天子諸侯言江熙說同是

凡未葬不變服故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蕭望之說主喪者獨謂子過期不葬子義不可除盧植說其下子孫皆不除以主喪為正旨鄭元說其餘謂旁親也王肅說斬衰之喪未葬不變服劉世明說其餘注謂旁親不指言眾子當除也眾子雖不承適非旁親也劉昭說受弔之禮惟喪主稽顙餘人哭踊而已諸言喪主唯謂一人不指眾子徐邈說妻喪無子為主夫不應除服卽于下流多不能備禮今且立變至葬反服亦可夏侯盛雷次宗說不言三年而云主喪是不必唯施子孫也吉凶异道不得相

喪服五　三十一

干殯柩尚在豈可弁冕臨尊夫主妻喪為不立除庾蔚之說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此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絰也且甫儒說主喪不除無為下流之義唯于承重之身為其祖曾若子之為父臣之為君妻之為夫不待言而明矣以

周案蕭氏獨謂子一說盧鄭兩家兼子孫言一說劉世明申盧鄭劉昭駁之專主適承重一人又一說王肅謂有斬衰服者不變庾蔚之從之又一說徐邈雷次宗謂尊主卑喪亦不除已為庾氏所駁又一說其實主喪原止一人但主喪不除凡主人之有三年服者俱不除矣

盧說本明但不必兼孫言之劉雷兩駁皆泥其餘謂期以下眾主人也凡未殯有主人括髮眾主人免之別久而不葬則又有主人不除眾主人終月數除之之分諸說各异王庾近之右葬服

記附傳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鄭注見上卷　孔穎達云以經五分去一　唯有四分化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為兩股相合也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經雖葛猶兩股糾之以周案云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明未受服之麻帶為兩股相糾孔疏是也胡氏儀禮正義以麻帶亦四股相糾不足據說詳前　但麻帶既兩股則葛帶三重當如

■　喪服五　四

注所引舊說為三股相重不必如鄭所言蓋五服之麻帶各去其五分經之一分化兩股交而絞之故謂之絞帶葛帶亦各去其五分經之一分化三股重而糾之故謂之三重則斬衰之葛帶未嘗小于小功之經也練之葛帶亦三重注駁舊說云練而帶去一股恐未必然蓋亦去其五分經之一三重糾之鄭以卒哭三重為有飾練帶不得無飾化兩股明矣

鄭元云卒哭婦人說首經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于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即位敖繼公云婦人重帶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皆終喪而除之其緦麻者此時亦不說既退則除之與以周案賈孔申鄭以喪服大功小功兩章有即葛之文章內皆男女竝陳是大功小功婦人有葛帶之證然少儀云葛經而麻帶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而麻帶竝未分齊斬與功服之异喪服雖有即葛之文亦未明云婦人有葛帶敖氏此說不為無見

士虞禮虞主人及兄弟如葬服鄭元云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賈公彥云小斂時斬衰男子括髮齊衰以下免啟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敖繼公說

■　喪服五　五

葬虞之服主人括髮眾主人免大功以上皆散帶垂以周案母喪唯小斂一　括髮餘皆以免終事父喪自小斂至成服常括髮自成服至卒哭亦受之以免矣卒哭後不免小記云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鄭注皆免自主人至緦麻則主人于虞亦免矣小記又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鄭注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于既啟之後鄭直以不散垂為貶于啟殯則著免不貶矣是主人于葬亦免也敖說無據

魏休甯說禮大功之衰易斬衰既練之服是中祥竝絹

其衰也若不緝為重大功不尋奪之又三年之喪并杖不易其餘皆變中祥緝衰是輕之也不緝則無變魏顗難之云若如斯言斬衰但止三月殆非立禮之意大喪初衰三升既虞六升中祥七升衰以三變非不降也何必期乎緝衰然後為殺禮女子子適人有父母之喪既成齊衰之服而夫出之不改服而待既虞受服斬衰之服終三年以此徵之不緝衰亦可知也緝與不緝別齊斬爾今斬止一期稱為三年何見魏休甯解之云為父既虞受六升之布齊衰既虞以七升布為衰禮女子子出待既虞受以斬衰之受非受斬也父母情等服俱三

年父斬衰母緝衰以別尊卑斬止三月未為怪也魏顗難之云如傻緝之斬名何尋復存孔汪問徐邈云終喪服斬釋斬傻縞非漸殺意邈答云凡喪服襍變備載經記而變斬以緝經都無證且禮偁斬衰三年此不易之文也以周案邈顗說是 右變服

舊說三年之喪期而練謂著練冠練中衣也其受衰七升名曰功衰與大功布同也張載說練衣謂鍛煉大功之布以為衰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受始喪斬疏之衰呂大臨云功衰是卒哭所受六升之服六升成布曰功衰 林氏求義申呂詳不復錄 黃幹云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襍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練則弔又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以祔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以周案勉齋引記三節以駁張子說可謂當矣然注疏據斬衰之受服功衰在練遂概以功衰為練服呂氏又不計斬齊之受功衰有遲早遂概以功衰為卒哭之受服實皆失之一偏禮多以功沽對文沽謂麤惡經乎斬齊衰曰疏衰裳不言布大功謂之大功布明斬齊之疏衰猶未成布也六升成布記有其文然六升之布尚不尋偁功

布功布自在七升以上故大功猶偁沽功謂功布之加麤功者也則六升布無功名明矣以斬衰正服三升言其卒哭受服六升不尋偁功以齊衰言三年服衰四升受服七升杖期正服五升受服八升義服正服六升受服九升正合大功三等之布此受衰所以有功衰之名也襍記首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據母喪杖期而言下卽繼以三年之喪亦據母服為文母喪之三年者其受服功衰也卒哭受服服功衰不以弔如有有服之親喪亦服其功衰之服而往哭之有服卽下大功之屬所謂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

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是也練則弔以下數句又申言杖期弔哭之禮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與上文有服往哭之義同皆以既葬為斷凡弔者立聽事故公弔其臣亦曰寡君承事大功者其有服之親也弔哭而退不聽事明往哭雖兼行弔而仍有異于常弔此母喪弔哭之禮異于期功者也鄭注以功衰為既練之服嫌與練則弔相觸遂改易經文恐未然也襍記又言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謂祔兄弟之殤而尋練冠者惟父喪既練母喪既葬之後其受服功衰乃尋爾也服問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帶曰故絰曰

期別其事而三年既練與期既葬其受服皆功衰故變文言其曰服其功衰明兩服同也舊解俱不明析

禮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麻衣縓緣賈公彥說縓冠縓布為之縓緣以繒敖繼公說縓冠之縓亦當作練冠衣皆有緣以周案練冠縓冠有別練冠但湅其布縓冠則又染之以朱縓淺絳也練者湅其布也縓緣亦以布緣其衣敖氏以為緣冠亦誤褚氏從敖未是

舊說云小祥之練用練布為衣冠夏炘說小祥之練冠為繒其練衣用布說文練湅繒也喪冠用布小祥之後以練易布不染大祥易練以縞縞繒之精焉者也至禫易縞以纖閒傳注黑經白緯曰纖始于元冠之吉矣以周案閒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麻衣者十五升白布深衣也大祥乃易白布深衣則小祥後其外衰猶未除也故鄭以小祥之練衣為練中衣至大祥乃去衰素縞絲練冠練衣皆布夏氏以練冠為繒本方愨說練衣布練冠繒一練二物與賈疏縓冠縓緣一縓二物同失

記襍記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鄭元云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

重其禮也陸佃說此言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祥之服也然後反服反他喪之服萬斯同說大祥之時止妻妾子女有服其他期服以下之親皆除諸人既來與祭亦必易之以縞冠事訖然後反吉服以周案大祥主人朝服縞冠其與祭者亦吉服縞冠也記云縞冠元武子姓之冠謂此鄭注似本文外添說陸氏較順當以萬說為正

鄭元云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元冠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

者未大吉也釋禫禮卽變除禮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柴紹炳說檀弓祥而縞是月禫謂大祥之後則服禫服禫服者綅縞麻衣是也禫祭者服終而釋吉卜日以祭閒傳云禫而纖無所不佩纖者吉服正與詧論公器無所不佩之義同蓋既祭而釋吉故禫服曰是月禫祭曰中月小祥卽易練服大祥卽易禫服禫祭卽易吉服以周案祥祭朝服縞冠見小記襍記既祥綅縞麻衣見閒傳麻衣者白布深衣也見襍記鄭注禫非吉祭禫祭服元端器服小記除殤之器者其祭也必元注云不縞冠元端黃裳

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亏成人為釋禫之服則此云元冠黃裳為元端服矣既禫而纖戴君變除禮云黑經白緯曰纖是也祥縞禫纖吉元夏書曰元纖縞鄭注引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纖或作綅既禫綅冠亦謂縞冠有采纓爾鄭義如此但大祥既用朝服元衣素裳而禫祭轉用元端元衣黃裳未大吉之服似失其次其意祥祭易朝服之冠禫祭易朝服之裳其實經凡言朝服可易其冠而不可易其裳元衣黃裳卽元端服何朝服之有今以記文考之祥祭縞冠朝服禫祭元冠朝服吉祭大夫仍元冠朝服孤卿則用爵弁服釋禫之禮不足据也　右

練祥禫服

凡重器未葬虞不變服冇有輕器又遭重器者則服其重服既虞乃行輕器練祥之事襍記其有父母同月日器者則葬先輕而後重虞先重而後輕故先葬者不遽虞其葬服皆斬衰虞祔祥練則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曾子問小記及鄭注有三秊之器既虞又遭期器則男子經其上服之葛經帶其下服之麻帶是謂重者特輕者包見閒傳幷注時婦人重麻既葬而上服猶未練則男子又帶上服之葛帶閒傳鄭注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又見吳射慈說大功之亏期器亦如之閒傳幷注若小功緦麻無所變亏斬齊大功亏免經之既免去經見服問有

三秊之器既練又遭期器則經帶皆麻是謂重麻見服問注既葬則男子帶其上服之葛帶經下服之葛經是謂重葛見閒傳幷注時婦人亦重麻重葛有大功之器亦如之服問男子重首重者特故首經未除無變既除乃加男子輕要輕者包故要帶隨時可易亦必麻葛大小相同斯可兼服兼服有數說鄭注小記云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亏男子一說重特輕包卽為兼服兩器不必麻葛兩兼兼服之文統男女兩說皆通當以鄭義為正鄭意以閒傳輕包重特對文麻葛重麻葛兼服亦對

文故云爾也又一說男子輕要輕者包故要服斬衰之
帶又兼服齊衰之帶也此為不經之談又通典載杜預
束皙傅純荀訥易服之議亦多違經典
記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
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皇侃孔
穎達說此大功之喪專承上三年之喪練後言也亦如
之亦上既葬矣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也此期絰為大
功絰崔靈恩說此統承冉三年既練期喪既葬又合大
功既葬故帶其練之故帶絰期之絰張載說斬衰既練
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

之首絰麻葛兩施之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衰之葛不
服大功若齊衰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絰之而
已以周案凡變服必因其受服之節故為輕喪易服惟
在葬祔祥禫他時不變也此文以崔說為順若在大功
未葬以冉則絰期之葛絰帶大功之麻帶也以三年之
喪既練遭大功之喪重麻例之自見橫渠張子申崔說
不敢易斬衰之帶遂謂一首可施兩絰不經之言
舊說服問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謂三年之喪既練而有
大功之喪既葬則帶其故葛帶絰大功之絰以其絰帶
既同四寸有餘又宜進為期之絰也期絰五寸餘以周

案兼服必麻葛相同其絰帶亦五分去一此通例也金輔
之駁之非若既練除首絰而有後喪重麻重葛不拘此例如
三年既練而有大功既葬其絰帶俱四寸餘矣
記服問殤長中變三年之葛鄭元云此大功之親為殤
在總小功者也庾蔚之說服問云麻之有本者大功變以上
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亏免絰之次云小功不易
喪之練冠固說麻之有本乃能變正服之葛又云殤長
中變三年之葛是論期殤之大功如鄭說為大功親之
殤者如總小功之絰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絕
殊安得相變邪以周案庾說非禫箸有說

記禫記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鄭元云顈艸
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顈孔穎達云既顈謂後喪既虞
卒哭合變麻為葛無葛則用顈也陸佃云凡喪服皆麻
練而葛禫而後顈顈吉服以被顈黼衣錦尚絅知之吳
澄云古字聲同多假故褧麻之褧與單縠之褧竝通作
顈鄭氏以顈為代葛之褧是也陸氏以為單縠之褧不
忽詩之褧衣禮之顈黼皆婦人上服以禦塵豈可指為
男子之吉服哉若欲言禫後吉服何不言元端而言顈
乎以周案詩之褧衣禮之顈黼皆以褧為之渾言之皆
通析言之名其物謂之褧治其縷謂之顈織以為衣謂

之縗繐禪衣故玉藻曰禪為絅此既穎自當從鄭為正
林氏求義謂穎即大祥後之麻衣練祥吉禮必喪服既
除之後乃可舉行引呂與叔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不
誠不如不祭之說不知致誠愈哀致哀愈誠祭義曰祭
之日樂與哀半哀樂且相生哀誠又何閡焉

記襍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
易鄭元云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
皆易也范宣說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服
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魏
頌說大功布三等先儒以此為降服大功七升若正服

大功又同則不易此變受之通例賀瑒說其三等大功
衰雖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亏三年之練衰以其新
喪之重故皆易之庾蔚之說唯降服大功衰得易三年
之練以周案喪中易服兼服必新喪之冠衰絰帶有麤
亏本喪者若冠衰升數同即不易祇變絰帶而已絰帶
之大小同可易其餘亦否故閒傳小記言斬齊大功絰
帶變受之節必曰麻同則兼服之此通例也范魏據通
例為言其意斬衰既練七升與降服大功同不易齊衰
既練八升與正服大功同亦不易惟三年母喪降服大
功其例為然而近儒槩之者以為服問曰小功不變喪

之練冠似三等大功皆變也如正服大功已不易練冠
服問何以云小功不變襍記亦不得渾言以大功之麻
易之賀氏謂大功新喪重故易肅服不必計升數多寡
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
葛下殤則否是其例與記云唯杖屨不易孔疏云是衰
亦在易中徐健庵通考謂古人變易不過絰帶而已衰
與冠不變亦誤

程瑤田云襍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此
大功易練冠之例也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祔兄弟之
殤則練冠此小功殤練冠而祔之例也知為小功殤者

小功以下為兄弟故謂其殤為兄弟之服服問曰殤長
中變三年之葛今曰練冠祔殤則是齊衰親之下殤降
在小功及大功親之殤降在小功以下者鄭注乃以為
大功之親為殤在緦小功者既誤解殤服中從上下之
說又不以兄弟為小功以下之服名而曰冠而兄為殤
謂同年者兄十九而死明年因喪而冠意蓋謂必如是
乃得冠而祔其兄之殤恐記意未然也麥曙云大功親
之殤在小功猶可以變三年之葛若齊衰親之下殤降
在小功則喪服小記所謂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鄭
注以為本齊衰之親記所云云者明親重也此可以練

冠祔之乎服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今殤小功
章澡麻正是麻之有本者此豈不變三年之葛乎以周
案程氏喪服足徵記說多紕繆凌氏駁之甚詳　右兼服
戴德說禮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為父後持宗廟之
重者其服白深衣不裳能服者亦不禁衰經鄭元云當
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劉智說嬰兒無知于父母之
喪則以衰抱之其餘親八歲則制服矣庾蔚之說童子
者八歲以上答射慈以為未八歲者服其近屬布深衣
或合禮意孫惠蔚云童子冠杖之節有降成人衰麻之
服略為不异玉藻鄭注云童子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是

喪服五　十六

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童子服緦猶免深衣況居斬
而反無裳乎又注云無麻往給事是往則不麻不往則
經如童子本自無麻以禮嬰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
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專言聽事則不麻乎以周案當室
謂無父兄而主家鄭注甚是敖氏謂有父在大謬記童
子唯當室緦鄭注謂與族人為禮戴君以童子為十五
以上盛謂十五以下不能與族人為禮也緦服輕不能
為禮卽巳若斬衰之喪雖褎抱亦以衰齊功之喪能勝
衣斯衰矣為昆弟下殤在小功服昆弟者其年有幼于
下殤者矣玉藻言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明小功以上

皆服其衰而加麻也知小功以上本服衰經則不緦之
童子卽謂十五成童何害也自說者謂童子之節事降
成人姑姊之喪不服功衰徐整說父母之喪免而不經馮熙
事而申之者乃以童子為八九歲之幼子矣抑知藐爾
幼子豈能聽事給役乎于本文殊悖矣孫氏謂童子有
經甚明其謂童子有裳恐未然也曲禮云童子不衣裘
裳故舊說云爾　右童子服
記檀弓云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鄭元云養疾者
朝服王肅本家語據弔者言黃榦弔服圖說主人未小
斂弔者易羔裘元冠裼裘而弔同王肅說以周案元冠

喪服五　十七

羔裘不以弔據大斂以後言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
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是則主人未小斂
大夫朝服可也賀循喪服要記云大夫于始死而弔朝
服裼裘如吉時當斂而至則服皮弁之服以襲裘主人
成服而往則皮弁經而加錫衰是也王肅改定家語未
可據信
鄭元云弔者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
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賀循云主人既素冠
素弁故弔者加素弁于武熊安生說加武帶經謂以經
加于武連言帶耳以周案凡弔服首環經檀弓主人既

小斂子游襲裘帶絰而入與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文同帶絰者環絰之別名也古喪絰用麻一條其束身處別以麻周環纏之不絞詳弁絰條與環絰之形相同故環絰亦謂之帶絰謂其首絰如帶形纏而不絞也加武與帶絰與猶以也謂加其武以環絰諸說皆非

禮家說弁而加絰皆以麻劉歆云王為諸侯緦麻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异姓則葛以周案檀弓言弁絰葛而葬是弁而加絰不盡以麻劉說自有所本

鄭元云襍記凡弁絰其衰侈袂侈猶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孔穎達云謂

弔服也士衰不侈故周禮司服有元端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异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偁端以周案凡五服之衰其袂皆屬幅方正自天子下達故襍記曰端衰無等此云凡弁絰其衰侈袂以弔服言士弔服素冠加絰其衰亦屬幅方正大夫以上弔服素弁加絰其衰侈袂云凡弁絰其衰侈袂明士冠不弁袂亦不侈也舊說大夫以上弔服侈袂是已或以此為五服之衰非

戴德說君弔于卿大夫錫衰弔于士疑衰皆服素弁加絰明日主人衰絰拜謝于朝君若使人弔其服疑衰素裳素冠諸侯相弔則錫衰皮弁加絰同國大夫相弔錫衰素冠加絰朋友弔服有絰絰大與緦麻絰同既葬而除同國之士相為朝服加絰鄭元云周禮凡弔當事則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乃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為士弔服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元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此實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

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為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冠則皮弁加絰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檀弓孔疏云庶人弔服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素冠委貌司服賈疏云庶人疑衰素裳與士同而冠异賈公彥說士與庶人弔服同冠弁則异諸侯弔服亦錫緦疑三衰俱有弔大夫錫衰弔同姓士緦衰弔异姓士疑衰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辟大夫疑衰不用疑裳者辟諸侯也以周案麻不加於采凡弔服弁絰如爵弁而素非即爵弁也其弔异國之臣用素皮弁無會采諸飾注中言皮弁加絰非即皮弁也鄭所破舊說即戴德說司馬溫公言士大夫弔喪可服

公服仍沿是誤凡弔服錫緦疑諸衰皆用麻當事又加絰于冠弁朱子家禮弔服用白生絹亦不合禮鄭所謂素委貌者如元冠而素也元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元凡弔服以主人之服為節始死主人笄纚深衣弔者裼裘或朝服小斂後主人變而袒髻髮弔者襲裘帶絰或皮弁成服而後主人斬衰弔者疑衰或錫衰經注所言當事及不當事弔服條目煩細今撮其總要葢主人未小斂時天子哭諸侯以爵弁諸侯哭大夫以皮弁尙用吉服既小斂後首服弁絰而衣仍用吉不用衰既成服後斯用衰以弔而天子于大夫士疑衰首服一以弁絰

諸侯于大夫錫衰而首服當事用弁絰不當事用素皮弁有异諸侯于同姓士緦衰异姓士疑衰又不論當事不當事而一以素皮弁士之有朋友之恩者往則錫衰大夫兩相為如諸侯之于大夫大夫于士如諸侯之于士士之有朋友之恩者往則弁絰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其兩相為當事弁絰不當事素皮弁亦如諸侯之于大夫所异者其裳以素自未成服以前所謂當事者指大小斂既成服之後所謂當事者將葬啟殯是也未成服以前所謂當事之皮弁指衣言時首冠弁絰而身衣皮弁服猶未變吉也既成服之後不當事之皮弁指冠言時身服衰服而首冠素皮弁亦有异于吉也任氏釋例云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云錫衰是成服後也云皮弁則成服後弔异國臣之首服也禮喪服記注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上云錫衰下云否則皮弁是亦據成服後不當事之首服也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不云衰則未成服以前當事之皮弁服也攷司服王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則弁絰是天子于士既成服來弔身服疑衰而首冠弁絰諸侯于士則無論成服未成服當事不當事首皆皮弁葢天子于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

皆弁絰天子至尊靡所不伸也諸侯惟于大夫弁絰于士皮弁亦所以辟天子也禮喪服記注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

孔穎達云文王世子注云君于卿大夫錫衰于士葢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此其常也士喪禮注云往則錫衰者謂士有俊選于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有明文故以

周案賈疏同孔前說後一說非注意

鄭元云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敖繼公云君視

斂朝服襲裘加經與帶成服之後弁絰疑衰沈彤云服問云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但言為卿大夫不言士是為士雖當事不弁絰也重服不以弔微喪不弁絰則皮弁既皮弁則亦皮弁服矣此皆鄭是而敖非

鄭元云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于采此言絰衍字也時人聞有弁絰因言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總衰孔穎達云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以周案古者哭弔本异服不以尸柩見不見而

別弔視主人當事不當事之節往有常期哭或出于倉卒不行弔禮不必定用弔服其禮尋弔者或先哭之不遽以弔服如檀弓天子哭諸侯以爵弁是其禮不尋弔者雖哭之不終為弔服如文王世子無服親哭之無服謂不為弔服是襍記三秊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皆明哭弔之异服

戴德說朋友弔服有絰絰大與總麻絰同既葬而除賈公彥說凡弔服皆既葬除之萬斯同說服問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則弔服平居亦服也如待既葬而後釋則此禮行于諸侯則可若天子之于諸侯公卿大夫不知其幾皆至三月五月之葬畢而釋其勢有所不行也以周案朋友總麻故戴云爾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此為畿外侯哭而不弔者言故用吉服所謂總衰弁絰以弔者以當事言也平居為畿外侯爵弁畿內侯緇弁不尋援服問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為天子例且服問云當事則弁絰明弁絰唯當事之弔為然鄭注弁師亦云弁絰王弔所服明平居緇弁不加絰也賈疏謂天子常弁絰要誤凡弔服不過總

弔服有錫衰總衰疑衰鄭眾說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鄭元說無事其縷哀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疑之言擬也擬于吉譙周說用總麻布而夾理之曰錫衰疑衰又用錫布為衣而緇裳擬于吉也其冠各以其衰一說錫衰總衰疑衰皆用七升半之布一說錫總疑三衰皆用十四升半之布有事其布曰錫有事其縷曰總布縷兼有事曰疑以周案總錫之布見喪服記及襍記先鄭據以為說疑衰無明文諸家各以意言後說為通

記檀弓子張歿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以其無服非之也曾子曰我弔也與哉鄭元云亐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孔穎達云此論哭朋友失禮之事以周案襍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亐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此言身有三年之服者不弔人喪惟有服之人尋往哭之也注疏以朋友無服無往哭禮故以為失白虎通義引此事云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不以為失禮之事朋友弔服加麻非純無服也云重服弔之可也則襍記服其服亦謂服己之重服非新歿者之服矣曾

子齊衰而往哭之即所謂將往哭之則服其服也曰我弔也與哉明弔與哭有別也弔輕可止哭重難已曾子之事與襍記正合然則曾子問篇孔子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哭字衍也上文問辭亦止曰弔不及哭不然曾子既以此問夫子矣豈猶身為非禮

喪服記大夫弔亐命婦錫衰命婦弔亐大夫亦錫衰鄭元云弔亐命婦命婦歿也弔亐大夫大夫歿也萬斯同汪琬等說婦人無外事安尋與大夫行弔禮如其為有服諸親又安尋用錫衰以周案禮知生者弔弔亐命婦命婦歿而弔其夫也大夫與大夫相知故弔弔亐大夫大夫歿而弔其妻也諸命婦時會亐君所亦相知故弔鄭注本明且大夫弔命婦亦見服問夫人弔大夫士王后世婦弔諸侯卿大夫椒見亐經者尤多有何疑焉其弔服錫衰不弁絰惟吉笄無首素總而已右弔服

鄭元云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若在五月之內追服王肅說服內聞喪但服殘月小功不追以恩輕故也若方全服與追何異以周案鄭注稅訓為追服盧植注禮服虔注左傳竝同肅說無據小記降而緦小功者稅之注云正親在齊衰大功者是大功以上稅服之證也奔喪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

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注云尚左手吉拜是小功不稅服之證也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稅是遠兄弟終無服也其可乎注云據禮而言疏云而可乎言其不可唐韓退之申言小功不追服之不可而疑稅非追服之名乃傳注失其宗朱仲鈞申韓意以為稅即服問有本為稅之稅稅變易也前喪未畢復遭後喪以後喪之麻變前喪之葛是謂之稅小功不稅與小功無變義同其說本之林氏求義但據小記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從而服不從而稅及檀弓小功不稅是遠兄弟終無服諸文稅為追服之名其義甚顯朱氏自知其說不

可通謂春秋時已誤不稅為不追服是何說也林氏云禮之小功不稅者謂先有重喪後遭小功不以小功之服變其再喪而末俗見遭喪者不變後喪之小功遂疑其日月已過即不為服故曾子如其言以諷之其說較穩

記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鄭注云父居異邦而生己己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亐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己則否王肅說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亾之前而已生則稅之也昆弟者諸父之昆弟也劉智蔡謨等說生不及者謂彼已沒己乃生自弟衍字庾蔚之說己謂死者為昆則謂己為弟己不能稅昆昆亦不稅己虞喜說父在異邦生己後還居一邦生弟以周案小記云降而緦小功者稅之注正親在齊衰大功者則大功以上追服也祖父母諸父昆弟皆期何㝵以生不及歸見遂不追服魏濱亐纂辨之已詳見通典此鄭注之可疑也祖父母為一本之親諸父昆弟為旁親如祖父母以生不及可不稅則諸父昆弟亦復何疑王肅亐諸父下增一之字殊可不必蔡庾諸說空亐昆弟生議亐不追服之疑終未釋然朱仲鈞說稅即有本為稅之稅謂變服也生不及奔此親之喪至虞卒哭後其父在家已變麻服葛而已始歸必三日成服以申親親之義不忍以父之稅而亦稅也說亦迂回竊謂喪服記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云不及與喪服記文同不及知父母者父母早卒也生不及祖父母者祖父母既卒而後生也凡喪服皆生及者為之其不及者無服道也鄭注今其死亐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此乃不及之正義不及歸見句可刪亐己生時已過祖父母諸父昆弟喪服年月嫌其父稅喪而子亦從服故著之曰己則否兼言弟便文爾經有此例 右稅服

王肅說改葬緦既虞而除之傅純難之云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㝵退之亐寢而虞之乎以周案傅氏說是

春秋穀梁傳改葬之服緦舉下緬也范甯云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江熙曰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亐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緦也以周案江氏說是

戴德云改葬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為父妻妾為

夫臣為君孫為祖後也無遣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馬
融云其奠如大斂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期以
下無服鄭元云改葬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亾失尸柩
者也服緦者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三月而除之趙商
云當待三月除以順緦之數蔡謨說改葬斬衰禮言緦
者謂緦親以上皆反服也傳云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
亏濟說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者乃始喪正服耳且斬
衰之末便自縞冠麻衣乃輕亏緦麻然猶以服至尊矣
韓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
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

也若主人服斬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
緦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
啟至亏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末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
以周案韓子申鄭甚精　右改葬服
傳苴杖竹削杖桐變除禮云削杖削之使下方者取母
象亏地故也王肅云削為四方杜預云員削之象竹司
馬光云削杖上員下方以周案杖各齊其心其大如絰
絰圓杖亦圓竹圓物桐用把桐亦圓物也削者謂厺其
皮非削之使方苴削互文竹杖曰苴明桐杖之削而白
也桐杖曰削明竹杖畱其青黑之皮不厺也凡杖必圓
乃便手持故用桐竹變除禮謂削桐使下方已失經意
聶氏圖桐杖全身皆方更謬　又案桐竹二杖齊斬之
別也問喪篇為父苴杖為母桐杖以斬齊分言之父母
字不可泥疏家謂杖父竹圓象天杖母桐方象地則母
為長子桐杖又何義乎古人止有竹桐兩杖俗說夫妻
相杖用半槐尤屬不經
記小記絰殺五分而厺一杖大如絰鄭元云如要絰敖
繼公云二杖皆如首絰之度以周案絰指要絰當從鄭
如屬首絰則殺五分而厺一語無著矣斬衰要絰之大
七寸二分齊衰要絰之大五寸七分六釐說詳前　則竹杖

之徑約二寸二分八釐桐杖之徑約一寸八分三釐
喪服傳言婦人童子不能病不杖而記問喪言童子當
室杖喪大記言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
士之喪婦人皆杖小記亦言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
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
不杖則子一人杖賀循雷次宗說小記婦人不為主而
杖者姑在為夫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為主者皆不杖
賈公彥說童子不杖謂庶童子當室則杖婦人不杖謂
童子婦人成人則杖金榜說婦人唯為主者杖不為主
者不杖士之喪婦人皆杖謂主婦皆主人而杖不辱下

通眾婦人沈彤說童子不杖包女子子言子一人杖謂長女非長女不杖有主喪者皆不杖矣婦人謂异姓來嫁之婦以周案喪服傳言杖以優䘲或以擔主此杖之可卽位者也其無䘲非主而㝵杖者祇以扶病而已不敢卽位故小記云庶子不以杖卽位大記亦云子皆杖不以卽位況不能病之婦人童子其㝵卽位用杖乎故大記言夫人世婦祇㝵杖于其次卽位則使人執之此其常也若問喪言童子當室杖亦以其爲主而擔之也是則婦人亦有擔主而杖卽位者矣小記又言婦人不爲主而杖者三此又其變也天下惟通變者能守常

喪服五　卅一

又案傳云杖者何䘲也無䘲而杖者擔主也非主而杖者輔病也謂此杖初爲有䘲者設其後乃生擔主之義又其後乃生輔病之義凡擔主者可以杖卽位輔病者祇以杖于次卽位則使人執之不敢杖若旣不爲主又不能病之童子婦人亦何杖之有傳意本明自杖卽位杖于次二者不分說遂膠轕雷次宗以爲喪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者反在父室爲父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小記惟箸姑在爲夫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姝不思姑在尙爲夫杖則妻爲夫杖是通禮矣尙㝵謂妻爲夫不杖乎女子子在室與

嫁而反者其爲父母未可槪曰不病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熊氏云子杖通女子子在室是也雷謂不爲父杖亦未見其是賈公彥等以婦人不杖爲童子婦人引小功章丈夫婦人之長殤以證未成人之女㝵稱婦人姝不思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婦人非童子也沈金說亦未㝵開元禮三日成服唯適子及有䘲之庶子皆㝵杖卽位其庶子無䘲者杖于他所不杖于位政和禮庶人喪儀于成服時贊者引主人以下俱杖各就位內外皆哭盡哀童子婦人不杖以周案喪有杖卽位杖次之分又有

喪服五　卅二

輯杖去杖授人杖之別喪大記言此最詳杖以優䘲亦以擔主其無䘲非主之子不以杖卽位記有明文政和禮何混㦗也且喪服傳言婦人不杖亦謂不杖于位自居次亦杖也政和禮之疏舛不及開元禮遠甚此特其一端也　又案禮三日成服杖而除杖無明文小記云虞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于堂士虞禮宗人告有司具主人入門卽位于堂卽倚杖是卽位之杖至虞祔除也而在次猶杖小記云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又云有司告事畢而后杖送賓是在次之杖練猶未除凡卜筮有司先告具後告畢與士喪禮卜日文同林氏求義誤駁注

疏不可信鄭注士虞因虞杖不入于室而推之練杖不入于門門謂中門其注閒傳又以禫例杖云大祥去禫杖蓋禫杖相連用同時除亦同時也但大祥之祭用吉服則大祥之朝已去杖矣書儀家禮于大祥奉主入祠堂之後乃去杖非祔而用杖與祔不升堂之文尤違 右杖

孔穎達云徒從有四一是妾服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于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此四徒之中唯女君雖歿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所從亡則已以周案鄭注小記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云若為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注大傳有徒從云臣為君之黨當以小記注為正臣從君而服君之黨雖所從者亡又當從新君而服之不可謂所從亡則已也 右從服

禮家舊說諸侯絕期大夫絕緦以周案此亦絕其旁親旦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適婦之服大功而君主之矣喪服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義通大夫是大夫亦有緦矣林氏亦義云正統之服雖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依本服所尊絕尊降者旁親而已然亦惟天子于旁親盡絕諸侯則尊同者不絕始封者不絕大夫視君為卑則不敢絕而降且并不敢降其宗 右絕服

受業泰州盧亦古仝校

喪禮通故一　　禮書通故弟十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說士喪禮者士喪其父母姜兆錫云士喪禮是士自死而子為之喪之禮以下文死于適寢復以爵弁推之自見所謂葬用死者之爵也吳紱云此主有位之士其子喪之之禮至士之父母妻長子死喪之從同仕焉而已者禮亦如之若未仕之士未必有赴于君君弔之事而其宅亦或從殺矣以周案吳說較為周備

鄭元云既夕禮士喪禮之下篇也敖繼公云世儒又分自筮宅以下為士喪禮下皆強作解者以周案士喪禮之既夕少牢饋食禮之有司徹本屬一禮以簡冊繁重釐而為二取其經首二字以名篇非有意于其間也蔡氏禮經本義王氏儀禮糾解皆分筮宅以下合下為一篇皆祖敖氏所駁之說 右篇名

鄭元云將有疾乃寢于適室齊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方苞云齊室即適寢也凡有疾即居焉所以教疾者持生之道盡矣養者皆齊所以教子孫妻妾忠養之道盡矣及至大病亦不待遷移而終于正寢聖人制禮所以盡人之性也以周案鄭注不齊不居其室大戴盛德篇文有疾齊于正寢所以正其情性也不必為

死而死自正其終焉然則居適寢者以養生為始義正終為餘義斯義不明而寢適寢之禮有難行于人子矣方氏此說可以翼鄭

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喪大記作北牖下鄭元云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或為北墉下以周案凡室之北有墉無牖說詳宮室門論語自牖執其手皇侃義疏云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寢于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皇疏言北壁足為北墉之證君來視疾當遷于南牖下喪大記之北牖本作北墉鄭以君視為訓失其義矣

喪大記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鄭元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于正也以周案廢猶置也春秋傳曰廢六關謂置之也適寢非常寢之處無牀至病時處適寢乃置牀百士喪禮無廢牀之文既曰寢不言亦可知也士喪禮于乃卒之下又言設牀笫者將以沐含也喪大記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牀固不一也鄭以既卒之後云設牀遂訓此廢牀為去牀云病卒之閒去牀至是設之如鄭所言則廢牀之文亦應在既沒之後何以喪大記于適寢時即云廢

脈乎且氶死之日正人子保護不暇之時舉而委之地
反以速其死矣何生之可望朱可亭蔡宸錫胡竹村知
鄭說之難通遂斥記文斯亦謬矣訓詁不明有害禮義
率類此
鄭元云徹褻衣加新衣故衣垢污為來人穢惡之賈公
彥云褻衣元端新衣朝服以周案記云疾者齊養者皆
齊齊必變服故云徹褻衣加新衣男女改服小記亦云
養尊者必易服注以賓客來問言未是賈疏亟非喪大
記加新衣為君來視故鄭注以為朝服其注禮經不用
此說但云有賓客來問則新衣明非朝服也鄭意君來

視疾加朝服賓客來加新衣有埶敖氏以褻衣新衣非
元端朝服之類是也以為後有襲斂之事故于此略之
此說未是或以徹褻衣加新衣為義主正終亦謬未死
而致死之是何忍也
經死于適室幠用斂衾鄭元云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
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以周案斂讀為纖古音義同方
言緇帛之細者曰纖閔傳禫而纖注黑經白緯曰纖始
死用纖衾小斂用緇衾喪大記小斂君用錦衾大夫縞
衾士緇衾纖衾在縞緇之閒禹貢曰厥篚元纖縞此生
時之絮被非斂服也王制曰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始

死安得有小斂衾大斂衾且時將復猶有望生之心安
得用喪斂之衾黃勉齋謂復而後行死事幠用斂衾當
在復後經無先後之別信注而疑經不足為訓
喪大記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
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元云言
死者必皆于正處也寢室通言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
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
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
燕處也皇侃云君謂女君夫人下寢之上為適寢熊安
生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卒皆于夫之正寢夫人卒于君

之正寢世婦卒于君之下寢之上者以周案君夫人謂
君與夫人大夫世婦謂大夫與世婦士之妻皆死于寢
亦謂士與妻同死于一寢也于士妻死寢別言皆所以
明大夫以上之妻其死與夫異處也而死者必皆于正
處則君與夫人卒于路寢各卒于其大寢也路者大也
正大之寢非其所燕焉者也君有正寢一燕寢二夫人
亦有正寢一燕寢二卒各于其大寢所謂死必正處也
夫人正寢亦謂之路寢者以君立文也世婦下夫人一
等卒于燕寢之上者大夫以君燕寢之制為其適寢故
曰大夫世婦卒于適寢世婦燕寢亦謂之適寢者以大

夫立文也大夫有適寢一燕寢一內子蓋同大夫卒于
適寢內子亦于下室其燕寢也故注云其燕處遷尸于
寢兼承世婦內子爲文世婦卒于燕寢之上遷尸于夫
人之正寢內子亦于燕室亦遷尸于內子之正寢皆與
其夫異處士卑止有正寢無別寢故士之妻皆亦于正
寢皇熊兩說于記者立文之意俱未體會

記屬纊以俟絕氣鄭[元]云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
之上以爲候朱軾云是早逆其死也非先王之制胡培
翬云孝子不忍竟以爲死故屬纊以候之俟字據鄭注
當爲候之誤以周案記不曰以俟氣絕而曰以俟絕氣

俟之言候鄭義自精俟候一義無煩改字朱氏不體文
意自昧昧亘　右始死

敖繼公云復者左何之左手何之張爾岐云左臂何之
沈彤云說文何儋也凡儋何負何皆在肩以周案何訓
儋負析言之背曰負肩曰儋抱之以手曰任揭之于首
曰何通言之在背在肩在手在首皆謂之何詩何戈與
祋在手何蓑在身何笠在首易何校在肩士喪禮復者
左何之當以在肩爲正

張爾岐云復者扱領于帶帶復衣之帶也盛世佐云復
者以左肩何爵弁服而插其領于己之帶閒以固衣而
登梯也復時既不用冠則帶韠之屬皆不用可知張說
非

賈公彥云復者左手執領還以左手以領招之必用左
者左陽主生敖繼公云招而左謂招時兩手自右而左
也左尊吳廷華云招而左既招由左下也招者北面以
鹵爲左故經言降自後鹵榮張惠言云招而左招之向
左謂微左旋也胡培翬云經云北面招以衣又云降衣
于歬是初時北面既則轉而南面乃昇降衣于歬也當
以張氏左旋之說爲是

鄭[元]云復者降自後鹵榮不由歬降不以虛反也降因

徹鹵北屏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敖繼公云降于北
者與外時相變也沈彤胡培翬說徹鹵北屏者亦其蓋
蔽以通神意神或自此而反也然則北面招者求諸幽
徹鹵北屏者通諸幽也如鄭所云是方冀其生而卽致
死之不誠甚矣以周案復魂徹薪二事不相涉本無容
牽說鄭注非沈說亦未是說詳下喪大記條

鄭[元]云襍記復鹵上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以周案
士喪禮復以爵弁服而復者一人蓋一衣一人也卿大
夫以冕服爵弁服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則卿大夫
復二人諸侯復三人也天子其四人與然所復之處亦

不一周官夏采以冕服復亐太廟祭僕復亐小廟隸僕復亐小寢大寢皆以服復其復亐四郊者乘車建綏檀弓君復亐小寢大寢小廟大廟庫門四郊鄭注復者如命數不知所據

喪大記云凡復男子偁名婦人偁氏小記云復與書銘自天子逵亐士其辭一也男子偁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鄭元云此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曷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皋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皋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以周案男子偁名卿大夫以下之禮也鄭注其餘則同明卿大夫以下周亦偁名也小記婦人書姓與伯仲專以銘言故曰書孔叢子因此遂謂婦人復以姓氏不足據

記襍記諸侯行而死亐館則其復如亐其國若亐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鄭元云館主國所致舍道道上廬宿也綏當為緌讀如蕤賓之蕤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旄而用之異亐生也孔穎逵云不亐道上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眾賓非死者所專有林喬蔭云喪大記言復禮曰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此若亐道即喪大記所謂在野者如魯桓公卒亐車中之類以其魂在車不在屋也道上之館當別公私若以為供待眾賓則正是公館而謂不曷亐此復不顯與經背乎綏亦即車中所執之綏以周案死亐車者復亐車死亐私館者不復亐館亦惟復亐車之左轂而已如各車私館無復處矣注義自通

經復降衣以衣尸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鄭元云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浴而去之陳祥道云不以衣尸不字衍林喬蔭云不以衣尸是國君禮國君復衣非一必一一衣之則屢動其尸非所以安之以周案衣尸者覆諸尸上欲魂附衣復亐體魄而生也不生則俟浴而去之不以襲也右復

鄭元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曷辟戾矣賈公彥云几兩端各施兩足以几足鄉南以夾足敖繼公云校几左廉以周案几兩端曲而著地各一足賈說兩端各有兩足非校無左廉之訓敖說亦非劉績三禮圖几三足更謬右綴足

鄭元云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云云此事皆沐浴之後亦承濡濯棄亐坎下札爛脫在此耳以周案士喪禮有冰用夷槃可也其文亦在沐浴之後是喪禮用冰者皆亐沐浴後先設之注非但注云既襲既小斂先納冰槃中乃設牀亐其上亦謂襲在室小斂後徙亐堂兩處

皆先于牀下造冰云爾孔疏乃云既襲謂大夫既小斂謂士皆在死之明日又推之天子諸侯亦三日設冰于襲斂侜纏𩥇紕繆

周官凌人大喪共夷槃冰喪大記云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鄭元云漢禮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赤中夷槃小焉周禮天子夷槃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槃然則其制宜同之敖繼公云士有冰用夷槃言此于將沐浴之侜葢謂或𢋱以此夷槃為沐浴之用也士若賜冰則有夷槃故因而用之于此既則以盛冰而寒尸也以周案士無冰用瓦槃君

加賜有冰𢋱用夷槃故夷槃以盛冰其瓦槃以承濡濯若浴時用夷槃以承濡濯則必去冰而後可敖說非

記檀弓曾子之喪浴于爨室鄭元云見曾元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浴于適室王安石云此自元申失禮于記曾子無遺言鄭何由知其矯以周案禮沐浴甸人掘坎于階閒少西為垼于西牆下東鄉垼用塊既浴弃濡濯于坎曾子之喪葢為垼于室故曰爨室而浴水即灑之垼塊故曰浴于爨室明不用甸人掘坎也不然尸在正寢斷無遷爨室以就浴之事且垼爨安有室

記喪大記沐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熊安

生云厞謂西北隅厞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厞隱處之薪孔穎達云甸人為竈竟又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煑沐汁也謂正寢為廟神之也舊云厞是屋檐謂抽取屋西北檐也金鶚云西北厞在廟之後人所罕至故為隱陋之處檐下可以積薪其薪為祭祀爨饎藏之器禮取以炊浴神之也周官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則饎爨之薪必甸師納之而西北厞所藏亦必甸師掌之故炊浴之薪必使甸師取之甸師即甸人也經文明言徹其薪則非屋材可知若徹屋材當使匠人不當使甸人矣以周案孔疏本鄭士喪禮注而實不可

從當以熊說為長廟之西北隱處有積薪以備祭祀之爨饎也人死乃徹其薪以待喪用甸人爨沐汁遂取而用之記文明言廟而孔疏以為正寢明言取其薪而孔疏以為屋檐皆妄說也以後人之死而撤毁西北廟檐以為薪使先代神主歷受風雨斯豈禮意後人或援此為屋漏之證或解此為望魂自厞處返如同夢囈

經浴巾二皆用綌記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喪大記云浴用絺巾熊安生云絺巾葢人君與大夫禮或可大夫上絺下綌也賈公彥云浴巾二用綌為士禮玉藻為大夫以上禮

士喪禮沐稻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元云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以周案大記所言皆諸侯禮士用粱蓋字誤鄭云天子沐黍者謂秬鬯也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肆師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鬱大祝大喪以肆鬯渳尸是沐天子用秬黍之鬯酒又鬱鬯以和之使香也

鄭元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為之其制如今通裁賈公彥云通裁無殺或云通裁大巾如衣者右造冰沐浴

經沐浴蚤揃如他日鄭元云蚤讀為爪斷爪揃須也孔穎達云翦手爪又治須呂坤云體受歸全存之何害萬

斯大云揃展通展其須使直也喪大記亦曰爪手翦須如他日如生時也或謂揃為斷須生時豈斷須乎姜兆錫云揃有數訓一翦除也一分也一擇也一順也浴訖須或攪亂揃乃順而分之之義沈彤云說文揃搣也搣批也批捽也捽持頭髮也然則此經之揃謂持其髮而理之也以周案士喪禮作蚤揃士虞禮作搔翦喪大記作爪鬋蚤搔皆借字當以爪為正手甲曰爪治其爪亦曰爪鬋揃義通鬋須者浴後須亂搣摩之使順也說文揃搣也搣批也玉篇廣韵皆訓為摩搣批卽摩娑義莊子眥搣可以休老本亦作揃搣說文揤下云一曰揤搣頰旁也揤搣卽莊子之眥搣右蚤揃

周官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士喪禮飯以米貝大戴記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小戴記天子至士飯皆以貝而有九貝七貝五貝三貝之等差禮緯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此據檀弓疏所引文穀梁疏引此與何休語同說苑云天子含以珠諸侯玉大夫以璣士以貝白虎通義云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何休云含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鄭元說襍記天子九貝諸

侯七貝蓋夏時禮周禮天子飯含用玉飯玉者碎玉以襍米也含玉柱左右䪼及在口中者飯米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孔穎達云飯與沐米同天子之士飯用粱大夫用稷諸侯用粱天子飯用黍以周案對文珠玉與貝異散文珠與玉皆貝也襍記渾言之爾士以米貝天子諸侯以珠代米周官飯玉玉卽珠古者珠亦稱玉天子含玉周官有明文襍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璧非大夫所用何說無據或說大夫以上有飯與含士無含又謬

經布巾環幅不鑿鄭元云環幅廣袤等也古文環作還

賈公彥云布幅二尺二寸鄭計布廣狹例除邊幅二寸以二尺為率則此廣袤等亦二尺也以周案環當依古文作還還之言返也返其半于頤下不待鬠巾也還幅與鬠巾對文還幅不鬠鬠巾不還 右飯含

檀弓記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以周案仲梁子語非禮意鄭注巳非之張氏云自始奠帷堂之後三云徹帷君使人弔徹帷使人襚徹帷此二者皆一扊卽下雖云徹而未嘗徹以弔襚之後不叜云帷堂也及小斂云卒斂徹帷至大斂復云帷堂是小斂後之徹帷乃全徹厺

喪禮一　十三

故曾子與仲梁子俱云小斂而徹帷也大斂以後不叜帷堂而有帷殯檀弓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注禮朝夕哭不帷本襍記文葢朝夕哭時當暫厺帷以見殯肂敬姜之哭穆伯仍帷之故曰非古也 右帷堂

敖繼公云至是方言入坐于牀東則先時主人亦立哭廷蕤云冄亦坐姜兆錫云喪大記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哭最先而哭位序于此時者葢始死時主人啼婦人哭乃創鉅痛深心膽摧裂發于不自禁遑論哭位以周案姜氏說是

經自主人而下不言坐亦不言去下記則自主人主婦外惟命夫命婦坐餘則去據喪大記則君之喪子夫人坐餘皆去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坐餘皆去士之喪則皆坐盛世佐褚寅亮說喪大記與此記异學者各記所聞張惠言云經主人婦人俱不言坐蒙上入坐文也與喪大記正合喪大記所言似是劉等如此若士禮眾主人以下去而不坐則經亦當分別言之不㝵僅云在其後也胡培翬云下記所言與喪大記所言大夫之喪合當是記大夫之禮而文有脫譌耳如士冠是士禮而記兼及大夫以上禮鄉射是大夫士禮而記亦及

喪禮一　十四

諸侯以上禮是其例也不然鄭注記云別尊卑也注喪大記云尊卑皆坐截然不同若俱士禮鄭何無一言辨及賈疏分別命士及不命之士非以周案張胡說是

鄭元云眾主人在其後眾主人庶昆弟也敖繼公云眾主人齊衰大功之親也若有斬衰者亦存焉下經云眾主人免記云眾主人布帶則是眾主人乃主言齊衰大功者沈彤云鄭所云庶昆弟于死者為眾子卽斬衰之親下經所云親者乃齊衰大功之親也敖說與親者之文相妨且眾主人免眾主人布帶之下並不言親者與眾兄弟則是統齊衰至緦麻之親皆在其中豈徒主言

齊衰大功而已鄭注下婦人云妻妾子姓亦專指斬衰
者言之葢主人在前衆主人在其後適妻在前妾與子
姓在其後皆斬衰重服然後及于齊衰及于大功所謂
以喪服之精麤為序以次主人是也胡培翬云沈申鄭
義是但謂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為統大功以下則非
旨以周案下經對戶外衆婦人堂下衆兄弟而曰親者
是親者為齊衰大功此對親者而曰衆主人則衆主人
自當指斬衰爲是若不對親者衆兄弟則衆主人自統
齊衰以下經上篇言衆主人者十下篇言衆主人者五
文各有當此衆主人在其後與記戶在室有君命衆主

人不出皆指衆子斬衰者沈申鄭是
鄭元云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
者敖繼公云此親者繼婦人而言則是亦專指婦人矣
下篇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是也沈彤云下篇主婦及
親者由足西面其上云主人踊無算則親者固專指婦
人此篇下經云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阼階
則親者又專指男子本經上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俠
牀下云親者在室則親者兼男子婦人可知敖據一端
為說非是鄭云大功以上者但包齊衰之親不兼上衆
主人葢下云主人及親者不言衆主人則親者宜兼衆

主人此承上衆主人而言則親者宜在衆主人之外胡
培翬云鄭云父兄姑姊妹子姓本喪大記據彼云父兄
子姓又云姑姊妹子姓則此注子姓兼男女言謂次者
之孫男女及昆弟之子男女凡屬齊功皆在其內賈疏
據主人言誤以周案經婦人俠牀東面對主人坐牀東
衆主人在其後西面為文故不曰主婦而概曰婦人則
下云親者在室是宜兼男子婦人為是上經俠牀謂斬
衰者此親者在室謂齊衰大功者下衆婦人戶外衆兄
弟堂下謂小功以下者親疏之位以牀室及堂分之所
謂以喪服之精麤為序也沈胡申鄭皆是

盛世佐云親者在室亦男子東婦人西矣敖云言在室
則不必皆東西面葢亦有于北墉下南面者矣以室中
狹隘又有弔襚者入焉故也以周案凡男女之位小斂
前親者在室以尸之東西分小功以下以堂上堂下分
小斂後以階上階下分矣說葢非
孔穎達云喪大記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
東方以士禮言之當在室內但諸侯以上位尊不可不
正定世子之位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此卿大
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遙繼主人之後以周案子世
子也世子坐諸子立其位已正矣顧命翼室非正室

孔穎達云父兄子姓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南面以周案君有服之親其爲卿大夫者在卿大夫之位其不爲卿大夫者大功以上之父兄子姓同立東方之位小功以下宜從有司庶士堂下之位　右哭位

士器禮爲銘各以其物亾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鄭元云亾無也無旗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以周案銘名古通惟書銘于末之銘字當作名司農注小祝鄭注司常所引不誤旆末音近爾雅繼旐曰旆釋名旆以帛繼旐末也此銘旌之末如旗旐之旆故或以旆爲之銘用

器禮一　十七

緇帛小祝司常疏是此疏以緇幅無明文故從布幅言之爾　又案無物注指不命之士是敖氏謂未仕者則民而非士矣非也小記云復與書銘男子偁名敖氏云銘書其名以卒哭乃諱故也此說是銘置于宇南階上置立也銘用竹杠直立于宇之南階上敖氏謂臥而縮置之亦非　右銘

鄭元云鬠笄用桑纋中纋笄之中央以安髮賈公彥云兩頭闊中央狹則于髮安沈彤云下經牢中注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今文牢爲纋若纋中爲中狹則義與牢同鄭何以叚今文不從也說文無纋字當讀從優謂兩頭狹中央闊也中央闊則笄之益固疏乃反說非注義以周案笄必兩頭闊乃安而固若中央闊何固之有纋讀爲摎廣雅摎束也大元攤夂生相摎注讀摎爲摎是其例握手之牢中今文亦作纋中纋亦俗字故鄭不從

鄭元云掩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也賈公彥云掩有四腳後兩腳先結頤下前兩腳待設瑱塞耳并施幎目乃結項後也敖繼公云掩既結頤下卽還結項中掩其前後而兩旁猶開故可以瑱幎目當面設之加于掩之上交結于後既設此則掩亦固矣胡培翬云經文

器禮一　十六

先言掩瑱後言設幎目則設之之次當先以掩之中幅不析者覆其頂以後端之兩腳從後向前結于頤下復以前端之兩腳從額向後結于項再以纊塞耳以幎目覆面以組向後結于掩外此設之序也以周案幎覆目幎之言覆古文作涓目荀子禮論作儇目並叚俗字掩以裹首幎目以覆面敖云掩其前後是并面裹之何必復施幎目邪胡說從額向後不掩其面較通

鄭元云握手用元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牢讀爲樓樓爲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牢爲纋旁爲方賈公彥云經云廣五寸牢中旁寸則中央

廣三寸廣三寸中央又容四指而已四指指一寸則四寸四寸之外仍有八寸皆廣五寸也郝敬云握手縫帛如笛韜尸兩手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著綿以組為繫兩手交貫亐牢盛世佐云牢中旁寸謂狹其中為四寸以安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而其旁一寸以安大指胡培翬云長尺二寸謂從指至臂之長也凡言衣袂及手之長短皆自肩臂至指掌言之未有橫計之者下記云設握結亐擊則從指至擊益尺二寸也廣五寸乃言其寬經所云長廣止就一面言其制用兩面縫合如囊以元為表以纁為裏而縫合其兩旁及下端留上端不縫以手貫入也牢中旁寸者謂削約握上下之中兩旁其一寸則廣四寸矣所以必削者以握之中央正當指掌之上臂之下為手之狹處故必削約之而握與手乃固以周案長尺二寸以縱言胡氏謂從指至臂是也賈疏聶圖並以為橫長失之其制表元裏纁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表裏並同賈疏聶圖是也郝氏謂縫帛如笛胡氏沿其說遂謂經所云長廣止就一面言大謬牢中謂削約握之中央旁寸謂兩旁各去一寸其中央長四寸廣三寸注疏及聶圖所言甚明張圖中央方三寸兩端長各四寸半胡氏又謂削約兩旁其一寸中央

卷禮一　九

廣四寸亦大謬握手分作三段長各四寸其廣兩端各五寸牢中旁寸則中央之廣三寸也傳云布指知寸古尺寸以指節為度指三節長三寸以度其廣四指亦三寸也牢中之廣三寸足以容四指疏云四指指一寸語未覈實握手之法以下端廣五寸裹手表先結兩組亐擊中央廣三寸以安指又以上端廣五寸反摺手裏其廣亐牢中旁寸者所以旁裹食指小指其組皆貫中指內鉤之既鉤之後繞手一匝合繫亐手表反結亐擊經記之意葢如此注牢讀為樓義訓削約爾雅陜而修曲曰樓是其義或改為摟或通為婁皆非注意

卷禮一　十

聶崇義云舊組繫四今組繫二其用則先以一端之組繫繞亐掌後復以一端上貫中指環覆其手而仍至亐掌後結焉以周案兩端端各二繫當從舊圖今指賈疏言

鄭元說經云設決麗亐擊設握乃連擊此謂右手也記云設握裹親膚繫鉤中指結亐擊謂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擊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賈公彥云握手長尺二寸裹手一端繞亐手表必重空亐上掩者屬以繫亐下角乃以繫繞手一匝當手表中指向上鉤中指又反而上繞取繫向下與決之帶餘連結之此右手也

左手無決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擊一匝還從上自貫又以一端向上鉤中指反與繞擊者結于掌後節中敖繼公云握手惟一而已與決同設于右手以其組繫環將指之本而與決之繫相結于擊而連之萬斯大云握手如竹筩手從兩端入握兩手交疊中指長出握外故取握之組鉤繞中指而還結于擊以為固也以周案賈疏以尺二寸為橫長如聶氏所圖是故云手表必重如其言先以一端從上自貫義既無著又以一端向上鉤中指則中指節骨終必落于握手之外義要有妨敖說亦非萬說同郝尤鑿記文裹今本作裹誤

鄭元云決用正王棘若檡棘正善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韌者古文王為玉今文檡為澤世俗謂王棘矺鼠以周案古篆王三畫勻王中畫近上不勻兩字形近易溷胡墨莊云凡物之大者謂之王如王蛇王鮪是也王棘其棘之大者也玉篇檡楞棗也其理滑澤故字又作澤惠定宇云矺鼠者磔鼠也史記李斯傳注矺音宅與磔同王棘可以磔鼠

經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鄭元云擊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為之藉有彄彄內端為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于擊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郝敬云決施兩大指左決連于右擊右決連于左擊使手交如生自飯含時已持其擊使不旁怒至設握乃連之以周案說文擊手擊也段注云擊者手上臂下也肘以下手以上渾言之曰臂析言之則近手處曰擊注云後節中者肘以上為肩節肘以下為後節後節之中以上為臂以下為擊也飯注訓大擘指本萬氏從郝說訓為飯含之飯沈氏云飯含設決襲時豈無爾閱胡氏云設決設握係一時事若決設于飯時與經文次序不合敖氏以擊為巨擘之

別名引或說以飯為後盛氏以飯為食指叉鑿詳下卷三禮家舊說右手設決左手則否握則兩手俱設敖繼公說握手亦一而已與決同郝敬說兩大指各設一決兩手共施一握以周案當依舊說

士喪禮襲緇帶韎韐襍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舊說率帶襲尸之大帶士以朱綠二采天子之士也金鶚云士喪禮言緇帶蓋緇帶而飾以朱綠經文簡省耳賈疏誤襍記所言大夫士皆侯國之大夫士也孔疏亦誤襍記公襲朱綠帶申加大帶于上朱綠帶絫帶也非革帶也人君生時革帶以佩韍玉加大帶以束衣大

帶以繫為之飾以朱綠死襲則佩帶不用革而亦用繫飾以朱綠大帶則飾以五采以此推之士襲佩帶亦以繫帶代革帶明矣以周案士生時大帶即練帶練帶緇辟亦曰緇帶死則以生時之緇帶為佩帶申加朱綠二采帶為大帶猶人君襲時以生時朱綠帶為佩帶申加五采大帶也士喪襍記文雖似異而義實相足自鄭以緇帶為大帶而別有革帶致兩文不可合而孔疏因謂朱綠帶非革帶又非大帶祗是小帶襒衽衣纏貤紕繆金說甚是其以士喪禮之緇帶為朱綠帶亦非

襍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公襲朱綠帶申加大帶亏上鄭元云率帶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繂之不加箴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亏帶變之所以異亏生公襲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以朱綠異亏生也此帶亦以繫為之申重也重亏革帶也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孔穎達云大帶士二采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士喪禮云緇帶朱綠帶者襲衣之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祗是衣之小帶孫希旦云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及此所言率帶者大帶也玉藻襍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及此所言朱綠帶者襍帶也鄭氏解玉藻謂君之大帶以朱綠為飾與此率帶

君大夫五采士二采之說已不可通則云襲尸之大帶異亏生又言朱綠帶是襲衣別用此小帶異亏生其說支離無據以周案玉藻歬後所陳皆是生時大帶中言襍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明大帶所飾之色襍之言飾鄭注是非大帶外別有襍帶也襍記歬後所言皆襲尸之帶生時有大帶又有佩帶佩帶即革帶死則不用革帶士以生時緇帶為佩帶故士喪禮曰緇帶韎韐人君以生時朱綠帶為佩帶故襍記云君之襲朱綠帶而士又作二采之率帶人君又作五采之率帶加亏佩帶之上以為大帶故襍記云申加大帶亏上謂重加亏朱綠帶之上也如注疏以朱綠帶為衣之小帶與襍帶之朱綠分為二物以申加亏上為加亏革帶亏襍記士喪禮本文外隨處添說皆不足信孫氏以率帶為生時大帶大帶外又有襍帶亦謬

經冒緇質長與手齊䞓殺末殺掩足喪大記云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元冒黻殺綴旁五士緇冒䞓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以周案冒是總名分言之冒上身者方正曰質冒下身者漸狹曰殺孔疏云冒有質殺作兩囊是也劉績禮圖云與手齊掩足準死者身而為之初無寸量胡竹村儀禮疏取其說以為經亏質殺

並不言尺記云殺三尺未然不知古人言量法皆以中人為度中人長七尺自首至肩一尺自肩至手自手下垂之處至足各三尺上身下身長短悉同記與經本不違劉氏未審身體遂妄疑之胡氏沿其譌因而斥記非也敖氏集說謂殺長于質叟謬褚氏云殺長三尺亘質自頭而下與手齊比殺為長尋之大夫韍殺韍一佗韢字誤

賈公彥云旁綴者以其冒無帶又無紐一定不動故知旁綴質與殺相接之處使相連尊卑降殺而已孔穎達云冒有質殺佗兩囊每囊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不縫之邊上下安帶綴以結之而以多少為尊卑之差張惠言云據鄭云殺韜足而上質韜首而下則質殺皆縫合兩邊如囊若如孔言則自旁韜之矣賈說為合綴云旁者就身中分之兩旁各七若五若三也以周案張駁孔疏誠是但賈疏亦未分明聶氏禮圖申之以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質與殺相接之處以綫綴之使相連如賈聶言則旁綴七若五若三無可區別矣質與殺相接之處當以帶結之謂之旁者綴在兩腋下不當心背也古人言旁寸旁綴皆兩偏非一偏

鄭元云髻笄長四寸不冠故也王肅說孔子之喪公西赤掌葬焉冠章甫之冠以周案既夕記云其母之喪髻無笄女且不笄則男必無冠明矣士喪禮云髻笄用桑長四寸四寸之笄僅以入髻故鄭云不冠冠則笄長不止四寸荀子禮論云設掩面儐目髻而不冠笄是其證古人冒斂玆資柔軟緊束勢不容冠也家語係王肅私定難據徐健庵辨此詳矣　右襲事

受業丹徒陳慶年仝校

喪禮通故二　　禮書通故弟十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說飯含商祝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是值尸南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賈公彥云舊解遷尸于南牖時北首今商祝事位以北面則尸南首明矣若然未葬以歬不异于生尸皆南首朝廟時不可以足鄉之故北首順死者之孝心也朱熹云士喪禮飯含鄭注云尸南首遷柩于祖注云此時柩北首祖祭注云旋柩向外足知古人尸柩皆南首唯朝祖時北首非遥公郱為南首之說也君臨臣喪升自阼階西鄉撫尸當心則尸之南首本不為君南面弔而然也以周案士喪禮飯含時商祝徹枕設巾當牖北面主人東面坐左手扱米皆為尸南首之證如舊解遷尸南牖北首則商祝宜當墉南面必不能當牖北面而行事也主人亦宜右手扱米必不容左扱米加手于親之面也古人尸柩之行必先首與後世异小斂奉尸夷于堂為由內之外故南首朝祖為由外之內故北首祖行時又為由內之外故南首賈疏謂朝廟北首為順死者之心不㝵其說而為之辭

又案襲斂時尸必仰以飯含掩幎諸事攷之可知也其入柩偃仰無明文記云寢無伏鄭注伏覆也論衡云無偃寢為象尸也論語寢不尸何氏集解朱子集注並云偃臥如死人豈古人尸入柩時偃而不仰與俟考右尸柩南首

鄭元云重木栞鑿之木也縣物焉曰重栞斵治鑿之為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賈公彥云鑿之為縣簪孔也者下云繫用靲用靲內此孔中士重木長三尺則大夫以上各有等當約銘旌之杠士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據豎之者橫者宜半之張惠言云疏云用靲內此孔中靲即簪也又云橫者宜半之則似別有一木為簪其說自相違戾胡培翬云鄭云長三尺不言橫者則無橫木可知張說是以周案鄭注鑿之為縣簪孔不云縣靲孔下繫用靲縣于重亦不云內重孔是簪自簪靲自靲橫木為簪繫鬲之籥為靲也開元禮亦云橫者半之敖氏云鑿其歬為二孔而以簪貫之為縣鬲之用是也但云鑿二孔誤聶氏圖歬後二孔各為交木要非

鄭元云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久讀為灸謂以蓋塞鬲口也靲竹䈀也敖繼公云既夕禮木桁久之則久者乃以物盛他器之偁此久不言其物則是因以所冪者為之與靲字从革似當為革之屬以周案說文久從後灸

之也象人兩脛後有歫也周禮曰夂諸牆以觀其橈段注云夂灸疊韵火部曰灸灼也灼灸也灸有迫著之義故以灸訓夂士喪禮幂用疏布夂之既夕皆木桁夂之二夂字本不必改讀葢夂本義訓從後歫之引申之則凡歫塞皆曰夂考工記灸諸牆許所偁伦夂與禮經用字正同鄭意夂訓長夂故易為灸以釋其義說文紟字後人所增鄭葢以為紒字紒者係也鬲與重當以竹箈係之因謂箈為紒

鄭元云幂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謂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于後左衽卤端在上賀加也

賈公彥云據人北面以席先于重北向南掩之以卤端為上向東敖繼公云北面謂席之兩端皆在北也左衽者右端在上而卤向象死者之左衽也後謂重之南沈彤云注與經背敖說為長褚寅亮云賈疏不誤重向南以席卤端為上而向東掩是象人之左衽矣敖云象人而北面豈有人帶結在後者胡培翬云以席覆重非覆之于上當是四面旋轉覆之注不背經但不如敖說之明顯耳葢席本是南轉而北又以兩端之餘轉而向東者在下轉而向卤者在上耳賈疏誤以周案既夕禮祖奠還柩車又以二人還重是重有面背也此幂重北面是重面堂也重既面堂則左衽自空于北面為之北面左衽四字連讀為是胡正義據敖申鄭尋之其謂幂圍四面而空其上殊誤席覆重上左右有餘其寿後必開而不掩故惟辟屈其兩端反而交寿成銳圜形斯上與四旁皆掩而其左右相交有似衣衽故謂之衽卤端在上故謂之左重既北面以南為後故以結于南者謂之結于後焉褚氏以帶結于寿遂謂重南向說亦過泥若必如帶之結寿經亦何云結于後乎欲求其結之象帶先忘其寿之戾後矣右重

鄭元云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孔穎達云大斂絞一幅為三謂以一幅之布分為三段不辟者辟擘也言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為三而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古字假借讀辟為擘敖繼公云小斂絞析其兩端為二如掩之制以周案據喪大記注小斂絞廣終幅析其末大斂絞析其幅為三片不擘其末據士喪禮小斂絞廣終幅析其末注云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引喪大記絞一幅為三以例小斂明雖不裂其幅亦析其末為三也兩注意同而以喪大記注為明敖說非

皇侃云喪大記布紟二衾紟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

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以舉之是也孔穎達云經云
紟在絞後紟或當在絞上以絞束之孝經云衾不云紟
皇說未善以周案說文紟聯衣襟帶也別一物此紟用
五幅布以之舉尸皇說是大斂有紟小斂無之
士器禮小斂饌亏東堂下脯醢酒醴設盆盥亏饌東有
巾經帶皆饌亏東方鹵方盥如東方鄭元說如東方者
亦用盆巾亏鹵堂下凡在東鹵堂下者南齊坫賈公彥
云南與坫齊北陳之堂隅有坫以周案設脯醴盆巾經
帶等在堂之東下近壁處南與坫齊而北陳之注疏是
徐健庵通攷小斂圖脯醴盆巾設亏階上坫側則經文

之饌不皋云亏東堂下尊不皋云升自阼階矣大斂圖
饌席燭甒亦設亏階上坫側則經文祝適饌不皋云降
階執饌不皋云反降升饌席燭不皋云升階矣謬甚
鄭元云士器禮小斂設盆盥亏饌東爲尊設盥也鹵方
盥如東方爲舉者設盥也乃尊舉者盥謂出門舉鼎者
敖繼公云舉者盥亏門外盛世佐云盥亏鹵方以周案
小斂時止有東方鹵方兩盥無門外盥至大斂乃移東
方之盥設亏門外鹵方之盥仍設如初鄭意東方之盥
爲尊設鹵方之盥爲舉尸設乃尊舉者盥此舉者謂舉
鼎以尊非舉尸其盥當在東方盛說在鹵方誤敖說在
門外尤非
敖繼公云設盆盥亏饌東盥盛盥水之器盆承棄水盛
世佐云盆盥以盆爲盥器也上經云盥亏盆上是其用
之之法敖說非詳盥洗之异下卷
敖繼公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謂在鹵房江筠云
此用器大記鄭注也敖以大夫士房制與天子諸侯同
故移以說此百然文承饌亏東方之下且下又有饌亏
鹵坫南之文則此所饌爲東而非鹵明矣胡培翬云江
意葢謂天子諸侯雖有東鹵房其行事常在東房百案
士之正寢亦有東鹵房此經在房當在東房葢小斂以

後男子之位在阼階下故陳絰帶亏東坫之南婦人之
位在阼階上故陳絰帶亏東房以周案士無鹵房說詳下卷
鄭元云夷衾覆尸之衾器大記曰自小斂以往用夷衾
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孔穎達云夷衾所用上齊亏手
下三尺所用緇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爲
囊及旁綴也熊氏分殺字屬下爲句其義非也胡培翬
云冒以韜尸衾以覆尸制本不同而云質殺之裁猶冒
者上陳小斂之衾云緇衾赬裏此或以緇爲上以赬爲
下如冒之上緇質下赬殺其色同故云猶以周案記明
云質殺之裁非言其色胡說非

經布席于戶西下莞上簟喪大記云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鄭元云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盛世佐云布席有三重席為一重莞為一重簟為一重以周案鄭意簟席蒲席葦席三者皆設之于上其下皆有莞據經以補記也自始死至大斂其席皆上簟下莞與生人之席同盛說非

鄭元云經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不倒美者在中謂斂者趨方或傎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美善也善衣後布于斂則在中也既後布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張爾岐云疏云斂衣半在尸上是有藉

者有褻者既云十九稱取法天地之終數當以十為藉九為褻也盛世佐云其藉尸者緣衣取下以次而上其覆尸者爵弁服取下以次而上如此則在中皆其美者矣胡培翬云席上先布絞衾以次布之絞在簟上衾在絞上散衣在衾上祭服在散衣上至斂時祭服近身散衣次之乃以衾裹于外而用絞束結之盛申張說與經文次序不合似未可據以周案斂與襲異襲則衣之斂則裹之斂者趨方或傎倒衣裳是散衣等未必平布衾上諸說皆泥

記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鄭元云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陸德明云師長也謂大僕或無師字者非寿儒讀卜如字謂卜人及醫師以周案注疏于二師字並未有釋據釋文亦惟上句有師字今本有二師字方性夫訓為眾云扶君遷尸非二人所能故以師言可謂郢書燕說者矣

敖繼公云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謂士舉首男奉其右女奉其左胡培翬云士舉者當在尸之左右男女則奉首足耳以周案可以卜人師舉右射人師舉左例之

鄭元云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授執巾者于尸東使先

待于西階下為大斂奠又將巾之敖繼公云祝以巾授于阼階下執事以巾置于饌以周案敖說誤褚氏云祝徹巾不言降授執事者則在尸東可知執事受而立待則位亦如寿阼階下

鄭元云奠者由重南東反其位賈公彥云其位蓋在盆盥之東南上敖繼公云奠者由重南而東復其門東之位也祝位在門西沈彤云士虞禮云祝入門左北面敖云祝公有司之助喪祭者也特牲饋食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是也特牲記云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此經之奠者蓋私臣也祝位在門西故降自西階直由堂

涂反位與者位在門東故必由重南而東乃復位也注
反其位當如敖說以周案沈釋鄭義是張圖從疏非
記喪大記君大夫官代哭士代哭不以官鄭[元]云代更
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
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為之王秀
之說世人以僕妾值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眞摯欲以
多聲相亂呂坤說哭生于哀之不容已非偽為也乃使
五服以次相遞哭不計其情之感與不感而唯欲其有
聲此何為者以周案禮經周官戴記並言代哭鄭注皆
以更釋代蓋謂更番相代非替代也代哭者服屬之親

亦非下賤古人情重即相知死無不哀傷況在服屬之
親未有不欲永號者更哭所以節其哀也非中無感而
強作聲也先王立更哭之制俾之各展其情也非喪主
令人代哭亂聲以欺死者也且主人既殯就次乃有苫
塊未殯以前有坐起而無寢興男婦羣聚徹夜不寐哭
若絕聲既似忘哀哭若不更代無能勝此大事矣聖人
立制即乎人情故小斂以後有代哭禮而或者乃據末
俗之澆薄反疑古禮為不情何哉
記襍記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婦人皆居閒鄭[元]說
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

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
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陸佃說公大夫于始死之
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二日而殯踊三日則其
既殯之後日不踊與以周案喪大記言斂時踊節有七
則鄭謂一斂一踊非矣士不踊小斂之朝君大夫不踊
大斂之朝語亦無據凡一踊三跳襍記踊三者三謂三
三而九跳是謂成踊經中有止言踊者有言要節而踊
者皆未成踊有言踊無算者又過于成踊者也此據成
踊而言奔喪禮哭踊之節與居喪同其言即位哭成踊
于又哭成踊于三哭成踊三哭後不復踊鄭注引襍記

士三踊以為證是也鄭謂又哭至明日朝三哭又其明
日朝則三踊亦謂三日踊也大斂以後朝夕奠士喪禮
亦言踊者為有賓變也鄭注奔喪云朝夕奠不踊亦是
也陸氏此說足以補鄭
鄭[元]云襍記踊婦人居閒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
乃踊以周案經小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
南東過丈夫踊大斂奠朝夕奠並同此婦人居閒之義
也鄭注蓋據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而言故曰賓乃踊竊疑婦人無與賓拾踊之禮經于大
斂奠朝夕奠並曰賓出婦人踊吳氏據襍記注以由重

南東過踊之丈夫為賓叜謬

鄭元云三日之後哭無時賈公彥云禮有三無時哭始死未殯哭不絕聲一無時殯後葬前朝夕入廟哭又于廬中思憶哭二無時既練之後在堊室之中或五日或十日一哭三無時唯練前葬後朝夕哭有時敖繼公云哭二有時既殯之後卒哭之前朝夕哭于阼階下一有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朝夕哭于次中二有時也胡培翬云鄭注哭無時對未殯哭不絕聲而言卽下記既殯哭晝夜無時鄭注哀至則哭是也以周案胡釋鄭義是傳文兩言哭無時皆據朝夕為文既殯晝夜哭數于朝夕既練哭又疏于朝夕曰哭無時明哭不在朝夕者皆無時也

喪禮二　十一

士喪禮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三十稱喪大記云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鄭元云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异矣孔穎達云據襍記注士襲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上公九稱天子十二稱則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或五等諸侯同百稱也金鶚云經言禮制等殺諸侯非為一等則為三等依命數而分未有公獨一等侯伯子男其一等者也襲衣諸侯若分三等則大夫當三稱士當一稱太薄矣又大斂諸侯分三等則大夫當三十稱士當十稱反少于小斂矣故諸侯合為一等也然稱數雖同而衣當有異猶小斂衣自天子至士皆十九稱稱數同而衣不同也以周案凡言稱者衣與裳異者合衣裳為一稱衣裳連者合表裏兩衣為一稱故喪大記曰袍必有表衣必有裳謂之一稱五等侯合一等金說是

鄭元云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為圭潔也以周案論語齊必有明衣布是平時之齊服也孔安國注以為沐浴衣大誤凡浴用巾拒用浴衣拒之言晞玉藻云衣布晞

喪禮二　十二

身是也既晞乃衣明衣此死生同也記曰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此死後服制與生時齊服自有異也

鄭元云明衣不在算算數也不在數明衣襌衣不成稱也敖繼公云不言裳文省此乃死者親身之衣褻故不在數中言之者嫌其衣裳具亦當成稱也以周案敖說為長

鄭元云禒衣黑衣裳句赤緣謂之禒今本謂之字倒一本謂字上下有二之禒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賈公彥云赤緣謂之禒爾雅文彼釋婦人嫁時禒衣此證此禒衣雖不赤緣其

名同故引為證也金鶚云襍記子羔之襲也稅衣纁袡稅與褖同曾子曰不襲婦服蓋譏其纁袡也袡即緣纁即赤則襲之褖衣必不以赤緣可知褖衣連衣裳為袍之表亦深衣類宜純以青或緇也以周案男子褖衣赤緣婦人褖衣纁袡纁者赤而入黑汁者也赤正色象陽纁間色象陰鄭注士昏云以纁緣衣象陰氣上任是也赤緣謂之褖賈疏云爾雅文今本作緣謂之純當據賈疏以正邵郝爾雅義疏及阮氏校勘記俱失檢云彼釋婦人嫁時褖衣據士昏禮純衣纁袡言似唐初褖字已有誤純故云然其所見緣上有赤字尚未誤也

鄭元云祭服次爵弁服皮弁服散衣次褖衣以下袍繭之屬金鶚云小斂與襲不同襲衣止三稱故祭服惟有爵弁皮弁小斂衣十九稱則祭服宜無不備爵弁皮弁助君祭之服朝服元端自祭之服宜備服之以周案金氏說是賈疏十九稱皆以爵皮褖三服重之又以士之襲斂不見元端弁謂褖衣即元端誤甚

熊安生云褻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用褻衣故士喪禮陳襲事有褖衣注云褖所以表袍者是襲有袍小斂云散衣次注云褖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又大斂散衣是亦有袍大夫襲亦有袍襍記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斂則必用正服不用褻衣故檀弓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命徹之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襍記公襲無袍繭襲輕尚無大小斂可知以周案喪大記凡陳衣非列采不入鄭注列采正色之服也褻衣有列采有不列采如婦人有紅紫褻服非列采者不入陳故敬姜命徹之其列采者雖褻衣亦以斂喪大記亏小斂君大夫士用複衣大斂君褶衣大夫士猶小斂之下云袍必有表謂之一稱袍即承上複衣而言鄭注袍褻衣引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為一以證稅衣即褖衣褖衣為列采其袍亦以襲亦以斂也故下即言陳衣之

法云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古者正服皆列采褻衣有列采有不列采云非列采不入正為褻衣言也斂之有褻衣此記言之已詳襍記君襲無袍繭謂君襲不用纊縕有著之衣與君大斂用褶衣不用複衣同非謂不用褻衣也君之襲大斂不用有著之褻衣者為君之衣多也大夫士大小斂皆有複衣而襚亦得用褶衣士喪禮云襚以褶

士喪禮陳小斂大斂衣亏房中南領西上而喪大記則云小斂君陳衣亏序東大夫士陳衣亏房中皆西領北上大斂君陳衣亏庭北領西上大夫士陳衣亏序東西

領南上鄭元云士喪禮小大斂陳衣與大夫异今此同葢天子之士也或云卤領當南上北字誤

士喪禮小斂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大斂美者在外君襚不倒敖繼公云以祭服視散衣則祭服為尊以君襚視祭服則君襚為尊惟君襚不倒則祭服亦有倒者矣秦蕙田云服之美者莫如君襚故在外而不在內以周案經小斂鄭注云既後布祭服而又言美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是不獨在中之美者不倒凡祭服皆然也小斂如此大斂可知而經亐大斂又倒其文云美者在外君襚不倒明君之襚士不必盡美者其美者宜在外其未

美者亦如祭服不倒尊君也在外之衣斷無倒理不言可知自敖氏以君襚即美者而不倒專指在外遂謂祭服亦有倒者誤甚喪大記云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盧植云喪大記畢主人之祭服畢盡也小斂盡主人衣美者乃用賓客襚衣之美者欲以美之故言祭服以周案喪大記亐祭服言畢又言無算故盧注以為美服其實美服不昪偁祭服葢字之譌

記喪大記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鄭元云胥當為祝字之誤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吳澄云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眾胥者眾祝之胥也大祝之爵為下大夫喪祝之爵為上士非能親執斂役故雖身涖其事而各以下之胥服勞以周案士喪禮士舉遷尸反位商祝主斂似與此異吳說本鄭而鄭不質言大胥為大祝之胥眾胥為喪祝之胥者以士商祝主斂商祝即喪祝之胥也胥為侍者喪祝士是斂者喪祝之胥如此乃可兩通

舊說天子諸侯之喪以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實八日諸侯五日而殯實六日其襲皆在死之明日其大斂皆

在殯日惟諸侯三日小斂天子五日小斂為异以周案檀弓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竝作謂六事一時竝行飾謂襲尸襲亦亐死日一時竝作死而襲明日小斂三日大斂君與大夫士葢同所異者大夫士殯亐寢故大斂畢即舉尸入肂君之殯在廟禮節尤繁故宜遲之五日七日爾林氏求義言之綦詳　右大小斂

春秋左氏傳死不殯廟不成喪也服虔說廟殯宮鄭元說春秋朝而殯廟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杜預說不殯亐廟謂不以殯過廟而朝以周案大夫士殯亐寢朝亐廟諸侯天子殯亐廟朝亐太祖春秋家言不悖亐禮檀弓

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此明朝有先後非殷不
葬周不殯祖也服注以廟爲殯宫殯宫以正寢爲之襍
記云妾之器殯祭不于正室于義亦通杜說非
敖繼公云葢在下卻于棺之下也棺既升則入于肂中
而葢則置于序端與褚寅亮云棺升而葢在堂下以周
案升下對文下謂堂下褚說是
鄭元云覛肂北面于西階東吳廷華云升階覛之經不
言升文省以周案吳說非張圖覛肂在西階西亦非
鄭元云熬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
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

加以稻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于左右以周案熬惑
蚍蜉鄭說可通近沈氏申敖說以爲歆神之具說詳器
祭門敖氏又據此注旁各一筐謂今經脫一各字每旁
各黍稷一筐與此注意不合不可從
鄭元云卒塗祝取銘置于肂設栫樹之肂東敖繼公云
葢於肂南也孝子慮神疑于其柩故置銘于此若使之
知其處然褚寅亮云孝子之心欲識之也故曰愛之斯
錄之矣以周案諸說不同存參
記器大記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
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鄭元云欑

猶菆也幬覆也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
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
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
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陜小裁取
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娶覽大矣士不欑掘地下棺見小
要耳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于天子以周案士帷之
鄭以爲達于天子云大夫之殯以幬則幬亦達于天子
可知故檀弓云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幬即
掌次所謂帟凡器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
不重注云張帟柩上以承塵諸侯再重欑內一重可以

大夫之殯用幬推之欑外一重可以天子椁幬推之椁
幬者欑木題湊象椁椁上又覆以畫斧之幬檀弓所謂
天子加斧于椁上是也諸侯輴而設幬雖不畫龍不題
湊其設幬亦在欑外也大夫不重止有欑內一重故曰
大夫之殯以幬士無帟故不言幬然檀弓又曰君于士
有賜帟是士亦有加惠以幬者矣凡言幬者皆指帟鄭
注訓覆天子椁幬謂覆以椁諸侯大夫之幬覆以何物
乎如謂覆之以欑記曰大夫之殯以幬又曰欑至于西
序明幬與欑異事何得混之
禮曾子問君出疆薨其入其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

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也鄭元云其殯服謂君已大斂殯時主人所服也闕謂毀宗升自西階亦异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陸佃說闕謂觀闕以周案襍記諸侯行而死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牆謂柩車之帷幬舊解自正申鄭注者引彼不毀牆以證此闕為毀牆未是陸說可通入自闕將適廟也穀梁傳言禮送女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則廟在闕內明矣曾子問曰入自闕襍記曰至于廟亦可互見也凡君殯于廟斂于

寢升自西階入廟禮也朝祖禮同凡柩入廟升自西階若入寢升自阼階矣故下又曰入自門升自阼階門謂寢門林氏求義謂其殯服云云為死者已大斂而入廟以殯之禮自如小斂至未為死者未大斂故未即適廟而殯入自寢門升自阼階以俟大斂君如此大夫士亦同此明既大斂君與大夫士異未大斂者君與大夫士同也其所以異者君之殯在廟大夫士之殯在寢在廟則升自西階在寢則升自阼階是以襍記于諸侯云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惟輤為說于廟門外于大夫士云至于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于阼階下而說

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是其別也惟未大斂則皆歸于寢其入門升階之節並同故曰君大夫士一也疏不別白渾言從柩無尊卑之异非矣

鄭元云既殯小功以下可以歸异門大功亦存焉賈公彥云以异門疏至此亦可以歸故云亦存焉謂存在家之恣也既殯雖歸至朝夕朔奠之日近者亦入哭限也若至葬時皆就柩所故既夕反哭云兄弟出主人拜送注云兄弟小功以下也异門大功亦可以歸是也胡培翬云存在也此時方殯尚未成服不特同門大功未歸即异門之大功亦在此故云亦存焉也喪大記云諸父

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彼謂期服者也期服及同門大功之親卒哭而歸异門之大功反哭而歸小功以下既殯而歸是其差次以周案經于既殯之後云主人就次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堊室鄭注是也閒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齊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記于大小功不言次蓋大功以下既殯皆歸矣經于兄弟出又云眾主人出門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指就次是就次者主人及眾主人也眾主人等為嫡屬皆就次其旁親大功以下不就次亦明矣鄭意喪服傳有小功以下為兄弟之文此經及

既夕禮兄弟出當指小功以下而大功之親經記竝無就次之文畧大記言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亦止及期親則大功之親實亦既殯而歸而徑云大功以下可以歸又恐與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相違故云異門大功亦存焉又云異門大功亦可以歸亦者亦小功以下明異門大功可同兄弟之例此其彌縫經傳之法也其實此經言主人衆主人不言親者則親者亦在兄弟之中經似未必專指小功以下兄弟服爲功服以下之通稱見畧服門鄭注葢泥胡說尤謬

既夕記既殯主人說髦畧大記小斂主人說髦鄭元云

兒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髦之形象未聞士既殯說髦云小斂葢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于死者俱三日也許慎云髮彼兩髦髮髮至眉也劉熙云髦冒也覆冒頭頸也孔穎逵云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竝死則竝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以周案釋名未是說文本毛傳毛詩髧彼兩髦傳云髦者髮至眉總角丱兮傳云總角聚兩髦也毛意束髦于兩角曰總角丱其角之餘髮至眉曰髦髦卽鬌鬌者所遺髮也或謂髦以他髮爲之非毛意或謂鬌非父母遺髮叓謬但內則男女未冠笄者拂

髦先于總角似有難通鄭意髦爲贅飾與毛傳異故曰形象未聞今從鄭說髦者脫其飾也拂髦者振其飾也鄭注拂髦爲振去塵著之未是說者遂謂髦設于笄總之後叓謬其飾繫于髮髮至笄總之後其髦雖齊必振而正之而後可冠故內則拂髦在笄總後冠緌冉非髦設于笄總後也何以言之小斂主人夵笄纚猶存髦而說髦必俟其括髮先後鄭注士畧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括髮不改士于死者二日既括髮不可改故髦必至既殯而後說諸侯直于小斂未括髮冉說之爲既括髮又不可說也則髦之繫于髮也明矣小斂括髮爲上下通制士于三日說髦諸侯之小

斂亦三日是三日說髦亦上下通制孔疏云父沒說左母沒說右無據詩疏云父母有先死者于死三日說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竝沒則夵之較禮疏爲近正右殯事

受業江陰章際治
從子　炳燦　仝校

禮書通故弟十

定海黃以周述

器禮通故三

經君視斂升自阼階卤鄉祝負墉南面鄭元云祝南面房戶東鄉君各本作房中東誤器大記注云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可證賈公彥云器大記君稱言視祝而踊鄭注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故須鄉君以周案此士寢東房卤室之證也士昏及器虞禮言房言房中者絫見而無東卤左右之文是士寢無兩房不然君阼階卤鄉祝負房戶東之墉立亏君背何以相禮

記器大記婦人髽帶麻亏卤房而士器禮婦人髽亏室

賈公彥云大夫士無卤房故亏室以周案賈疏是胡竹村謂婦人為尸未出戶故髽亏室其何以解主人髻髮亏房竝何以解婦人有髽亏卤房

經大斂尊尊由楹內入亏室敖繼公云楹內東楹北胡培翬云楹內東楹西敖說非以周案諸文言楹外者皆指楹南言楹內者皆在楹北若楹閒無楹內之名也凡室有東西房其房戶閒正直階上士寢東房西室故自階入室必由楹北胡氏以士寢有東西房亏此難通故以楹西解之非說詳器祭門

經遷祖正柩亏兩楹閒鄭元云兩楹閒象鄉戶牖也賈公彥云言鄉戶牖則在兩楹閒而近西矣以周案鄭說大夫士東房西室據寢制言也若其廟亦有東西房故饋食禮每言東房又言左房東對西言左對右言是廟明有兩房矣鄭注祝負墉南面云房戶東鄉君明士殯在寢其制東房西室祝負房戶東之墉自𡋯鄉君也此注云兩楹閒象鄉戶牖明正柩在廟其制有東西房正柩兩楹閒正當室之戶牖閒也隨文分釋義例精密乃賈疏誤以寢制當廟制遂生兩楹閒近西之曲說胡氏正義又以士寢亦有東西房亏婦人髽室及祝負墉尊由楹內諸文亦語之不詳矣

經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鄭元云設尊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尊畢乃𡋯東也胡培翬云室之有東西房者室戶西正在堂之中鄭蓋以大夫士無西房室偏亏西故以為室戶西也然與上兩楹閒象鄉戶牖之說相違矣以周案戶西之名不必偏近亏戶如士虞經饗神時佐食立亏戶西記則云佐食無事出戶負依士婚禮筵亏戶西注云為神布席戶西尊處此即所謂戶牖閒而戶西為堂之正中之名矣此記將載祝及執事舉尊戶西禮不𡋯由尸首其立必在柩之西北而戶西又為堂之偏西之名矣鄭君此注即用彼記文為婦人辟尊與舉

彛避載同例皆不由柩之首也凡堂擧其中曰戶牖閒擧其西牖東皆戶西也不曰牖東者諸文無以牖東名也經曰由足明避者不㝵由首記曰戶西戶西而不由首則其位在柩之西北可知矣張皐文祖載圖伦東西房是巳婦人及擧彛者出入皆由首大誤注云彛畢乃㝵東謂由足適東階上復西面位張圖其位在柩東又誤胡氏不㝵其說遂疑鄭注上下相違詎鄭亐一節中注而矛盾如斯邪 右寢廟異同

經設盆盥不設洗鄭[元]云器事略以周案禮設盥洗有不同者洗禮緐盥禮簡器事略故不設洗此一義也洗

有定處盥就近爲之器事遽故設盥不設洗此亦一義也禮有以之優尊洗盥並設如公食禮之公士虞特牲少牢諸禮之尸皆以尊不就洗故既設洗又設盥此又一義也凡盥洗皆有巾諸文設盥言巾設洗不言者巾在篚也小斂時東堂下之盥爲彛者設西堂下之盥爲擧者設將大斂祝徹東方之盥設之亐門外其西方之盥自若也故鄭注士盥位如初云亦既盥並立西階下士謂擧遷尸者大斂以後無擧尸事西方之盥蓋徹之矣故經文自朝夕彛以後止見門外一盥至虞祭乃設洗彌有威儀而設之亐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亦

反吉 右盥洗

鄭[元]云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縣亐重者也或說鬲用二故曰重以周案鬲有大小重鬲者鬲之大而重者陶人所謂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是也器禮謂之重鬲者所以別縣重之二鬲也廢敦重鬲爲對文廢敦以盛米重鬲以煑米重鬲二鬲爲別詞重鬲用以煑潘故曰煑潘用重鬲二鬲用以盛鬻故曰鬻餘飯用二鬲諸說胥失之

鄭[元]云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亐西牆下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也重主道也士二鬲則大夫四諸矦六天子

八與簋同鋻王引之說用上當有盛字周禮小祝注舍人疏御覽禮儀部俱引伦盛用二鬲胡培翬云用二鬲亐西牆下句當以無盛字爲是釋言鬻糜也鬻字兼有煑義用二鬲者謂煑用二鬲也中閒若增盛字不辭以周案玩鄭注士二鬲云云是鬲用以盛鬻非用以煑餘飯故小祝注卽以盛字補言之其煑餘飯自用重鬲重鬲大故可鬻一豆之米上文煑潘云用重鬲則此煑鬻可知也二鬲者分盛重鬲之鬻其器爲小矣重鬲在西牆下巳見上文鬻用二鬲亦盛之亐西牆下故曰鬻餘飯用二鬲亐西牆下不云盛者云用其盛可知也重鬲

用以爨不絜詎可施于重王胡二說胥失之右敦鬲

鄭元云宵為燎于中庭燎大燋以周案記云宵為燎于中庭厥明滅燎是夾後為燎終宵也燎古以薪蒸為之亦謂之燭𤍠禮甸人執燭于庭鄭注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是也亦用蕡麻為之周官司烜氏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是也對文燭與燋异少儀云執燭抱燋鄭注未爇曰燋㭊文燋亦燭之爇者巨燭之在庭者曰庭燎在門者曰門燎詩之庭燎卽𤍠禮所謂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之門燎卽𤍠禮所謂閽人為大燭于門外大燭庭燎初無門內門外之別斥司烜注亦無可執不可執之分斥胡氏𤍠禮正義至今之蠟燭古無是物司烜氏疏云依蔡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右燎

經髻用組乃笄鄭衆云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讀如髻同書之异巨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為髻案反紒反字似叉字之誤釋名釋首飾簪叉連文叉紒猶云簪紒紒說文化髮云髮簪結也鄭元云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髻皆化括以周案兩鄭所言經文不同由今文家說各异也康成意其字古文化括從手卽括髮之髻段借字今文化髻從髟亏義為近據仲師意古文化栝從木卽栝柏之檜段借字其讀同髻以組髻之以笄簪之謂之檜檜為簪紒之通名故經有檜笄之文方言有髻紒之語其所引說亦今文家說也然記言毋喪無笄猶謂之髻則其義自屬紒不屬笄康成所引今文是已亏此可見今文家以隸定古不無出入率如此右髻

經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纊極二鄭元云決猶闓也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段玉裁胡培翬說決卽今之扳指字亦化抉極又名韘又曰沓以周案韘者決之藉以韋為之下設決麗亏擘注所謂決以韋為之藉是也決之韘以韜大擘指極以韜食指將指無名指決之韘以鉤弦極以放弦二物迥然不同說詳射禮門組繫卽韘系下麗亏擘注所謂外端有橫帶是也繫屬亏韘經不言韘者韘為決之細言決其有韘可知也下文麗亏擘亦言韘而經止云設決不及韘是以訓詁家之釋韘亦可舉決之大名通言之如毛傳韘玦也說文韘射決也與鄭詩箋禮注無甚違异不過通言析言之別巨又說文韘射決以象骨言指決韋系言指韘著右巨指此據生者而言生者韘系用韋夾則以組為之爾段氏誤以韘極為一物遂致決韘兩不相投弁謂生者

設決不必以韋為藉而設系紐殊不知設決則弦不割
肉藉韋則決不傷膚古之制佗具有精意今人之扳指
尚有用古法者矣胡氏正義叉屬疏非

經設決麗于擘鄭注見弗賈公彥云以纊極二者與決
為藉令弦不決擘傷指彊以下當大擘本鄉掌為內端
屬紐子鄉手表為外端屬橫帶以周案經纊極二以韜
會指將指非韘也注所謂韋藉有彊以韘言謂擐于大
擘指者也賈疏極韘不分甚誤彊卽韘韘不縫故詩箋
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也其物以熟韋為之一耑
鑿空為紐一耑以組綴之韋之長足以圍大指廣如大

指本紐空之大足以容其指其設之于手先以紐貫大
擘指本而以其彄周環大指則有紐一端在內故云內
端為紐繫組一端在外故曰外端有橫帶因以決沓其
彄復以橫帶向決外貫其擘本之紐則決固而不脫而
其帶仍暫維持于擘本不遽結于手表故曰自飯持之
設握乃連擘賈疏說內端外端亦違鄭意其云鄭雖云
結于擘之表且內于帶閒未卽結此言是也設決之制
不明一由于賈疏之誤釋一由于聶圖之失制張皋文
胡竹村遂莫能明其義矣右決極

經士器止言赴君不及其他記襍記有大夫士訃同國
他國君大夫之辭敖繼公說古者大夫士止赴于其君
盛世佐胡培翬等說大夫士之器同國則赴異國則否
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故也襍記並他國君大夫士亦皆
赴恐是春秋以後之禮非古也以周案敖說非盛說可
從

鄭元云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士主人親命之方苞
云赴于君則大夫亦宜親命赴者赴于族姻則孝子心
絕志摧豈能一一親命卽士亦必委之父兄不待以士
器禮惟載赴君而謂凡赴皆親命以大夫器禮亾遂強
定父兄命赴為大夫禮而赴君亦不親命也以周案方

氏此說甚通右赴告

周禮大祝辨九拜五曰吉拜六曰凶拜鄭元說吉拜拜
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此殷之凶拜凶拜稽顙
而后拜謂三年服者一說吉凶兩拜不以稽顙先後分
以周案問器云稽顙觸地無容禮與頓首叩地同故亦
謂之頓顙見吳語但頓首頓而卽起稽顙又稽留不遽起
此其異也古人吉拜皆先拜而後稽首故曰拜稽首其
凶拜之見于禮經者亦俱曰拜稽顙無言稽顙拜者檀
弓稽顙而后拜說者以為殷禮拜而后稽顙本周之凶
拜也稽顙而后拜與吉拜之拜而后稽首相反拜而后

稽顙其禮與吉拜相同故雜記有非三年喪以吉拜之文特其拜尙右手仍與吉拜有不同故雜記所云吉拜實凶拜也鄭據此以釋九拜之吉拜益失之矣夫古人吉拜用稽首頓首必先拜手者拜手則手先至地乃不顚蹶失容于事為順也凶拜拜而後稽顙與吉拜同故孔子曰頽乎其順若殷人先稽顙乃易觸地無容矣匍匐于地不遽起亦以見哀痛之甚也故孔子曰頎乎其至餕說拜屬賓稽顙屬己先拜賓于事順說亦難通拜稽顙皆為賓也世俗又有斬衰稽顙齊衰稽首之分于禮尢謬稽首吉禮也

記少儀婦人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鄭元云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㠯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或曰喪為主則不手拜肅拜也朱大韶云凡言拜者皆跪跪而但俯下其首是為肅拜手拜卽昏禮之拜扱地葢古人之拜先以手據地內則曰凡男拜尙左手女拜尙右手尙左手者先以左手據地後以右手加諸左手乃引首至手玉藻稽首據掌致諸地女子之扱地與男子稽首同肅拜手拜皆吉拜鄭云凶事乃手拜非記意凶拜丈夫婦人皆稽顙稽顙者以顙叩地不加諸手婦人為喪主不過夫與長子曰不手拜拜不至手以顙叩地也或說以肅拜解不手拜亟謬以周案朱說甚憭但稽首與拜手不同昏禮之拜扱地可當稽首不可又當手拜手拜卽男子之拜手說詳相見門

經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鄭元云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己也敖繼公說言于此者明已成服然後可為之也拜之者謝其弔己也拜皆于其外門外所拜者不見徐乾學云後世有謝孝之禮多謂晚近之陋習不知古禮拜君命及

眾賓已先有之然注謂尊者加惠是專指曾來賵賻之人非盡弔客而徧謝之也後世大臣之沒及大臣之父母沒例得蒙君之惠初未嘗有凶服往拜之禮獨柰何于遠客之弔而僕僕拜謝之哉以周案拜眾賓以拜君命及之也且主人拜君命亦可不脫衰經近世習俗惡喪服卽以衰經入士庶家亦遭斥逐敖說拜于外門外有習俗之見存焉今俗又有易服謝孝之說禮于人不禮于親矣

經朝夕哭位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鄭元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賈公彥云以經云右還入門故

知先西後東遂北入門敖繼公云先南面拜乃東面拜
西面拜既則右還入門嫌其由便故言右還以明之褚
寅亮云敖以尊卑為次理似較長胡培翬云意不主為
賓急亐入哭故不論尊卑毋面皆三拜示徧而已當從
鄭說以周案鄭注右還屬上讀故下內位注云主人右
還拜之如外位但玩下內位經文意主亐分別尊卑何
辱如外位右還而拜外位意主亐入哭右還而拜不論
尊卑可也敖氏右還下屬其說還沷與鄭相反既東面
拜西面拜卽右還向北由便入門喪事遽不嫌也云嫌
其由便不解

孔穎達云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
放經而拜據此傳文弔有拜沷記文不具爾或說左傳
之文當依家語佗投經而不拜以周案記云非弔喪無
不荅拜者是弔喪不荅拜記有明文孔子放經以季氏
不成喪已亦不成弔也故辱拜爾如可成弔不拜亦何
容放經矣王肅私改家語姝失左傳之意孔疏亦謬但
俗情以荅拜為重儼然以賓自處司馬書儀朱子家禮
亦有弔喪荅拜之文狥俗為之非古也
蔡德晉云小斂侇尸亐堂之後應子和謂賓亐是拜夾
者弔生者故主人徧拜以謝之吳文正公云應氏謂賓

拜夾者古無是禮葢古人弔賓之禮亐生者只有慰問
之辭亐夾者則有襚賵之物及哭踊憑尸之節而已無
拜祭夾者之禮以周案古人尸柩之旁非特賓無拜夾
之禮卽主人亐朝夕設奠亦無拜文胡氏正義引徐原
一說以為事之如事生禮如是也然事生亦有拜禮主
人之不拜葢為不親奠也凡奠祝及執事為之主人不
親止有哭踊之節無拜禮開元政和諸禮尙然至溫公
書儀朱子家禮乃有入拜靈座之文非古也士虞禮尸
未入而陰厭主人再拜稽首為主人祭拜之始
鄭元云君使人弔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弔者入

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不升賤也敖繼公云中庭
西方之中庭也盛世佐云中庭東西節也其南北之節
葢三分庭一在北不在西方者以聽君命故也褚寅亮
云中庭東方之中庭也故弔者東面向之致命主人則
北面受命以周案凡言中庭者多以南北之中為言此
則東西節也盛說為長凡聽命宜近堂主人進至東西
之中弔者在西自辱東面向之敖褚兩說皆非注使必
以其爵公食禮文大戴禮大夫亐君命升聽命降拜故
注以不升為賤其實主人進中庭與聘禮賓自碑內聽
命正同

記喪大記大夫之喪既鋪絞紟衾衣君至而襚記云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以周案凡斂先布席次布絞紟衾衣禮經云既布衣君至大記文與經合襚記云公升布席注云君至爲之改始新之是則先鋪席衣以俟君君至商祝又改之以新其事注義兩通之甚是

鄭元云君視斂釋采入門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萬斯大云以君之尊下臨臣喪必禮其門神而後入于禮未安盍緣喪大記謁釋采爲釋菜故也不知釋菜者祭禮之細釋采者釋去吉衣也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此指成服後言大斂時未

喪禮三　十三

成服君未錫衰吉服而來不可即以吉服入故釋而去之也以周案大胥鄭注引或說云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此即萬說所本然主人未成服弔者亦不必改服君于此時釋采固不辱謂釋去采服且喪大記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亦云君釋菜于門內此時已成服君當錫衰以往亦豈待至其門而釋去采服萬說無一可通也或據占夢舍萌以贈惡夢舍讀爲釋萌菜始生者以爲祓殯不祥亦未見確

經君視斂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不云桃茢喪大記同而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所以异于生也鄭元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劉敞云君臨臣喪以桃茢先起于周之末造生也而恐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背死也江筠云始死有凶邪之氣在側桃茢之所自起乃是惡所以致其死者而豈其惡死者哉以周案鄭注卒事而往謂卒祭事語本公羊傳江說申鄭亦合禮意桃茢用之于始死未襲之前既襲之後即不用之則其非惡死者甚明鄭注士喪禮引檀弓文以巫

喪禮三　十四

祝桃茢具爲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孔疏云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或據喪大記君于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以爲君無未襲而往之禮非也喪大記孔疏云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卿也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故鄭云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據此則卿小斂而往是常加賜則未襲而往檀弓柳莊事亦可參徵茢注訓苕帚杜預以爲黍穰

經君視大斂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敖繼公云西楹東明其在堂中西也胡培翬云此時尸在兩楹閒少北故主人立堂中西北面視之以周案西楹東以東西之節言非言南北若其南當近階觀下經云公卿大夫繼主人記云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則主人南近西階可知也張皋文禮圖從敖說進及西楹其視阼階之斂勢必不見胡氏因謂時尸在兩楹閒少北與記大斂于阼文又違其柩正當兩楹閒云少北以遷就其視當楹之說亦謬

孔穎達云喪大記夫人弔于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夫人入升堂卽位是女賓入自大門升自正階雜記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入自闈門升自側階是不自同于女賓以女子子是父母之親不可同于女賓之疏也金鶚云喪大記所言夫人弔與君臨臣喪同士喪禮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君升自阼階不用賓禮故夫人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亦不用賓禮主人出門迎拜不以女賓待之也若是女賓則當主婦迎之凡婦人出入必由闈門升降必由側階賓主皆然

鄭元云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後至布衣而後來者敖繼公云後至謂君既至而後來者胡培翬云敖說似長以其至在君後故主人不及拜之若在君至之前當卽拜之矣以周案當從鄭注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布衣卽當事當事則辭不以拜不必君至也

敖繼公云經君出門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不著其處則是但送于廟門外耳褚寅亮云君在廟門外升車至貳車畢乘則君車出大門矣主人乃哭拜送送在大門外明甚豈有君使人弔襚尚送于大門外今君親臨乃止送于廟門外乎以周案褚說本賈疏是喪大記云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門外大門外也

鄭元云經大斂有大夫則告謂後來者則告以方斂非斂時則當降拜之劉台拱云告大夫使升視斂注恐未然胡培翬云此注申釋經意是矣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的是此經之傳鄭彼注云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此出字便含混葢欲牽合喪大記于大夫不當斂則出之文也喪大記上文俱云未小斂則士之喪亦指未小斂言也此經未小斂唯爲君出如記文于大夫亦出其誤明矣以周案喪大記于君之喪大夫之喪竝云未小斂于士之喪特變其文曰不當斂謂卒斂時也如胡說不當斂卽未小斂記何必變其文卽變其文亦宜曰未當斂何復云不邪夫記之所謂當斂者陳衣饌

弊以及布絞衾之事也所謂不當斂者卒斂奉尸侇堂之後也始死哀戚甚雖有大夫弔不出經所謂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是也小斂卒不當事可為大夫出經所謂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即位拜賓是也經兩言出皆連降階為文則出不必專指室出門出也自堂降階亦出也胡氏誤以喪大記為大夫出必出于室遂以不當斂為未小斂于是斥記刺注膠轕滋起

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于大夫不當斂則出孔穎達云此謂未小斂前主人出迎賓之節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迎大夫皆至庭故下文云降自西階又云士于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于門外是也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以此言之則世子于天子之命士于君命亦皆然也君與大夫云未小斂謂去小斂遠也士于大夫云不當斂謂去小斂近也士于大夫雖于小斂相偪尚為大夫出若未小斂之前為大夫出可知也未襲之前唯為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是也君使襚主人哭拜送于外門外于時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因送君使而拜之非謂特出迎賓也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

喪禮三　七

至絰踊而拜之亦謂斂後正斂時不出也胡培翬云喪大記之出為出于室蓋始死男女哭位俱在室也小斂後主人位在阼階下無所謂出又喪禮非君命無出門迎法則亦不得以出為出門以周案經于始死之日赴君君使人弔襚主人迎于寢門外送于外門外云唯君命出出兼迎送言大夫來弔無迎法惟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非惟不出迎并不出送故經即繼之曰大夫不辭入也此據始死之日言也小斂以後有出送之禮記于君大夫曰未小斂于士特變文曰不當斂與下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同是明據斂後言也未斂以前曰未小斂既斂以後曰不當斂不當與未對文不當斂非未當斂也孔疏本誤小斂時大夫來弔不出迎而出送故經曰卒斂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不當斂而出謂卒斂乃出送此正明未小斂以前唯君命出至斂後乃為大夫出也胡氏疏經未明斥記更非

鄭元云大夫雖不辭入也謂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為賓出不成禮也李如圭云不辭謂不致弔辭敖繼公云主人即位大夫空辭若或不辭主人猶入矣王士讓云不待大夫之辭而主人竟入以尸旁不可久離也以周案大夫雖不辭入也急之之辭申明上文惟君命出

喪禮三　六

之義也其出不為大夫大夫辦辭禮鄭義為長如大夫有辭禮大夫不辭非矣不待大夫辭經豈為非禮者設泜卯胡氏正義從敖王說未之思也

鄭元云君始死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亐大夫親弔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皇侃說即位西階東面哭謂大夫之位也故下云大夫特來則北面孔穎達云謂主人拜訖即位亐西階下東面哭之故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亐西階下東面不踊鄭注云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是據主人

也皇義非也大夫與士俱來皆東面故主人即位西階在大夫之北俱東面而哭大夫獨來知北面者以特弔皆北面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以周案士喪禮朝夕哭其弔賓之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士西方東面而亐始死之後至殯以前皆不見弔賓之位鄭注云其位猶朝夕哭是也若諸侯弔賓之位自與士有別鄭此注所言亦是或云寄公在門東少進從諸公之例未可信也士之喪大夫在主人之南經有明文鄭注即位西階東面雖以主人為文明大夫亦同也故下云大夫特來則北面然曾子北面而弔乃弔亐不為位者之禮鄭以此為特來之弔位未是

鄭元云喪大記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出拜之亐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孔穎達云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命婦為夫人之命出亦不下堂旨以周案出謂出自室此時尸在室主婦在尸西不在房下記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此固常禮也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亦下堂下記云夫人弔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亐下以此推之此命婦為夫人

之命出似亦宜下堂喪禮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其在大斂以前夫人之來弔也主人出迎亐門外不拜其去也主婦送亐門內主人送亐大門之外亦不拜士虞記云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鄭注主婦拜女賓不言出不言送拜之亐闈門之內

皇侃孔穎達說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君謂嗣君也拜寄公國賓又次拜大夫士也熊安生說大夫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大夫士家自遭喪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以周案記文當讀君拜寄公國賓句絕明國君之所拜者寄公國賓而已也大夫士屬

下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為義士喪禮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其證皇氏謂君拜大夫士誤謂君拜大夫于其位要誤當以熊讀為長君喪無拜大夫之禮天子于諸侯亦然惟先代之後客之則拜左傳宋于周為客天子有喪拜焉明餘諸侯不拜也

鄭元云凡于襚者出有司徹衣盛世佐云凡者凡君及庶兄弟朋友之襚也親者襚以即陳則不須徹矣方苞云君襚不徹襲與小斂後仍以覆衾直至大斂然後以覆于外而包庶襚自以周案下經陳襲事于房中及小斂陳衣于房皆不言君襚是君襚不徹方說為然矣有

司徹衣即徹繼陳不用之庶襚庶襚者親者及庶兄弟朋友之襚也親者即陳于房不須徹則所徹者庶兄弟朋友之衣也

皇侃說臣有致襚于君之禮但君不陳不以斂熊安生說君無襚大夫士謂小斂之時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雖有君襚不陳不以斂至大斂則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時云君襚祭服不倒以周案喪大記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鄭注無襚者不陳不以斂皇讀君無襚句熊讀君無襚大夫士句以經注核之句讀以皇為得解義以熊為合不以即陳謂不陳君襚畢主人祭服受以親戚之襚即明不陳君襚之義如皇說于不以即陳句不可通士喪禮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是親戚之襚陳也賈疏據士喪禮君襚以駁喪大記固謬褚氏管見據皇難熊亦未是

禮經公賵元纁束馬兩春秋公羊傳云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又云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記襍記云諸侯相賵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輈荀況云貨財曰賻輿馬曰賵何休云賵者以馬以乘馬束帛此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車馬曰賵此

春秋制或說有馬無車賵士之禮大夫以上賵有車馬

鄭元云賵馬入設于庭在重南敖繼公云設于西方也襍記言諸侯相賵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此亦設于西方之中庭褚寅亮云庭實設于西方三分庭一在南者其常也喪禮變于吉故移于東西之中而此地已有重焉因稍退在重南不及三分庭一如是則賓乃得從馬西由堂塗以當柩車之前輅焉襍記所云陳于殯宮殯在西階故陳于西方中庭以近殯此在廟不同

鄭元云君弔則復殯服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復或為服以

周案復殯服謂免也小記曰君弔雖不當弔免時也主人必免小記又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則君以錫衰弔于殯後主人喪服如故時變而免耳疏以為變衰非

經君弔升自阼階祝負墉相君不言擯記檀弓云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鄭元云喪禮廢亡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善子游正之以周案禨記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檀弓篇文與禨記合是喪擯宜由左也或說君升阼階宜由左賓升西階自由右何據

鄭元云其君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先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孔穎達云君拜在先主人拜在後不與君同時拜也以周案此大夫君之禮降于正君有三不迎于門外一也卽位于堂下二也主人北面不卽位于門右三也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以大夫君代主其喪大夫之喪而有異國之賓客來弔亦以本國之君代主其喪小記所謂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是也其君後主人而拜拜屬君言故注云君先拜主人陪其後而不拜故注云不俱拜主人無二小記注云君為之主則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曾子問注云鄰國之君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皆其證如孔疏主人後其君而拜則喪有二主矣此季康子所以見譏也臣子一例父為長子稽顙與君為其臣拜賓同方望溪謂哀公不辱拜季康子宜拜于階下斯大謬也小記又云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此以攝主言非謂主人亦辱拜　右弔禮及拜賓

賈公彥云經朝夕哭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此外位皆有哭今直云婦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方苞云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雖初喪亦無哭于門外之禮下

乃言入門卽位而哭耳以周案此丈夫卽位不言哭下云主人入門哭又云出門哭止皆復位是卽外位不哭也方說是

敖繼公云朝夕哭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謂眾主人眾兄弟沈彤云丈夫卽位謂親者與眾兄弟下云主人卽位兼眾主人胡培翬云據下文但言主人及兄弟似沈說是

章平云朝夕哭內位無西方東面者以殯在西階上也

張惠言云此不見西方之賓據經云卿大夫在主人之南則士在西方可知以周案張說本敖氏是　右朝夕哭

位

受業江陰馮銘
從子炳煥　仝校

凶禮通故四　　禮書通故弟十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既夕哭既巳也謂先葬二日巳夕哭時與葬閒一日凡朝廟請啟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也賈公彥云以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三日中閒容二日若然大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姜兆錫吳紱胡培翬諸說曾子問古者天子諸侯之喪祝取羣廟之主藏諸祖廟卒哭而後主反其廟據此卒哭以前主猶未反無庸分日徧朝空廟矣大夫亦有太祖廟禮當同之士無太祖故二廟以一日而畢朝之下記朝禰訖而適祖無厥明之文可見注疏非以周案鄭注記云凡喪自卒至殯自殯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日數亦同矣鄭意啟日朝禰明日朝祖又明日乃葬與始死日襲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而殯同小斂主人㡇帶主婦髽自啟至葬主人主婦亦同于未殯則諸侯五日而殯自殯至葬亦五日天子七日而殯自殯至葬亦七日葢啟葬日數取節于卒殯因而分日以朝自啟至葬日有事于祖禰以順死者之心且尋其疏數之節也不然早啟而曠事既失之疏若啟

如士期一日而朝五廟七廟又失之數未見其有當也近儒據曾子問文謂卒哭以前祭主未反其廟無容分日徧朝空廟其說不爲無見又謂羣廟之主俱在太廟就而朝之不難一日而畢斯又非矣朝一祖必設一奠而奠必終日未有一奠卽畢之禮如謂朝祖祇有太祖一奠則記言二廟餞禰又將何說是則天子諸侯之朝廟謂朝于太祖之廟可也而朝必分日終當依鄭舊義近之據敖駁鄭者斷斷以士禮相爭何不以天子諸侯一思之

鄭元云啟殯商祝飾功布灰治之布也飾之以接神爲有所拂扐也扐亦作仿一本作彷彿　賈公彥云下經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扐者謂拂扐去凶邪之氣也以周案注拂扐亦拂拭之義賈疏非沈果堂已詳辨之

鄭元云商祝入盡階不升堂聲三啟三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啟三三言啟告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顧炎武云鄭注士虞禮記云聲者噫歆也此引舊說以爲噫與噫興者嘆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歆者嘆息而欲神之歆也以周案歆謂歆動之義與興通學記不興其藝鄭注云興之言喜也歆也孔疏引爾雅歆喜興也今釋詁作厥喜巾車鄭注以厥爲興是興歆音義相近也鄭注士虞記聲三啟戶云聲者噫歆也將啟戶警覺神也又注曾子問祝聲三云噫歆警神也是則聲者噫之聲也作噫聲者歆之也噫歆者警覺之也鄭已自申其義顧氏別爲之說非也

鄭元云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置于重爲啟肂遷之敖繼公云祝降者周祝取銘而降也不言其升故以降見之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與飾事者升取宿奠也取銘在前置于重在後乃合而言之文順耳

胡匡衷云禮之大例進奠者徹奠下記云夏祝徹餘飯夏祝之徹記有明文敖說易之胡培翬云上篇祝取銘置于重注祝習周禮者也則此取銘爲周祝明矣

鄭元云遷于祖用軸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桯桯一作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關一作闗軸一作軹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賈公彥說軸頭爲軹刻軸使兩頭細穿入輁之兩髀前後二者皆然此輁既云長如牀則有先後兩畔之木狀如牀髀厚大爲之兩畔爲孔著金釧其中前後兩畔皆然然後關軸于其中言桯者以其厚大可以容軸也士殯莝

不用輁輴朝廟㝵用之則大夫殯葬雖不用輴朝廟當
用輴諸侯天子殯葬朝廟皆用輴但天子畫轅爲龍謂
之龍輴李如圭云桯謂輁之兩旁木如牀䩺者方苞云
輁狀如牀歬後橫木兩旁直木賈疏謂諸侯之大夫葬
不㝵用輴天子之元士尊葬㝵用輁軸無據以周案軸
以持輪輁以關軸鄭注士喪禮升車用軸云軸輁軸也
輁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此注云穿桯歬後著金而關
軸輁狀如牀牀之䩺足似几廣雅云桯几也故輁之䩺
足謂之桯桯有穿孔賈疏云歬後兩畔皆然謂左右面
各歬後皆有穿爲用兩軸也輁軸之制與柩車相近鄭

器禮四　四

注遂匠納車于階閒云其轝狀如牀中央有轅歬後出
設歬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歬後有軸以輇爲輪又注
當歬輅云輅轅縛所以屬引又注屬引云引所以引柩
車在軸輴曰紼據此引屬于輅紼屬于軸屬引之輅有
歬後輅屬紼之軸亦有歬後軸柩車用人引與用牛馬
之車不同後人不明其制方氏謂輁有歬後橫木兩旁
直木是直同四周之輴矣尤誤檀弓三臣者廢輴而設
撥竊禮之不中者也鄭注云三臣于禮公輴今有紼是
用輴僭禮也鄭義雖迂曲以大夫用輴爲僭是此云大
夫諸侯以上有四周之輴大夫二字衍文賈疏謂大夫

朝廟用輴與天子諸侯同則曰大夫以上可矣何必叕
煩舉諸侯䢼輁軸用以升棺用以引柩而不用以載塗
其葬日在塗載柩用輇車見襍記輇車者蜃車也皇侃
云天子諸侯以下載柩車者皆用輇其尊卑之异在棺
飾是巳輴之用與輁軸同但士之輁軸不以殯啟殯遷
祖而後用之諸侯以上之輴亦用以殯見檀弓喪大記
行至壙說蜃車亦用以載柩見遂師注君葬用輴大夫
之葬廢輴且君之輴亦非用以在塗載柩見喪大記注
孔疏謂大夫朝祖用輴與殯葬异與賈同誤賈疏天子
之元士葬用輁軸見下茵先入節　又案鄭注遂師共

器禮四　五

蜃車之役云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
似于蜃因取名焉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又注雜記載
以輲車云輲讀爲輇或作槫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
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又注喪
大記君大夫葬用輴士用國車云輴皆當爲載以輇車
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爲國輇車柩車
也又注既夕記遂匠納車云轝上有四周下則歬後有
軸以輇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竊謂柩車
有云輴車者聲之誤國車者字之譌有云槫團者字之
俗謂之蜃者車之形狀也謂之輲者車之正名也謂之

輇者輴車之輪也鄭注以輴卽輇尙未分明凡車止一軸兩輪柩車歬後有軸故云四輪其崇半乘車之輪故云迫地而行又車之轅自輿下出而歬縛輈以駕牛馬柩車之轅則歬後出各縛一横木謂之輅以屬引而人輓之此皆與他車异者也王肅云國車一國所用未昰

又案喪大記注云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也上也字乃無字之誤輇車無尊卑之差所謂喪車無等也疏引皇氏說天子諸侯以下載柩車同皆用輇昰也孔氏義依皇本依熊非

鄭元云朝祖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行之序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為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歬女賓在後敖繼公云主人從眾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方苞云諸說皆未安喪之女賓乃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及宗婦之以事相助者皆宜與眾子婦偕行賓及執事者當先俟于祖廟則主人從柩丈夫先婦人後自然之序也以周案鄭注據王制內則文王世子之文敖氏又以反哭之次序推之方氏意經文但云主人從主人可以該眾主人及婦人而不可以該賓經不言賓從昰從柩無賓存參

鄭元云薦車直東榮北輈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今時謂之魂車車當東榮東陳西上于中庭敖繼公云此薦車卽遣車以周案遣車載遣奠之包牲者襍記注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則士無也鄭注樂師云登車在大寢西階歬故薦車直東榮注以為象生時將行陳駕然登車大寢歬之說金誠齋以為非

鄭元云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纓今馬鞅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絛絲也其著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絛纓既奠乃薦馬者為其踐污廟中也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禮家說云纓當胸以削革為之敖繼公云馬有纓而無樊蓋臣禮也入門不言左右但沒霤耳以周案纓卽鞅鄭注昰入門當霤敖說昰褚氏云據注一在南則當設重之處矣恐未然

敖繼公云薦馬交轡圉人夾牽之謂每馬兩轡左人牽右轡右人牽左轡也郝敬云以兩內轡交結兩圉人各持外轡夾牽之胡培翬云周禮序官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如敖說則一馬需二圉矣恐未然

鄭元云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主人于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于薦馬敖繼公云哭成踊者圉人與御者也襍記曰薦馬者哭踊江筠云經于主人外

所特箸哭踊者上篇朋友親襚哭踊君視斂要節而踊此篇拾踊中賓亦在焉而不特箸其餘執事者蓋皆以賤略之矣如喪大記斂者既斂必哭經并不箸何獨弓此箸圉人與御者乎襍記云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孔疏薦馬凡有三柩至祖廟為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二也明日遣奠時又薦馬三也此薦馬下云包奠而讀書弓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然則圉御豈三次薦馬皆哭踊邪以周案襍記薦馬者哭踊出亦謂弓主人哭踊而出也與此經言哭踊右還出同江氏斥敖是

喪大記君三衽三束大夫二衽二束士二衽二束孔穎達云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大夫士横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胡培翬云衽有豎者有横者豎者兩頭各二君大夫士同横者則君二旁各三大夫士二旁各二喪大記葢指横者言之也以周案束有横縱衽無横縱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縮衡以束言不以衽言衽之在棺首尾者各二自天子達衽之在棺兩旁者君衽各三大夫士各二束當衽處束之在棺首尾者為縱在棺兩旁者為衡鄭注檀弓云衽今小要疏云小要之形兩頭廣中央小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此言是也疏又云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此語甚舛凡衽直豎而後固既衽而束之故曰衽每束一據疏言似先束而後衽衽亦有豎有横胡氏沿其說不足信

鄭元云天子葬五重八翣五重者謂杭木與茵也朱軾云五重三重再重皆謂棺天子水兕革棺如合甲為二重椑棺一梓棺二故五重以周案當以鄭注為正

莊子云古之喪禮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白虎通義云天子棺槨九重餘同莊子鄭元云

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諸侯無革棺再重大夫無椑一重士無屬不重庶人之棺四寸趙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萬斯大云水兕革棺并厚三寸孔疏云各厚三寸非也椑卽杝屬大棺卽梓諸侯無革棺覯上章云君卽位而為椑又曾子問云君出疆以椑從皆不言有革棺可見以周案太平御覽引禮記外傳云凡棺之重數從內向外數水兕革棺一各三寸一名椑棺與鄭注异又名櫬杝棺二屬棺三大棺四屬棺大棺皆

用梓也上公㕘水牛皮矦伯已下㕘水兕卿大夫惟屬棺與大棺原注云水兕革棺內一重有水牛皮㕘兕皮二者合為一重疏家申注亦同此說疑者以為水兕分為二是天子有五重上公四重水兕即合為一諸矦亦有三重大夫再重不知此所謂重皆據外言不數內之櫬身者水兕革被之謂被櫬也上公即以革棺櫬身故曰不被革棺之外止有杝屬大棺三重諸矦無革棺而以杝櫬身杝之外止有屬大棺二重大夫并無杝而以屬櫬身屬之外止大棺一重白虎通義云天子九重公矦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者蓋兼抗木言之喪大記注云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矦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是其證也鄭注檀弓其厚三寸云水牛兕牛之革各厚三寸萬說非杝即椑棺成說非

喪大記言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不言天子之制孔穎達云天子大棺等與諸矦同或說天子大棺九寸成伯璵云水兕革棺各三寸杝棺八寸屬棺四寸大棺六寸以周案天子椑屬大棺當同諸矦水兕革棺各三寸加椑屬大棺為二十四寸以象天之二十四氣或以檀弓水兕革棺三寸㕘之則椑棺五寸屬棺七寸大棺九寸亐義無取成說無次有字譌

記檀弓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孔穎達云藏謂藏物亐中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以周案鄭注云虛之不合謂藏時不以茲合其上也釋文所引本是孔疏從譌本合作令以為虛中不善遂生曲說

記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鐟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鐟士不綠孔穎達云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以綠繒貼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琢謂鐟琢朱繒貼著亐棺也鐟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隱義云朱綠皆繒也雜金鐟尙書曰貢金三品黃白青色吳澄云朱元絕句綠當為琢琢繒著棺或云鐟說文訓綴著物則綠字疑綴字之譌以周案經上下綠字定本竝作琢注云鐟所以琢著裏是鄭本作朱琢元琢不琢明矣今作綠字顯係淺人所改琢當讀如壺涿氏之涿說文涿流下滴也用朱涿與用雜金鐟相對為文朱謂漆朱琢即詩所謂渥丹韓詩傳曰渥丹沰赭也沰即涿之俗字古棺不用釘鄭注鐟所以琢著裏與說文鐟可以綴著物者義同上文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明棺與屬椑之

別也此云裏棺者棺卽大棺大棺與屬不相屬故裏其棺以屬之用朱涿之用襍金屑與牛骨屑錯之士無屬無所用其涿以錯故曰士不涿下文云君大夫鬠爪實亏琢中琢今又誤緣定本當亦作琢士埋之此琢字鄭注破為囦或破為篹皆非琢卽上文朱琢元琢之涿君大夫棺與屬有虛處用朱元漆涿之而鬠爪卽實亏所涿之中士無屬亦不涿無可實其鬠爪故埋之也

鄭元云柏椁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孔穎達云椁材竝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皇氏以為壘椁材從下卽題湊郭六尺與椁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蓋一尺邪案鄭注喪大記君殯櫕至于上畢塗屋云櫕猶菆也櫕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四注者四阿之下注也孔說題湊自較皇氏為合萬斯大說天子之棺四重上下左右合算四尺二寸又加小大斂衣百餘稱是棺之高廣且八九尺矣又中人身長七尺棺之冉後兩和合算四尺二寸其長一丈三四尺矣而柏椁止長六尺不知如何用之以周棺孔疏申鄭以長六尺為題湊作四阿之制萬氏不必致疑但鄭此注端訓題湊又訓方喪大記注引此文端訓端方不以為題湊直以為全椁之長亏以端以字皆嫌無著竊玩檀弓本文上敘天子水兕革棺杝棺梓棺四重

下繼之曰柏椁以端長六尺端謂棺耑以端者以棺之端為準也凡椁大亏棺而棺視人身長短為之其數其定故記椁之長必以棺端計之以端長六寸所謂棺椁之閒也喪大記云棺椁之閒君容柷郭注釋樂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此諸侯之制襍記云遣車視牢具置亏四隅鄭注云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四隅椁中之四隅是則天子椁內四隅所容必寬大亏諸侯竝其長亏棺端六尺也

或說鄭注天子柏椁以端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或說庶人棺四寸而椁五寸椁大亏棺一寸則棺六寸者椁七寸棺八寸者椁九寸天子大棺九寸則椁一尺以周棺喪大記君松椁鄭注引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云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以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鄭君已難言之後人何能肊定

記襍記大夫不揄絞屬亏池下而喪大記云大夫二池不振容士一池揄絞鄭元云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亏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縣亏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亏絞

繒而亟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襍記云大夫不揄絞屬于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皇侃云大夫不揄絞而有銅魚士無銅魚而有揄絞孔穎達云池縣絞雉又縣銅魚于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閒士亦畫揄雉于絞在于池上而池下無振容士揄絞明大夫亦揄絞但大夫不以揄絞屬于池下為振容賈公彥云揄絞一名振容大夫不振容仍有銅魚縣之士不但不揄絞又無銅魚以周案襍記大夫不揄絞屬于池下鄭注云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于下而畫翟雉焉名

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閒大夫去振容士去魚鄭意揄絞卽振容揄絞言其質振容言其象喪大記云大夫不振容卽不揄絞故鄭注卽引襍記文以證之孔疏分揄絞振容為二謂大夫不振容猶有揄絞又以與大夫不揄絞之文違遂謂揄絞在池上振容在池下大夫不以揄絞屬池下為振容然揄絞在池上古注並無是說未敢信也士之去魚而有揄絞大記明著之既夕禮飾柩注云士不揄絞不字有誤張皋文據以駁疏胡竹村又謂鄭所見大記本有不字後脫是未免信注而疑經且如胡說不揄絞卽不振容則大記迭言君振容大夫不

振容何獨於士別之曰不揄絞邪竊玩記意振容雖主揄絞而義亦兼魚躍故鄭注振容皆以揄魚兼說大記云君振容明揄魚俱備也揄絞為振容之大大夫去揄絞故曰不振容士有揄絞而去魚魚雖振容之細義又不得言振容故指其所有言之曰揄絞文有通言對言之分通言之揄絞卽振容曰不揄絞卽不振容如襍記所言是也對言之曰振容義兼揄魚曰揄絞義不兼魚如大記此文是也如化士不揄絞義同大夫不振容當如魚躍拂池之文闕之自見何必贅言

鄭元云池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為之狀如小車笭衣以

青布孔穎達云池挂著于柳上荒邊爪端象宮室有承霤天子四面四池諸侯三池闕于後大夫二池庾云兩邊而已賀云前後各一士一池唯在前賈公彥云君三池三面皆有大夫二池縣于兩相士一池縣于柳前以周案池之制如小車笭說文笭車笭也釋名笭橫在車前織竹為之孔笭笭也鄭注士冠禮又云簏竹器如笭聶氏引舊圖簏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如今小車笭則池之制可想也君三池大夫二池士一池文見喪大記大夫池在左右或前後無明文以言之

鄭元云齊以三采繒為之上朱中白下蒼賈公彥云聘

禮記三采朱白蒼彼據繅藉此齊用三采亦然孔穎達云大夫齊三采絳黃黑也以周案齊三采朱白蒼鄭注士器禮明箸之矣孔疏不應別為此說絳乃降字之誤孔意天子齊五采用黃黑朱白蒼大夫三采降黃黑而專用朱白蒼也

鄭元云齊象車蓋蕤縫合褋采為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其上及旁皇侃云形如虎掌之爪皮外其色有部分孔穎達云齊形既圓上下縫合褋采豎有限攝如瓜內之子以褋為分限然也以周案鄭注形如瓜分然皇氏所見本作爪分故其說异今從孔

鄭元云主人既祖填池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謂徹祖奠設遣奠陸德明云填池盧王竝如字江永云此即既夕禮所謂祖還車也柩車上有池填當讀如鎮或讀如奠鎮即奠定之義既朝祖卻下以蜃車載亏階閒北首飾柩訖日仄乃還轉柩車向外南首為行始曾子弔當其時柩車已還而鎮定所謂填池也陳喬樅云盧王如字不改讀蕐嚴經音義上填飾注引賈注國語曰填加也此填字當讀如填飾之填謂填聚諸飾亏池也以周案陳申盧王之義甚通俗儒以為填其肂坎之池非

右柩飾

鄭眾云披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鄭元云結披必當棺束亏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器大記曰君纁披六謂圍數兩旁言六旨其實旁三以周案後鄭意披戴同數器大記云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歬纁後元披亦如之士戴歬纁後緇二披用纁是披數同戴之明證也戴之言値用帛貫棺束之皮紐而連繫亏柳使相値堅固披則以帛橫絡棺上而結亏戴出其餘亏外其說有二據賈疏云披在棺上絡過然後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之餘披出之亏外是用帛一條而為二披也據孔疏云一頭繫柳戴而出一頭

亏帷外則是帛一條止為一披也君棺三束披亦兩旁各三大夫士棺二束披亦兩旁各二記云士二披據一旁之歬後言通兩旁則四披披各二人執之故士器記云執披者旁四人鄭注云歬後左右各二人謂歬之左右後之左右有四披披各二人故既夕注云士執披八人君之棺旁三披披之人數傳記無見賈疏云人君三披披各三人未知據何文以言之竊謂先鄭之說必有所受蓋據披之人數以言也云士旁四即據記文士執披旁四人之文是則天子旁十二諸侯八大夫六者謂天子旁三披披各四人大夫旁二披披各三人諸侯歬

後披亦各三人其中披二人也諸侯之亏天子士之亏
大夫其披數可同其人數自有差等矣
鄭元云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葢如牀而縮者三橫
者五無簀陸德明云折形如牀無足敖繼公云折未必
有縮者以周案鄭說折形必有所受或改連木爲橫木
固非敖說折無縮者亦非褚氏云凡棺之承亏下覆亏
上者皆有縱有橫
鄭元云折橫覆之覆之見善面也李如圭云折加亏壙
其善面下鄉亏棺今覆之而以善面鄉上取觀之侵也
胡培翬云折之爲器以善面在下爲仰善面在上爲覆

故下經云加折卻之卻謂仰也郝氏解覆爲仰置之則
混覆亏卻說有難通矣
鄭元云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注云茵
用淺色緇布爲之毋將一幅輒合縫爲囊賈公彥云下
記云茵著用荼實綏澤焉此注云幅緣之者則用一幅
布爲之縫合兩邊幅爲袋用以盛著縫合旣訖乃變以
物緣之使之牢固因爲飾也以周案如臯說注幅緣之
謂毋幅合縫非別有物緣之今從賈
鄭元云抗木橫三縮二茵亦縮二橫三及其用之木三
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皇侃云抗
木上橫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也下
象地地數耦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二下橫三茵旣在下
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以天三合地二人
中央也孔穎達云古者爲椁槀木亏其四邊上下不周
置茵亏椁下所以藉棺下棺之後又置抗木亏椁之上
所以抗載亏土旣夕禮注茵縮二在下皇氏云茵二在
上與鄭注違非其義也賈公彥云經抗木先云橫三後
云縮二茵先云縮二後云橫三竝據此陳列之時鄭據
入壙而言故云其用之也木三在上茵二在下各舉一
邊而言其實皆有二三云象天三合地二者渾天言之

則地之上下內外周匝皆有天若然云木二則在下及
其用之則茵三在下茵二在上木與茵皆有天三合地
二以周案經以陳設言注以用言凡陳設後用者先陳
經之陳設云抗木橫三縮二茵亦縮二橫三明用之之
時先置茵三亏下其二在上旣下棺後又先置抗二亏
下其三在上鄭注云木三在上茵二在下各舉在上一
重言之賈疏本皇是孔疏非
鄭元云皆木桁久之桁所以庋苞筲甕甒也久當爲灸
灸謂以葢案塞其口或說久指木桁言桁如几有足跗
故云灸之當讀如廬人灸諸牆之灸　右陳葬器

鄭元云陳明器于乘車之東則重北也李如圭云薦車陳于南北之中庭重三分庭一在南明器陳于乘車之西知在重北敖繼公云陳于車西其在東堂之南以周案李說申鄭是褚氏云明器既在重北則徹奠往來之節亦當如注

經陳明器甕三醯醢屑甒二醴酒皆有實而記檀弓云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鄭元云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孔穎達云既夕禮陳明器無祭器鄭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之若此大夫諸侯並尊人鬼兼用

則空鬼而實人士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甒二醴酒以周案孔疏甚憭或說明器中本無祭器與周人兼用之說不合　右明器

鄭元云祖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位東上賈公彥云統于男子敖繼公云婦人位西上張爾岐云婦人在車後南面故云東上以周案敖氏說非

鄭元云自死至于殯自啟至于葬主人及兄弟恆在內位賈公彥云自死至殯內位在殯宮中自啟至葬內位在祖廟中處雖不同在內不异故總言之云在內位者始死未小斂以前位在尸東小斂後位在阼階下自啟之後在廟位亦在阼階下惠棟云位在阼階下似不盡然啟後在廟位主人升柩東西面明在堂上不在階下以周案惠氏說是啟殯與未殯恆在內位為不可離尸柩也　右內位

鄭元云襍記遣車視牢具言多少各如所苞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苞遣奠而藏之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呂大臨云遣車即所薦之乘車道車槀車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謂殺而埋之以周案襍記云遣車視牢具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是遣車為載苞奠而設也士喪禮言葬時行

器茵苞器序從舉苞不言載是士無包牲之遣車也苞行後又言車從則所薦乘車道車槀車非以載遣奠之苞也所薦之乘車道車槀車即所謂魂車遣車為載包个之小車車可使人舉之馬可使人奉之非真車馬也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謂束艸為馬也呂說不足信萬氏從之非也　又案遣車與明器之塗車又似不同鄭注多渾言之遣車以載遣奠之物塗車象平時所乘之車亦謂之鸞車冢人職鸞車象人

或說據襍記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鄭注謂置槨之四

隅則遣車納椁內其制甚小矣或說遣車以載苞士器
禮記云葦苞長三尺一編遣車過小何以容苞以周案
鄭注巾車飾遣車行之云使人舉之以如墓注圉人廞
馬云遣車之馬使人奉之則遣車自小足以容苞而已
所載牢具置亏四隅亦謂置牢具亏椁隅其遣車與廞
馬葢竝埋之亏地故校人曰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其
苞自置亏椁士之柏椁大小亏經未聞可以苞長三尺
定之天子之苞長短經亦未見可以柏椁以端長六尺
定之

鄭元云薦乘車鹿淺幦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玉藻

曰士齊車鹿幦豹犆凌廷堪云注說疑非此乘車當亦
攝盛用墨車以周案士乘棧車巾車文鄭意乘車鹿淺
幦與齊車同士齊車亦棧車也君賵賓𨌲幣亏棧棧謂
柩車柩車何用棧不攝盛則乘車必非墨車可知矣胡
正義沿凌說以乘車為墨車道車為棧車失之矣道車
猶云德車天子之道車象路也道右道車注云象路王
行道德之車

鄭元云稾車稾猶散也以田以鄙之車今文稾為潦胡
培翬云周禮田僕次道僕後其職曰掌馭田路以田以
鄙注田路木路也此注因稾車在道車後既取道僕之

文解道車因卽取田僕之文解稾車其云稾猶散謂此
散車非木路也以周案攷工記輪人為葢注云葢者主
為雨設也乘車無葢禮所謂潦車謂葢車與賈疏注所
謂潦車指儀禮今文言卽謂此也而此注不從今文作
潦者無雨不必葢有雨雖乘道亦備葢亏義為短故從
古文稾胡氏此疏申鄭說尙分明巾車職凡良車散車
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注以為給遊燕及恩惠之賜此注
云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稾車稾猶散葢以天子道
車象路士以良車天子田車木路士以散車也

鄭元云䄠記端衰器車無等則旣夕記主人乘惡車王

器之木車也古文惡作堊胡承珙云惡車專指木車不
包𦃃車等古字惡堊互借但此經若作堊溷亏𦃃車故
鄭從今文惡以周案鄭注巾車𦃃車云以白土堊車或
據古文作堊遂以惡車為𦃃車固非器車雖曰無等而
王之器車𧜹皆有飾與惡車异卽木車犬𧜹尾櫜與惡
車有狗幦無尾櫜亦不同

鄭元云惡車白狗幦未成豪狗幦覆笭也白亏器飾宜
古文幦為冪以周案今文禮作幦玉藻少儀同古文禮
作冪巾車又變作𧜹曲禮又別作幭毛詩又變作幭其
義皆訓覆笭或訓覆式笭亦作軨軨車𢾭木式亦車𢾭

木也

鄭元云御以蒲菆蒲菆牡蒲莖古文菆作騶以周案惠氏引鼂錯傳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卽左傳之菆左傳知莊子每射抽矢菆納諸房厨子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注蒲楊柳可以為箭以明菆騶之可通俗則蒲菆為蒲楊之可為箭者亦一義也胡氏引玉篇廢麻莖古文作麔以明菆騶訓莖之義而牡蒲何物未釋說詳名物門

鄭元云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纅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士喪主人之惡車加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纅車駹車漆車與賈公彥云士之喪車亦當五乘主人乘惡車齊衰乘素車與卒哭同大功乘纅車與既練同小功乘駹車與大祥同緦麻乘漆車與既禫同張惠言云注因惡車而差之其實士吉時乘棧車不漆無有緦反乘漆車之理總與小功竝當駹車也以周案士車制無漆飾見既夕注據書大傳注士車朱軒有飾右車

禮家舊說讀賵釋算讀遣不釋算敖繼公說讀遣亦釋算盛世佐云賵是賓物不出亏一人故須一一記之以多為榮遣是主人之物則但告數而已人子之心不自見其多也敖說非

呂坤云三禮圖引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歬為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以此考之則功布啟殯時執之以拂拭出葬時竿揭之以指麾褚寅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惟士制亘出宮而止以周案既夕禮商祝執功布以御柩鄭注云居柩車之歬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此舊圖說所本也喪大記比出宮御棺用功布鄭注云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此褚說所本也兩說皆出鄭注以既夕注為長喪大記比出宮御棺用功布明朝廟御柩不以功布至出宮乃用之非謂出宮而止也士喪禮亏啟殯云商祝拂柩用功布亏柩車發行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其在遷廟朝祖則曰商祝御柩乃祖不言功布喪大記之文正為此經發傳鄭君不明此意其注商祝御柩乃祖補言亦執功布居歬為還柩車之節亏是經意失而記恉晦矣御柩天子以纛見鄉師君以羽葆襍記謂之翿先鄭注云翿羽葆幢也爾雅云纛翳也皆以指麾柩之物大夫以茅士以功布見大記或說功布士以上通有之亦非

記檀弓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鄭元云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榆沈以水澆榆

皀皮之汁有急以播地亏引輴車滑廞厺也三臣亏禮
厺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以周案沈本作瀋汁也撥
謂撥紱其汁設撥者設其撥汁之人也君柩重故用輴
而設撥廞讀若廞三闋之廞廞猶置也設撥必用輴鄭
注嫌曲或說撥以引輴三臣不用輴而設撥不知禮意
故曰竊禮之不中亦通
鄭元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道左墓道東先至者在
東敖繼公云車遣車道左道西也郝敬說車即乘道稾
車至葬地止亏墓道左北向西為左也東上統亏墓道
先至者東以次而西以周案曰道左據墓言也曰北面

喪禮四 三六

立東上指車言也先至者在東以次而西順也如以為
墓西則先至者在西方順矣從鄭注
鄭元云至亏壙陳器亏道東西北上統亏壙敖繼公云
西北上以西行北端為上謂包筲而下也亦緖之郝敬
云陳送葬之明器亏墓道左右方苞云器藏亏柩之兩
旁必東西分陳而夾羨道入壙乃便以周案上文陳明
器亏廟中云器西南上緖注云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
上敖氏即本此為說廟中明器皆陳亏乘車之西此則
皆陳亏乘車之北廟中明器西南上此則西北上其例
可比也如郝方說東西分陳以便入壙其將據何文以

分之邪胡氏正義據郝方說殊失鄭意
鄭元云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皇侃說諸侯四
綍二碑亦前後重鹿盧四紼繫亏前後兩碑旁邊無紼
孔穎達云諸侯前後不重鹿盧前後碑各用一紼其餘
二紼在旁人持而下棺也以周案孔疏是如皇說下棺
危喪大記注云樹碑亏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閒之鹿盧
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此紼之屬
柩前後者也又云君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
之大夫士旁牽緘而已此紼之屬柩兩旁者也
記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

喪禮四 三七

鄭元云大夫廞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為載以輇車之
輇聲之誤也以周案大夫廞輴文見檀弓然君自用輴
不誤也皆當為皆字衍文孔疏以為二輴皆當為輇誤
君大夫柩在道皆用輇葬則君用輴大夫用輇
鄭元云至壙說載除飾更屬引亏緘耳敖繼公云先除
飾乃脫載以周案敖說誠是鄭循用喪祝文爾緘耳謂
圈其繩以為耳使可屬引也齊人謂棺束為緘繩
鄭元云贈用制幣元纁束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
制五合李如圭云蓋公使宰夫所贈者重君物故以送
終也盛世佐云此賵幣主人所自盡也疏云即公所贈

第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20 版次內

者葢見元纁束三字偶同遂附會之以周案公使宰夫贈元纁束疏云此卽是至壙窆訖主人贈外者用元纁束帛也以其君物所重故用之送終李說本此盛氏駁之其實兩說兼備爲是君之賵物固宜用以贈外者主人亦自具其贈也檀弓云既封主人贈　又案制幣長丈八尺逸巡狩禮文襍記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廣尺長終幅鄭注言失之也引此經爲證其實制幣廣宜如幅云尺非也長終幅與既夕禮同凡制幣終幅丈八尺鄭注內宰純制云純謂幅廣制謂匹長純制狩巡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只與鄭志云咫八寸四咫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尺四寸

器禮四　三六

鄭元云藏器亏旁加見見棺飾也器在見內藏苞筲亏旁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餱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居賈公彥云陳器之法後陳者先用先用甕甒後用苞筲苞筲藏明甕甒先藏可知故云相次可知兩兩而居謂苞筲居一旁甕甒居一旁褚寅亮云見內見外俱分兩旁藏法宜如是敖氏亏器則謂專藏亏見內左旁苞筲等則謂專藏亏見外右旁故與注异反覺支離以周案經文乃窆藏器亏旁旁謂棺旁加見又藏苞筲亏旁則旁謂見旁矣褚駁敖說是

鄭衆說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許愼云堋喪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以周案下棺曰窆聚土曰封戴記溷淆鄭注隨文是正王制云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記文兩封字連文不別鄭注正之云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封謂聚土爲墳分剖詳晰

鄭元云今一日而三斬版版葢廣二尺長六尺斬版謂斷莫縮也三斷上之旁殺葢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以周案孔疏釋版廣長之數已明其釋斬版之義甚膠葛

器禮四　三七

斬版者斷其版繩也注云莫縮卽爾雅之絡縮聲之轉也釋詁絡縮綸也郭注綸者繩也三斷上之旁殺六字句上或作止字之誤也詩曰縮版以載是版有繩縮也築土既成斬其版繩叓上而築之三斬版明其坎深六尺也三斬之上旁殺其高所謂從若斧者焉是也云葢高四尺所謂亏是封之崇四尺是也萬氏謂封高六尺版施亏封之南北未是

何休膏肓云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亏義爲短鄭元箴之云禮人君之喪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外月外日尊卑相下之

𡨋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乃大夫之
踰月也孔穎達云大夫除死月爲三月士數死月爲三
月正是踰月以周案禮經斬齊三年兼葬後所得之年
爲文與期功之實數異其言士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遂卒哭亦兼葬後所得之日月爲文與大夫以上殯葬
之實數亦異此皆古人立文參𡨋而不可强以一例者
也鄭欲兩通其文故謂大夫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
葬皆數死月死日又謂人君之喪殯數來日者顧命乙
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鄭
注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是其證云葬數往月者與春

喪禮四 丰

秋書卒葬文悉合其或速或遲者皆有故也
異義云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
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
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行事廢禮不
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愼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
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元不
駁與許氏同其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爲雨止又與許氏
異徐邈主穀梁說以駁公羊左氏及許鄭之義云喪事
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
兼備矣禮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

終事不敢停柩久次孔穎達兩通之云在廟未發之時
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
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以周案大
夫士葬不爲雨止通禮也雨甚亦宜止矣士喪禮潦車
載蓑笠爲雨備也至于壙賓出則拜送言出則壙所有
帷幕以爲障蔽矣此微雨可窆之證也記檀弓言雨甚
防墓崩孔子曰古不修墓修治也雨甚不治墓爲古禮
是大雨可止之證也
鄭元云反哭者于其祖廟不于阼階西面西方神位賈
公彥云謂下士祖禰共廟故下經主人送賓遂適于殯

喪禮四 丰

宮適士二廟者自殯宮先朝禰後朝祖反哭則先于祖
後于禰遂適殯宮敖繼公云反哭于祖廟者爲其柩柩
從此而出也顧湄云反哭宜在寢鄭注非以周案反哭
在祖廟鄭注爲合其升自西階者坊記云升自客階受
弔于賓位教民追孝也鄭注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
由阼階不忍卽父位也彼注較此爲長唐開元禮宋政
和禮柩行不朝祖下窆不反哭于祖殊爲疏略至司馬
氏書儀乃正朝祖之典而祖載不在廟中故反哭于祖
之禮仍未行司馬氏已自言之矣顧伊人說殊妄
記檀弓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曰善

夫鄭元云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閒其椁中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孔穎達云離之以物隔兩棺之閒合則并兩棺置椁中陳祥道說祔謂祔廟善夫皆善以周案離之者同壟而异穴也合之者同墓并同穴也古者一棺一椁一穴故曰椁周亏棺土周亏椁周制亦一椁一棺而兩椁竝置亏一穴不復以土瓦閒其中故曰死則同穴孔子曰善夫謂二者各有義淦陳說不可從其解善夫為皆善辱之徐伯魯言兩棺同椁實本注疏徐氏通考力詆之其謂一椁之中有物隔閒林氏求義亦詆之 右葬事

喪禮四　圭

壻鎮海張惠澍
從子炳燠 仝校

喪禮通故五

禮書通故弟十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奔親喪哭則遂行不為位以周案奔親喪不為位有君事不辱奔則為位哭齊衰以下有君事不為位有私事不辱奔亦為位

鄭元云婦人奔喪東髽髽亏東序不髽亏房變亏在室者也熊安生云未殯之冉婦人髽亏室既殯之後室中是神所處婦人在堂當髽亏東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髽亏東序方苞云東髽髽亏東房也婦人變飾必亏房中以周案以男子經堂下塈之知婦人髽東序舊說可通

喪禮五　一

孔穎達云奔喪襲絰亏序東者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非謂堂上之序東也陳澔說掩其袒而加要絰以周案絰首絰也下絞帶乃要絰陳說非序東文承上降堂故孔疏以為在堂下凡殯時位在堂下襲絰亦不上堂故無升文奔齊衰以下之喪不升堂哭云免麻亏序東明序東在堂下也

鄭元云自齊衰以下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亏主人也亏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故服也皇侃說奔齊衰之喪不至喪所謂不升堂熊安生

說齊衰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故兮至家乃綃
麻欲明所奔之喪雖輕不至喪所無道上改服著麻也
以周案注喪所謂殯宮不升堂哭謂不哭殯處皇氏直
以喪所為殯處誤會注意
鄭元云聞父母哭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言就次
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
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方苞云鄭注
五日哀殺之說非也無算哭踊并朝夕哭踊當一循在
家常節不過將事之日輟哭耳以周案鄭注君命有事
謂方有事也事有大小日有短長未可執一論

杜預云封疆之守至重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
脩服兮其國卿共弔葬之禮既葬卒哭而除胡安國說
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此奔成
王之喪者安得以為脩服兮國也以周案諸侯有即奔
者有不得即奔者當分別觀之白虎論云王者崩諸侯
悉奔喪又為天子守蕃不得頓空故分為三部有始死
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
閒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
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斯
說取通杜說非左例既葬除服尤遠禮經

穀梁傳云周魯有喪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
曰吾君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君至尊
也公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劉向通義云凡奔喪近者
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
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為之節文孝子之恩不忍公
棺柩故也許慎異義云左氏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弃
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得空
空故遣大夫也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
子之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
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兮王者相報也許慎

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加禮得奔喪今以私喪
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相校天子未加
禮兮我亦報之不加禮眭生之說非也以周案通典引
鄭駁異義甚詳皆未破的左氏隱元年傳云天子七月
而葬同軌畢至本不專主千里內言鄭不必據鄭奔周
喪為難穀梁說諸侯未葬不奔喪既葬踰年則亦奔兮
許亦不必以廢尊廢公為疑千里內空閒赴即奔故使
大夫則不可千里外不即奔先遣大夫弔可也左氏穀
梁說兩歧而可節取眭生相報之說更謬
異義云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

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許慎謹案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為近禮鄭[元]駁云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魯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弃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奔喪又與禮乖以周案千里內宜即奔喪以曾子問君既殯君未殯而有父母之喪諸文例之自見千里外不即奔喪如穀梁說周魯有喪以不敢忘父之殯不能即奔是國有私喪其奔也如此則無事之國其奔天子之喪審矣成王之喪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下康王之誥云庶邦侯甸男邦采衛是千里外諸侯奔喪之明證奔喪有先後白虎論已言之其還國亦有先後通典引劉向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劉治穀梁與公羊家說异必俟葬畢乃還禮不可通

异義云諸侯自相奔喪禮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事從左氏鄭無駁孔廣林說左傳諸侯五月同盟至不必親會葬

异義云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也許慎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也同姓當會异姓不當會鄭[元]駁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异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也　右奔喪

經聘君若薨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赴者至則衰而出鄭[元]云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赴者至禮為鄰國闕于是可以凶服將事賈公彥云襄二十三年左傳禮為鄰國闕服注云鄰國尚為之闕樂況舅甥之親乎若然赴者至主國可以闕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故襍記云執玉不麻是也敖繼公云赴者未至其哭也亦為位奔喪曰諸臣在它國

為位而哭以周案云哭于荅則不為位可知奔喪所云
赴者既至之禮也敖說非衰而出當以自館至朝言其
入而行事哭中林謂當長衣練冠與攝主同喪右聘賓遺
書高宗諒陰諒一作亮陰一作闇僞孔傳云諒信也陰
猶默也鄭元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
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杜預段暢說亮陰諸
儒皆云信默唯尚書大傳以為凶廬鄭元依之苑宣說
知諒闇為凶廬者案禮葬後柱楣楣則梁也明葬後居
廬所以為義惠士奇云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云草屋
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誅茅為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

一說楣謂之梁而檐亦謂之楣說文楣秦名屋櫋聯也
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是楣在寿端與門上之楣名同而
實异柱楣當指檐端之楣初喪廬時楣臥于地卒哭以
後則柱其臥地之楣而西向開戶以周案倚廬者以豎
木數本斜倚東墉其巠至地處有横木總束之下臥于
地即所謂楣既虞乃柱其楣而謂之梁鄭云廬有梁者
明廬本無梁也鄭意爾雅楣謂之梁為通辭析言之廬
有臥地之木可謂之楣不可謂之梁梁闇者有梁之廬
即所謂柱楣是則梁闇與倚廬异或以倚廬當之誤論
語邢疏引左傳杜注孔義以為釋服心喪之名亦誤

馬融云倚木以為廬在東牆下西向門端也鄭元云倚
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以周案鄭義本閒傳為文
馬說蓋據虞後言之既虞翦屏柱楣乃西向戶記云凡
非適子自未葬以于隱者為廬鄭注蓋廬于東南角既
葬猶然胡竹村據此以為適子廬于大門內之東北角
蓋非東北角亦非顯處
陳澔云襍記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者嚴也謂齊衰有
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皆居堊室廬乃哀敬嚴肅之
所服輕者不尋居也麦曙云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
論其正爾亦有斬衰不居廬者襍記大夫居廬士居堊

室是士服斬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不居堊室者喪服
小記云父不為衆子次于外是也亦有齊衰居廬者喪
大記云期居廬終喪不御于內者父在為母為妻是也
亦有始居廬而終居堊室者此變除之節也襍記所云
齊衰當指為祖父母世父母之類不尋指子為母夫為
妻以周案經言堊室之地亦有不同一為期服初喪之
堊室其地在中門外廬南其戶如廬北鄉一為三年喪
練後之堊室其地即于中門外屋下為之其戶西鄉賈
疏以練後之堊室即于廬為之孔疏以初喪之堊室其
戶西向皆由兩地之不分而揔說之

鄭元云喪服既練居外寢于中門之外屋下垒墼爲之不塗塈所謂堊室也賈公彥云練後不居倚廬還于廬處爲屋故仍在中門外以周案既練之堊室于中門闑外屋下垒甎爲之不在倚廬處襍記言君喪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明異處也賈疏非堊室垒甎爲之說文云垒絫墼也墼令適也令適卽爾雅之瓴甋謂以甎絫之也鄭注垒字今作壘誤

喪服傳既虞寢有席閒傳則云小祥寢有席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閒傳則云既祥復寢賈公彥說閒傳既虞卒哭芐翦不納鄭云芐今之蒲苹卽此既虞之

席謂蒲席加于苫上也孔穎達說既祥不宿門外而復于殯宮之寢吉祭後不宿殯宮而復于平常之寢文雖同義自別或說既虞有席既祥復寢竝爲尊者居喪之禮或說閒傳寢有席原在芐翦不納之上今本脫爛在下爾以周案三代異禮學者各記所聞不必傳會

喪服傳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元說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王肅劉逵袁準等說滿手曰溢郝敬云溢搤通米盈握言食少也以周案溢鎰古字通權量古法合鄭讀溢爲鎰因權較量有何可詆其爲米一升有奇當今爲米二合强較平時常食僅三之一開元禮食粥朝米四合暮米四合較古贏矣陳澔集說直指二十四分升之一爲一溢尤謬王劉讀溢如字訓爲盈滿文義不足郝說較通　又案禮經喪服傳既夕記竝有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之文喪大記足之曰食之無算鄭謂粥與食無異數或說不必拘朝夕戴子高顏氏學記以朱子家禮無食之無算句爲疵病謂元遵家禮過朝夕不敢食朝夕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因歎後儒無德不可作禮如其言禮經傳記豈亦不通與

喪服傳既虞食疏食既練飯素食鄭元云疏猶麤也素猶故謂復平生時食也顏師古云素食謂但食菜果糗

餌之屬無酒肉也安得練時便復平生故食程瑤田說疏食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素食謂黍稷也賤者食稷豐年亦得食黍若稻粱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于女安乎兩食字竝讀去聲顏說難鄭未當

記喪大記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而閒傳則云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食乾肉喪大記期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而閒傳則云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熊安生說練

醯祥肉據病而不能食者言皇侃說齊衰二日不食正
服也三不食者當是義服以周案三代異禮學者各記
所聞不必牽合
記喪大記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
鄭[元]說為後者有爵攝主為之辭于賓不敢當尊者禮
也應鏞說有爵無爵蓋指弔者而注繫于為後不在之
人非也如注說為後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無事乎接賓
也何攝主為
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鄭
元云外無哭者于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

祥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孔穎達云鄭意以祥踰
月作樂故禫時無哭則經樂作之文但釋禫時無哭之
意皇氏以為祥之日鼓素琴樂作之文釋兩時無哭與
鄭注違以周案鄭注祥踰月之祥定本作禫皇說于記
文似合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
笙歌又曰是月禫徙月樂樂之作始于琴瑟成于笙歌
而極于金石以琴瑟言祥之後已作樂矣以金石言禫
後一月乃作樂
鄭[元]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
復宿殯宮也孔穎達云禫月值吉祭之節吉祭不當四
時吉祭踰月吉祭閒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
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于殯宮之寢此謂不復宿殯
宮復于平常之寢文雖同義自別顧炎武云互言之也
禫卽吉祭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孔疏以吉祭
為四時之祭非以周案未復寢而先從御者所謂比御
而不入是也從御謂使婦人執事鄭注以為御婦人非
杜預以為從政御執事尤非吉祭非禫孔疏是
記雜記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而喪大記云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鄭[元]云練而歸之士謂
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公公士大夫有地

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一說雜
記言朝廷之大夫士大記言都邑之大夫士一說大記
言異姓卿大夫士雜記言同姓卿大夫士與君有服者
以周案後說為通鄭注以練而歸之士為邑宰恐非凡
宰邑之大夫士于其君喪當于其邑為喪次如亦次公
館何以固其邊圉也曰公館者正對私邑之喪次言曰
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謂在廷之臣其居次
有久暫之差也又曰士次于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謂未練以前士亦次于公館但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亦
有輕重之差也雜記本義如此鄭注素在君所食都邑

之臣亦有二說皇氏謂此臣先在其君所會之采邑熊氏以為繫在君所謂此家臣為大夫者繫先在君所會都邑之臣謂家臣不在君所出外會都邑者

賀循云喪大記諸父兄弟之喪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為之次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以周案喪有二次既殯以中門外至室為次既祥以中門內殯宮為次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鄭注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此說極確非不為次也小記父不為眾子次於外明為適子猶出外為次也而子之殯宮不論適庶皆不次故云父不次於子兄於諸弟亦出次於外故云既卒哭而歸

不復居殯宮為次故云兄不次於弟賀說非申其說者謂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皆據庶言尤謬

記雜記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鄭元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士不得也置猶立也以周案上文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鄭注據此為說申之者以為父賢可以及子子賢不可以及父陳氏集說力詆其逆理或為之解云父不主庶子之喪此外者蓋庶子也而疑之者又謂父不主庶子喪雖士亦然亦不待言為大夫以周謂記云士之子為大夫明其為別子也凡別子之喪皆其子主之無子則立族人為後主之其父或在不論賢與賤皆不主其喪此通禮然也故公之子為別子公不主其喪士之子為大夫士亦不主其喪爾

記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鄭元云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尊可以攝之吳澄云大夫亦無後其親屬為士者不得攝大夫唯宗子尊可以士而攝大夫之喪也以周案攝謂代主人以拜賓也大夫之無子者必置後無事乎攝義當從鄭

記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舊說此妾之攝女君者故主其喪祔自為之者以其祭於

祖廟以周案喪服緦麻章士為賢妾大夫雖不為之服而喪大記云君撫內命婦大夫撫姪娣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則妾死三月以內皆親主其事也過此使其子主喪林氏云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為之十三字連讀自至對文

記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鄭元云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妻之黨自主之非也方苞云婦人出而不反然後私親

主其器匪是而主之是儕嫠者亏出婦也爯後東西無
有求其夫之朋友而不辱也古者男女始生必書亏閭
史朋友之道窮然後里尹可屬焉無子而服加以期恩
以窮而益篤也不敢主其喪義以變而益嚴也以周案
其夫外請其夫先姑姊妹而外也或說此謂姑姊妹之
夫外與或曰語不可通當以注義為長方氏說妻黨弗
主之義甚正近人多疑爯後東西家及閭尹不若妻黨
之親刺記言之不情此卽或曰之見而鄭注之所非者
也
何休左氏膏肓云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穀梁癈疾

云公羊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以為禮尊不含卑不言
來者本不當含故不責其晚亏義穀梁為短鄭[元]釋云
天子亏二王後之器含為先禭次之賵次之一作禭則次之賵為
後亏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亏諸侯之臣禭之賵
之則諸侯相施亏一作　如天子亏二王之後亏卿大夫如
天子亏諸侯亏士如天子亏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
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孔穎達云鄭知
天子亏二王後含禭賵者約雜記兩諸侯相敵明天子
亏二王後亦相敵也知諸侯亦然者約雜記文鄭知天
子亏諸侯含賵者約文五季榮叔歸含且賵二傳但譏
兼禮不譏其數是也鄭知天子亏諸侯臣禭之賵之者
約士器禮諸侯亏士有禭有賵明天子亏諸侯臣亦然
鄭知諸侯亏卿大夫如天子亏諸侯者旣無所尊明尊
此卿大夫如諸侯也凡此亏其妻亦如其夫知者約宰
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又約魯夫人成風之器王使榮
叔歸含且賵以外推此可知以周案孔氏疏鄭是已但
京師去魯千里含禭固不克及事天子亏諸侯之臣恐
亦不能如諸侯亏其士一一弔禭也士器禮有禭有賵
卿大夫宜旣有含天子亏其卿大夫士亦當如之公羊
家說尊不含卑非云不兼二禮者例詳公羊隱元季文

五季九季傳白虎論諸侯不親迎京師云為禮不兼陳氏
疏證疑字誤非此從今文家說也古文家兼二禮無譏
記襍記云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禭賵臨皆同日而畢事
者也而士器禮始外致禭蓊時致賵不同日以周案同
國之禮禭賵弔臨可异時各致异國之禮弔含禭賵臨
五者相次同日故春秋古文家天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一使兼二禮不譏今文家說為禮不兼趙伯循駁之云
據禮含賵禭一人兼行若毎事須一人則謈王朝之臣
不足充器禮之使趙說卽據襍記文以言也
何休云穀梁文五季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四季

夫人風氏薨九秊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敢晚矣何以言來鄭元云秦自敗亏殽之後與晉為仇兵無休時乃如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也

何休云禮主亏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一使兼兩喪又亏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為禮非也鄭元云若以為緩按禮衞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以善之以周案子游善主人非善來弔且禭施亏死者弔施亏生者亦不㝵以彼為難起廢疾云君子原情近是

記檀弓師哭諸寢與奔喪哭亏廟門外异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亏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奔喪哭父黨

亏廟异逸奔喪禮哭母黨亏廟與奔喪哭母妻之黨亏寢异熊安生說檀弓殷禮奔喪周法哭母黨亏廟是親母黨亏寢蓋繼母慈母之黨皇侃說母存哭寢母亾哭廟

記檀弓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鄭元云謂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孔穎達云哭無時有三種此謂小祥之後既小祥可為君使以周案出使之臣以馳驅疾行為念皇皇者華詩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鄭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是也出使而遭私喪者以徐行望反為心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注曰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是也此記為出使遭喪者言非謂居喪而服君事父母之喪哭無時極言其痛之深不必拘定始死既殯小祥三節人子在道聞喪其哭亦無時也凡出使而有父母之喪既不可以家事辭公事故聞喪而不反又不忍以公事薄父母故徐行以待君之追代使而不㝵反也所謂若有私喪哭亏館竟而居是也使而必知其反也所謂君子不奪人之喪是也必知其反申明使者哭無時之志爾鄭注反必有祭亏文無著

唐會要云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江右虞潭殷仲

堪竝云既葬公除廢祭者非也其時公除者行公除祭蓋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事春秋之義也以周案鄭注檀弓云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公除之祭義蓋昉此然非禮也公羊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為已出使亏外者言不㝵飾經義以文邪說傳曰古者臣有大喪三秊不呼其門此正禮也又曰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此權禮也非金革而無事不可閔子所謂不卽人心孔子所謂從其利者也

記喪大記君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春秋公羊傳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

秊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以周案禮運云三秊之喪期不使既練則首絰除公羊家說是鄭注檀弓云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亦用公羊說喪大記葢據國有急難而言如伯禽之事是不然孔子所謂從其利吾不知也

記曾子問孔子曰夏后氏三秊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鄭元云致事還其職位于君周則卒哭而致事林喬蔭云大夫士于其親之始死命赴之頃即已還其職位于君三代皆然此所云致事者君命以事致于其家即大記所謂君既葬王政入于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者葢自君言之謂之致事自臣言之謂之從政不然此方還而彼已入何不倫乎致事與致仕音近義遠不辱混而一之以周案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明致事即致仕也如林氏說于曾子問上下文義俱不融洽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所謂王政公政者王國急難之事也所謂服王事即金革之事此曾子問所謂伯禽有為為之也致者道其常入者明其變

記襍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

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鄭元云末謂卒哭孔琳之云末與卒哭若果實同而名異則當疊言小功之末可以納婦取妻如大功之末疊言可以冠子嫁子何以別叒起條云己雖小功卒哭可以取妻以周案卒哭三月小功之末則五月己之小功既三月卒哭可以冠取妻而于父之小功而已總者必待在末之五月亦但可為子冠為子取婦尚不可自冠自取是薄于己之小功而厚于己之總麻揆其上下文義輕重失敘故鄭注以大功之末小功之末末為卒哭所以通其義也然末與卒哭自不可掍孔氏所議誠有見矣昬禮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三族者父身子也此記即舉三族為文謂身主冠昬之命而有大功之喪于其末可以冠子嫁子尚未可以取婦若主命者尚有父即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幷可以取婦重及時防不虞也父謂主命者之父本林氏求義小功當作大功本王氏述聞但林氏謂其父小功之末而主命者之總服已除則取婦亦何待言王氏謂主命者大功之末可以取婦則上句大功之末可并言冠子嫁子取婦亦何必別叒起條言之是其說之不可通也若冠昬者無其父祖而已自主命所謂孤子也雖小功既卒哭可冠取妻重蓍代急宗祀也汪彪云取婦則父為主取妻則己為主禮偁取妻是無父之正文林氏求義申其

說謂己者明其無父而身自主之也此以先祀為重故不辱不殺其輕喪是也服中冠取通典所載先儒辨論甚詳有謂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嫁取妻則祖無服父有服祖為一家之主可以為孫冠取妻此徐野人何承天之議也其解父為冠子取婦之父亐所冠所取者為其祖似已但經言冠嫁取皆父主命祖主孫命未聞必謂其祖無服說亦過泥矣有謂己小功則父大功己小功可以冠取則父大功亦可冠子取婦者此范汪江彪之議也不知經言己不言子明非對父而言言取妻不言取婦明無舅姑之事何辱以彼例此也有謂己有下殤

小功不辱冠取其長殤中殤在大功者與尋常大功同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此庾蔚之之議也不知下殤之小功且不可冠取而謂長殤中殤之在大功者轉可豈不輕重失倫乎有謂下殤之小功以齊衰降重其本服不可冠取若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以及大夫大夫之子皆以齊衰降服大功亐大功之末亦不辱冠嫁此荀伯子傅純徐爰王文憲范堅等之議也不知經但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嫁未嘗別其正降無容以彼例此經外添說如果降服皆然經亦何必獨舉下殤邪

奮說當冠之年必亐二月行之冠必及時故因喪而冠若非冠月則待變除卒哭而冠或說喪冠之禮不及小功以大功以上情戚而為期遠故因喪而冠小功則俟而用吉或說曾子問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內喪則廢外喪則冠是及期且廢況未及期奚必因喪而冠且襍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己雖小功卒哭而冠奚不可待而必冒喪以行以周家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不必定在二月曾子問言將冠子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尤不辱謂專屬大功以上襍記言己小功卒哭而冠是專指孤子亦非通指有父之人禮吉凶不相干曾子問及期而廢廢其吉禮

因喪而冠冠以凶禮襍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俟凶事將畢而復冠之以吉或當初喪而喪冠或俟喪末而吉冠各相其時也何疑焉

五經异義云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偁名左氏說既沒偁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偁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論語偁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元駁云設言死凡人亐恩猶不然況賢聖乎孔穎達云鄭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鯉也死是實死未葬以前也

鄭元云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謂庶人也適士以
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天子諸侯諱羣祖王
肅云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可不復諱肰已易其名
則故名不復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至今遂
以省中為偁非能為元后諱也當獻子時魯不復為二
名諱而獻子自以為犯其諱直所謂不學者也
記檀弓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孔穎達云業謂所
學習朱熹云業謂簨虡上板廢業謂不作樂游桂云古
謂樂為業如肄業及之學人舍業皆以歌詩言之以周
案喪不貳事故廢業廢猶置也謂緩為之居喪讀喪禮

既葬讀祭禮斯為不貳事大功雖輕猶置其業誦謂氾
讀詩書
劉德問田瓊云失君父終身不辱者其臣子當辱昏否
田瓊云昝許叔重异義已設此疑鄭元駮云若終身不
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達權
王安石云季札三號遂行哀不足矣吳澄云右還其封
且號者三八字為一句謂圍繞其封以行而且號哭也
三是記其圍繞之匝數非計其號哭之聲數也王氏誤
讀遂誤解以周案哭說是繞封三匝今俗尚肰
孔穎達云孔子不知父墓意欲問人乃殯母于五父之
衢欲使它人怪而致問陳澔云終母之世不求父葬之
地母外殯衢又如無室廬者何以為孔子乎以周案記
文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十字作一句讀孔子不知
父墓之為殯也殯則可合葬葬則否初疑之故不合葬
卒問而知之故合葬焉茲孫護孫說較舊解為近正
白虎通義云葬從死者何子無爵父之義也以周案子
無爵父之義春秋三傳家說有不同詳即位改元門陳
氏疏證以為此祇宜施于大夫士若至位為天子諸侯
仍葬從死者似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也此說不合
經義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古者謚作於君云

不為父作謚則暴貴者貴為天子諸侯也鄭注云子事
父無貴賤今葬禮而從子如鄙父之賤矣通典引鄭志
云趙商以周追王太王以下與曲禮文違鄭荅以周家
王迹起于太王若禹湯則不追尊也通典又引异義云
許慎謹案舜為天子瞽瞍為士明起于士庶者子不辱
爵父母也準是以推葬從死者義貶上下中庸言葬以
父祭以子亦曰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含文嘉云春秋之義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
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王制疏作栗誤）士四尺樹以槐庶人
無墳樹以楊柳禮統云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卿大夫樹

楊士樹楡說文云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欒士楊以周案檀弓云古也墓而不墳謂殷以上周官冢人以爵等為邱封之度與其樹數已有塋王制云庶人縣封不封不樹鄭注冢人云今律列侯墳高四尺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塋是漢制庶人有墳天子樹松諸侯樹柏諸家無异說大夫樹欒或從士制樹楊士樹或槐或楡或楊不定庶人樹楊用士制含文嘉云柳衍文

杜預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孔穎達云天子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處而漸邪下之諸侯以下臨壙上而直縣之賈

公彥云天子有隧諸侯以下有羨道羨道謂入壙道上無負土塗上有負土為隧以周案禮文天子以豐碑諸侯以桓楹是皆臨壙上直縣而下也隧制以賈疏為長如孔疏隧遠高而近下則水潦必豬而滲于壙中矣羨道士亦有之故鄭注既夕禮眾主人及婦人位云俠羨道

石渠議云宗子孤為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傳曰因殤而見孤也男二十冠而不為殤亦不為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异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沒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何乎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

受業海甯許克勤
外孫鎮海張　仝校

器祭通故一　　　　禮書弟一十一

定海黃以周述

經始亦奠脯醢酒醴記云若醴若酒鄭[元]云或卒無醴用新酒敖繼公云醴酒具有四物以周案敖說非當依記注或醴或酒止用其一盛氏云為始亦促不及備

胡培翬云士喪注云舉者盥出門舉鼎者案上經設盆盥亐東堂下之餕東注云為奠設盥則此舉者蓋盥亐東堂下而出門也敖氏以為盥亐門外盛氏以為盥亐西方皆非也以周案鄭注舉者盥出門句舉鼎者屬下胡氏解義是句讀非

賈公彥云小斂奠鼎入阼階東西面錯對在門外時北面陳鼎向內為宜以周案今本陳鼎亐寢門外西面與此同或以為疏誤張皋文據注錯鼎亐此宜西面及疏門外北面以為上經西面字誤張說蓋是

鄭[元]云小斂奠乃朼載皆覆進柢凡七體皆覆為塵柢本也進本者未异亐生也骨有本末張爾岐云皆覆謂牲體皆覆設之沈彤云注以覆為羃但此經醴酒脯醢皆既奠而後巾之不應亐俎獨方載而即羃下經巾之乃幷俎而巾之也張說㝡㝵其解下經云載魚左首進鬐注云亦未异亐生是進柢猶進鬐覆設猶左首所以不异亐生也敖說皆覆亦以別亐生亦非以周案沈說是

記檀弓小斂之奠子游曰亐東方曾子曰亐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鄭[元]云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亐室乃有席以周案士喪禮小斂奠亐尸東曾子言亐西方故鄭以為非

經小斂奠醴酒錯亐豆南楊復圖酒在豆南醴在酒南張惠言圖酒在醴南以周案張圖非上云𢀖醴先酒脯醢俎從醴特酒偕豆俎𢀖與奠同下云𢀖醴酒北面西上亦謂上𢀖醴

記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竝籩亦如之鄭[元]云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為夕進醴酒兼餕之也勺二醴酒各一也豆籩二以併則是大斂餕也記亐此者明其它與小斂同陳古文角觶為角柶盛世佐云周人斂用日出是日仍有夕奠敖謂為明日朝奠非也以周案盛氏申鄭駁敖是小斂奠一豆一籩大斂乃有二豆二籩故鄭以二以竝為大斂奠朱子以此所記為大斂通用是也敖氏以為專記大斂當次在眾主人布帶後誤

胡培翬云小斂後徹餕設亐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亐堂

謂改設亐西序之西南其北直西榮蓋在庭之西也敖
氏謂設亐西堂降自側階誤經云如設于堂則在庭可
知凡言當東榮當西榮皆據在庭者言之以周案胡駁
敖說是
胡培翬云大斂奠由楹內入于室楹內東楹之西敖氏
以為東楹北非下由楹西謂西楹之西以周案胡氏誤
沿張圖而言凡經曰楹外者皆楹南曰楹內者皆楹北
東楹東未有楹內之偁下文降曰由楹西則升由楹東
可知也由楹東而入室則楹內為楹北可知也楹內楹
西互文非對文升由楹東還楹北降亦由楹北還楹西

喪祭　三

升降相對經亐大斂奠曰由楹內君視斂曰視負墉鄭
注言士寢東房西室亐經最合
姜兆錫云大斂奠魚鱄鮒九鱄當音團卽山海經黑水
之鱄魚似鮒而彘尾王引之云魚鱄鮒九者或用鱄或
用鮒其數皆九也當以魚鱄鮒為一句九為一句士虞
禮記升魚鱄鮒九同否則鱄鮒竝用而欲合其數為九
覩多覩少乎以周案王說是鱄鮒皆常用之魚
敖繼公云朝夕奠無俎非盛饌徹則太之不復改設亐
序西南惟言卒徹為下事節也盛世佐云朝夕奠雖非
盛饌亦改設亐庭求神之道宜肰也吳廷華云奠以依

神後奠未設故暫設亐此何論盛否以周案敖云不復
改設非吳云暫設亐室亦誤從盛說
既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它日鄭元云孝子不忍
一日廢其事親之禮亐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下室如
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賈公彥云下經云朔月不饋食
亐下室明非朔月在下室設之也以其燕養在燕寢中
設之可知司馬光說兩處饋奠殊無謂以周案生時饋
羞湯沐常供養亐燕寢故亦卽亐燕息之所供養饋羞
湯沐之具下室卽燕寢之房室异亐正寢之正室文王
世子篇下室對賢室言喪大記下室對路寢言與此正

喪祭　四

同尊之故亐正室設朝夕奠親之故又亐下室饌饋羞
湯沐所謂亐彼亐此是也近萬季野徐健庵竝沿溫公
之誤其云下室卽正寢之室尤沒解
鄭元云記饋羞如它日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异亐
下室日設之如生存進徹之時如其頃薦新不饋亐下
室以殷奠有黍稷也賈公彥云鄭鄉黨注不時非朝夕
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
鄭略云亦有日中也或以亦後略太日中直有朝夕也
云進徹之時如其頃者一如其生平子進食亐父母故
雖亦象生時若一時之頃也以周案下室之饋羞如糗

飦粉餈楂梨薑桂之類鄭意饋以黍稷為主羞敢時有
不同正室之奠有酒醴脯醢下室之饋其進徹如生平
食時之頃不留奠亦不同正室留奠不連徹皆以明下
室之饋簡略也萬氏疑其禮盛于奠因以駁記未審如其頃者所謂如食
間是也賈氏疏注誤其說三時食亦違經典內則云昧
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
夕恆食是則古人恆食之節止朝夕二時耳故殷有朝
夕奠其日中食非恆食也故殷亦不奠且季老食不能
以時非特日中有食也故記曰飲食不離寢
經自小斂奠大斂奠以至大遣奠並有籩豆獨朔月奠

有豆無籩且明著于經曰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
籩位以周案禮經通例飲酒之禮籩豆並有食禮則有
豆無籩籩盛乾物乾物不宜于食故凡黍稷之饌並不
用籩加昏禮設對席饌及婦饋舅姑公食禮之正饌加
饌聘禮之設飧致饔餼士虞特牲少牢諸禮之陰厭及
主人獻尸尸嘏主人皆饌黍稷有豆無籩此固經之通
例也而經于朔月奠獨著之者朔月奠不饌黍稷或嫌
其有籩也又云有黍稷用瓦敦轉詞正明其本無黍稷
也故經無饎爨之文其不饌黍稷而有豆無籩者此為
通例之變故經特著其無籩以曉人楊信齋不明通例

于是有豆重籩輕之說淩氏釋例已辨之
賈公彥云凡奠于堂室者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
庭者亦由重北東方來陳由重北而西徹訖由重南而
東象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也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
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
為踊之節也重主道神所馮依故奠者降反位由重南
東而過主人又踊吳紱云襍記踊婦人居間鄭注踊必
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此經由重南東丈夫踊蓋賓
踊以周案奠者由重南東過丈夫踊丈夫指主人賈疏
是凡踊婦人居間故丈夫見其升而踊婦人見其降乃

踊丈夫見其過又踊凡奠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而從
奠升降自西階為從柩遷祖奠升降自西階為由足故
也
鄭元云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也敖繼公云孝子以
尸柩既殯不昇復奠于其側雖有奠在室不知神之所
在故置此于棺旁以盡愛敬之心也以周案兩說各有
意敖說較長沈氏云祭奠之事于主設俎豆敦鉶于重
縣二鬲鬻于葬藏苞筲甕甒于殯設熬黍稷魚腊焉殯
之設熬黍稷猶重之縣二鬲鬻也熬黍稷之异于苞筲
甕甒猶鬻之异于俎豆敦鉶也

鄭元云既夕哭夙興陳鼎皆如殯皆皆三鼎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吳廷華云皆言下三奠皆肰也以周案吳說存參

敖繼公云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祖奠之饌也遷祖之奠別有脯醢酒醴劉台拱云二廟者朝禰如小斂奠朝祖如大斂奠以是為尊卑之殺如敖氏說朝禰之奠尚用特豚而朝祖之奠止用脯醢酒醴非也以周案劉說勝敖

鄭元云徹降奠巾席俟于西方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不設于序西南者非宿奠也宿奠必設者為神馮依之久也敖繼公云徹者由東方當棧之南折而西至棧之西南折而北東面而徹奠既徹至西方折而南乃由重南東也淩廷堪云當與歬徹遷柩從奠注云不設序西南已再設為褻者同例以周案明器在重北當依鄭注為是則徹奠往來之節亦當如鄭所說此所徹之遷祖奠初設于堂上柩西繼設于堂下當歬東是已再設矣當以淩說為長

經朝祖正柩于兩楹閒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鄭元云是時柩北首席設柩西當西階也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于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賈公彥云此不近柩設奠為神不西面故特牲少牢皆設席于奧東面也云東非神位者亦據神位在奧不在東而言也小斂奠設于尸東者以其始死未忍异于生大斂以後奠皆設于室中亦不統于柩此奠不設于室者室中神所在非奠死者之處故也敖繼公云席設于柩西亦差近于柩奠設于席歬亦當柩少北柩北首西乃右也于此奠焉與奠于尸右之意同以周案斂時南首奠當在尸東朝祖時北首奠在柩西祖奠大遣奠南首奠當主人之南亦在柩東凡奠之統于尸柩者皆在其右當腢其或東或西者以尸之南首北首而別也注說東非神位似泥凡奠設席皆東面朝祖席設柩西云奠設如初明亦東面也敖說亦非

楊復云器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于尸東小斂奠亦如之既殯奠于室之奧設席東面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亦如之啟殯入廟席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中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遣奠皆如之但設于柩東為异淩廷堪云凡奠小斂以前皆在尸東大斂以後皆在室中遷祖以後皆在柩西既還車則在柩東以周案凡奠皆在尸柩之右既夕禮載柩于車畢降奠當歬東注當歬東猶當尸腢也亦在柩車西

楊氏以為降奠在柩東誤檀弓孔疏云時柩猶北首淩
說是
鄭元云凡器自卒至殯自啟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
日數亦同矣賈公彥云啟日朝禰明日朝祖又明日乃
葬與始死襲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而殯同小斂主人
髽帶主婦髽自啟至葬主人主婦亦同于未殯敖繼公
云柩過禰廟因而朝之初無它事既奠則禮畢矣故即
適祖以周案朝奠終日夕奠終夜一奠即徹古無是禮
或謂遷禰重不入門奠不設巾是朝禰祖同日之證此
說非也重止廟門不入與殯時重在中庭不升堂同何

嫌越宿、露處記言朝禰徹奠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
降是禰奠設巾之證也或謂日不三奠遷禰之奠即以
當遷祖奠此尤非也朝禰饌如小斂奠見既夕記朝祖
陳鼎饌如大斂既殯之奠見既夕經兩奠迥別參見喪
禮門
鄭元云經布席乃奠如初者車已祖可以為之奠也是
之謂祖奠記言饌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則既祖祝乃饌
敖繼公云如記所言是布席于柩東少南東面而奠于
其東也江筠云此奠在車東非車西也如初謂如初東
面設之非謂與初同處上經降奠當前束注云猶當尸
腢此經設奠總猶斯意時尸南首奠于柩東少南吳廷
華云此奠亦陳三鼎初謂遷祖奠以周案如初謂如遷
祖奠吳說是其奠在柩東江說是其饌經不見故記補
之曰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凡奠先饌饌與奠
异故鄭注下遣奠東方之饌引此記文以明饌位不以
為奠也敖說非注云既祖祝乃饌祖者始也祖為行始
非奠名故上乃祖注云還柩鄉外為行始既祖乃饌既
饌乃奠祖奠之設其席近柩又不在主人南胡正義直
以饌位為奠位亦非張皋文分饌奠為二是其以如初
為如從奠柩西之位誤祖奠無俎又誤

鄭元云大遣奠陳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
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以周案此雖攝盛
用五鼎然豚解而非體解又以鮮獸代膚亦示有异少
牢之禮
鄭元云大遣奠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
輅北上巾之敖繼公云亦饌于東堂下南齊于坫褚寅
亮云如敖說則饌處反在北奠處反在南逆矣惟奠于
堂上者乃饌于東堂下也胡培翬云祖奠與遣奠饌之
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其奠之皆在柩車之東當前束奠
處同則饌處亦同敖异于鄭褚駁之是也以周案胡氏

此言較祖奠疏爲明

鄭[元]云卒束岸而降奠席于柩西者將于柩西當岸束設之惠棟云經曰降奠當岸束初奠在堂上今降而下之是謂降奠以周案記之束岸卽經之岸束卒束岸而降奠六字句束岸降奠皆連文敖氏訓爲卒束之岸郝氏讀爲岸而降奠張稷若讀卒束岸而降皆非也胡氏云降奠之義與經同席于柩西亦與經設于柩西同但經所言是堂上之柩西此記所言則在堂下柩西百語甚明析

鄭[元]云遣奠俎實羊左胖反吉祭也言左胖者體不殊

骨也賈公彥云左邊共爲一段故云體不殊骨肰下云髀不升則除髀以下膊胳仍升之又于上肩脅脊別升則左胖仍爲三段矣而云體不殊骨據脊脅以上膊胳以下共爲一言敖繼公云羊亦豚解褚寅亮云羊言左胖豕言豚解互文見義賈謂豕與羊异非也胡培翬云毎體體骨相連故言不殊褚說是以周案經于羊俎云左胖髀不升腸又胃又于豕俎曰亦如之豚解無腸胃如褚胡說此爲互文見義則于卩豕錯言其一可矣何必云亦如之經于亦如之下別言豚解無腸胃皆明其异爾鄭云體不殊骨者謂羊用體解解之而不殊絕其骨使左胖仍連爲一段至苞乃折之也賈謂左邊共爲一段是已又云仍爲三段爲誤解下注俎釋三个之文特歧其說非也胡說毎體體骨相連此凡殺皆肰鄭何必說且于左胖之義又何涉邪

鄭[元]云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成猶併也不綪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盛世佐云鮮獸特于豕北吳廷華云特于腊北胡培翬云以上篇設大斂奠腊特于俎北例之當在豕腊二俎之北

鄭[元]云苞牲取下體苞者象旣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士苞三个岸脛折取

臂臑後脛折取骼亦㝵俎釋三个賈公彥云羊俎注云體不殊骨也其髀又不升則骼別爲一段在俎今岸脛折取臂臑其肩仍著胖爲一段後脛折取骼仍有肫一節在俎則羊俎仍有兩段在豕則左胖豚解爲四段在俎今岸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仍有四段在俎相通則二俎有三段在故㝵爲俎釋三个敖繼公云折取下體則是毎牲之俎猶有四段也此不取俎釋三个之義與祭禮之歸尸俎者异也褚寅亮云取下體正也其餘取脊則釋脅取脅則釋脊從便也俎上岸脛留肩後脛留肫此外或脅或脊科留其一則毎俎各釋三个矣賈

疏誤胡培翬云褚謂或取脊或取脅又與經取下體不符敖說似勝兮注以周案鄭注羊左胖云體不殊骨謂羊雖體解而不殊絕其骨遣奠用左胖而髀不升止有肩脊脅三體而三體仍連爲一胖至時乃折之然所折者肩取臂臑後取骼皆是下體其肩脊脅三體仍釋在俎故云亦爲俎釋三个豕雖豚解其法亦然鄭義如此諸家駁鄭申鄭皆非其義

鄭元云遣車載所苞遣奠而藏之遣奠天子太牢苞九个諸侯亦太牢苞七个大夫亦太牢苞五个士少牢苞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賈公彥云以此而言士無遣

車則所苞者直持之而已士有二苞而云苞三个鄭又云个謂所苞遣奠則士一苞之中有三个牲體若然大夫苞五个一苞之中有五个五五二十五一太牢三牲有九體又就九體之中分爲二十五个五苞各五个天子亦一太牢又加以馬牲則十二體就十二體中分爲八十一个九苞各九个孔穎達云苞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也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然大夫以上皆用太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苞凡爲五苞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苞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苞以周案鄭注檀弓云个謂所苞遣奠牲體之數也苞爲包遣奠之名个者苞之數名也舉其物謂之苞舉其數謂之个士喪禮苞二謂其苞有二个也鄭謂遣車載所苞之遣奠襍記云遣車視牢具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是每乘載一个也則个卽苞明矣自鄭注有士苞三个之說疏家遂謂一苞之中有三个苞自苞个自个與經文違不足信也遣奠天子太牢有牛羊豕三牲牲取三體三牲有九體其苞九个苞各一體也諸侯七个大夫五个雖皆用太牢而不盡折牲體而用之所以降天子也天子九个車九乘諸侯七个車七乘大夫五个車五乘皆

降殺以兩士無遣車不用降殺以兩之法故其苞二个折取羊豕各下體爲一苞也據鄭注士牲亦取臂臑骼三體而謂士苞二苞各三體說尚可通賈疏又以之推大夫以上之个數且謂天子加以馬牲謬之謬矣孔疏知其不可通遂謂士有三个个有二體與士喪苞二之文亦違

襍記有子曰載粻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而既夕禮陳器筲三黍稷麥是有粻也孔穎達云遣奠之餘無黍稷故遣車所載遣奠不合載粻既夕藏筲者遣奠之外別有黍稷也以周案孔疏是又案遣奠遣送也見既夕禮書遣于策注後世以遣爲輕

謹乾隆四十二年禮臣遵　諭議改
豋尊用鄭注象既豋歸賓俎之意

喪祭　十五

受業　泰州盧求古　泰興何允彝　仝校

喪祭通故二　　禮書弟十一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虞喪祭名虞安也骨肉歸亐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敖繼公云虞之言度也使之度其本就之意以周案主必入廟有何本就可度敖說非何注公羊亦云虞猶安神也與鄭同

士虞記虞日中而行事鄭元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敖繼公云日中行事變亐吉祭也三虞皆然至祔乃質明行事以其始用吉祭也以周案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以周案檀弓云葬日虞朝有葬事不得用質明故

喪祭二　一

日中敖氏以葬虞為异日因謂日中虞變吉非

敖繼公云既夕禮既葬矣猶朝夕哭不奠下云三虞則此朝夕哭乃指未虞以前之禮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其言非以周案自大斂至虞每日朝夕哭故曰猶所异者不奠耳其不奠者以虞易奠也此葬日虞之明證也敖駁檀弓謬甚

記虞沐浴不櫛鄭元云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亐飾也唯三年之喪不櫛以下櫛可也今文曰沐浴敖繼公云鄭從古文原無沐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以周案鄭注今文曰沐浴明無不櫛字

也非沐浴之有增減敖說非或說經文沐浴當倒浴沐亦誤胡墨莊王伯申已詳辨之

鄭元云側亨于庿門外之右側亨亨一胖也鬼神所在則曰庿尊言之李如圭云吉禮左右胖皆亨虞無主人主婦及賓以下俎亨一胖而已胡培翬云吳氏以特牲側殺側之謂側為一豕案彼云側殺是殺一牲此云側亨明亨一胖吳說恐未然以周案胡說申鄭是也庿謂殯宮小記注云虞于寢祔于祖庿

鄭元云虞陳牲于庿言牲腊在其中腊用棜敖繼公云腊與豕序則不在棜矣以周案鄭據特牲文言之褚氏

云牲未殺故寢于地腊乾物必置于棜乃無不潔之嫌敖說非

鄭元云虞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于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賈公彥云天子諸侯吉祭亦有苴胡培翬云賈疏恐非鄭義以周案鄭意大夫士無主故特牲少牢二篇不見有設主之文若苴有主道亦當見之此鄭破或說也周官鄉師共茅蒩鄭注引此經云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

與司巫祭祀共蒩館鄭注云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蒩若今筐也下亦引此經賈疏本此為說不可破

經饎爨在東壁西面鄭元云炊黍稷曰饎饎北上上齊于屋宇于虞有亨饎之爨彌吉吳廷華云朔奠既有黍稷斷無無饎爨之理彼文略耳賈疏謂彼未有爨是黍稷皆生矣豈不大誤以周案特牲記饎爨在西壁此近東堂下為之亦變于吉朔月奠本無黍稷義詳上故經無饎爨之文其有黍稷者蓋自有饎爨焉爾賈吳胥失之矣

鄭元云冪用絺布絺布葛屬賈公彥云絺以葛布以麻

絺布麻葛襍故有兩號王引之云燕禮冪用綌若錫鄭彼注云冬夏異也以此例之絺用于夏布用于冬不同物也以周案如王說經當云若以明之亦非也虞冪曰絺布對上篇奠冪曰功布為文功布者布之麤如大功縷絺布者布之細近絺葛也

經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鄭元云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從獻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北上菹與棗不東陳別于正賈公彥云此饌繼西楹言之則以西楹為主向東陳之云一鉶亞之者菹

以東也其設之者南面取之至尸再西面陳便從獻豆籩雖文承一鉶之下而云亞之下別云北上昰不從鉶東爲次豆亏鉶東北以北爲上向南陳之據此則東北菹爲首次南醓醓東栗栗北棗棗東棗棗南栗此以東面取之而入北面設之敖繼公云鉶亞亏醓又在其西從獻之菹在鉶西醓在菹南四籩亞之亏醓之南以周案上兩豆正豆也醓在西菹在東鉶又在菹之東下從獻兩豆次鉶以東四籩又次豆以東兩豆菹醓爲一行菹亞鉶之東而在醓之北四籩棗栗爲一行棗栗爲一行棗亞豆之東而在栗之北故注云北上菹與棗其豆

籩皆南陳不東陳所以別正餕也兩豆次鉶其閒容人以取亦所以別正餕也賈疏兩豆接鉶不爾餘地無以容人東面取因坿會北上之文而迻兩豆四籩置亏鉶之東北亏義殊曲敖說尤誤

鄭元云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亏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在燔東敖繼公云南順以羞之者當北面縮執之也少牢下篇言縮執匕湆俎之法乃當其下端然則縮執俎者其法同亦褚寅亮云南順者俎之上端在北下端在南執俎者亏塾上向北執其下端也注云南面似失之以周案凡正俎橫執羞俎縮執縮執下端曰南順北爲上也執下端必亏俎北面取之鄭注南字涉上而誤亦不然何得云便（內外塾俱無階敖謂有階亦誤）

鄭元云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舉肺脊亏豆賈公彥云云奠亏豆者特牲云尸實舉亏菹豆昰也特牲尸乃食食舉少牢同此不言亦食舉可知楊復敖繼公說左手執以卒食不奠方苞云尸不食舉异亏吉賈疏非褚寅亮云如敖說則自祭鉶以後只用右手而左手始終執肺脊不動直至卒食始授佐食恐無此理以周案方駁賈疏褚駁敖說皆昰

經尸左執爵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亏俎鄭元云取肝右手也（觀鄭注經文取上本無右字各本衍右）加亏俎從其牲體也方苞云吉祭之肝加亏菹豆將合擩黍以嘏主人也虞無嘏故仍加亏俎而反之淩廷堪云以特牲少牢經文校之俎恐昰菹字之誤加亏菹卽菹豆也胡培翬云據有司徹凡以羞俎降者皆昰虛俎肝不應仍加其上至牲俎昰正俎祭畢將以改饌似不可以食餘之物加之釋例疑俎爲菹之誤殆以昰與以周案方氏說仍加亏羞肝之俎近昰吉祭之肝加亏菹豆故以羞俎降者皆虛俎虞祭無嘏自加亏羞俎凡虞禮之异亏吉祭者多矣賈

疏據吉祭禮謂虞亦宜舉釋例據吉祭禮謂脣肝亦加
于葅皆不敢信
賈公彥云主婦亞獻尸主婦主人之婦為舅姑齊衰是
輕于主人一說主婦是死者之妻褚寅亮云祭祀之事
夫死則婦人不與即喪祭已然何況吉祭故內則曰舅
沒則姑老
經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鄭元
云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吳廷華云
三言如明尸自出戶至門踊不絕也以周案吳說非鄭
注出如入謂出戶及出門故云三者

鄭元云厞用席厞隱也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賈公彥
云以席為障使之隱以周案賈疏與鄭注异鄭意鬼神
尙幽闇故于厞隱之處用席以祭非謂以席為障也陽
厭對陰厭為當室之白其實在西北隅厞隱處當室之
白為屋漏其隱處為厞陽厭宜在室明處而鬼神尙幽
闇故于室之近白而厞隱之處祭之賈意陽厭正當室
之白為鬼神尙幽闇故用席以障蔽之經多言布席設
席此獨言用席用者以也明是以席為障蔽非設之以
祭也經云設于西北隅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屋漏
者牖光所入即所謂當室之白曾子問云當室之白是
謂陽厭賈疏雖异鄭實合經義
賈公彥云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謂主婦自反兩籩
不使宗婦以喪尙縱縱反吉故然李如圭云自反取籩
無贊之者敖繼公云反疑取之誤以周案特牲禮宗婦
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虞則主婦既獻尸于
室自反堂上取籩又入設之不使宗婦執待戶外故曰
自反賈疏是敖說非
鄭元云棗烝栗擇則菹刌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揭籩有
縢也敖繼公云記惟言棗烝栗擇則是籩豆之類皆未
變也此時尸用葦席纍几主人酳以廢爵則其它可知

矣褚寅亮云籩實既與吉祭同矣何妨用稍有飾之豆
籩注是也
鄭元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也不
以爵弁服為上者祭于君之服非所以自配士之妻則
宵衣耳敖繼公云上服爵弁服亦异于吉祭也盛世佐
云士妻則褖衣與褚寅亮云士有上中下三等則元端
服有元裳黃裳雜裳之异名視卒者之等以為服也敖
氏謂服爵弁則三等之士俱得服之矣緣未理會經文
卒者之三字耳以周案褚說甚憭
孔穎達說夫妻同時在殯虞祭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

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一尸以其漸吉故也
凡吉祭止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賈公彥說自禫已
歬器中之祭皆男女异尸以周案孔疏未昰士虞記云
禫月吉祭猶未配舊說不以其妃配則禫以歬夫妻不
合祭祭各以其尸矣鄭注司尊彝云雖合葬及同時在
殯皆异几體實不同祭亏廟同几精氣合

記男尸女女尸必使异姓不使賤者鄭元云异姓婦
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胡培翬云
鄭意尸不用庶與妾故又申之曰尸配尊者必使適也
庶孫之妾尤賤故特舉以言之賈疏謂無適孫妻使適

孫妾又無乃使庶孫妻似失鄭意又記必使异姓不使
賤者二語緊相承接故注以為皆指女尸盛氏世佐謂
不使賤者兼男女尸言非矣以周案記無尸則禮及薦
饌皆如初鄭注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男無孫列可
使則無尸女無適孫妻無尸可也胡駁賈盛皆是一說
必使异姓不使賤者總承男女而言注以為男尸必用
同姓且必亏死者為孫之倫不知此為虞祭與它祭异
蓋禮葬日虞死者甫及三月其孫之倫尚未變麻卽葛
使為之尸安能晏然成禮卽大功以下亦俱在丈夫婦
人哭踊之列者故特記之曰必使异姓以同姓者哀未

忌也明日以其班祔其禮如特牲饋食之事愈趨亏吉
記則云用嗣尸嗣者孝子之子死者之孫曾子問所謂
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無孫則取亏同姓是也此
說甚辨然記云無尸為無孫列可使如用异姓何至無
尸且虞祔連日祔用嗣孫何閉乎虞當以舊說為安

鄭元云尸入祝從尸祝在主人歬也嫌如初時主人倚
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
接神祝當詔侑尸也敖繼公云入謂入門也言祝從尸
者嫌其如迎尸之時猶先行也祝始出迎尸先行入門
及尸入祝乃居後而從之少牢禮祝先入門右尸入門

左入門如是則入戶亦可知以周案二說皆通

鄭元說始設尊亏奧在未迎尸歬謂之陰厭尸謖之後
改饌亏西北隅謂之陽厭凡祭成人必備陰陽二厭殤
則不備萬斯大說天子諸侯亏祭之始有灌地降神之
事而大夫士無之特牲少牢二禮尸未入之歬祝酌奠
奠亏鉶南祝祝竟然後迎尸此亦降神之意鄭氏以此
為陰厭天子諸侯亏祭之終不知神之所在亏彼亏此
故設祭亏堂為祊乎外而大夫士無之特牲禮既暮改
設俎敦亏西北隅此亦亏彼亏此之義鄭氏以此為陽
厭抑知祭成人必有尸祭殤必厭陰厭以祭宗子之殤

陽厭以祭凡殤曾子問昭昭明箸非指祭祖禰時也且厭為飽飫之義祭方始而與祝安得遽飽使凡祭必備二厭則少牢禮何以不儐尸者有改設之事而儐尸者無之邪以周案曾子問云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則成人之祭自有陰陽兩厭也曾子問又云攝主不厭祭則不攝主之正祭自有厭祭也褚氏云孔子言有陰厭指宗子為殤者有陽厭指凡殤言之曾子誤會以為惟成人之祭有陰厭陽厭殤不備禮何得陰厭陽厭俱有故又疑而問孔子仍分別荅之言陰厭陽厭各有所指非一殤兼兩厭也觀此問荅則成人之祭陰厭陽厭俱有明矣而宗子為殤之陰厭與凡殤之陽厭俱因成人之祭名以名之也又明矣萬氏之說本陸農師不足信下大夫不儐尸有陽厭上大夫當自儐尸無陽厭凡曰厭皆無尸厭有東面南面之別說詳饋食門

士虞記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戶鄭元云鄉尸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為之節言還至門明其閑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也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敖繼公云上降階者祝也下降階者尸也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既降祝乃反面而行以周案注所謂節者先鄉前道之節也記文于還及門前緟言降階者明自降階至及門其閑無先鄉之節也鄭注既明其義又云降階如升時升時自入門至階祝于其閑無節故曰如非謂鄉尸直同延尸也鄉尸在前道之延尸在後進之經尸入門及階祝延尸鄭注延進也特牲禮尸至于階祝延尸鄭注延進在後詔侑曰延與尸降祝前道異記又云還及門如出戶謂將出門如出戶時先鄉尸非謂出門後又鄉尸也下云尸出祝反不言鄉可證賈疏釋鄭皆非其義王氏述聞胡氏正義疑經注皆有衍譌尤失之敖說之誤胡氏已

辨之詳矣

鄭元云宗人告事畢賓出則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吳廷華云少牢下篇婦人徹室中之饌則此亦婦人徹之可知注因曾子問取于兄弟語故為此說而不知側在少牢也

記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鄭元云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方苞云此明雖不餞而主人主婦及賓猶出也云拾踊三則賓亦出可知虞祔而退之賓義比于兄弟故與主人同踊以周案鄭讀猶出句几席句方讀猶出句几席設如初句較鄭為長

記始虞用柔日鄭元云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陰取其靜敖繼公云柔日言用則固非葬日矣張爾岐云古人葬日例用柔日蔡德晉云言用柔日對下三虞卒哭用剛日也以周案張蔡申鄭是葬日虞弗忍一日離檀弓有明文敖說與記文違

記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它用剛日亦如初鄭元云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取諸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它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閒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它者假設

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今正者自相亞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如是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敖繼公云它者變易之辭猶今之言別不用柔日而別用剛日故云它萬斯大云詳玩記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皆字包三虞故于哀薦虞事下復言三虞二字以足之三虞不連卒哭讀卒哭它用剛日謂卒哭別用剛日也且卒哭祝辭曰哀薦成事與此卒哭曰成事合先儒連三虞卒哭為句謂同用剛日則虞祭亦可曰成事乎王引之云萬說近之而文義未安也今三復記文三虞二字當在皆如初上寫者錯亂在下耳再虞三虞是兩事故曰皆如初若止再虞一事則但云如初可矣何得言皆乎鄭不悟三虞為錯亂在下之文而以三虞卒哭連讀于是用柔日之三虞誤以為用剛日矣三虞當與初虞再虞同用柔日而偁虞事斷無與卒哭同用剛日而偁成事之理也鄭謂它為不及時而葬者之祭在虞卒哭之閒其說不安敖以它為變易之辭若然則經文但云卒哭用剛日已別于虞之用柔日何必枝蔓其辭而云它乎葢三虞之明日雖有剛日而不以之卒哭必用明日以後之剛日乃

為卒哭之日故不直曰用剛日而曰它用剛日明所用者它日非明日也它用剛日葢三虞以後之弟二剛日也以周案再虞曰皆如初明包三虞萬說是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曾子問襍記亦竝云卒哭成事則哀薦成事為卒哭之祝辭萬說亦是而三虞之文退與卒哭相連者為其皆用剛日也上云始虞用柔日與三虞用剛日對文許君异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是士卒虞在再虞後一日剛日之證記曰它檀弓曰變為別异之辭敖說可通王氏好改經文以就己見其以它

為別一日說本江震蒼如其言當云用它剛日難信
又案曲禮疏引異義左氏說有九虞者以柔日句都辭
也非謂大子卒虞用柔日不然與十六日不合
記始虞辭曰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鄭元云始虞謂
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今文曰
古事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吳廷華云此本虞祭
當如下再虞之辭曰哀薦虞事安有始祭不言虞反言
祫至再祭始言虞事之理此應在以其班祔之下蓋祔
辭錯簡于此爾適爾皇祖某甫亦祔祖之辭重出于此
王引之云祫當作虞始虞曰哀薦虞事下文再虞三虞

又曰哀薦虞事明始虞再虞三虞祝無異辭猶下文朞
而小祥古文曰薦此祥事又朞而大祥亦曰薦此祥事
也其薦祫事之文則當在祔祭祝辭內錯亂在此耳皇
祖當為皇考適爾皇考者謂以此虞事適爾皇考之寢
而薦之猶特牲禮云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也以周
案祫事當依今文作古事古猶初也謂初有事于祭古
事對下成事為文李氏集釋作合事欲與祫義近而改
之也吳氏以此十字為祔辭錯簡王氏以為字譌非
鄭元云祝饗告神饗也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
夙興夜處不甯下至適爾皇祖某甫尚饗是也祝祝者

釋孝子祭辭賈公彥說饗神引記者是陰厭饗神辭釋
孝子辭者經記無文少牢迎尸祝孝子辭云孝孫某敢
用柔毛剛鬣至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宜與彼同但稱
哀為異下記饗辭云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是迎尸
後祝辭敖繼公說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是饗辭哀
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云云是迎尸壽祝辭江筠云迎
尸上祝辭疏謂宜與少牢同案記哀子某哀顯相云云
即其與少牢同者也彼吉祭故云孝孫云歲事云以某
妃配此器祭故云哀子云祫事云適爾皇祖彼大夫禮
故有柔毛此士禮故惟剛鬣旣有此辭見之記矣何得

別有辭見少牢乎褚寅亮云事神之辭宜詳事尸之辭
宜略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此辭宜用于尸不可易
之于神以周案江氏駁賈褚氏駁敖皆是說並詳饋食
門
萬斯同徐乾學說經旣言祝祝則必有辭無疑若上所
言祝饗未必有辭也尸未入而告神止一事爾胡為旣
有饗辭而又有祝辭饗辭已有絜牲剛鬣嘉薦普淖之
語而祝辭復有柔毛剛鬣嘉薦普淖之語何辭之重而
意之複也蓋經言祝饗不過祝以饗告神而未有辭至
佐食代祭之後始讀祝以告神爾故今定以夙興夜處

云云爲告神之辭以圭爲而哀薦之云云爲告尸之辭壽說以告神故有適爾皇祖之語後說以告尸故但言圭爲而哀薦之鄭賈以意妄補之說不敢從㝎胡培翬云經言祝饗係目其事下云祝祝卒乃是釋其辭注云告神饗者卽記所云適爾皇祖某甫饗是也引記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云云以明饗辭者乃是豫言之非謂此時卽釋此辭也故下祝祝卒注云祝祝者釋孝子祭辭而不叜言何辭明所釋卽夙興夜處云云之辭也又記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下注云曰辭也祝祝之辭也是亦可證鄭意固以祝祝所釋之

辭卽上注所云饗神辭明矣徐氏謂告神止一辭甚是但謂祝饗未必有辭猶未碓又解迎尸壽祝辭爲如少牢孝孫某以下云云乃賈疏之說徐氏幷以咎鄭亦非以周案胡氏申鄭說本江震蒼叜爲詳密

金榜云祭于苴曰祝饗迎尸壽曰祝祝墮祭曰祝祝皆有祝辭記載兩辭咸未知所用鄭君于特牲祝饗注云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而哀薦之饗由是推之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之辭卽迎尸壽之祝祝也記所謂饗辭卽墮祭之祝祝也諸侯遷廟禮曰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辟如食閒擯者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祝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爲而明薦之言如食閒者庶幾神之饗是故又祝饗以勸強之是無尸者亦備祝辭饗辭禮也士虞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旣饗祭于苴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閒祝聲三啟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吾友江震蒼筠云鄉當爲嚮古通用字也見聘禮公食禮鄭注虞禮祝饗在墮祭時無尸者不墮猶祝饗與有尸同故曰饗如初壽云禮及薦饌如初後云宗人詔降如初皆謂其與有尸同禮上云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此云饗如初主人

哭出復位先祝後饗禮與諸侯遷廟相符唯祭于苴祝饗其辭別無攷見鄭君以哀子某哀顯相之辭當之因以下經祝祝卒者爲釋孝子祭辭此殆非也以周案記祝從啟牖鄉如初鄭注鄉牖一名也啟牖鄉連讀敖繼公說鄉猶面也祝在主人之左皆西鄉鄉屬下爲句江氏以鄉爲嚮之通俗字金氏據大戴諸侯遷廟禮以爲無尸者亦祝辭饗辭俱有說似有據然祭祀止有一饗經記有尸之虞其祝饗祭于苴在祝祝卒之壽記記無尸之虞其旣饗祭于苴祝祝卒在未闔戶牖之壽具有明文如旣啟戶牖之後又曰饗如初是一祭再饗顯與

有尸不同何得復云如初其云祭菹祝饗無攷見幷厈鄭注亦非鄭注以哀子某哀顯相云云爲饗辭祝祝卒者爲釋孝子祭辭明所釋之辭卽上哀子某哀顯相之辭也江氏云祝辭亏末必云饗故又或謂之饗辭饗祝二者經實通言非有二也此較金說爲當

鄭元云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敖繼公云主人不與則丈夫自齊衰以下婦人自主婦以下皆得爲之矣以周案敖說非也褚氏云齊斬既不與餕則亦不與徹可知

鄭元云哀子某哀顯相器祭偁哀顯相助祭者也顯明

也相助也詩云肅雍顯相方苞云如偁亞獻之主婦不得云顯偁三獻之賓長不得云哀薦謂衆子及嗣孫也弟副兄孫承祖皆天之顯道故云哀顯相以周案助祭者衆不得名曰哀顯相都署也有衆主人故曰哀有賓長故曰顯鄭注是如方說主婦亞獻豈亦非天之顯道襍記祭偁孝子孝孫器偁哀子哀孫孔穎達云卒哭以後之祭吉器謂自虞以冉凶祭也士虞禮偁哀子卒哭乃偁孝子賈公彥云三虞卒哭偁哀祔及練祥吉祭改哀偁孝以周案卒哭偁哀賈疏是凡曰孝子孝孫哀子哀孫皆祝辭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偁名不偁孝鄭注孝宗子之偁則哀亦宗子偁也孝子孝孫哀子哀孫皆宗子之偁其衆子衆孫之助祭者曰哀顯相不得直偁哀子哀孫士虞記哀子某哀顯相顯有別矣今衆子亦偁哀子誤也與人言自偁哀子要誤也己可偁哀子將亦可自偁孝子乎後世又有父孤母哀之分尤屬不經

記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鄭元云香合黍也大夫士亏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巳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方苞云尸所飯惟黍故獨舉香合籩豆之薦陸產水草之和具備正所謂嘉薦普淖也注誤以曲禮剛鬣香合等爲人君祝號而不知爲上

下之通偁由此曲生枝節王士讓云首敘牲次敘盛卽篇首所云特豕饋食盛世佐云祭時黍稷俱有惟言黍者舉其尊也此祝辭但以物之輕重爲先後初不依薦設之次若依薦設之次則豕俎不當在薦上矣普淖葢謂鉶也鉶和羹故以是名之以周案香合二字當爲衍文王盛二說亏記文似順但祭以牲食爲重如普淖非黍稷少牢禮何獨遺之王氏述聞又謂下文明齊二字宜在香合之上其說亦非

記明齊溲酒鄭元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涚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

一第三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2版反内

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湠為醆㪟繼公云明齊蓋言醴也用明水涚醴齊故曰明齊祝祝之時奠用醴不用酒云湠酒似衍文盛世佐云明齊謂醴湠酒謂酒酒以酳尸尸卽神象也祝祝之時言醴而并及酒不亦宜乎褚寅亮云注以明齊湠酒為酒而無醴㪟氏謂有醴而無酒不可從下云普薦湠酒專言酒不及醴斯可知無醴矣王引之云水不可謂之齊郊特牲云明水涚齊云祭齊加明水則明水與齊為二不得謂明水為明齊也下文之湠酒舉酒以該醴祔祝辭但言湠酒而不言醴與此同明齊非謂醴也湠酒之湠今文作

醆鄭注聘禮云醆白酒也下祔祝辭單言湠酒則湠酒乃酒名不連明齊為義亦不得云以新水湠釀此酒也明齊二字疑當在香合之上絜牲剛鬣明齊香合相對為文據今文作明粢則齊為粢盛之粢明甚字通作齍春官太祝辨六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此云絜牲剛鬣牲號也明齍香合齍號也明猶絜也明齊卽桓六年左傳之絜粢兼有黍稷而但曰香合者據黍以該稷也明齊香合已言黍矣不得又以普淖為黍稷淖者濡且濁之偁廣雅淖溼也又曰淖濁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淖濡甚也羹為濡且濁之物淖又訓和鉶羹乃和五味普

淖之名非鉶羹不足以當之豆則嘉薦鉶則普淖故祝辭連言之以周案明水涚齊故曰明齊鄭以明齊湠酒四字為一物與上香合嘉薦普淖各二字文法不類郊特牲明水涚齊齊卽五齊之齊以明齊為新水亏義亦曲王氏述聞以明齊二字文在香合之上明齊香合為黍稷普淖則鉶羹也剛鬣俎實香合簠實嘉薦豆實普淖鉶實下祔祝辭不偁牲曰尹祭為籩實曰普薦又為俎實但祭以牲食為重下祔祝辭既不舉牲并不舉黍稷叓屬可疑少牢禮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亦不及黍稷何居說詳饋食門

鄭元云士虞禮祭亏苴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亏其位設苴以定之百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以周案舊說大夫士無主而以苴代之是苴有主道也鄭駁异義特牲士禮結茅為菆猶用舊說此注以特牲少牢有主象而無苴文直破其說而云設苴以定之者周官司巫祭祀則供匰主及藉館主苴竝設是苴非主道也士無主而猶設苴者所以定其位也然則苴者不論有主無主而皆設矣亦何疑特牲少牢之無苴乎此祭苴為祝饗禮特牲饋食亦有執奠祝饗之文則有主者饗亏主無主者

亦鑿亏其可知矣
异義云公羊說虞而作主古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十六日諸侯七虞十二日大夫五虞八日士三虞四日既虞然後祔死者亏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朞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孔穎達云公羊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左傳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喪主其義不異故鄭氏不駁以周案喪主亏虞為祔祖也吉主亏練為遷廟也公穀兩傳之義同左氏亏葬僖公下發緩作主之傳意亦以葬虞作主為正其緩者亦不可踰卒哭之期且葢桑主之作為祔祖諸侯七

月卒哭而祔去葬虞之日尚賒左氏家說既虞而祔顯與本文卒哭而祔之語悖虞畢卽祔不待卒哭漢禮如此左氏家誤沿之爾

孔穎達云諸侯五月而葬葬日而虞閒日一虞凡七虞明日而為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為祔祭祔而作主不過在葬後半月耳今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木主是太緩以周案據襍記文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祔而作主亏葬後遲二月疏誤

异義云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亏兩楹之閒一說埋之亏廟北墉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左氏說徙主祏亏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鄭元云士喪禮重與柩相隨柩將出則重倚亏道左柩將入亏廟則重止亏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亏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旣虞埋重亏道左何休云練祭埋虞主亏兩階之閒以周案通典引五經要義說埋主文與异義所引一說同

受業丹陽王英晃
從子家楠　仝校

喪祭通故三　　禮書弟十一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閒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敖繼公說卒哭卒殯宮之哭而朝夕哭亏其次卒哭非祭以周案卒哭祭名鄭注是襍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鄭注卒哭成事祔言皆則與虞异矣孔疏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為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太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敖氏以三虞卽卒哭是拾鄭所弃之說以為說也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迥然不同萬季野申敖說凌曉樓例七謬以辨之矣大夫以上虞卒哭异月士雖同月亦當异日鄭云卒哭朝夕哭而已士喪禮文盛氏謂卒兄弟外兄弟等之哭尤誤

敖繼公云士虞記亏既三虞乃更端言於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者明葬與卒哭之月數當視殯之日數也以周案襍記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則卒哭之月數當視虞數不視殯之日數矣敖氏本左氏家說非也天子九虞其葬未必皆上旬尤不能與卒哭同月

記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亏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亏祔必亏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孔穎達說上云虞卒哭及祔皆據正禮此謂之變卽小記云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其虞卒哭之閒為日尙賒不可無祭故亏剛日連接其際也吳澄說變而之吉祭卽上吉祭易喪祭也比祔必接卽上明日祔亏祖父也謂祔亏卒哭之明日相連接而不閒斷以周案凡祔主用吉祭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亏祔二句連讀釋周卒哭用吉祭之故也必亏是日也接屬下為義是日

謂卒哭之日釋周卒哭而祔不從殷練之義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義與上屬孔子善殷佗反結語與首章孔子曰否立孫同一文法祔在練時則卒哭不必變吉祭矣葢練變吉祭祔用吉主亏禮為順也若周人迫欲安其親不忍一日無所歸與殷人不忍亟其親遽比之先祖二者各欲申其孝思無分厚薄舊解孔子善殷與上割截或遂嫌周人薄待其親過矣孔子善殷善其禮節之當而已

鄭元云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敖繼公云既餞復薦亏寢而告之薦謂薦脯醢而奠酒也褚寅亮云祭

而告以隮祔因而餞之禮之序也餞而復告不傎倒乎
況始亦奠以脯醢至反哭則不奠經有明文乃于卒哭
後設奠乎
鄭元云將旦而祔則薦謂卒哭之祭卒辭卒哭之祝辭
敖繼公云卒謂已薦也已薦則祝告以此辭金榜云此
著其與虞辭所易者故曰卒辭特牲卒曰筮子為某尸
注云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與此同義
鄭元云洗在尊東南在門之左又少南也敖繼公云洗
取節于尊是猶未離于廟門外之西方也吳廷華盛世
佐說洗水篚皆在門右如注說當言門不必言尊矣褚

寅亮云水東而篚西略仿堂下直東榮之處故注云在
門左張惠言圖亦從鄭以周案當以吳盛申敖為得
記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鄭元云尹正也縮從也
古文縮為蹙李如圭云從置半尹于上以為祭敖繼公
云二尹云縮則祭半尹橫矣以周案尹訓正謂正方也
無橫從之可言半尹斯有橫從矣縮祭半尹李讀為是
縮祭對橫祭為文凡吉事皆橫祭鄉飲記薦脯五脡橫
祭于其上鄉射記薦脯用籩五職祭半職橫于上此云
縮祭不橫者變于吉
鄭元云祔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專猶厚也折俎謂

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今脰膉貶于純
吉今文字為折俎而說以為肵俎亦甚誣矣古文脰膉
為頭嗌敖繼公云惟云取諸脰膉是不分左右皆用之
矣吳廷華云專用膚尸俎也以周案敖吳二說皆非褚
氏云既虛右胖不用雖脰膉亦取連左胖者胡氏云虞
祭尸俎用七體祔何獨用膚乎其不然明矣
鄭元云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肵
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李如圭云特
牲饋食禮尸俎右臂阼俎臂用左阼俎主人俎也今阼
作肵非王引之云肩亦衍字特牲記尸俎右肩臂阼俎

臂是皆有臂也若肩則尸俎有而阼俎無不得云皆有
以周案鄭之解經李王之校注皆是
賈公彥云言用嗣尸則從虞以至祔祭惟用一尸而已
敖繼公云嗣尸主人子行之次于虞尸者也虞祔異尸
以周案敖說非或云嗣尸主人之嗣耍誤
鄭元云祔祝辭欲其祔合兩告之士之皇祖于卒哭亦
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江筠云
卒哭反廟乃天子諸侯禮注謂士之皇祖亦然非王引
之云孝子某子當為孫下文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
孫某甫皆告祖之辭自稱當言孝孫不當言孝子蓋因

上文三言哀子某而誤兩爾字皆衍其祖非上爾其父下爾其祖也鄭注以為兩告之非以周案士卽無主亦當反靈亐廟江氏从鄭非王氏專輒改經尤未可信

鄭元云婦曰孫婦亐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婦賈疏也敖繼公云謂躋祔爾孫婦亐皇祖姑褚寅亮云孫婦以代男子之爾字對新祔者而言敖氏添爾字亐孫婦之上不反對皇祖姑而告邪

記祔祝辭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鄭元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普淖黍稷普薦鉶羹王引之云尹祭為遵實嘉薦為

豆實普淖為鉶實普薦為俎實以周案如王說不舉黍稷可疑其云普薦俎實是也祭義曰薦其薦俎薦俎實牲魚腊故曰普薦既曰普薦可無疑亐云尹祭而不言牲號矣竊謂詩偁黍稷為嘉穜記言籩實為美物嘉薦謂籩實黍稷普淖鉶實鉶羹普薦俎實牲魚腊說詳饋食

襍記大夫祔亐士士不祔亐大夫而小記云士祔亐大夫則易牲孔穎達云此下云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亐大夫者謂無士可祔則不得不祔亐大夫猶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亐女君可也若有士則當祔亐士一說士不祔亐大夫謂祖庶之為士者適孫乃祖之正體其廟主其祭焉故可祔以周案冉說是

萬斯同云襍記祔亐大夫之昆弟則是從孫而上祔亐從祖矣從孫恐無配食從祖之禮倘使其士而本宗子則固當祔亐宗子之家今祔亐從祖則是宗子而入支庶之廟矣喪服小記言士祔亐大夫則易牲則士固有上祔大夫之禮矣胡為而祔亐從祖乎夌曙云小記之士大夫不祔亐諸侯祔亐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與襍記之文一例士大夫不得祔亐諸侯猶之士不祔亐大夫也祔亐諸祖父之為大夫者猶之祔亐大夫昆弟之為士者也言諸祖父則非本生之祖父可知是從孫而

祔從祖之証也士祔亐大夫變例也賤不祔貴常例也喪服之言宗子之制自异亐它人又不得以此而例宗子以周案襍記之大夫據別子言也別子特起為大夫其庶孫之為士者禮不得祔亐大夫故祔亐別子所自出之士廟而其廟又無可祔故祔亐別子之昆弟此通禮也萬氏何疑焉

喪服小記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亐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亐其妻則以大夫牲鄭元云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孔穎達云大夫亦祔亐其妻故知是無廟者陸佃云祔亐

其妻即是祔于其祖姑蓋妻未有不祔于祖姑者也鄭謂始來仕無廟誤矣金榜云朋友主喪亦必爲之虞祔不繫于有廟無廟襍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祔于王父則于殯宮祔喪服小記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則爲壇祔未聞無廟不祔也案襍記疏云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其義自正壇祔之說亦未是辨詳宗廟門此經承上婦祔于祖姑言之祔于其妻即此祔于祖姑也凌曙云經言祔于其妻而說經者以爲祔于其祖姑何也妾可爲壇祔之大夫始仕它國此時雖無祖禰之廟而异時爲不祧之祖此不可以壇祔也故祔于其妻而不㝵以昭穆祔此變禮也即如別子爲祖大夫不㝵祖諸侯則別子無廟至繼別爲宗宗子乃爲別子立廟此時別子既無祖廟又無祖之兄弟公子之廟可祔然則不祔于其妻將誰祔乎以周案金氏申陸不足據凌氏申鄭是已但始來仕者既不爲祖禰立廟何以有妻廟應子和當致疑于此蓋此節申明前文士大夫不敢祔諸侯之意所謂其夫爲大夫不爲大夫謂公子之身也公子不㝵祖諸侯既不能立祖禰廟又無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死無諸祖姑可祔故爲之立廟其妻廟即公子之廟也故公子死祔于其妻

唐會要云凡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張載說猝祔以前娶繼室別爲一所黃榦說小記云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則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爾以周案玩小記則祔于親者是祖姑三人各爲一所也當以張子說爲正參見時享門

崔靈恩說妾攝女君死于廟中爲壇祭之若不攝女君之妾則別爲壇不在祖廟中孔穎達云小記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也下文云妾母不世祭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一說妾無廟祭于寢設當祔者之主而祔之也凡無廟者祭于寢以周案諸說皆非辨詳宗廟門

鄭元云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女君適祖姑也以周案喪服經女君皆指適妻

鄭元云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不舉肺以下以其無尸及所降也其它如成人舉肺肵俎利成禮之施于尸者陰厭是宗子爲殤祭之于奧之禮小宗爲殤其禮亦如之孔穎達云熊氏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惟據祔與除服也庾氏云吉祭通四時常祭若如庾說殤與無後

者之祭不知何時休止孫希旦云士虞禮無尸祝祝卒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祭殤無尸亦當如之不言無泰羹湆胾從獻文略耳鄭謂其它如成人未審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蓋既祔于祖自後祭祖之時則其神依祖而食實無別祭鄭解吉祭為卒哭以後之祭是已而殤雖有祔與除服二祭此所言吉祭則惟據祔祭孔氏兼據除服非是蓋虞與除服皆祭于寢宗子凡殤其處不異而祔于祖廟則祭之異所故陰厭陽厭之名惟祔祭有之而虞與除服則但有陰厭而無陽厭也以周案殤有除服之祭見小記除服祭于寢無見文殤

之祭不止祔與除服歲時亦共牲于宗子而祭焉庾氏之說與小記從祖祔食鄭注甚合祭法云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其父沒殤祭乃止

鄭元云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句絕孔疏言字下屬非鄭意上文云吉祭特牲惟據士禮故總殤與無後者若而人而云其祖禰者言祭于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凡殤特牲宗子皆主其禮凡宗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

為凡殤孫希旦云凡殤自宗子以外凡適庶之殤皆是也注謂庶殤不祭以凡殤專為適子之殤非也襍記云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祔于王母則不配案配有二說據注疏配謂幷祭王母不配謂不祭王父一說配謂配食卽所謂從祖祔食據殤而言女子未嫁亦未成人者也而祔何以庶子之未成人者不祔乎襍記云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可知兄弟之喪不限適庶皆祔矣諸父無後者祭于曾祖之廟若曾祖無廟則于祖廟祭曾祖而祔之注謂為墠祔之亦非以周案鄭注曾子問凡殤云庶子之適又注小記殤從祖祔食云凡所祭殤者惟適子其義本諸祭法祭法

王下祭殤五皆以適言又云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亦承適言鄭彼注云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于廟之奧謂之陰厭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于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曾子問小記兩注必引祭法證明之義乃憭然自孔氏未能疏明遂致後人疑駁襍記女子祔于王母主女子嫁未三月而死者言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主既不祔于皇姑則宜祔于王母矣注疏祔于王母兼女子未嫁者言本未盡是襍記又言祔兄弟之殤謂功服以下之親卽禮經所謂兄弟

服鄭注云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是也孫氏不得據此為難

鄭元云曾子問曰殤不祔祭祔當為備聲之誤也孔穎達云小記殤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為備以周案祔亦如字孔子言殤有陰厭有陽厭指適殤言即小記所謂從祖祔食是也曾子習見庶殤不祔祭故疑以問孔子乃以宗子之殤陰厭凡殤陽厭荅之爾兩文各有所指不得因此輒破其字

春秋左氏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賈逵服虔說特祀于主謂在寢三年喪畢遭

烝嘗則行祭皆于廟（賈疏云言遭烝嘗乃于廟則自三年以來未得遷廟賈服之意不與鄭同）杜預說特用喪禮祀于寢不同之于宗廟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呂大臨云既祔之後有練祥禫皆特祀其主于所祔之廟至除喪遷廟以時而烝嘗禘焉徐乾學云卒哭但祔祭其主于祖父之廟祭畢反寢而殯者未嘗有專廟故止可偁主而不可偁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之祭故曰烝嘗禘于廟以周案古者喪中不祭而特祀于新死者之主至禫月之後遇有烝嘗之吉祭斯得禘于太廟徧及羣主對禘言故曰特祀對羣廟言故止偁主特祀于主明不祭羣廟也左氏此傳為文公二年二月作僖公主在僖公薨後十有五月失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之禮而八月禘于太廟躋僖公在喪後之二十一月尚未終喪又失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之禮故于此傳并發之也杜說喪中有祭大違傳意呂徐之說亦非

禮家舊說祔如饋食則祥禫之制亦然矣以周案虞祔祥禫與饋食亦有別士虞特豕饋食而無肵俎不致爵不加爵尸不食舉佐食不舉魚腊亞飯舉魚腊實于篚而不以授尸主人獻尸後不獻賓不旅酬不釐具詳本經曾子問云閒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

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不舉亦非禮也鄭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萬氏云襍記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飲之攷士虞禮喪祭也尸酢主人主人飲卒爵練祥吉祭何反止于嚌啐孔疏云此主人嚌之啐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時也眾賓兄弟啐之飲之謂祭末受獻時也賓長之酢止于嚌啐而尸酢卒爵者神惠重賓酢輕也通練祥二祭于特牲禮者不可不知

鄭元云卒哭之明日祔祔已復于寢練而後遷廟張載云喪須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國語言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陳祥道云喪禮每加以遠故將葬而既祖柩不可反孰謂將祔既餞主可反乎呂大臨云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藏于其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故謂之祔殷人練而祔則未練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朱熹云若說祔後即去几筵則當練而祔若說祔畢復移于寢則如周制祔亦何害禮注穀梁傳皆謂練而遷廟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亦然以此

知古人必練而遷几筵于廟猶日祭之蓋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者之主祭于祖廟幷祭其祖祭已則復新死者之主于寢而祖尚未遷比至于練乃遷其祖而納新主于其廟爾以周案據襍記文士三虞三月卒哭大夫五虞五月卒哭諸侯七虞七月卒哭云周卒哭而祔則祔亦有三月五月七月之別也殷練而祔則皆以十三月為斷自天子下逮左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謂卒哭作桑主以祔也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謂至練新其廟栗其主將以遷也鄭君朱子分祔遷為兩事義實本此朱子此說申鄭又謂大戴諸侯遷廟在大祥之後穀梁但云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安知非于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又從服注與此兩歧竊謂大戴禮言遷廟君元服從者皆元服當以練言為近如喪終遷廟當服冕服張子謂三年常設几筵于寢經傳本無一證不必泥也且如其說七廟中長有虛主矣不若從鄭為安然鄭君又謂祔已即復于寢若然則祔猶不祔近于虛文既失喪事有進無退之義且失祔前餞行之意矣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又云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

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七廟之有虛主惟卒哭以前為然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則王父之主亦反王父之廟于是新主祔焉自祔而後七廟皆無虛主比練之日又作栗主特祀于寢其時王父之主遷于高祖廟新祔之桑主亦瘞其廟又虛故有易檐改塗壞廟之事新廟既成遂納栗主而不虛焉近儒于此紛紛聚訟其說繁不勝辨

盧辯云諸侯遷廟謂親過高祖則毀以昭穆遷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鄭士虞注曰練而後遷也君元服者今未即吉故略同爵弁亙從至于廟

廟殯宮不言奉主而僅奉衣服者以毀易祖考誠人神之不忍以周案大戴諸侯遷廟篇乃國君徙都之遷廟禮非練祥遷廟法也人君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新廟既成乃可從而徙居之但廟之在舊都者禮不可毀主之在舊廟者禮亦不可去其迎精而之新廟惟先君之衣服耳故一再曰奉衣服奠衣服而不言奉主自舊都之新都路必遼遠故君升車從者亦就車車之所過者不止一邑故有溝渠且有大溝渠古以元為純吉故元冠不以弔凡服之專以元僅者有二一曰元端為冠衣裳皆元也小記所謂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元是也詳下一

曰諸侯之冕服凡冕服天子元冕絑衣絑裳諸侯元冕元衣元裳故采菽之詩王錫諸侯曰元袞及黼天子諸侯齋戒亦用此服故郊特牲記齋服亦曰齋之元也此篇君及從者皆元服即所謂齋之元是也齋之元為元冕元衣元裳之冕服則此元服為冕衣裳皆元可知也盧氏以為練而遷廟服僅弁不知爵弁無元服之名且諸侯亐練亦惟用繠弁而已其不合本文一也練時遷廟據舊說由路寢遷之路寢至廟甚近有何溝渠有何大溝渠其不合本文二也國君下宗廟君出寢門乃升車至廟門必下其乘車有幾何地且君即乘車而從者亦就車亐其鬧尤大不敬其不合本文三也自宋以來皆宗盧說而不覺其失故詳辨亐此

春秋穀梁傳作主壞廟有時日亐練焉壞廟楊士勛云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秊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亐練壞廟亐傳文雖順舊注不然故不從之以周案楊氏敢申注以紬經崇尚家法之通病學者當玩本文萬氏云穀梁子以周人言周制自無可疑且桑主曰虞既用亐虞祭之日則栗主曰練必用亐練祭之時既作主則入廟矣豈有名之

為練主而不用之亐練祭者使其仍祔亐祖廟則不必更作新主既已更作新主則必遷之亐新廟可知矣近之申賈服之義者以為穀梁傳僅言壞廟不曰遷廟是遷廟自在三秊喪畢之後范注云將納新神言將亦明有待殊不知將者近詞詎待終喪三秊如入主果在終喪亐大祥壞廟易檐改塗可也又何為亐練焉乎

賈公彥云惟祔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亐寢其大祥與禫祭主自在寢祭之以周案鄭注祔後反寢已難據信賈疏練後又反寢更屬穿鑿遷主反主一再不已慢神瀆禮莫此為甚

鄭[元]云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言常者朞而祭禮也古文常為祥以周案常祥音近字當依古文作祥常事為四時祭祀之通偁祥祭不得偁常鄭意欲與大祥辭別故從今文其實今文義短古大小祥皆卜日祭之不在忌日忌日必哀近人于忌日行大祥而服吉服謬矣

祥禫之說不同王肅說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而樂故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閒傳亦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文王中身享國為身之中同鄭學者說喪二十五月而畢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延至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樂士虞禮中月而禫與大祥閒一月小記云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為閒檀弓是月禫非上之祥月乃發下文非冡上文也難鄭者云檀弓之文上下相冡鄭解殊錯且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禫並不得作樂何記言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乎申鄭者云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為之者也如王肅說中月而禫為月之中閒應云月中不得言中月且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難鄭者云若以二十七月而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申鄭者云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爾如王肅等難則為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以周案鄭云二十七月而禫本大戴喪服變除禮及白虎通義襍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為妻之喪尙祥禫異月況父母三年之喪而可祥禫同月乎中月而禫當如鄭解檀弓是月禫是與寔通寔月者實月也謂實足一月也公羊傳云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謂自朔至晦適匝一月義與此同是月禫卽中月禫徙月樂卽踰月歌是月徙月對文成義大祥當卜二十五月下旬必足一月斯可禫祭則在二十七月上旬矣（禫吉祭用近日）而樂易月斯作不必在實月後故孔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為未徙月也十日而成笙歌當在徙月之後大祥卜二十五月下旬越十日斯徙月矣徙月而樂不必至禫卽記所謂禫而內無哭樂作也十日徙月而成笙歌卽記所謂歌在踰月則善也鄭王兩家必謂樂作禫後于記文多不可通禫祭說文作導祭鄭注士虞記云古文禫或為導喪大記注云禫或作道皆叚借字

鄭[元]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是禫月也

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盛世佐云婦人無廟其妃之先卒者祔于皇祖姑俟其夫遷廟之後乃合食焉所謂配也未配則但祭考而已萬斯同說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于祖禰也當禫之月而行宗廟吉祭則但祫祭祖禰而不以新死者配之蓋不忍遽同之于先祖也以周案盛申鄭注甚明萬說配謂配祖亦備一義禫月之後有四時吉祭遂禘于太廟而升新死者之主配食于太祖焉故春秋傳曰烝嘗禘于廟若禫月卽有烝嘗吉祭則未敢遽升配焉故此記曰是月吉祭猶未配近之申鄭難萬者以為配有

二義一以人鬼配天帝一以妻配夫若子孫合祭于祖于凶禮謂之祔于吉禮謂之祫以嘉禮言之亦謂之合食無所謂配也但記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配謂配享于廟記有其文矣或謂父喪禫猶廢祖妣此說大謬

鄭元云喪二十八月始服吉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廟明年春禘于羣廟范甯王肅杜預等說二十五月除喪致新主于廟則遠主當遷故卽行禘以審昭穆以周案大禘本非為祧主而設士虞記云禫月吉祭猶未配則大禘配祖當在二十八月之後范杜等說非

鄭元云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孔穎達云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後吉祭若喪祭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于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以周案白虎通引王制作葬從死者鄭注釋以衣衾棺槨似亦作葬字葬從死祭從生文意與中庸同但中庸祭以大夫葬以士自指除服後吉祭而喪祭仍從死者之爵小記雜記文可證孔疏既申盧說又為鄭曲護之未是

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董仲舒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鄭元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預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啟殯至于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為之以周案曾子問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何孔子曰廢是指初崩時言也初崩未殯郊社雖尊亦不行則越紼行事據既

殯後言鄭志是也既殯雖五祀亦祭見曾子問然郊社尊既殯而後自啟至于反哭則避其祭日而為之五祀于啟殯反哭直廢之不行此其別也曾子問又云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注云齊衰異門則祭然則齊衰以下之廢祭者皆其同宮者也

賀循云禮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于死者無服則祭也今人若有服祭祀如故吉凶相干非禮意也徐乾學云遭喪不祭固禮之大經然而人有貴賤之別神有內外之分大夫自大功以上廢祭士自總麻以上廢祭則天子諸

侯之絕期者惟三年之喪始廢可知也它若死于宮中三月不祭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亦士大夫之禮此貴賤之別也天子未葬得祭天地五祀諸侯未葬得祭社稷五祀則大夫之立三祀士之立二祀者皆未葬而得祭可知也然天子之祭五祀注疏謂冢宰攝行則自士以上皆不得親祭又可知也蓋外祀可攝內祀必不可攝故古人輟而不祭此內外之分也程子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可也今人百事如常柰何獨廢祭善哉言乎然從俗而竟背古則人情亦所不安張子有言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總功之喪踰月可祭準情度理此為得其衷矣以周案祭吉禮也吉凶不相干故喪中不祭賀說守經徐說參變然天地社稷雖外祀不得使人攝故有越紼行事之文其可使人攝祭者惟五祀耳內祀不可攝薦之于寢可也祭之于廟不可也古人祭與薦迥別喪中不祭非不薦也或謂宗廟至尊不得因喪而廢遂斥喪中不祭之文或謂孝子不得易衰而斥越紼行事之語此皆任情蔑古之論其謬因顯或據士總廢祭大夫大功廢祭諸禮以為天子于總功亦然亦不經之說

鄭元云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

孔穎達云此皆母親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父為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己則小功熊氏云亦廢祭也皇氏云其從母于父無服不廢祭也按經據總不祭為文似不關小功故注以總服解之皇氏橫加小功非也以周案熊合注意皇順經文

記小記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盧植鄭元王肅杜預說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當各月葬之明月練又明月祥虞喜說二祭同日而異時如檀弓所謂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袁準說禫在喪終不在早晚空禫不空祥以周案虞袁說非

又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鄭元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為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為之再祭可也林喬蔭云此承三年而後葬之下則有三年者即三年而後葬者也云則必為之再祭嫌攝主可不然故著之以周案林說亦備一義

又云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元鄭元云元冠元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陸佃云言必元則裳亦元鄭注非以周案服有專言元者必冠衣裳皆元也還廟之君及從者皆元服郊特牲之齊之元也謂冕衣裳之皆元者此殤之祭必元謂冠衣裳之皆元者當從陸說鄭注依據戴君變除禮似非

唐禮百官居緦麻以上喪者不預宗廟之事郊祀則否至貞元開又議諸侯絕期且不預以家事辭王事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明律百官有緦麻以上喪者並不預與郊祀

鄭元云忌日親亡之日忌日不用舉它事如有時日之禁也范甯云忌日死者之日月再鄭襲云傳偁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為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為忌遇之而感再以周案古人親亡之日忌支辰非忌一二之定日人君之忌子卯其顯證也且月值其辰皆忌非一年止忌一日喪大記曰大夫士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亦其明證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如晉議禮家以每年同月日者一忌其終身喪之謂何范氏以閏月死者直至五年再有忌要妄忌日之祭經無明文祭義言文王之祭日忌日必哀偁諱如見親祀之忠也斯其忌日祭之權輿與

受業慈谿林頤山
從子家檣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匡衡張譚說祭天于南郊就陽之義瘞地于北郊卽陰之象師丹翟方進等亦同是議自王莽合祭天地蘇軾乃引書召誥詩昊天有成命序以證合祭之說以周案周官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圜丘以禮天夏日至于澤中方澤以禮地其禮樂時地各不同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亦分別言之天地分祭甚明禮祀天偁郊詩序云郊祀天地則祀地亦有郊名匡張等祭地北郊之議可補禮文之闕召誥用牲于郊

牛二一帝牛一稷牛詩序說天地二郊同歌一詩與𥁒嘻春夏祈穀豐年秋冬報同竝不𢔁為合祭天地之證僉校是書云南北分祭同歌一詩終無以解東坡祭所不歌歌所不祭之疑以周謂如泥蘇說卽天地合祭同歌一詩而詩中亦絕不及地仍無解祭所不歌之疑天地不合祭毛大可郊社同辨之甚明

周官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异于昊天上帝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亦如之則五帝异于大神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則大旅上帝异于祀五帝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則旅上帝亦异于祀天鄭元說大旅上帝卽祭天旅上帝祭五帝也王肅說上帝卽天旅上帝祭天也陳祥道說上帝之文既不主于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于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以周案祀昊天之大神曰昊天上帝祀五行分王之神曰五帝兼祀五帝于南郊曰旅上帝兼祀六帝于圜丘又曰大旅上帝祀為專祭旅者會而祭之也典瑞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專祭天地故偁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偁旅望非地則上帝非昊天甚

明如王肅說于周禮文殊少別白若諸經緯文渾偁上帝者多合六帝言

劉向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亦曰太乙其佐曰五帝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牲帛及玉各依方色初學記御覽引無末二句茲依後漢明帝紀注增　鄭元云五帝者四時所兆祭于四郊者也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案史記正義引帝命驗赤帝熛怒白帝招矩黑帝光紀皆無上一字王肅說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而後世讖緯

皆為之名字亦為妖怪妄言以周案鄭君信讖緯為王肅所斥孫淵如謂靈威仰諸名目即周官大祝所辨之神號則讖緯非盡無本也王肅改定家語五天帝為五行之神其祭配以五人帝五人神此實與鄭同義蓋師說相傳有自王肅不敢盡改也後之申鄭說者謂昊天為北辰星曜魄寶不屬穹蒼固非鄭意申王說者謂五帝即天實一神或謂五帝即五人帝亦非王意

鄭元說天有六天王肅云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五帝是上帝之佐可偁天佐不得偁上天晉武帝從羣臣議五帝即天之王氣實一神改五郊五精之號同偁昊天上帝楊復云昊天上帝天之大名五帝分王四時其實一天以周案天有六帝周禮文可據渾言之五帝為天神帝即天昊天亦偁帝天即帝有六帝即有六天析言之五帝得與昊天同偁上帝不得與昊天同偁天楊信齋從晉臣議五帝為昊天之別名昊天為五帝之大名則曰帝斯可矣何必拘以五且祀昊天斯可矣何必別立五帝之祀乎晉武為王肅外孫毋議禮必遵之玆改五郊之號同偁昊天上帝偏違王肅五帝不得偁上天之語宋書禮志言晉郊祀一如肅議亦未攷

董仲舒云王者歲一祭天于郊許慎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王肅云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孔穎達云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五時分祭五帝于郊六也夏正月祭于南郊七也四月龍見而雩八也季秋大饗明堂九也以周案孔疏本崔靈恩說皇侃以雩與郊禖同為祈祭不入數歲有八祭此皆宗鄭義為說五時迎氣為分祭五帝春祈穀夏雩秋饗為兼祭五帝其正祭昊天惟冬至圜丘一祭王者歲一祭天不敢數亦不敢疏自後代禮文繁儀衛盛賞賚厚國用不給乃定三季一行之制益省浮費以從古禮也

匡衡張譚翟方進等說祭天于南郊瘞地于北郊董仲舒劉向說周禮圜丘即南郊祭法疏張融引此鄭元說祭昊天于圜丘祭上帝于南郊王肅說于郊為壇以象圜丘圜丘即郊郊即圜丘賈公彥說圜丘未必在南郊無問東西南北孔穎達云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以周案圜丘之祭在南郊西漢師說竝如是而祈穀之郊非即圜丘當從鄭說王肅謂圜丘即郊可謂郊即圜丘不可圜丘與祈穀郊二祭之禮經傳畫然有分晉宋諸代用王肅說遂合二祭為一祭義在報本事兼祈穀可謂政厖祀黷

為鄭學者說泰壇以祀感生帝非圜丘王肅云于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周案非人為謂之丘人為謂之壇故祭天圜丘禮器謂之不壇但祭天自有泰壇圜丘者以設祭泰壇者以燔柴也王以泰壇即圜丘固失其義為鄭學者必謂祭天無泰壇泰壇專以祭感生帝亦矯枉過正

為鄭學者說祭天圜丘而不壇郊特牲云兆于南郊則為壇之營域與周禮冬至圜丘之祭別為王學者說兆南郊即築圜丘以周案圜丘取南郊自然之丘而不待營兆故曰至敬不壇兆于南郊鄭學家以為報天主日之壇壇者以人為之故曰兆此說勝王

郊　五

記禮器云祭天至敬不壇以下為貴崔靈恩孔穎達說先燔柴于丘次于丘下掃地而祭以周案祀天于自然之圜丘不為高壇此即以下為貴斷無舍圜丘而祭其下之理

記郊特牲祭義言郊大報天主日配月孔穎達說徧祭天之諸神日為主天帝獨為壇日月及天神等共為一壇楊復說主日配月非必百神從祀祀天之後乃祭百神周語說大報天當以昊天為主言主日誤矣蔡德晉說此魯郊祀魯無朝日夕月之壇故即于郊附祭日月于壇上以周案禮運云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大司樂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曰百神受職曰皆降可禮則郊祀徧報天神明矣特不可如後世之叢脞煩黷耳

記郊特牲言郊祭迎長日之至董仲舒劉向說此為周郊祭于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王肅亦同是說鄭元云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迎此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方慤云迎長日之至至猶來也與月令日長至异故云迎焉孔廣森云此記實述魯郊魯春秋卜郊恆先周正孟春記說其義以為建子之

郊　六

月日短至自是而有晷日祭之迎其始也周人冬日至祀天本謂之禘以寅月祈穀南郊乃謂之郊魯僭王禮不敢純同故用禘之月而行郊之禮以周案春夏祀天為祈秋冬祀天為報毛詩序可明證南郊之祭為大報天是冬至報祭非啟蟄祈穀明矣從董劉說冬至後日漸長祭之以迎長日之至至猶來也方說是郊以迎長日之來故主日而就陽位數句連讀方明魯郊啟蟄不在冬至孔說非　又案春秋傳候冬至曰日南至謂日來極南之度也至有來極兩義周官謂之夏日至冬日至義同月令曰日長至至專訓極此迎長日之至下日

以至至專訓來玩一迎字一之字自見若謂此郊在啟蟄啟蟄之日非長日之始來又非長日之終極于義無取鄭謂迎卯月春分之日長遷就之說近人併冬至為長至固謬矯之者必謂長至之日為啟蟄亦失察

記又言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元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案此卽董仲舒劉向之說注引其說而駁之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王肅用董仲舒劉向說此為周郊周之始郊日以至卽周禮冬至祭天于圜丘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今本誤及將郊祀故言始馬昭云魯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為始故併始孔廣森云郊之用絕周之始絕周末禮廢故追言周之始時圜丘之郊日以冬至今魯郊用辛轉卜三正與周异㳒既別言周之郊明溝後文皆為魯之郊矣以周案冬至之郊為報天啟蟄又郊為祈穀郊特牲分別兩制甚明上文迎長日就陽位為冬至大報之郊于郊故謂之郊以下用騂用犢則言啟蟄之郊啟蟄郊之用辛也為武王克商始郊天位其日以辛至也漢厤律志引書武成篇惟四月辛亥祀于天位周書世俘篇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憲告天宗上帝皆始郊辛日之證魯郊啟蟄無日至郊鄭失其義當從王說而王謂用騂用辛卽冬至圜丘之制亦少別白圜丘郊天在日至用蒼犢有周官文可據啟蟄郊天用騂犢用辛日有春秋傳可據孔氏讀周之始句以為記者當禮廢後故追言始未免迂曲下文王被袞亦費解

記言郊迎長日之至易緯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說周以冬至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南齊書禮志蔡仲熊引王肅說如此又云盧王兩說有若合符是盧說亦爾也故併錄之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張融云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以周案盧鄭皆從易緯祈穀郊在啟蟄若祀昊天在冬至亦三王之所同韓說失之

記言祭天特牲郊特牲而召誥郊用二牛以周案牛二者一帝牛一稷牛也帝牛唯一故曰特而當時所用固不止一牛也稷牛之外又有燔牛

孔穎達說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記乃言郊用騂犢是郊與圜丘之別鄭鍔說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禮牧人言祀禮經之文本無抵牾以周案蒼犢為祀天之牛騂犢為燔瘞之牛孔疏未是剛中說更謬祭天之牛豈亦有祀騂禮蒼之可分乎夏弢甫知其說之不可通讀皆有牲句絕亦非經上下文

皆別其色獨牲曰皆有不言色豈牲無色之可別乎
孔穎達云燔柴于泰壇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也騂犢祭
天所用以周案祭法用騂犢專承燔瘞而言非祭牛也
故下泰昭少牢亦特言埋鄭注以凡泰昭以下皆用少
牢是祭寒暑日月星辰同也孔疏以騂犢少牢俱爲正
祭之牛于泰壇祭天尙可通謂泰昭以下祭用少牢斯
大謬矣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元冕以下是
元冕小祭尙用牛而時日月星爲中祀謂其正祭用少
牢乎知少牢泰昭爲埋牛非正祭牛則祭天地用騂犢
爲燔瘞牛明矣冬至祭天以蒼犢大宗伯文可據啟蟄

郊　九

郊用騂犢郊特牲文可據而燔牛一用騂犢爲周人尙
騂故也唐長孫無忌等議蒼牲燔壇騂犢實俎于禮尤
謬　又案天地燔瘞用牛日月以下燔瘞用少牢故羊
人云釁積其其羊牲注云積積柴熊氏云謂祭日月以
下燔燎用羊是也孔疏誤以燔燎之牲爲正祭祭法之
用騂犢與陰祀用黝牲之文既違羊人之其羊牲與小
祭祀奉牛牲之文又戾于是謂祭法之騂犢承祭天而
連言騂此說尙依據鄭注又謂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
王親祭則用牛眞無稽之言矣
孔穎達說祭天有燔柴有正祭皆須有牲郊唯特牲另

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供
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以周案熊皇之說本于賀循
不足據楚語云禘郊之祭則有全脅若分牲體何全脅
之有哉
孫炎郭璞說天既祭積柴燔之皇侃崔靈恩說燔柴以
致陽氣而天神乃降以周案疏家竝以燔柴在祭先爲
降神之禮攷經典降神之禮皆以樂文詳大司樂職燔
降天神語不經見鄭注司巫守瘞以爲祭祀未畢明瘞
埋在祭畢宜守而待也注覲禮燔柴升沈瘞云祭禮終
矣備矣明燔瘞俱在祭終至此禮備也司馬彪續漢祭

郊　十

祀志郊天進熟獻送神舉火燔柴天子再拜興有司告
事畢六宗燔燎亦在祭終是漢師說同也自東晉議禮
家謂燔柴在祭先而疑者以郊特牲無以供燔牛于是
賀循有燔用左胖之曲說或又疑先燔柴無以設祭器
于是賀循又生積柴于壇南之曲說據許敬宗引賀語燔壇在神壇之左
玆據通典緟貤紕繆皆由祭先燔柴之說誤之也　又案燔
柴在祭先此說蓋起于王肅郊特牲疏引張融評聖證
論云周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衮冕家語又云又益
注字之誤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衮著
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同此文與今本家語异益

今本有刪節此所引又有誤字也以義言之當云臨燔柴脫大裘著衮冕今本王注云大裘被之道路至泰壇而脫之可証其意燔柴時以衮象天祭時以大裘象天故云恭敬不同燔燎而祭是王肅以燔柴在祭先之證

韓嬰說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鄭元說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崔靈恩說詩圭璧既卒謂燔玉也羅泌云古郊祀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未聞燔瘞之玉也雲漢所云鄭氏以為禮神之玉巳盡爲之何自而指為燔且瘞哉以周案崔氏義宗引韓詩說蓋須時邁傳也時邁為巡狩柴望之詩見毛詩序知燔柴用玉者魯語云不忞牲玉于神謂用玉燔瘞而不愔也大雅圭璧既卒亦與靡愛斯牲並舉故崔氏以為燔玉

徐乾云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宗伯蒼璧禮天是有二天可知徐邈云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圜丘與郊各有所施以周案宗伯詳其璧典瑞詳其圭為祭神圭璧並用也故詩曰圭璧既卒孔賈二疏分二天遂從徐乾說非也徐邈以為璧尊圭執則下文圭璧以祀日月鄭注圭其邸如璧是圭璧與四圭有邸同為圭也圭璧以尊神則四圭有邸安見其自執邪如謂圭璧亦其所自執又與朝日執鎮圭之文相戾且禮日月又用何玉乎鄭鍔楊復不分二天遂信徐邈說亦非也近夏強甫又申鄭楊兩家說以為上帝四望有禮玉又有祀玉所謂大神示特尊之日月山川但有祀玉無禮玉如其說日月之祀反亞四望于禮不通訓祀玉為執手于訓詁亦謬

鄭衆云牛人凡祭祀其其享牛求牛享牛冉祭一日之牛求牛禱于鬼神所求福之牛鄭元云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羅泌云享牛祀神之牛求牛降神之牛劉敞云享牛帝牛求牛稷牛以周案曲禮天子以犧牛謂牛之中角握繭栗而養之滌者大夫以索牛謂臨時選擇其毛之純者享牛即犧牛以其天地宗廟之大祭求牛即索牛以其羣祀之選用稷牛惟具亦其一也劉說近是

記祭法言禘郊祖宗鄭元云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統言爾王肅駁之云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為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元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為配圜丘之祀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元又施之于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爾雅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祖宗謂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也孔

穎達申鄭說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于嚳以明禘大于郊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于圜丘故以圜丘為禘祭法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為大大傳云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季一祭比每歲常祭為大故亦稱禘也爾雅惟云禘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趙匡楊復申王說祭法禘在郊上者郊以稷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以周案祭法之文本國語禘在郊上者與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脀魯語禘郊祖宗報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竝同禘郊之祭帝而必以其祖配公羊傳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也漢書韋元成云祭義曰（當作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禘為祭天之名其所配者無廟此鄭說所本也王說郊天禘嚳其所配皆稷也初無遠近可分而郊之所及者天天遠而嚳近而謂郊近禘遠是不揣其本之說也且如王說嚳文武為宗廟之正祭于正祭中羼一郊稷之配享祭法立文何其襍周七廟無嚳則禘當于稷廟是嚳之禘實與報同國語禘郊祖宗報何以分為五趙東山云王

解祭法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以其實言則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惟廟享可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之別也國語郊禘不過繭栗郊禘之牲無异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不別言祭天地則韋昭注禘為圜丘不誣也趙氏此論極確

鄭元說冬至圜丘名禘配以嚳啟蟄祈穀名郊配以稷王肅說郊卽圜丘配以稷元以圜丘祭昊天最為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稷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以周案祈穀曰郊圜丘曰禘析言各別渾言之皆曰郊詩昊天有成命為圜丘祀昊天之詩序云郊祀天地是圜丘亦偁郊也申鄭學者必謂圜丘無郊名非也顧圜丘與郊實有兩祭亦不㝵如王肅所說祈穀祀五帝可以后稷配圜丘祀昊天不㝵以無功德之天子配亦不㝵以有功德之諸侯配故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皆配以有功德而為天子者尊天也亦尊天子也周郊稷以親親禘嚳以尊尊立制之善非淺人所能測（唐貞觀初冬至祭天于圜丘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尙合禮制寶應元年杜鴻漸薛頎歸崇敬等議圜丘之祭罷高祖以景帝配大謬）

鄭元說南郊以祀感生帝與圜丘別王肅說郊卽圜丘
祇祀昊天王者定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
行轉相承而諸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感矣以周
案契稷無父感天而生謂啟蟄之郊祭感生帝未可遽
斥必謂殷感黑精周感蒼精似非禮意禮曰人者五行
之秀氣也聖王之感生尤為五行秀氣具備何必指斥
一帝而王因鄭失遂謂啟蟄郊祀昊天不祀五帝亦未
湊攷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若五帝非祀于南郊祭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
為五時迎氣之祀豈夏秋中央亦可服大裘乎尙得曰

祀五帝亦如之乎冢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
日遂戒大司寇禋祀五帝則涖誓百官戒百族此卽記
郊祀卜日用辛獻命戒官之說則郊祀五帝夫何疑其
曰郊天何也曰郊五帝曰郊天猶祭五土曰祭地也渾
言之爾

异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
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
不感天而生鄭元駁云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
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
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于經之明文
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
神而生者也（案也當作邪）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為己
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
則然矣又何多怪

董仲舒杜預說魯郊不于日至以辟王室惟啟蟄而郊
比卜三旬鄭元說魯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王肅說
魯無仲冬大郊之事至于祈穀與天子同在啟蟄馬昭
引穀梁傳轉卜三正上辛以荅王肅之難孔穎達又引
明堂位魯君于孟春祀帝襍記孟獻子言日至有事上

帝以為鄭注之證以周案此當從董杜說鄭箴膏肓云
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
月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其駁异義亦同
如鄭之言與穀梁轉卜三正亦不同

賈逵說魯無圜丘之祭周兼用六代禮樂魯下周用四
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鄭
元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郊祀蒼帝不及天是以建
子之月郊示先有事也王肅杜預說魯祀天南郊以周
案魯郊祀蒼帝與秦襄公郊祀白帝同各祭其當方之
帝也魯不祀天而祀蒼帝不祭地而望淮海岱亦以下

天子也王杜說非賈意尊郊在啟蟄不在冬至其說勝鄭

董仲舒賈逵許慎鄭元杜預等說魯止一郊孔穎達云崔氏皇氏用王肅說魯有二郊以周案崔皇氏誤王肅改定家語亦云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未嘗言有二郊

左傳啟蟄而郊公羊傳郊用正月上辛定十五秊正月改卜牛五月郊三卜之運也穀梁傳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以周案公穀同義今依左氏說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皆據夏正首時言周書時訓篇立春又五日蟄蟲始振卽啟蟄也鄭注考工記云啟蟄孟春之中或以為卯月驚蟄非也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與左傳同何注公羊云用正月上辛者春秋之制也其意亦謂三王郊用夏正也郊用啟蟄月之辛日不必上辛郊之卜日亦亏啟蟄之月三旬三卜不必轉卜三正故春秋書四卜郊五卜郊俱在夏四月如依穀梁十二月下辛卜郊則三月巳四卜矣而經何以書四卜郊皆在夏四月若以所卜正月上辛言則四月固四卜矣而經何以又書夏四月五卜郊彼此抵

悟不如從左傳為㝵

异義云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與天子竝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卽巳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以周案公羊家意大事有時日無卜禮如卜三不從祭則違卜不祭廢禮無一可也惟魯變禮不從可已故命之卜其說不為無見然戴記郊特牲有王卜郊之文周官冢宰有祀五帝祀大神示帥執事而卜日之言是周郊未始不卜也且春秋戴記郊皆用辛而不云上辛叓不云上丁唯尚書召誥遷邑有丁巳用牲亏郊之文此非常祭故用丁日且召誥云三月丙午朏至丁巳為月之十四日是三月中丁亦非正月上丁公羊家說終嫌無據

左傳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公羊傳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矦祭土何休說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卜之他膏肓說以難左鄭元箴之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孔穎達云左氏之說魯郊常事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惟周之三月為之不可在四月雖一卜案舊作雖三卜此據左傳正義亦為非禮故僖三十一秊左傳云禮不卜常祀

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為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為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之月卜吉則為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之說同與何休之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鄭意與左氏同陳壽祺云公羊傳定十五年何氏解詁云得二吉故五月郊曲禮正義引作得一吉與徐疏本不同疑正義所見本是又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曰求吉之道三何氏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倚者可以決疑故求吉之

道三何氏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倚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又云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則三卜之中得一吉即可用公羊傳及何注不言必滿三吉日曲禮正義謂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蓋不然矣公羊言三卜禮四卜非禮下亦言卜郊非禮也與左氏說同則三卜獨謂魯禮然旨以周案郊有定月三卜者亦比日轉卜三旬非轉卜三月也凡卜郊先期十日在上月下旬魯三卜郊謂卜日也但三卜不從則不郊則卜日即卜郊矣公羊家說非不可通左傳曰卜其牲日又曰牲成而卜郊亦明魯之卜日即卜郊意同公羊說者必謂禘嘗郊社常事有時日不卜亦未是社常祀日不必上甲郊常祀日不必上辛聖人不敢以私褻事天地故假之以卜三卜不從即用常時日非如魯郊不從即已常時日者其月之朔日也古人以朔日為吉日故正月朔謂之正月之吉二月朔謂之二月初吉其它有曰月吉曰吉月皆謂朔日說詳頒朔門張橫渠以為再卜不從直用下旬未可據也

宋禮志云博士王燮之議案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鄭元注受命謂告之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為告日尚書何偃議鄭元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

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啟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眾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辨于禮無取因知繫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眞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并不畢同變之以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以周案冢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與郊特牲卜之日戒百官百姓之言正符合則記所云卜郊卽卜日也或以為卜郊牛非卜牛在三月前未必遠戒百執事卜日在十日前遂戒之者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先告祖廟而後退卜禰宮之廟門大略與金縢先告三王而後卜相同

異義云古毛詩說龍旂承祀為郊祀以周案記明堂位云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與毛詩說異司常言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王建大常諸侯建旂詩述郊稷之禮而云龍旂當是其實魯雖僭郊未全同天子禮也明堂位本西周古書而語多後人羼入致不可信僭郊始于春秋時非成王賜伯禽受此節魯君孟春云云當刪本文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上下文氣承接甚明何是中羼魯君事成王尊周公賜廟禘用天子之禮非賜郊禘也郊禘祀上帝配后稷于尊周公意何與此必後世僭禮非成王賜或云起自僖公或云起自惠公攷呂氏春秋及竹書紀季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是惠公不終僭也詩頌僖公有龍旂承祀之文春秋于隱桓莊閔之世無見郊書郊亦始于僖公

記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鄭元云非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程頤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張載云成王不敢臣周公其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宋宗元云周公大聖寶百世師表如孔子布衣至今是用天子禮樂咸

以為宜則成王之賜不為非禮卽伯禽遵君命而受之亦不為過且所謂天子禮樂不過如籩用十二豆用八佾之類非許其郊禘直齊天子也孔子嘆周公其衰者亦專指魯之郊禘言之可知成王所賜者侑于周公之典未衰也以周案成王既可賜則伯禽亦可受矣但成王之命明明曰祀周公以之而後世羣廟之祀以之且魯君僭郊亦以之此非成王命也亦非伯禽意也鄭注不以魯之郊禘為非禮故以郊牛口傷角食解之卻非記意讀禮運下文自見

記禖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

事亏祖左氏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竝爲孟獻子語孔
穎達云記曰日至傳言啟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以周
案此獻子竝據周禮以定魯事記言獻子欲尊其祖與
周人郊天對月故引周禮冬至郊天以爲例傳言獻子
見魯人旣耕卜郊過時失禮故又引周禮啟蟄郊帝以
爲斷記傳兩歧意各有當非誤也
匡衡說周文武郊亏酆鎬孫權說文王謙讓處諸侯之
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臆說非典籍正義申匡
說者云毛詩傳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亏郃
命使事天始歸郊祀則自后稷以來皆㝵祭天猶魯人
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酆經有明
文申孫說者云后稷肇祀何必郊壇之祀薪之槱之何
關燔燎之薪此皆强爲牽合者也以周案詩后稷肇祀
表記引作兆祀小宗伯云兆五帝亏四郊是兆祀卽郊
祀也祈穀之郊葢始后稷后稷教民稼穡而㝵祈穀上
帝是猶禹治水旹㝵祀天下山川土地皆禮以義起者
與
孔穎達云禮運杞郊禹宋郊契與祭法夏郊鯀殷郊冥
异者葢時王所命也或說禮運言杞宋之郊由禹契之
功非改用配也左傳載晉侯祀鯀之事仍曰夏郊則郊

鯀之制時王未之有改以周案晉侯祀鯀曰夏郊不曰
杞郊此正足爲杞郊配禹之證若杞郊鯀不郊禹亏禮
未合
記祭義言郊之祭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元云闇昏時
也朝日出時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劉淸江說周人
尙赤大事用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以行
祭事矣稍後則晝與殷人相亂故季氏祭仲由助祭晏
朝而退仲尼以爲知禮以周案周人祭日謂祭亏日出
時也朝謂日出闇卽上文祭闇之闇以朝及闇申明祭
日之時淮南子道應篇引作周人祭亏日出以朝劉說
闇合古訓

受業靜海李安
　　崔朝慶仝校

郊禮通故二　　禮書弟一十二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掌次大旅上帝與祀五帝對言鄭元說大旅祭天于圜丘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又記禮器大旅與饗帝對言鄭元說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以周案祀者常祭旅者有故而祭故大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祀者專祀旅者會而祭之故典瑞于天地併祀于上帝四望併旅凡云旅上帝者會祀五帝于泰壇也云大旅上帝者會祀六帝于圜丘也鄭注大宗伯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則有故大旅上帝不及冬

至祀昊天之禮故云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鄭注兩訓合之乃明

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元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气之臭聞者王肅說外傳精意以享曰禋非燔燎之謂也袁準云禋者煙气烟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故因煙气之上以致其誠先儒云潔祀曰禋凡祭祀無不潔而不可謂皆精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也以周案燔柴即燎槱禋祀即貢鬱先鄭周禮注云鬱草千葉為貫百二十貫築以煑之鐎中停于祭前許氏說文云以鬯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是卽禋祀之法斯其精意以享者與袁準申鄭別備一解

異義云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以周案鄭注肆師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同今文家今依許從古文說文類作禷

鄭元說類禮依郊祀而為之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秦蕙田說類者正其義類而告之旅者凶災之類爾雅

旅陳也或卽陳其情事而告之若以類為依仿郊祀則旅亦未嘗非依仿為之也以旅為陳其禮物登正祭類祭不陳之乎以周案類旅皆非常祭其兆壇于郊而祀之一也類者分告其神如兆祀于郊曰四類是也旅者會而祭之不以類分如祭昊天及五帝于圜丘曰大旅上帝是也（昊天一類五帝各一類）其有因凶裁而類之旅之者如大旅存奠而不徹陳樂而不縣厥樂而不鼓與大喪同天地有大裁亦類社稷宗廟秦分類吉旅凶失之矣

鄭元云乘祭車魯公之郊用殷禮也陸佃云祭天有兩車玉路卽道之車祭車卽事之車也陳祥道云自國至

大次乘玉路自大次升壇則乘椉車金鶚云三說皆非
巾車玉路以祀未嘗言祀天其祀天別取賢質之義而
乘椉車禮器大路椉而越席以椉為賢郊特牲椉車之
乘尊其樸左傳大路越席昭其儉服注云大路木路則
祭天乘木路甚明以周案明堂位大路殷路也殷木路
金說可從
皇侃云祭天用犧尊其陶匏者是盛牲牢之器孔穎達
云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故詩曰于豆于登匏酌獻酒
故詩曰酌之用匏以周案孔疏義本鄭箋是已皇氏又
謂祭天七獻賓長終獻用泛齊孔疏謂從丘下酌沈齊

皆無明文崔氏謂以清酒酳王醆酒酳后叓鑿
异義云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為
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是祭天有尸許慎
謹案昝郊禮云祝延帝尸從左氏說鄭元不駁張載駁
之云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皆無尸節服氏言郊祀有
尸者后稷配天之尸也以周案神非主不依非尸不歆
周禮大祝大禮祀祭示逆尸小祝大祭祀送逆尸節服
氏郊祀裘冕送逆尸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為尸皆天地
有尸之明證節服氏裘冕卽大裘之冕大裘以象天則
其所送迎尸者為帝尸矣詩旣醉疏引石渠論周公祭

天大公為尸又引白虎通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此
言自有所本鳧鷖箋以公尸為天地之尸是鄭同許
鄭元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或說祭天地亦有祼鄭注
大司樂圜丘之祀亦云禮之以玉而祼焉以周案典瑞
祼圭止于肆先王玉人祼圭止于祀廟則祀天地不祼
明甚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涖玉鬯表記秬鬯以事
上帝皆謂享酒非祼酒也大司樂注據宗伯文以為圜
丘之祀有祼誤梁明山賓引表記文以證明堂有祼亦
誤
朱膺議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

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于淵泉旣灌然後迎牲則
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祀案周官小宰凡祭祀
贊王祼將之事鄭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
地大神至尊不灌淵儒注義炳然明審今之有灌相承
為失以周案宋時廟祀降神用灌送神不灌郊祀降神
送神皆用灌朱膺建議革之是也今俗祭祀始終灌酒
沿宋郊祀之末失
皇侃說祭天無祼惟七獻朝踐王酌泛齊以獻后無祭
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
宗伯次酌緹齊以獻次尸食之訖王又酌朝踐之泛齊

以獻宗伯次酌饋食之醴齊以獻次諸臣爲賓長酌泛齊以獻是七獻也孔穎達說凡齊泛醴爲尊盎緹爲卑賓長終獻祇可以次用緹不得用泛圜丘賓長之獻則用沈齊也以其是臣助祭終獻遂下于君故從丘下酌沈齊沈齊在丘下以周案祀天獻酒之禮經無明文皇氏所言仿廟祫之禮言之爾諸臣終獻酌泛齊不如孔說爲允后無祭天之事唐蔣欽緒唐紹之辨之甚明梁明山賓說祭天一獻質陳許亨已駁正

記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鄭元云有事頖宮告后稷也齊召南云頖宮祀先聖先師魯主

周公之祀則有事頖宮告周公也后稷之主如何得在頖宮以周案周公爲先聖先師後世之禮也魯頖宮主周公于古未聞有事頖宮卽事有漸也不必爲配帝之告祭或以爲將祭必先擇士于澤宮亦非諸云有事者皆謂祭事非射事也有事頖宮亦宜在齊戒十日之歬㪔齊七日致齊三日斯時一心對越上帝不敢聞之以它事唐郊于致齊又日內先享大清宮及太廟宋郊于致齊三日內先享景靈宮及太廟其以此爲告祭與而禮已太過且不應在㪔致齊十日內抑以此爲正祭與而禮出無名未聞爲郊天致齊乃于其閒先享宗廟也

主于郊後恭謝太廟又沿漢郊畢兼祀明堂宗廟之制亦違經典

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還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枊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元意也元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案元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王儉議宋立明堂惟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自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异日之議于理爲允以

周案冬至報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澤啟蟄祈穀于泰壇季秋大饗于明堂經有明文晉六朝時或并圜丘方澤爲一祭或并報天祈穀爲一祭或南郊明堂同祭于一日或南郊北郊明堂宗廟同祭于初月皆未失也詩雲漢云不殄煙祀自郊徂宮此爲凶荒徧索羣神豈常祭之禮哉且卽以詩言自郊徂宮斷非一日中事詩人特連言之以明禋祀之不絕云爾讀者勿以文害辭辭害意齊蔡仲熊之議是

董仲舒云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張洽云魯郊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辠以周案張說大謬記曰喪三年

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明山賓議周官祀昊天上帝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迎氣祀五帝亦宜用大裘以周案祀五帝服大裘謂春郊也秋夏中央迎氣之郊亦服大裘悖矣
記月令迎氣于郊鄭元云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賈逵說東郊木帝大昊八里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西郊金帝少昊九里北郊水帝顓頊六里中央黃帝之位幷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盧植許慎蔡邕高誘王肅並同賈說宋衷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

郊二　七

為遠郊迎王氣蓋于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央在西南未地五里
賈逵蔡邕王肅說迎春祭大皞及句芒鄭元說迎春祭蒼帝靈威仰于東郊之兆孔穎達云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以周案賈逵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卽小宗伯兆四郊之五帝為四時迎气所祭者鄭注以大皞諸帝為五人帝而迎气之帝别取靈威仰諸名當之王肅輩不信緯書直謂祭五人帝宜從賈

孔穎達云晉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西阿覺召史嚚占之對曰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虢公所夢之狀必非該之皃自是金神之形亘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元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也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為配者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偁社稷也以周案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本五行之神名左傳云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犂為祝融句龍為后土為之者治之也治其事遂治其名也後世五人神之名顯而五行之神名轉為所

郊二　八

掩孔疏甚明　又案五行之神上而在天主四時降而之地主四方故左傳以蓐收為天神而大宗伯之血祭又謂之五祀與社稷類參見羣祀門
鄭元說后土亦顓頊之子曰犂兼為土官孔穎達云知非句龍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後轉為社后土官缺犂則兼之句龍為社神不得又為五祀也秦蕙田云五行之中土功最鉅故先王于五祀之外又立社稷以祀之而句龍復配食焉一行而兩祀一官而兩配皆所以報其功也以周案秦氏此說可以訂鄭
崔靈恩說大宗伯以靑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

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不及中央禮中央黃帝亦用赤璋也孔穎達云先師說祀中央黃帝用黃琮聶崇義云經祀五精之帝玉幣各如其色祀黃帝用黃琮九寸為當以周案大宗伯以六器禮天地四方與覲禮祀方明同例不及中央四時迎氣有黃帝之祀或赤璋或黃琮經無明文各以意說玉幣各如其色經自指四方言不及黃帝

記祭法雩宗祭水旱也爾雅云舞號雩也董仲舒云雩求雨之術吁嗟之歌鄭元云雩者吁嗟求雨之祭也宗當為禜字之誤也禜之言營謂水旱壇服虔云雩遠也

郊二　九

遠為百穀祈膏雨也孔穎達云賈服以雩為遠杜從之以周案雩之字義賈服皆訓為遠以正雩在四月故以遠祈膏雨為義若大旱而雩亏遠無取鄭注解為吁嗟求雨說本董子亏爾雅號祭之名既合正雩大雩之義亦皆可通宜從鄭宗禜字相近說文引禮雩禜祭水旱與注正同　又案論語問崇德修慝辨惑必記亏從遊舞雩之下者雩為人君應變呼號之祭有崇德修慝辨惑之意也何注公羊桓五年大雩云雩旱請雨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一職合韻榮盛韻行倡韻）尸子言湯遇大旱六事自責後漢黃瓊傳言魯僖遇旱六事自讓文略相同究其語意不越崇德修慝辨惑之義先君子論語後案云樊遲崇德修慝辨惑因雩而問子曰善哉善其有感亏雩而不媿以雩言也夫子所答不言雩之休咎而雩祭之道在其中因其善問而廣言之（劉楚楨論語正義多本後案亏此節以為時魯雩祭有崇德修慝辨惑之禱辭其說泥殺使失善問指趣）

記月令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亏民者鄭元云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眾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高誘云名山大川泉源所出非一故言百為民祈雨重

郊二　十

之故用盛樂以周案祈祀山川一事大雩又一事凡雩帝先祈山川穀梁疏引左傳賈逵注云大雩者別亏山川之雩亦明祈祀與大雩不同可互證也高注殊掍

鄭元云雩帝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芒后稷之類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許慎云雩夏祭樂亏赤帝以祈甘雨也以周案大雩之帝許以為赤帝鄭以為兼及五精後人多從鄭雩在南郊故魯以南門為雩門唐貞觀禮雩祀五天帝五人帝五官亏南郊正合古制顯慶禮改郊雩並祀昊天上帝亏圜丘開元中王仲邱奏言雩祀五帝既久又

帝為五行之精以生九穀宜于郊雩祭昊天兼祭五帝
攷天帝之辨始鄭王肅王謂歲二祭天郊及圜丘則大
雩祀亦主五帝與鄭同也雩祀昊天乃許敬宗一人之
見抑王仲邱不直言改正而請兼祭昊天五帝好為調
人殊失禮意
春秋左傳龍見而雩穀梁傳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月
令又著大雩于仲夏之月服虔云龍角亢也謂四月昏
龍星體見鄭[元]云雩之正當以四月月令著正雩此月
失之矣潁容說龍見即是五月王肅說龍見而雩謂四
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于五月著雩義也杜

預說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若五月之
時龍星已過于見句 此為牽強天宿且左傳備秋大雩
書不時此秋即潁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欲以雩
祭以周案桓五年秋大雩公羊家以為記旱左氏家以
為非旱而大雩非旱而大雩者為正雩之月不雩也故
引龍見而雩以明其非時兩家說異攷經傳之言龍者
多合角尾渾言如莊二十九年傳龍見與火見對舉龍
自指角若別白言之當如周語謂之辰角它如周語曰
月會于龍豩及茲龍見而雩龍皆指尾若別白言之當
如僖五年童謠謂之龍尾昭三十一年傳又謂之辰尾

賈注國語云龍豩尾也服杜注左傳云蒼龍之體昏見
東方體亦謂尾也李次白中服注以體見為角見仍沿舊誤又據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以為昏見東方之證更誤正謂正中南方與昏見東方語正相反 自後人祇知龍為角
星而角星之見不始于巳月于是紛紛駁難其實左傳
啟蟄而郊四語皆據四孟為文而龍尾之見實在孟夏
巳月昭十七年傳云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
周為五月火者心也夏三月東方心出其四月尾見東
方可知也月令作于周季去春秋不遠其言天象與左
傳合如僖五年傳十二月丙子朔日在尾與月令孟冬文同 月令孟夏昏翼中據
兩漢志翼去尾八十餘度孟夏昏翼中正南則尾始見

于東方亦可知也或說據月令恣尾始見于仲夏亦非 而月令記大雩于
仲夏者雩與大雩有別雩祭山川大雩上及帝故曰大
雩帝正雩在巳月春秋例不書而旱雩必在午月以後
故春秋皆書于秋三月中月令以為在夏正之五月穀
梁傳又以為周正之八月大雩為雩之正月以是故也
申鄭杜者必據左傳以斥月令申潁子嚴說者又據月
令以解左傳胥失之矣俗師據論衡明雩篇以論語莫
雩為雩祭雩祭在暮春更屬肊說
鄭[元]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中而旱亦修
雩禮以求雨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以周案春

秋書大雩二十有一皆在周之秋三月中鄭注據春秋為文也董子繁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季夏秋冬雩祭之法不足為據雩有正雩有大雩大雩者旱雩也旱雩止修于周秋之三月而冬春夏不行故月令記大雩于仲夏明夏此有旱有禱無雩也鄭君此注正合記意審此則月令之文不必駁矣

王充云魯設雩祭于沂水之上莫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

郊二　十三

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春秋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孔子曰吾與點也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以周案論衡以論語舞雩為雩祭說本春秋今文家公羊徐疏引春秋說舞雩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與論語文異董子繁露言春雩之制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何注公羊云旱則使童男童女各八人其說又異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漢舊儀禮后稷于東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其說要異至謂春秋有春二月秋八月兩雩又謂論語莫春為四月說甚游移惟玉燭寶典三引論語鄭注云莫春者季春所制征疑儛剝文之衣服已成謂雩祭之服雩者祀上公祈穀實四月龍星見而為之故季春成其服五六六七者雩祭儛者之數風晞儛雩者浴沂于水上自潔清身晞而衣此服以儛雩且詠而饋之禮當作記此禮者憂人之本此與水經注及禮記疏引鄭注沂水出沂山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釋文引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諸文相合以雩服成于季春而雩祭則在四月浴沂為水上自潔清即祓濯之義皆較論衡為當劉楚楨正義好從古說

郊二　十四

于此用仲任言不能據鄭義正之未見寶典故也

鄭元云大雩帝用盛樂自鞀鞞至柷梧皆作凡它雩用歌舞而已孔穎達云正雩則非惟歌舞兼有餘樂以周案月令雩在仲夏所以記旱雩之始非正雩也孔疏誤月令于雩帝特言大據左傳賈注以為對祈祀山川而言據鄭注大雩對它雩它雩即下百縣雩祀百辟卿士鄭意天子雩上帝用盛樂故大之諸侯以下雩上公祗有歌舞不及天子之大魯亦雩帝故春秋亦儛大雩

崔靈恩云雩祈雨之祭禜止雨之祭每禜于城門以周案經傳儛禜兼水旱祭法雩宗注云宗當為禜禜之言

營謂水旱壇禜取營壇之義初學記引崔氏義宗以爲
禜止雨之祭申其義者雩于壇禜于門周官鬯人禜門
用瓢齎別備一義
何休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
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
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元]云雩者夏
祈穀實之禮旱亦用焉旱雨書雩明雩有益不旱雨書
旱明旱災成後旱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
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
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歷時而言不雨

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以周案
宜從鄭
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
迎日于東郊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于南郊
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于上下
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句絕
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以周
案迎日之禮此傳爲備傳文宜分三節首言正月朝迎
日于東郊爲立春祭日之正禮次云祀上帝于南郊以
報天德即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兆南郊就陽位之義

爲郊天主日之大禮凡祭日于郊朝日于東堂若東門
外曰東郊曰南郊皆舉祭禮爲文末引迎日祝辭見大
戴公冠篇某年月作某年某月公冠篇末所載三祝壽
二祭天地辭末爲祭日辭盧注謂此以正月朔日迎日
于東郊據正禮言伏傳則以爲春分迎日辭二分朝日
夕月亦古法也　又案祭日祝辭作予一人某敬拜迎
日東郊與祭天敬拜皇天之祜祭地敬拜下土之靈文
例相同今大戴文迎下脫日字東又譌于宜依伏傳校
正盧注迎日東郊云以正月朔日迎日于東郊也今本也字
誤入下句以此爲經文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躬今本躬誤聘率有司迎日

于東郊今本衍也所以爲萬品先而尊事天也即用伏傳文
而以爲正月朔迎日辭義异伏傳今本誤以注文首句
爲經文果爾伏生決不以爲春分迎日辭也經曰某月
明不定屬正月近校大戴禮者皆未審此故并言之
孔穎達云祭法祭日于壇祭月于坎此據春分朝日秋
分夕月也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何得祭日于壇
祭月于坎崔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
以月其禮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
禮小故祭法用少牢案崔氏之說具載郊特牲疏中其說以四時迎氣及春分朝日秋分
夕月二者日與月各爲壇而祭夏正郊天及孟冬大蜡二者日月共在一處今謂小司徒云

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元冕所祭自元冕皆用牛也何得用少牢祭法日月用少牢鄭云禱祈之祭也崔說非崔氏又云迎春之時兼日月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卽祭日月崔說又非以周案經言日月之祀不一有因郊而祀者郊特牲所謂主日配月者是有因蜡而祀者月令所謂祈季天宗者是有因禜而祀者春秋傳所謂雪霜風雨之不時禜日月星辰者是有因覲而祀者覲禮所謂禮日

南門禮月北門者是凡此皆因事而祭非正祭也其正祭之禮在周官大宗伯曰實柴以祀日月星辰典瑞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大司樂曰凡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鼓人曰以雷鼓鼓神祀其在戴記祭法曰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祭義曰祭日于壇祭月于坎祭日于東祭月于西公冠篇又有正月朔迎日之祝辭皆據正祭爲文劉向五經通義云祭日以丁與辛熊安生義疏云祭日月燔柴用羊亦其證若朝日之禮諸經皆無祭文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文與圭璧以祀日異掌次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于日曰朝于五帝曰祀亦別其文它如大戴保傅篇天子春朝朝日秋莫夕月四代篇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朝事篇率諸侯而朝日東郊魯語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其上下文亦並不及祭朝日服元冕祀日宜袞冕是其服不同祭日在立春朝日在春分是其時亦不同注家多誤以朝日夕月爲日月之正祭惟鄭注無此失

周官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圭璧以祀日月玉人亦云圭璧五寸以祀日月鄭元云圭璧圭其邸爲璧取殺于上帝以周案祀日與朝日禮本不同鎮圭以自執圭璧以禮神朝日不祭手可執圭祭則不能執也或

謂執鎮圭以祭非也

或說朝日用袞冕故大戴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或說祭日宜用元冕故小戴曰天子元冕朝日于東門之外或說春朝朝日謂正月朔正月朔朝日用袞冕餘月朔朝日用元端以周案玉藻言天子元端以朝日聽朔聽朔禮不得用元端自當依鄭注破端作冕爲是大戴盛服朝日亦謂朝日元冕有盛于常服耳但朝日之禮殺于祀日朝日服元冕祀日自宜服袞冕凡祭服隆于朝服通禮皆然自注家誤以朝日當祀日正禮說乃紛拏後說更鑿朔無大小聽皆元冕同一朝日何分袞端

任肌遷就破碎大道
大戴記言天子春朝朝日秋筭夕月而不明言所用之
定辰馬融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鄭元云
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群靖云秋分之夕月多東
異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
用仲秋之朏滔于睿云秋分夕月竝行于上世西向拜
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復言背月也
何佟之云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澤春分朝
日秋分夕月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
天地故朝以二分融元之言異其義矣朝日東向夕月

西向斯本其位之所在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
拜官者猶北向朝拜甯異以背實為疑以周案朝日夕
月本非正祭正祭日期當如盧子植說在正月立春與
大戴公冠伏生書傳語合春朝朝日秋筭夕月用春秋
之二分伏生以來初無異說兩禮宜分祭日東壇祭月
西坎所以端其位也朝日以朝夕月以筭所以迎其至
也祭月不必筭夕月不必西兩禮分之理順合之說舉
凡祭貲明行事日中而退祭月不應有異天神皆當南
向唐開元禮南向設大明神位天子北向是也禮言祭
日東祭月西者謂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鄭注是也

豈東向西向云乎哉東向拜日西向夕月漢制之失也
以朝日當祭日因謂祭月必以夕注家之陋也秋筭夕
月與秋夜迎寒同夕與迎皆非祭秦氏通考以迎寒為
祭寒亦非　又案古朝日分三說大戴保傅篇言三代
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筭夕月注家皆以為用二分之
時則春分朝日為三代之通禮也春秋莊公十八秊春
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
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諸侯朝朔如穀梁家說春
秋時諸侯每月朔朝日又據魯語天子大采朝日日中
考政少采夕月日入監九御又似春秋時天子每日皆

朝日今據經傳攷之四代篇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蓋
日朝日之禮即于東堂行之穀梁王者朝日與朝朔竝
言玉藻天子元冕朝日于東門之外與聽朔于南門之
外竝言是月朔朝日之禮在東門外也若公冠禮伏書
傳言正月朔迎日于東郊則正祭之舉于春者也郊特
牲大報天而主日兆于南郊則報祭之行于冬者也古
人祭日朝日二禮竝行漢依魯語天子于殿下旦夕常
拜日月而祀日之禮廢魏文帝以日拜日殿下為煩褻
定于正月祀日于東門之外祀日之禮復而朝日之禮
又廢矣

虞翻孔晁說天子大采朝日大采衮織也少采夕月謂黼衣韋昭云禮天子元冕以朝日元冕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衮織也周禮王搢大圭秉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以周案虞孔誤以朝日當祀日禮故以為服衮織韋義自正但以魯語本文讀之采謂日光非衮織亦非藻采其文云天子日大采朝日日中考政少采夕月日入監九御云諸侯日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下又歷言卿大夫士皆以朝晝夕夜分別其事則大采即朝對日中為文少采即夕對日入為文凡日初出色赤謂之大采日中而淡將入有采而少又謂之少采日入而采滅矣其不直言朝朝日夕夕月者嫌字複與下文又不偶耳如舊說日月祀典有大小殊屬不經

記祭法幽宗祭星也鄭元云宗當為禜字之誤也幽禜謂星壇方慤云祭星之所謂之幽宗宗尊也以周案幽宗雩宗皆謂之宗不煩改字月令祈星辰曰天宗尚書禋祀曰六宗

周官大宗伯祀司中司命鄭衆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鄭元云司中司命文昌弟五星弟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天府言司民司祿鄭衆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為體近文昌為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鄭元云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弟六星或曰下能以周案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皆為天神賈疏引星傳三能文昌皆有司中司命無司民鄭仲師司中司命之說歧司民之說鑿後鄭近是

史封禪書云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云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獨斷云明星神一曰靈星其象在天舊說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火為天田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故祀此以報其功也風俗通云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為龍弟二有天田星以周案續漢志用封禪書而申之曰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說與獨斷合但兩書並引舊說以別一曰其文各有舛誤續志舊說謂天田星當依獨斷作謂火星獨斷一曰龍星火為天田當依續志作龍左角舊說以為火星者蔡氏月令章句所謂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是也龍左角為天田本衛宏漢舊儀說據步天歌天田在角上亦非角

詩序引高子說絲衣靈星之尸王充云靈星之祭祭水旱也亐禮舊文曰雩一歲再祀春以二月秋以八月賈逵云龍第二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亐東南張晏說漢立靈星祠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以周案文選南都賦赤靈解角注云赤靈赤龍也是靈星即龍星之證說文龗龍也从龍霝聲葢即靈星之本字舊解靈星分三說一以為農祥之大火心星一以為龍角之天田星又一以為即雩祭其實靈星者蒼龍七宿非指心星亦非專指角也春秋傳龍見而雩謂尾星尾亐四月昏見東方宋亐庭申論衡說亦未是趙寬夫以為即廟門之樞星馬元伯以為祭天鎮星要妄

周語農祥晨正日月底亐天廟土乃脈發韋昭說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亐午張晏說龍角天田星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唐志歲星主農祥后稷馮焉以周案當從韋說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據此則農祥者辰馬也辰馬者大辰之次天駟也天駟者房星也張晏以為龍角非也天廟營室也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旦尾中房星晨正南方當在立春後十日時土脈發而農事起故以為農祥張晏以為龍角晨見東方時屬寒露尤非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云龍星明者以為時候大火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漢時祀農祥或曰辰星或曰心星以此唐志以為歲星尤繆

杜佑云五經通義靈星為立尸故曰絲衣其紑會弁俅俅（毛詩作紑載）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今案皃賢詩毋云公尸據傳天子諸侯祭社稷尸也今祀靈星言公尸未詳所出以周案據皃賢鄭箋公尸為天地社稷山川七祀之尸則靈星可偁公尸也通義引傳葢畧詩傳淮南主術篇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零星即靈星高注亦引皃賢詩公尸爽飲載宗載考劉向高誘皆習魯詩者

杜佑說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亐國之東南何楷說蜡祭皮弁素服詩言絲衣戴弁則靈星即蜡祭月令季冬之月祈來年亐天宗專指靈星以周案靈星者龍星也農祥者龍星之房也房為天駟故周語曰辰馬農祥靈星之祀未知在何月農祥不聞有祀自漢儒以農祥當靈星而農祥又屬心不屬房其祀在晨見之季秋不在晨正之孟春故後漢禮儀志季秋之月祠心星亐城南

壇或又以秋雩當靈星嬰之靈星之祀失傳已久其秋
祀靈星乃漢制非古也何說尤舛
周官言風師雨師鄭元云風師箕雨師畢也應劭云楚
辭說飛廉風伯也左傳說共工之子為元冥師鄭大夫
子產禳于元冥雨師也顏師古云風伯飛廉也雨師屏
翳也漢志旣言二十八宿又有風師雨師則知非箕畢
以周案風雨為陰陽噓吸之氣而各有一神司之非卽
箕畢也洪範言箕好風畢好雨者特以星稟陰陽五行
之精足以感召同氣故曰好風好雨非卽風卽雨也周
官以實柴祀星辰又以槱燎祀風師雨師使二神卽箕

畢則星辰自足以該之無容別言矣而或以飛廉元冥
等人神目之尤為誕妄風師雨師為天神故積槱燔燎
如人神何槱燎為
記祭泫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鄭元云相近當為禳祈
聲之誤也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寒于坎暑于壇祭
用少牢王肅說相近當佀祖迎形之誤也張載說暑近
日壇寒近月坎或說與祭四方之四坎壇相近以周案
相近之義鄭注為長周官籥章中春晝逆暑于壇中秋
夜迎寒于坎迎逆不必祭古祭司寒在藏冰時左傳曰
藏冰以黑牡享司寒周官夌人十二月斬冰是則迎司

寒于中秋享以季冬逆司暑于中春享以季夏與
左傳藏冰以黑牡享司寒而啟冰獻羔不言所享月令
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鄭元云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
羔謂祭司寒也以周案如鄭注藏冰出冰皆祭司寒而
藏冰出冰之時說亦不同月令季冬取冰以入仲春獻
羔開冰而豳詩言三之日納夌四之日獻羔其納之遲
者鄭志云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陽氣出
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藏冰因時啟冰依禮
也夏小正三月頒冰周官夌人十二月斬冰夏頒冰其
頒之遲者左傳云獻羔以啟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是

春祇供公夏畢賦臣也　又案辨鄭志者以為地氣溫
寒之异分南北不分東西豳周秦皆雍地同在赤道北
三十五度內溫寒何异有异月令主布政教必舉其初
而言豳風主紀風俗多舉其盛而言竊謂詩旣詠二之
日鑿冰何必又遲一月而始納云三之日納夌四之日
獻羔明鑿後卽納過三之日又將獻羔而啟矣藏冰之
祭在冬十二月啟冰之祭在春二月為禮之正豳詩納
冰舉最晚而言見無异過此自宋初嘗于夏四月獻羔
祭韭太宗譏以韭可苫屋何謂薦新良是
左傳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寒而藏之

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亏老疾無不受氷爾雅云北陸虛西陸昴也服虔說北陸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朝覿不言在則不在昴謂夏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而用氷火出亏夏為三月亏商為四月亏周為五月（服注以詩禮兩疏參校）鄭元說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頒氷是也杜預云夏十二月日在虛危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氷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火出謂三月四月中賈公彥云服注謂春分奎婁晨見東方而出氷是公始用之（此賈氏申服義語近人輯服注者多誤）鄭注引朝覿而出之證經夏頒氷則西陸朝覿出氷羣臣用之以周案西陸朝覿而出之服以開氷言鄭以頒氷言但北陸虛西陸昴爾雅有明文當從鄭義為長十二月日在虛服云日在危一度據三統術為文但術云十二月大寒中日在危一度則中氣前日在虛可知也四月昴則見見夏小正火出亏夏為三月見左傳火出三月昴見四月經有明文則公始用之火出六字宐連讀而畢賦卽上文所謂出之是也謂公始用之於火出而出而畢賦命夫命婦以下在西陸朝覿之四月也賈疏申鄭義以為西陸朝覿而出氷羣臣用之是也則鄭必以公始用之

火出連讀亦可知矣月令仲春獻羔開氷與豳詩四之日獻羔文合凡開氷先頒氷一月故夏小正頒氷在三月而夌人夏頒氷又在四月者左傳曰公始用之火出是三月頒氷亦祗及公宮未畢賦也其畢賦臣下自在四月且夏小正曰發則鳴頒氷頒氷以螿鳴為候而螿鳴略有先後傳曰螿天螻也月令螻蟈鳴在孟夏則頒氷之候在三月之末四月之初矣春秋時以西陸朝覿為頒氷之候鄭注謂四月立夏之時是頒氷在四月初也四月初頒氷臣下而公始用之必在三月火出亦可知矣諸經記開氷頒氷之文雖若參差不齊而合而細按之初無大异自服注讀公始用之為句火出而畢賦為句火出在三月傳有明文義不能違而公始用之屬之亏西陸朝覿之時亏是逆推之為二月而二月昴星未見亏是直違雅訓不用杜氏知雅訓不可違遂以昴畢奎星兩歧言之胥失之矣

申豐說出氷之法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孔穎達云出氷之時置此弓矢亏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也以周案桃弧棘矢以禳凶邪非禮神之物也當置夌戶不在神座唐郊祀錄仲春開氷祭司寒亏氷室以桃弧棘矢設亏神座有司失其傳也

記月令仲春祀高禖毛詩傳引伦郊禖云古者必立郊禖焉姜嫄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鄭元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蔡邕說禖神高辛以㞢會有不由高辛氏始有高禖高猶尊也禖猶媒也吉事先見之象謂之人先高誘云祭其神于郊謂之郊禖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禖王權云以月令鄭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詩傳以為古者必立郊禖是非生契之後立也焦喬云先商之時自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以禋上帝簡狄吞鳦有子之後後王以為媒官嘉祥祀之以

配帝謂之高禖以周案高與郊音相近呂覽注是毛傳于姜嫄娀簡狄事祗曰郊禖謂祀之于郊也郊禖不在宮郊禖祀上帝非祭人先自孟仲子以閟宮為禖宮申之者因謂禖神為姜嫄夏錙一說孟仲子以周人說周事當不有誤焦申鄭意先商之時止有郊禖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尊祠謂之高禖其說自通存參

异義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高禖亦祭天也以周案北堂書鈔九十引此為五經通義益誤陳氏疏證據月令注以為鄭不言郊是不以禖為祭天焦喬荅王權說非鄭義然生民箋亦云禋祀上帝于郊禖矣

月令注略爾

社禮通故　　禮書弟一十三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或言大示或言土示或言地示或言后土或言社稷以周案大示者大地之示也土示者五地之示也社稷者建國之土示也后土地示者大示土示之通偁也或謂土示非大地之示不得偁后土地示非也既曰土示非后土乎土示為五地之示非地示乎謂五帝不得偁天帝五地不得偁地示皆膠柱之見也

鄭元云祭崑崙之神于方澤祭神州之神于北郊孔穎達說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

南一州耳地有二神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夏正之月祭神州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許敬宗云方丘外有神州分地為二甚無典據楊復云祭地惟北郊及社稷以周案圜丘方澤皆取自然之地而不假人為者也泰壇泰折皆假人力封土而為之者也圜丘方澤為大祭亦謂之禘泰壇泰折為祭天地燔瘞之處而啟蟄郊亦在泰壇神州祀亦于泰折方澤對圜丘神州祀對啟蟄郊鄭義如此方澤之祭主大地夏日至祭之周官有明文泰折之祭主神州其祭月唐書儒林蕭德言傳引崔靈恩義宗祭神州北郊以正月御覽五百二十七引成伯璵外傳立冬之日祭神州于北郊孔疏又引或說建申之月祭之各以意言後人因此紛紛致詰

孫炎郭璞說天既祭積柴燒之地既祭瘞埋藏之皇侃崔靈恩等說燔柴瘞埋皆在行祭之先陳襄云陰祀自血始則瘞血以致神不可不在先也至禮畢則以牲幣之屬瘞之先儒于瘞之始即用牲幣之屬是備于先而闕于後也後世知瘞牲幣于祭末而不致神于其始是備于後而闕于先也以周案孫郭之說本鄭君皇崔之說本賀循今從鄭禮經祭地瘞周官以血祭祭社稷二祭不同陳氏牽合為一而謂先血後瘞尤舛詳見郊禮門

記祭法燔柴祭天瘞埋祭地用騂犢周官牧人陰祀用黝牲據大宗伯文牲放器色則祭地又用黃琮黃犢鄭元云方澤用黃北郊用黝祭法瘞埋于泰折與天俱用犢連言騂爾以周案黃犢以祭地黝牲以祀社祭法用騂犢為祭天地燔瘞之牛說詳郊禮門

周官宗伯黃琮禮地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鄭元云黃琮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兩圭有邸以祀地謂祀于北郊神州之神陳汲云黃琮言其色兩圭言其形祭地用兩圭之黃琮以周案祭天圭璧竝用祭地亦圭

琮竝用說已詳郊禮門圭琮形制不同攷工記有明文不辱合兩圭黃琮為一器陳說更謬

祭地之服無文王肅崔靈恩孔穎達賈公彥皆謂與祭天同服大裘陸佃云夏至祭地安可用大裘以周案司服司裘言大裘祀天竝不及地大裘象天于地無取也屨人云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屨且四時從宜況衣乎梁陸瑋議以黑繒為裘唐輿服志以黑羔皮為緣皆謬制

異義云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尉賈逵說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下周用四代其祭

天之禮亦宜損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以周案賈說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與鄭同魯郊不在日至與鄭異賈說為長

高堂隆云古娀英姜嫄盛德之妃未聞配食于郊宜兆云經典無配地之文魏以先后配不合禮制以周案注疏祭地有崑崙神州二祀分署稷以配之禮記外傳又有后稷后土之分據孝經緯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則周人祭地祇配后稷而已諸說各異要未有謂配以先后者也先后配地始于漢非古 右祭地

張載云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示之祀凡言社者卽地示之祭黃履云祭天地皆偁郊社者土之神耳豈有祭大示而可謂之社黃澤云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弟五等之服不辱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以周案經傳中郊社之社通舉大地言社稷之社專主一國言兩祭同名異實諸說各主一偏楚望說近是

胡宏云周官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

無祭地之文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明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萬斯大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所謂方丘太折卽此夏日至地示之祭于此行焉此北郊之社與郊對舉者也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載芟詩序所謂春藉田而祈社稷者于此行焉此庫門內之社不與郊竝偁者也以周案經傳有郊社對舉者郊為祭天神之通偁社為祭地示之通偁也析言之地與社自有別胡萬二說皆本張子胡氏據周官言祭社稷不復及地言祀地不復及社稷以明社卽地地卽社而不知禮

言天子祭天地諸矦祭社稷則地非社明矣萬氏又以大社當方丘而不知方丘在北郊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于國中則大社非方丘亦明矣
异義云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許慎謹案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元駁云禮社祭土而主陰氣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爾以周案鄭意社為五土總

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義為長書疏云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本今孝經說公羊傳云諸矦祭土何注土謂社也傳不言社而言土不取古左氏說是春秋孝經今文家同義
异義云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眾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烈山氏之子曰柱死後祀以為稷稷是田正周弃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許慎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㝵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鄭元駁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弃不㝵先五嶽而食大司徒之五地吐生萬物養烏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于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示則土示與原隰同用樂也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云黍稷彧今禮疏作下之黍稷或云六字譌此依信南山詩疏校正原隰生百穀稷為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㝵以稷米祭稷為難以周案稷為穀神穀神者何原隰之神也社為五土之總神其祀又大于稷鄭駁為長續漢志注引盧植說社

以土地為本也又引荀爽問仲長統以社所祭何神統荅所祭者土神也亦同鄭義周禮以血祭祭社稷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若句龍周弃為社稷是人鬼也人鬼不用靈鼓不㝵越紼而祭雖有血而不埋也杜氏通典已詳之矣
為鄭學者說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社所以神地道禮運命降于社之謂殺地據此社即地神王肅難云禮運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云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祭地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

裒衮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
神豈庶民㝵祭地乎為鄭學者通之云社是地之別體
有功于人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
地也以周案方澤祭地而有通偁社者猶圜丘之通偁
郊也社稷非祭地而亦有渾偁地者猶五帝之渾偁天
也鄭意社為地示之屬非人神豈謂社稷卽祀地哉社
稷與祀地典禮固不同也為鄭學者馬昭等也其說㝵
之

王肅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
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社惟祭句龍更

社 七

無配祭之神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與天尊卑旣別不
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卑不甚
懸絶故配同牲以周案郊特牲必全脅則神與配各一
牛故曰二牛社大牢非全脅也則神與配不必用二牛
故曰牛一羊一豕一王說甚固為鄭學者說亦未當

王肅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明文后稷不偁天也祭
法及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
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
同功故不㝵偁天句龍與社同功故㝵云祀以為社以
周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稷亦配而曰郊稷是猶
句龍亦配而曰祀以為社以為社者明其本非社也經
傳郊社竝言多舉天地為說社為土神甚明王肅因祀
社之文而曰社卽句龍則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
社所以神地道又將何以為說乎如謂句龍能平水土
故記直謂之祭土神地則句龍配食土地亦何嫌傳直
云祀以為社乎為鄭學者其說亦曲

王肅難鄭云春秋傳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
社是上公也鄭月令注社后土也孝經注句龍為后土
鄭旣知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
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

社 八

言之句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曰君
戴皇天而履后土地偁后土與句龍偁后土名同而實
异也以周案社為建國之土示不㝵責責其配食之上
公而已矣豈謂上公卽社神哉為鄭學者㝵之

記祭法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孔穎逹云夏
末湯遭大旱七秊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弃以周案夏
之衰當依魯語作夏之興經意烈山氏之有天下也農
能植百穀夏后氏之興也弃又繼農之事故後世迭祀
農弃以配稷或說易農祀弃本起夏世與左傳夏以上
祀柱商以來祀弃之語不合如孔氏疏于魯語夏興之

文固悖亐祭㳒之文亦須改商之興也易周弃乃通且句龍柱弃上古人臣夏殷配祀社稷亐禮宜之及周有天下則弃為太祖以天子太祖與上古后土之官竝配朝右亐義不順祭㳒言夏代周弃繼之左氏言自商以來祀之均未言及周祀惟鄭注云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但后稷非弃一人官職弃固后稷而后稷不可盡目弃也鄭注八蜡云司嗇后稷或亦以為弃而儕之亐貓虎之閒尤謬

王肅孔鼂王景侯等說王者祇立一社一稷其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亐京都也今竝立二

社一神兩佐同時竝祭亐禮為黷召誥社亐新邑唯一太牢詩乃立冢土亦無兩社劉喜傳咸等說天子尊祀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社者為藉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此社之所以有二也大社天子為百姓而祀故偁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眾王者通為立社故偁大社也若夫眾庶之社不偁大矣召誥詩文皆舉社以明稷舉一以明二其文略爾以周案劉傳之駁是已

賈公彥說諸侯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陳祥道鄭鍔說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王與諸侯皆三社二稷朱熹云舊㳒社有主而稷無主似不可以意增以周案詩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所謂社即王社則王社有稷明矣子路曰費有人民有社稷所謂社即置社則置社亦有稷明矣周官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是勝國社亦有稷矣社大而稷小祭㳒言立社封人言設王之社壝竝不言稷舉社以賅稷也漢代立大社大稷又立官社而廢官稷（官稷廢亐光武見唐禮樂志）非古也至唐又廢官社而祇有大社大稷焉

五經通義云大社在中門之外稷在西王社在藉田中在國者為天下報功在藉田者為千畝報功也孔穎達云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共粢盛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張載云大社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王自為立社必在城內以周案記云祀帝亐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亐國所以列地利國對郊言謂國中也作雒解云乃建大社亐國中其明證也續漢書祭祀志大社在中門之外中門外即庫門內與孔疏合張說非也大社為民而立何在國中則王自為立

社尤不宜在國外詩序春藉田而祈社稷言二祭皆歌此詩非謂祈社于藉田也藉田與祈社異時社與藉田亦非必一處崔說亦非

蔡邕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任預云疏引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鄉營故壇其門或曰在社壇北焦循云社稷同壇稷者原隰之神已在社中又立稷壇是有二稷矣地道尊右稷居社右是尊卑之位紊矣以周案社稷皆有壇而外環以垣其垣束木為之而塗以土穀梁傳云亡國之社為廟屏屏內束交木而外塗之以土亡國社可為廟屏者以社制本束木而塗土也晏子問上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是其證也亡國社屋之奄其上柴其下不樹以亡國社有樹不屋亡國社在中門之東國社當在中門之西中門內為內朝故曰閒于兩社宗廟在亡國社之北稷壇亦在國社之北獨斷云壇方五丈諸侯半之本春秋家說見白虎通義

白虎通義云尚書逸篇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以周案北史劉芳傳引五經通義五經要義皆謂社稷有樹逸篇所言亦謂于一社之中

分五方樹之耳非謂天子有五社也續漢書祭祀志下周官馬融注引或說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斯謬矣

異義云今論語說哀公問主于宰我宰我荅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周人以栗周人都灃鎬宜栗也以周案論語問社張包周本作問主公羊家說以為宗廟主許君以宗廟主無用松此謂社主鄭不駁說詳宗廟門鄭注據周官樹之田主以證論語以為夏松殷柏周栗各以其野所宜木或據尚書逸篇東社惟柏西社惟栗以為殷都亳在東故社惟柏周都灃鎬在西故社惟栗其說可通俞理初謂五方田主各樹所宜木不遵松柏栗之制論語所言是創木之主或松或栗各依京師不可信

社主之說不一或云社樹木以為主或云以石為之或云削木為之或云石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方其下埋其半于土中或云石主長尺六寸方尺七寸以周案古者軍行載社主軍還復奉主歸諸社見大司馬注陳侯亦嘗擁社以見鄭子展如祇樹木以為主則主不可載如用長五尺方二尺之石主埋其半于土中則主不可擁

如以載擁之故而易以木主則露立社壇又易朽腐今
以鄭義攷之論語問社謂田主大司徒樹之田主各以
其野之所宜木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竊謂田主各
以其野所宜木是不限以松柏栗矣論語言夏以松殷
以柏周以栗當指國社言大司徒言各以其野所宜木
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以方社言記言社受霜露風雨
以達天地之氣故壇而不屋凡無屋者不設木主故樹
其木以為神位墨子明鬼篇聖王建國營都必擇木之
修茂者以為菆位菆位者主道也社無屋樹木為菆位
與士無廟結茅為菆位正同凡為菆皆無別主而鄭注

社　十三

小宗伯大師立軍社則云社之主葢以石為之晉志引
摯虞說大社為羣姓祈報立主不可廢故凡祓社釁鼓
主奉以從則王社也是則軍社用王社主王社又有石
主矣其所以用石主者為王社亦無屋無屋者不設木
主也唐張齊賢議大社主亦引春秋祓社之事云社主
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呂氏春秋殷人社以石（今見淮南齊俗訓）
其來尚矣申其說者謂大夫以下之社以所樹之木為
主天子諸侯大社既樹木為菆位亦用石主以依其神
別備一義石主可奉可擁其制葢小後人以宋臣言石
主長五尺過重即以唐臣所議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

寸亦不復奉擁于是有木主之說俞理初遂以論語夏
松殷柏周栗謂削此木以為主又以木主不宜露立于
是有用石匱以藏之說于古無徵有難取信至錢竹汀
謂社木非主方觀旭謂軍社以幣帛為主其說更誣
張幼倫云社日用甲尊之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午社
于新邑自此皆用戊日（御覽引禮記外傳注）邱光庭云社祭土土
臬木故用戊召誥周書則周人不用甲也郊特牲云甲
者當是異代之禮以周案召誥所言本非常祭郊用丁
社用戊非常禮也郊特牲言社日用甲正據周禮觀下
薄社北牖之文自見

社　十四

王肅云郊特牲言祭社君南鄉于北墉下荅陰之義陰
氣北鄉故君南鄉以荅之也秦靜云社稷別營自漢以
來相承南鄉漢之于周世代未遠鄗上顏基商耶餘樹
猶應尚存迷失方位未至于此通儒達識不以為非何
佟之云祭社北鄉故荅君南鄉社主陰氣故也餘祀雖
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鄉不同不尋見餘陰祀
不北鄉便謂社應南鄉也據周禮祭社南鄉君求幽宜
北鄉而記云君南鄉荅陰之義則求幽之論不並與以
周案墉以依主君鄉南墉必非北墉在北君必不能南
鄉記文宜君南連讀鄉于北墉下連讀社壇無屋有墉

北墉下社主之所在也君在社南而鄉亏北墉是為荅
陰荅之言對也郊特牲又言君之南鄉荅陽之義則此
云荅陰之義是君鄉北明矣且自南北二郊以及羣神
小祀位皆南鄉初無陽祀陰祀之分何氏既知餘陰祀
不北鄉而謂社獨不然君可以南面臨之其足信乎至
稷主東鄉之說尤為謬妄之不待辨者
毛詩傳云社稷之牛角尺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
握五嶽四瀆角尺孔穎達云社稷卑亏宗廟宜與賓客
同尺以周案禮緯葢以大宗伯血祭社稷在五嶽上遂
生曲說參見羣祀門

异義云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
膰以周案公羊穀梁皆云脤者何俎實也生曰脤孰曰
膰與左氏說异當以左義為長左云受脤亏社祀有執
燔戎有受脤周官大宗伯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說文
脤作祳社肉盛以蜃膰作鐇宗廟火孰肉竝從左義
記郊特牲唯社邛乘供粢盛鄭元云四邛曰甸或謂之
乘皇侃云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
藉田若祭社則邛乘其之示民出力也方慤云邛言其
地乘言其賦使軍賦之家而其粢盛亏社卽軍行祓社
凱旋獻社之意以周案此言大夫以下成羣所立之置

社皇說是也邛乘共粢盛據族酺黨禜言之乘讀如字
方說可通古有邛乘之名周官稍人職掌令邛乘之政
令文與此同葢古乘法始亏邛成亏甸詳軍乘門
鄭元云一獻祭羣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
山川七獻祭先公孔穎達云司服職元冕一章祭羣小
祀希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鷩冕
七章享先公故鄭知獻數同也而大宗伯以血祭祭社
稷五祀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太蔟祀四望奏姑洗
又禮緯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
尊亏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從神之尊卑其餘處

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也陳祥道云賓
客之禮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
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係亏服章哉鄭氏誤
矣一獻孰三獻爓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
也以周案社稷五祀均有大小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文列五嶽之上卽詩所偁之冢土周書作雒解禮
記郊特牲所偁之大社是也其五祀左傳所謂句芒祝
融蓐收元冥后土之神祭宜五獻司服以希冕祭社稷
五祀禮次四望山川之下如王社州社及社稷之在都
邑者是也其五祀則月令祭法所謂戸竈中霤門行之

神祭亦三獻二者分之理順合之說爭

鄭元云天子祭天地社稷祝辭皆偁嗣王某魏從王肅議祭社但偁皇帝唐開元禮祭天地曰嗣天子臣某祭社稷曰嗣天子某祭社稷之配神曰皇帝某以周案曲禮云天子外事曰嗣王某凡祀天地社稷山川無异偁也唐亏天地偁臣亏古無聞晉荀偃禱河偁曾臣彪其官臣偃以明上有天子非對河偁臣杜預注是白虎通義篇引中候曰天子臣放勛太平御覽卷八十亦引此以為帝堯刻璧沈雒文開元禮蓋本此然中候之文不足為訓天子父事天故曰天子詩曰昊天其子之以臣事天自古未聞且對雒偁臣號而不名皆未合禮

亳社禮記作薄社公羊作蒲社鄭元云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何休云魯蒲社與先世之亾國在魯竟者以周案鄭意殷始都薄薄為古文亳之叚借其作蒲者古文薄之隸省也依何意蒲為薄之借薄社乃其國竟先世之社非必殷之亳社禮謂之勝國之社公羊謂之亾國之社白虎通義又謂之誡社

記郊特牲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公羊傳云亾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焦循云論衡亦云屋其上棧其下說文棧棚也蓋如今之柵欄然以柴作棧已自通明不必北牖如郊特牲說唯有北牖則不可入尸祝之類疑四面為棧向北有門可通出入也以周案柴棧同義鄭注媒氏亏奄其上棧其下之下曰使無所通論衡亏屋其上棧其下之下曰絕亏天地絕卽不通之謂則所謂棧其下者是編柴以為壁使四面不通明也焦氏誤以棧為通明之物反疑記文謬矣祭亾國之社在北牖下然

北牖亦惟亳社有之

穀梁傳云亾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白虎通義云喪國之社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置宗廟之牆南以為之屏示賤之也陳祥道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不容以亾國之社為之穀梁說不可攷以周案穀梁意立亾國之社為宗廟屏屏卽宗廟之牆非在牆南為之亦非內屏外屏之謂也

孟子言變置社稷說者引湯時大旱遷柱祀弃以為證或云毀其壇壝或云變易祭祀之禮以周案置立也變而立之也孟子言變置君者立賢君以安社稷非殄其世也變置社稷者遷欒土以安民非殄其神也且夏亏虞周亏殷异世不异社烏得以旱乾水溢之故而輕易其神卽湯之遷柱亦以弃之功大而易之爾如般庚之遷殷斯變置社稷之謂與

春秋左氏家說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亏社諸侯用幣亏社惟正陽之月日食亏是用幣亏社伐鼓亏朝莊二十五秊六月朔日食鼓用牲亏社不鼓朝而鼓社非其處矣不用幣而用牲非其物矣穀梁家說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公羊家說鼓用牲亏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以周案三傳互异據公羊說鼓用牲亏社皆合禮左傳以為皆失之穀梁又以為鼓禮牲非禮當從左氏古文家言為正朱絲營社古文家亦用其說鄭注大祝六祈四曰禜又曰攻禜讀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攻如其鳴鼓然續漢志注引干寶

周禮注云社大陰朱火色絲維屬天子伐鼓亏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亏社請上公也伐鼓亏朝退自攻也董子繁露止雨云以朱絲縈社十周劉向說苑云大水及日食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故鳴鼓而脅之朱絲縈而劫之是朱絲縈社同伐鼓之義亦天子禮矣　又案伐鼓助陽古說皆然太平御覽引馬注云救日食則伐鼓北面體大陰救月食則伐鼓南面體大陽月食伐鼓亏義何居

許慎云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鄭元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孔穎達云言百家以上者不限多少故鄭駁异義引州長職云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為社也雖云百家以上惟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故鄭駁异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故鄭駁异義引大司徒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以周案周禮有族酺黨禜州社之分百家為族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惟州立社則二千五百家為一社也而族黨之酺禜亦卽社之細故亦有以酺禜為社者左傳齊與

衛地書社五百卽黨禜之地也案書社有大小以五百為正荀子桓公與管仲書社三百此小亏黨禜者也史記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里衍文此大平黨禜者也鄭注百家以上共立一社卽族酺之說也至漢時又有里社之名禮家據此遂以二十五家為一社引郊特牲唯為社事單出里為據夫單出里者謂里人皆往祭亏社下言惟社丘乘共粢盛則丘乘且共社而社非一里明矣學者不得據此以概彼也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以猶與也與下成羣始得立社則社屬民眾不屬大夫故大夫主宗廟不主社稷也且大夫所立置社與王侯自當有別鄭義大夫置社祭田神詩謂之田祖

左傳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杜預云千社二萬五千家以周案千社千室之社也千室大邑有社子路曰費有社稷是也杜說不揆事情齊給寄公之地奚能有二萬五千家

劉繪說牧人陰祀用黝牲論語山川用騂角與黝乖何佟之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下牲色各依其方以祀大宗從本祀小從所尙也以周案鄭注牧人陰祀云祭地北郊及社稷不及山川佟之說是

覲禮祭山丘陵升大宗伯祭山林埋爾雅祭山曰庪縣

鄭元云爾雅之文雜不可盡據以難周禮孫炎云埋于山足曰庪埋于山上曰縣邵晉涵云如孫氏說覲禮所謂升者謂其縣也大宗伯所謂埋者謂其庪也爾雅合而言之故曰庪縣可無疑其文雜而相離矣金鶚云祭山林者先縣之而後埋之山屬地而其高配天故縣與埋竝舉以周案庪李巡注訓庪置庪置若縣卽升也大宗伯之山林別五嶽而言之蓋五嶽自庪縣爾縣似不可訓埋

羣祀禮通故一　禮書弟一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小宗伯言四郊四望四類鄭眾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鄭元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或說四類卽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者或說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周案四郊以祀天四望以祀地四類以祀四方

周官大宗伯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鄭元說天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地謂神在崑崙者也四方謂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諸帝以周案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

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此卽小宗伯所謂四類加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此卽虞書所謂六宗鄭義失之

伏書大傳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云禋于六宗歐陽和伯夏侯勝等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祭次正義引作四方居中央助陰陽成變化之神實一而名六許慎駁歐陽云宗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司馬彪駁伏傳云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以周案歐陽說六宗無所指明杜佑等乃以六天之說實之謬甚書旣言類上帝而六宗中何復舉天帝之祀也馬融說六宗從伏傳其說上

帝為太一天神之冣尊者冣合伏意記曰禮始于太一分而為天地故類上帝在六宗之先類及太一不及天望祀山川不及地則六宗者祭天地及四時也舜于攝位之告不應遺天地之祀四時即四方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此即唐虞六宗之禮也六宗之說惟伏傳為近是其次莫如鄭注古尚書說天宗日月星（星本作北辰）地宗河海岱鄭元駁之云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中無山川明矣以周案鄭駁是也孔光劉歆等以水火雷風山澤為六宗其失與古文家同

鄭元云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幷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司馬彪駁之云幷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既屬于辰風師雨師復特其位以周案鄭意禋煙也周禮言實柴槱燎與書之言煙正合故據之司馬彪之說不足以難鄭如其說宜先駁周禮

王肅偽孔傳等割取祭法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以說書之六宗司馬彪駁之云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以周案司馬之駁是也六宗之說多難據信又如盧植摯虞說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即六宗之神孟康說六宗天地閒遊神張髦說三昭三穆為六宗虞喜劉昭說六為地數六宗主祭地張迪說六宗即六代帝王司馬彪說天宗地宗四方宗為六宗天宗日月星辰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宗四時五帝之屬後魏孝文帝及杜佑說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羅泌說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方以智說是重黎該修熙

句龍五方之六神其謬尤不待辨近時說六宗者全謝山謂即左傳之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沈果堂謂是六府之神阮雲臺謂禋是柴祭之名六宗即明堂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上帝即五帝及配帝為六宗周公宗禮本于虞虞書曰至于岱宗柴岱絕句宗絕句林薌溪謂此因治厤而宗其切要者莫若日月星辰白虎朱鳥蒼龍元武之星為四宗合日月為六宗近時諸說已見駁于林氏書而林氏之言尤為穿鑿二十八宿星也以日月星為六宗實止三宗分之有三十欲以治厤為說不如謝山為當

四方之祭說亦不同鄭元注舞師以為四望注曲禮以為五官之神注祭法以為山林川谷邱陵之神注大宗伯于六器禮四方則以為五帝于疈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為蜡以周案先王祀典上以郊五帝下以旅四望中以類四方詩大田疏云毛意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色之帝是也鄭兩失之五官之神或其配與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謂祭四方內百物之神爾鄭注以磔禳及蜡祭言是也疈辜以祭四方小神與四方大祀不同春官鬯人凡四方用蜃凡疈事用㪔是二祀本有別也說者以疈辜為祭四方尤誤

毛詩傳云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謂騂牛黑羊豕也鄭元云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以周案詩言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則方社同用太牢孫毓從鄭義云方用特牲非也經言方祀曰方社曰方望皆與地示並言而以禋祀者其神下主當方之示而上逢當方之帝兼有陰陽故也故詩大田詠其牲騂黑並陳禮祭法記其地亦坎壇並設壇屬陽牲宜騂坎屬陰牲宜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逆暑于壇迎寒于坎皆以壇坎分陰陽孔疏申鄭義以為牲各從方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韵句亦非也

鄭衆云四望日月星海鄭元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魯三望淮海岱賈逵服虔許慎杜預等說魯三望祭分野星及國中山川以周案諸經言望無及天神書望于山川左傳江漢睢漳楚之望爾雅梁山晉望周禮典瑞祀天旅上帝與祭地旅四望對文則望祀地示不㝵有日月星辰天神之屬也周禮祀四望之下毋別言山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兆不同典瑞兩圭有邸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玉不同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是樂不同則四望祭四方嶽瀆之望不㝵及餘山川也從後鄭說

魯有三望公羊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不祭三望者何祭太山河海也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异義云謹案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分野星及國中山川鄭元駁之云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楚昭王曰河非所獲辠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境不及于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以周案天子方望無所不通故四望四望者四方之望也

非阨定四事故許以日月星河海岱言之鄭以五嶽四鎮四瀆言之當以鄭說為正諸侯方祀名山大川有不在其地者以不通而不望故望不必徧其四在其地之名山大川又無定數故望亦不必限以三惟魯東有海南有淮北有岱故三望爾諸侯三望非通制也公羊之義如此三望舉河宇之譌鄭君以淮易之是也賈許諸儒以分野星及本國山川當之其意三望為諸侯之通制故鄭駁之而左傳孔疏猶謂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

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傳云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說者謂望祀天神此其證以周案郊後有望望因郊起是望為郊之細事非謂郊祀天神之大望祀天神之細也望者祭名山大川之名鄭注是也

杜佑云望一歲凡四祭一者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時以周案三正記郊後必有望春秋書不郊猶三望此望時之明文餘無攷見且每歲迎氣有五不得以五迎氣為一望

祭法五祀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月令以為戶竈中霤門行左傳以為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鄭眾又以為即五天帝于王者宮中日五祀鄭元釋大宗伯用左

傳說釋小祝用月令說釋王制用祭法說楊倞注荀子以祔祠烝嘗及大祫為五祀又以禘郊祖宗報為五祀以周案祭法所言為殷制左傳月令據周制言也周禮五祀有二一為中祀左傳所云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是也于王者宮中日戶竈中霤門行其羣小祀也大宗伯五祀文在五嶽上為中祀故鄭注據左傳文以釋之小祝所掌五祀為羣小祀故鄭注據月令文以釋之義各有當隨文分疏鄭注自精司服祭五祀則希冕與祀上帝大裘冕享先王衮冕迥別大宗伯祭五祀以血祭與禋祀上帝祼饋祠禴嘗烝享先王諸大典亦不同先鄭楊倞諸說無當于經不可從也

金鶚云五帝為五行之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亞于昊天有謂五帝即天者非也月令春帝大皞夏帝炎帝中央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此五天帝之名也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五人帝以五德迭興故亦以五天帝為號若月令所言則天帝也鄭注以五帝為五人帝豈伏羲以下無司四時者乎其亦誤矣五行氣行于天皆具于地故在天有五帝在地亦有五神五神分列五方佐地以造化萬物天子祀之謂之五祀月令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神元冥即五祀之神也

說者以五神為人神非也左昭二十九年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官有功于世故配食于五神若月令句芒等則非人神也鄭注又誣矣周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列五祀于社稷五嶽之閒而以血祭祭之其為地示尤明鄭司農以為五色帝後鄭注謂五官之神夫天神人神安得列于社稷五嶽之中而血祭之也抑又誤矣以周案知月令大皞諸帝為天帝之號則緯書靈威仰諸名可以黜知月令句芒諸神為土示之號則大宗伯血祭五祀列于社稷五嶽之閒其疑亦可以釋金氏此言可訂舊譌

諸經竝言五祀而記祭法獨箸七祀鄭玄云五祀殷制七祀周制以周案殷人七祀周公制禮別祀司命泰厲而云五祀爾故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而別言槱燎祀司命蓋五祀與社稷同為地示之屬司命則屬天神泰厲則屬人鬼與五祀不相類故周禮分別之太平御覽引世本云微作五祀注云微殷王八世孫鄭沿世本遂以七祀屬周與周禮違或者因周禮別祀之善遂疑祭法之不經亦非鄭注祭法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山即厲也據此是漢猶沿七祀之法矣

記祭法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士庶人一祀說者引曲禮王制大夫祀五祀既夕記行禱五祀以為難鄭玄云大夫祭五祀謂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陸佃云祭法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祭既夕禮言其禱禱與祭異祭與立異故不同以周案禮器服例公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大夫有地稱君故得與諸侯同祭五祀祭法所述本異代禮鄭注無地祭三蓋周禮亦然與士不得祭五祀諸文皆然不得據行禱五祀以為難禱非常祀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上神若司命之屬士盡孝心亦禱

鄭玄說五祀祭于廟七祀祭于宮中孔穎達云于廟殷禮于宮周禮以周案鄭意七祀有司命泰厲不得祭于廟故以為宮中其實司命泰厲別有祭處而戶中霤祭于廟堂室之奧竈門行祭于廟門室之奧凡五祀祭于廟

鄭玄云凡祭五祀有主有尸孔穎達云先設主于其所既祭徹之更陳鼎俎饌食于奧之筵爲其時主移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或云先設主于其所親之也後迎尸于奧而不用主尊之也或云五祀非人鬼不為尸以周案祭五祀有尸見曾子問既設主又立尸

者主以識神尸以象神也注疏祭奧主尸兩設是也
白虎通義云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
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
豕或云中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豚井以魚以周案白
虎通義備載三說以前為正鄭注月令引中霤禮云祭
五祀用特牲卽前一說所本月令孟春食麥與羊孟夏
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彘此次一說所
本月令中央食稷與牛玆云中霤以豚者卽後一說中
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豚之意或謂社稷五祀無異秩
天子社稷用太牢諸侯社稷用少牢五祀之牲當同此

祀 十

難信
白虎通義云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春木王殺土
故以所勝祭之也若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
為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
不得食其所勝異義云今尚書夏侯歐陽說肝木也心
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
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
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元駁之云此
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凡言先有後
之辭春祀戶其祭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先肺後心肝

季夏祀中霤其祭先心後肺肝秋祀門其祭先肝後肺
心冬祀行其祭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及其
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
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郤故祭先肝腎也
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
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義今醫病之法以肝為木心
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
為劇以周案五藏配屬歐陽為是五祀祭先鄭義為長
月令疏引異義未詳今據五行大義及鄭本注補正
記月令冬祀行祭法七祀五祀三祀亦皆云祀行說者

祀 十一

據石渠奏議白虎通義改為冬祀井謂井重于行也高
堂生云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
祀程頤云古者八家同井葢五祀皆門內之神井則非
一家之所獨也難者又云行亦非門內之神古人出門
時有軷祭以祭行道之神冬則役事其休矣又何祭行
而不及井哉以周案五祀皆宮中之神起居飲食之所
繫戶中霤之神在室中竈神在廟門外東行神在廟門
外西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此
對文爾通言之步趨亦行也故設行神于廟門外檀弓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凡

躐行必毀宗行神之位當所毀宗廟門牆之卥也中霤竈宗門行掘毀之蹂轢之示亦者無事亐五祀也則五祀祭行神亦明矣自中霤文以軷釋行而行之神不明自時則訓以并易行而行之祀以絕軷山惟遠行時告祭之井泉亐仲冬時專祀之此本無與亐五祀且五祀祀亐廟爲其廟中神也軷井之神何關亐廟而乃入廟以祭之哉或據月令鄭注冬陰盛寒亐水祀之亐行從辟除之類遂謂祀行卽以祀水作行作井其義一也說尤難信

鄭元云冬祀行行在廟門外之卥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亐軷上孔穎達云中霤禮文以周

案宮中平道之神曰行出國門而跋涉山川則又有軷行非軷也行爲歲時常祀軷爲遠行祖道之祭

异義云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盛亐盆尊亐瓶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許愼謹案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亐人非老婦也鄭元駁云祀竈禮設主亐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勇㝵爲義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爲竈神豈㝵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亐竈夫子譏之云盛亐盆尊亐瓶若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餽亐陘而祭之乎以周案竈自有神先炊老婦其配也祀竈曰老婦之祭者是猶祀帝曰郊稷也小戴記燔柴亐奥奥者老婦之祭許引大戴奥字作竈是也風俗通義引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亐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亐盆尊亐瓶字亦作竈鄭注云奥或作竈是小戴亦自有作竈之本也鄭又讀奥爲爨者祀竈在夏時先設主亐竈陘祭以俎及籩豆又陳鼎設饌亐

奥延尸入主其禮盛祀爨則在宗廟時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亐爨竈用黍肉無籩豆俎其禮簡略也

蔡邕云祀門北面設主亐門左樞以周案獨斷本月令鄭注聘禮釋幣亐門注云主亐闑布席亐闑卥閾外東面主亐闑謂設主亐門闑釋幣與祀禮异也或據此以難蔡未是

受業常熟孫同康
孫次戊仝校

羣祀禮通故二　　禮書弟一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伊耆氏始爲蜡伊耆古天子號皇侃熊安生等竝以爲神農羅泌說神農初國伊繼國耆故氏伊耆陳祥道說禮記伊耆氏始爲蜡周禮伊耆氏掌共王之杖以老者尋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于耆老箸矣故後世以其官爲氏周人以其氏名官果伊耆氏實古帝王之號不宜列于銜枚氏壺涿氏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以周案蜡主先嗇說者竝以爲神農豈神農始爲蜡而自祭其身以爲先嗇乎抑八蜡之

名起于後代乎今不尋其詳矣曲園襍箸云說文伊篆說解曰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若然則是殷爲伊尹特製此字乃伊洛之文先見于禹貢矣許君必無此謬說疑其原文曰伊古聖人尹治天下者也與媧篆說解曰媧古神聖女化萬物者也一律古神聖女化萬物者謂女媧氏也古聖人尹治天下者謂伊耆氏也若然許鄭同義

鄭元云天子大蜡八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蔡邕說同王肅分猫虎爲二而去昆蟲張載陳祥道等據記文祭百種句而以百種

易昆蟲以周案記文明云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享農及郵表畷禽獸祭防與水庸則司嗇下宜補百種猫虎當易禽獸禽獸總名猫虎偏舉耳鄭去百種因以昆蟲爲一蜡說者謂昆蟲不當祭若祭除昆蟲者亦當祭除草木者而蜡不止有八矣猫虎分爲二尤非近蔡氏說亦難信

鄭元云饗農及郵表畷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閒之處也詩曰爲下國畷郵孔穎達云表田畔綴謂井畔相連綴于此造郵舍田畯處焉所引詩齊魯韓詩也毛詩作綴旒賈公彥云郵行往來立表

畷止于其下阮元云郵乃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閒分界之木也畷乃田兩陌之閒道也凡此皆古人祭饗處以周案阮氏分釋郵表畷三字卻有依據但此八蜡之一祭不可分析爲三事蔡氏謂郵一祭表畷一祭更非表畷者古兩陌閒之道有樹以表識周語所謂列樹以表道是也郵爲過巫往來通行之總名郵表畷者郵之在井閒表道之處者也詩意主于通行曰畷郵蜡祭主在所表之神曰郵表畷其所表之神卽大司徒所謂樹之田主乃社稷之所馮依者也下祝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水歸壑祝坊及水庸土反宅

祝郵表畷反亦歸也宅安也樹之田主所以安之也鄭注表訓表率故曰督約百姓井閒釋畷其處指斥祭郵之所在賈釋郵表字昰訓畷爲止非也孔釋畷爲綴可通郵訓舍非鄭意遂人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鄭注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乘車六尺四寸說文畷兩陌閒道廣六尺陌爲百夫之涂許以爲廣六尺鄭以爲廣六尺四寸尋常田畷如此若表畷之地自大常畷輿難以容郵舍也且農爲田畯既居八蜡之一而又饗之亏其郵舍昰田畯有兩祭而八蜡實止七矣陳碩甫謂注以督約釋郵

字似非鄭意阮雲臺又通畷爲旒謂所表有旗旒又謂表以樹又謂綴以毛裘之物未免愛博洽而反成曲說矣

鄭元注月令天宗公社門閭及臘先祖五祀卽周禮之蜡祭而郊特牲注又分蜡臘爲二蔡邕獨斷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張揖廣雅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以周案蜡臘當分二祭獨斷廣雅皆誤蜡祭八神而天宗公社門閭諸祀不與焉鄭注亦非臘者蜡之屬故臘可謂之蜡而蜡不得謂之臘自漢歲終祭百神俱名臘則臘行而蜡廢又分王祖禘臘則祖顯而臘亦微

禮家舊說皮弁素服而祭謂蜡祭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而臘陳祥道云司服王祭羣小祀則元冕昰王元冕祭蜡而有素服與黃冠者蓋執事之服也方愨說皮弁素服爲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爲助祭者之服觀下野夫黃冠可知或說天子諸侯蜡祭皮弁素服民閒蜡祭黃衣黃冠以周案蜡祭八神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之息老物用送終之服故曰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祭先祖五祀又勞農以休息之謂之息民用田夫之服故曰黃衣黃冠野夫黃冠者明黃冠爲野服也與下草笠

尊野服同義蜡以送終安得用冕臘以勞農非野夫亦與祭諸說皆誤金氏禮說分息民與臘爲二未昰

記禮運云昔者仲尼與亏蜡賓事畢出遊亏觀之上鄭元云蜡亦祭宗庿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以周案與亏蜡句賓事畢句賓讀如儐鄭注助祭卽釋儐事蜡後祭宗庿孔子安得爲賓孔疏失其義後之注家遂沿而不審蜡本在國故周禮曰國蜡曰國索魯雉門有兩觀自國至觀不得云出遊則此所云蜡卽臘也臘者蜡之屬既蜡而臘先祖五祀亏庿庿在雉門內觀在雉門故云出遊觀上

許慎說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蔡邕說臘者歲終大祭皇侃說夏殷蜡在己之歲終孔穎達云郊特牲十二月蜡據周言夏則十月殷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楊復說蜡臘在建丑之月周亦不以建亥為臘以周案記言蜡在歲十二月注疏謂周正建亥之月是也郊特牲云既蜡而收謂收積聚月令云孟冬積聚無有不歛仲冬有不收積聚者取之不詰則收積聚必于孟冬而蜡在亥月明矣蜡畢卽臘臘蜡同月（孔疏謂臘在蜡之後日）故月令臘在孟冬晉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亦其證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田夫如謂蜡臘在丑月是民收息已久非蜡而收民息也且過丑月于耜舉趾是農事將起亦非臘以勞農而休息之也後世行蜡臘于歲終倂丑月為臘月失其義矣惟周隋二朝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閤合古制正朔可改蜡臘無异也許蔡二說依漢制言皇楊二說尤為舛錯　又案近之申楊說者云記曰既蜡君子不興功功謂土功十月營室中土功方始則蜡不在亥月矣殊不思郊特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文承上既蜡而收民息已而言民息卽上文所謂息田夫也則興功之功指田功言明矣如指土功與上文無一可通

左氏傳十二月晉滅虢宮之奇謂虞不臘孔穎達云當時有臘祭朱熹云秦始有臘左傳是秦時文字以周案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謂是時始行亥月之臘非臘始于秦也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謂是時改亥月之臘又復丑月之嘉平也十二月為夏正之丑月在秦為三月此以史公作本紀在太初正律以後以夏時追改其月也讀秦本紀項羽本紀倒書時月自見漢既改嘉平為臘其祭當在亥月斯合周禮而乃丑月行臘仍承秦制失其義矣自後相習不察遂倂季冬為臘月而楊信齋反致疑月令臘在孟冬且何以解左傳虞不臘

鄭元云羅氏蜡則作羅襦襦細密之羅襦讀為繻有衣袽之繻蜡時豺既祭獸可以羅网圍取禽也薛季宣云襦婦人飾禮言大蜡索享大羅氏致鹿與女戒諸侯以鹿不可致故作羅以示之女不可致故作繻以示之以周案襦羅衣非婦飾如薛氏說字當讀為褕說文褕褕翟羽飾衣夫人所服也左傳紀裂繻公羊傳作履緰是其證

鄭元云臘者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應劭云臘者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以周案臘者獵也因獵以祭

故字作臘羅氏蜡作羅襦是蜡臘有獵也應氏謂臘在歲終故有此謬說

記月令有三時儺季春國儺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發秋氣季冬命有司乃儺以送寒氣鄭元說春冬儺陰氣秋儺陽氣或說秋亦儺陰氣或說季春儺以畢春氣春氣陽氣也季春是儺陽氣以周案儺以除陰氣秋冬陰盛春亦陽微皆有儺獨夏無儺則以盛陽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周禮方相氏驅疫厲夏官亦取盛陽厭陰慝之義則儺以除陰氣明矣天之有陰陽猶人之有君子小人彖傳曰否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

皇侃說季春國儺下及于民季冬大儺不及民熊安生孔穎達說國儺惟天子諸侯有國為儺大儺下及庶人成伯璵云大儺者貴賤至于邑里皆導驅疫命國儺者但于國城中行之耳以周案熊孔為長月令季春九門磔攘王居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春秋二儺祇及南面九門季冬大儺旁磔旁謂四方磔及四方不止南面九門

先君子論語後案云鄭注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儺而皇氏解季冬儺不及鄉人與鄭義違

記郊特牲鄉人裼朝服立阼存室神也孔安國云恐驚先祖朱熹云恐驚先祖五祀之神金鶚云儺于寢不于廟廟鬼神所依何必毆疫經言室神明是五祀之神若先祖不得謂室神以周案金說甚是儺記作裼儺裼義同會論作獻儺獻音近

舊說城隍神不見于古以周案城隍字見周易其祀實始于伊耆記云伊耆氏始為蜡祭水庸水者隍也庸者城也字亦作鄘傳曰祝宗用馬于四鄘又曰祈于四鄘至吳赤烏時復修其祀越唐斯盛宋建隆後其祀徧天下但城隍土示也宜營壇以祀之後世改建廟宇塑立神像援古紀信灌嬰等及當代賢邑長以為靈名曰

城隍實人鬼非土示矣

鄭元云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孔穎達說田祖之名兼神農后稷而田主不得兼神農周禮云設其社稷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矣賈公彥說田主以神農為主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其位以周案社后土稷田正田主為社稷所憑依之樹即八蜡所謂郵表畷鄭意田主即田畯為人鬼故此注舉詩之田祖況之注八蜡郵表畷亦云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閒之處二疏所言與經注竝違

一架 二 冊 續修四庫全書 架 26 版正內

异義云公矦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國位百辟者國君先有功德于人者今在其位故祭報之以周案王制天子諸矦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文不及卿許說是也因國中卿以下有功德于人者亦諸矦祭之旨月令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百縣古諸矦地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自是通義

賈逵云禜祭為營攢用幣以祈福祥許愼云禜設緜蕝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鄭元云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巳以周案禜从營

省謂營其地以為壇也鄭注祭法幽宗雩宗讀為禜禜有壇賈許鄭義竝同禜有牲賈但言幣不言牲與鄭异賈據左傳天災有幣無牲之文也雲漢之詩曰靡愛斯牲是水旱之禜有用牲者矣春秋莊二十五季書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用鼓為攻禮攻有幣無牲故傳云爾非禜禮然也

周官族師春秋祭酺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鄭元云酺者為人物烖害之神也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段玉裁云杜從酺鄭引校人馬步之文以見步亦可從而蝝螟之酺人鬼之步分別異字未聞其詳以周案說文酺王德布大飲酒此酺之本義族師因祭步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故俗酺字為之其神所謂步是也故引校人馬步以証之蝝螟謂之酺人鬼謂之步此葢杜子春說也子春以二字有別故云當為酺鄭以其說未可知故以人物烖害之神兼言之

鄭元云聘禮出祖釋軷祭酒脯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軷為行始也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祭畢乘車轢之其牲犬羊可也盛世佐云

始行而祭曰祖軷軷壇也釋軷者舍其所祭之物于軷上也以周案鄭注祖為始行之名軷祭名盛說祖祭名軷為設祭之處所說不同當從鄭經但云酒脯則無牲矣有牲者天子諸矦之禮也

詩家說取羝以軷將出祖道犯軷之祭禮家說舍軷為祖道轢軷磔犬之祭以周案聘禮釋軷祭酒脯為大夫禮詩生民祭軷取羝為諸矦禮犬人伏犬軷上以王車轢之而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而用犬也說見詩疏

風俗通義云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

迹所逢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左氏傳夢周公祖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以周案祖自有神禮傳所言蓋謂配其祀者鄭注聘禮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不取此為說為共工之子自配祖神百行于宮門祖于國門祖之言徂亦備一說

許慎云軷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軷既祭犯軷鄭元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孔穎達云軷壤廣五尺則轢者惟車之一輪轢

首若兩輪相去八尺不得俱轢以周案鄭說神主與許略別詩生民箋祭軷有尸未聞月令冬祀行鄭注據中霤文以為行亦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其釋軷則云封土為山象則其厚必非二寸矣厚非二寸廣亦非止五尺矣孔疏行軷不分說遂迷悟

鄭元云厲主殺伐士喪禮曰疾病禱于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祀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以周案分祠正也漢時民家合祠簡已山

即厲也民惡言厲二句連讀明當時偁厲為山之故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又明巫祝家之失傳孔疏未嘗

春秋左氏傳鄭伯有為厲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何休膏肓難之云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為政必惑衆故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于鬼神此大亂之道也鄭元鍼之云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魂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為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癘疾五行傳有禦六厲

之禮禮天子七祀有泰厲諸侯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謂虛陳靈象于今無驗也伯有為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以周案鄭義甚精鬼神者乘天地之氣而布濩人間者也天地之氣得其和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一失其和為厲者亦因不和之氣而施災為君相者能燮理陰陽使不為厲上也其次息有以安之此皆經常之道也鬼神之為德經傳明著之矣子不語者其變態有不可窮詰者也論語難曰君子道其常不語其變

秦蕙田云觀明太祖祭厲及告城隍文其于厲也既憫之憐之又令其聽命于城隍各安其分其于城隍也又令分別善惡以區處之憫之仁也區處之義也其于府州縣也不特憫之區處之反令伺察生人之善惡以告于神是併有所以用之俾閭之者知盧冥之中昭布森列赫然有以動其謹畏之心祀典之所係豈不鉅哉或疑伺察善惡以為不經以周案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鄭注云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士喪禮云疾病禱于五祀非是意與

鄭元云仲春祀不用犧牲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皮幣更猶易也蔡邕云祀謂祈祀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昇不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月不用之助生養用鄭注義傳祈以幣代牲或因于高禖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桃梗此說自欺極矣以周案祀謂祈祀蔡說是更亦祈之別名蔡訓代非更與梗古本通左傳祈以幣更管子作幣梗即周官女祝所謂招梗也或訓更為梗自通特云高禖之事刻木代牲斯失矣

鄭興云女祝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梗讀為亢謂招善而亢惡太公之杜子春云梗讀為更鄭元云梗禦未至也惠士奇云管子四時篇修除神位謹禱弊梗弊當作幣左傳襄九年祈以幣更更猶梗也禱神之名猶禬與禳也招以茅謂福祥引之來梗用幣謂凶咎遷之去康成謂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然則梗者六祈之攻說與以周案梗讀為更當從杜注左傳祈以幣更賓以特牲皆言其崇儉特牲為牲之特幣更為更之用幣更為禱神之名故月令云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祀更對文祀謂祈祀蔡氏章句是祈祀之大者有用犧牲于是月用圭璧其小者曰招梗招以茅男巫職文梗直用皮幣而已鄭注月令高注呂覽杜注左傳俱失之

周官肆師小子之祈珥士師作刉珥犬人作幾珥故書祈為幾亦為鐖杜子春讀幾為祈珥為餌鄭眾讀幾為庪釋文作祓鄭元據士師讀祈幾為刉據襍記讀珥為衈許慎說文無衈字云刉劃傷也一曰斷也鐖以血有所刉涂祭也以周案故書鐖葢鐖字之誤杜先鄭所見故書作幾許所見故書作鐖後鄭兩載之故云故書祈為幾亦為鐖錢竹汀說管子形勢篇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

祈卽爾雅祭山庪縣之庪祈羊卽庪縣之羊則杜讀爲祈司農讀爲庪一義皆祭名也許後鄭俱以爲釁禮而後鄭以刉衈爲正字許又以爲幾正作𩙿珥爲古文之叚借無正字說又不同或據易祓說祈珥卽記文祭有祈有由弭之祈弭祈謂祈福祥珥謂弭裁兵亦謂之祈禳先鄭小子注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卽古磔禳之法李巡說祭以牲頭蹶及足破之以祭故曰磔禳祭以除厲殃與弭同義此又一說存參

鄭元云刉衈者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以周案䄠記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

刲羊血流亏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亏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鄭注本此以刉衈爲釁禮是也其以刲羊爲刉割雞爲衈殊泥刉字从刀義取割牲說文訓斷廣雅訓刺山海經郭注訓刲皆其証衈字从血義取涂釁穀梁卬鼻衈社范注云衈釁也取鼻血以釁祭社器山海經字又作䎶郭注云䎶音餌以血涂祭皆其証刉衈者割牲血以涂乃釁禮之別名也經傳或言刉或言衈或言刉衈單文連文義得兩通䄠記亏羊言刲雞言衈與小子職亏社稷言珥五祀言祈皆屬互文非對文如疏家言刉衈爲對文則社稷之衈專用羽五祀之刉專用毛未見其可通矣惠氏禮說并彈鄭注謂割牲曰刉薦毛曰衈祭血曰𩙿段氏說文注拘守許說又謂刉者劃取其血不專主殺失之

鄭元云衈謂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以周案惠氏薦毛曰衈之說本鄭此注殊不思刉衈者以血涂釁之名也衈字从血何取亏毛毛牛尙耳何與亏釁說文無衈字以義言之字當从血从耳省耳亦聲鄭注以爲从血耳會意其說殊曲惠氏訓爲薦毛彌失本眞

受業吳縣曹元忠　孫次紀　仝校

明堂禮通故　　禮書弟一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大戴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劉安說昔者神農以時嘗穀祀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以周案如淮南子說明堂起于神農攷之易傳上古穴尻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此承上文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言之虞翻說後世聖人謂黃帝是也黃帝作宮室上棟下宇其明堂之權輿與初學記引黃圖云孝武議立明堂于長安城南許令莈等議曰明堂蓋與黃帝堯舜之世與易傳合

堂　一

管子云黃帝立明臺之議尸子云黃帝行于合宮史記云濟南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以周案廣雅云堂合殿也明堂本合殿之制故曰合宮中有一殿即所謂合殿也四面無壁以茅蓋與淮南子有蓋無四方之語亦合

虞書舜格文祖圖四阿鄭元說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藝祖同或云文祖藝祖皆宗廟以周案明堂為宗祀配天之所故曰文祖曰藝祖其周垣圖四阿以存古無四方之遺意管子曰堯有衢室衢室者取四達之義亦即四方無壁之說

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元云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于文豈云夏度以步應脩七步山東禮本輒加二七讎校古書竝無二字以周案世大也世室室之大者也夏度以步其脩七步與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為制正同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元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四室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中室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尻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以周案上曰堂通計其數此曰五

堂　二

室又析言之三四步四三尺亦析言堂脩二七之數也以周初說堂脩二七以為一七步為堂又一七步為堂之餘基與殷重屋七尋而周書以為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正同而三四步四三尺終未釋然既而思之百王之道互有損益殷之重屋未必不小于世室曰堂脩二七自言其堂之脩有十四步廣四脩一者又廣其廣四分脩之一㝵十七步半鄭注可通二七謂二其七其句法與下三四步四三尺同例四脩一謂四分脩之一其句法與下三之二三之一同例此據世室之全堂為文而以四面計之者也堂構既成乃分四隅為室是謂五

室室各四步以脩度之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三箇四步故曰三四步謂三其四步也凡隅室設窗戶其四面有墉壖之地各有三尺以脩度之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四箇三尺故曰四三尺謂四其三尺也不言廣者廣可由此知也此據世室之四隅為文而以四方界之若合計其廣脩適合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之數矣亏文愷以二七之二一字為衍文豈其然乎鄭君疑周之明堂反小亏夏遂疑禮文為未定之詞而假令之其失一三四步四三尺傎倒記文以言其數其失二云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與上文堂脩廣之數不合其失三後人之說大氐強解記文以就己見愈辨愈鑿不勝窮詰

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鄭元云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每室四戶八窗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賈公彥云賈馬諸家皆以為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壂之夏人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為九等階亏義不可故為旁九階也以周案明堂位南面有中階阼階西階之名管子云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奧則南面有三階明甚此與廟寢祇有阼西兩階不同也四旁兩夾句謂明堂四旁有兩夾之隅室此與廟寢東西兩夾之制不甚相遠也窗白盛大戴記所云白綴牖是也凡夾室窗白盛故文次兩夾下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元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亏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兩室與門各尻一分孔廣森云門堂之左右有室取堂廣三分之一以為兩室俞樾云堂取數亏正堂室亦取數亏正室以周案門字句絕鄭注似有字誤云門堂門側之堂側當作中涉下爾雅文而誤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當是室三之一注兩室與門門當作堂即根門側之堂而言自賈氏作疏誤以爾雅文上屬後人遂各以意改之以致文義不通不然三之二為門之中堂何得引門側之塾為證門堂已尻三之二何得云兩室與門各尻一分顯與記文相違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元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注今作柱譌此據士冠禮疏校重屋複笮也以周案夏氏大其室謂之世室殷人高其屋謂之重屋世室固不及重屋之高重屋亦不及世室之大此百王損益之常道也必謂殷周之堂宜大亏夏豈通論哉曰

堂脩七尋小于世室矣不言廣者與脩同也四阿鄭注若今四注屋阿之言下孔晁周書注云四下曰阿與鄭義同重屋周書謂之重廊謂別設棟以列椽為複檐也凡重屋必重棟周書謂之重亢孔注重亢累棟也亦必重椽東方朔傳謂之重橑說文橑椽也一說阿棟也義亦可通

周書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凥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窗高四尺以周案此與殷人重屋制合葢周初明堂承殷制而為之也殷堂脩廣皆五丈六尺其堂基倍之故云明堂

方一百一十二尺攷工記殷堂崇三尺此云四尺者四古作三積畫之誤也堂之階用納陛文選注引孟康云納陛者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堂基之方一百一十二尺其高三尺階鑿基內凥六尺與其廣同室凥基之中除四面階各六尺為方百尺其室中縱橫七尋寘鼻方五十六尺云六十尺者其周初略廣之與此與殷制甚合沈貍數千載矣幸有隋宇文愷傳蓺文類聚王海諸書引此尚有可攷近孔郥軒又據此以改匠人周明堂制殊不可信

攷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公彥說言室二筵不言東西廣或五室皆方二筵孔穎達說以夏之世室堊之則周之明堂亦應中央大于四角之室但文不具耳以周案夏曰世室室之至大者也殷曰重屋屋之至高者也周人用夏氏堂脩二七之制以作寢庿謂之夏屋用殷人重屋四阿之制以祀天帝謂之明堂夏屋賢其大明堂賢其高一大一高各有義類後儒疑夏之世室大于周遂以堂脩二七之二字為衍文或又疑周之寢廟大于明堂遂謂東西九筵東北七筵據一面之堂言是皆強經就我而不知周監二代各有取義也且明堂太室四

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較寢庿之室為大寢庿禘祫于室羣主數十明堂以祀五帝而猶嫌其隘乎明堂本止一堂必分四隅室者以四隅既分而太室祀五帝之位乃定非于四隅室祀四帝也故隅室二筵不嫌其狹李謐斥記亦非記之疵也异義引明堂月令作東西九仞當為字譌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據四面通言之以明其全堂之大凡室二筵據四隅別言之以明〻中室之大賈疏未是　又案明堂九五之辨堂室之分戶牖之縣修廣之數眾說淆襍難以備錄惟焦理堂據月令五大庿之文以解匠人五室左右个為太庿之左右偏非別

有隅室其說較通明堂小亏路寢之故亦言之綦詳明
堂之大在壇墠不在屋後人張大其事語多不經其失
與封禪同封禪古禮也自漢人侈其志後世莫敢舉明
堂古制也自漢人侈其事後世莫敢行皆議禮者之失
也
大戴記盛德篇明堂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
韓嬰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淯亏登說明堂在國之
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以周案覲禮諸侯覲
天子為宮方三百步明堂之制宜亦同也近郊三十里
十字疑衍文淯亏登說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兼用大戴

韓詩㓜說天子聽朔亏明堂玉藻云聽朔亏南門之外
則明堂在國之南郊信矣顏師古謂周書敘明堂有應
門之制宜近在宮中孫淵如謂在國中其說本諸劉向
別錄及說苑修文篇不可信
記月令言聽朔之禮有青陽明堂總章元堂諸太廟及
左右个之名鄭元注以匠人五室之制言之左右个即
太廟之左右偏而或者分之為九室又且分之為十二
堂賈思伯云月令本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
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不如此則
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可為安以周案明
堂必有四隅室而太室祀五帝之位乃分故別偁之曰
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其實同一太室也故又偁之曰太
廟凡廟主亏室諸太廟皆謂當太室祀帝處也故謂之
廟可也謂之室亦可也尚書大傳引用此文而偁青陽
正室明堂正室總章正室元堂正室是也太室雖有四
太廟之分而實一室明堂雖有五室之分而實一堂故
匠人記五室不記四堂也或者不察亏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之中瓜分之為九室為十二堂㝵無狹隘已甚不
足以享帝聽朔乎左右个為太廟之左右偏不在隅室
當以鄭注為正為鄭學者用賈思伯說申之亦眯眛

鄭元云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
鈔合之蔡邕云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所箸
也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弟五十二秦相呂不韋淮南
王安皆取之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
南皆非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
正亏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汪中云月令之文淺
可忿族聖人南面聽天下今以天子之尻四時分位在
三冬則北面而朝其臣且明堂在郊則是王者終歲野
處以周案天子聽朔有二禮一在太廟一在明堂月令
所言乃王尻明堂之禮月一告朔雖北面受命亏天庿

何傷初非朝臣尻北面其平尻聽朔亐庿亦非終歲而野處汪氏所刺者乃注家之失非月令之疵也古有王尻明堂禮其書久逸今可藉以攷見者惟有月令故蔡氏亦稱為明堂月令然號其禮曰王尻明堂禮是其禮自有異亐平尻之禮也名其令曰明堂月令是其令亦有異亐平時之令也汪氏必據平尻之禮平時之令以相訾謷亦失顧名思義之道矣汪氏論明堂制度亐匠人月令之文無一合既不能通其解而反深為忿疾焉祇見其不知量也近儒多慫其文而演其說惑矣

覲禮諸侯覲亐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亐其上鄭元云四時朝覲受之亐庿此謂時會殷同也王巡守至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王炎說此卽宗祀明堂天神不可享諸庿故壇而不屋以周案此方嶽明堂與成周明堂有別鄭注本明自王氏文獻志以此為宗祀明堂之制近金輔之汪容甫並宗其說非也明堂為灋天之宮故唐虞時謂之天府亐天府祀天神禮以義起者也何疑焉

大戴記盛德篇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明堂月令東卤九筵（筵今本伦仞譌此依宋本校）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蔡邕說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

應辰李謐說太室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為五室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攷工記㝵之亐五室而謬亐堂之脩廣盛德篇㝵之亐戶牖而失之亐九室以周案盛德篇上記九室為秦制下記十二堂為漢制二者不同故鄭駁異義云戴記上下顯異是也蔡邕明堂論誤據秦漢制以為周禮李謐斥匠人文語多悖晦其說五室外有左右个實亦九室之制與匠人文不同也蔡李兩說並同盛德文近惠定宇宗蔡氏說作明堂大道錄不足信

盛德篇明堂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庿也五經通義云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璧雝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別錄云明堂璧雝宗庿刎王宮左右鄭元說太庿在國中明堂在國之陽璧雝靈臺在西郊明堂王祭上帝以文王配猶郊天以后稷配非文王庿也蔡邕云取其宗祀之清皃曰清庿取其正室之皃曰太庿取其尊崇曰太室取其堂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曰璧雝异名而同事其實一也袁準云宗庿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尻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禮矣

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亏土簋非其類矣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夫宗廟鬼神之尸祭天而亏人鬼之室非其處也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亏天位可也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歲覲之宮璧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尸靈臺望气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以周案蔡說清廟即明堂本盛德記記言明堂葢之以茅而春秋傳曰清廟茅屋是明堂即清廟也清廟者清虛之

廟非鬼神所常處也而或者因宗祀文王亏此遂以為文王廟焉非也蔡說太廟太室即明堂本月令明堂位但月令太廟指太室之清廟非謂七廟之太廟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謂魯亏大廟濾其制也周天子立宗廟亏王宮之左營明堂亏國之郊顯為异地蔡說大學璧雝即明堂本盛德記大學即璧雝璧雝之制與明堂同故漢初合明堂璧雝靈臺謂之三雝亦謂之三宮則三者各在异地非為一體亦明矣盛德文未可據也孝尼難蔡有是有非

盛德記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宋書禮志云周書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元注禮義生亏斯以周案明堂無左右房路寢無四隅室云同制者亦據大判言之爾合而一之斯大謬矣

盛德記明堂月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元說堂上為五室象五行木室亏東北火室亏東南金室亏卤南水室亏卤北土室亏中央以周案明堂五室濾五行生成數合八卦方位鄭意一水生亏乾金而六成之亏坎故乾為水室坎為水堂亏支為亥子三木生亏艮水而八成之亏震故艮為木室震為木堂亏支為寅卯二火生亏巽木而七成之亏離故巽為火室離為火堂亏支

為巳午四金生亏坤土而九成之亏兌故坤為金室兌為金堂亏支為申酉其象如此孔巽軒改易其文殊失鄭意焦理堂闡發其語亦未得鄭義也盛德記引明堂月令以九疇言斯乃錯綜之數未可拘泥不然四九之金奪南位二七之火克卤方揆之亏義似有剌謬矣

异義云今禮戴說明堂有九室明堂月令書說四堂十二室古周禮孝經說明堂五室凡室二筵許慎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元駁云盛德記下顯與本章异九室似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周人明堂

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以周案鄭君謹守匠人五室之文駁九室十二堂皆非古制此千古不刊之論其注月令仍以匠人五室解之義本先鄭見隋牛弘傳而疏家申鄭于五室外又分四堂是與秦九室同制非鄭意也但鄭謂五帝各有一室此意實誤五帝之祀必在太室非蒼赤白黑四帝各祭四隅之室也且鄭說分祀五帝本于緯書攷史五帝本紀正義引帝命諭曰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之府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之府周曰太室顯紀者白帝之府周曰總章元距者黑帝之府周曰元堂靈府者蒼帝之府周曰青陽據此則祀五帝竝在大廟各凥正位故太室四正有太廟之名豈謂一筵隅室可容天帝乎書曰王入太室祼凡有祼獻皆于太室中行之也唐禮儀志云兩漢季秋合饗總于太室正合古制而後之學者多沿鄭說而未之察

鄭元云明堂位天子負斧依為斧文屛風于戶牖之閒皇侃云在明堂中央太室戶牖閒以周案鄭知斧依在戶牖之閒者據覲禮文推之也然覲禮所言為東卥房東卥箱之制故記云几俟于東箱其戶牖閒為堂之正中明堂為五室之制中央太室卽有戶牖戶凥中牖在戶之兩旁戶牖閒不得為正中故記但言負斧依不言戶牖閒而鄭注轉以戶牖閒實之失記者之意矣凡諸侯朝位南北面皆東上東卥面皆北上記文六戎之國東面南上南當作北

鄭元說明堂九階或云十二階以周案九階本于匠人而賈馬諸儒以匠人九階為九等階意亦謂明堂十二階與明堂十二階益秦漢制三禮圖云秦為九室十二階

明堂漢武帝以祀太乙五帝明帝專祀五帝晉武帝除五帝坐特祀昊天唐許敬宗之議同歷武后又合祭天地明太祖亦沿其禮以周案明堂太室有五位以祀五帝當依漢明帝制晉摯虞議仲尼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且攷郊堂兆位凥然异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摯虞說是參見郊祀門

唐有司奏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于太室以周案明堂祀五帝總在太室古禮然也如五室各饗一帝則文王專配一室義非配五卽以武王兼祀明堂亦是位闕其三

唐禮儀志云明堂大饗古禮鄭玄議祀五天帝王肅議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玄議祀五天帝顯慶以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以周案五行帝卽五天帝明堂祀五帝鄭王初無异辭而改祀昊天者乃司馬炎之謬制許敬宗之凥說也而宋後儒者多取其言以為禮何哉

鄭玄云祭禮云祖文王宗武王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其配王肅駁云古者祖有功宗有惪祖宗是廟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𢕟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旣祖祀廟又尊其祀孰謂祖于明堂者乎何佟之云孝經是

周公凥攝之禮祭禮是成王反位後所行如王說殷有三祖三宗竝應不毀何故止偁湯契長孫無忌云如鄭說祖宗合為一祭春秋外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祭于明堂也以周案明堂為祀五帝之天府而宗祀文王以配者公羊傳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也宗字从宀从示說文宀交覆深屋也示神事也宗祀與上郊祀對文為義事天于壇謂之郊郊不屋事帝于明堂謂之宗宗取深屋之義朱子嘗言之郊宗為祀天帝之定名與宗廟之祖宗自別詩序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不及武王鄭氏信緯緯云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亦未嘗及武王長孫之難鄭立說甚允佟之之難王非也然王肅訓宗為尊與上郊祀文例不合郊為定名尊為通偁一實一虛非立文法也　又案崔靈恩申鄭說文武皆在明堂之上連祀竝配或說武王汎配五帝或說文王配五天帝于堂上謂之祖武王配五人神于堂下謂之宗說皆乖刺不可通　又案朱子云為壇而祭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事之謂之帝朱子辨天帝雖未確而宗祀取屋祭之義自當阮文達亦主是說但多牽涉言之耳

司馬光呂誨等議觀古帝王自非建邦啟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惪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以周案周公配文王于明堂本為定制以后稷配天推之自見唐宋之君遽以其父配天豈禮意哉司馬之議當矣然司馬等又謂眞宗配享明堂未失古禮斯議亦謬當以錢公輔之議為允錢說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數語尤足以翼經

受業江陰張之純錢榮國仝校

宗廟禮通故一　　禮書弟一十六

定海黃以周述

何休說質家右宗廟文家左宗廟鄭元說廟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陳祥道說宗廟陽也故凥左皆南鄉禮運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穀梁傳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諸侯之廟在闕門內則天子可知戴震云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以周案鄭注士冠禮云周左宗廟注祭義云周尚左意亦謂夏殷尚右也說與何同先鄭說天子五門曰皋雉庫應路則諸侯三門雉庫路也雉門為大門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雉門有兩觀觀謂之闕不出闕門已出祭門也祭門卽廟門則廟門在雉門內有明證矣庫門為中門廟在治朝之左廟門在中門之左出廟門至大門必經中門外故司儀曰授幣下出及中門之外閒嘗依注疏說廟在大門內未為不可通也但以毋氏毋曲之文核之似戴說為長

孫毓云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為門垣大祖凥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賈公彥云諸侯五廟大廟凥中二昭凥東二穆凥西周七廟或亦如之以周案宗

庿外為都宮者所以合七庿序昭穆也庿皆横列賈疏是孫說雖與賈异而庿必南嚮以象人君之朝二說同也敖君善說太祖之庿最東高祖而下以次而西庿各有大門有中門其謬不待辨　又案王宮三里庿居三分之一得一里三百步今定庿廣十八筵計二十七步說詳宮室門七庿竝列計一百八十九步尚餘一百十一步可為堂下餘地及庿閒巷道近人攷庿制者拘守伏傳堂廣九雉之說七乘之得三百十五步卽不加餘地巷道已不能容亏是有宗孫毓之說者有謂周止五庿文武世室在別地者胥失之矣

禮賓入大門後有每門每曲揖乃及庿門鄭元云周左宗庿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庿將北曲又揖賈公彥說諸矦大庿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庿皆別門門外兩旁有隔牆隔牆有閤門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庿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卽相揖朱熹云入門曲而東有閤門又曲而北有都宮門乃至祖庿胡匡衷云聘禮云賓入門左又云公揖入下乃云及庿門則指入在大門之內庿門之外可知葢入雉門矣賈以為庿在大門內東則賓旣入大門左何以又云公揖入耶金鶚云庿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庿故得有每門每門為庫雉二門賈以為閤門誤每

曲謂入雉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為一曲直庿門折而北是又一曲曲不屬亏門賈以為門皆有曲又誤以周案士祇二門庿在大門內故士冠禮賓入大門之後曰每曲揖不言每門其東入庿亦祇一閤門也諸矦有路庫雉三門其庿在中門內故司儀諸公相為賓及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亏及庿亦皆言每門聘禮亏入大門後亦云每門每曲指為自大門至庿有及中門指又東及閤門指也鄭準士冠禮以為諸矦之庿亦在大門內似無每門可言故疏家下屬每曲為義以為門皆有曲明經因每曲而及每門也又以司儀義不主曲亦曰每門則必非祇一閤門因謂庿各有閤門東行經三閤門乃至太庿朱子知太庿南自有門不由西二庿入而閤門又祇有一亏是取孫毓說以為又有都宮門都宮門實庿門與經每門之文在入庿門前不合金氏又以閤門不見經傳遂以每門為大門中門與經每門之文在入大門後又不合其實寑庿相通必有一門無可疑也

鄭元云宗庿路寑制如明堂孔穎達云明堂位云太庿天子明堂魯之太庿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庿亦如明堂也覲禮朝諸矦在文王庿而記云几俟亏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以周案明堂祀五帝故四達無壁宗庿一

廟一主似無須如明堂之四達爾雅室有東卤箱曰廟是東卤明有牆矣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明堂有四隅室而無左右房如果全仿其制則下文何云夫人副褘立于房中乎天子受覲禮在文王廟記云几俟于東箱則廟有左右箱之制矣經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則廟之太室亦東戶卤牖之制矣孔疏以記為誤豈經亦為誤乎然鄭注之言本于周書路寢制如明堂伏生書傳言之矣宗廟制如明堂亦可依伏傳路寢制言之傳云三分其廣以其二為內內者中央之太室也凡經所言室之在北棟者皆小惟天子廟制室凥中央如明堂獨大為之故偁太室書曰王入太室祼是也魯之太廟如天子故春秋書太室屋壞其廟之北棟以後分東房卤房北堂亦如明堂伏傳所謂東房卤房北堂各三之一是也此則廟制之仿于明堂者說詳宮室門

又案大戴盛德篇云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馬融盧植蔡邕頴容王肅皆宗其說袁準辨之已暢說詳明堂學禮二門

馬融云太室廟中之夾室服虔云太室屋太廟之上屋也以周案明堂位曰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注複廟重屋也服云上屋卽重屋天子廟制中為太室太室之

上有重屋魯廟同天子制故服注左傳大室屋云大廟之上屋公羊經作世室世大義通傳以為伯禽廟左氏家說以為大祖廟總之兩廟同制也馬氏以天子廟制如諸侯路寢其注書太室以為夾室殊非周用殷重屋之制以為明堂又用夏世室之制以為宗廟其所異者中有東卤箱南無兩隅室及窗牖之多少而已後有圖以明之

石渠論白虎論竝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尹更始盧植云曾子問七廟無虛主禮器王制穀梁傳天子七廟皆據周言鄭元云周制七者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殷則六廟契及湯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王肅之徒云商書已言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也以周案禮言王者立始祖四親廟此定制也商以契湯而有六周以后稷文武而有七其一祖者止立五廟故呂覽諭大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怪者鬼也葢五廟通制爾作偽書者改為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說者謂觀德于七廟之外誤矣　又案小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通制也商周世為諸侯以契稷為始祖及其既為天子禮不可易其始祖相仍不改其後商祖

湯以契為祖之所自出周祖文武以稷為文武所自出其禘祭行之于祖所自出之廟而以其祖配之解者乃謂行禘于其祖之廟而祭其祖所自出之響不顯與經文悖乎禘響為郊禘禘祖所自出為廟禘二者固不可混也說詳肆獻祼饋食鬥後世之君多由崛起而議禮之臣又拘執商周有契稷之祖勢為比附如曹魏之祖虞舜于文周之祖神農又或姑推上世之祖不論功德如唐之祖景皇宋之祖僖祖豈有合于禮意哉

鄭元說周制七廟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王肅云天子七廟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為二祧幷始祖及

親廟四為七周之文武受命之王非常廟之數凡七廟皆不偁周禮器云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張融云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四親廟用七人姜嫄廟用一人適盡若更加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何以云七廟無虛主故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及小記為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為長以周案漢韋元成等議云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石渠論白虎論並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是卽鄭說所本也王肅據劉歆說謂文武非常廟之數然劉歆據王制穀梁傳以為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與韋元成二昭二穆文武世室及太祖廟而七之說異其云宗不在正廟數中者舉殷三宗斥言周成王而謂文武受命之王亦如三宗不在七廟正數此王肅之肊說劉歆無此言也文武受命之王當與成湯同例比之三宗守成之君擬不于倫矣且謂祭及高祖之祖父是親廟有六矣不

悖于小記立四廟之文乎于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二世室是有四昭四穆合太祖之廟而九矣不又悖王制三昭三穆與大祖而七之文乎先君子儆居集云祭灋言諸侯五廟之制祖考廟不月祭指始封君之祖考無大功德者言之方始封時月祭及三親廟不如天子之月祭五廟享嘗及五廟不及天子之祭七廟其後始封之君為太祖則月祭祖考廟王考廟考廟其皇考廟顯考廟同于天子之二祧諸侯有賢者卽以二祧為世室是以魯有魯公之廟武公之廟擬文武二世室天子諸侯之分如此則王肅疑鄭君言天子之四親廟無以

异于諸侯其說非也國語有日祭月祀時享之文日祭者忌日之祭月祀者薦新之祀時享者祠禴嘗烝之享祭法云天子享嘗及二祧鄭君注以享嘗即時祭然則四時之祭上及二祧既祭文武之主二祧中之主亦必祭之攷祫之禮祧廟之主與各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禘則太祖廟之遷主合食太祖文王以下之穆主合食于文世室武王以下之昭主合食于武世室其未立世室之時四親廟之主分昭穆而合食于二祧時祭各祭于其廟與祫禘不同而兼及遷主則同王肅疑天子之廟依鄭注止祭四親而不及高祖以上其說又非也

廟　八

記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匡衡云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別以下五廟而遷韋元成云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鄭元云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王肅云受命之王故立四廟劉歆云此有脫文當云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以周案此記文承上器服而言見廟制緣服制而起也匡韋兩說深合記文以五為九上殺親畢之義為鄭注所本王肅謂天子祭及高祖之祖父是立六廟非四廟矣而因以四廟為受命王之制是遁詞也劉氏改經尤為無忌憚者

記言廟制有據一代之禮者有參合古制者有從太祖已正位言者有溯其未正位之㫪言者祭法言天子諸侯大夫之廟制與諸書异而實相通說者不察妄加肆駮以周案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立太廟二世室其或無遠祖可祖則宜以始受命為始祖而始受命之祭其祖考亦當立考王皇顯祖五廟皆月祭之其親盡之主亦立二祧之廟分昭穆祔之享嘗乃止此溯其始而言之立七廟以昭定制也從其後而言之遞遷其主亦毋容增廟五世而後受命王旡祖考廟乃正始祖之位百世不遷其餘為嗣王四親廟親盡亦迭遷于二祧

廟　九

皆合祔之不必壇墠而受命王所祭無功德之考若祖太祧為壇所祧無功德親盡之主太壇為墠有禱則陳其主于壇墠而祭之無禱則止仍藏其主于后室祧無專廟合而祔之而已壇墠之主不合祔于祧廟而藏之而已此損益古制盡美盡善以為後王灋者也而諸說之駁斥祭灋之文者不一皆緣解者之誤解非記文有誤也

一云祖考卽始祖始祖百世不遷而今于諸侯大夫有太祖為壇之文非祖德宗功之義以周案祭灋所謂祖考者乃始祖上之無功德者也非謂有功德之始祖可

厶而在壇也
一云王制言天子諸侯大夫皆立太祖今不及太祖而
立五世之祖考非追遠歸厚之義以周案王制所云從
太祖已正位後言之祭灋所云溯太祖未正位𫎈言之
義不相悖而實相足
一云二祧卽文武之廟祭止享嘗非尊祖敬宗之義且
文武百世不遷者不㝵云厺祧爲壇以周案天子特立
二廟亐太祖之下四親之上而此二廟不㝵有高曾祖
禰之偁又不可以無名因以其世數之遠也謂之遠廟
又以其本在祧遷之列謂之二祧遠廟爲祧有二祧係

始受命者之親盡遠祖亦溯其𫎈而言不㝵據文武已
正位後以難之也
一云厺祧爲壇厺祖爲墠晉張融曾疑爲衰世之浛以
周案馬氏文獻通攷秦氏五禮通攷皆惑亐融說先君
子曰始封君宜正太祖之位則太祖以上之主有當遷
遷石室者矣是厺祖爲壇之倒也厺祧者亦謂失位之
主亘在周如不窋以下是也非謂周之享嘗專祭文武
而祧廟中如成康之主亦厺之而祭亐壇也
一云厺祧爲壇有禱則祭無禱則止與大祫外毀廟主
之文不合故鄭有祫乃祭之之說以救之實非記意以
周案祭灋所云壇墠之主係始受命者之親盡無服之
遠祖也旣以始受命爲始祖而始祖上之遠祖可合祭
亐始祖廟而逆祀之乎抑順祀之而屈始祖之尊亐下
位乎俱未見其可也鄭注祫乃祭之實害記意非以救
記之失
一云自官師不㝵與士大夫同祀其祖庶人不夯不爲
士大夫而親歿卽爲無祀之鬼必非先王制禮之意以
周案士大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則亐廟薦則亐寑
祭浛所云乃是廟制祭典故不及寑薦之禮非謂制不
㝵廟祭遂并不薦程子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大夫士

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寑廟雖异亦不害祭及高祖此
通論也先儒不知無廟者仍薦亐寑因謂大夫士祭不
及高曾無以申孝子慈孫之情馬氏通考謂古今异宜
古有宗浛大夫士限亐禮不祭高曾而高曾之祭自有
宗子司之元未嘗廢如其說宗子㝵祭高曾其禮反隆
亐別子亦不㝵其說而强爲之辭也秦氏通考從萬充
宗說謂大夫廟止亐三其四親有專廟合廟之分更屬
杜撰廟無二主曾子問已明言之廟各有名祭浛尤明
箸之設可合二主三主亐一廟將名其廟爲何廟乎
國語展禽言四代禘郊祖宗報之五禮記祭灋本之鄭

元說祭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有虞氏以上尙德禘郊祖宗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何佟之云如王說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偁湯契以周案禘郊不必其祖宗旣謂之祖宗矣則必用其姓也虞夏同祖顓頊者左傳云陳顓頊之族檮杌顓頊之不才子陳卽舜後檮杌卽鯀則舜禹同出顓頊矣舜之宗堯亦以情同父子不㝵因此遂疑祖宗猶非用其姓也且栘下言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如謂合祭明堂曰祖宗則五祀止㝵其四矣鄭義非也祖宗是宗廟不祧之名殷三宗卽栘下所謂報是也佟之不㝵以此難王

异義云匡衡說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偁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元不駮以周案劉歆云天子七廟七者其正灋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劉氏此說甚明王者建國右社左廟其地各一區而不可踰故宗廟有常數惟受命王及四親廟餘不㝵與也若殷三宗周成宣後世宗其德而別立廟以報祭之劉氏謂不在正灋數中是也凡報必有廟特不在宮寢左與正廟並爾

展禽言虞報幕夏報杼商報上甲微周報高圉太王以周案三宗祖甲亦商之所報也姜嫄亞圉成王宣王亦周之所報也凡報必有特廟魯頌閟宮毛傳以為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左傳敢忘高圉亞圉賈逵杜虔以為周人不毀其廟而報祭之王子朝之亂單子盟百官于平宮杜預以為平王廟時尙在則成王宣王亦必有宮矣特無見文爾馬融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匡衡說成王宣王皆以時毀豈其然乎

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以周案魯無武世室武公之廟止偁武宮成六季公羊傳云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明堂位文多後人羼入不可信也春秋書世室屋壞穀梁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偁太廟魯公偁世室羣公偁宮如魯有兩世室春秋當別白書之如桓宮僖宮之例矣

舊說遷主所藏曰祧祧主藏而不立以周案自古廟主藏于室之西壁埳中故公羊傳謂㮚主曰藏主此不獨祧主然也祧主亦設立特合祔之無專廟云爾豈曰藏

其主而不立也藏主不立乃壇墠之制不可以之説祧
主也自祧禮不明而廟制難復東漢以來皆用同堂异
室之制非皆因陋就簡也自謂五世卽遷毀主不立幾
同無祀之鬼亐心有不忍也貢禹韋元成諸儒攷定廟
制其功不可沒而謂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穆主遷亐
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脩而為虛宜為劉歆所駁也祧
之言超也超上亐宗廟合祔亐夾室偁之曰廟祧尊之
曰宗祧亐四時修享嘗之儀亐享嘗飭勠至之職亐五
秊修祫祭之禮亐祫祭見合食之榮此生順死安而禮
義不愆者也

鄭元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
穆合藏亐二祧之中諸矦無祧藏亐祖考之廟中聘禮
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王肅説祧親盡之廟
以周案據周官守祧文祧殺亐廟經傳中有偁廟為祧
者如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及左傳所云先君之
祧豐氏之祧皆賓主引以自謙之辭非以祖廟藏祧主
遂昇祧其祖廟也昭元秊傳曰其敢愛豐氏之祧時豐
氏為大夫止及二世襄九秊傳曰君冠必以先君之祧
處之服注云曾祖之廟曰祧祭法孔疏申其義時冠亐
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是祧非必親

盡祖廟之名也
盧植云二祧謂文武鄭元云先公之遷主藏亐后稷之
廟先王之遷主藏亐文武之廟王肅云遠廟曰祧親盡
之上猶存二廟也如鄭説是為三祧何祭濩云有二祧
朂朱熹云武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紺尻昭之北廟大
王尻穆之北廟王季尻昭之南廟文王尻穆之南廟猶
為五廟也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
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成王祔當云大王祧文王遷自此以上
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亐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
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亐卤北謂之

文世室亐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
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亐東北
謂之武世室亐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
後則穆之祧者藏亐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亐武世室而
不復存亐太廟矣以周案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
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勠至之先王為
廟先公為祧周之廟制當定自周公周公為成王立四
親廟又伦二祧豫為文武二世室地葢廟制一成之後
不可復變必非周初立五廟至穆昭二王又增文武世
室中庸篇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此周公立七廟之義證也時太王王季厎四親廟故追王之此守祧先王曰廟之義證也案追王之事大傳屬之武王中庸屬之周公蓋武王已追王太王王季至周公追改廟號以為廟祧之分故守祧云然鄭壯以為武王追王周公改葬姝有未安啟百季之亞圉朽壞飾四世之枯骨度非周公所出許氏駁之矣祖紺先公之主時厎二祧不追王不備廟此守祧先公曰祧之義證也先王親先公疏故有修除黝堊之別其後其王之世文武厎二祧卽定為二世室則黝堊之祧改為修除之廟矣而文武以上之祧主不㝵下入子孫之廟故又祧于太廟之夾室二祧云者溯其始而言也文武二世室據其後而言也溯其始而言謂之二祧無三祧之名據其後而言謂之世室幷無二祧之名且二祧非止存高祖之祖父凡親盡以上之主皆與焉如王肅說是周禮以守祧名職僅守此高祖之祖父二主其餘盡厺祧為壇墠則所祭祇及六世餘為無祀之鬼矣豈禮也哉毛大可謂四親廟外別立一廟以藏遷主謂之遷廟要鑒

异義云禮祭灋天子有遠廟曰祧將祧而厺之故曰祧厺祧曰壇厺壇曰墠皆藏于祖廟有事則禱無事則止以周案厺祧厺壇之主仍藏祖廟許君說是則祧主宜有別矣舊說祧主藏而不立與厺壇墠之主同可知其謬

許宗彥云曾子問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遷廟卽祧也載二祧以行五廟如故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幷五廟皆虛主故夫子指其失言當七廟之中其正廟之五廟不可虛主也當七廟句五廟無虛主又句自虛主者以下為要端乃兼諸侯言之馬昭張融誤讀七廟五廟連文後人以天子諸侯分釋之至欲據為祧廟在七廟外之證非也以周案許氏說廟祧之制以為天子五廟一祖四親又建遠廟二祧以藏親盡之遷主二祧雖文武亦迭遷祭浛所謂祖文王宗武王者祖宗于明堂不關廟祧之制遂肆駁韋元成劉歆鄭康成文武廟不毀之說以為祧者遷廟乃以為不遷之廟名實相舛不知周之明堂雖有文王廟之說未聞有文王主卽有文王主未必兼有武王主古人一廟一主其二主同廟者惟下士一廟有然百且古言文世室武世室明文武各一室矣謂明堂一太室中有兩世室可乎其說祖宗于明堂巳不可通則舊說天子七廟有文武二世室其言可廢乎祭浛遠廟為祧有二祧據始受命王而言故二祧可厺而之壇之墠及文武巳正世室自百世不遷故謂之文世室武世室許氏乃謂文武卽有受命之德亦不能不

為周之毀宗斯言出何經典邪其解曾子問此條義尚可通故錄之然亦不可泥七廟中五廟無虛主亦據初有遷主而言故下曾子又有無遷主之問若其七世八世以後遷主已多雖師行載遷主而七廟皆無虛主矣則舊說以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無虛主分說義亦無妨也

周官修祧黝堊穀梁傳云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以周案禮家舊說黝黑而堊白范甯說黝堊皆黑與禮家違爾雅地黝而牆堊徐邈說黝黑柱堊白壁與雅訓又戾惠半農從范徐說謂黝堊不獨飾牆與地兼以飾楹魯莊丹楹春秋書而非之則廟飾不以丹也朱門洞達當陽之色鬼神尚幽故宜黝堊揆之經義殊有未安廟曰修飾祧曰黝堊則廟飾必有異于黝堊可知也釋經貴當無取立異

周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大喪復于大寢小寢鄭元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詩曰寢廟繹繹相連皃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祖以下始祖曰太寢焦循云若祧與五廟並列而祧獨無寢何以成制則二祧與五廟必非一地也洪頤煊云廟寢各自為垣故廟七寢五不相違背寢南廟北有術左傳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寢在道北是其證以周案周初正廟五故五寢二祧無寢可也及文武正位世室似不得無寢其有薦享豈坿于太寢與　又案閟宮詩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寢謂廟寢上曰寢下曰廟互文介雅路大也路寢大寢也大寢者始祖之廟寢此注其証也先言始祖之大寢後及閟公之新廟與上章后稷親而先后帝同義詩箋不及此注為長注引詩寢廟繹繹獨斷呂覽注續漢志作寢廟奕奕葢三家詩有合二句為一句而寢為廟寢尤顯矣

受業江陰吳聘珍
鄞族　安舒仝核

定海黃以周述

异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之事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元]無駁以周案說詳器祭門

白虎通義云主用木方尺或云長尺二寸五經通義五經异義竝云主之制正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謚于背以周案公羊何注說同通義蓋有所授之也白虎通言主長短不言天子諸侯

之异文略云穿中央以達四方者于面背左右各開孔達中央御覽引禮記外傳云廟主四向孔穴午達相通此之謂也唐及金元俱準是式或說背面亦開孔似非制槼梁疏麋信所引衞次仲說卽衞[宏]漢舊儀文有脫誤詳見續漢志劉注此本漢制為說與古不合明代禮家多用程子伊川主式亦不古

麋信從衞[宏]漢儀說宗廟主皆用栗祭訖納于卤壁埳中續志注引佗大室卤牆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祀則設座于埳下據通典賀循引如此槼梁疏麋信所引云去地一尺六寸無末句高堂隆從馮君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卤壁之中遷廟之主于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摯虞決疑云廟主藏于戶外卤墉之中類聚引佗北墉茲依通典有石函函中笥以盛主孔穎達云廟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以周案正廟之主藏太室卤壁白虎論亦同漢師本無异說孔疏以為在北壁非遷廟之主據通典高堂隆語馮君章句但言藏大祖北壁中不言太室是馮君之意謂在兩夾之北墉也高堂以為堂上無藏主似亦非

惠士奇云廟有石室室中有祏有匰祏為石函則匰為木笥矣以周案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據此祏卽石室之主石室亦曰石函非二物惠氏誤以壁

坎當石室反致疑左傳徙祏反祏之文非也司巫曰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是匰于祭時設之平時在石函無匰此沿摯虞而誤

記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崔靈恩說是為記時有主入廟偁帝之義記者錄以為灋呂大臨云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蓋殷人祔廟偁帝至周有謚始不偁帝以周案崔氏據漢制言當從呂說史索隱引譙周說夏殷之禮生偁王死廟主皆有帝名配之此呂說所本閻之師云此書所謂殷禮陟配天也古史紀帝王之卒曰陟配天謂偁帝鄭注所謂同之天神

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菆謹案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亍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為主鄭元駁云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菆大夫以石為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祏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為之主耳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以周案魏徐

廟二　　三

邈王肅以為大夫士有主皆由重推之後魏清河王懌議云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亍逸禮公羊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神斂主不暇待徹祭也後儒以大夫士有主者說不出此鄭君以少牢特牲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從公羊家說以為大夫士無主文二秊公羊注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上二句逸禮記文下句卽公羊家說然據逸記文士自有主矣彼云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無主明有土子民之大夫士固有主也且大夫士有干祫之祭亦非不序昭

穆郊特牲直祭祝亍主鄭注謂薦孰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則大夫士之饋食自有祝主之事矣攷直祭卽饗禮特牲饋食拜妥尸後有祝饗之文士虞載祝饗禮云佐食取黍稷祭亍苴祝祝注引或說苴主道此卽公羊家士結茅為菆之義蓋大夫士有土子民者祝亍主其非有土子民者祝亍苴與古者祭有獻酬酳嘏之禮主無能為也故立尸以代之尸恆有事主恆無事惟恆有事故少牢特牲二禮記之特詳惟恆無事故亍直祭祝之其位而已餘無見焉

廟二　　四

鄭元云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孔廣森云昭左也穆右也人道尚左神道尚右廟祧之位當先三穆後三昭又冢人墓地亦以昭穆為左右而謂先昭後穆得無亍地道尊右之義尤未協與文王偁穆武王偁昭二祧竝立百世不毀若以昭先穆是周之諸王無不子先亍父矣以周案左昭右穆據人子入廟助祭為文若以始祖坐向而言其父曰昭居右其子曰穆居左正合神道尚右之義經言昭穆不言穆昭以此其後子孫各以昭穆之班祔自為尊卑又不以昭穆為尊卑如新死者入昭廟與其父竝列四親豈亦可謂尊亍穆廟乎文王偁穆武王偁昭其舊班本如此非

周公欲先文王而穆之也孔說泥矣

何洵直云古者葬祔以其班祫以其班為尸及賜爵以其班故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說者謂廟次與世次不同故昭穆遷徙無常位右可移左左可移右不知廟次雖遷惟昭穆之班一定不移左氏載富辰之語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宮之奇謂太伯虞仲為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為王季之穆夫文王太王其子對父皆稱昭武王王季其子對父皆稱穆其為子一也對父或稱昭或稱穆知昭穆為定班而廟次世次未始異也以周案何氏所闢

陸佃說也陸氏泥于昭尊穆卑之說新死者必入穆廟祔一主而先代昭穆舉亂朱子謂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不以昭穆為尊卑蓋廟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故也

春秋文公二年躋僖公左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云先禰而後祖穀梁傳云先親而後祖何休說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范甯說親謂僖祖謂莊賈公彥說兄死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萬斯同說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昆弟為臣則其死也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為子今文公躋僖于閔上是躋禰于祖上矣故公羊穀梁左氏以祖禰父子言也以周案王侯之家盡臣諸父昆弟不得以士大夫家法相例為之臣者為之子嗣其統者當禰其君臣子一例君父同敬無所異也其廟次之迭遷亦如眞高曾祖禰之制故外傳躋僖公弗綦曰明為昭其次為穆卽以昭穆言之朱子禘祫議周九廟圖祧廟議竝以兄弟為昭穆是也晉賀循議般之般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莊述祖駁之云般庚于陽甲臣也于其先君庶也禮大傳曰族人不

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是般庚固不得以其弟戚陽甲矣于其生也以臣事之于其終也以弟祭之禮乎禮庶子不祭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般庚不繼陽甲且不敢祖其先君矣若之何舍所後而繼先君以禰廟哉且兄弟相代非受之于父也不繼所後而繼先君是無所受也無所受者篡也有為此說者蔑所後之君而陷其君于大惡皆得罪聖人之經者也莊氏此論嚴且正矣然猶惑于何休杜預閔僖兄弟同昭穆之說以為諸侯五廟祭必及其高祖抑知閔公祔廟僖公已不能及高祖矣而謂文公必合祔僖閔而不祧高祖乎設或如昔

元帝以從父繼從子必祭及其高曾則豫章潁川之主毀者復還還而又毀直兒戲之事非嚴事之道也范注之謬疏已闢之

异義云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為大惡許慎謹案同左氏說鄭元駁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于閔公主上不順為小惡也以周案許蓋主閔僖異昭穆之說故以為大惡鄭則主兄弟同昭穆之說故以為小惡當以許義為長漢季議殤帝順帝之次周舉呂勃皆以為兄弟同昭穆槩成遵時王之制以為言非古也近凌曉樓申何注以為臣子一例此自施之

于服制必不可通之于廟制殊不思公羊此文為服制發邪抑為廟制發邪阿注違傳近時說家迯之大弊深可慨也

异義云禮戴記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土諸侯不敢專祖于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尊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為大夫所食采邑亦自立所自出宗廟準禮公子尊祖先君公孫不尊祖諸侯謹案周公以上德封于魯尊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尊祖天子諸侯有尊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尊祖諸侯以周案鄭注郊特牲云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周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注云王所不與謂同姓有先王之廟是許鄭同義然鄭亦謂有先王廟耳不云祖天子

賈逵杜預說左傳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孔穎達云凡始封之君不尊立出王之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

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皆特賜非禮之正林喬蔭林昌彝等說周命魯為文王之大宗鄭為厲王之大宗以統先王之諸子自不尊不以先王臨之故命立其廟記云諸侯不敢祖天子為王子所同而魯鄭之尊祖天子為王子之為大宗者所獨諸侯之公子亦然故魯倂宗國季氏亦倂宗卿以周案喪服傳曰公子不尊禰先君公孫不尊祖諸侯與戴記文同戴記又曰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三桓立桓公廟論語三家之堂謂桓廟也魯之有周廟者注家以為周公自出之文王廟中之耆又據祭僕文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

禽都家亦如之鄭注謂同姓有先王庿昰當時亦不獨魯有宣王封鄭桓公立厲王庿實彷周初舊制殊不思魯以周公為太庿伯禽為世室雖有周庿未嘗敢祖文王鄭有厲王庿亦僭周庿見昭十八年傳亦未嘗敢祖厲王其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不過時人牽說以明子不先父食之義其實鄭自祖桓公宋當祖契湯如果鄭祖厲王則厲王庿當僭大庿何以鄭人救火曰使祝史徙主祏亐周庿乎諸侯㝵祖天子者惟二王之後其餘同姓後即有先王庿不在五庿之列別之曰周庿固不以為太祖也知諸侯不敢祖天子而三家之祖桓公其非禮自明矣

周官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亐國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亦然而祭僕職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眾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庿尊祭祀也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鄭元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庿孔穎達云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㝵庿祀所出之王故爵與鄭皆有周庿惠士奇云都家立祖王庿起亐東遷之後濫觴亐春秋通行亐戰國秦末之閒宗人所掌之祭祀曰宗祀非先王之庿也康成謂都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其說近之九皇六十四民皆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周有都宗人家宗人主其祀焉春秋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所謂宗人者家宗人也司農謂都家自祭其祖㝵之以周案邑有先君庿曰都故曰都宗祀然其庿時王因事特建未必王子弟之祖王也家祭祀不曰宗先鄭謂公卿自祭其祖昰也家祭給鮮侀亦賜禽後儒據鄭此注王子弟有祖王庿反有疑亐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之文大謬惠氏矯之必謂春秋以秦都無先王庿亦未盡昰

孔穎達云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㝵立出王之庿則全無庿也始封君之子㝵立一庿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庿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㝵立五庿從諸侯禮也陳祥道云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庿諸侯初封葢亦庿止高祖而已謂㝵立五庿無昰理也以周案北魏書禮志王延業議文王世子五庿之孫鄭注云實四庿而言五庿者容高祖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㝵備五庿之孫若未有太祖巳祀五世則鄭無為釋高祖為始封君之子也禮緯云夏四庿至子孫五殷五庿

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盧觀議諸侯有祖考廟祭五世之禮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且天子逆加二祧尊併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不尊為五乎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八世天子乃尊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以周謂周七廟之制定自周公必非至七世子孫始有其制祭法諸侯五廟有太祖為壇之文是諸侯始封亦預立五廟權升太祖廟遞遷而遞毀之也王延業之說主于緯文盧觀之說合于經義陳氏禮書用王延業議敖君善因謂始封君之時其祖考廟在故家不可上及于為臣者毛大可用孔疏又以為諸侯祖廟有三等一如王者之後始封時五廟皆實一如齊楚之類立四親廟是虛一而實四一如鄭之尊祀父厲王而餘四親皆天子諸侯不敢祖俱虛其廟是虛四而實一此等謬說固不待辨

鄭元云大夫之太祖謂別子始爵者大傳云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孔穎達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閒礙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尊爵命者則以為太祖別子不尊為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尊爵命者後世始尊爵命自尊為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為大夫者亦尊為太祖以周案孔疏弟三條是弟二條身既不尊爵命又何別子之併弟一條遠世子孫有以己之功德始尊爵命者或可不以別子為太祖其以先德尊爵命者仍當以別子為太祖也

孔穎達云王制所言皆殷制故雖非別子亦尊立太祖之廟若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尊立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尊立始爵者為太祖故鄭答趙商問云祭法周禮王制或以夏殷禮以周案祭法所言為始爵大夫者未正太祖之位故三廟無太祖王制所言為始爵大夫者已正太祖之位故三廟有太祖鄭志以為夏殷周禮之異未是孔疏謂非別子後不尊立始爵者為太祖更謬

異義云公羊說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尊緣君父有子則為立廟無子則廢許慎謹案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為立廟是背義棄禮舉之大者也鄭元駁云未踰年君者如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併公書卒弗諡不成于君也廟者當序于昭穆不成于

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尙皆不廟祭而祭于陵云㝵之重者此何故不㝵殤者十九向下未踰秊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孫毓五禮駁云其幼沖紹位未踰秊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別于宗廟四時祭祀于寢而已以周案莊二十八秊何注云未踰秊之君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云無子不廟者有子則其子嗣立其父雖未踰秊當廟序昭穆其說可通至晉又以無子不廟之例施之皇子斯謬矣

通典云晉中山王睦乞依六蓺之祀皐陶杞鄫之祀相立廟劉熹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其立始祖為嫡統承重一人㝵立祖禰之廟羣弟雖竝為諸侯未㝵立荀顗議宜各㝵立廟虞喜曰始封之君其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為厭竝立禰廟恩情兩申荀議是也若始封諸子又別封為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為諸侯不㝵立禰廟也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為士禰已有廟無為重設與公子為諸侯不立禰廟同若尊卑不同則已恩㝵施竝祭無嫌使大夫之後有庶子為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冉不㝵復祭若當奪尊則大夫太祖為廢其祀以此推之明㝵兼祭一者恩㝵申隨代而

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絕必宗嫡而立宗故特加齊衰三月之服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㝵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為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也諸侯別子封為國君亦㝵各祭四代諸侯既不就祭不可終身不㝵享其祖考或疑神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以塞矣以周案以古禮言庾說最當若後世有封藩不建國兄弟同在一處依劉議亦可通虞謂大夫廢太祖祀過泥

毛詩傳云閟宮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鄭箋云閟神也僖公承衰亂之政上新姜嫄之廟以周案姜嫄廟在周為別宮箋據下新廟以為在魯傳意末章先路寢後新廟似非其次故以閟公廟解之周官隸僕注引作寢廟繹繹亦不為姜嫄廟當從毛禖宮別一義禖天神非姜嫄

孔穎達云小記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也下文云妾母不世祭則妾無廟今乃祔及高祖者當為壇祔之徐乾學云妾母無廟于子祭于孫止安所㝵祖妾之廟而祔之祖妾且無廟安所㝵高

祖之妾乎唯是卽寢立尸設當祔者之主與新死者共祭之也以周案妾不得有廟玆有妾祖姑者容妾祖姑之子有為君者此穀梁傳所謂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者也于子祭于孫止卽不世祭之義然祭不世廟非遽毀也云中一以上而祔是妾之廟亦及五世矣自何注公羊有妾廟子死則廢之說則妾無妾祖姑之廟可祔庾蔚之于是有為壇而祔之肊說孔疏沿之徐氏知壇祔之不典遂謂直祔于其寢

公羊傳云考仲子之宮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穀梁傳云考者成之也成之為

廟二　十五

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陳傅良云仲子之宮別廟也古者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于女君別廟非禮也汪克寬云隱公立宮以祭庶母遂啟後世追尊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特書以著失禮之始以周案漢韋元成曰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于寢身沒而已匡衡曰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于子祭于孫止晉臧燾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劉漢孝文

孝昭大后祭于寢園不配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安帝祖母順帝之母亦祭于陵寢不配章安二帝義同陽秋漢晉之議適庶名分者皆據公穀為說汪氏乃謂啟後世追尊之漸失經義矣宗廟非適不得配食但薦于寢惟其子有為君者得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至公孫則祭止而宮不遽毀故公子之後有妾者亦得祔于其宮小記所謂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也若特起為卿大夫既無妾祖姑廟則惟易牲而祔于女君而已女君者適妻也陳氏據小記文以駁公穀亦未是秦氏通考以為妾不世祭是適子指父妾

廟二　十六

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為君者斯說亦非適子與尊者一體卽父妾之有子者不為立廟而況無子之妾安有立廟之禮麥曉樓公羊禮說云妾子在則立廟祭之至孫則毀其廟而祔于妾祖姑如其說妾至其孫毀其廟則其妾祖姑已早無廟于何祔之或又引庾蔚之為壇祭之之說以通之然祭壇有之祔壇之說于經未聞也

江熙議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沈寂議皇子依如大夫禮應立後權為行廟先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案禮

君薨嗣子生太祝裨冕告于廟既葬嗣子生祝告于廟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亾吉凶必先告于廟豈有繼絕傳祀滅告生之義庾蔚之議嗣子以無子不廟合有嗣乃立廟邪告生者是先自有廟不㝵引以為例以周案古者未踰年之君尚不立廟何況太子祭法王下祭殤鄭注云祭適殤于廟之奧曾子問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鄭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是則適子之殤祭之于祖廟之奧不別立廟也無子不廟為未踰年之君例皇子雖有子亦不廟庾駁沈議是

盧辯說大戴諸侯遷廟謂于練而後遷也以周案此諸侯徙都之遷廟禮非祥練之遷廟也故篇內有服元乘車下大溝渠諸文如以為祥練遷廟禮于諸文皆不通新廟既成其舊廟不可毀主亦不能去其迎精而之新廟者惟先君之衣服耳故一再曰奉衣服與衣服奉以迎其神與以安其神也說詳器祭門

鄞族 家來
從子 家光 全校

肆獻祼饋食禮通故一　禮書弟一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禮運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以周案孔子言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其告宰我問鬼神之名又言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禮運之言雖不盡屬孔子其云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與孔子之言如合符節合讀諸文可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始生之魄即是精其陽曰魂即是氣魄與魂合精與氣貫此人之所以生也精與氣兩不相屬魂歸于天魄歸于地此人之所以死也而鬼神有散有不散亦魂魄為之（先儒曾疑鬼如不散是盈天地皆鬼鬼若有散則子孫亦不必祭）精魄與魂氣死而仍相坿麗其鬼不散故謂之物魄無所坿為落魄魂無所麗為游魂不久魂魄各散故謂之變聖人之制祭祀也欲以孝子之精氣會合鬼神之魂魄故謂之嘉魂魄名其義曰合莫嘉謂嘉會合莫謂合魂魄于虛莫此即所謂合鬼與神是也報氣報魄分之為二禮合之即一誠祭能誠敬其鬼長存不散故謂之教之至（右釋祭義）

古春秋左氏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以周案此春秋家古文說也歲祫御覽引作歲禱祫不歲舉蓋

字之誤也終禘者終喪之禘也左傳曰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御覽引異義云左氏傳曰徙主祏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㮚主也是則郊宗石室參用周禮家言而郊宗在宗廟之中其石室卽左傳所謂祏也劉歆又據周語參之云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許愼以爲先王之禮鄭禘祫志又推爲除喪明年春禘皆用古文家說賈逵說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杜預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廟謂之祫王肅亦同是說此則古文家之別說而不可從者

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五年而再殷祭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歲禱于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終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謹案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鄭元駮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陳壽祺疏證云異義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冊府元龜掌禮部舊唐書禮儀志竝引異義三年一禘是其顯據王制疏引左氏說禘爲三年大祭魯人疏引

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禮緯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許君從禮緯以爲周禮故說文禘下周禮曰五歲一禘祫下周禮曰三歲一祫而不據左氏說也歲祫終禘之說本于周語歲貢終王而周語稱歲貢終王曰先王之訓也故疑爲先王之禮後人習見五歲一禘之文而不審左氏說有三歲一禘之解采綴異義遂倂誤三爲五以周案左氏說歲禱終禘明曰古者先王不必遠引周語爲證異義本文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歲禱終禘疑先王之禮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許鄭竝同是說但此例合于禮不合于春秋故鄭禘祫志以爲除喪之明年春禘後用此例其實公羊傳五年再殷祭說最通達

禮家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以周案張純議禘祫引此說乃劉向五經通義之言也然與劉語亦有不同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八引通義云王者所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何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祫取未遷廟主合食大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諦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大祖廟中後漢張純傳及續漢志竝載純奏禮三年一祫

五秊一禘漢舊制三秊一祫毀廟主合會高廟存廟主未嘗合案此古之禘祭禮也純以為祫元始五秊諸王公列矦廟會始為禘祭李注元始五秊祫祭明堂純及司馬彪書竝云禘祭父為昭南鄉子為穆北鄉父子不竝坐而孫從王父案此古之祫祭禮也純以為禘又考十八秊親幸長安亦行此禮其說祫禘之義與劉向通義異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于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其言漢事與張純所奏異蓋據劉向通義文改之也鄭康成注禮亦云三秊一祫五秊一禘箋詩從毛傳夏禘秋祫又與純冬祫之說不同

鄭元魯禮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灋度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為大祭于秋于夏于冬周公制禮禘又為大祭乃改先王夏祭之名為禴故禘以夏先王祫于三時周人一号則宜以秋以周案皇侃申鄭義云三秊祫者夏秋冬或一時尋祫則為之不三時俱祫是也皇氏又引先儒之義虞夏祫祭每歲皆為未是鄭駁異義以三秊一祫五秊一禘為百王通義祫謂祭于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于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以西為上

以周案據劉向五經通義祫者惟未毀廟之主合會大祖禘則兼取毀廟張純之言與劉向適相反鄭志則參用劉張兩家說

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而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以周案此鄭以魯禘推天子禘灋從

劉向通義而少變之劉義毀廟主皆升合祭于太廟鄭則謂文武以上主禘太廟文武以下親盡主禘世室其四親特禘于其廟不升合會以曾子問言祝取羣廟之主惟天子崩與祫祭語不及禘春秋書禘有曰禘于太廟有曰禘于莊公有曰有事于武宮故也羣廟之禘不同日定八秊傳云冬十月順祀先公辛卯禘于僖公賈逵服虔王肅杜預等專守古文以為傳無祫文曰禘于莊公有事于武宮者三秊之禘也曰禘于太廟有事于太廟者五秊之禘也近之兼通今文家者則曰三秊之禘祫禘也五秊之禘特禘也竝不以鄭說為然至王肅

謂如鄭言各于其廟則無以异四時常祀此不足以難
鄭時享禮之异于禘者不一矣趙伯循說尤無理不復
置辨
攷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為三年祫五年禘魯莊公三十
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賊
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于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
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祫又即以五
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明當异歲也經獨言吉禘于
莊公于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閔公二年秋八月薨
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

年祫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
人自魯禮因禘而致故譏焉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
薨文二年秋八月祫僖喪至此而除閒有閏積二十一
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
太廟躋僖公服亦少四月不剌者有恩也文公十六年
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
而再殷祭與僖為之同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
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
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

及諸侯于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
年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云二月癸酉
有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公及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
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于
茲明矣以周案此鄭以魯禘推明天子禘祫用禮家禫
後有祫及春秋古文家終禘之說而以春秋今文家五
年再殷祭及禮家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為除喪吉祭後
推行之法益以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吉祭之禘祫實為
五年再殷祭之本故從此以後三年祫五年禘又三年
祫五年禘五年再殷十年四殷近之言春秋學者以為

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皆合祭于太廟
是即古之祫禘也昭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
襄公皆不合祭于太廟此則周之特禘也五年再殷即
五年再禘是可因僖與宣之八年祫禘而知年以八名
者皆祫禘之歲也亦可因昭之十五年二十五年之特
禘而知年以五名者皆特禘之歲也特禘之歲以五名
即以十名者可知矣祫禘之歲以八名即以三名者可
知矣特禘為禘祫禘為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不
易之道此說甚辨然以祫禘特禘相對語嫌牽涉且祫
禘互偁祫何為僖八年禘于太廟與禘于某公之特禘

同名特禘定偁禘胡為昭十五秊有事亐武宮與有事亐太廟之祫禘同偁春秋辨名實之書豈至如此掍掾終不及鄭志為安　又案禘與祫皆殷祭亐五秊之中一祫一禘相閒而行故曰五秊而再殷祭再謂禘也禘必五秊而祫不必定在三秊故文公二秊祫何注乃據禮家三秊祫五秊禘為例與傳意違經書有事亐太廟者時享也書大事亐太廟者大祫也五秊再殷之祭則直曰禘而已或以有事為禘未是再殷之秊以即位數之取履端居始之義而何注乃云禘祫從先君數近麥曉樓申之以為僖八秊經書禘亐大廟十秊祫十二秊禘十四秊祫十六秊禘以是推之三十秊祫三十二秊禘至文二秊又祫然以此推演實四秊再殷祭非五秊也五秊再殷祭以象閏四秊再殷亐義何居或以為僖八秊禘十秊祫十三秊禘十五秊祫十八秊禘二十秊祫二十三秊禘二十五秊祫二十八秊禘三十秊祫三十三秊禘文二秊當祫然此雖合傳五秊再殷祭之文以此逆推閔二秊禘又不能合多方推索俱非傳義通典引徐邈云禮五秊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也五秊再殷象再閏無取三秊喪也祫三時皆可者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孔疏云三秊一祫五秊一禘每亐五秊之內為此二禮據其秊端數之故言三秊五秊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秊非祫多而禘少徐孔兩說亐義可通若陳舒楊勛徐彥等說皆紕繆而不可從者

又案何注云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三秊祫五秊禘禘所以异亐祫者功臣皆祭也攷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之亐大烝大烝可謂祫不可謂禘當以何佟之韋挺等議為是其所陳列太祖昭穆位鄉據鄭饗成是祫禮何邵公則以為禘祫皆然說亦不同今從鄭

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秊一禘五秊再禘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秊來矣竊念春秋諸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秊之喪畢則祫亐太祖明秊春禘亐羣廟僖也宣也八秊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秊而再殷祭祫在六秊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以周案以上皆鄭禘祫志文

鄭志云趙商問禘祫志春秋魯昭公十一秊夏夫人歸氏薨十三秊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為妾母三秊經

無譏文尋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秊則禘祫事鍇荅曰春秋經其事箸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豈有善之文與以周案鄭依左氏說以齊歸爲妾而仍不用三秊之服爲禮也若依公羊則齊歸本適夫人尋合禘祫之數無虧亐禮

楊復駁禘祫志云鄭注周官王制及詩商頌皆云三秊喪畢禘亐其庿而後祫祭亐太祖明秊春禘亐羣庿自此之後五秊而再殷祭始讀三注意其必有可據之實及攷其所自來則出亐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亐緯書之僞而不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亐春

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傅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祫二事其源各异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嘗因乎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秊既有祫則僖公二秊亦必有祫僖公八秊既有禘則文公八秊亦必有禘事之本無旣牽合影射以爲有又增宣公八秊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秊皆有禘攷亐春秋宣公八秊有事亐太庿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辭以多其證後世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爲有駕虛爲實取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王禘祫之正觀者莫辨靡然從之未嘗以經而攷注之眞僞也以周案鄭志以僖二秊有祫文八秊有禘爲春秋家屬辭比事之古說禘祫三秊一祫五秊一禘爲禮家師儒相傳之古說禘一犆一祫之文見亐王制五秊而再殷祭之文見亐公羊傳楊氏譏鄭志爲駕虛竊嗤楊氏先未覈實也

韋紹議五秊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迭相承矣今庿禘祫各自數秊兩歧俱下不相通計或比秊頻祫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秊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以周案徐彥公羊疏申何注謂其閒三五參埊亦有禘祫同秊者秦氏通考駁鄭注亦以是相難殊不知何鄭並據五秊再殷之說一禘一祫通計其數五秊再殷十秊四殷未嘗以禘祫各自數秊兩歧相下此乃疏家之誤非何鄭有是失也

胡寅云禘祫皆合食也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亐肯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亐太祖庿合羣庿之主而食此之謂祫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而有禘以周案劉歆賈逵以禘祫爲一祭胡氏宗此以立義不可通之諸經楊信齋斥其說馬貴與反取之近萬季野金誠齋又從其說秦味經重闢之其實

諸侯無禘有祫斯語是也魯以禘祀周公賜也其後以禘禮祭羣宮僭也晉之有禘亦僭也馬氏通考謂大禘之外又有時禘其失與陳氏禮書大祫之外別有時祫同皆彌縫之說也秦氏通考以時祫之說程子張子曾言之遂以為有二祫時禘之說出於賁與遂力駁之以為無二禘豈持平之論哉

毛詩傳云諸侯春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張純云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何休云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鄭元云禘以夏祫以秋杜佑云禘以五月祫以六月以周案今閟宮傳春禘作夏禘誤以夏禘而先廢春礿斷無是禮雖詩正義云此禘毛以春鄭以夏不同是可證毛傳本作春禘矣（今陳碩甫毛詩疏仍沿舊譌）何注公羊云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卽本毛傳其云天子特禘特祫卽毛傳天子兼之之說也鄭於祭義郊特牲記時祭之春禘皆破為礿而以祭統王制言夏禘者為正周則改先王夏禘為夏禴而以禘為大祭仍行之於夏說與毛傳異其實夏雖有禘而以春禘為正祭統王制記四時之別名曰春礿夏禘祭義郊特牲則渾言之曰春禘秋嘗者正以大禘行於春故有是名也禘在春祫在秋張純以為祫在冬以冬祭有大

烝之名也其實冬雖有祫而以秋祫為正諸經言祭義之大輒舉禘嘗據春秋二大祭以言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大禘嘗謂禘祫也祫謂之大嘗是祫以秋也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公羊云大祫也穀梁云著祫嘗是大祫卽大嘗而祫以秋明矣春禘秋祫為周之通制王制之祫禘記異代禮明堂位之季夏六月禘記始受禮襍記之七月禘記孟獻子所為春秋之定八年十月禘尤末失也

馬融王肅說禘大祫小鄭元云雖禘太祖也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以周案大夫士尋祫不尋禘則禘大於祫可知矣鄭云禘小於祫者葢據禘文王而言若禘於太廟其禮自大於祫鄭既從三年祫五年禘之說亦當由小而大其注大司樂釋天神地示人鬼大祭為禘不當禘上更有祫王制注元鳥箋均以一祫一禘為殷祭不言禘小王肅執是箋以與鄭難疏家惑其說以為逸禮以禘為大祫為小鄭不用逸禮後人遂紛紛攻鄭矣

鄭元云元鳥祀高宗也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始合祭於契之廟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謂之大

事以周案一本三秊旣畢下有禘亐其廟而後六字一
祫一禘化一禘一祫皆俗本之譌者也孔疏據太宗伯
注王制注禘祫志畧畢而祫兼先禘亐其廟之文以議
俗本有此六字之非當矣而王制疏又據此俗本為說
卤人賈疏同而後人遂詆譏亐鄭矣 右禘祫通說
逸禮禘亐太廟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亐太祖而立二尸
獻昭尸如穆尸昭其一牢穆其一牢祝辭偁孝子孝孫
韓詩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亐太廟五經通義
云禘者諦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以周案此說
今古文家竝同逸禮古文韓劉今文禘祇及毀主而未毀主各禘

亐其廟逸禮以禘亐太廟名篇亦見未毀之親廟有特
禘故祝辭偁孝子鄭禘祫志言禘敘昭穆亦以親盡
之祖而止不及四親論語孔注謂禘祭毀廟主及羣廟
主皆合食太祖或說禘惟祭自出之祖以其祖配之不
及羣主皆與逸禮文違
韋元成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而立四
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
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鄭
元云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
肅云禘謂祭亐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偁禘陸

淳趙匡說禘者帝王立始祖廟又推始祖所出之帝而
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亐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
配祭不兼羣廟之主此卽祭法所載禘郊祖宗之禘永
世追祀而不廢絕者也禘或每秊或數秊未可知張載
云欲知禘之說當如趙伯循禘祫必歲有之豈容有三
秊五秊之說以周案鄭注大司樂釋天神地示人鬼三
大祭為禘亐圜丘禘嚳宗廟禘后稷區別甚明而注大
傳喪服小記又以禘祖所自出為郊稷祭感生帝與大
司樂宗廟禮人鬼主后稷之文違异葢為韋元成所誤
也祭法禘郊與祖宗對文禘謂祭天當從鄭注已詳郊

禮円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下卽繼
以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喪服小記下
亦繼以而立四廟明指廟禘為言喪服傳曰都邑之士
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玩其文義亦據一本之親而
言鄭注以祖所自出為祈穀郊自可不從郊特牲疏引
五經异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
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此以禘所自
出為祖廟之祭義實勝鄭但謂魯祖文王尙失事實陸
趙之徒因推之周以為禘嚳亐稷廟肆駁傳記斯大謬

矣虞夏非同出于黃帝殷周非同出于嚳金仁山已有辨禘嚳于稷廟既失始祖之尊又有奪祀之嫌且既禘之後嚳主藏于何處此說之斷不可從也玩記本意所配之祖者太祖也所禘之祖所自出者始祖也始祖者始封者也太祖者受命王也如周本以文武受命王為祖而以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特立后稷廟而以其祖文武配之此所謂尊尊也而又為四親立廟此所謂親親也知周以文王為太祖者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是也詩序又以祭文王之雝詩謂之禘太祖是則禘祖之所自出仍以文武為名也故襄王賜胙于齊桓曰

祭　夫

天子有事于文武顯王賜胙于秦孝秦惠亦竝曰致文武胙金氏禮箋以配為配廟非配祭其說云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者稷也稷為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古者配祭有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祭必有配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妻祔會于夫為配少牢以某妃配某氏是也子孫陳于祖為合會不謂之配自王子雝誤釋此記後學競為异說至謂周人禘嚳以稷配魯禘文王以周公配然祭法言禘嚳不下及稷明堂位言禘周公不上及文王其齟齬難通如此魯禘及文王萬氏學禮質疑顧氏春秋大事表辨之甚詳

孔穎達云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偁孝子孝孫則是父子竝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會于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以周案王肅從賈逵說禘祫一祭二名羣主皆合其引禘于大廟逸禮云云欲以難鄭二世室四親廟不竝升合會也故據祝辭孝子孝孫之偁以為父子竝列于大廟又以逸禮毀廟之主皆升合會于其祖祇及毀主不兼未毀主與己說不合故去毀廟之主四字而引其下句以為己證通典引袁準正論云禘祫先儒

祭　七

或以為同或以為异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于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㝵祫非徒不禘也袁氏據古文家說以破肅議近人有調和其說者謂祫合祭于其祖禘合會于其祖合會者祭于其廟至會而合于太祖與合祭异此說亦非

五經异義云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于寢畢三時之祭期年然後烝嘗禘于廟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以周案斯說可疑禮家三年喪祭曰祥曰禫曰祫不名禘終禘乃春秋之禮左氏賈服說三年終

禘遭烝嘗則行是亦除喪而後禘不在期年賈公彥據
凶人注廟用脩謂始禘時之文以為練祭後遷廟特祭
為始禘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為終禘參用兩説殊非禮
意

范甯云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襍記下曰七月而禘
獻子為之案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于是獻子始見經
襄十九年卒然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襍記之云甯
所未聞孔穎達云禮疏鄭云以僖公八年正月公會王人
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理不合譏
為致夫人故書之獻子既七月而禘春秋不書于經以

示譏者魯時暫行之此又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恆行也
以周案孔疏是已右禘

春秋公羊家說大事者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韋元成云
五年而再殷祭謂一禘一祫也匡衡云天子間歲而祫
以周案春秋今文家有兩説公羊説見文公二年傳祫
兼及毀主未毀主劉向為穀梁學祫取未遷廟主至禘
乃取已遷廟當以公羊家說為正毀廟之主謂之陳者
明其藏于太祖廟也未毀廟之主謂之升者明其自本
廟來也曾子問曰七廟五廟無虛主惟祫祭于祖為無

主耳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此
止舉四親廟者承虛主為文也毀廟之主藏于大廟臨
祫出而祭之亦無出廟入廟禮故未及非祫止及四親
也

何休云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何氏
蓋以禘在春祫在秋鄭元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先祫而後時祭
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時
無成者不殷祭禘一犆一祫下天子也祫歲不禘程頤
云歲四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偏祭諸廟張載云
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犆一祫之説

如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
祫秋祭禰冬又祫陳祥道云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
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并祭祧
牲後祭有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攷之經傳蓋
天子之祭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各于其廟合
享同于太廟王制云云是天子春犆而三時皆祫諸侯
亦春犆而秋冬皆祫其異于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
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年再祫次年三祫也天
子言犆祫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
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祫有三年之祫有

時祭之祫時祭小祫也三季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為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春祠為小禮矣蓋小祫止亐未毀廟之主大祫幷及亐毀廟之主以周案陳說固不足據然彼所以詰難不已者實由說禮家之失其傳也據大宗伯文宗廟之祭分三等一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二曰以饋食享先王三曰以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享先王諸經所謂禘者肆獻祼之享昰也所謂祫者饋食之享昰也所謂時享者祠禴烝嘗之享昰也禮家所攷時享之制多依放特

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為之此有合亐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之制而實非時享也時享之次在饋食下其禮當簡亐饋食自禮家以饋食之禮當時享宜陳氏有日不足之慮矣祠禴嘗烝以時舉禘祫以歲舉應行祫歲卽亐祠禴嘗烝之先後行之王制以殷制言則謂之祫禘祫嘗祫烝而礿犆而已故禘嘗烝皆有大名而礿獨無昰偁祫之行亐禘時者曰祫禘亦曰大禘行亐嘗時者曰祫嘗亦曰大嘗大嘗禘見祭統但此為異代之名而周嘗無昰偁祭統蓋俗以言之也行亐烝時者曰祫烝亦曰大烝大之云者皆指祫言也祫者大祭之專名也其祭行之亐禘嘗烝故兼時享

之名而加以大偁又所以別時享也天子犆礿諸侯下天子礿固犆矣又宜犆禘而閒有祫亐禘者亦必先一次犆後一次祫而嘗祫烝祫固其常也亐天子曰犆礿亐諸侯曰礿犆退犆亐礿下欲與禘其文明禘亦宜犆也經中多此例如士冠禮記爵弁云纁裳純衣緇帶退衣亐裳下鄭注云欲令下近緇大宗伯記禘祫之享云肆獻祼退祼亐肆獻下鄭注云逆言之者與下其文明六享俱然昰也亐天子曰祫禘祫嘗祫烝明祫先時祭天子㝵兼也亐諸侯曰禘一犆一祫明諸侯不㝵兼曰嘗祫烝祫明時祭又先亐祫也一字之先後俱有精意

鄭注㝡審何注公羊以天子禘祫皆亐時祭外特行諸侯禘亐春則不礿祫亐秋則不嘗禘祫卽行亐時祭鄭說天子禘祫同何諸侯亦禘祫時祭並行不相幷則與何異何氏本毛傳立說鄭則依据王制之文也

陳氏謂變文無異固為失察以祫禘祫嘗祫烝為時享而遂立大祫小祫之名尤非

鄭元云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亐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事寇戎之事省善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亐壇墠何休云大夫有賜亐君然後祫其高祖萬斯大云干求也祫合祭也必求亐君而後㝵祫則其常時但㝵特祭不㝵合祭可知以周案此據大夫士之有土者而言五經異義說廟主條引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

之君不㝵祫享序昭穆是其義也大夫士有大事謂祫事也大夫士不具官祫祭有用公吏者非時祭比故必省諸君而後祫大夫士有祫而無禘則禘大于祫亦可見矣大夫無高祖廟故曰干祫鄭注訓為空祫是焦理堂禮記補疏云詩秩秩斯干傳云干澗也廣雅澗閒也說文閒隙也隙壁際孔也孔即空故干猶空其云空祫亏壇墠據始為大夫者言若繼世為大夫之高曾自宜祫之亏太祖廟　又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禮器服傳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揆斯兩文義似太祖惟諸侯㝵祭非大夫士所㝵祫矣蓋古者諸侯世薆㝵及太祖大夫不世薆祇有考王考皇考三廟無太祖廟其高祖亦干祫亏壇墠後世大夫亦世薆其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則祫祭羣主自行亏太祖廟不在壇墠矣此世變之不同而禮亦因以異也右祫

鄭元云大宗伯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腍䵘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祭必先灌而後薦腥薦䵘亏祫逆言之者與下其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偹也趙匡云禘以肆獻祼為主猶生之有饗也祫以饋食為主猶生之有食也以周案鄭注以肆獻祼逆言為與下其文是也但其文不獨祼一節百司尊彝亏祠禴嘗烝追享朝享竝以祼獻為言則此云獻祼者竝與下其文可知矣首以肆者乃別辭其祭亦謂之肆享禘曰肆獻祫曰饋食文互相偹少牢特牲饋食為大夫士干祫之禮則饋食享先王為祫而非禘明矣肆注謂進所解牲體是已云薦䵘時亦非也凡用牲分六節一曰毛二曰血三曰腥四曰肆五曰爓六曰腍腥為未肆之肉肆為已解之腥瀹其肉亏湯中謂之爓又從而䵘之謂之腍郊特牲言毛血幽全之物又言腥肆爓腍祭神之所饗是其用牲之序也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腍一獻䵘是其祭祀之㬪也腥肆一類爓腍一類渾言之腥可晐肆肆亦可兼腥爓腍亦然禮文之以腥晐肆者甚多其舉肆以明腥者如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是也穀梁傳曰全曰牲以牲對肆明肆之為解也殽為肉之䵘者以殽對肆明肆之為腥也是則肆者腥之已解而未爓者也故鄭注小子羊肆亦以豚解為說豚解即所謂腥肆說詳後本條下肆獻祼之肆亦為腥肆之名此注以為薦䵘之祭亏腥肆爓腍之節全失

記祭義爓祭祭腥而退鄭[元]云湯肉曰爓爓祭祭腥或為合祭腥泄腤䵚也以周案郊特牲記用牲之節曰毛血腥肆爓脍此禮之一定無可易者也祭腥𢓨朝踐之初爓祭𢓨朝獻之初二祭無或合之禮祭腥之腥葢胜字之誤胜即飪字古腥作胜飪作胜形近易譌說文胜不䵚也飪大䵚也古文作胜或體又作脍注引或本為合祭腥泄腤䵚葢概舉腥肆爓脍之祭言之泄乃肆之譌腤即爓䵚即脍

鄭[元]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萬斯大云祫合祭也大夫士常時但爲特祭不爲合祭攷此特牲少牢二篇祝辭及命筮之辭惟及皇祖而自偁孝孫此常時之祭也其為特祭昭昭矣以周案大宗伯享先王分肆獻祼饋食時享為三類此特牲少牢皆以饋食名篇明著其為饋食禮而非時享矣鄭注大宗伯以饋食為禘而于此則以為時享後之編天子時享禮者遂皆掍于饋食壽之通典通考近之秦氏通攷皆沿其譌士虞禮云孝子某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又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皇祖者大祖也故稱炊者為爾孫適爾皇祖者謂之太祖廟而合祭之也故曰哀薦祫事其祔祭之禮亦惟用專膚為折膚

為异其他亦云如饋食則饋食祫祭也明矣特牲禮筮日筮尸之命辭云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曰某事者或祫事或常事或祥事不可定也曰適其皇祖某子文同士虞禮則特牲饋食為薦祫事也亦明矣少牢禮則云孝孫某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歲事者祫事也祠禴嘗烝以時舉故曰時享禘祫數歲一舉故曰歲事以薦歲事于皇祖相告即特牲禮告以適爾皇祖之義也則少牢饋食為薦祫事也亦明矣自注疏不以饋食為祭名而編禮家遂以此為大夫士之時祭禮而天子時享據此為例則天子饋食禮遂失而時享一日歷七廟反有惟日不足之疑矣

鄭[元]云祭祀自䵚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以周案經名特牲饋食禮特牲明有牢饋食明有黍稷也篇內正祭之禮舉肺脊授尸與舉肺脊加肵相為終始爾黍與反黍相為終始明其禮以是為重也注云自䵚始曰饋食謂饋食禮起于此非饋食即薦䵚

禮家舊說朝踐于堂饋食于室應撝謙云先儒以為朝踐之獻尊實醴醍饋食之象尊實盎沈朝踐之醴齊在戶醍齊在堂而其禮行之于堂饋食之盎齊在戶沈齊在堂下而其禮反行之于室先儒謂設而不酌者今以

禮器祭統徵之盎齊並非饋食所薦是知醴醆在戶內為朝踐之所薦而粢醍在堂為饋食之所薦無疑也朝踐血腥爓祭禮之精微者也今反在堂饋食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今反在室不惟與所設之酒不合于理亦已悖矣先儒徒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皆行之于室不知大夫士惟無朝踐之禮故饋食在室天子諸侯以朝踐為尊故饋食行之于堂也郊特牲曰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迎牲奠幣之時祝詔尸出堂殺牲而升首是尸已反于室而行朝踐也禮器曰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繼之曰設祭于堂為祊于外是知羹定詔于堂而即設正祭焉此即饋食之禮也祭義曰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薦黍稷羞肺肝首心是升首固朝事也郊特牲既曰升首于室矣又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朝踐禮在室無疑秦蕙田云郊特牲詔祝于室云云應氏亦以為朝踐時是朝踐一節忽堂忽室則朝踐在室一語仍不能周全而無缺矣曾子問既償而祭一條齊衰之祭一條並云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可見饋食正祭尸入而飯而侑而酳而酢節次相連若以飯侑酳酢俱行于堂則所謂尸入者果從何入邪則饋食在堂之說亦難通矣以周案秦駁應說是已

右肆獻祼饋食總說

肆獻祼饋食禮通故二　　禮書弟一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又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祠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今傳作禘嘗）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以周案鄭從古周禮說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旦不當卜可祀與否詳見郊禮門

鄭元云日用丁己取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皆爲謹敬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以周案丁己各本多混作丁巳非凡祭祀卜日多主干鄭注丁甯釋丁變改釋己改字从攴己聲易傳曰己日乃孚革而信之（虞本作己）若作辰巳之巳則三旬未必竝有巳日若以丁巳日筮旬有一日則祭日爲丁卯而非丁亥矣凡諏筮皆異日筮吉遂戒不異日

鄭元云來日丁亥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太廟禮日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賈公彥云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大戴禮文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者鄭云張惠言云不得丁亥以下二十字亦禘于太廟禮文苟有亥焉可者禘太廟之禮耳若少牢祭日則經云日用丁巳當六陰辰可矣不須有亥也賈疏誤以大戴禮當禘于太廟禮遂以不得丁亥以下爲解本經之文非也胡培翬云張說甚是禘于太廟禮以亥爲主不得丁亥則凡有亥焉皆可用之少牢祭日以丁己爲主不得丁亥則凡丁日己日皆可用之此鄭引以證經之義也不然經言丁己注專言亥其非經意夫人知之以周案鄭君此注後人多議之皆由賈疏之誤申也張胡說是

賈公彥云天子諸侯前期十日卜得吉日則戒百官楲齊至前祭三日卜尸得吉又戒宿諸官使之致齊士卑不嫌故得與人君同三日筮尸但下人君不得楲齊七日耳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直楲齊九日前祭一日筮宿尸幷宿諸官致齊也吳廷華云祭前十日爲齊期故筮日必在十日之前士雖卑于大夫既立之廟使祭其先卽職業叢冗而大禮必不可廢豈有不事七日三日之齊遽行廟祭之禮恐非先王所以體羣臣之意以周案自天子至于士筮日在祭前十日所以容楲齊致齊之期也說詳卜筮門祭前之宿有一日二日之別非致齊之名賈疏士無楲齊固謬大夫九日楲齊一日致齊尤爲杜撰

鄭元云特牲禮不諏日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于廟

祭二　十一

祭二　十二

門諏丁己之日敖繼公云諏日謂諏其筮日之日以周案張稷若從敖非也少牢日用丁己鄭注云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則諏日為諏祭日非筮日少牢諏日謂諏丁己則特牲不諏日謂不必用丁己日矣故特牲筮日曰筮來日某少牢則曰來日丁亥柔日有又祭祀皆可用丁己柔日之吉者也據春秋尚書所書祭不必皆丁己而皆用柔日惟洛誥烝祭歲日用戊辰與常禮異右卜日

皇侃云祭歬先㪚齊亏路寢門外七日又致齊亏路寢中三日一說㪚齊亏路寢堂致齊亏路寢室一說致齊

亏內愼其心也㪚齊亏外防其物也以周案祭統君致齊亏外夫人致齊亏內以寢言祭義致齊亏內㪚齊亏外以身言後說近是祭統云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又云心不苟慮必依亏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亏禮是其義證竊謂㪚齊亏外者齊其物之外㪚者也致齊亏內者齊其心之內致者也祭義兩言孝子將祭慮事具服物修宮室治百事以㪚齊言之又言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樂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以致齊言之檀弓云君子非有大故不宿亏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亏內鄭注大故謂喪憂內正寢之中疾必居正寢之室齊與疾同居正寢中室而已非同喪憂之在寢門外

鄭元云少牢禮宿讀為肅肅進也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歬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古文肅皆作羞郝敬盛世佐說宿在祭歬三日歬宿一日為祭歬四日明日筮尸為歬期三日宿尸為祭歬一日秦蕙田云歬宿一日謂祭歬三日胡培翬云鄭知此宿諸官在祭歬一日者以下文云歬宿一日宿戒尸昰宿戒尸在宿之歬一日也又云明日筮尸吉遂宿尸則與此宿同日也又云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亏廟

門外則祭日也昰宿之明日乃祭則宿歬祭一日明矣以周案特牲宿尸賓在祭歬二日少牢則在祭歬一日宿非㪚齊致齊之名齊在筮日坊記云七日戒三日齊筮在旬有一日足容其七日戒三日齊之期故注曰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且以明宿為肅而進之非致齊之名故大夫之宿可在歬一日也自賈疏以筮旬有一日遂戒為㪚齊特牲禮歬祭三日筮尸遂宿為致齊少牢禮歬祭一日宿為致齊一日郝盛諸人因此掊擊鄭注謂少牢之戒宿百官亦在三日歬以合致齊日數種貤紕繆昰可攷也胡氏據經文以駁郝盛昰巳而鄭注

之精賈疏之舛愔胡氏又未之審也　又案宿與齊渾
言通析言別記云七日戒三日宿宿訓申戒鄭注亦以
致齊言之少牢之宿與齊有別故鄭注特訓爲進
士冠禮靑期三日筮賓特牲禮靑期三日筮尸鄭[元]云
靑期三日空二日也賈公彥云正加冠日是期日冠日
靑空二日外爲靑期三日韋協夢云靑期三日空一日
空一日矣古人數日之法皆連本日數之召誥篇三月
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其明證以周案書之越三日越
七日爲數來之法故連本日數之禮之靑期三日靑宿
一日爲數往之法故據本日之靑數之立文自異如謂
靑期三日亦連本日爲文則少牢禮靑宿一日何以爲
解邪當從鄭注
鄭元云宿讀爲肅肅進也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
記作肅周禮亦作宿以周案據注宿古文作羞則作速
者今文也諸經宿戒字無作羞故不從古文而宿賓與
速賓義异故又不從今文則經文之作宿葢鄭據周禮
定之近人猶有謂宿速音近通用未達鄭意者也凡經
言宿者皆在期靑如士冠宿賓宿贊特牲宿尸宿賓文
列厥明爲期之上諸言速者皆在卽日如鄉飲鄉射主

人速賓文次羹定之後經語明顯胡可掍也說文云宿
止也从宀㐌聲㐌古文夙夙早敬也从丮持事雖夕不
休古文作㐌宿夙字義並近望其來之早也故冠禮主
人宿賓賓對曰敢不夙興說文又云速疾也从辵束聲
古文作警警者詔之速也速者行之速也宿之來在後
日故謂之宿速之來在卽日故謂之速此宿速用字之
別也而宿又取義于後日之早來其字又通夙速則取
義于所詔之急遬其字又作警此又宿夙速警各自爲
義之別也宿禮重速禮略冠非賓不行祭非尸不成故
重其禮既戒而又宿之飲射禮較輕故戒而不宿至其
日速之而已公食禮又輕先期戒之不宿并不速故記
曰不宿戒戒不速此宿速不同之明文也少牢靑宿一
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吉乃遂宿尸旦明行事雖別筮
後之宿謂之宿戒而宿戒尸爲筮尸之在朝宿尸爲行
事之在旦明其宿皆靑一日其義皆取明日之早來而
與卽日之速迥有不同者矣
鄭[元]云少牢禮言既宿尸反爲期明大夫尊肅尸而已
其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敖繼公云爲期時賓皆不
在宗人退乃宿賓以周案特牲主人宿尸又宿賓少牢
不言宿賓故知使人宿之爲期時賓及羣有司皆在惟

尸不在褚氏云主人親宿尸卽使人宿賓至夕爲期時
所宿之賓亦俱至矣敖說非 右宿
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尸逸禮云祫于太廟毀廟之主升
合食而立二尸鄭[元]云后稷之尸發爵不旅酬孔穎達
云此祫祭時取羣廟之主于太祖后稷廟中后稷爲發
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旅酬餘文武尸親廟尸凡六大
祫多主惟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竝云毀廟無尸但有
主也陸佃云周九廟而旅酬六尸葢成康之世而文武
猶在七廟之數葢以時祭何必大祫以周案逸禮所言
主大祫言羣廟及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立昭

祭二　七

稷二尸以統之合太祖爲三尸也禮器所言主大禘爲
文則立六尸合太祖而爲七依鄭禘祫志言之禘禮后
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
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祫無六尸禘有
六尸亦無親廟尸孔疏毀廟無尸與逸禮違陸說更謬
時祭特祭各廟安得有旅酬六尸之事
毛詩傳云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何休云天子以卿
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鄭[元]云
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呂
祖謙云周之追王止于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
公尸也朱熹云周偁王而尸但曰公尸葢因其舊如秦
偁皇帝而其男女猶偁公子公孫也何楷云朱子援引
秦制殊屬肊說胡培翬云鄭注祭統但云取于同姓之
適孫不云取有爵者爲尸則鄭意不與何同以周案曾
子問卿大夫將爲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爲尸
于公卽詩所謂公尸毛傳云公尸以卿本此毛意天子
皇尸以公公尸以卿不同今文家說詩疏云白虎通引
曾子曰王者祭宗廟以卿爲尸曰當作問卽用卿將爲
尸于公語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何避嫌也三公尊
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爲尸此今文家說之异于

祭二　八

古文家者也鄭注特牲禮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與
何注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同特云大夫士亦以別諸
侯以上其意正同何注也何注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
大夫爲尸亦謂取同姓適孫之爲卿大夫者義見通典
凡爲尸取同姓適孫之有爵惟天子諸侯爲然與卿大
夫以下以孫爲尸异故鄭注祭統又云祭祖則用孫列
皆取于同姓之適孫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于戶外
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同姓適孫以天子諸侯爲文鄭
義同何胡氏說非
崔靈恩說大夫用己孫爲尸孔穎達說特牲注大夫士

以孫之倫爲尸言倫明非己孫以周案曲禮曾子問並言孫可以爲王父尸是尸用己孫之明證鄭注特牲云以孫之倫謂用庶孫凡尸不用主祭者之子故祭統云所使爲尸者于祭者子行也云子行明非己子孔疏誤會鄭意

鄭元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然則尸卜筮無父者以周案鄭注無父者依記爲人子立文少牢禮筮以某之某爲尸注云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賈疏云曲禮言父在不爲尸然則凡爲尸者父皆歿矣歿者當諱其名故字尸父此鄭義也其實經曰以

某不曰以某甫安見其字尸父凡祭祀不爲尸者不安其父之拜獻故主祭者之子不爲尸祭時拜獻者惟主人加爵者惟長兄弟一人衆兄弟不拜獻如無無父之孫衆兄弟之子自可爲尸不論其有無父

敖繼公云筮尸不吉遂改筮尸改筮若又不吉則直以次者爲尸不復筮褚寅亮云筮辭以某之某爲尸則是先已擇定爲尸者矣特決之于鬼神耳或惟恐不吉則豫備二人所戒宿者三人止矣三人不吉甯廢一祭以周案張子言筮日至再而止再筮不吉則直諏日而祭不更筮褚氏駁之以爲日三卜不吉則止不祭從舊說也詳見卜筮門敖氏說筮尸再不吉直以次者爲尸卽張子筮日之義褚氏以爲無尸甯廢一祭亦用禮家筮日舊說而兩家各自有義經云以某之某爲尸命筮立文宜然褚氏因謂先已擇定未可信或謂三人不吉無尸而祭更謬祭而無尸惟殤爲然

鄭元云少牢禮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异以周案大夫前一日筮尸兼宿尸宿諸官祭日乃視濯皆下君也特牲前期三日筮尸前二日宿尸宿賓前一日視濯視牲士卑筮尸視濯不嫌與人君同所謂或損之而益也參見時享門

敖繼公說特牲禮筮尸宿尸宿賓皆同日盛世佐云宿尸宿賓皆祭前二日爲之卽筮尸之明日也以周案宿賓與宿尸同日而宿尸不與筮尸同日敖說未是

鄭元云特牲禮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賈公彦云知有相揖而去者約少牢主人退尸送揖不拜也但彼有送文此經尸入後乃言主人退則尸不送可知士卑大夫尊故也敖繼公說尸先入而不揖變于大夫胡培翬云特牲敍尸入于上者見入與退同時也此與少牢文有詳略皆互見耳此云尸入主人退則知少牢亦入退同時矣少牢云尸送揖不拜則知此尸送

亦不拜矣此經不云指注云指者卽據少牢言之注云尸不拜送者謂尸不拜而送耳非謂不送也不拜亦據少牢言之賈疏以為尸不送敖氏謂尸不指皆非也以周案經敘尸入亏上明其不送也當從賈疏相指而厺可謂入退同時入退同時是不送也少牢主人退尸送何㝵云入退同時胡說非

孔穎達云凡迎尸之禮有二一祭初迎尸亏奥灌畢迎牲行朝踐之禮一然後退而合亨變迎尸亏奥行饋孰之禮曾子問接祭不迎尸直亏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變迎尸而入或說接祭不迎尸指始祭時言祭不二

迎尸以周案特牲少牢二饋食止有祝延尸主人拜安尸之文

鄭元云尸恆坐有事則起主人恆立有事則坐賈公彥云尸荅主人拜乃立是尸有事則起也以周案尸自詔安而後恆坐不起凡曰尸荅拜皆坐而荅之其禮與婦人為尸坐肅拜同（肅拜詳相見門）特牲鄭注有事則起有當作無淺人據下有事則坐而改也郊特牲曰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據安尸壽言（鄭注以古為夏時謂周時尸恆坐也非謂有事則起）鄭注無事則起詩所謂皇尸載起鼓鍾送尸據尸謖時言鄭注謖起也賈疏誤甚儐尸時尸之坐與如賓

禮亦有事則坐（右尸）

鄭元云以某妃配某氏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朱熹云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妃配亨蓋古者只是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嫡竝配後世繼室乃是以禮聘娶自㝵為正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竝配之儀伊川云如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如此則正妻無子遂不㝵配祭乎恐未安以周案喪服小記曰婦祔亏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亏親者祖姑有三人是古亦不一妃也則祔亏親者是三妃各亏其所以祭也經曰某妃所以明不一妃也以某妃配加亏

某氏之上所以別其不配也據經妃以一人配明其正也據記諸妃別有一所以祭通其變也張子云葬祔以首娶繼室別為一所是也（右配妃）

孔穎達云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㝵而禮矣鄭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後祼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戛擊鳴球云云以為宗廟九奏之節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當與周同熊氏以為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亦周人先求諸陰謂

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以周案殷人尚聲熊氏以為合樂非降神之樂周人尚臭孔氏以為時享非大祭祫均屬肊說不足為據合樂在樂六闋之後記云樂三闋然後迎牲必非合樂明矣虞書敘作樂之次而作樂之先有殺牲詔血事自宜從略亦何得執此遂謂虞氏大祭必先作樂周人廟祭築鬱合鬯其事在作樂之前更不得謂周人尚臭其大祭祫亦先作樂尋繹記意虞之殺牲詔血在作樂之前故曰尚氣殷人則樂三終而後迎牲故曰尚聲周人則樂九變而後迎牲其作樂之前有鬯人供鬯肆師築鬱鬱人鬱合鬯一節故曰尚臭

先鄭注云鬱草名築之鐎中停于祭前是祼前明有築鬱合鬯一番儀節矣祼在樂九變之後鬱合鬯在樂九變之先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明其事相因也又曰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申明尚臭之事灌以圭璋云云申明灌鬯之事明其節各有在也鬱合鬯二句與下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對文蕭合黍稷非即饋食鬱合鬯亦非即祼自疏家誤合為一禮文多窒礙不可通矣秦氏通考以鬯人共秬肆師築鬱鬱人和鬯在祭前一日亦不合尚臭之義尚臭者據祭時言　又案殷人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謂鬱與鬯未成和而先作樂明其與周异也樂三闋然後迎牲乃明其异于虞臭即周人尚臭之臭謂鬱也味謂鬯也臭有陽臭陰臭陽臭者蕭氣也陰臭者鬱氣也庾氏讀臭鬱合鬯為句其意蓋亦以尚臭之臭為鬱也孔疏臭味指血腥爓言則記文樂三闋然後迎牲文義已足上二句反嫌贅旒殷人降神之樂不可攷孔疏以虞周同樂九奏謂夏殷當同義或然也是則殷人樂三闋然後迎牲是以樂始終乎殺牲也周人先築鬱而後作樂以致其神乃行祼是以鬱鬯始終乎奏樂也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尤為分明疏家之曲說殊無當矣熊安生三始之說亦未覈　右尚聲臭之异

書洛誥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祼與記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不同孔穎達云書先殺後祼者殺禋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江聲王鳴盛等說殺牲而取膋膋合蕭與黍稷燔之煙臭旁達故曰殺禋祼有二節一在始祭灌地以降神一在正祭酌以獻尸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及此經先殺後祼自指獻尸之祼以周案殺謂射牲禋即肆師所云築鬱鬱人所謂合鬯祼謂灌地降神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據周禮言書洛誥先殺後祼猶用殷禮也知者郊特牲述殷禮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臭味者築鬱以

合鬯即所謂禋也未成禋而樂三闋是樂先于禋也樂
三闋而出迎牲是殺亦先于禋也灌用鬯臭必在成禋
以後是禋又先于祼也時周禮既成而猶用殷禮者所
謂王肇偁殷禮祀于新邑是也鄭彼注云王者未制禮
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
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須
行周禮須訖始𡬶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皆其義證
祭統所言自據周禮故君執圭瓚祼尸之下又云及迎
牲與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本合江氏以此為殺後之
祼非且祼以降神即以獻尸亦無殺先殺後兩節可分

祭二　十五

至燔瘞不得偁殺其事在既祼迎牲後尤明江氏皆亂
言之莊氏謂布古文殺與乘相近殺禮當作乘禮乘禮即奉璋其謬更不待辨
爾雅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鄭元云秬如黑黍一秠二
米郭璞云秠亦黑黍但中米㫚耳以周案爾雅家說秬
為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中之一稃二米者禮家說鬯
酒稱秬不言秠秬即一稃二米之黑黍秠即皮稃亦皮
也爾雅重言以曉人要無㫚偁其實二家之說各執一
偏也爾雅秬黑黍言其米秠一稃二米言其稃凡黍皆
有稃而秬有二米其稃獨大故別名之為秠其字从丕
丕大也禮之鬯酒用其米不用其秠故祇偁秬不言秠

秬為二米之專名其一米者謂之穄秠為一稃二米之
專名其一米者謂之稃呂覽本味篇陽山之穄南海之
秬此對文而義別者也說文秠稃連文秠一稃二米稃
稽也或作粣下云稽䅟也此亦對文而義別者也釋文既云
秬黑黍又引或云今蜀黍也米白穀黑亦非說文秬秠
字作秬秬鬯字作鬱
詩毛傳云秬黑黍鬯香草築煑合而鬱之曰鬯鄭衆云
鬯香草築香草煑以為鬯許慎云鬯以鬱釀鬱艸芬芳
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鄭元
云鬯釀秬為酒芬芳條暢于上下也以周案鬯之言暢

祭二　十六

條記作暢字以義易之也鄭注芬芳條暢是鬯字本義
秬鬱二酒並稱鬯故說文釋鬯以為鬱釀鬱艸其義自
通鬱香草名以其可釀之為鬯古亦謂之鬯草王度記
曰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毛
傳鬯香草蓋即鬱也但秬鬯之鬯不得釋為鬱孔疏引
孫毓㫚同評辨之已明當從後鄭
鄭衆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煑之鐎中
停于祭前鬱為草若蘭許慎云鬱百草之華遠方鬱人
所貢芳艸鬱即鬱林郡也鄭元云鬱鬱金香草築鬱金
煑之以和鬯酒以周案先鄭十葉為貫十當作千說文

云十百為一貫魏略云鬱金香生大秦國狀如紅蘭二鄭所云葢卽此李時珍云鬱金有二鬱金香用𠌶此用根其苗似薑然古所偁香草皆以葉言先鄭云千葉為貫則所用者葉非𠌶亦非根也陳藏器云其香十二葉亦據𠌶言非此物鄭樵通志謂其苗如薑亦未是先鄭意煑鬱以為鬯鬯之名義主于鬱故鬱字从鬯曰秬鬯者以秬酒合煑鬱者也其義與毛詩同後鄭意鬯釀秬為酒是鬯之名義主于秬故鬯字从米秬亦作𩰪鬱亦作鬱其字皆从鬯以𩰪固以米為之鬱亦和以𩰪者也其說與說文同以經攷之鬯人曰其秬鬯鬱人曰和鬱鬯是秬鬯可單稱鬯鬱未和鬯祗單稱鬱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曰鬱合鬯與下蕭合黍稷同以二物相合然則經之單偁鬯皆秬鬯也經之單偁鬱皆未和鬯者也經之偁秬鬯者亦鬯之不和鬱者也秦氏通考諸書皆不足據

盧植云鬱合鬯言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為鬯也以周案盧氏鬱合連讀不以為草名說本毛傳與諸家竝异不可從也

鄭元云祼記暢曰以椈杵以梧所以擣鬱也以周案暢讀如鬯凡經傳單稱鬯者皆秬鬯此眘秬黍之汝也鬱鬯千葉為貫百二十貫築以煑之無所用擣鄭注鬱字疑誤　右煑鬱

鄭元云大司樂若樂九變人鬼可㝵而禮謂此禘大祭也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孔穎達云周人尚臭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太祭祫仍先用樂賈公彥云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秦蕙田云作樂在旣灌之後鄭氏先奏樂而後灌之說與經文未協以周案當從鄭注餘說皆未是說詳樂制門

鄭元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至日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至日作之致地示物鬽動物羽臝之屬虞書夔曰戛擊鳴球云云此其于宗廟九奏效應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謂各用一代之樂賈公彥云大合樂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卽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而文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之樂此用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以周案賈疏以虞書之九成為正祭樂故辭大合樂為正祭合樂實非鄭義又自嫌與經文倒置故生此曲說其實經云大合樂者統眾音言之也對下分樂而言謂之合樂對

下六樂之舞亦名合樂又謂之大合樂大合樂為下神之樂故曰以致鬼神示既下神後又各奏其祀享祭之正樂故曰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分樂者卽下文所云六節是也祭義曰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樂成謂大合樂成序其禮樂卽所謂分樂而序之反饋之時合樂已成因薦其正祭之俎而序其正祭之樂經記兩文義可互證舊解祭義亦失事實是則大合樂在正祭之先而分樂為正祭之樂義章章矣大師賈疏又謂大祭祀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庿攷下神樂有升歌下管諸節故鄭注大合樂引虞書以證正祭先祖之分樂曰歌夾

鍾是有升歌也曰舞大武其節在下管後是有合樂也賈氏此疏自有依據秦氏五禮通考分升歌清庿為下神九變之樂下管舞大武幷出于朝踐之後而別有大合樂一節殊屬未安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云云鄭元云變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以周案先大合樂以下神乃分樂以序正祭此為祭享祀之通例也故上文類敘之而三大祭之作動物有一變至六變之別三大祭之天神降地示出又有六變八變九變之異故此又別敘之一變至六變皆曰致物一變至五變又曰致示六變又曰致神上文所謂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作動物是也而此節意主作動物而言故致物文在神示之上其兼言神示者欲以明上文大合樂之致鬼神示亦有此諸變也此節以六變終下節以六變始又以明作動物之樂卽奏于三大祭中也鄭意作動物別有樂必別有祭而經無見文故以蜡實之而蜡為小祭又嫌不㝵兼奏六樂故曰六奏樂而禮畢以明別無正祭以圓其說非也

熊安生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以周案殷人尚聲先

奏降神樂為求陽周人尙臭先灌鬯而後奏樂行祼為求陰 右樂

詩毛傳云黃流在中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鄭箋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孔穎達云毛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鄭易之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以周案依鄭詩箋禮注攷之王祼用圭瓚祼酒用鬱鬯詩所言卽祼禮箋當云黃流鬱鬯也今作秬鬯沿毛傳而誤

賈公彥云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是諸侯未㝵圭瓚之賜㝵賜則以鬱耳一說未賜圭瓚則資鬯亐天子謂向未賜圭瓚而今始賜者則天子必資之以鬯如詩釐爾圭瓚必兼以秬鬯一卣書文侯之命用賚秬鬯一卣左傳賜晉侯秬鬯一卣孔疏云言秬鬯必以圭瓚副可知是也舊說以為未賜圭瓚者苒祭請鬯亐天子而用祼非也一說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鬯為秬鬯非謂鬱鬱鬯惟天子㝵用也賈疏用毛傳先鄭之義以為㝵用鬱亐經未合以周案書文侯之命曰用賚爾秬鬯一卣詩大雅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左傳王錫晉侯秬鬯一卣並不言鬱則王制言諸侯賜圭瓚而單言鬯自謂秬鬯可知也鬱之偁鬯亦以秬鬯㝵名諸侯既賜圭瓚㝵為秬鬯亦可用鬱鬯謂鬱鬯惟天子㝵用其說亦偏

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

孔安國云灌者酌鬱鬯灌亐太祖以降神也馬融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皇侃云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亐太祖室裏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郊特牲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注云天子諸侯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迎牲二注或神或尸解者云灌神

祭二　主

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㝵獻乃祭酒以灌地也以周案祼之言灌說文祼灌祭也祼字从示取神示之義其字以祼為正其義又取灌而名毛詩周官竝作祼周官又偕作果論語作灌易又偕盥字為之祼謂酌鬱鬯灌地以降神漢時師說皆然而初獻尸亦謂之祼尸者以其亦酌鬱鬯故也大傳注灌是獻尸不誤皇氏以為乃尸㝵獻祭以灌地并為一事非鄭意近人并以皇氏申語為鄭注則皇氏以苒解鄭義者何分灌地灌人為二邪皇氏引鄭注灌是獻尸是字已羼入己語而謂㝵獻灌地尚是鄭語殊未審矣

鄭元云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賈公彥云尸受灌地降神名為祭之陳祥道云祼尸如祼賓客則王與后自灌之矣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意應撝謙云啐之是嚮味奠之則非逹亐淵泉以周案書曰王入大室祼則王自祼亐大室主苒也易盥而不薦字讀為灌鄭彼注云設薦俎則弟子亦明祼自為也此注云王酌鬱鬯以獻尸據祭統君執圭瓚祼尸而言云祭之啐之奠之者明與灌地异也王入太室親自灌鬯出而又酌鬯獻其尸尸直祭之啐之奠之時主在室而尸

祭二　圭

在堂故祼灌自室而獻于堂祭之之祭與降神之祼迥
別自疏家以降神之祼為尸灌于是有尸先入室後又
遷堂之曲說矣
鄭元說初獻君執圭瓚祼尸夫人執璋瓚亞祼祭統大
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孔穎達云下云夫人薦涗水
及薦豆是夫人親行而云夫人有故者記者亂陳言大
宗亞祼容夫人有故之時各有所明不可一揆以周案
此承上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為文君入
太室灌地降神即出妥尸于堂故立于阼夫人時猶在
房未出故大宗攝夫人事亞祼鄭注以亞祼為攝于義

可通謂夫人有故不與祭此說非也亞祼如夫人自祼
此節廣明夫婦親與之義記者何必以大宗為文且下
文何復歷言夫人薦涗夫人薦豆致如孔疏亂陳之非
不知記文敘次明顯非亂陳也祼尸在迎牲䏁故下曰
及迎牲夫人出房又在迎牲後故下又曰宗婦執盎從
夫人薦涗水從謂至此從夫人出也特牲禮主婦視饎
饎于㢠堂下文在主人視殺後少牢禮主婦薦自東房
要在枇鼎載俎後則后夫人之出房在射牲後可知也
其不于迎牲䏁出者射牲非婦人所樂見而祼尸又在
迎牲䏁故當時制禮王后亞祼宗伯攝夫人亞祼太宗

攝此通禮也祭統記夫婦親與之禮自薦盎始不及祼
鬯禮運敘君與夫人交獻在醴醆以獻後不及祭元酒
並可為太宗攝亞祼為通禮非夫人有故也
毛詩傳奉璋峩峩半珪曰璋鄭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
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以周案傳箋同
義王肅申毛駁鄭謂傳解璋不言瓚不以此為祭璋瓚
無單言璋者王基引郊特牲灌以圭璋近儒又引顧命
秉璋以酢證成鄭義其說當矣王祼以圭瓚諸臣助祭
以璋瓚與小宗伯注天子圭瓚諸侯璋瓚語同時師以
文王未為天子不得執圭瓚或又以璋瓚為王后亞獻

之禮非諸臣所執不知太宗執璋瓚亞祼祭統有明文
九命作伯錫以秬鬯圭瓚書序詩傳亦明著之不足以
難鄭至董子繁露引此詩以為文王郊祭天公羊傳璋
判白何注云半珪曰璋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亦
引此詩以證此公羊家之異說徐疏以璋為祼器與天
地大神至尊不祼義違或以璋為禮神之玉與周官文
亦不合馬元伯又因董子先郊而後伐之語以璋為牙
璋不知典瑞牙璋以起軍旅為使者所持之瑞節在王
左右者何奉此為時師以為即大璋中璋邊璋天子巡
守宗祝以𢑴焉者但文王雖有受命偁王之說未聞有

巡守事欲由董子先郊後伐說薪槱以類上帝璋以祀所過名山大川庶爲近之右祼圖

受業陽湖謝恩灝
子家岱
仝校

肆獻祼饋食禮通故三

禮書弟一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詔祝亏室坐尸亏堂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亏戶內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亏爐炭洗肝亏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亏室又出以隋亏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叓延主亏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亏主北焉譙周云室中神位在奧內牖下東鄉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也東鄉以南爲上崔靈恩云尸南面主在內東面陳祥道云尸入既祼亏室然後延之亏戶內坐亏主東南面行朝踐之禮焉延之亏戶內所謂坐尸亏堂是也坐亏主東所謂南鄉北鄉以內方爲上是也南面所謂子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也特牲少牢皆坐尸亏室內東面則此亦在室內東面矣鄭氏尸坐主北其說或然其言堂上尸主異鄉無是理也以周案朝踐時主在室尸在堂故曰詔祝亏室坐尸亏堂主無席堂之禮朝踐爲堂事曰血毛詔亏室曰升首亏室曰直祭祝亏主皆以主不席堂故有事亏室也鄭注謂朝事時席主戶外至薦孰乃叓延主亏奧亏經無見恐不足據詔祝亏室即禮運所謂作其祝號鄭注以爲制祭義亦可通判神主爲二則不可

從坐尸卽禮經之妥尸但少牢特牲自饋食始故尸于
薦孰時卽入室天子有朝踐一節故尸不卽入室而坐
于堂注疏家謂尸于祼時入室至是又延以出亦無文
可據　又案尸主坐位譙氏以室中言主在尸南其說
當已崔氏申注以堂上言堂上以南面爲尊尸南面尊
于主于禮不順陳氏改爲尸主皆南面又引曲禮文尸
坐主東不知曲禮所言爲室中布席之法堂上南面者
以東爲上總之主恆在室堂上無尸主竝坐禮不必辯
也右詔祝坐尸
周官大宰祀大神享先王及納亨贊王牲事鄭元云納
亨納牲將告殺惠士奇云漢祠夜半行禮祭時晝漏未
盡納牲夜漏未盡納亨納亨在合亨之後羹定之初薦
孰未食之時以告于堂也以周案後漢祭禮志天郊夕
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惠氏以
晝漏初納爲納牲夜漏初納爲納亨亨卽禮運退而合
亨之亨其說似通然續志于夜漏初納之下叓有進孰
之文未必如惠所言且下文贊王牲事是據未殺爲文
故鄭以納牲解之續志引干寶禮注亦同鄭義
記祭義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鄭元云穆子姓也
荅對也惠士奇云穆荅君猶嗣舉奠君之上嗣爲穆迎

祭三　二

牲入廟與君對其牽牲尊君之適也以周案鄭注祭統
云昭穆謂同宗父子注大宗伯云父曰昭子曰穆古人
以昭穆分父子因謂子曰穆辭之曲也辭曲例詳汪氏述學如惠
氏說穆當讀爲教育子之育育長也謂適嗣右牽牲
孔穎達云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肺肝心
三者竝爲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氣之主也血是
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三者非卽氣故云氣之主秦蕙田
云朝踐時燔燎制祭羞肺肝首心卽是血祭以君親制
謂之制祭取肺肝與膋薦之謂之血祭也先儒以祭肺
肝心專謂饋食者誤肺肝首心有生有孰朝踐薦生而
兼血饋食薦孰而在俎疏義極明不可混也惟疏謂血
祭是制祭後又薦血腥分制祭血祭爲二似未安以周
案據陸農師說毛血之薦在取膟膋燔燎之時秦氏又
以制祭當血祭殊非制祭者以膟膋置爐炭燔其制肝
也以肝言曰制祭以膋言亦曰祭脂而與祭血自異
鄭元云朝踐謂薦血腥賈公彥云禮器郊血大饗腥則
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
以周案賈疏本熊氏說禮器孔疏引皇氏云郊天與大
饗三獻竝有血腥爓孰今所以別言者此據設之先後
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孰雖以郊爲主其祭天皆然

祭三　三

大饗之時亞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亏戶外薦亞腥也雖以大饗為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其說勝亏熊賈秦氏通攷知宗廟有亞祭又以經傳無亞祭儀節可攷乃以制祭當之亦謬要知宗廟之亞祭與腥祭同薦特亞在室腥在堂异焉耳 右亞祭

鄭元云直祭祝亏主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亞腥之屬盡心焉而已孔穎達云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亏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亏皇祖伯某是也陸佃云直祭祝亏主謂尸未入祝亏主而已若少牢祝酌奠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亏皇祖伯某尚饗當此節秦蕙田云郊特牲此條上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下接詔祝亏室坐尸亏堂用牲亏庭升首亏室直祭祝亏主索祭祝亏祊不知神之所在皆始祭求神之事無緣中閒忽襍入饋食及繹祭事直祭祝亏主即是詔祝亏室是時方迎主入室尚未迎尸祝酌奠以饗神曾子問所謂陰厭周官所謂鬯明水火而祝號陸說極是疏旣依注謂薦孰時又引少牢敢用柔毛云云以為即祝奠之祝是騎牆之見也以周案直祭對索祭言不祭亏主而旁求之為索祭正祭亏主曰直祭祝主

如禮經之祝饗有主者祝亏主無主者祝亏苴士虞無主故其祝饗禮曰佐食取黍稷祭亏苴祝祝鄭注引或曰苴主道此即公羊家大夫士無主士結茅為菆之說其義本通 孔疏所引少牢祝辭為陰厭特牲亦有祝在左祝皆在迎尸之前然少牢特牲以饋食始而天子饋食之先有朝踐朝踐堂事故坐尸亏堂時主仍在室也故直祭之直祭曰祝亏主明無與亏尸也其祭當如士虞之祝饗命佐食祭與特牲尸孰尊之祝饗有別故鄭注士虞饗神辭與少牢陰厭同不過吉凶禮异略變之而已詳見卷祭門 是則孔疏引少牢陰厭之祝辭以明其節自是不誤但天子禮异不㝵云在薦孰時也陸農師謂尸未入而祝主與記文承坐尸亏堂之下旣不符合秦氏以詔祝亏室為天子諸侯祝酌奠以陰厭之事後又從鄭注以為制祭事亦進退無據至以詔祝亏室與直祭祝亏主併為一事叓謬如其說郊特牲旣曰詔祝亏室矣何為越坐尸用牲升首之後又曰直祭祝主叓種複傎倒言之乎

陳祥道云特牲少牢禮亞薦豆設敦設鼎俎祝酌奠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尸則未迎尸之前陰厭也天子諸侯正祭有陰厭殤之有厭為其無尸也正祭有厭為其尸不存故也陰厭尊有元酒蔡德晉云特牲少牢禮皆自饋食始故初即設饌祝酌奠亏饌南天子諸侯祭禮

有祼以降神則祝之酌奠饗神自當在祼後此時尚未設饌也先妥之而後祼故拜妥尸當在祼前祼則神已降故祝設奠以依之祝延尸出坐及朝踐畢仍延尸入室而舉此奠斝也祝之酌奠又預為嗣子舉奠張本固當次于王及后祼後也秦蕙田云詩祭以清酒文在從以騂牡之上禮運作其祝號元酒以祭文在薦其血毛之上元酒清酒指酌奠之酒而酒又必加明水加明水則大祝執以祝號者也祭以清酒則祝酌奠于鉶南者也合諸經求之則為始祭未迎尸之前祝酌奠而為陰厭信矣鄭以清酒為祼事所用疏以鬱鬯不得為清酒

祭三　六

可見行文之不可牽强如此以周案特牲少牢自饋食始有陰厭天子諸侯有朝踐所謂直祭祝主卽陰厭事也天子諸侯無陰厭文陳氏直以特牲少牢禮相準蔡氏以為天子禮异是已而謂妥尸在祼前祝酌奠在朝踐前終嫌未當秦氏申陳說以作其祝號元酒以祭為祝酌奠事竊謂作其祝號在朝踐前祝酌奠在朝踐節周官大祝凡大禋祀肆享則執明水火而祝號注云肆享祭宗廟也禮運首言祭事亦曰作其祝號元酒以祭元酒卽明水其文在薦其血毛之上明在朝踐前矣郊特牲首言詔祝于室卽作其祝號之謂也又曰直祭祝于主卽祝酌奠之謂也直祭祝主文在用牲升首之下則祝酌奠明在朝踐節矣

鄭元云特牲祝在左當為主人釋辭于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鬛嘉薦普淖用薦某事于皇祖某子尚饗妥尸尸荅拜執奠祝饗饗勸彊之也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為孝薦之饗敖繼公云饗饗神也凡饗祝之辭雖或言于尸之前實主為神也以周案鄭注士虞以迎尸前之祝饗為饗神以圭為孝薦之饗為饗尸以此推之天子朝踐主在室尸在堂祝主之饗如祝在左之祝辭祝尸之饗如尸執奠之祝辭矣敖氏分祝

祭三　七

饗二辭之失詳見嘗祭門此說亦似是而非　右直祭祝饗

鄭元說士虞特牲禮並云徹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所以為厭飫也几在南明東面不南面少牢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為陰厭矣姜廷堪云士虞禮陽厭几在南注明東面不南面特牲陽厭亦云几在南則士禮陽厭皆東面也少牢陽厭南面如饋之設則大夫禮陽厭南面也若陰厭則大夫與士皆東面矣以周案成人之祭備陰厭陽厭二祭漢唐儒說皆同自宋陸農師謂陰厭以祭宗子之

殤陽厭以祭凡殤無與廟之正祭元吳幼清敖君善及近萬充宗皆主其說以駁注疏今從鄭曾子問注云當室之白謂亩北隅尋戶明者也明者曰陽戶當佗牖當室之白其光由牖漏入不由戶明也釋宮云亩北隅謂之屋漏孫炎注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其說本鄭而鄭箋漏訓隱以當禮經之扉孫注漏訓明以當曾子問之白兩說又异說詳宮室門士禮陽厭東面其位在屋漏之扉處故經云几在南扉用筵大夫陽厭南面其位正當屋漏之白處故注云少牢禮南面如饋之設所謂當室之白自疏家白與扉不分而經注之義俱沮

鄭元云祭成人始設奠于奥在未迎尸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于亩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凌廷堪云鄭氏陰厭陽厭之說自孔賈以來無异辭至宋陸氏佃忽起而非之攷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夫殤不備陰厭陽厭則成人之祭有陰厭陽厭可知矣曾子問又云攝主不厭祭夫攝主無厭祭則正祭有厭祭可知矣以周案麦說甚憭

金榜云襍記于殤偁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尋名不槩于所祭之地以周案金說未是陰童之偁唯見于注陰厭陽厭之偁自古有之胡竹村謂陰童陽童正由祭以陰厭陽厭尋名否則童何分于陰陽且曾子問云當室之白是爲陽厭明是據所祭之地名之胡說甚憭　右陰陽厭

鄭元云祊之禮宐于廟門外之亩室繹又于其堂神位于亩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孔穎達云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一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亩室亦謂之祊此索祭于祊當是正祭日之祊應偁廟而謂之祊者以明日繹祭偁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

明日繹祭祊名同偁之曰祊也方愨陸佃說祭之正日索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秦蕙田云楚茨絜爾牛羊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事而祝祭于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禮器設祭于堂正朝踐之事而郎繼之曰爲祊乎外祭統詔祝于室與郊特牲詔祝于室同文而彼則繼之曰坐尸于堂此則繼之曰而出乎祊明一時事也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攷俱以祝祭于祊列于既徹之後非其序矣金鶚云經典言祊皆在正祭之時與繹祭無涉郊特牲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朝市之于亩方失之矣繹與祊各爲一事鄭孔于

楚茨祝祭亏祊及郊特牲索祭祝亏祊指爲正祭之祊
而以祊之亏東方及禮器爲祊乎外則指爲繹祭之祊
且以繹祭之祊爲正而正祭之祊假以繹祭而名其亦
傎矣祊祭當在廟門外之西室禮器爲祊乎外對設祭
亏堂可知祊在門外祭統言出亏祊出者出廟門也郊
特牲言祊求諸遠亦可知爲門外也鄭孔謂祊在門內
抑又傎矣以周案廟門謂之閍祭亏閍謂之祊爾雅閍
謂之門禮器疏引作廟門謂之閍不言內外楚茨毛傳
祊門內也鄭箋云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
之處說文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彷皇也引詩祝祭亏

鬃皆用古文家說鄭箋訓門彷說文訓彷皇說少不同鄭注禮記則云祊
在廟門外見祊之亏東方注又索祭祝亏祊注詩疏引作廟門外曰祊今本脫外字其大名
曰繹葢用今文家說以經攷之祊謂之索祭索之言求
求神之祭自在行祭之始且楚茨所述禮儀節次祝祭
亏祊文在薦孰之前尤其顯據也從方陸諸說祊爲正
祭之名繹爲明日又祭之名郊特牲言繹言祊言朝市
之失分明三事王肅家語周禮繹祭亏祊之語本不足
據尸在廟門外則疑乎臣疑乎子故主人迎送尸皆以
廟門爲斷則祭不㝵出廟門可知繹祭不𡧍在廟門外
金氏巳言之祊祭亦𡧍在廟門內祭統而出乎祊對上
詔祝亏室言之出謂出室非謂出廟門禮器爲祊乎外
對上設祭亏堂言之門在堂之外亦未見出廟門當以
古文家祊門內之說爲長　右祊
鄭元云祭義二端旣立謂氣也魄也叓有尊名云鬼神
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
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閒皆當爲覸字之誤也𦼮當爲
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
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覸以俠甒
謂䄠之兩甒醴酒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肖其類孔
穎達云鬱鬯灌地雖是祭神亦是報魄不當薦孰之時

故云加慕容彥逢云郊特牲曰祭求諸陰陽之義灌以
求諸陰燎以求諸陽所謂二禮也二者朝事之所行而
鄭以薦黍稷爲饋食之時失之矣用肝肺首心與黍稷
同爲朝事之時所用非必有亏薦孰之時也其所謂建
設朝事以取膟膋而燔燎焉則膟膋爲𦼮黍稷爲薌故
謂之𦼮薌鄭以𦼮爲馨誤矣方慤云宗廟之祭祼而後
獻此亏鬯言加者以尊尊而彝卑也瓦甒之所獻鬱鬯
之所灌皆非饋食之事陸佃云以血告幽以毛告全皆
亏室叓取膟膋燎亏爐炭之上見以蕭光升首焉以報
陽又羞肺肝首心䄠以瓦甒加以鬱鬯以報陰羞肺肝

首心周人朝事之羞備四代之尙也祭義之報氣卽特牲所謂報陽祭義之報魄卽特牲所謂報陰祼獻之時有所謂求朝獻之時有所謂報因其理也蔡德晉云薦黍稷謂米亦生而薦之以待燔燎象上古之燔黍加黍米于燒石上而燔之也猶喪禮飯用生米禮運謂之飯腥也孔穎達謂膟肝肺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燔于爐炭出以隋于主前二是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膟肺橫切之使不絕亦奠于俎上尸並嚌之是也秦蕙田云此文明云建設朝事則報氣報魄均為朝事可知鄭注郊特牲既奠為特牲饋食祝

酌奠于鉶南故以為饋食之禮不知祝酌奠于鉶南乃士大夫饋食禮未迎尸以前事天子諸侯之酌奠亦當在未迎尸之前薦黍稷羞肺肝首心卽君親制祭事蔡氏謂黍稷亦生而薦之極有據蓋是時以神道事尸故薦血毛羞肺肝首心皆是生用薦盎加鬱鬯皆與饋食不同則其為黍稷之生米可知蓋用以合蕭與脂而燔燎之郊特牲所謂蕭合黍稷臭陽達牆屋此文所云羶薌者也加以鬱鬯者是時尸方祼後鬱鬯猶奠之于地本非與黍稷肺肝同薦羞故曰加陸農師謂周人朝事之羞備四代之尙掛論亦是確論蓋明堂位所言尙首

尙心尙肝尙肺乃挼祭之事在饋孰之時故祭黍稷加肺未嘗兼用肝與首心此兼用之故郊特牲曰祭肺肝心貴氣主也則其非挼祭之離肺絕肺而為制祭之所薦又明矣以周案郊特牲文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為祼事既祼然後迎牲于是有燔燎羶薌之事故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其事行于祝酌奠之後故曰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鄭彼注讀羶為馨意謂馨薌卽黍稷也毛詩生民傳仡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與注義合但詩言取蕭祭脂箋云取蕭艸與祭牲之脂爇之于神位則羶薌如字讀亦可矣至祭義所言與郊特牲文有异

有同注疏以祭義之焫蕭為朝踐時事郊特牲之焫蕭為薦孰時事似不可從諸儒辨之是也但鄭謂報氣以氣報魂以實其義自不可易郊特牲文臭陰專以鬱言臭陽專以蕭言凡酒以養陽食以養陰鬯陽氣也必以鬱合之者以臭之陰能達于淵泉也黍稷陰氣也必以蕭合之者以臭之陽能達于牆屋也其陰陽之互養者所以嘉魂魄而合莫也舊說朝踐報氣饋食報魄截然分二則特牲少牢兩饋食豈專以報魄之陰乎所謂凡祭求諸陰陽之義與魂魄合莫之道其安在哉祭義二端既立謂鬼神有氣魄之別也報以二禮卽下所謂報

氣報魄之禮報氣以燔燎報魄以羶薌其事皆在朝踐
時故特言建設朝事灌以蕭光以報氣句明燔燎之義
凡燔燎皆焫蕭也灌以俠甒三句明羶薌之義羶謂肝
膋薌謂黍稷也一灌以報氣一灌以報魂灌之言祼又
明報氣報魄非截然二事必參互祼用之所以嘉魂魄
使合莫也郊特牲以蕭合黍稷謂之臭陽又言升首報
陽祭肺肝心貴氣主則黍稷肺肝首心皆報氣之物其
文廁亐報氣報魄閒者又以明灌以俠甒加以鬱鬯者
灌之亐黍稷肺肝首心也且以明灌以蕭光者亦灌之
亐黍稷肺肝首心也欲兩就之故文廁亐其閒經中多
此例矣例詳弟一卷祫類灌以俠甒者時夫人將薦盎有醆酒
況淸兩甒也加以鬱鬯者加設此以洗肝非以祼獻也
鄭注禮器君親制祭云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
制肝洗亐鬱鬯以祭亐室及主也又注郊特牲詔祝亐
室云朝事時取牲膟膋燎亐爐炭洗肝亐鬱鬯而燔之
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薦黍稷一事羞肺肝首心
又一事其燎黍稷以為薌也而必灌以俠甒其羞肺肝
首心以為羶也又必加以鬱鬯皆所以報魄也羶薌以
報魄又必合蕭燔之兼以報氣故郊特牲曰焫蕭合羶
薌鄭意蕭合羶薌卽蕭合黍稷讀羶為馨其說可通而

祭三　十四

燔燎羶薌亦讀為馨且以薦黍稷為饋食並屬未是慕
容輩以膟膋為羶與顏師古匡謬正俗說同亐祭義文
終不可通鄭注郊特牲云蕭香蒿也染以脂是膟膋以
塗蕭者也蕭合羶薌之羶宜與薌別為一物如指染蕭
之膟膋不㝵與薌同云合凡言加者自後之詞舊說加
以鬱鬯為溯莽灌地叓屬不辭王伯厚云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謂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金榜云郊特牲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卽燔燎羶薌灌
以蕭光為饋食禮其時亦兼報氣既灌然後迎牲及灌
以俠甒加以鬱鬯為朝事禮其時亦兼報魄祭義各本
其主言之故亐報氣循序並文報魄逆陳見義灌之言
祼謂報氣報魄叓相祼則孝子祭親求諸陰陽者非一
時一事也以周案祭義薦黍稷蔡氏說薦生米是也金
氏以為饋食之薦孰而肺肝首心為妥祭鬱鬯為祼獻
文皆逆陳說尙可通其以燔燎羶薌為饋食事與上文
建設朝事顯背且饋食之禮具詳禮經享神奠爵鉶南
以後無燔燎羶薌事金說沿舊誤右焫蕭羶薌
鄭元云取膟膋燔燎膟膋腸閒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
黍稷以周案小雅取其血膋與上鸞刀啟毛連文祭義

祭三　十五

鬻刀以刲取膟膋與上毛牛尙耳連文郊特牲取膟膋燔燎文叚在升首之上則膟膋之燔在朝踐之時明矣毛傳云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亦據朝踐為言鄭君此注與毛傳正合惟郊特牲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誤以為薦孰時事孔疏乃據彼注謂此膟膋燔燎在饋孰時又於祭義燔燎羶薌疏謂一祭有兩度爇蕭指此文為朝踐時彼此矛盾如此而金榮齋陳碩甫又堅信其說何邪

記禮器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而祭義云君牽牲夫人奠盎皇侃說奠盎于牽牲之時辱以洗牲熊安生說牽牲

祭三　十六

時夫人預設奠盎之尊至制祭又酌盎齊以獻尸孔穎達說勘諸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皇氏文無所據熊氏義無妨也秦蕙田云祭義夫人奠盎卽禮器君親制祭夫人所薦之盎也將薦之必先奠之蓋君迎牲而夫人薦豆籩君牽牲而夫人薦盎朝事延尸于堂燔燎制祭旣有豆籩必有酒齊正所謂設祭于堂也以周案諸說皆非祭統云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卽此夫人薦盎之事其文次于執鬯之後鬻刀取肝之前則夫人薦盎自在迎牲制祭之閒禮器祭義兩文本無妨也君迎牲後將制祭于室夫人薦盎于其主盎卽醆醆酒涚于清故祭義云覸以俠甒曾解之誤不勝辨

毛詩傳云執爨踖爨竈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炙炙肉也鄭箋云燔燔肉炙肝炙皆從獻之俎以周案說文燔爇也鐇宗廟火孰肉也毛以燔為正字故以制祭燔燎言此卽禮運薦其燔炙之在朝踐者也毛意朝踐之燔炙法中古與饋食用今世之肝鐇本异燔取膟膋不用肝信南山傳云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此徧舉燔禮亦祇及黍稷與蕭不及肝者祭義云毛牛尙耳鬻刀以刲取膟膋乃退此正信南山詩之義證文不及肝又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覸以

祭三　十七

蕭光文亦不及肝下云薦黍稷羞肺肝首心黍稷用生者此卽毛傳燔以黍稷禮運謂之燔黍肺肝首心用腥者炙之此卽毛傳炙炙肉禮運謂之捭豚者也上文執爨為俎亦指朝踐故舉饔爨禀爨言之少牢饋食禮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事在祭先天子則摡于朝踐初也鄭箋以燔為鐇之俗字執爨為薦孰事故以饋食之從俎言鄭意經主人初獻以肝從主婦亞獻賓長三獻以燔從此屬通例非若主婦致𦟛肝燔備從故曰或傳箋各有依據義不相蒙陳碩甫申毛傳參用鄭義殊誤鄭注燔膋制肝說自有本但不可以此汨毛義也　右薦盎

薦燔炙

賈公彥云羊人割羊牲登其首祭祀之事三牲之首俱升此特言羊者以其羊人所升不升餘牲故言羊也陸佃說郊特牲取膟膋升首羊也羊人云登其首以周案升首之禮據郊特牲升首于室直祭祝于主之文似升首在直祭歬下又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似升首又在直祭及制肝後今依鄭注先燔燎次升首升首三牲之首皆升宜從賈陸氏謂獨升羊首似非又謂郊特牲取膟膋為羊祭義取膟膋為牛更誤　又案郊特牲言升首于室又言祭肺肝心其分別言之者明祭肺肝

心在堂不在室也祭義云薦黍稷羞肺肝首心又連合言之者明升首與祭肺肝心同在一時也室內燔肝膋堂上炳蕭合黍稷室內升首堂上羞肺肝心其事相因

右升首

鄭元云禮運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太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皆法中古也退而合亨以下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也以周案孰其殽薦其燔炙文在合亨之上鄭注以爓解孰是也孔疏又據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以解薦其燔炙未當特牲此節在主人酳尸以後禮運所言在饋食之先非饋食禮所有也孰殽對腥俎言之是謂爓祭但爓祭亦卽其豚解者爓之于湯未必用體解下云體其犬豕牛羊是體解也其事在退而合亨之後天子肆獻祼饋食之禮雖逸其節次具詳戴記近人編集遺禮于饋食歬諸儀節議各不同今合禮運郊特牲諸文參定之周人尚臭臭謂鬯鬱朝踐以歬有鬯人共鬯肆師齎鬱鬱人鬱合鬯諸節所以達臭陰于淵泉也（秦氏通攷在祭歬日非）一合鬯而後樂作樂作而後王以鬱鬯入太室祼所謂致其神也（注疏並謂祭祀先作樂以致神秦氏駁之非）于以詔祝于室作

其祝號遂出迎尸坐之于堂王與宗伯又用祼鬯以祼尸（據祭統大宗執璋亞祼文說詳上）既祼然後出迎牲于以朝踐之事起乃祭血以盛氣遂酌尊以直祭燔肝升首以報陽此皆行之于室中所以事其主者也其堂薦黍稷以備炳蕭之薌羞肝肺首心以備四代之尚是皆物之生者以其燔燎之用用生物法上古禮所謂腥其俎是也于時燔燎並作而行爓祭法中古禮所謂孰其殽是也燔肝謂之制祭君將制祭夫人先薦以盎于以醍以俠甒所謂醆酒涗于清是也加以鬱鬯所謂制肝洗鬯是也燔在室中卽制祭是燎在堂上卽蕭合黍稷是所以達陽

氣于牆屋也其事竝在直祭祝酌奠之後故曰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室中燔肝膋堂上焫蕭合黍稷室中升首堂上羞肺肝心事相因室中血祭堂上用腥祭室中直祭堂上用爓祭亦事相因腥祭在朝踐二獻爓祭在朝獻又二獻賈疏小子以爓祭在饋食大誤所謂君與夫人交獻是也交獻承上醴醆言例不數二祼然後退而合亨體解其犬豕牛羊羹定詔于堂尸乃入室于是有舉斝詔妥之事正祭之樂亦以序興于以酳尸有饋獻二獻再獻二獻諸臣所酢又二獻其大略蓋如此　右饋食涖行禮節次

賈逵云大祝隋釁釁宗廟馬融云血以塗鐘鼓鄭元云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賈公彥云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㝵于中輒有釁廟塗鼓直倂釁何㝵兼言隋故為祭祀薦血解之

鄭元說隋祭下祭曰隋隋之言猶隋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為綏特牲少牢或為羞失古正矣賈公彥云經中不同㐅字或為隋或為挼或為羞或為綏或為挼鄭于挼綏及羞三者已從墮復云古文作挼以特牲及士虞皆有挼祭故亦兼擩解以周案士虞作隋俗本又作墮特牲作挼少牢有司皆作綏又鄭注士虞云特牲少牢或為羞注有司徹云古文為挼注

少牢云古文為肵是字之不同有六又特牲尸酢主人節佐食授妥祭注云妥亦當為挼又云今文或皆改妥為綏是字之不同有七胡墨莊以為賈疏所舉㐅字獨不及妥疑此經文本作佐食授綏祭鄭云綏亦當為妥今文或皆改挼作綏耳似未必然鄭意此字尚從士虞古文及周官作隋而特牲古文皆作挼較之少牢古文作肵有司徹古文作挼為音讀㝡近特牲注云今文或皆改妥為綏少牢注云綏或作挼是各本今文亦多不同而妥綏二字又不若作挼之有合于古文然則士虞古文作隋祭為正字特牲古文作挼祭通用字妥綏挼肵羞㐅字皆鄭所不取鄭注隋祭以黍稷肺言不言菹醢是隋義不兼挼賈疏失之

凌廷堪云凡尸未食前之祭謂之隋祭又謂之挼祭祭黍稷肺為挼祭其餘祭豆祭鉶祭酒祭離肺正脊皆統于挼祭以周案凌說非也周官曰既祭則藏其隋故凡隋祭不嚌不嘗其嚌嘗者皆非隋祭也凡隋祭有二一曰祭豆一曰祭黍稷肺特牲主人拜妥尸後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醢祭于豆閒不云嚌嘗此豆之用隋祭者也士虞少牢之祭豆亦無嚌嘗之文雖不云隋亦隋祭也可以特牲例之士虞祭豆之後祝命佐食隋

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不云嚌嘗此黍稷肺
之用隋祭者也特牲少牢之祭黍稷肺亦無嚌嘗之文
雖不云隋亦隋祭也可以士虞例之其餘祭酒曰啐酒
祭鉶曰嘗之祭肺脊曰嚌之士虞特牲少牢竝同皆以
別不啐不嚌不嘗之爲隋祭也隋祭之禮惟尸尊行之
其次主人主婦亦閒行之特牲尸酳主人主人拜受角
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鄭注
其挼祭亦取黍稷肺祭受祭祭之謂受此黍稷肺而祭
之也亦不云嚌嘗亏祭酒又特言啐以明其非隋少牢
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
上佐食以挼祭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亦不云
嚌嘗亏祭酒又別言之曰又祭酒不興遂啐酒以明其
非隋特牲尸酢主婦佐食挼祭少牢尸酢主婦上佐食
挼祭其儀悉如主人之禮又以別啐酒之不爲隋祭也
凌氏亏尸未食前之祭皆爲隋祭混而一之大違經恉
胡竹村作正義惟凌例是從故其書亦多違失
鄭元云特牲禮祝命挼祭命詔尸也挼祭祭神食也士
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隋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隋隋
與挼讀同百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褚
寅亮云據士虞禮祝命佐食此注云詔尸似异然祝詔

尸挼祭佐食卽取黍稷肺授尸矣實一也以周案隋各
本作墮誤鄭意士虞古文作隋祭爲正字此篇古文作
挼祭通用字故注旣正其字作隋又不破挼字敖氏以
挼祭爲授祭下經佐食授挼祭授挼連文又以爲衍字
大謬祝命挼祭亦命佐食也鄭注訓爲詔尸胡氏以爲
欲見命佐食亦兼詔尸是補經所未備非與經有异
鄭衆云守祧旣祭則藏其隋隋謂神歬所沃灌器名鄭
元云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以周案先
鄭意隋之言灌灌亏茅象神歆之是爲莤茅其盛茅之
器謂之隋與禮經挼祭之挼不同後鄭以隋挼爲异文
同實故以尸所祭肺黍稷解之是也周官鄉師注又以
守祧之祭隋卽士虞禮之祭甚此其參用先鄭灌茅之
義而失之者也惠氏禮說以爲主人墮祭當受㧢之時
藏其墮葢㧢餠與黍稷肺脊不可久藏鄭注失之此說
非也未㧢之歬尸隋祭旣㧢之後主婦亦隋祭隋祭不
專屬亏㧢有司徹篇司宮埽祭鄭注云埽豆閒之祭又
引舊說埋之㐫階東此藏隋之說也如惠氏說守祧宜
云藏其㧢與其服吳氏章句以隋祭爲擩祭固誤其云
隋祭必命凌氏釋例從之以爲隋祭卽命祭反駁少牢
祝反南面注此說亦非命祭本不專屬隋祭隋祭亦不

必命祭鄭注依經立說不誤右隋祭

受業邢文孫同康子家岱仝校

肆獻祼饋食禮通故四　　禮書弟一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祭凡九獻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賈公彥云九獻謂王及后祼各一朝踐各一饋食各一酳尸各一諸臣酳尸一此是正獻特牲少牢又有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爲加獻彼竝非正天子諸侯祭禮亾故取特牲少牢見在禮而言天子諸侯酳尸後亦三獻與彼同也祭統尸飲五獻卿據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祼爲奠不飲朝踐以後有尸飲五獻卿卽知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故鄭云是其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祼直有酳尸三獻獻祝是也孔穎達云祭統尸飲五云云此據備九獻之禮者凡祭二祼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故云尸飲五亏此時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乃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幷前尸飲九主人乃散

酳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以周案孔賈申鄭不同似賈近之如孔說臣未獻尸而君先獻臣失其序矣賈說天子酳尸之後有長賓長兄弟上嗣三獻說本詩子孫其湛各奏爾能鄭箋士之嗣尊為加爵天子備官加爵多其子孫獻尸之禮蓋亦屬之正獻賓載手斝乃為加爵凡祭獻卿在正獻既畢之後加爵又行于獻卿而後祭統尸飲五獻卿為諸侯禮注疏是楊信齋謂天子禮謬

崔靈恩孔穎達賈公彥等說天子大祫十有二獻禘與時祭皆九獻以周案禘為大祭不得小于祫以大宗伯肆獻祼饋食時享差之禘十二獻祫九獻時享七獻其獻名具見司尊彝職時享祠禴一獻二獻曰祼三獻四獻曰朝踐五獻六獻曰再獻七獻曰臣昆嘗烝一獻二獻曰祼三獻四獻曰朝獻五獻六獻曰饋獻七獻曰臣昆時享七獻司尊彝有明文無可易也以肆獻祼享先王謂之禘禘十二獻即參見于時享中降神之祼在太室主冉而尸之一獻二獻亦仍祼名三獻四獻曰朝踐五獻六獻曰朝獻此皆行之于堂上者七獻八獻曰饋獻九獻十獻謂之酳尸曰再獻十一獻十二獻為長兄弟上嗣之再酳尸亦臣昆也此皆行之于室中者以饋食享先王謂之祫祫九獻饋獻後無再獻少牢特牲饋食可證也凡祼後堂上四獻室中三獻諸侯無禘祫其太祖上公與天子同其未賜圭瓚者無祼𡿺二獻而堂上四獻室中三獻仍如天子大夫士干祫即今之少牢特牲饋食禮是也大夫士無堂事故遽降以三獻此以堂上四獻室中三獻乃饋食之通例也諸侯時享殺于祫用五獻大夫時享殺于饋食用一獻此又降殺以兩之通例也

崔靈恩說祫備五齊禘用四齊不用泛齊時祭惟用醴盎二齊朝踐用醴齊饋食用盎齊陳祥道說記曰夫人薦盎則醴以上君所酌盎以下夫人所酌而無君饋食薦盎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似天地宗廟皆備五齊而無四齊二齊之制矣以周案崔氏推衍九獻節目疏家遵之然其說實有未當今重訂之初獻再獻在降神時謂之祼王與后酌鬱齊以獻尸尸啐之奠之而不飲三獻四獻謂之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崔氏義宗所推是也五獻六獻謂之朝獻王酌醴齊后酌盎齊七獻八獻謂之饋獻王酌盎齊后酌緹齊崔氏以為五獻王酌盎齊六獻后酌緹齊七獻王酌泛齊八

獻后酌緹齊其說未是凡禘祫之用齊者皆漸卽于清七獻八獻反用濁酒非其埶矣九獻十獻謂之再獻王酌緹齊后酌沈齊再獻後有長兄弟上嗣爲十一獻十二獻斯在特牲禮爲酳尸後長兄弟衆賓長嗣舉之加爵天子備官加爵多故賓之初筵鄭箋據文王世子上嗣登餕獻受爵以子孫獻尸屬之正獻其衆賓長卽所謂諸臣之眦也則長兄弟十一獻用事酒上嗣十二獻用昔酒諸臣之爲賓者加爵用清酒酒正所實五齊三酒至此用徧鄭注云惟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其意蓋亦如此先鄭以爲獻用五齊不用三酒事酒爲有事

者所飲之酒昔酒爲無事者所飲之酒清酒爲祭祀之酒此蓋據九獻以下爲說九獻七獻全用五齊與此同不用三酒與此異但清酒旣爲祭祀之酒宜崇于助祭之酒何爲事酒昔酒反在祭酒之上事酒昔酒內則謂之白酒鄭注聘禮酸黍清云酸白酒也先言酸白酒尊而謂祭祀用其酒之下不用其尊無是禮也然則執事之酒雖亦用事酒昔酒而不得謂事酒昔酒不用諸祭祀矣孔疏又據崔說推之以爲禘九獻用四齊三獻王酌醴齊四獻后酌盎齊五獻王酌緹齊六獻后酌沈齊七獻王酌醴齊八獻后酌沈齊此據禮運祇舉醴醆醍

澄四齊爲說其實禮運本文不言禘卽令九獻不用泛齊亦當云王三獻醴后四獻盎王五獻盎后六獻緹王七獻緹后八獻沈方爲近之孔疏又謂時祭九獻用二齊三獻四獻竝酌醴齊五獻六獻竝酌盎齊七獻醴齊八獻盎齊此據司尊彝祇舉醴齊縮酌盎齊涚酌爲說其實泛從醴緹沈從盎鄭注巳言之司尊彝祇舉醴盎者舉中以賅上下爾非并緹沈不用也禮運言宗廟之祭有醴醆醍澄四齊可見孔疏乃以禮運所言爲禘祭司尊彝所言爲時祭任凡分說未見其當陳說尤非王安石云朝踐籩人醢人所謂朝事再獻所謂饋食以

朝事爲初獻則饋食爲再獻朝獻卽朝踐以籩豆言之則曰踐以爵言之則曰獻饋獻卽再獻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饋以周案王說本鄭非也祭統古者明君必賜爵祿于太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注一獻一酳尸也鄭知非初祼及朝踐饋食之一獻者以一酳尸之壽皆爲祭事亟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巳畢乃可行爵賞也祭統之一獻爲酳尸之一獻則司尊彝之再獻爲酳尸之再獻尸可知矣蓋統祼獻朝踐饋食言之王與后酳尸爲九獻十獻而祭統以初酳尸爲一獻司尊

彛以再酳尸為再獻又専以酳尸別言之也

江永云朝踐為薦腥後之獻不待言矣朝獻非王酳尸乃堂上薦爓王與后之獻饋獻非饋孰之始乃尸食舉後王酳尸之獻而再獻則后與諸矦為賓者亞王酳尸之獻也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體其犬豕牛羊注疏謂腥法上古爓法中古而進孰為後世之食旣以爓法中古此時何可無獻則秋冬言朝獻者非獻爓而何至于饋孰時尸卽當食舉安得有獻葢堂上腥爓皆不可食者故有獻而無食室内之饌可食者則當食而後獻所謂饋獻者尸旣食而王獻以酳后乃獻以酳尸是謂再

獻賓長為一獻終之亦通為再獻也醢人籩人朝事之豆籩于朝踐薦之而朝獻無豆籩統于朝踐也饋食之豆籩于饋獻薦之而再獻無豆籩統于饋獻也九獻之後別有加爵則薦加豆加籩非食後稱加之謂也以周案宗廟十二獻之節具詳司尊彛職特時享不偹獻各有取太百參互求之凡十二獻分六節節各二獻一曰祼在降神時二曰朝踐獻在薦腥三曰朝獻獻在薦爓四曰饋獻獻在饋食五曰再獻謂之酳尸六為長兄弟上嗣之登獻亦謂之臣胙祼朝踐朝獻六獻行于堂饋獻再獻臣胙六獻行于室禮運腥其俎孰其殽君與夫人交獻以堂事言也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乃言室事自鄭注以朝獻為王酳尸之獻且仍為互文于是宗廟十二獻之節奏不明禘祫時享之獻數多少亦晦加豆加籩不薦于加爵名賓亦失江說朝獻在朝事時甚是謂饋食無獻非

禮家舊說獻數係于章服社稷服三章祭三獻四望山川服五章祭五獻先公服七章祭七獻先王服九章祭九獻陳祥道云據大宗伯所辨社稷中祀四方小祀社稷所獻宜加于山川則獻數不係于服章矣賓客之禮王饗諸矦自子男至諸矦長十有再獻而服驚冕七章

而已孰謂獻數必係于服章哉以周案據大宗伯大司樂之文陳氏社稷五獻之說未可厚非必謂獻數係章服文多窒礙祭先王之服止九章而獻有十二矣

崔靈恩說天子九獻爵及王者之後亦九獻矦伯七獻朝踐及饋孰君皆不獻祗有夫人獻于九獻之中減二故為七獻子男五獻亦以朝踐饋孰時君皆不獻酳尸之時君但一獻夫人與賓皆不獻孔穎達說子男朝踐饋孰君與夫人皆不獻酳尸三獻通二祼為五獻禮器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者謂矦伯子男之禮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孰時君親割

牲體亏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楊復云特牲少牢饋食之禮主人主婦及賓備行三獻況祭禮以饋孰為正上而天子下而大夫士祭禮皆有獻今云侯伯子男饋孰時皆無獻亏理不通秦蕙田云信齋之駁是已而禮器薦盎薦酒之解諸家聚訟終難分曉盎制祭割牲不應分為兩候薦盎薦酒不辱同在一時孔氏旣譏熊氏為非陸氏又偁孔氏為誤添出從獻固陸氏悠謬之說主婦獨獻又崔氏違理之談愚謂此當以祭義之文為準祭義云君牽牲夫人薦盎君獻尸夫人薦豆薦盎薦豆儀節秩如訛豆為酒薦難解說以周案孔疏亏祭統

尸飲五以為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亏禮器又從崔氏侯伯子男朝踐饋孰無獻之說自相矛盾後儒多謂諸侯皆七獻而疑者以為諸侯旣七獻何大夫遽降為三獻竊謂祼後堂上四獻室中三獻乃天子諸侯饋食之通制大夫士無堂事自祇室中三獻未可偏執降殺以兩之說也諸侯無鬯則不祼其祫祭當同天子祫禮而厺祼其時享當同天子時祭禮而厺祼崔氏不厺祼而減朝踐饋食之君獻殊無義據朝踐為堂事室中無獻故夫人薦盎薦酒亏主此卽祭義所謂覸以俠甒制祭

禮書通故　卷一七

時有俠甒又有鬱鬯皆不關獻數故曰覸曰加陳祥道云大行人上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而祼不預亏九獻七獻五獻則先儒以二祼在九獻內非也又朝踐用兩尊皆有罍則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三獻饋食三六獻酳尸三九獻加爵不與焉獻始事酢成事諸臣之亏禮成之而已故獻皆曰酢楊復云鄭九獻之說先儒多從之今固不辱以為非陳氏謂諸臣以罍報祭亏神靈而不以尊則亏理不可通矣尸飲五獻卿此天子禮也以周案孔疏以祭統據備九獻之禮者楊氏遂以為天子禮緟貤紕繆其不信陳用之說是也大

祭四

行人享賓祼獻異日獻自不可兼祼未可據以釋祭司尊彝三言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一指春祠夏禴言一指秋嘗冬烝言一指追享朝享言鄭注云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是也竝非一祭九獻之中諸臣有三酢秦氏通考辨此亦當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亏祼是獻兼祼言之明證金誠齋以為宗廟止有七獻陳氏不幷數祼為九獻自是卓識舊說祭天地七獻宗廟九獻非禮意然則上公饗禮九獻過亏宗廟又何說孔穎達云醴醆以獻者朝踐用醴饋食用醆薦其燔炙者案特牲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則此君

薦炙夫人薦燔也以周案下云君與夫人交獻卽獻此醴醆也交獻不及祼事亞祼大宗攝其文在合亨之歬則事當朝踐朝獻之節矣朝踐王獻泛齊后獻醴齊朝獻王獻醴齊后獻盎齊此其事也從獻之燔炙在饋食饋食歬之燔炙無見文惟楚茨毛傳燔取膟膋炙炙肉似據朝踐為文其諸朝踐用血腥無可食者故室中薦盎有燔堂上交獻有炙與一說此燔炙猶燔燎也朝事有燔燎見祭義其謂之炙者取諧韵旨禮運此節文皆有韵

鄭元云旅酬下為上謂特牲饋食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亐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一說下為上者謂卑下先飲一說兄弟弟子代主人酬一說舉觶起賤者是賤者行主人事以周案特牲禮兄弟弟子舉觶為旅酬始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為無算爵始旅酬始者謂旅酬自此發端非可以此當旅酬事也後三說皆以發端立解其謬可不復辨鄭注欲明逮賤之意而據無算爵言之申其說者謂無算爵尋統名旅酬然旅酬無算爵禮經顯分二節經曰旅酬而注以無算爵釋之義亦左矣攷旅酬之禮皆以尊酬卑故謂之下為上其旅及衆賓衆兄弟及私人故謂之逮賤凡賓客燕飲之禮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是旅酬為以尊酬卑說已詳麦氏釋例宗廟之祭禮特牲旅酬賓取觶阼階歬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歬北面酬衆賓長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賓尊亐長兄弟衆賓長亦尊亐衆兄弟交錯以辯亦是以尊酬卑有司徹旅酬尸舉觶北面亐阼階上酬主人主人以酬侑亐西楹西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亐衆賓遂及兄弟遂及私人尸尊亐主人主人尊亐侑侑尊亐長賓長賓尊亐衆賓兄弟私人而受旅者皆卑亐所酬是旅酬為以尊酬卑尤為明顯知此則下為上及逮賤義自一貫何待牽引無算爵以為之說也鄉射禮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鄭彼注云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偁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鄭君彼注以旅酬為尊下自較此注為確

鄭元云詩各奏爾能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㪺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以周案毛公訓手仇入又為賓主人相耦射各奏爾能無傳近之申傳駁鄭者云獻尸之事無所謂能上嗣一人舉奠無所謂各此說未是經各

祭四　十

祭四　十一

字承上子孫其湛為文鄭箋云既湛之後明其子孫各奏也本不專指上嗣一人其下詳引上嗣之證者明上嗣獻尸之禮又與士之舉奠有別也士三獻而禮成故長兄弟嗣子皆為加爵不關獻數天子則長兄弟上嗣之酌尸皆謂之獻故箋亏士但曰酌亏天子曰則有子孫獻尸之禮鄭知然者以特牲禮舉奠在正獻後不言獻酳文王世子亏上嗣曰獻曰受爵是獻而且酳亦屬之正獻中矣賓載手𢾭乃為加爵載之為言加也長兄弟有大宗之責上嗣有持重之授使之獻尸以明其能鄭箋甚確禮家未及剖析詩家又多申毛傳各奏指賓

祭四　三十一

室人與上文不貫

鄭元云特牲禮嗣舉奠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人君吳廷琴云大夫之子亦當舉奠官獻瑤云天子諸侯繼世為君所以有上嗣受爵之禮而卿大夫不行舉奠者不世爵也士之子為士故得行舉奠禮以周案吳說固非官說亦未是士之子恆為士謂學士非命士命士之子未必常為命士也當從鄭

鄭元云特牲禮嗣舉奠洗酌入尸拜受祭酒啐酒奠之啐之者荅其欲酳己也奠之者復神之奠觶胡培翬云吳氏疑義謂注說不可解文王世子明謂之獻不可謂酳且欲字亦無謂吳說誠然高氏愈謂啐酒以享其意是也以周案胡氏引吳說以駁鄭非也凡酳皆在卒爵之後奠爵不酳嗣所舉之奠本陰厭時饗神之觶其所獻之觶禮宜復其故處奠之奠爵本無酳也而尸乃祭而啐之以示己飲是荅其欲酳己之意爾非鄭誤以此獻為酳也欲字自有義

敖繼公云特牲祝命嘗食饗者舉奠許諾嘗食二字當在饗者之下惠棟云饗者謂長兄弟舉奠謂嗣祝命嘗食饗者及舉奠皆許諾褚寅亮云祝命嘗食句饗者舉奠許諾句饗者長兄弟也在舉奠之上以昭穆為序

祭四　三十二

張爾岐云特牲饗者節恐不能無疑嗣子子也主人拜祝拜酳拜受酳如事嚴賓然為之子者何以安乎以周案寿人以冠禮子見母母拜為疑張氏又以此主人荅嗣子拜為疑官氏云凡酌酒無不拜受者雖尸之尊猶然燕禮臣獻爵君亦拜受父子可推矣

鄭元云司尊彝諸臣之所昨昨讀為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鍔云自初祼以至饋食之獻王與后各四共為八獻諸臣乃酳尸故酌三酒以酳之共為九獻鄭謂諸臣自酢豈有此理以周案諸臣獻尸以璧散而自酢以罍宜從舊說若謂

以鬱獻尸不以尊楊信齋已譏之
秦蕙田云坊記因其酒肉聚其宗族此指祭畢之燕即中庸燕毛序齒楚茨備言燕私之事鄭以獻酬薦俎為說者祇緣所引詩辭當在獻酬交錯時故也不知經云聚其宗族不辱以獻酬當之引詩斷章未可拘泥尸飲三眾賓飲一陸農師以祼獻為言其說無稽又酳尸在室葉氏以為在堂亦誤以周案秦駁陸葉二說皆當其駁鄭非也詩辭固未可拘泥然以下文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二語參之則此斷非備言燕私之事注云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以此為獻酬交錯事則下文堂上觀室二語可接而禮儀卒度二語亦合詩人正指此正鄭注之精密而不可破者也

周官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鄭眾云斝器名明堂位曰殷以斝周以爵鄭元云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陸佃云始祼之時尸入于室祝乃詔之使安坐王以玉爵酌元酒以獻尸后以玉斝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當此節也鬱人受舉斝之卒爵酌而飲之鄭鍔云陸雖不改字以理攷之方其祭之始獻而妥尸薦腥薦熟之禮尚未及行而鬱人量人先已辱飲卒爵豈合人情以周案未祼以前尸在廟門外朝踐之初坐尸于堂亦不在室至朝踐堂事畢尸乃入室于是有舉斝詔妥之事尸所舉之斝蓋直祭之祝酌奠也鬱人所受之斝即詔妥之斝故曰舉斝量人制從獻之脯燔即特牲饋食禮所謂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其事在酳尸之後則其與鬱人受飲自當在尸將出之時故曰卒爵曰斝歷歷古瀝字尸初入室舉斝祭之啐之禮畢將出爵行于下是卒爵矣受而飲其餘瀝所以重神惠也鄭破斝為嘏非其釋卒爵是先鄭讀斝如字陸氏又據禮舉斝證之亦是而以舉斝在未祼以前受斝在亞獻之節斯其失也云酌而飲之與斝歷之義亦背 已上總說

鄭元云少牢禮獻眾賓言眾賓長拜則其餘不拜獻兄弟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為眾兄弟言也眾兄弟升不拜受爵劉台拱云案私人猶皆拜受爵則眾賓眾兄弟皆拜受可知也此神惠當一一拜受與飲射不同特牲賓兄弟亦皆拜以周案獻兄弟節云皆若是以辯皆者皆眾兄弟也是眾兄弟亦升拜受爵也又云其位在

洗東面而北上升受爵十一字作一句讀言其受爵皆由洗東而升也衆兄弟之初位未著于篇無由見其從升故于此補言鄭注誤以升受爵三字別為一句因以此為別衆兄弟之辭衆兄弟升不拜并謂衆賓亦不拜近儒駁注甚衆而注之所以作是解者在升受爵三字于此猶未及剖析也

鄭元云獻衆賓徧獻乃薦略之其脅體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今文儀皆為臡或為議敖繼公云其薦脯醢與脅亦于每獻設之姜兆錫云儀者言足以備儀而已胡培翬云燕禮三卿以上辯獻卽薦大夫徧

獻乃薦亦其類

鄭元云少牢禮主人酌酢于長賓主人酌自酢序賓意（汪中云注序賓意序當作遂據疏云逢其意則賈所見本是遂字古訓遂為逢）賓卑不敢酢敖繼公云賓避尸故主人自酢長賓字衍盛世佐云主人自酢而云酢于長賓見其所以逢長賓之意也敖說非以周案自酢之例皆由從獻凡獻有正有從正獻者酢從獻者例不酢而欲遂獻者之意因自酌特牲少牢之三獻雖其儀節詳略不同而主獻皆在尸也主人主婦交致爵及主人獻賓賓致爵于主人主婦皆為從獻故尸于主人主婦賓長三獻皆親酢（賓長非自酢說詳後）主人主婦交致爵及主人獻賓賓致爵于主人主婦皆自酢鄭于特牲主人獻賓之自酢注云賓不敢敵主人于少牢主人自酢于長賓注云賓卑不敢酢以此推之主人主婦交致自酢無尊卑之不敵如自卑而不敢與之抗何以不施此禮于尸其例不可通敖氏皆以避尸為說于少牢主人自酢于長賓例亦未合褚氏駁敖此說云此日之賓與尸尊卑懸絕何所嫌而避之是也方望溪云自酢有尊其人不敢使酢己者有與衆人同辯獻一人不敢專酢獻者揆其意而自酢者說亦膠轕　又案正獻酢從獻自酢此賓祭之通例也故鄉飲鄉射燕禮正獻

主于賓賓酢餘自酢饋食禮正獻主于尸尸酢餘自酢特牲禮尸謖以後又有主人酳舉奠上篹禮此所謂將傳重累之也上篹洗爵升酌酢主人下篹不酢亦以上篹為正酳故也

鄭元云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大夫之賓尊于兄弟宰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敖繼公云此亦宰夫贊主人酌以周案敖說非褚氏云上獻衆賓下獻私人竝曰宰夫贊主人酌獨此獻兄弟不言贊酌則主人親酌明矣盛氏云獻兄弟不殊其長卑于賓也不使宰夫贊酌親于衆賓也一獻之閒而尊卑之殺親疏

之等胥昇之矣敖氏又謂內賓亦宰夫贊酌更謬

鄭元云尸作三獻之爵不言三獻作之者賓尸而尸益卑以周案鄭意特牲三獻作止爵是賓請尸作之此則尸自作故云益卑其實非也特牲三獻目下事作止爵亦尸自作之又曰為三獻者作止爵是尸為賓作之非賓請尸作也下大夫不儐尸不可謂尸益卑也亦自作之

凌廷堪云有司徹儐尸于堂賓三獻禮成而神惠均于堂上及房中矣儐尸無室中之事故致爵于獻尸侑時行之也賓三獻畢二人舉觶于尸侑為旅酬始眾賓及

兄弟飲于堂上私人飲于堂下已均神惠于庭矣而賓長加獻于尸後賓一人舉爵于尸更行旅酬者儐尸之禮盛威儀多也以周案凌氏釋特牲均神惠于室中于在庭既未盡是釋此尤謬少牢室中之人尸之外有祝兩佐食主人主婦其三獻及祝兩佐食而酳及主人主婦是已行神惠于室中也有司徹儐尸于堂三獻正仿室中事為之初獻之儀主人獻尸獻侑受尸酢猶室中初獻獻尸尸酳主人獻祝獻兩佐食也亞獻之儀主婦獻尸獻侑致爵主人受尸酢猶室中亞獻獻尸尸酢獻祝獻佐食也三獻之儀賓獻尸爵止俟主人酬尸獻長賓及眾賓自酢酬長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乃作止爵賓又獻侑致爵于主人受尸酢此與室中三獻緐簡迥殊而賓獻尸獻侑受尸酢與室中賓獻尸尸酳獻祝亦相仿也其後二人舉觶為旅酬事兄弟之後生者舉觶賓一人舉爵為無算爵發端而賓長加爵行乎其閒凌氏以一人舉爵為更行旅酬斯大謬矣特牲無儐尸之禮故賓三獻節自獻尸爵止至賓致爵自酢凡十一爵皆行于室中然主人獻賓而後又行之堂上是以儐尸之禮參乎其閒至旅酬之時尸爵止又作止爵更以加爵之事行乎其閒此所謂有放而不致有順而摭士

大夫之禮异也特牲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與此兄弟之後生及賓一人舉觶皆為無算爵此所謂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士大夫之禮同也

鄭元云賓拜于東楹東以主人拜受于席就之敖繼公云避尸以周案主人獻賓就西階賓致爵主人則就其席拜于東楹東褚氏以為賓主不敵之意于尸無與

盛世佐云侑酬長賓之觶即其受之于主人者郝氏云舉所算薦右之觶非

賈公彥云私人位在兄弟之南今言下飲之則私人之長一人在西階下飲之其餘飲于其位敖繼公云下飲

就其位飲以酬其次也以周案下飲亦以其位敖說㝵
之吳氏云酬爵當對所酬者飲之所謂導飲也
鄭[元]云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古文觶皆為爵延
熹中詔校書定作觶以周案經文觶張氏識誤作爵從
古文也注文熹經傳通解作景字誤盛氏云當依後漢
書作熹平校勘記云延熹校書熹平刊石似屬兩事
鄭[元]云賓長獻于尸不使兄弟不偁加爵大夫尊也不
用觚大夫尊者也敖繼公云此獻當用觚上篇實觚于
篚其為此用與以周案鄭注據特牲文為說其實非也
姜氏云觚爵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經文洗觚亦偁加爵
則為通偁可見非為大夫尊用爵也胡氏云大夫士禮
止三獻此外皆加爵即言獻亦加也諸說駁注皆是
鄭[元]云賓一人舉爵于尸一人次賓長者如初如二人
洗觶之為也遂之于下者遂及賓兄弟下至于私人是
言亦遂之于下上言無滑爵不止互相發明以周案上
賓爵之賢者也賓長齒之高者也賓一人眾賓中之一
人也賓一人舉爵與上兄弟之後生舉爵同為無算爵
發端特牲禮無算爵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此篇有舉
爵于其長用兄弟之後生與特牲同斯用賓一人舉爵
者為舉爵于尸不㝵用賓弟子也特牲尸不與無算爵

祭四　二十

此篇以賓禮尸尸亦賓也故旅酬無算爵尸皆與焉自
延熹諸儒校定經文以兄弟後生之舉爵為無算爵改
爵字為觶此賓一人之舉爵為加爵爵字不改其實爵
大名也上節賓長加爵用觚亦曰爵矣二人舉觶經亦
竝曰無算爵矣兄弟後生之舉爵賓長之獻爵賓一人
之舉爵三節連文古文竝作爵字皆偁其大名也鄭依
延熹校定本兄弟後生之舉爵改為舉觶後二節爵字
不改遂以為賓長之獻爵不用觚賓一人之舉爵非無
算爵之舉觶而經指遂不明矣經云如初者如賓長獻
尸之禮也又云亦遂之于下遂之言達也亦之者亦上
兄弟後生所舉爵皆為無算爵之爵也肖云爵止者待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後舉之以達于下也此云亦遂
之于下者無算爵交錯其酬此爵亦隨而達之于下也
鄭注以如初為如二人洗觶于是疏家有更行旅酬之
說謬矣又以遂之于下為遂及賓兄弟下至私人此意
已括于如初中經亦何煩更言上節無滑爵不止別其
不如初者此則無異之可別也且既以亦為亦二人洗
觶之遂及下又以亦為亦無滑爵不止說又兩歧更滋
惑焉
凌廷堪云賓一人舉爵盖為旅酬發端如舉觶之禮非

祭四　二十一

加爵也特牲尸不與旅酬此篇儐尸之禮與旅酬而不與無算爵以周案鄭以如初爲如二人洗觶疏謂更行旅酬其實經無此例也賓一人舉爵于尸本加爵也而亦遂行之于下爲無算爵發端故變文曰舉爵于尸儐尸之禮尸猶賓也故旅酬無算爵皆與焉特牲尸雖不親旅酬而佗止爵于其閒示猶與也賈疏謂特牲尸不與旅酬此篇尸不與無算爵皆非䇿氏竝沿其譌褚寅亮云上衆賓長獻尸是加爵此一人舉觶爲第二番旅酬各有所爲注云互相發明其義未詳以周案褚氏謹守鄭義于此不能無疑胡氏正義錄褚說亦不能申皆以賈疏更行旅酬之說誤之也鄭意此亦加爵旨但經曰舉爵不曰獻故以二人舉觶之禮解如初益以爲一加爵如上賓獻尸一加爵如二人舉觶于尸也賈公彥云不儐尸堂下兄弟及賓行無算爵似上大夫無旅酬故鄭云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若此經兼有旅酬鄭不𢚄言與儐同下大夫無儐尸之禮堂下亦與神靈共尊故闕旅酬直行無算爵盛世佐云此經云賓兄弟交錯其酬謂二觶先後迭舉而爲旅酬也特是賓長獻于尸之上亦當有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一條無算爵之上亦當有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一條

祭四　三十二

而文皆不具故啟後人不旅酬之議旨以周案賈疏于𢍜賓一人舉爵以爲更爲旅酬是上大夫有兩旅酬也于此疏又謂上大夫似無旅酬矛盾殊甚下大夫雖無儐尸之禮亦必有旅酬𢍜儐論之詳矣然經云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文與賓尸同于彼爲無算爵事于此則以爲旅酬事同文异解既屬難信盛氏又欲以舉觶兩條夾補其閒更似武斷攷下大夫不儐尸參用少牢特牲之禮賓長獻尸以𢍜其禮與儐尸爲近故篇內于儐尸禮異者歷歷詳識之其同者皆曰如儐自賓長以爵降實于篚以後至無算爵其禮與特牲爲近于儐尸之禮全不相同故略之雖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其文直同儐尸亦不曰如儐明此與特牲爲近非如儐禮也敖氏疑經不言如儐未詳殊不思儐尸于堂尸侑主人于旅酬無算爵皆與不賓尸及特牲之旅尸侑主人已不親酬其無算爵𢍜不與焉是本不如儐也後人于經之所略者自宜據特牲禮參之兄弟弟子之一人舉觶爲旅酬衆賓及衆兄弟之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其儀節俱在賓長加爵之後不𢚄如盛氏所說經于此等略之者以此文爲儐尸記異同非爲特牲記自可從略亦無容盛氏之補　已上少牢篇

祭四　三十三

鄭元云特牲禮賓三獻爵止欲神惠之均于室中衆賓長為加爵爵止欲神惠之均于在庭淩廷堪云賓三獻爵止則均神惠于室賓三獻畢主人獻賓獻衆賓皆于西階上獻長兄弟衆兄弟皆于阼階上獻內兄弟于房中此因室中而兼及堂上房中也其獻衆賓後酬賓在西階再為旅酬發端則室事畢而庭事起矣以周案特牲禮之執事在室中者尸之外有祝佐食主人主婦四人其餘悉在庭無堂上位故鄭注以室中在庭賅之淩氏因賓兄弟行禮于兩階遂補言堂上失之且賓三獻爵止時神惠猶未均于室中也鄭注云欲均者明下文

所以有致爵事也不儐尸三獻爵止鄭注云欲神惠之均于室中是以尊而待之語意尤顯淩氏改欲均為則均未審其實矣篇中節目甚繁而以鄭注室中在庭分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自尸入九飯後室中之事分初獻亞獻三獻為三節在庭之事分獻賓獻兄弟為二節猶室中有初獻亞獻也分長兄弟洗觚為加爵至爵皆無算為第三節猶室中有三獻也主人初獻主婦亞獻皆禮尸及祝佐食事凡三爵于此時也神惠均于祝佐食而主人主婦猶未及也賓三獻亦以禮尸及祝佐食為主而兼欲致禮于主人主婦故致爵行乎其間然賓欲致爵禮又不辱先主人主婦故獻尸畢爵即止一爵俾主婦致爵于主人二爵且自酢三爵主人致爵于主婦四爵且自酢五爵而後尸作止爵卒爵即上一爵酢賓六爵賓又酌以獻祝七爵獻佐食八爵乃辱致爵于主人九爵主婦十爵且自酢十一爵凡十一爵于此時也室事將畢而庭事乃起故遂獻賓獻衆賓設尊酬賓賓事畢又獻長兄弟獻衆兄弟并兼及內兄弟此仿室中初亞獻獻尸獻祝獻佐食例故仍曰獻長兄弟衆賓長又加爵以下此仿室中三獻例也三獻有致爵加爵亦有致爵故又曰洗致如初室中致爵時有十一爵此無主人主婦交致爵及自酢四爵

又無佐食爵故止有六爵于此時也神惠已均于室中矣而在庭猶未均也故尸于衆賓長之加爵又止欲下逮羣弟子而旅酬亦行乎其閒此仿三獻爵止例也于是嗣舉奠獻尸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于此時也衆賓長之加爵祇獻尸而已未及祝主人主婦禮又未畢也故尸又為衆賓長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以終其事此仿三獻作止爵例也而長兄弟酬賓不在作止爵再而錯在加爵閒此仿室中致爵錯在三獻例也于是行無算爵而神惠均于在庭矣鄭以無算爵非神惠旅酬時神惠已均竊謂旅酬無算爵同酌下尊又何一為

神惠一非神惠之分自注家于經之次弟未之深繹而三獻作止爵為加爵者作止爵以及各節如初諸儀遂紛紛異說經曰賓三獻謂獻尸也如初如亞獻尸拜受主婦拜送也燔從如初謂燔從以下又如亞獻明三獻無兩邊也爵止謂尸不飲也于主婦主人致爵自酢之後又曰三獻別上事也三獻以獻尸及獻祝佐食為主與初獻亞獻同而賓獻尸之後有致爵事故別之作止爵尸作之也鄭注以三獻為賓引舊說賓入戶北面作皇尸非也後又曰燔從皆如初燔從之外餘皆如上亞獻儀也皆者皆上獻祝佐食及致于主人主婦云燔從明其異云

皆如初明其同舊解又字連讀義多糾拏此節三言如初皆承亞獻節言鄭注以獻祝佐食如上節亞獻致于主人主婦如本節主人主婦致爵說亦可通敖氏以酢賓獻祝佐食為如主人酢獻之禮與初獻亞獻之獻祝佐食不合斯不然矣長兄弟及眾賓長為加爵經並云如初如賓三獻之獻尸也其下于長兄弟加爵洗致如初亦如賓三獻之洗爵酌致主人主婦且自酢也又于眾賓長別言爵止亦如賓三獻之爵止僅獻尸也其後為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作亦尸作之也舊說眾賓長作之于為字無著有司徹儐尸不儐尸亦並尸

自作爵如長兄弟之儀亦如長兄弟于尸卒爵酢後獻祝致爵主人主婦受主人酢亦六爵吳中林乃疑長兄弟三字為誤由未審經文節次也鄭注云于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其實此乃于加爵之間行旅酬仿賓三獻禮為之非禮殺也經文自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如初儀至爵皆無算宜如賓三獻節合為一章題曰加爵如此則經文前後節次雖若緐襍而義例實秩然有條也

郝敬云尸卒爵酢賓自酢也以周案尸主獻也凡主獻者酢之非賓自酢張氏云其酢當亦如祝酌尸拜送是

也

賈公彥云長賓奠觶節指復位則初奠時少南于位可知敖繼公云復位主人復阼階下西面位

盛世佐云眾賓長加爵不言其器蒙長兄弟之文也獻用爵加爵用觚旅酬用觶禮之殺也敖氏云此加爵當用觶非以周案敖氏誤以下篚四觶眾賓長用其一盛駮之是

鄭元云尸酢主婦如主人儀不易爵避內子吳廷華云少牢不嘏但曰易爵此經第言酢如主人上尸嘏主人不易爵故注云然然據少牢易爵注謂男女不相襲爵

卽祭統所謂酢必易醆明夫婦之別非謂內子尊故易之且據祭統夫人易醆今內子不避夫人士妻乃避內子邪盍經雖曰如主人儀其中原有不同處以周案盛氏駁注今從其說

鄭[元]云主人受醆酌醋男子不承婦人醆也祭統曰酢必易醆明夫婦之別古文受為受吳廷華云主婦自醋亦受醆文不具互胡培翬云吳說是也鄭因此無受醆之文遂生異解未確以周案鄭意上文主婦醋曰受醆是不受醆故以男子太文吳胡駁之是也然此主人受醆及下賓致醆于主人主婦受醆竝當依古文作受醆

祭四　卅六

與上主婦受醆一例吳胡猶未之審主婦荅拜受醆句絕酌醋別為一事此主人受醆及下致主人主婦受醆亦竝句絕其下言酌酢亦別為一事凡致醆必受醆其酌醋不受醆（其自酌醋不受醆酌以酢仍受醆）故經毎言受醆以別醋有司徹不儐尸之禮賓致醆于主人其末曰卒醆拜賓荅拜受醆下卽敍致醆于主婦其末亦曰卒醆拜賓荅拜賓受醆下又別敍易醆酌醋于主人其末云卒醆拜主人荅拜賓以醆降奠于篚其立文與此篇同然則致醆必受醆此篇兩受醆自當從古文作受醆為正其文屬上為義而酌醋之必易醆亦可援有司徹文以為例自今文改下兩受醆為受醆鄭注又誤讀受醆酌醋受醆酌醋為句于是古文之義不明而經恉晦易醆之義不明而禮意爽矣

鄭[元]云男子獻于堂上旅于堂下婦人獻于南面旅于內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以周案如注所云則酬內賓當在主人酬賓之節娣婦舉觶在兄弟弟子舉觶之節也張皋文云主人酬賓時內賓尚未獻無緣先酬酬內賓當與宗婦舉觶相接為之注言其大判互張說是

鄭[元]云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

祭四　卅七

奠于右宗婦之娣婦舉觶于其姒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辯宗婦之姒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觶于其長竝行交錯無算其拜及飲者皆內面于（今本脫玆依敖氏集說引增）主婦之東南以周案鄭注約經為文敖氏集說好與鄭異盛氏駁之曰敖云內賓長之觶惟以旅主婦非也初舉旅時內賓長當取觶以酬宗婦之長而不及主婦以主婦酬內賓長之時已先自飲故也其意與堂下賓酬長兄弟而不及主人同及其無算醆也內賓長之觶以酬次宗婦宗婦長之觶以酬次內賓主婦亦

不與已上特牲篇　右獻酬無算爵

受業通州孫徵全校
子家岱

肆獻祼饋食禮通故五　禮書弟一十七

定海黄以周述

少牢饋食禮祝辭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鬛嘉薦普淖士虞記虞祝辭曰敢用絜牲剛鬛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祔祝辭曰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鄭〔元〕云香合黍也大夫士亐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少牢注又引左傳絜粢豐盛謂民和年豐以證其義故以爲號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祔用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曰腊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普薦鉶羹不俱牲記其異者以周案虞祝之香合祔祝之尹祭注既直刺之以爲記者誤祔祝之不俱牲注又彌縫之以爲記其異盛庸三謂此祝辭以物之輕重爲先後初不依薦設之次不然豕俎亦不當在薦上祭時黍稷俱有言香合舉其尊也普淖盎謂鉶也鉶和羹故以是名之王伯申又謂明齊今文作明粢其字當在香合之上明齊香合既言黍不得以普淖爲黍稷歷引廣雅淖濁之訓爾雅釋文引字林淖濡甚之文以爲鉶羹和五味爲濡且濁之物普

淖非鉶羹不足以當之普淖既爲羹又不得以普薦爲鉶羹因引祭義薦其薦俎以普薦爲牲魚腊之俎得此㒳說記文之大判已明然盛王之說秪求合于虞祝而難通于祔及饋食之辭凡祭以牲盛爲重祝辭竝舉之祔辭不舉牲號王氏以爲普薦牲魚腊之俎其疑可釋矣其不舉黍稷何居饋食不言普薦王氏以爲柔毛剛鬣已舉牲號其疑亦可釋矣其又遺黍稷何居鄭注以普淖爲黍稷之祝號者亦以祝辭不宜遺黍稷也竊謂嘉薦者齍號也詩伻秬秠穈芑爲嘉種祭統以菹醢爲小物八簋之實爲美物故虞祝辭不及豆而以黍稷爲嘉薦祭義云薦黍稷是黍稷之有薦名也香合二字蓋校者之辭校者知嘉薦爲黍稷據記文黍曰香合以明之後乃誤入正文爾鄭注以嘉薦爲菹醢意欲求合于士冠禮然士冠禮旨醴惟厚嘉薦令芳嘉薦以脯言故又曰嘉薦伊脯酒曰旨脯曰嘉汎爲美辭皆非用祭祀之祝號何泥旁普淖爲濡和之義以鉶羹爲最合虞祝舉絜牲剛鬣不言普薦祔祝言普薦不復舉牲號則普薦爲大薦牲魚腊之俎亦無可疑明齊者齊之號溲酒者酒之號士虞用醴齊酳尸用酸酒故兼及之普薦俎實嘉薦簋實普淖鉶實尹祭籩實明齊溲酒尊壺之實

記明齊溲酒今文曰明粢溲爲酸敖繼公云明齊蓋言醴也用明水涗醴齊故曰明齊祝祝之時尊用醴不用酒云溲酒似衍文王引之云明齊二字當在香合之上今文爲明粢則齊爲粢盛之粢明甚以周案明齊齊之號也溲酒酒之號也士虞用醴明齊自爲醴齊祔祝辭亦曰溲酒此二字斷非衍文溲酒者醳酒也士虞以酒酳尸故兼及之明齊溲酒本二物鄭注合以爲一與上嘉薦普淖各二字爲一物文既不類郊特牲明水與齊亦二物鄭注以明齊爲新水與本文亦不合未敢從焉

今文作明粢酸酒粢讀若粢醍之粢卽齊之俗字周官五齊杜子春亦讀齊皆爲粢義不訓稷亦非粢盛之謂酸白酒也見聘禮注白酒謂事酒昔酒也見內則注事酒卽醳酒昔酒所謂舊醳者也見周官酒正注今文之義與古文同依字齊當從古文酸當從今文曲禮曰酒曰清酌與此異者酒有三酸酒爲事酒昔酒之號清酌爲清酒之號也內則記酒曰清白聘禮設酒曰酸清皆分三酒爲二目以此鄭注聘禮云先言酸白酒尊先設之祝辭與明齊竝言以此

陸德明云薌其其字又作箕同音姬語辭也王音期期

時也以周案王義為近
陸德明云稷曰明粢一本作明粱古本無此句孔穎達
云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
八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為是然黍稷為五穀之主
粢盛之資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以粢
為稷與此相合又士虞禮明齊溲酒鄭注云今文曰明
粢粢稷也非其次以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云然王劭
苟信鎦書哀哉以周案孔疏未是士虞記明齊醙酒今
文字雖作粢義亦訓齊與杜子春讀五齊之齊為粢正
同以粢為稷說今文者之誤曲禮稷曰明粢或卽治今
文禮者所加大祝盌號注所引無此句蔡氏獨斷載宗
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亦無稷曰明粢
句並可為王劭之證臧玉林段懋堂孔巽軒已詳言之
右牲物名號
鄭元云司烜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夫
遂陽燧鑒鏡屬于寶云五月丙午日中鑄陽燧十一月
壬子夜半鑄陰燧高誘云淮南子方諸見月則津而為
水方諸陰燧大蛤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
受之下數石李敬貞云嘗于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
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以周案攷工

記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以鑑燧幷言則鑑用金鏡可
知矣後世未得齊金造鑑法不能向月取水唐李敬貞
輩遂斥鄭注之謬而取高氏大蛤之說矣右明水明火
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鄭云泛者成而滓浮浮然如
今宐成醪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許慎云
醠泛齊行酒也醴一宿孰也醪汁滓酒也劉熙云汎齊
浮蟻在上汎汎然醴齊醴體也釀之一宿而成體有酒
味而已以周案說文泛卽醠醴卽酟醪為汁滓酒並與
鄭別今從鄭米化上浮曰泛變而成糟與汁相將狀如
浮蟻張平子南都賦酒則醪敷徑寸蟻浮若萍是其證
也濁而甜曰醴亦謂之甘醪南都賦注引韓詩曰醴甜
而不泲卽鄭注汁滓相將之義據其質言之也其實酌
則泲之矣司尊彝曰醴齊縮酌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
酌也鄭注泛從醴則泛醴二齊皆和之以明酌藉之以
茅縮去滓而斟之也其造法高誘云醴以糵與黍不以
麴中山經曰其祠糵釀注云以糵作醴顏師古謂醴用
麴非也注宐成地名劉杳要雅以為酒名非成一作城
疏引曹植酒賦宐成醴醪蒼梧縹清文選七命注引張
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宐城九醞酒皆以宐城蒼梧對
言為地名無疑續漢志南郡有宐城侯國

三曰盎齊鄭[元]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五齊泛醴尤濁盎以下差清許慎云醠濁酒也劉熙云盎齊盎滃也滃滃然濁色也以周案云盎差清固亦濁也許鄭同意酇白卽白醝酒酇讀為醝見釋文司尊彝云盎齊涗酌郊特牲云醆酒涗亏清鄭注醆酒卽盎齊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

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鄭[元]云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劉熙云緹齊色赤如緹沈齊濁滓沈下汁清在上以周案緹記作醍沈記作澄五齊皆濁緹沈亦未全清也泲以清酒司尊彝注云緹沈

從盎注若下酒今本脫若字今依初學記二十六增若下地名初學記鄒陽酒賦其品類則烏程若下造清猶云縹清疏引曹植酒賦蒼梧縹清古書多以宜成醪蒼梧清對言鄭以宜成醪當泛齊故又以此擬之

三酒鄭衆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鄭[元]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劉熙云醳酒久釀酋澤也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以周案說文酋繹酒也繹酒卽醳酒酋為醳酒酋久為舊醳劉氏以醳酒為久酋非也舊醳卽昔酒則事酒為新釀也有事新釀如少牢禮卜吉宰乃命為酒是也醳酒明白故內則謂之白酒士虞禮謂之醆酒非不用諸祭祀仲師說不足據清酒冬釀接夏而成南都賦所謂酒則十旬兼清是也

記禮運有[元]酒醴醆粢醍澄酒之文與周官五齊不同云醴醆在戶與坊記醴酒在室文又不同鄭[元]云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皇侃云醴在戶內醆在戶外孔穎達云醴醆雖在室內稍南近戶故曰在戶以周案鄭皇說是醴在戶內醆在戶外故坊記單舉醴酒可云在室禮運兼舉醴醆祇得云在戶也

鄭[元]云粢醍在堂粢讀為齊聲之誤也孔穎達云爾雅粢稷也但酒用黍不用稷故粢當為齊以周案析言之稷曰粢曲禮明粢是也渾言黍亦曰粢凡言粢盛是也記亏醍言粢渾言之爾如注疏亦當云醍齊

周官甸師祭祀共蕭茅左傳楚貢苞茅不入無以縮酒鄭興云蕭或為莤莤讀作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杜子春云莤讀為蕭香蒿也許慎云祭束茅加亏祼圭而灌鬯酒是為莤像神歆之也傳曰無以莤酒以周案縮俗字當以莤為正鄭少贛云束茅立之祭前者用士虞禮苴束茅設几

東之文舊說苴主道也許云茅加祼圭燕見文鄭注郊
特牲縮酌用茅云和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也亦
引左傳文以證據此則苞茅縮酒卽縮酌用茅司尊彝
云醴齊縮酌以醴齊汁滓相將之酒故用茅縮去其滓
以明酌泲而斟之以實尊彝也此與鄭少贛許叔重說
異今從鄭鄭注甸師共蕭茅引詩取蕭祭脂不以蕭茅
為一事從杜子春說與鄭大夫亦異又云茅以共祭之
苴亦以藉祭縮酒泲酒也惠氏駁之云艾蕭何物詎居
茅上地員篇曰蕭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
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

祭五　八

鄭衆云獻讀為儀威儀多也涗酌捝拭勺而酌也脩勺
以水洗勺而酌也齊為齊和之齊鄭元云獻讀為摩莎
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
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盎
齊稍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其餘泛從醴緹沈從盎凡
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祼
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以周案
鄭注據郊特牲文釋之以明五齊轉相泲成是也先鄭
以鬱人詔祼將之儀故讀獻為儀非正義惠氏謂朝踐
用獻尊曰獻酌饋用脩曰脩酌神尊皆酌鬱不和鬱者

為凡酒不足信右齊酒
周官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
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
量鄭元云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鄭司
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
齊酒不貳為尊者質不敢副益也元謂三貳再貳一貳
者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三酒益之者以歆諸臣若今
常滿尊鄭鍔云大祭度用一尊則用三尊以為副貳中
祭度用一尊則用二尊以為副貳皆有酌數取足而無
乏之以周案貳謂就尊中益注非注釁也尊本滿諸臣酢

祭五　九

之淺又一再益之令常滿故鄭引漢常滿尊為況後人
于祭釁一再益注以當古之壹貳再貳失之
賈公彥說司尊彝祼獻用彝尊各二者鬱鬯與齊皆配
以明水三酒皆配以元酒故郊特牲注云祭齊加明水
三酒加元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一鳥彝盛鬱鬯
是以各二尊罍尊不言數者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
陳祥道云春則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夏則鳥彝盛
明水雞彝盛鬱鬯斝黃虎蜼之相用亦若此鄭鍔說兩
獻尊盛醴齊兩象尊盛盎齊必用兩尊者王酌其一后
酌其一也江永云彝尊有二者疏謂鬱鬯與齊皆配以

第三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9

明水三酒皆配以元酒是也後人謂王與后分酌彝尊故有二大謬古人元酒配尊之禮頗重事之用醴者賤略也豈有宗廟大祭事之反本修古顧亏堂上之尊獨無所配下同賤略之事乎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禳記侯國之禮未可以彼例此卽君夫人別酌其尊亦必有元酒必非兩尊皆酒也下言盎齊涚酌凡酒脩酌卽是酌所配之明水元酒以涚之脩之旨豈遠取室中之明水乎禮運言元酒在室舉室中明水配鬱鬯為首者言之旨非謂在戶在堂下者卽無所配也以周案江說誠是顧注疏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以尊之

配者言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以酌之涚者言所涚之酒非用亏所配盎卽醆醆酒涚亏淸記有明文何㝵云盎齊卽酌所配之明水涚之

崔靈恩孔穎達說犧象之尊禘與春夏時祭用之王后所酌尊竝同而禮器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別罍尊亏犧象與周禮異者周禮天子之制禮器言君夫人是諸侯之制諸侯用齊及酒雖視天子而尊彝之名容有不同也以周案記文罍尊卽山罍亦謂之山尊非諸臣所酢之彝也金輔之據明堂位文以此為魯禮

崔靈恩說后獻皆用瑤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孔穎達賈公彥說加以璧散璧角為后與諸臣再獻之爵璧角卽瑤爵再獻併加瑤玉名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名异而實一也方愨說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琖卽爵一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惟其所容有加亏琖也故因以為加焉以周案內宰言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祼獻者亞獻也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亏祼故謂之祼獻祼獻則贊贊璋瓚也瑤爵亦如之謂贊朝事及饋食一舉祭名一舉爵名互文鄭注分祼獻為二節遂以瑤爵屬之加爵非也凡加爵在正獻之後再獻不㝵稱加宜從崔說

賈公彥說五齊三酒為八尊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為十六尊又鳥彝盛鬱鬯雞彝加明水為十八尊吳廷華云郊特牲只有齊加明水無三酒加元酒之文所謂齊加明水不過亏五齊之外別加一明水之尊非謂五齊各有一明水也明水則一何必分為五且據司尊彝疏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此葢為涚淸涚醆言之如其說亦止三酒用水與鬱鬯五齊何涉以周案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此說不可破十七篇中冠昏燕射饋食皆設兩尊有元酒

孔穎達云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亏彝此秬鬯二卣言用

卣者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以周案鬱人和鬱鬯以實彝是祼酒也書詩左傳言秬鬯一卣書又言秬鬯二卣是享酒也鬯以鬱爲上秬次之尊以彝爲上卣次之祼用上尊彝享用中尊卣此尊卑之差也孔疏混而一之殊謬

鄭[元]云特牲記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二爵者謂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與毛本誤酌胡正義又誤酬衆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宜接並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散繼公云二觚者長兄弟以觚爲加爵因以致于主人主婦既則受之以酢于主人也四觶者其一奠于神前其一乃主人以奠酬于賓其一乃衆賓長加爵于尸其一乃爵止而未舉之時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吳廷華說長兄弟衆賓長兩加爵以次先後遞行非一時並進何必二觚據敖說是加爵一觚受之又一觚故觚有二也盛世佐云四觶之用當以注說爲正一觶奠于神席前一觶主人以之酬賓賓奠于薦南尚餘二觶其一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長兄弟奠于薦北只餘一觶及賓舉薦南之觶以酬長兄弟辯卒受者奠于篚篚中仍有二觶及長兄弟舉薦北之觶以酬賓未辯而賓弟子兄弟弟子又各舉觶于其長則二觶盡用矣此其所以爲四也以周案此記堂下奠篚之爵也房中亦有篚有爵盛申注吳易注說皆可通

孔穎達云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亾略不具也陸佃云此所謂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秦蕙田云獻義原兼下獻上上獻下兩義陸說亦通然明堂位加以璧散加爵係助祭之賓所獻此乃是下獻上

鄭[元]云朝踐朝獻尊相因再獻饋獻亦尊相因崔靈恩孔穎達說祫三獻四獻曰朝踐以玉爵酌著尊禘則酌犧尊祫五獻六獻曰饋食以玉爵酌壺尊禘則酌象尊祫七獻曰朝獻以玉爵酌朝踐之尊八獻曰再獻以瑤爵酌饋獻之尊祫九獻爲諸臣所胙以瑤爵酌壺尊以周案鄭注尊相因之說本不足據疏家推衍尤爲肊說

右爵

韋昭云覲射父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孔穎達云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

何休云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萬斯大云特牲禮牲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䅩記則云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禮矣禮文所載參錯不一由衰周之季列國大夫恣行僭妄學者各就所見言之以周案曲禮所言為天子之大夫士禮經特牲少牢二禮為諸侯之大夫士從何休說郝氏謂非定特牲為士少牢為大夫固謬胡氏正義謂非必天子之大夫定

用牛天子之士定用羊豕亦未昰鄭注少牢禮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明天子之卿大夫自別也

特牲饋食禮祭歬一日視濯視牲祭日陳設少牢禮視濯視殺陳設俱在祭日天子諸侯無文鄭元云太宰及執事視滌濯謂初為祭事歬祭日之夕封人飾牛牲謂夕牲事以周案少牢禮鄭注以為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謂士不嫌與君同也則人君之禮視濯視牲亦在歬祭一日矣人君禮繁其戒具陳設自不能在祭日而應據謙王禮篇以為歬期三日恐亦未昰

賈公彥云國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周禮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天子尊故亏郊射牲諸侯降亏天子故宗廟亦親殺大夫士不敢與君同故不親殺但視殺而已以周案天子宗廟之事亦自射其牲國語亏天子舉禘郊諸侯舉宗廟明上得兼下也非天子尊止射郊牲諸侯降始射宗廟牲又天子諸侯饋食歬有朝踐薦毛血之禮故牲必親殺大夫士祭自饋孰始故惟視殺而已亦非以避君故不親殺

禮家舊說肉袒親割朝踐之時陸佃說饋食以後君臣之事多以周案陸說未昰秦氏通攷云陸氏亏祭義敎

民相愛節訓朝踐以歬父子之事饋食以後君臣之事義不相顧緣強說割牲為饋食事故也

禮家舊說禘郊之事有全烝謂全其牲體而升俎也王公立飫有房烝謂半解其體而升俎也親戚燕享有殽烝皆體解節折乃升亏俎陳祥道云全烝豚解也房烝體解也殽烝骨折也以周案禘郊之事謂祭天故文在王公之上祭天用全牲故曰全烝如陳說全烝即豚解豚解士虞禮亦用之其禮較房烝為殺房烝者半解其體分為左右胖豚解鬄其肩髀為四兩脅一脊分為七

體體解卽是骨折故亦名折爼則九體十一體二十一
體是也淩氏釋例沿陳誤不足據褚氏云春秋傳之殽
烝對全烝而言卽體解也特牲禮之殽烝則任用各體
之骨而已脊脅用一骨亦𡬶侢殽烝名與傳同而實不
同

鄭元云凡牲皆用左胖陳祥道云豚則吉凶皆合升用
成牲則升其胖而去髀吉升右而凶升左淩廷堪云凡
牲皆用右胖惟變禮反吉用左胖以周案士冠鄭注左
胖字傳寫誤耳鄉飲酒記注少牢禮注竝云右胖周所
貴也可證特牲禮牲北首東足注云東足尚右也凡牲

左胖寢地北首而東足則寢左矣寢左者尚右也寢且
尚右而況升之鼎乎然吉祭尚右胖而左胖亦非不用
尸爼用右胖升于鼎匕而載之爼餘爼用左胖自鑊升
爼而不升鼎此其證也

鄭元說豚解解爲後脛脊脅而已飪乃體解升于鼎也
士喪禮小斂特豚四鬄去蹏兩胉脊鬄解也四解之殊
肩髀而已胉脅也士虞記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脊脅
正脊正脅也喪禮略七體耳賈公彥云凡解牲體之法
其豚解爲二十一體體解則折爼也陳祥道云四鬄者
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此所謂豚解
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豚解體解兼有旁正祭則
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
朝踐獻腥之禮也以周案四鬄兩胉脊爲豚解是總解
牲體爲七也虞祭又解左胖之六竝正脊一而爲七是
體解矣然體解九體十一體今解爲七體是喪禮略也
鄭意如此賈疏未當陳說豚解是云士喪禮略亦非士
喪禮正用豚解法無略可言

士喪禮四鬄今文鬄爲剔鄭元云鬄解也四解之段玉
裁云說文鬄髲也或作髢鬀鬄髮也二字義別士喪禮
四鬄本作鬀今作鬄譌字以周案字正作鬀則卽鬀之

省鬄俗字周官禮記作肆亦俗字鄭注小子云肆讀爲
鬄是鄭不以鬄爲譌字

鄭衆云小子羞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殽體解節折也鄭
元云肆讀爲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賈公彥云士喪禮
特牲四鬄去蹏謂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
大夫士祭自饋孰始故云祭卽體解爲二十一體其天
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爓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
饋獻則有體解而爓之酳尸乃有孰與大夫士不同也
以周案大司徒羞其肆先鄭云肆陳後鄭云肆解義異
當以後鄭爲長玆以羊肆羊殽對文郊特牲云腥肆爓

脍祭則肆者腥之已解而未爓者也殽者肉之已爓而
孰者也先鄭以肆為全烝失其義故後鄭易之以為豚
解豚解者即所謂腥肆也爓以孰其腥禮運云腥其俎
孰其殽與合亨之體異腥俎謂豚解而腥之孰殽謂爓其豚解
之腥也祭祀之禮先豚解而後體解天子禘郊之事全
烝不解宗廟之事無全烝先豚解大夫士之祭無豚解
即體解天子朝踐腥朝獻爓饋獻孰賈疏未是

鄭元云既夕禮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如之亦羊左胖
髀不升離肺也用左胖反吉豚解解之如解豚亦肩後肫
脊脅而已賈公彥云豚解總有七段今取左胖仍用四

祭五　十六

段與羊異也敖繼公云凡俎實用羊豕者其體數同此
豕用豚解則羊亦豚解可知以周案經文豚解在豕亦
如之下明豕豚解羊不豚解也鄭注上羊俎云體不殊
骨亦謂不豚解

特牲禮記右胖肩臂臑臂臑在肩下肫胳肫胳在髀下正脊二骨
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此九體也少牢禮右胖肩臂臑右脅
肱膊胳右後股正脊挺脊橫脊中脊短脅正脅代脅右脅此十
一體也合左胖肱骨三股骨二脅骨三為十九體疏家
以兩觳足之後足近竅處為二十一體經傳通解加兩髀而
去觳云周禮內饔及士昏禮兩疏皆言二十一體乃不
數兩髀而不計其數之不足蓋其疏略少牢疏及陳祥
道乃去髀而以兩觳足之蓋見此經後篇有脰及兩觳
可以充數然欲盡取之則又衍其一故獨取兩觳而謂
脰非正體然觳亦非正體又何為而取之耶凌廷堪釋
例云朱文公說與經文髀不升亦不合以周案豚解合
升是幷髀升體解不升髀而士虞特牲少牢饋食祝俎
皆用髀則髀自在二十一體之中但神俎升右胖以髀
賤不升故止十一體爾經言髀不升正明其為一體也
如不在二十一體中經何待言從朱子說

經傳通解云體解則析脊為三兩胉兩肱兩股各三通

祭五　十七

二十一體凡牲與腊方解割時皆然但牲兩髀以賤不
升腊則又不殊賤也以周案士喪禮云腊左胖髀不升
凡腊必去髀不以豚解體解而異

鄭元云腥肆爓脍祭治肉曰肆脍孰也爓或為腊以周
案用牲有毛血腥肆爓脍六法分作四節毛血一節腥
肆一節爓脍各一節肆者解其腥也小子職注肆讀為
鬄所謂豚解也說文作𩮜云解骨也爓禮器注沈肉于
湯也說文作燅云于湯中瀹肉也或作爓俗或作膶燅
習雙聲脍之言稔爾雅饙餾稔也稔為米之孰脍為肉
之孰字本作飪說文飪大孰也古文作𦝫恁或說古文

愢嘗佀脍卽記文脍
詩楚茨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傳云肆陳將齊也或陳亏互或齊其肉鄭箋云有肆其骨體亏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秦蕙田云此方絜爾牛羊遽言饋食則竟遺卻朝踐一節況云肆其骨體亏俎與下為俎孔碩又相複不如毛義為長淩廷堪云升牲體亏鼎謂之肆載牲體亏俎謂之將以肆案箋意肆文次亨下故以體解解之傳意肆承剝言將承亨言或剝而肆陳亏互謂豚解也或亨而將齊其肉謂體解也禮運云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體解有九體十一體二十一體之別故必齊其

肉將齊釋言文郭注謂分齊也近人申毛多失其義
鄭[元]云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紓而歬終始之次也李如圭云少牢載牲體之次肩臂臑膊骼在俎兩端脊脅肺在上其序肩脊脅骼先舉正脊自上也次舉脅卻也後舉骼下紓也終舉肩歬也尸舉牲體始終如此以周案特牲鄭注上下卻歬竝以舉牲體言不以載言載之次則肩在上也李氏引少牢文以證未是凡牢體止四舉脊也脅也骼也肩也士虞特牲少牢竝同特牲尸九飯四舉亏舉脅骼時兼舉魚腊與士虞異少牢尸十一飯又亏舉脅之後別有魚腊二舉然其牲體均四舉也其四舉均自上而卻下紓而歬也賈疏讀注自上而卻句下紓而歬句與李氏同盛氏云自上而卻下者謂由脊而及脅也紓而歬者謂由骼而及肩也卻猶退也紓猶屈也疏分句似未審
敖繼公云少牢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不言腸胃文脫張爾岐云肺下肩字似誤以周案經文脊脅肺句肩在上句下文亦云肩在上張氏連讀誤盛氏云經云肩臂臑膊骼在兩端則脊脅腸胃肺之在中央明矣舉脊脅肺而不言所在者以其可知也不言腸胃文省也俎端有上下故又言肩在上以別之云肩在上

則臂臑從肩而皆在俎之上端膊骼在其下端亦可知矣此立言之法也王氏剝解以載不言腸胃為上文既言長皆及俎拒拒當俎中節則腸胃在俎之下中可知胡氏正義取其說其實未是長皆及俎拒言腸胃之長取俎拒為節非載腸胃在俎拒下也俎如案俎拒為俎距中當橫節如王氏說俎拒在俎左右廉不在足失其制矣
鄭[元]云少牢禮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胡培翬云姜氏兆錫以此體其載亏俎皆進下二句為總言羊豕甚是體謂十一體言羊豕之體之載亏俎皆進下故特

言體以起例也下經脂之進下言亦者亦羊豕也足證此皆進下為總舉羊豕之辭

特牲禮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陳祥道云士之肵俎立舌而不立心大夫之肵俎立心而不立舌士之載縮俎則于俎為縮于人為橫大夫之載橫之則于俎為橫于人為縮蔡德晉云心則立于俎內舌則順俎而直設之此載心舌之法也胡培翬云陳說誤也以此記及少牢攷之心皆立舌有縮有橫皆不立也此記云載心立舌縮俎載字微逗心立與舌縮對謂心立俎舌縮俎縮非立也陳氏蓋誤讀立舌

為句曰少牢云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注安平也平割其下于載便也案末在上是立也平割其下亦為可立載也又云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是士與大夫之肵俎心皆立舌有縮有橫皆不立也特牲云縮少牢云橫皆據俎言之賈疏謂彼據俎為橫此據人為縮亦非也

鄭元云少牢禮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折豕左肩之折盛世佐云折脅者折分脅骨以為俎實也舊說以折與脅為二非上賓之俎已止一體長兄弟安得有二體

以周案上脩俎豕左肩折注云分折為長兄弟俎故此云折豕左肩之折胡氏正義云折者不全之名上賓用羊骼一體而全此用豕肩而折且賓俎又有腸胃肺膚其五長兄弟俎止有三仍當從注為是　右牲體

敖繼公云少牢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不言稷見其尊者曰或曰黍下脫一稷字胡匡衷云特牲佐食摶黍稷授祝節疏云案上文云爾黍于席上不云爾稷者以稷雖五穀之長不如黍之美于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節疏云為正祭之時佐食爾黍于席上是無稷字也于少牢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疏又云案特牲

黍稷此及虞皆不云稷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據此似當時有二本一本爾黍下無稷字一本有稷字與今本同王引之云稷衍字也特牲設黍稷兩敦必爾黍者黍在西為上敦爾其居上者曰少牢特牲之敦皆以西為上少牢爾上敦黍則特牲所爾之黍亦上敦也上敦有黍而無稷不得兼言稷明矣且士虞士昏皆爾黍不應特牲又爾稷也又下文反黍稷于其所亦不當有稷字佐食所爾者黍敦所反者亦惟黍敦士虞云反黍如初設不言反稷是其例以周案王說甚是器大記正義亦引作爾黍于席

少牢禮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鄭元云收斂曰嗇納猶入也敖繼公云內謂籩中以周案特牲禮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與此節同彼士禮主人自寫于房此大夫禮則宰夫受而納諸內納諸內猶納諸房也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二內謂左右房敖氏以為籩中大謬胡正義亦失察（右黍稷）

受業通州孫儆子家岱仝校

肆獻祼饋食禮通故六　禮書弟一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太祝九祭皆謂祭食者鄭鍔劉彝說太祝所掌為皇尸祭食之禮而賓主之食祭非太祝所掌鄭注誤以周案鄭注亦主皇尸說以皇尸九祭經不具見故又兼引賓主食祭以明之

一曰命祭二曰衍祭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鄭衆云衍祭羨之道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鄭元云玉藻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衍當為延曲禮主人延客祭劉彝說妥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韭菹擩于醢祭于豆閒曰命祭鄭鍔說衍者餘也下佐食取尸祭之餘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授主人主人以祭曰衍祭以周案衍延音近男巫掌望祀望衍注云衍讀為延與此正同特牲饋食祝命挼祭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是命祭也士虞禮同祝又命爾敦佐食爾黍稷設大羹湆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是延祭也延者授以道之命祭不延凌次仲引特牲主人酳尸注酳猶衍也以衍祭為祭酒與祭食之義未合夏弢甫引有司徹挹羊鉶豕鉶祭于豆閒以衍祭為挹祭挹衍音義俱遠今皆不取

三曰炮祭四曰周祭鄭衆云炮祭燔柴周祭四面為坐

鄭元云炮當爲包兼也有司徹曰贊者取白黑（白稻黑黍）以授尸尸兼祭于豆閒周猶徧也曲禮殽之序徧祭之鄭鍔說封人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蓋尸取所炮之豚以祭也以周案包祭鄭據有司徹尸祭說是也包兼同義兼祭亦曰同祭公食禮之辯祭爲賓禮少牢十一飯所舉尸徧祭之是皇尸之周祭也包祭不周剛中說鑿

五曰振祭六曰擩祭鄭衆云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但擩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曰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少牢曰取肝擩于鹽振祭鄭元云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

擩必振乃祭也以周案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尸取韭菹辯擩于豆醢祭于豆閒士虞記尸取脯擩醢祭之此則擩而不振所謂擩祭是也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舉榦舉骼舉肩皆振祭嚌之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舉牢榦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嚌之此則振而不擩所謂振祭是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擩于俎鹽振祭嚌之此則擩而復振振而又祭也凡祭牲體及肺皆振祭祭菹醢脯醢皆擩祭而肝燔則又一時兼行振擩二祭也賈疏申後鄭意擩祭在尸授未食之先先鄭擩有肝肺之說于義不可其實擩祭不但韭菹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之取肝擩鹽士虞記有司徹之取脯擩醢皆擩祭也司農注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肺乃脯字之誤曰經于振祭皆曰嚌之于擩祭不言嚌後鄭以食不食分振擩是也其以振祭爲必擩而振非是擩祭不振振祭不擩

七曰絕祭八曰繚祭鄭衆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謂之絕祭至祭末擩肝謂之振祭鄉射記曰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曰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鄭元云絕祭繚祭本同禮多者

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一說鄉飲禮云弗繚明是絕祭絕祭者仰左手執肺本右手絕末以祭繚祭者仰左手執本又覆其手以𢱧紾之右手乃絕其末以周案絕與繚皆祭肺也尸之絕祭詳見特牲有司徹繚祭不見絕祭不繚繚祭亦絕

九曰共祭鄭元云王祭食宰夫授祭以周案命祭延祭者命延其包周振擩繚絕之祭也包周振擩繚絕爲祭之節目共祭者供此包周振擩繚絕所祭之物也士虞特牲少牢皆佐食授尸祭有司徹則宰夫授尸祭

凌廷堪云凡祭皆于籩豆之閒或上豆之閒亦有不于

豆閒者公食禮賓祭正饌上鉶之閒祭賓祭加饌取粱卽稻祭于醬湆閒醬本豆實大羹湆實于鐙注瓦豆謂之鐙則醬湆閒亦豆閒但非𢑴所祭上豆之閒耳唯公食祭鉶于上鉶之閒為異有司徹尸祭鉶亦于豆祭以周案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凡祭必于近席之正饌敖氏所云祭于邊豆之閒或上豆之閒皆正饌之近席者也公食禮祭鉶于上鉶之閒為上鉶正饌近席也取粱稻祭于醬湆閒為醬湆正饌中席也粱醬湆皆公親饌不祭于粱稻閒粱稻雖近席非正饌也祭歠酒于上豆之閒歠酒雖正饌不中席也

祭六　四

賓祭加饌贊者辯取庶羞之大授賓賓受兼壹祭之經不言其所注云祭于𦚧膮之閒無據敖氏謂祭于醬湆閒較為近之　右九祭

有司徹云以羊鉶之柶扱羊鉶遂以扱豕鉶祭于豆閒以周案此大夫少牢禮也若諸侯有太牢則祭鉶于上鉶之閒宜以公食禮推之

禮有祭肺舉肺以周案舉肺為食而設亦謂之離肺亦謂之嚌肺割之使中央不絕少許故祭嚌肺者必興嚌為宜用兩手絕之也祭肺為祭而設亦謂之刌肺亦謂之切肺割之中絕故祭祭肺者左執嚌以祭為已絕也

凡祭肺舉肺兼有為備禮如有司徹之尸俎阼俎是也不兼有為不備禮侑無舉肺主婦無祭肺是也褚氏云同一不備而有祭肺者為隆侑有祭肺主婦有舉肺故鄭云下于侑

鄭元云特牲禮乃食食舉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賈公彥云乃食謂食肺食舉謂骨體正脊從俎舉鄉口因名體為舉李如圭云食舉卽肺脊也食必先舉之故曰舉以其可食故亦曰食舉凡體皆連肉以骨為主耳以周案乃食食舉目下事也明下設肵俎尸三飯皆食舉事也鄭注下云舉謂肺脊注少牢云舉謂牢肺正脊

祭六　五

則食舉者食此肺脊也李說是賈疏分乃食肺食舉脊誤敖氏以乃食為一飯亦誤

鄭元云少牢禮食舉舉牢肺正脊也先食啗之以為道也褚寅亮胡培翬等說特牲云乃食食舉此不云乃食文有詳略耳敖氏誤以特牲之乃食為一飯遂謂此經為脫漏不知尸先食舉而後三飯此經與特牲同既云三飯則當連飯敖氏謂一飯則食舉以安之非矣以周案褚胡駁敖誠是然謂先食舉而後三飯三飯連飯不食舉似猶未當鄭注公食大夫禮三飯以湆醬云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以是推之則此三飯亦當每

飯食餕非三飯連飯矣特牲禮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所俎亐腊北尸三飯告飽至祝主人侑佐食舉幹舉獸幹魚一之後尸乃實舉亐菹豆食舉實舉皆謂肺脊肺脊亐初三飯時常以左手執之不實亐菹豆者為每飯皆食肺脊也經文乃食食舉為目下之詞非三飯每先食肺脊食與嚌異嚌之者嘗之也三飯每有嚌而已未嘗食也食肺脊在三飯時鄭注尸實舉亐菹豆云為將食庶羞舉謂肺脊明侑後又三飯每飯食庶羞其初三飯每飯食肺脊也經文佐食舉肺脊節為初三飯立案佐食羞庶羞節為又三飯立案惟尸初三飯每飯食肺脊故舉幹舉獸魚一嚌即授佐食而肺脊常左執之惟後三飯食庶羞故至舉幹舉獸魚之後肺脊即實亐菹豆少牢禮食舉二字亦為目下之詞鄭注以為先啗者蓋以特牲振祭肺脊嚌之是先啗以道食通氣少牢上文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不言嚌故亐食舉下即以特牲振祭嚌之當之其實非也經文上曰食舉下曰三飯明此三飯每飯皆食肺脊也至尸四飯曰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亐薦豆之北尸又食食胾明此後五飯每飯皆食胾也 右祭食食舉

賈公彥云士三飯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告飽而侑胡培翬云此本特牲少牢推而言之未有的據 右告飽

敖繼公云凡吉事除鼏亐外凶事除鼏亐內除鼏亦右人或云左人除鼏以周案當從敖

鄭元云特牲禮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道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敖繼公云以指教其錯鼎之處以周案鄭注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釋所以南面立也加敖說安得南面 右鼎

秦蕙田云朝踐尸主南面孔疏是通典非薦豆在制祭每通典是孔疏非以周案禮運孔疏引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亐是行朝踐之事此下疏言尸出亐室太祖之尸坐亐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此據禘祫禮言也若時享亐廟郊特牲注明云朝事延尸亐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孔正義杜通典皆同是說惟陳用之以為時享主亦南面此說皆非辨詳卷三秦氏是孔疏非通典殊未審矣通典云朝踐之時尸出亐室坐亐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時尸主之每薦以籩豆脯醢而已此襲用郊特牲坐尸亐堂鄭注而實誤者也鄭彼注云時尸薦以籩豆對下薦孰為文

卽指后薦朝踐之豆籩而言也九獻之祭薦豆籩凡四
故籩人曰四籩之實醢人曰四豆之實一爲朝踐之豆
籩一爲饋食之豆籩一爲酳尸三獻之加豆籩一爲九
獻後之羞豆籩朝踐之節無別豆籩杜氏乃分而二之
秦氏又據而信之殊謬通典又云乃親洗肝制祭次升
牲首又薦腥時王酌醴齊獻尸后亏是薦朝事之豆籩
亦酌醴齊獻尸此襲用司尊彝鄭注朝踐謂薦血腥酌
醴始行祭事后亏是薦朝事之豆籩云云而實誤者也
據禮運孔疏后薦朝事之豆籩在制祭升首之後據司
尊彝賈疏則在制祭升首之節二說雖異而薦豆籩在

薦腥節則一也杜氏則謂在薦腥之後斯大謬矣賈疏
司尊彝注云薦豆籩在王獻節今注王獻後乃言后薦
豆籩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此語剖析甚憭杜氏
讀鄭注未審秦氏讀通典又未審可謂沓書之難矣
周官籩人有朝事之籩饋食之籩鄭衆云朝事謂淸朝
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鄭玄云以司尊彝之職參之
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賈公彥云先鄭不推上下
文矧祭祀爲義直以生人所食解之
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賈公彥云亨鄭
時后先薦饋食之籩亏八籩少三者棗桃梅皆有乾溼

也知必有八者儀禮特牲少牢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
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醢人饋食之豆有八此朝事
加籩亦八故以義參之爲八也以周案記曰鼎俎奇而
籩豆偶籩未有用五者周官當有誤文賈疏以饋食八
豆及特牲少牢諸禮推之謂饋食之籩有八恐未然饋
食之籩蓋四其實棗㮚䕩榛不用桃內則棗㮚榛柿瓜
桃李梅杏楂梨鄭注謂人君燕食之庶羞非用亏祭韓
非子外儲說左下云魯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
後啗桃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孔子對曰黍
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

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
登郊廟饋食爲祭之盛禮則其籩不用桃明矣鄭注釋
乾䕩引桃諸梅諸今本作桃乾䕩乃後人以注語妄增
之爾古人飲酒之禮籩如豆數士冠醮子士昏醴賓用
脯醢皆一豆一籩士冠再醮士虞獻祝特牲主婦致爵
亏主人皆二籩二豆少牢賓尸用四豆四籩是也而食
禮有豆無籩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六豆無籩士昏禮饌
房中設六豆無籩特牲饋食尸入九飯設四豆無籩少
牢尸入十一飯亦設四豆無籩聘禮堂上八豆東西十
二豆無籩是也賈疏云特牲少牢士二籩大夫四籩諸

矦豆六天子豆八此乃歆酒之籩如此不可說饋食天
子朝事在饋食之先用歆禮朝事用腥爓無可食者故用歆禮故籩豆
皆八饋食用食禮故籩不必如豆數饋食之豆惟八故
既夕禮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可直用其四饋食之
籩惟四故既夕禮四籩止昇用棗㮚二籩而又取加羞
脯糗二籩以足其數如饋食果有八籩亦可直用其四
何必復用羞加之物賈疏難信

鄭[元]云加籩之實蔆芡㮚脯㮚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蔆
芡脯脩以周案說文蔆楚曰芰秦曰薢茩方言芡雞頭
特牲少牢禮不用蔆芡是祭用蔆芡者天子禮也故楚

屈到嗜芰及祥將薦芰其子建命去之曰夫子不以私
欲干國之典左史倚相亦云薦芰以干之謂僭天子之
禮也說者以為芰非祭物與周官違非矣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故書餈作茨鄭衆云糗熬大豆與
米也粉豆屑也茨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鄭[元]云此二
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
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
相足賈公彥云此為二籩糗與粉為一物恐餌餈黏著
籩故粉于二籩之下鄭鍔云亦以四物而為八籩以周
案賈意朝事饋食加籩各八籩羞豆二籩禮器云天子
之豆二十有六籩亦同也其實籩不必如豆而以此為
二籩自不誤也剛中說不可從

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
菹麇臡鄭[元]云三臡亦醢也鄭司農云麋臡麋肝髓醢
或曰醬也有骨為臡無骨為醢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茆
為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為茆[元]謂
菁蔓菁也茆鳧葵也以周案韭菁異菹仲師注菁菹韭
菹有字脫段氏說當云韭蔓菹說文菁韭蔓也正用仲
師說然當以後鄭蔓菁之說為當茆少贛讀為茅茅初
生若筍可菹鄉師其茅蒩杜子春云蒩當為菹以茅為

菹若葵菹也義與少贛同賈疏茅不可食非也此杜注
讀茆為茆茆菹者鳧葵菹也後鄭申其義故云爾其實
饋食有葵菹茲當以少贛之說為長今疏本作杜讀為
卯姝不可通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
鄭[元]云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
也蠯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或曰豚
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以周案爾雅蚹蠃螔
蝓說文作虒蝓郭注即蝸牛也既夕禮今文作蝸蝸蠃
古今字脾析既夕禮注脾讀為雞膍肶之膍膍析百葉

也廣雅百葉謂之膍脛膍膍即膍脛膍脛膍近釋文膍
尺之反今本注膍仍經文作脾膍又譌肶肶即膍字說
文膍牛百葉也一曰鳧膍脛鳥胃也或从比作肶膍本
牛百葉後用為鳥胃獸胃之通偁許云膍脛鳥胃鄭注
內則云鴇奧膍肶是鳥胃亦稱膍也既夕禮不用牛注
云膍析百葉疏以為羊百葉是獸胃可通偁膍也盧既
夕禮作蜱注云蜯也蜱即蠯之省鼈人注引杜子春云
蠯蜯也蜯亦蛤類拍即士器禮兩胉之胉今文作兩迫
拍迫皆俗字當以胉為正廣雅胉脅也先鄭讀為膊膊
音同髆說文髆肩甲也故或說又訓肩而以脅義為正

故鄭又引河閒名豚脅聲以證
醢人加豆之實深蒲醓醢箈菹鴈醢鄭元云司農說深
蒲蒲蒻入水深或曰深蒲桑耳箈水中魚衣故書鴈或
為鶉元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箭萌以周案依說文
箈作菭云水青衣也从艸治聲用先鄭說也後鄭讀箈
為箁用爾雅箭萌之訓郭注引周禮箁菹鴈醢用後鄭
說也當以後鄭義為長
醢人羞豆之實酏食鄭眾云以酒酏為餅鄭元云酏餈
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
餈以周案酏與餈皆粥也所分者薄厚之閒耳說文鬻

鬻也酏賈侍中說為鬻淸鄭意酏食之酏以鬻為正與
六飲之酏不同祼問志云內則餈次糝周禮酏次糝又
酏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餈無酏周禮有酏無
餈明酏餈是一也故破酏從餈鄭志甚明
鄭元云亏后亞獻內宗薦加籩豆賈公彥云醢人及籩
人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又有加豆籩之實故鄭亏此取
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加籩
當酳尸節鄭鍔辥士龍說周禮言加豆籩則加羞之豆
籩特牲禮主人主婦既酳尸然後兄弟眾賓長為加爵
不施亏亞獻之節謂之加者加亏九獻之外秦蕙田云

酳尸三獻有豆籩則籩人加籩之實醢人加豆之實及
內宗加豆籩是也九獻之後加爵有豆籩則籩人羞籩
之實醢人羞豆之實是也加豆籩辥季宣鄭剛中竝以
為加亏九獻之後則加與羞無分別且不同時而設未
見的確以周案秦申鄭注亦未見確加籩豆不薦亏加
爵名實既非鄭注籩人云羞籩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
羞房中之羞亏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是羞籩羞豆
亦不在加爵也還以鄭辥之言為正
敖繼公云少牢禮主婦入亏房取糗與腶脩祼用饋食
之籩也以周案敖說非胡氏正義云周禮籩人糗為羞

籩脯為加籩
鄭元云少牢禮薦兩豆葅醢謂葵葅蠃醢敖繼公云韭葅醢醢也祝籩以尸之上籩則豆亦當以尸之上豆不賓尸禮主人主婦之薦皆以韭葅醢則此可知矣以周案敖氏以朝事之豆易饋食之豆非也江震滄云注非不攻亏是而為此說蓋所謂上籩者棗仍屬饋食之籩故謂其宜以類從又見下篇亏他葅醢皆有非文此獨不箸士虞禮餞兩豆葅醢其記曰豆實葵葅葅以西蠃醢則凡經所不箸者可知故謂宜用饋食

鄭元云特牲禮羞庶羞四豆設亏左南上有醢四豆者膮炙胾醢南上者膮炙為上以有醢不尋繹也敖繼公云少牢羞兩胾兩醢此當放之以周案少牢羞胾醢四豆設亏薦豆之北此羞四豆亦當設亏兩豆之左在湇南醢北之閒褚氏謂上文設大羹湇亏醢北不逼近醢豫留羞四豆之地是也張皋文圖四豆在湇北誤鄭注四豆不放少牢者褚氏云庶者多品之名大夫兩胾兼用羊豕則不尋云寡故彼注云侑牲不侑味士惟尋用豕苟兩豆皆豕胾則非庶羞之義故卽取豕肉為膮為炙為胾以示多品而實未嘗踰牲也既有三物一醢足矣經云有醢見醢止一豆也注極精細不可破褚說亦是但云經言有醢見止一豆恐無以解少牢

胡培翬云經云南上自不尋繹注以為有醢不尋繹未詳賈說亦未明析以周案鄭注以有醢不尋繹有當作一淺人據經文改也凡豆之繹者必有數醢錯列其閒如十六豆之繹有四醢四豆之繹亦有二醢特牲四豆用膮炙胾醢醢止有一例不尋繹故經云南上注不尋繹三字卽釋南上之義以一醢三字乃釋所以南上之故也公食禮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鄭注云先設醢繹之以次也彼注專為炙南醢而發以明繹次原非全經通例賈疏泥此為例又以與此注有醢不繹相違因謂公食禮醢先設尋繹此醢在後不尋繹其說遂膠轕不清蓋其所見本已誤也然公食疏云特牲以一有醢當作有一若繹之當醢在胾上此疏云此復一醢不尋與胾炙相對少牢四豆胾醢具相對故鄭注皆云繹似賈氏已見別本有作以一醢不尋繹矣

吳廷華云少牢尸取韭葅辯擩亏三豆擩必亏醢四豆惟醢醢蠃醢則三豆者二豆之誤

鄭元云薦侑醢在南方者立侑為尸使正餕統焉敖繼公云豆北上席南上相變之法以周案凡設韭葅醢葅在右醢在左侑席東面醢在南方居右故注以正餕統

尸解之褚氏云席豆無相變義下主人豆則循右菹左
醢之常矣當從注 右籩豆
鄭衆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以周案鉶本
盛羹之器說文鉶器也掌客注鉶羹器公食禮注鉶菜
和羹之器是也鉶以盛和菜之羹因又以鉶為羹名亨
人祭祀其大羹鉶羹是也大羹盛之亐登鉶羹盛之亐
鉶或謂盛亐鼎誤鉶之菜謂之芼公食禮用太牢鉶芼
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士虞特牲言用苦若薇者隨用
其一 非兼用也
鄭元云鉶芼用苦若薇苦苦荼也今文苦為苄苄乃地
黃非也賈公彥云以其與薇葵等菜不類故知非也以
周案爾雅苄地黃古人作羹無用地黃者故鄭注辨之
說文苄地黃也禮記鉶毛牛藿羊苄豕薇是直用今文
而以地黃當之誤矣 近注爾雅者多沿說文之誤 公食大夫禮記曰
鉶芼牛藿羊苦豕薇古文亦作苦
舊禮圖云鉶受一斗有足有兩耳有蓋士以鐵大夫以
銅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賈公彥云鉶鼎即陪
鼎聶崇義云鉶是羹器即鉶鼎也故周禮掌客注云不
殺則無鉶鼎然則據羹在鉶曰鉶羹據器言之曰鉶鼎
據在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謂之羞

鼎其實一也以周案據掌客注鉶羹器也鼎牲器也鼎
十有二者正鼎九與陪鼎三鄭分鉶與鼎為二器甚明
其云不殺則無鉶鼎者謂不殺則鉶與鼎俱不設非以
為一器也說詳名物門賈疏以陪鼎當鉶殊謬聶圖沿
賈楊信齋又沿聶皆失審 右鉶
鄭元云少牢禮祝俎皆升下體祝賤也秦蕙田云祝俎
一而褋用五俎之物是賤之也敖氏以為見其尊未的
以周案秦申鄭是
鄭元云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不嚌之膚不盛敖繼公
云亦嚌之以周案注膚不盛是解經不言嚌之意褚氏
云敖違經不可從
鄭元云有司徹雍人合執二俎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
湆羊肉湆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肉湆豕脅湆魚
賈公彥云匕湆無肉直汁肉湆是肉從湆中來實無汁
案下文次賓羞羊匕湆司馬羞羊肉湆次賓羞豕匕湆
司士羞豕脅此竝云司馬司士者據上經司馬刲羊司
士擊豕而言吳廷琴云俎不可以盛湆故賈疏謂在俎
無汁非也據聶氏崇義云宋初俎有舟禮圖酒尊舟如
槃俎之舟亦然則肉湆匕湆皆當以舟盛之以周案羞
羊匕湆豕匕湆者皆次賓經有明文賈疏據以正注是

也俎舟竝無見文匕湆則以匕盛之加于俎上故下文云司馬𣪠桃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次賓縮𣪠匕俎以升尸受匕枋坐祭嚌之吳說非或據此坐祭嚌之謂匕湆中亦有肉亦非說文嚌嘗也顧命大保受同祭嚌酒亦言嚌竝從賈　盧文弨云注豕肉湆三字李云衍以周案賈疏述注已有豕肉湆三字其誤已久　敖繼公云北俎羞羊匕湆豕匕湆南俎羞羊肉湆豕脀湆魚以周案敖與鄭異褚氏申其說謂方羞羊匕湆時羊肉湆俎卽當載而俟故可踵進若仍俟羊匕湆之俎則羞之也遲非敬尸之道胡氏駁之云敖釋疏匕二云羊豕之

湆宜異器既不同匕曷為同俎又次賓𣪠匕俎降後尸尙有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𣪠爵興主人荅拜諸儀節司馬于斯時載羊肉湆于俎而進之未遲也褚說亦非　蔡德晉云四羊俎設于鼎西為一列雍人又𣪠二俎設于其西別為一列南俎以羞羊匕湆羊肉湆北俎以羞豕匕湆豕脀湆魚蓋羊陽類豕魚陰類故二俎不相通也前四羊俎為正俎皆奠于席上後二俎為益送之俎則既羞之後卽以其湆并于羊俎而𣪠虛器以降焉六俎之用鄭注確不可易郝氏仲輿從而紛更之謬甚以周案郝氏以六俎皆為尸俎蔡氏駁之誠是然羊

肉湆豕脀湆魚司馬縮奠俎于羊俎南經有明文若羊匕湆豕匕湆次賓縮匕于俎上以降是不并于羊俎也凡俎不奠于席上當云席前

褚寅亮云燔俎預陳于內東壂不在益送二俎內疏及李如圭說竝誤張惠言云宜有燔俎在西壂注于侑湆俎降云羊湆俎訖于此不復用疏以為下羞羊燔用豕俎非也正祭自有燔俎不在十一俎之內以周案羞燔別有俎見士虞禮褚張駁疏是褚云在內東壂張云在西壂今從張

鄭〔元〕云尸羊俎謂司士所設羊鼎西弟一俎侑羊俎司

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賈公彥云鄭君見羊肉湆俎在豕俎之南羊尊豕卑明尸俎在侑俎之南或解云言弟一者最在北侑俎下注云北俎明北俎在俎之南盧文弨云鄭注北俎吳氏疑北是次字之誤然疏已作北俎釋之矣胡培翬云吳說是也據下注以阼俎為司士所設豕鼎西俎主婦俎為司士所設魚鼎西俎如謂侑俎在北尸俎在南則尸俎之南尙有主人主婦俎亦不得為弟一且陳鼎北上俎順鼎之序亦以北為上羊鼎西有二俎故尸俎在北為弟一侑俎在南次之主人俎在豕鼎西又次之主婦俎在魚鼎西又次之如以南為

上則當以魚鼎西之俎為弟一若侑俎在北尸俎在侑俎之南既非北上又非南上安所取之故知此注北字定為次之譌也賈疏亦有疑于北字而不能斷為譌又以羊肉湆俎在豕俎南為倒致後人駁注者多不知羊肉湆俎在豕俎南乃謚送之俎與正俎異則取相變之例以周案胡說誠是然相變之例說猶未盡鼎之以北為上者由執匕者在鼎東也故匕皆東枋謚送之俎以南為上者由執匕者在俎西也故匕皆西枋執者面佐不同故南上北上有異爾

鄭[元]云羊肉湆俎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于此歷說之

爾以周案此下十一俎并上尸正俎為十二俎其實尸侑主人主婦載羊體之正俎凡四俎其餘體載有八俎皆以雍人所執之二俎謚送往還又有不在體載之例經文所不箸者尸主人羊匕湆豕匕湆共四俎亦以雍人所執謚送往還之俎此十二俎實止二俎統夀四正俎凡六俎又別燔俎在西壂不在此數鄭注云俟時而載據下經文為言也楊信齋申此殊詳密或謂正俎四可預載不必俟時非也

賈公彥云豕脀不折臑臑亦在下順上文羊臑在下故也敖繼公云豕臑亦折以周案敖說非褚氏云羊臑之折以分用于羊正俎羊肉湆俎也豕止一俎折此臑體將安用之

盧文弨云侑俎膚三史云案下阼俎注云降于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謂膚三為增于侑俎似侑俎無膚三也楊本三作一

鄭[元]云阼俎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以周案鄭注迂曲胡氏云右體尸俎已盡用之則自侑以下皆用左體可知經不言文省耳

李如圭敖繼公說主人獻尸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湆字衍下尸酢主人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張爾岐

云覩下受酢羞肉湆節當是縮奠湆俎于羊俎南以周案張說是也云縮奠者凡正俎皆橫執橫奠加俎皆縮執縮奠

鄭[元]云奠于羊俎東不言魚俎東主于尊敖繼公云羊當作魚字之誤也以周案注不敢輕破經文敖則不然惟恐無可叓改也

鄭[元]云不儐尸禮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个猶枚也魚摭四枚腊摭五枚其所釋者腊則短脅正脅代脅魚三枚而已祝主人主婦俎之魚各取一其腊主人臂主婦臑祝則骼也與敖繼公云腊摭八个祝俎之腊用髀

郝敬云魚摭其五以周案摭釋之說當從注祝俎腊用髀敖氏據下文獻祝薦脊如儐以爲用髀褚氏駁之云經言如賓不盡如卽如上經洗獻酳尸無四邊與儐尸異而亦云如儐可見矣髀不升則神俎無髀可摭祝俎安得取亏是乎且所摭之髀安所用之

盛世佐云佐食設俎自臂脊以下諸物其一俎與少牢禮祝俎相似郝氏以爲五俎非

鄭元云特牲記主婦俎觳折觳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不分左臑折以周案校勘記疑注首折字下脫分也二字胡氏正義云經例全者則直舉其體名不全者言折此觳分以爲佐食俎則不全故以折言之非謂折爲分也若伦分字解則下不分左臑折句不可通矣不分左臑折者謂分觳爲折不分左臑爲折也

敖繼公云主婦俎與佐食俎同用觳而主婦尊亏佐食則主婦右佐食左與或曰佐食宜用右觳猶祝用右髀之意未知孰是以周案據鄭注云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是主婦佐食皆用右觳盛氏云一體分爲二皆用右也有左觳而不用者亦以其太卑胡氏正義從盛說

官氏曰體有貴賤而用全體者爲隆如尸俎之全用肩臂臑肫胳祝俎之全用右髀阼俎之全用左臂是也其次則不用全而用半如主婦佐食俎之用觳折是也又其次則儀度其可用者用之而并不言半矣如賓長兄弟及宗人俎用折是也又其次則襍用餘體之可殽者而并不言折矣衆賓兄弟之殽脅是也　右俎

鄭元云俎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者

敖繼公說賓長亦自執俎出以授人既則復反其佐以周案鄭注曲禮云凡祭亏公者必自徹其俎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與此注相發明敖氏謂此賓長亦自執俎褚氏云賓出送尸而入反佐亏此記見之如敖說賓當兩出兩反不已數乎

賈公彥云特牲祝命徹阼俎時堂下俎畢出又退在下者欲見先徹室內俎乃徹堂下

盛世佐云阼俎主人之俎肆已徹設亏東序下至是復徹而藏之鄉飲酒記云主人之俎以東是也主人之俎既徹亏是在庭之俎皆出矣先儒以上文祝命徹阼俎與此合爲一事未安以周案鄭注本無是誤惟佐食徹阼俎注云記俎出節亦謂以徹阼俎爲衆俎出之節非謂記上事也胡氏正義謂賈疏緣注記字致誤誠然

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酢不受徹俎不宴韋昭云祭畢徹俎又不與康子宴歓以周案徹俎不宴文在

繹飫之上宜讀如宴安酖毒之宴舒遲之意詩楚茨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徹以疾速為敬也下文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飫乃燕私之禮正祭徹俎時無燕飲禮韋注非也右徹

鄭元云繹祭之禮既設祭于室而事尸于堂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金鶚云祊在廟門外之西室繹則于廟門內之西堂少牢禮儐尸在堂則天子諸侯亦必在堂可知門堂頗狹天子賓尸何能容之且降于大夫尤無此禮鄭注禮器謂事尸于廟門旁之堂絲衣箋以堂為門堂皆非以

周案儐尸在堂見少牢禮繹祭之地無見文鄭意郊特牲以繹于庫門內為失其失在庫不在門因以祊定繹同在廟門又以繹與儐尸宜同在一處故不據少牢禮為文謂天子儐尸于門堂以繹祭門室故也然注郊特牲云祊禮宜在廟門外之西室繹于其堂與此注又相矛盾是鄭于繹之設祭終無定論也金氏既據少牢禮文以為天子儐尸在正堂則繹祭何復從鄭注門堂之說繹與儐尸二者同時並舉儀節交錯初不同直祭索祭于禮簡而時有先後豈可遠分兩地竊謂朝事有詔祝于室坐尸于堂之禮祭之明日繹儐尸卽仿此禮行之繹為又祭在正室儐尸與少牢禮同在正堂君在廟門外疑于君尸在廟門外疑于臣繹與儐尸必不在廟門外可知注疏之言無足據也金氏進儐尸于堂遠繹于廟門亦倒置不可從

毛詩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鄭箋云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以周案春秋傳曰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是天子諸侯繹在明日之證也記禮器曰季氏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鄭注曰室事祭時堂

事儐尸是卿大夫儐尸與祭同日之證也天子諸侯之儐尸卽于繹祭行之故詩序曰繹賓尸二者同時並舉與朝事詔室而坐堂同例或謂繹卽儐尸非也或謂繹祭之後別有儐尸禮亦非也

古毛詩說繹而儐尸及賓客楚茨傳公羊家說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儐尸士曰宴尸穀梁家說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以周案據穀梁繹卽儐語無分曉據公羊繹與儐尸截分為二語又落偏天子諸侯非不儐尸也但其禮于繹祭行之毛傳云繹而賓尸其語最當鄭郊特牲注云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陳氏禮書云繹其祭

也賓尸其事也繹之名特施亏天子諸侯償尸之名亦施亏卿大夫皆足以發明毛義金誠齋闢鄭混繹亏償尸之說不足信

鄭沅云祭義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償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以周案此鄭以大夫禮推之也詩楚茨疏云正祭先薦豆然後獻繹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主婦薦韭菹醓醢主人乃獻尸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主人獻尸乃云主婦薦韭菹故鄭注祭義云然 右繹賓尸

毛詩傳云飲酒之飫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韓詩傳云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跣而升堂謂之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以周案詩飲酒之飫韓詩作醧飫醧義別飫立成禮大亏宴醧坐飲卽宴私也宴私字當作醧毛用俗字韓用正字醧从區聲與豆具孺韵亦合韓以宴醧別不脫屨之禮則韓所云不脫屨而卽席當卽毛傳所謂不脫屨升堂毛先云飫私也明飫為醧之俗又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又明飫之本義如此古文醧通用飫故毛傳分別言之段氏以不脫屨之不字為衍陳氏又以為下字之誤胥失之矣

段玉裁云飫主敬宴醧主和飫立成宴醧坐飲飫在晝宴醧在夜飫必屨而升堂宴醧必跣以周案飫醧本二禮古文多通用段氏別之是矣云宴醧在夜者湛露詩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魏都賦愔愔醧燕張載注引飲酒之醧為證是其義其實非也湛露夜飲同姓諸侯為嘉禮不及婦人祭後宴飫為吉禮兼及內賓宗婦亏祭之明日繹時行之在日不在夜婦人無夜飲之禮魯語記公父文伯之母敬姜繹不盡飫則退明不夜飲也上大夫同日繹賓尸宴飫且晛尙不夜飲則天子諸侯祭之明日繹而宴私其非夜飲明矣辭家用典不盡足據多如此

鄭沅云徹庶羞設亏西序下為將以燕私與然則自尸祝至亏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亏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亏房以周案少儀云凡祭亏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明燕跣而在堂上也喪服不杖期章疏引尙書大傳云宗子燕族人亏堂宗婦燕族人亏房鄭注本伏傳是也或謂燕當在廟後之寢沿楚茨孔疏解樂具入奏之說不足據詩楚茨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與此注徹設西序下為將以燕互相發明 右宴醧

受業泰興陳國霖 子家岱 仝校

肆獻祼饋食禮通故七　禮書弟一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當門也或說少牢陳鼎在門東此亦在門外東方以周案士冠禮孤子若殺陳鼎于門外直東塾士昏禮陳鼎于寢門外亦在東方此不言東文媘耳疏家謂大夫士陳鼎有別似未然

特牲記明日卒奠冪用綌卽位而徹之加勺李如圭云卒奠酌奠奠于鉶南時卽位尸卽席坐時鄉飲酒賓至徹冪盛世佐云明日卒奠謂祭日尊于戶東之時也以其奠壺之事至是而成故曰卒奠吳廷華云卒奠謂實

之竝奠于其所也乃用冪官獻瑤云加勺而後祝取以酌奠在尸入之先此卽位當指主人入卽位時也胡培翬云李氏以賓至徹冪爲證案鄉飲酒賓未至無酌酒之事此尸未入卽酌奠則不得以彼證此矣盛氏吳氏官氏之說似長盛氏又引少牢禮主人出迎鼎先入司宮乃啟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枋謂其節與此同是也但少牢先云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乃云主人出迎鼎主人先入則當如官氏所云入卽位時盛氏謂卽位爲主人及賓以下卽位于門外時非矣

鄭元云特牲禮賓及眾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不蒙如初者以宰在而宗人祝不在敖繼公云此時方修祭祀助祭之賓宜來視之以其不在屬者有司羣執事之中故不蒙如初之文賓旣位于此則公臣私臣不敢與之齒而位于他所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私臣門東北面足以明之矣以周案上節如初謂如初筮位在廟門外此卽位門西謂廟門外之西也記所云門西北面門東北面乃祭時門內之位非門外之位且助祭之賓亦卽于屬者有司羣執事中選之敖說未是劉端臨云上文有司羣執事但云東面北上不曰門西蓋與子姓兄

弟東西對立而不與主人相對也至立賓之後賓與主人一東一西相對矣此所以不蒙如初胡氏正義從劉說

鄭元云眾賓荅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敖繼公云眾賓荅一拜言再者字誤也褚寅亮云鄉飲酒有司徹之荅一拜大夫禮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而妄改經文胡培翬云士賤旅之得備禮對大夫之賓一拜爲不備禮也賈疏以一一獨荅拜與一時再拜爲言非

鄭元云告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敖繼公云謂所濯者已具以周案上文所陳尙有几席几席具之而已不須

濯也故告濯具不言絜言絜則專為濯者言之言濯與具則兼為不濯者言之也如敖說直告絜可矣何必言濯具

胡培翬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復言之者以祭日有加實及易置之事易置則不言如初不易置者須言如初以別之敖氏疑上有脫文非也

鄭元云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于門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郝敬云簞以盛巾在廟門右內以西為右尸入于此盥手盛世佐云下經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則槃匜之屬

在門內之西明矣門西曰右從堂上視之也郝氏以西為右之說㝵之吳廷華云鄉內鄉外以人言此陳器自當以堂為斷況此與少牢尸盥並在西何匜水獨有東西之別乎以周案鄭注鄉內鄉外以門言出入以人言鄉內卽釋經門內字兼言入者合下尸入為義其實門之左右專以鄉內鄉外而別其入者以鄉內為文其出者以鄉外為文而左右之名仍主于門不主于人也說詳相見禮門

俞正燮云簞巾在門內之右尸入門左北面盥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凡向內以入為左右向外以出為左右北面盥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注言洗東門內之東此門內之右則西也設槃簞與洗東西相配故云象之槃簞在西云門右者所謂向外以出為左右也尸入門而西盥畢侍者執簞就之宗人授巾此西云入門左者所謂向內以入為左右也此經所謂左右以出入各言之均皆西階下據疏內外出入不辨以周案俞氏專以人之出入分左右遂駁曲禮為跆于辭又以特牲槃簞在門內之右無出入之可言于是又援鄭注以坿會其說其實鄭注門內之右象洗在東明門之設槃簞猶庭之設洗洗與槃簞皆在東故下曰統于門東北上尸入門

左盥則在西與盥器不相直故曰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所以優尊也凡尊不就洗皆侍者執而就之說詳昏禮門俞氏以門外向為用則槃簞在門內之右為在西人以出入為左右則尸入門左亦在西同一門內之西而忽左忽右讀者何以明也

鄭元云佐食賓佐尸食者賈公彥云佐食于私臣之中擇為賓使佐尸食也敖繼公云佐食主人兄弟之佐尸食者記曰佐食于旅齒于兄弟盛世佐云下記云私臣獻次兄弟則其于旅可知也此不次于兄弟而與之齒以其接神故尊之也然則佐食以私臣為之信矣若本

是兄弟何必以是為寵異之而記之邪以周案記云宗人齒于眾賓宗人非眾賓也齒于眾賓為庭長尊之也又云佐食齒于兄弟佐食亦非兄弟也齒于兄弟為其接神尊之也宗人佐食皆以私臣為之盛說是

鄭[元]云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道之釋先入義既錯又以畢臨匕載釋南面義備失脫也雜記曰匕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匕畢同材明矣今此匕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似御他神物神物惡桑叉則少牢饋食及虞無叉何哉此無叉者此謂少牢及虞乃主人不親舉耳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喪祭也主人未執事祔練祥執事用桑叉自此純吉自此謂練祥以後用棘心叉

以周案凡主人匕牲體于鼎執事者必以畢助之所謂備失脫是也有鼎必有匕有匕必有畢文見于此焉鄭注辨匕畢之用誠是然祭必親匕自天子下達故易言祭主曰不喪匕鬯鄭以少牢禮不言畢為大夫不親匕殊泥少牢禮云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特牲不言罍枓豈亦可謂士不親盥乎鄭彼注云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宜以彼例釋此經特牲少牢兩禮其文多互見不具矣

經乃朼周官御僕注引作乃匕載及兩鉶芼詩召南疏引作及兩鉶鉶芼王引之云乃朼載注朼右人也今本經文尾脫載字注首脫朼字兩鉶鉶芼上鉶是盛羹之器下鉶即羹也尸祭鉶嘗之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兩鉶鉶芼必重一鉶字而義始明若云兩鉶芼則是兩鉶中有芼而無羹于文為不備矣以周案王氏說是

鄭[元]云祝饗饗勸彊之也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為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賈公彥云引舊說者證圭為潔明之義也以周案舊說本大戴禮孝嗣侯某潔為而明薦之享鄭引此者以證孝薦亦稱明薦也

江震滄云鄭意喪祭稱哀吉祭宜稱孝故改明為孝又欲見明孝或尋兩稱故存舊說此為孝字記異非為圭字作證

盛世佐云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凡拜必奠爵此不言奠爵與者文略也以周案少牢禮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受黍振祭嚌之文詳于彼互備也盛說是或以拜不奠爵受黍不祭為異于大夫誤

鄭[元]云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詩承也挂袪以小指便卒角也敖繼公云古者袪狹于袂然猶挂之者慮拜時或遺落也章平云下文云卒角拜蓋便拜非便卒

角也注卒角下當脫拜字以周案少牢禮挂于季指以下有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諸儀節故于此舉卒角為訓非有字脫其義則以兼說為是詩注訓承李氏如圭據內則詩頁之孔疏以為維持之義

敖繼公云主婦亞獻叓用爵正禮也盛世佐云此爵亦角也變角言爵見其不仍初獻之器且初獻用角為下于大夫則主婦獨不當避內子邪敖說葢誤

鄭元云主婦北面拜辟內子也大夫之妻拜于主人北西面胡培翬云少牢注云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是大夫之妻辟君夫人不北面士妻不辟故北面拜所謂

士賤不嫌與君同也此注迂曲以周案室中之拜以西面為敬鄭少牢注君夫人北面似無據玆北面拜者士室隘僅容二席以故祝饗侑南面主婦拜獻北面均不與主人同面拜大夫以上室寬皆西面

鄭元云主婦薦兩豆籩東面敖繼公云南面設之褚寅亮云凡設豆籩等必鄉席設之主人席西鄉故注云東面斷無南面設之理

敖繼公云取肝揳于鹽坐振祭嚌之坐字衍吳澄云上文云坐挩手至此尙未興不當復言坐褚寅亮云少儀云有折俎者取祭不坐燔亦如之知凡從獻之肝燔必興而取坐而祭經言坐正見其興而取也

敖繼公云主婦酌醋左執爵拜左字非誤則衍內則凡女拜尙右手郝敬說主婦左執爵拜不奠爵婦人立拜也盛世佐說此肅拜也敖以為誤非以周案立而長揖曰拜肅跪而俯首下手曰肅拜其首較空首為略舉其手亦異拜手之下拱地故可執爵拜說詳相見門內則凡女拜尙右手謂兩手相沓以右手居上也今既執爵拜矣又何右手可尙乎敖說非也凡拜必跪既拜必興此常禮也故祭酒又坐郝盛二說以此執爵拜不言興下文卽言坐祭遂謂婦人立拜則主人荅拜亦不言興

豈主人長跪不起乎胥失之矣

鄭元云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如初祝濯時主人再拜賓荅拜三拜眾賓眾賓荅再拜者敖繼公云三拜眾賓眾賓荅一拜以周案鄭據本篇陳鼎拜賓時言敖據有司徹文秦氏云彼大夫禮與士禮自有異仍當依鄭

鄭元云宗人告祭脀乃羞所羞者自祝主人至于內賓無內羞敖繼公云自尸而下至私臣同時設之姜兆錫吳廷華說自尸而下皆有內羞以周案當從鄭注盛氏云上經佐食羞庶羞四豆則尸之庶羞不于是時乃設

也下經徹庶羞設亏西序下則自尸而下皆𣱵內羞又可見矣注說自不可易後儒好立異未見其確

鄭元云主人酬賓奠觶亏薦北非為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亏飮酒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觶亏其長皆奠觶亏薦右非神惠也褚寅亮云鄭意旅酬尸奠爵以待卽神惠也此賓主弟子各舉觶亏其長亏尸𣱵與故不為神惠而同生人禮也注不誤以周案鄭意郤如褚言但以𣱵算爵為非神惠終覺可疑主人酬賓奠觶薦北不過欲與下賓奠觶亏薦南相變耳鄉射記云凡奠者亏左將舉亏右此酬爵當舉亏例宜奠薦南主人欲與之相變故先奠薦北

鄭元云筵對席佐食分簋鉶為將餕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亏會為有對也敖繼公云以簋分簋實以鉶分鉶羹也或說以二簋二鉶分與二餕褚寅亮云少牢之餕資黍亏羊俎兩端此何嫌分黍亏會乎敖說不必從以周案士祭兩簋兩鉶留一簋為陽厭則餕止一簋今兩餕相對故須分以與之兩鉶陽厭時不用兩餕自可各分一鉶不必更用鉶分之敖說以鉶分鉶羹又引或說以二簋分與兩餕俱謬

鄭元云特牲記其服皆朝服亏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

兄弟夙與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以周案鄭注似未是說詳衣服門

鄭元云記沃尸盥者一人每事各一人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代授巾以周案經一人自下事注每事指下奉槃執匜執巾言宗人授巾又一人吳中林以為宗人卽執巾者誤鄭注士虞禮記云執巾不授巾卑也右特牲篇襍說

鄭元云少牢禮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亏洗長枇謂長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枇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以周案鄭注特牲以為右人枇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是主人親枇也少牢則主人不親枇使長賓及衆賓為之故特牲注又云尊者亏事指使可也卽指少牢而言其實枇以主人為主故易稱祭主特曰不喪匕鬯鄭注云守其宗廟社稷為之祭主不亾其匕鬯人君亏祭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為也是也凡祭以匕鬯二事為最重故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皆親為之大夫士𣱵祼禮𣱵薦鬯事所自主者枇牲體而已少牢賓就主人皆盥亏洗皆主人也主人主枇者也賓助枇者也經以賓立文故曰長枇而亏賓曰就曰皆所以明枇主主人也鄭注反謂長枇主人不親枇是失其指矣賈疏又謂大夫不

親札辟人君說又曲矣凡札者主人與長賓載者衆賓也特牲亦主人長賓札主人札牲鼎長賓札魚腊鼎上記舉鼎之法曰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札亦然也鄭注謂衆賓亦札又似與經違下經歷言佐食二人升羊豕司士三人升魚腊膚即載者也主人長賓南面以札出之于鼎佐食等北面升而載之于俎札載異事亦異面敖氏誤以升者為札者遂謂佐食等即賓不知佐食亦衆賓之長賓在右南面札衆賓之佐食者在左北面載

鄭元云魚加于肵橫之者異于肉敖繼公云于俎為縮于人為橫以周案正祭魚本縮此加肵俎橫之者為與牢肉同加一俎也牢肉橫今仍橫魚本縮今則橫也故曰異于肉經言橫之敖氏何以為于俎縮褚氏云凡羞魚之法其乾魚皆縮載于俎橫設席耑魚于俎為縮于席為橫矣自進者而言為左首自席而言為右首矣故疏謂載魚皆右首此祭祀與生人禮同也其異者祭祀寢左而進腴食生人寢右而進鬐冝若濡魚則橫載于俎于俎橫則于席縮矣故得進尾而冬夏又有右腴左鬐之別天子諸侯繹祭及上大夫賓尸旣異正祭又異食生人進腴則疑于神之進鬐又疑于人之故雖非濡

魚亦橫載于俎以示變正祭牲體橫加于肵俎亦橫先後同魚則正祭縮而加于肵俎橫先後異故此注云異于肉有司徹注云異于牲體彌變于神也　又案載魚皆右首士喪禮之左首賈疏云據載者言是也陳用之以為左首反吉矣公食大夫禮之縮俎寢右鄭注云右首進鬐是也敖君善亦以為左首進鬐矣少牢禮之加肵橫之鄭注云異于肉以明改載肵俎有異始載之縮俎也敖氏又以為于俎仍縮是無別于始載矣有司徹之儐尸侑主人魚俎橫載鄭注云彌變于神以明儐尸之禮有異正祭之縮俎也敖氏又以為于俎仍縮是無別于正祭矣至少儀所言自記進濡魚之法據賈疏為天子諸侯繹祭禮或以為平時燕食非禮食亦分二說存參

鄭元云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言受者尸授之也尸受牢幹而實舉于菹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焉敖繼公說言受明尸未嘗奠之也以周案凡尸所食之肺脊必先奠于菹豆尸卒食佐食始受之加于肵俎此通例也少牢不言實舉于菹豆文略故鄭據特牲文以決之是也尸于初三飯常左執之者為每飯食舉冝至四飯食胾則肺脊自實于菹豆執至十一飯有何義乎褚氏

曾駁之矣
王引之云餕尸主人拜送當依士虞疏所引作主人西
面拜送唐石經始脫此二字
敖繼公云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
受受黍也東北面鄉主人于戶西者為尸致嘏宜近尸
也郝敬云祝席南受尸命遂東就主人戶內之位致嘏
也劉台拱云東北面者鄉主人又不背尸也胡培翬云
受自兼受黍受命言至祝致嘏主人自當鄉主人但于
戶西為近主人非近尸敖說非以周案以東北面于戶
西七字句言祝以東北面退至戶西也以嘏于主人亦
以東北面致嘏兩以字對文舊讀誤胡說受兼黍命戶
西近主人皆是特牲禮尸親嘏
秦蕙田云主人獻祝薦兩豆籩者敖氏以為宰夫姜兆
錫以為主婦盛世佐泛云有司當以盛說為是
敖繼公云主人獻祝及佐食節肝牢當作牢肝佐食卒
爵拜拜益衍文以周案敖說並是褚氏亦云祝旣不拜
卒爵則佐食不拜可知方望溪以祝不拜旣爵佐食不
啐為將儐尸日不足故注皆以為賤失之胡竹村以下
賓獻祝不及佐食注將儐尸禮殺參之謂方說亦可從
此語殊謬佐食惟賤故禮可殺旨且獻禮殺之尚可

曰日不足一拜一啐何足不足之可云
鄭元云主人獻上佐食有脅而無薦亦遠下尸上佐食
旣獻則出就其俎特牲記曰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謂
此時敖繼公云佐食與出立戶外士虞記曰佐食無事
則出戶負依南面不云薦文略也不儐尸之禮云其獻
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脅皆如儐則此佐食有薦明矣
以周案特牲記云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
北面鄭注云當事將有事而未至士虞記之佐食出戶
南面為室中尊不空立故出戶外以待卽此所謂將有
事而未至者也故士虞記之無事卽此當事此上佐食
旣獻則事畢矣故注以為就中庭北面位敖氏以為出
立戶外負依南面未是其引不儐尸禮以證佐食有薦
則是也
賈公彥說授主婦贊者于房戶此當授以篚及奠于地
敖繼公說戶字誤下篇曰于房東以周案敖說存參賈
疏未是胡氏正義駁賈云內則言非祭非器不相授器
則祭與器男女㝵相授矣鄭彼注云祭嚴器遽不嫌
鄭元云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
中贊者有司贊者也易爵亦以授婦贊者婦贊者受房
戶外入授主婦吳廷華褚寅亮說主婦以爵出亦當主

婦授婦贊者乃轉授有司贊者以周案上主婦獻尸節婦贊者有司贊者已分別箸之亐此略之渾曰贊者自兼婦贊者有司贊者言其與主婦授受者為婦贊者其易爵亐篚者為有司贊者自可以上節決之故經從略鄭注必以贊者為有司贊者其語落偏敖氏遂謂有司贊者與主婦親授受謬

賈公彥云上大夫尊儐尸故不致爵亐主婦避人君也下大夫不儐尸故增酢主婦而已士卑不嫌與君同故致爵具以周案下大夫賓亦致爵亐主婦不止增酢主婦已也主人主婦不交致爵惟大夫為然而主婦必致

爵亐主人則自天子下達也或疑特牲夫婦交致爵不應在獻賓獻兄弟之冄不知家道以夫婦為始祀事以主器為重主人主婦親相致爵則皇尸其樂之矣中庸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與此禮意正合

鄭元云餕者奠舉亐俎皆答拜皆反取舉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

敖繼公云奠舉亐俎亦各亐其所近者餕者答拜無異文則是西面者亦西面拜矣以周案祭禮唯尸恆坐卽亐所坐席上拜其餘拜皆離席此通例也然經文亐拜竝不言反茲獨箸之者為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不言反無以見其違位也鄭注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或字卽指在西面席者言經注立文可謂精細矣褚氏云如敖說亦西面拜則背主人矣依注南面為尊奠舉亐俎盡仍奠亐膚俎也物各有俎不可亂就近俎之說亦未是

鄭元云上餕親嘏不使祝授之亦以黍敖繼公秦蕙田等說經無以黍之文是不用黍也

敖繼公云上餕興出主人送乃退出亦謂出戶送謂送之亐戶外退者上餕退立亐賓位也褚寅亮云出出廟

門以不與賓尸禮也退送而還入廟門也三餕則不送上餕則送而不拜尊卑之差也如以為出室何必送邪此時賓有司等皆暫出以俟徹俎埽堂出而復入故鄭亐下篇議侑亐賓注云是時主人賓有司已復內位其不與賓尸禮者則出而遂歸矣胡培翬云上言餕者三人興出謂出室也此言上餕興出則出室而卽出廟門也經不別言出廟門者省文也儀禮十七篇凡出室無有言送者褚氏之駁是已但謂三餕不送說猶未合上經三餕之出禮尚未畢主人自不遑送且四人同餕亦無三人先出廟門之理故注以為反賓位至此禮畢上

饔出廟門二饔亦隨之出故經特言主人送以見禮終
復云乃退者謂主人送訖暫退以俟儐尸也褚氏謂此
時賓有司等皆暫出其說甚確則上饔亦無獨立賓位
之理敖氏之誤益明矣右少牢篇襍說

鄭元云有司徹乃爇尸俎爇溫也溫尸俎于爨所亦溫
侑獨言溫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儐尸之禮敖繼公云
祝與佐食亦與賓尸之禮但因其故俎而已以周案此
卿大夫儐尸禮也若天子諸侯繹祭則別用牲不爇故
俎詩絲衣云自羊徂牛鄭箋以為視牲周官牛人凡祭
祀共其享牛求牛鄭箋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

也褚氏云儐尸時無祝佐食之職若仍與侑則當列于
衆賓不得因其故俎設故俎則非其名矣

鄭元云乃議侑于賓議擇也敖繼公云與賓長謀議可
以為侑者與鄉飲酒就先生而謀賓介相類胡培翬云
此所謂賓有禮主則擇之也鄉飲酒就先生謀先生不
在賓介之列者也此侑即于賓中選之何為與賓謀敖
說非

王引之云主人出迎尸下當有侑字上文議侑于賓賈
疏引此文云主人出迎尸侑以周案據鄭注無侑

鄭元云不洗者俱獻閒無事也賈公彥云凡爵從尊者
來向卑俱獻閒無事則不洗爵從卑者來向尊雖尊閒
無事亦洗以周案賈疏據鄭注不儐尸洗致爵以補此
注是已

胡培翬云此篇尸升筵自西方侑主人升筵自北方皆
與鄉飲同惟侑主人降筵自北方與鄉飲異者禮經釋
例云少變于飲酒正禮也以周案鄉飲主人介降席自
南方注云由便則此降自北方正禮也麥說非鄉飲記
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專指鄉飲言耳

鄭元云尸酢主人坐奠爵于左者神惠變于常也言虛
俎者羊湇俎訖于此虛不復用賈公彥云自賓羞匕湇

司馬羞羊肉湇于尸及次賓羞匕湇于主人三降同用
此俎皆不言虛明後更用至此言虛俎明不復用敖繼
公云奠爵于左避肉湇俎也言虛俎者見其盡載于羊
俎而無所釋以周案如敖說下賓獻尸及主人酬尸皆
奠爵于薦左又將何避乎上司馬羞羊肉湇于尸亦是
盡載何以不言虛俎乎

敖繼公云如羊匕湇之禮如其左手執俎左廉以下之
儀其異者雍人不復授之也尸坐奠爵亦于左褚寅亮
說經言如則亦雍人授疏匕與俎可知敖謂不復授之
與經違戾尸奠于右依生人飲酒例若于左經必明著

之

賈公彥云主婦受冢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侑主婦獻尸拜雖在嘗鉶下其拜仍為啐酒是以特牲少牢尸嘗鉶皆不拜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文有者衍字也以周案校勘記云啐酒上拜字疑當作坐又盛氏疑經上文其祭糗脩其當作共斥注以不告旨釋不拜之失經意胡氏正義已辨之

盛世佐云凡主人亏賓之為己洗也降立亏阼階東西面當東序辭則進而南面其禮見鄉飲鄉射今乃東亏洗者以其不為己而洗故也夫婦一體尸為婦洗主人雖不代為辭而亦遠其故位焉示不敢當也胡培翬云主人辭洗則進而南面此不辭洗而仍立亏阼階東西面則與尸背矣故立亏洗東北西面以向之也以周案敖氏疑經文洗東北西面西階西南文有誤衍劉端臨謂西階西未有不少南亏階者或言西階西或言西階西南文有脫省也唯主人立亏洗東北西面嫌太東盛胡二說皆發明其所疑者

鄭元云主婦出房立卒爵宜鄉尊不坐者變亏主人也執爵拜變亏男子也敖繼公云立卒爵婦人常禮以周案注鄉尊釋出房不坐釋立變亏主人者尸酢主人主人坐卒爵也敖說非褚氏駁之云如立卒爵乃婦人常禮豈特牲主婦受酢如主人儀亦立卒爵乎

鄭元云司馬羞湆魚變亏尸敖繼公云經文司馬當作司士上下皆司士為之此不宜使司馬且司馬惟主羊俎亘羞湆魚非其事也以周案敖說可從

賈公彥云有司徹徹堂上下之薦俎也案上文堂上有尸侑之薦俎堂下有賓及兄弟之薦俎皆徹之也以周案尸侑俎司士歸之賓以下俎亦自授其人以歸此時堂上無尸侑俎祇有主人主婦俎

鄭元云不儐尸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

亘舊說云謂大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亏賓賓奠而不舉而此備有似失之矣以周案鄭以侑有解不儐尸為攝祭禮至敖氏又以儐尸不儐尸為文質異宜如冠禮之言若不醴者然皆異說也然當從注為是

王引之云臑辯無脟鄭注亦盛半也釋文及賈疏皆不解辯字案辯當讀為胖說文胖半體肉也故鄭以盛半解之上篇司馬升羊右胖注曰古文胖皆作辯是辯為古胖字以周案王說是

鄭元云不賓尸禮主婦北堂東面變亏士妻內子東面

則宗婦南面西上內賓自若東面南上敖繼公云宗婦北堂東面主婦之席東面則在宗婦之北郝敬云堂之北即房戶之外室戶之東以周案上經云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此主婦受尸酢之位也特牲受主人致爵之位亦同此受賓致爵席于北堂東面吳氏盛氏並以為避尸主人之位胡氏正義云特牲記云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是宗婦非一人矣今主婦既在北堂設席東面宗婦亦位于此恐不能容故鄭以為當易位南面敖說未是又注變于士妻吳氏非之郝說之謬盛氏闢之

鄭元云主婦席北東面拜北為下以周案凡拜皆在席

末曲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則席北北席末也敖氏以為席北上拜于此由便盛氏褚氏皆斥之

鄭元云拜送賓者亦拜送其長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以周案經不別其長而曰衆賓明總一拜送也鄭注未是胡氏正義云上大夫位崇拜送賓但拜其長不拜衆賓少牢上餕與出主人送不言拜可證也至下大夫則皆拜之故經不別言長非無尊賓之謂也

鄭元云婦人乃徹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徹室中之饌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內外相兼禮殺敖繼公云婦人乃徹其事在下徹室中之饌以入于房婦人乃畢為之不然則否褚寅亮云當如注以上下兩句分言房中室中之饌胡培翬云上注兼云徹祝之薦則鄭意不以婦人乃徹句為專指房中蓋經上言婦人乃徹謂正祭之薦俎凡未徹者皆婦人徹之下復言徹室中之饌者恐人疑改設之饌不使婦人徹故幷言之敖說褚說俱非以周案鄭注解婦人乃徹據特牲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之文也徹室中之饌謂徹有司官饌于西北隅之饌宜以胡氏所申為得以經文玩之婦人乃徹對儐尸有司徹為文云乃者儐尸有司徹在尸出之後茲乃俟陽厭畢始徹之也

又云徹室中之饌者明婦人徹之正例亦對有司徹徹堂上下薦俎為文婦人所徹止及室中正祭之薦故儐尸于堂則有司徹鄭彼注云外儐尸雖堂上婦人不徹實合此義　右有司徹篇禮說

受業通州顧鴻圖子家岱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晏嬰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鄭元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服虔說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或云諸侯尋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不祭天者皆用孟月王制疏引南師解其說與服略同或云周官仲夏獻禽以亯礿仲冬獻禽以亯烝皆祭以仲月非首時祭以首時者大夫士也以周案左傳始殺而嘗賈服注竝謂孟秋閉蟄而烝竝主孟月言董子繁露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食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亦皆以孟月禖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祭宗廟以仲月乃魯之末失春秋之例常祀不書桓八秊五月烝十四秊八月嘗僖公八秊七月禘昭公十五秊二月禘皆譏其失時不足為典服氏據之以為例非也周官四仲之獻禽孔賈二疏皆謂因田獵而獻非正祭駁者以為經文亯礿亯烝明據正祭為說正祭應在仲月此說亦未是周書云我周改正巡狩祭亯猶自夏焉諸云祭以首時者以夏正言也書歲十二月烝于夏時為孟冬亦首時也周官仲夏苗田獻禽以亯礿仲冬狩田獻禽以亯烝葢所謂四時閒祀之追亯是也亯于夏礿曰亯礿亯于冬烝曰亯烝亯在四仲月故曰四時之閒祀

左傳始殺而嘗閉蟄而烝賈逵服虔說始殺為孟秋之月杜預說始殺酉月閉蟄亥月以周案當從賈服說啟蟄郊龍見雩始殺嘗閉蟄烝皆以孟月言月令云孟秋之月天地始肅不可以贏即始殺之義故孟秋律中夷則夷者傷也謂萬物始傷被刑法義見白虎通義魯語云烝而後獻功注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十月納禾稼即獻功是烝在孟冬洛誥十二月烝于夏為十月

詩小雅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周官爾雅公羊傳竝云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記祭統王制則云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祭義郊特牲又云春禘秋嘗鄭元說戴記春礿夏禘此葢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孔穎達云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併葢以疑之王制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鄭彼注云禘當為禴祭義春禘鄭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破略之也趙匡云禮記諸篇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夏祭鄭氏不達其意則云此夏殷禮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

公陽之嘗禘何尋云夏殷禮哉以周案趙伯循肆駁記文大謬祭統王制云春礿夏禘秋嘗冬烝記時祭之別名也祭義郊特牲舉春秋以概冬夏而以禘嘗為文渾言之也析言名別渾言之春亦可偁禘以大禘行于春故也祭統成王追念云云與上所言時祭禘嘗義不相蒙何尋據以駁鄭且禘嘗上文竝論祭事有云古者下文亦有云古者云記曰明祭統所偁多襍取夏殷之禮鄭注精密未可輕駁王西莊向書後案已詳言之

熊安生云夏殷禮秋嘗無樂而下文云殷人先求諸陽謂殷人春夏祭時有樂秋冬卽無也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孔穎達云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礿禘嘗烝注以為夏殷祭名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礿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礿夏禘則特牲所云食嘗無樂是夏殷禮矣而商頌言烝嘗之祭盛陳聲樂者蓋所陳總論四時之祭非獨為秋冬發文直以烝嘗之言為韵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礿禘有之故尋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鈌鄭以異于周法者卽便推為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以周案郊特牲云歆養陽氣有樂食養陰氣無聲凡聲陽也有樂無樂以聲言礿以歆為主而歆時有聲樂嘗以食為主而食時聲樂不作此各舉其祭之所重者明有聲無聲之分以見養陰養陽之義非謂礿一有樂嘗一無樂也祭統之大嘗禘卽禘祫之行肆獻祼饋食禮者然禘祫之樂蕩其聲自在饋食之先故禮經兩饋食禮亦皆無聲樂也

鄭元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朱熹云王制諸侯礿則不禘一段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春秋朝會無節豈止一歲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以周案諸侯廢一時祭說始王制公羊桓八年何注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亦謂諸侯廢一時祭或據文二年何注云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以為諸侯廢一時祭為不尋特禘特祫之故非以歲朝王制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文承天子之祫為義謂祫之歲四時廢一祭也如其說王制不尋以四時祭遞言公羊何注又何以言大夫士再祭乎

何休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以周案天子四祭諸侯三祭與王制文合大夫士再祭無別證何注又謂祭于室求之幽祭于堂求之明大

天求諸明土求諸幽是豈大夫士有祭堂祭室之異與
此與禮經顯違矣如指儐尸于堂言儐尸者繹祭非正
祭也四薦三薦再薦之說尤不可據五禮通攷以士四
薦爲借而取其再祭再薦之說金氏禮說駁之矣
禮家舊說禴祠烝嘗各祭于其廟楊復云程子言每季
四祭三時合食于祖廟惟春則分祭諸廟此說推明時
祭之本意最爲明白張子又别爲之說雖一犆一祫可
通但言犆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于人情亦有所不
安不若程子之言簡而意備也以周案張子之說固不
可從程子以祫禘祫嘗祫烝爲時祭說亦未是辨詳饋

官　五

食門然張程二子所以不用舊說者亦自有故陳用之
云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强有力者亦莫善
其事矣若日亯一廟肆祭視牲後祭有繹則彌月之閒
亦莫旣其事矣近毛大可立說力掃宋儒于此淺以宋
儒說爲然究其所疑不越陳氏數語竊攷鄭注旣夕禮
云旣夕哭與葬閒一日凡朝廟請啟期必容焉此諸侯
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旣夕哭先葬前三日也賈
疏云以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若然則天子
時祭七廟亦日亯一廟矣時亯之禮自有殺于饋食禮
之饋食祫禮也非時亯禮也鄭注以饋食當時亯固失

之後儒必拘饋食以相繩亦未見其辱也肆祭視牲爲
逼禮而時亯七廟之牲可同日視之後祭有繹爲饋食
禮時亯有繹經無其文
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
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胙也秋
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
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胙也鄭元云朝踐謂薦
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于是薦朝事之豆籩旣又酌獻
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
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

官　六

齊備卒食三獻也于后亞獻内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
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于是薦饋食之
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
禮特牲少牢言之以周案朝踐謂薦腥時朝獻謂薦爓
時饋獻謂饋食時再獻謂兩酳尸在饋獻後鄭注朝獻
爲酳尸之獻其禮不行于朝且不當言于饋獻之前江
愼修譏其次序則顛名義則非是也司尊彝職所云爲
時亯正禮春祠夏禴有祼朝踐再獻而無朝獻饋獻秋
嘗冬烝有祼朝獻饋獻而無朝踐再獻皆七獻也記曰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謂廟祭鄭注七獻祭

先公其意時亯先王立九獻也然記止云七獻無九獻文下云大饗其王事與大饗謂祫祭斯九獻亙祭統云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據此礿禘陽義以飲為主嘗烝陰義以食為主司尊彝祠禴有酳尸而無饋食嘗烝有饋食而不酳尸其義固各有主矣鄭注乃以朝踐朝獻再獻饋獻參互求之謂時亯皆有祼朝踐饋食酳尸之九獻此以今存之特牲少牢推之其實禮經之特牲少牢為饋食禮非時亯也自注家以饋食混時亯亏是司尊彝文必須

亯　七

互相補幹而祭統郊特牲礿禘饗嘗烝食之義由是晦張横渠陳用之曰歷七廟力不能給之疑亦由是起矣

右時祭名義

舊說祠禴嘗烝上及太祖二世室下及四親廟不及祧主成伯璵云毀廟無時祭以周案五經異義引古左氏說時亯及二祧是祧亦四時祭也詩曰禴祠烝嘗亏公先王公謂先公或謂周初秖五廟公為后稷不知后稷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尋倘先王故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鄭注司服及天作箋竝云先公不窋至諸盩不數后稷天保箋兼后稷至諸盩言之欲見諸祧與后稷同日祭也

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閒祀追亯朝亯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鄭衆云追亯朝亯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鄭元云追亯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亯謂朝受政亏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亏廟以周案祭有禘郊祖宗報追亯者報祭也魯語曰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朝亯亦謂之月祭非告朔後之朝廟朝廟用特牲鄭論語注謂諸侯用羊天子用牛其禮略是也朝亯有祼朝踐再獻之禮何尋牽合後

亯　八

鄭說非如指禘祫又不尋專舉朝踐再獻同亏祠禴烝氏通攷申先鄭說亦未是

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亏祖考月薦亏曾高時亯及二祧歲禱亏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終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亏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孔穎達云祭法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駁天子告朔亏明堂其朝亯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亯自皇考至考故祭法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祭法王藻二疏朱熹云日

祭亏寑卽左傳特祀亏寑主復寑猶日上食也陳祥道云月薦亏廟謂薦新之祭以周案周語楚語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之文此所偁古春秋左氏說劉歆語也見漢韋[元]成傳據祭法正義鄭亏異義有駁今駁文無可攷但周語楚語本文止曰日祭月祀並無祖考曾高之分與祭法本不甚乖日祭者王曰一舉舉則先薦寑廟玉藻云天子日中而餕奏而食餕謂祭之餘非朝之餘也舉有大小二法大舉備三牲所謂朔月大牢是也小舉用羊豕所謂日少牢是也凡舉必先薦寑廟王日舉少牢故有日祭朔月又大舉太牢故有月薦諸侯朔月舉少牢故亦有月祭而日不舉則無日祭矣故國語云諸侯舍日大夫無朔月之舉則幷無月祭矣故國語云大夫舍月諸儒解國語文皆失之　又案玉藻天子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特牲三俎祭肺夕祭牢肉朔月少牢注云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其意天子亦祭諸侯亦餕餕謂食朝之餘此說非也天子有日祭故日少牢又有月祀故朔大牢餕謂食祭之餘祭義云餕者祭之末是也日中而餕直奏而食不言祭曲禮云餕餘不祭是也諸侯朔月少牢亦以祭所謂月祀是也其禮舍日無日祭曰特牲三俎祭

九

肺明非餕也非餕宜祭始爲歆食之人故祭肺祭牢肉此記乃別白之辭非互挾之義也右祀典

高堂隆說天子諸侯月有祭祀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惟其時宜魚鴈可也禮器羔豚而祭薦新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孔穎達云無地大夫士薦羔豚陸佃云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太牢而祭謂大祭祀金鶚云天子告朔以特牛朔薦以特羔諸侯告朔以特羊朔薦以特豚太牢爲天子諸侯祭禮羔豚之祭亦屬天子諸侯可知故曰百官若大夫祭用羔豚是儉不中禮晏子所以爲隘也此經羔豚而祭乃合亏禮者以周案陸說爲安

鄭[元]云少牢禮不夀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以周案鄭意人君亦夀期三日筮尸而曲禮疏古者致齊各亏其家㪔齊猶出亏路故有君臣亏路見尸之禮如孔說天子諸侯卜尸當在㪔齊之日與此注違由誤解致齊亏內之義也內謂身志非謂在家說詳卷二

鄭[元]云夏立尸而卒祭有事則坐殷坐尸無事猶坐周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以周案玩卒祭旅酬諸字是以有事立文鄭葢以立而卒祭恐

十

怠慢故以無事時立為訓其實夏立尸而卒祭其禮必簡也記意夏尸亏有事時立殷尸亏有事坐周旅酬六尸使之相酌并有行時也而延尸亏堂時尸無事立祭禮既畢皇尸載起又立此禮之洨乎夏者也既妥尸後尸有事恆坐此禮之洨乎殷者也故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謂兼合夏殷禮也鄭注似非郊特牲曰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此據妥尸壽後言是殷道也故曰古者鄭注以為夏禮亦非少牢禮注云尸恆坐無事則起此又據尸謖時言謖起也故云起不云立賈疏本作有事而起涉下句而誤說詳卷二

何休云羣公不毛謂不純色孔穎達云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祭義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淩曙云陽祀用騂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向不敢與文武同牲故以脊為鑿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亏尊祖也以周案周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鄭注毛之取純毛陽事祭天亏南郊及宗廟尨謂襍色不純也魯祭羣公亏宗廟非外事比亏禮當毛公羊云羣公不毛此春秋今文家異亏古周禮說者無容强求其合賈公彥云饋獻後尸將入室乃迎齍盛江永云小祝逆齍盛在迎尸之上小宗伯逆齍省鑊告時告備肆師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據此逆齍當在衞祭之晨以周案當從江說

杜子春云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租館租讀為菹今本作菹讀為組誤匰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菹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為菹館或為租飽或曰布者以為席也租飽茅裹肉也讀租飽為菹苞鄭元云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亏几也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主先匰菹後館互言之明共主以匰共菹以筐士虞禮苴刌茅長

五寸實亏筐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入設亏几東席上東縮以周案此皆祭時所設者也或說平時主在石室有匰盛之非也道布以鄭說為長郝仲輿說布冪主巾主在道以布掩覆防褻也此即莊子所謂盛以篋衍巾以文繡然主在道宜用后祏故傳有載祏徙祏反祏之文且經云祭祀則共亦不關在道之事在道之巾冪人共之非司巫共也或說布即酺亦謂之步引淮南子宗布以證更謬菹館之說亦宜從鄭舊說苴有主道鄭駁異義云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菆仍用舊說其注士虞禮則直破之其實以苴為主固失之謂大夫士

無主亦非也說詳器祭門及宗廟門或說藉館蓋糈藉
也淮南子曰巫用糈藉叜謬
杜子春云鄉師其茅藉藉當為菹以茅為菹若葵菹也
鄭興云藉讀為藉謂祭前藉也鄭元云藉上虞禮所謂
苴刌茅長五寸以周案後鄭為長鄉師之茅藉卽士虞
禮之苴茅司巫之藉館卽士虞禮之苴筐藉鄉師其之
藉之館司巫其之故鄭注司巫云其主以匰其藉以筐
藉筐正字苴租館皆假借字
鄭元云君在阼夫人在房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
右房孔穎達云夫人在房又云東酌罍尊是西房也以
周案記文以夫人在房為月生于西故注疏以為在西
房荀子云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大戴遷廟禮胏醢
陳于房中盧注亦云房西房也祭統云君純冕立于阼
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與諸文異東字似誤孔氏彼疏以
為君與夫人會太廟時竝立東房俟尸既入後轉就西
房此說俟攷
周官冪人以畫布巾冪六彝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
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而禮運云與其越席疏布
以冪孔穎達云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麤布依周禮越席
疏布是祭天之物此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蓋記

者襍陳夏殷諸侯之禮
鄭衆云眡席于主階設席王所坐也鄭元云眡讀曰酳
謂祭祀及王受酳之席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
酌授尸尸酳王于是席王于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以周案后于諸臣致爵乃設席約特牲少牢夫婦致爵
時有席為文而王則于尸酳王卽設席又與彼異終無
明文可證俟攷
孔穎達云禮運退而合亨至饋食乃退取𦞦爓肉叜合
亨之合執以周案然後退宜逗此所謂爓祭而退也退
終上事凡祭每一節禮終必退祭義云鸞刀以封取膟
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其罍言退者明每事終必退也
記少儀云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鄭元云
燔炙也鄉射曰賓與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左手嚌
之興加于俎以周案取祭謂取其所祭之物也非謂祭
時不坐注引鄉射禮已明特牲禮取肝擩于鹽坐振祭
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敖氏以坐為衍文其意
以為取與祭并不坐非也少牢賓尸次賓羞燔亦云坐
振祭矣經必言坐振祭者正明其取之興也
書偽傳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
子錄功臣配食于廟大享烝嘗也孔穎達云周禮司勳

云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嘗是烝之類故以嘗配之秋冬
之祭尙及功臣則禘祫可知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
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及其臣固當
止矣案此近代與三代之禮皆同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
臣亦當在也賈公彥云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故祭
功臣彼書注以大享為烝嘗者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周
時直于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以周案
功臣配食于大烝司勳有明文盤庚以遷國大事徧告
先王及功臣非常祀也據賈疏文鄭注書大享兼烝嘗
言偽孔傳本諸鄭其實嘗之配食功臣無見文且鄭亦

宫 十五

祇謂在時祭烝嘗不在禘祫禘有功臣春秋今文家雖
有是說鄭注古文不用其義詩序長發大禘也鄭以為
祭天南郊不以為享先王詩中及阿衡毛傳鄭箋但言
序成湯之功而及伊尹并不以為配享功臣禘配功臣
本非鄭義孔疏又兼祫言之尤失依據祫祭毀廟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所祭既多何容更及功臣玩
何氏公羊傳注祫無功臣明甚梁何佟之唐韋挺等議
以大烝為祫祭㝵配功臣禘不㝵與更屬凥說嘗聞諸
先君子云周制功臣配享實始于周公營洛之時洛誥
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是功

臣配享之始也洛邑肇稱殷禮適在冬月故書曰戊辰
王在新邑烝此烝即殷禮故禮曰大烝大殷義同合禮
與書可知烝祭配享之由也
何休云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以周案古周禮
說功臣祭于時祭大烝不在禘禘有功臣春秋今文家
之說也詩序長發大禘也而詩中及阿衡此今文家之
證也王西莊駁之云禘專序昭穆豈容異姓之臣參列
其間後世因禘祫合祭羣廟之主而并及功臣殊為黷
亂乃時祭反廢功臣是兩失之
鄭元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

宫 十六

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今漢祭功臣于廟庭鄭鍔云司
勳知立功之人當銘則詔之使銘當祭則詔之使祭以
周案剛中之說亦通漢祭功臣于廟庭魏高堂隆非之
云功臣配享于先王像生時侍讌燕禮大夫以上皆升
堂以下則位于庭議者欲從漢氏祭之于庭此貶損非
寵異也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言有勇而無義
死不登堂配食此配食在堂之明審也惠半農以大烝
為時祫又嫌祫羣廟而及功臣為黷亂引祼問志春祭
蒼帝大皞食勾芒祭之于庭以為在庭之位非始于
漢不如高堂隆說為有據泰味經云不登于明堂據注

疏是謂生而入廟受賞高堂隆乃據死後而言今案狠
瞫冉則曰吾未得死所後則曰死而不義非勇也是引
周志之言明指死後審矣高堂隆在杜預冉釋經必有
依據

五經異義云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
名曰膰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脤孰居俎上曰膰
賈公彥云對文脤為社稷肉膰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
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供蜃器之蜃注云飾
祭器是祭器皆飾以蜃也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
之國大行人直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
是亦容有非兄弟之國亦得脤膰也許士龍云大宗伯
以血祭祭社稷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謂之脤宗
廟主孰謂之膰兄弟之國親也故兼脤膰以賜之諸侯
之國疏也故歸脤而已以周案許氏合三傳為一訓後
人多用其說大行人不言膰文不具耳孔子異姓臣亦
云膰肉不至

鄭元云祝嘏辭說藏于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應鏞
云祝嘏辭說藏于公而不藏于私若金縢納于匱中是
也周公不欲宣其事而揚己之功故命祝史勿敢言若
夫常時祭祀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之也故曰宣祝嘏
辭說苟欲聽宗祝巫史為之而又俾私其藏不為隨之
矯舉則為漢之秘祝矣以周案應氏此說可補注義

記月令嘗新先薦寢廟禮家舊說薦在廟後之寢廟藏
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而薦以新物金鶚說
薦必于廟安得薦于無主之寢寢廟即廟亦曰宮廟以
周案古者禮不備不敢以祭薦禮殺不得行之于廟器
禮有下室之奠吉禮有後寢之薦皆先人神靈所依之
處

朱熹云薦其時食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以周案如
嘗麥嘗黍稻嘗麻嘗魚鮪之先薦寢廟是也

鄭元云仲夏以雛嘗黍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
主穀也孔穎達云如鄭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
孟秋農乃登穀注云黍稷于是始孰明仲夏未孰也蔡
氏以為此時黍始孰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以周案以
雛嘗黍文法與以彘嘗麥以犬嘗麻嘗稻一例明是嘗
黍非嘗雛也蔡說為長

韋昭云月令薦魚惟在季冬里革云土蟄發取魚誤以
周案土蟄發孟春也詩潛序云季冬薦魚春獻鮪也與
里革合周官𩰫人亦云春獻王鮪又鼈人云秋獻龜魚
是魚三時皆取惟夏否魯語宣公夏濫于泗淵以其非

時

鄭元云曲禮問大夫之富曰祭器衣服不假謂四命大夫也衣服祭服也四命大夫身自造祭器衣服陳祥道云周禮鄉師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曲禮言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葢無田祿者可共而不可設有田祿者可設而不可具則具而不假者大夫禮之盡也方慤云以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禮以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此其辨也以周案周禮四命受器注云此公之孤始身有祭器也故此祭器不假為四命大夫若三命以下有田祿者雖有祭器不能具也不能具亦假之矣禮運疏云大夫無地則不身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身具足并須假借是也陳說本疏曲禮言大夫士去國寓祭器士葢指大夫之子言故鄭注上文凡家造祭器為先云大夫稱家胡銓因下兼言士遂訓家造之家氾謂人家誤周謂駁禮運文叜謬

孔穎達云聲樂皆具非禮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身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身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以周案記斥皆具非無樂也記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古者天子諸侯祭祀奏樂皆在饋食甫也

孔穎達云子路為季氏宰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堂事謂正祭後儐尸之時事尸于堂方慤云室事若血毛詔于室之類堂事謂羹定詔于堂之類以周案大夫之祭自饋食始無朝踐禮方說未是注疏以堂事為儐尸是已然自陳鼎東序至上饗親嘏其有事于堂者亦多矣

今禮戴說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春秋穀梁家說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以周案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戴記所言是祭薦之通義也然有田者既祭又薦新其所別者有牲無牲耳穀梁所言據有田者別言之也鄭注王制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亦據有田者為文若無田之薦薦猶祭也自用首時矣薦本無牲天子薦有羔豚犬

鄭元云庶人薦于寢寢適寢也孔穎達云謂庶人在官府史之屬金鶚云庶人凡民之通偁不必為府史者也府史亦不當有適寢鄭殆以燕寢乃寢息之所祭先于此則褻也不知寢息在室其堂乃行禮之地何不可祭乎以周案古者祭薦皆在室金說可薦于燕寢之堂未諳古禮

盧辯陳祥道等說庶人薦寢無尸以周案古人祭必立尸其不立尸者曰奠曰厭孔子言祭殤必厭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若薦雖天子不立尸不獨庶人通典引譙周禮志云天子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閒畢

詩商頌鬷假無言中庸引作奏毛詩傳云鬷總也以周案鬷叚俗字古通奏中庸用其正字也一說詩作鬷謂總會中庸作奏謂湊集亦備一義何楷讀鬷如字說文云釜屬假通作徦說文云至也凡祭則雍人必先陳鼎鼎至之時靡有諠譁以主祭者之精專亏假廟也秦氏通攷取其說可謂好奇輔廣謂商人尙聲始作樂歌那既祭歌烈祖亦屬肊說秦氏亦信之何楷解豐年穰穰數句引少牢宜稼亏田以為天子之嘏辭說尙近正

鄭元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謂餕而不祭唯此類也會尊者之餘則祭盛之熊安生云父㝵有子餘者謂年老致家事亏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㝵餕其子餘夫餕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欲有餘夫㝵會之朱熹云此承上餕餘不祭說蓋謂餕餘之物固不可以祭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以周案鄭注以祭為祭會朱子則以為祭鬼兩說竝通顧亭林以餕餘不祭為祭會不祭子妻為祭鬼分為二事非也餕尊者之餘固有祭會者矣大夫下祭二適士下祭子婦之器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經有明文

記曾子問聞君薨夫人之喪廢祭公羊傳云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何休云主謂己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以周案何氏主訓祭主攝行主事而往是不廢祭也不廢祭者古禮明今時有不然者矣此據公羊以通曾子問之義也一說曾子問鄭注有夙興陳饌牲器時之文是廢祭者指夙興之時言也若接祭之後有不能廢而有不能不往亏是有攝主之禮此又據曾子問以通公羊之義也魏清河王懌據公羊傳攝主之文以為大夫有廟主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然則攝主而往卽廢祭也

鄭元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陳祥道云釋幣猶釋菜牲牢酒醴不預矣以周案據聘禮記賜饔筮一尸注大夫有父在則亦告祖但不及羣廟下諸侯也釋幣者奠其幣以告無牲體故曾子問凡告用牲幣鄭注云牲當為制字之誤也皇熊等說天子當用牲不足據

受業上海鈕永建全校
子家鸛

改正須朔禮通故　　禮書弟一十九

定海黃以周述

馬融云怠棄三正謂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鄭元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以周案馬注本伏生大傳夏傳其說自正

鄭元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以周案魏志辛毗傳云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于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則以舜禹皆未改正與鄭注異然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白虎通義云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並與鄭同宋書禮志載高堂隆議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幷引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正改朔書緯也以為舜改堯正之證且云以帝嚳後軒轅高辛夏后氏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虞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凡正必以子丑寅之月謂之三微之月亦謂之三統過此萬物不齊莫適其統說詳尚書大傳

王肅云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為

正以周案堯之授時舜之巡方皆據寅正為文王肅此言不為無據然時月之協著于堯典三正之棄懲于啟誓則夏以歬非一以寅月為歲首亦可知矣白虎通義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伏生大傳曰三正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皆據夏以歬之迭改言之而授時巡方諸大典猶據寅正為文者周書周月篇所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王改正至于授時巡狩猶自夏焉之意非謂夏以歬皆建寅如王肅說朱氏集訓誤解同王

鄭元云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歲終周季冬正歲夏正月朔日戴震云後人或據夌人歲十有二月斬冰為夏十二月正月之吉亦夏之正月余以為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為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為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歬未嘗一錯舉于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為建子歲終為建丑正歲為建寅也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繼之以正歲于是而後得偏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夏炘云周禮凡時皆從夏正月皆從周正以周案周官之舉歲時皆從夏正不獨正歲為然然其偁歲終多與月終對文或與正月之吉對文似據周正言故注云周季冬戴氏以歲終為丑月是已夫周官一書有舉周正為文者以明其制之別于歬代也有舉夏時為文者以明其典禮之仍乎古初也此法亦不獨周官為然夏史述唐虞事曰正月上日曰月正元日鄭注以為堯舜改正之證此著其禮之別乎古者也而堯命羲和必正日中永短于四仲舜巡方嶽又特著歲二月皆據寅正之歲時言此著其禮之通乎古者也

鄭注歲二月正歲建卯之月也案此與周書授時巡狩猶夏時焉意同蓋上古相傳之禮如此未便以當代之時月改也周官曰正月之吉曰月吉曰月終注家咸以為周正無異辭而正歲之為夏正先後鄭竝言之近戴東原又申之其所舉四時春有二十孟春五中春八季春一夏有十六中夏二秋有十七中秋四季秋二冬有十五孟冬仲冬季冬各二春秋九冬夏一凡稱時百有二亦從夏正鄭注亦明之近朱仲均夏弢甫又申之是則正可迭改而寅正之歲時記載家仍用舊文不改從當代之正所以明諸典之時月乃百王之所同不關一代制作也讀者不察此意反疑唐虞皆建寅而詆周官為錯

褋之書矣

鄭元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王引之云爾雅正長也建寅之月為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為一月三十日之始而係朔月也鄭釋名義不明以周案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杜子春破政為正亦有未安凡周官言正歲皆謂夏之正月其餘曰歲某月未有冠以正字者書曰歲二月東巡狩鄭注以為建丣之月此十有二月令斬冰自指丑月皆据人統為文也然亦有据天統言者如禮記歲十二月蜡鄭注以為建亥之月孟子歲十一月

徒杠成趙注以為夏九月凡此皆宜隨文立義未可執一槩諸經文例自有不同爾

鄭元云太史正歲秊以序事中數曰歲朔數曰秊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錢大昕云鄭所云中數者自今秊冬至數至後秊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成一歲也朔數者自今秊正月朔數至後秊正月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為一秊也兩數相較則歲有閏餘十一日弱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公彥疏乃曰中氣帀則為歲朔氣帀則為秊誤也歲有十二中析之為二十四氣中氣帀與節氣帀皆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何大小不齊之有節氣之不皆在朔與中氣同賈以節氣為朔氣遂指為朔數此其誤之由也戴震云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秊歲也者夏時以建寅為孟春秊也者周以建子為正月也中數朔數馮相氏職之康成據以別歲秊之名未有明證以周案大史正歲秊以序事為秊歲之歲馮相氏辨十有二歲以敘事為歲星之歲皆與正歲異故注不以夏正釋之下言須朔閏事故注以中數朔數言之中數曰歲白虎通義所謂歲紀氣物是也朔數曰秊白虎通義所謂秊據月朔是也錢申鄭是戴說無當寅正得歲之正故係歲非秊歲之歲可解以孟

春也秊為建子正月之名叚屬杜撰白虎通義云二帝言載三王言秊安見秊之定為子正乎

爾雅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秊唐虞曰載白虎通義云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日為歲秊者仍也秊以紀事春秋曰元秊正月十二月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為秊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言載三王言秊以周案舜典云五載一巡狩又云歲二月禹貢作十有三載釋文引馬鄭本載作秊漢律麻志引伊訓曰惟太甲元秊禮記論語引高宗諒闇三秊詩書周官稱歲者尤多爾雅所言本非通例白虎師說鄭注太史正歲

秊以序事用之
論語後案云胡康侯謂周改月不改時蔡仲默又謂時月俱不改後儒申蔡說者幷以春秋書正月為建寅之月九失之也先儒駁胡蔡者曰月必首正時必首春如謂殷之正稱冬十二月周之正稱冬十一月是二代俱無正何以稱改正且一秊之內首尾皆冬非所以一天下之視聽也周既不改時月而謂夫子作春秋改冬為春故十一月為正月戾王朝之正朔改本國之史書尤不可訓且如胡說則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夫子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與胡氏所謂夫子有行夏時之意實相矛盾然則周以夏之十一月為春正月無疑也以詩證之如七月洮公劉而主夏正其云一之日二之日又以十月為改歲已為用子正之始禮言仲冬作酒而詩言春酒是正改而時亦改之證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毛傳蟋蟀九月在堂則周以子月為歲首而九月以後為歲莫也采薇歲亦陽止歲亦莫止箋謂十月為陽月則周以十月為歲莫也是周詩以子月為春正矣以周官言之太史職曰正歲秊以序事歲指夏言秊指周言大司徒職鄉大夫職州長職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于後以其時之相承正月為建子之月歲終為建丑之月正歲為建寅之月也是周官凡言正月皆子月也以禮記證之襍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以二至在正月七月用周正也以孟子證之七八月之閒旱而苗槁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言苗槁言雨集是為夏之五六月又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以國語夏小正諸書徵之為夏之九十月又引曾子曰秋陽以暴之所謂秋者指夏正五六七月而言是孟子言周正也春秋左傳之文如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此周改月之證固為明著矣而隱公九秊三月震電乃正月電也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乃八月雪也桓公十四秊春正月無冰成公元秊春二月無冰乃十一月十二月無冰也成公十秊六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之四月也僖公五秊十二月晉滅虢先是卜偃據夏正言克虢在九月十月之交此以周正書也僖公五秊正月日南至正月為冬至則夏之十一月也經有但書時者僖公十秊冬大雨雪以酉戌月為冬故異而誌之襄公二十八秊春無冰以子丑月為春故異而誌之桓公四秊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注謂冬獵曰狩周

之春夏之冬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公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次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此行夏時春田之禮于周之夏也此皆經傳之確有可據者三陽之月皆可為正皆可為春周以天氣一陽初復之月為春正殷以地氣初萌芽之月為春正夏以人事陽煦之氣農功初起之月為春正三正迭用而夫子則以夏時為事宜也以周案周人改正建子而紀載與令猶時用夏正何若一用夏時俾民不惑此夫子之志也

萬斯大云周秦以寿至不系冬夏分不系春秋春秋僖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

日南至此指周正而不系以時也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稱何其戾于本朝正朔加以非時之名至于二分在夏正則當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謂之分者以日夜至此而均日行至此而中故傳曰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周正也仲春之月日夜分仲秋之月日夜分夏正也無論周正夏正皆無系以時者盖周改月改時其分至啟閉先後實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之節無此四節以周案春秋傳稱冬至曰日南至稱春分後曰日過分日日過分而未至皆不系以時萬氏因此遂謂節氣有先後并詆周官為偽書非也周書周月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以承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是則周雖改月改時而時令節氣仍用夏正未嘗易其先後北史李業興傳曰三正不同言節氣者皆據夏時是也又萬氏信候名不信氣名謂古無二十四氣嘗攷史麻志載漢武詔有云黃帝起五部建氣物分數兒寬與博士佗正朔議亦引用斯語孟康注以氣為二十四氣參之左傳少皞紀官有分至啟閉之名分謂二分至謂二至則啟謂春夏二立閉謂秋冬二立也上古之世有四時即有四立于四立中又定其中氣斯有二分二至後聖加詳每月各分節氣于是

有二十四氣之名顧二十四氣雖未必起自黃帝而必起于七十二候之寿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氣不先分二十四候亦何限于七十二耶信候不信氣不揣其本之論也候之名歷代不同氣之名亦易世有改必執後世之名一一求徵于古泥矣如因其名之不盡見于古遂謂古無二十四氣亦拙矣

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鄭元云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于是歲終使受此法以周案月令見于周書而呂氏春秋淮南子俱取其文蔡邕以為周公作鄭君謂截取呂覽之首章攷漢書魯恭王上

疏云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亦粢犧牲徽號器械而已魯恭以月令為周書必有所本鄭君目錄未足據也諸侯百縣互文極言天下之辭也天下之大所須朔月非先期三月勢不能達周官大史頒告朔于邦國不言時月先鄭以為十二月朔布告天下本不足據後鄭乃據大史先鄭注以疑月令秦書秦歲首亥故頒朔在季秋孫淵如朱于庭曾辨其誤矣

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太廟月旦朝廟存神何休云禮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以周案周官大史頒告朔于邦國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皆以為天子頒布非諸侯往受也何注月朔朝廟使有司先告朔義與鄭同

異義云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棄時政則不知所行許慎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鄭駁之云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說者不本于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亯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以周案鄭辨告朔朝廟之異甚明但周禮之朝亯與朝廟亦自不同

孔穎達云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于禰廟與禮乖非也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聽朔又謂之視朔告朔又謂之告月行此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太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亯又謂之朝廟又謂之朝正又謂之月祭以周案告朔聽朔分二事孔疏是朝正為一季之禮告月為一月之禮朝亯為四時閒祀朝廟為月朔特祭

譙周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曾祖祖考皆月朔加薦以像生平朔日孔穎達云天子告朔于明堂其朝亯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亯自皇考至考故祭法諸侯自皇考

以下皆月祭之或說祭法月祭即薦新以周案以朝亯為月祭孔賈二疏竝同但朝亯禮大朝廟禮略不辱牽合為一月祭當從譙說

鄭[元]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南門國門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以周案玉藻朝日于東門之外大戴朝事儀謂之朝日于東郊則聽朔于南門之外謂聽朔于南郊之明堂明矣但天子每月聽朔于明堂王居明堂之禮也平時亦聽于太廟說文閏字注云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此其證也聽于明堂告帝及神配以文王聽于廟直告太廟而已鄭云明堂聽朔卒事反宿路寢明非終歲野處似已云亦如之又沿周官太史終月之文而誤

鄭[元]云月令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青陽右个東堂南偏申鄭之徒云明堂四隅室其形如个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以周案以左右个為四隅室其說始于賈思伯然隅室不正豈足以祀帝聽朔乎是亦不思之甚矣攷工記周人明堂五室凡室二筵謂五室皆二筵也故曰凡東西九筵除兩隅室四筵其中明堂尙有五筵太廟當中室二筵其兩偏各有筵半是謂左右个鄭義如此先鄭周官太史注亦言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不言居隅室以左右个為隅室賈思伯之肊說也

鄭[元]云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閏以周案先鄭以閏月居門為月令明堂之門後鄭以為路寢門者玉藻注所謂告朔于明堂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是也據許氏說文閏字注天子告朔居太廟閏月居太廟之門三說不同竊謂月令分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十二位為王居明堂之禮王居明堂皆終月而後易位故閏居門中亦終月也若平居自有常處安有終月居門之禮當以先鄭為長或疑明堂無門然明堂雖四達其外周以垣有四門此可以方嶽明堂決之也覲禮云為宮方三百步四門

汪中云聖人南面聽天下如月令文天子之居四時易位在三冬則北面而朝其臣且明堂在郊則是王者終歲野處以周案月令所言為王居明堂之禮其平時居路寢聽朔于太廟說詳明堂門

鄭元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牲生曰餼人君每月告朔于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諸侯用羊天子以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以周案牲生曰餼生對殺言非不殺也人君每月告朔于廟句絕有祭謂之朝享別一句明告朔之後乃有朝廟之祭也必兼言之者告朔無羊餼羊之供在朝廟時自後人誤以為特羊告朔反議鄭注兼朝廟言為非失其義矣但周官之朝享非告朔之朝廟朝廟用特牲此注云禮略是也何復牽合朝享斯則鄭注之失也劉氏論語正義因之力闢鄭注語皆無當合論語注玉藻注及異義駁讀之其禮節先告朔後朝廟既朝廟乃聽朔與公羊何注月朔朝廟使有司先告朔義同但何氏以告朔使有司鄭不云爾蓋亦謂人君親告而啟其籥也告朔在朝廟之先聽朔在朝廟之後聽朔即視朔徧檢鄭注竝無告朔即視朔之文未知劉氏何所據而議之餼羊為朝廟之祭朝廟為告朔之一節事故經曰告朔之餼羊鄭注剖析甚明未嘗謂羊供于告朔時亦不必以告朔行禮于天子無為用祭疑之其云視朔之禮以後遂廢者以子貢欲去其羊決之也劉氏謂文公四不視朔曠也非廢也

如始不視朔春秋安得不書如其說終春秋之世不書始不視朔豈告朔之禮猶行于定哀之世乎劉氏疏鄭而闢鄭闢而又不當其失斯亦過矣

劉台拱云周官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天子告朔于諸侯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于諸侯穀梁文十六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為文非以禮先君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或作餼告朔使微者行之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于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定哀之閒猶秩之以周案告者上下通辭不專屬上告下天子以朔告諸侯諸侯至月朔自告其廟皆謂之告朔劉說太泥謂周自幽王始不告朔則不告月不應書于文公之世劉楚楨知其說之不可通謂告朔之禮至定哀之世始廢文公四不視朔明謂天子告月而文公不視也然則定哀之世始不告月春秋又何以不書邪且以餼羊為饋天子告朔之使天子既不遣使來魯魯之餼羊又于何饋之邪

孔安國云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

邢昺云范氏云旣告老猶月朝于君也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金鶚云二說皆非也侯國君臣皮弁視朔不以皮弁朝經但言吉月何知為致仕之吉月乎玉藻云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葢告朔皮弁服朝則朝服先服皮弁告朔後服朝服而朝禮也當時告朔禮廢羣臣遇月朔或卽服皮弁服以朝是僭天子之朝服矣玉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可以為證君子于此必朝服而朝不敢皮弁也此為朝服記之故與衣服之制類敍之以周案金說甚當王伯申改吉月為告月不可信古人月朔偁吉家大人論語後案云吉月

注以為月朔者周官太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鄉大夫頒灋于鄉吏黨正屬民讀灋皆言正月之吉黨正一歲四讀灋言孟月吉日族師一歲十二讀灋言月吉鄭注皆以朔日解之詩二月初吉毛傳以為朔日周語自今至于初吉韋注亦以為二月朔日吉月月吉文有顛倒義𡙁通也

受業陽湖吳朓子家辰仝校

稽田躳桑禮通故　　禮書弟二十

定海黃以周述

稽田經作藉亦作籍許慎云稽帝耕千畝也古者使民如俗故謂之稽从耒昔聲鄭元云藉之言俗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也盧植云藉耕也左傳鄅人藉稻應劭云稽田典籍之田䕫瓚云藉謂蹈藉也本以躬親為義不𡙁以假俗為稱以周案從許鄭義

毛詩序云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劉向崔靈恩皇侃說王社在藉田中故藉田而祈社秦蕙田云詩序乃言兩祭同歌一詩非謂藉田而祭社也以周案月令孟春

天子親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大司馬仲春蒐田獻禽以祭社則稽田與祈社異月詩序葢言稽田後有祈社之祭歌此詩爾非謂王社在稽田中亦非謂稽田同歌此詩稽禮具詳周語不言樂傳曰雅樂不野合葢稽無歌詩亦惟擊土鼓歈豳雅而已梁武帝祀先農有歌詩不古

衛宏漢儀云春始東耕于稽田祀先農雷氏五經要義云先農立壇于田所祀之其制如社壇祝欽明張齊賢等議先農與社一神以周案東耕諸侯禮天子稽田在南郊甸地祭義云天子親耕于南郊諸侯耕于東郊周

官甸師云師其屬耕耨王耤耤祭先農不見于經周語
農正陳耤禮注家謂敷陳耤禮而祭其神亦未有祭社
之說也社在宗廟右耤田在郊南其地異祈社在仲春
耕耤在孟春其時異社為土示先農是人其神異國語
司空除壇于耤或曰耕壇或曰先農壇壇而曰除葢臨
時為之其非社壇明矣自崔說王社在社田中祝氏因
謂先農即社唐從其議遂改為先農壇緟貤紕繆當從
要義

國語云王耕一發班三之記月令云天子三推三公五
推卿諸侯九推白虎通義引祭義逸文云天子三推三

公五推卿大夫七推文又與月令異以周案凡治田有
二法一用發一用推相其土地所宜而為之車人為耒
云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
是其證發亦作伐匠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
伐廣尺深尺謂之甽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
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土今誤上伐之言發也依說文發伐
皆叚借字當作坺云相臿也坺一臿土也是則發者以
相臿土一發而全起也推則從上漸推去之矣國語王
耕一發班三之謂王之耕耤其土柔者只句庛一發而
已其土堅者用直庛則班三之也班讀如班馬之班班

之為言反也白虎通義引曾子問逸文云天子耕東田
而三反之即其義也發饒而力大推數而力易後世天
子好文用推故月令止記推數天子三推即所謂班三
之也三公五推公各五推也與下卿諸侯各九推同于
文三公似宜六推云五推者凡耕二人為耦各三推當
一伐王無耦班三之未成伐故三公各五推合為十八
推乃成三甽之治也卿連諸侯言之者卿九人亦不成
耦故連諸侯為文卿諸侯十人治十五甽諸侯不定之
辭大夫以下無文以言之自疏家以為發推迭用而說
始鑿後人又以推當伐而義愈晦

賈逵云班三之班次也三之謂公卿大夫王之下各三
其上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韋昭云一
墢一耜之發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王以下各三其上公
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以周案賈韋之意發即匠人之
伐是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與月令之差不合凡耦
各三推當一發

蔡邕云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以上當
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以周案禮有以
三為五以五為九之差如大都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
九之一亦是也蔡說孤卿七推不足為據國語庶人終

亏千畝鄭注甸師引其文云庶人謂徒三百人是庶人以在官者言也蔡氏以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遂云士終畝亦少分曉

盧植云天子耕藉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伍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為文以周案盧氏据國語文以釋月令王一發班三之謂王以下皆三發而王一發九推耒月令云天子三推發猶未終也故三公五之卿諸侯九之而一發之禮乃終其說較通

稭　四

高誘云禮以三為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以周案發推之異車人有明文謂三推當一發可也謂三推卽一發猶未是

賈公彥云王三推而一發公五推而三發卿諸侯九推而五發以周案王三推而一發猶可言也五推三發九推五發如何相配直亂道耳

孔穎達云人數如周語推數如月令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而各五推卿九人發而各九推以周案据賈疏先推而後發据孔疏先發而後推而不知推與發各有所施非迭用也云王一人發是巳云三人發九人發謂同發一土耶方尺之土無容人數之多謂各發一土耶當云各發而五推而九推亦不宜如此立文且推數有多寡發數亦必有多寡渾言幾人發而不言發之數是遁辭也至陸德明訓推為伐馬貴與訓推為發說愈膠葛而不可通矣

鄭元云月令措之亏參保介之御閒置耒亏車右與御者之閒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驂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王引之云段氏據正義改之御為御之誤觀周頌臣工箋及正義鄭氏孔氏所見月令本作保介之御閒明甚之猶與也鄭注與御者之閒與字正釋之字呂氏春秋作參亏保介與御閒文義甚順鄭注以為勇士參乘非也書傳凡言參乘無但曰參者以周案王說可從

稭　五

古毛詩說田祖先嗇也鄭元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先嗇若神農者孔穎達云始敎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亏尊可以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王安石云生為田正死為田祖猶樂官之死而為樂祖也以周案先嗇漢謂之先農不舉其人以實之孔疏又兼后稷據唐制

而言隋唐朙先農之祀皆祭神農于帝社配以后稷非古也

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躬耕帝籍鄭[元]云元辰郊後吉辰宋本作吉亥不足據襯下何注之顧謌之語自知盧植云元善也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是陽故以日耕籍是陰故以辰劉蔓云盧謂籍田陰也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也何譔之云鄭注元辰蓋郊後吉亥顧謌之云鄭稱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明子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證皇侃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孔穎達云正月亥為天倉以

籍　六

其耕事故用亥以周案月令仲春元日命民社社亦陰祀用日為主盧說本不盡合祈穀元日用辛命社元日用甲耕籍元辰用亥主干言日主支言辰記意如此顧氏日知錄云古擇日皆用干秦漢以後始用支不盡可據漢令縣邑以乙日祀先農于乙地主日不主辰與記文異其天子籍田皆用亥日蓋兩漢相傳師說如此或說元始也元日日之始甲元辰辰之始子無稽　又案章帝紀二年乙丑耕定陶三年辛丑耕懷兩丑字乃亥之偽南齊禮志引作乙亥辛亥可證又續漢志正月始耕既事告祠先農亦誤漢儀享先農後乃耕帝籍禮儀志可證又初學記十三引雷氏五經要義籍田當孟冬啟蟄既郊之後類聚三十九引通義亦作孟冬亦誤月令祈穀後乃擇元辰躬耕帝籍是祈穀與耕籍異日也月令元辰躬耕孟春月之辰也周語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謂立春日也又云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韋注初吉二月朔日也詩曰二月初吉謂自立春至二月朔宜耕籍越此穀乃不殖也梁武帝以為啟蟄而耕在二月節亦非

漢舊儀云先蠶之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唐月令以為天駟路史通鑑外紀又以為黃帝西陵氏陳祥道云

籍　七

蠶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溼其浴火月而再蠶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于天駟矣然天駟可謂蠶祖而非先蠶也蠶婦人之事非黃帝也史記黃帝娶西陵氏而西陵氏始蠶于志無見漢祀菀窳婦人寓氏公主二人此或有所傳然也以周案古人季春薦鞠衣于先帝不聞祀先蠶先蠶之人經傳無明文秦氏通攷謂當與祭諸先同例不必求其人以實之

周官內宰職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記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以周案詩七月有鳴倉庚爰求柔桑倉庚以仲春鳴與周官同記祭義大

昕之朝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入蠶亐蠶室桑亐公
桑鄭注大昕季春朔日與月令同葢中春詔后始蠶季
春朔日乃入蠶室也周官云后蠶亐北郊祭統亦云王
后夫人蠶亐北郊漢則東郊涉東鄉躬桑而誤晉則西
郊沿今文家而誤白虎通義云桑亐西郊何注公羊云
后夫人親西郊采桑
鄭元云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賈公彥孔
穎達說月直大火謂二月則浴其種祭義大昕之朝奉
種浴亐川葢蠶將生重浴之以周案依周官中春始蠶
故鄭注馬質禁原蠶引蠶書二月浴種依戴記季春始
稸
八
蠶故鄭注祭義大昕之朝以為季春朔日浴種此各據
本書以為言亘似非重浴
鄭元云月令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亐后妃乃收繭
稅者收亐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
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亘貴賤長幼如一國
服同孔穎達云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比近郊故
知收以近郊之稅也以桑為均者言收稅之時以受桑
多少為賦之均𪟝胡銓云據經后妃獻繭則獻亐王矣
鄭以祭義云世婦奉繭以示亐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
不獻故云后亦不獻按天子尊亐后妃若諸侯與夫人
敵體也不可為比此不云世婦獻繭亐天子則后妃自
獻無疑矣鄭又謂收外命婦繭稅按內宰職后妃帥外
內命婦蠶則繭稅亦內外均何必外命婦以周案當從
鄭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后妃立文繭獻亐內外命婦
稅收亐外命婦及士庶人之妻女故曰貴賤長幼如一
祭義引古獻繭禮云世婦奉繭以示亐君遂獻繭亐夫
人其不獻諸君者以君不主繭事也詩曰婦無公事休
其蠶織三家詩說休美也婦無公事以美其蠶織為公
事是繭為后夫人之職掌也故不以獻君既獻繭遂使
繅亦后夫人主之如當時獻諸君豈繅復請諸君而出
稸
九
其繭與胡氏之說殊昧事情鄭注內宰云內命婦謂九
嬪世婦女御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則內命婦后宮官也
有何稅
方苞云季春專言王宮之繭事故曰既登孟夏兼言國
中之蠶事故曰畢葢事蠶有早晚也郝懿行云后妃獻
繭葢獻亐先帝也春薦鞠衣祈蠶也夏獻繭告成功也
先儒謂內命婦獻繭亐后妃恐非季春分繭稱絲效功
則內命婦之獻后妃冓此矣以周案季春為事蠶之月
孟夏為蠶畢獻繭之月季春以勸蠶事首曰蠶事既登
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此為后妃敕

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鄭注所言甚明如謂王宮蠶事季春已登內命婦分繭季春效功將郊廟之服亦季春以共乎方氏泥裂經注不足辨郝氏箋鄭抑何不之思邪

周官內宰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杜子春云二事絲枲之事王安石云二事謂祭祀賓客之事易祓云二卽貳也三夫人貳九嬪九嬪貳之以世婦世婦貳之以女御正合各有屬之義以周案婦職者宮事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接養宮事宮事者蠶織二事也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公事卽宮事宮公古通婦

稽　十

休息蠶織謂之無宮事無宮事失婦職矣以作二事謂不休蠶織宜從杜一說休美也善也善化蠶織卽女御所謂功事亦通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鄭元云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亏事者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鄭司農云內人謂女御鄭鍔云如鄭說民閒嬪婦皆授絲枲亏官然後為布帛官何以給之況所獻之物為以共王及后之用又須亏內府則非民閒嬪婦之所化治明矣黃度云九嬪世婦通乎諸侯夫人大夫妻典絲所謂內外工也及內人殊之亏嬪婦以周案嬪婦謂宮中之九嬪世婦兩鄭意同內人先鄭以為女御亦指宮人為言後鄭則以為國中婦人文叔之意似同後鄭實與之相反竊謂內人謂女御當從先鄭言及以殊之者女御本當受絲亏典絲謂之內工鄭彼注云內工女御是也九嬪世婦習亏婦功者也九御受教亏嬪婦者也故曰及以殊之以其善亏女功可以共王及后之用亦得與嬪婦同受絲亏典婦功故曰內人以親之不謂之工賈氏典絲疏云此注內工直云女御者案內宰教九御作二事九嬪教九御以婦職則女御專亏絲枲九嬪世婦四德自備

稽　十一

不常為絲枲假使為之以其善事所造惟典婦功以其王及后所用不在典絲典枲此說固是不知女御中有善亏女功者亦受絲亏典婦功故先鄭直以女御當內人也

黃度云典絲掌絲入凡絲皆掌其入是亦為一府藏也典枲亦然鄭康成以絲入為九職嬪婦所貢絲非也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不貢絲此當是九貢禹貢兗州貢漆絲青州貢絲枲以周案文叔此言誠是但后宮所蠶之絲以共祭服不入典絲當如賈疏

鄭眾云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良功絲功縑帛

鄭元云良當為苦字之誤受其麤沽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鄭鍔云絲功謂之良功麻功謂之苦功良功絲之縑帛典絲受之苦功麻之布縷典枲受之與典婦功不相干嬪婦之功受齎亐典婦功故彼辱而受之非此典絲所頒之絲彼所謂辨其苦良者謂嬪婦之功有苦良百以周案剛中申先鄭義甚憭

劉安云禁原蠶為殘桑也鄭元云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王昭禹云辰為龍馬為龍之類蠶為龍之精同資氣亐辰孔維云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

受業上海鈕永建家鶴子仝校

相見禮通故

禮書弟二十一

定海黃以周述

五經異義云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陳壽祺云周禮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禮士相見禮言庶人見亐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周禮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摯明矣云五經無說此者疑太平御覽引文有脫誤以周案禮不下庶人者鄭志荅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亐經文三百三千百其有事則假士禮以行之也庶人之摯與士自異凡摯必辭惟君亐其臣則受其餘皆還士亐士不終辭摯而有還摯大夫亐士則終辭摯而無還摯君亐其外臣大夫亐嘗為臣者皆不終辭摯而使擯還摯還摯者卽還其所來之摯非別有摯吳中林說未是異義云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據朝儀為文士相見禮廣言士大夫見君有摯亐庶人獨不及孟子亦云庶人不傳質為臣說詳名物門

鄭元說君迎聘賓不出大門降亐待其君也大夫亐士亦不出迎凌廷堪云凡迎賓主人敵者亐大門外主人

尊者亏大門內凡君與臣行禮皆不迎送賓亦同此例
以周案此客禮也賓禮主人尊者亦迎亏大門外鄉飲鄉射主人出迎亏門外鄭注主人卿大夫賓處士不為賓雖敵者亦不迎亏大門外鄉飲鄉射遵者諸公大夫主人迎亏門內凶禮無賓故亦不迎亏大門外士喪禮惟君命出鄭注明大夫以下不出

士昏記不親迎請覿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鄭[元]云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郝敬云皆大門也
以周案親迎禮盛故主人迎亏外門外不親迎請覿禮殺故主人立亏內門外亦不拜不揖入用壻禮見也郝說誤下云壻出主人送亦謂送亏內門外敖繼公云送亏大門外亦誤

鄭[元]云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亏客下賓也敵者迎亏大門外聘禮曰君迎賓亏大門內客至亏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為猶敷也雖君亦然然後出迎客客固辭又讓先入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或說凡入皆主人先云每門讓亏客無見文凡客至先布席然後出迎云客至寢門則請入敷席亦未聞注云雖君亦然更鑿以周案聘禮公揖入鄭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是尊者先入也若敵者主人亦必下賓每門讓客而後先入此與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同讓之者客禮也先入先登者主人禮也凡自大門入皆主人先而尊者不讓敵者必讓有婁若至亏寢門廟門一以先入省事為敬又無讓禮故主人自請先入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亏中庭注云君揖先入省內事也省內事即請入為席之禮故下經即繼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云雖君亦然據聘禮而言也經云揖先入者與讓先登義同讓而後先客之也其云揖入者如主人禮也凡主人迎賓亏大門外敵者客之而後如主人曰揖先入謂之先者別其初欲後賓言之所以達主人之意也如冠禮鄉飲鄉射禮聘禮之郊勞問卿是尊者不客直行主人禮曰揖入不云先者主人尊無後禮也如納采之吏親迎之壻聘之賓公食之大夫是其至寢門與廟門同諸經亏廟門皆曰揖入惟有司徹曰揖先入亦直行主人禮玆又以先入省事為敬更無後義記文入為席然後出迎客當作一句讀此為主人之請辭非果入也亦非入而復出也客固辭辭入敷席非讓先入也讓者讓其先後辭者直辭其事鄭注此句誤主人肅客而入即所謂揖入是

鄭[元]云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李如圭

云以入為左右則門卥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卥為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士虞禮側亨亐廟門之右是也饒魯云君出入皆由左出以東扉為左入以卥扉為左大夫士出入皆由右出以闑卥為右入以闑東為右以周案饒氏專為曲禮出入由闑右作解不顧他經殊為紕繆郝仲輿輩信其說故駁而存之然解曲禮文者亦卒無定說

孔穎達云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大夫士出入君門恆由闑東王引之說門與正堂同鄉由闑右右乃左字之

誤俞正燮云門以外向為用東為左卥為右惟入門言左右則以入者內向左右言之則卥為左東為右曲禮文誤兼出言右者略亐辭也正義門以向堂為正望文為訓與他經皆違以周案門之中為堂其左右為塾塾有內向室外向室以門限分之也則門堂亦以限分內外向明矣門限內以內向為用門限外以外向為用與兩塾之制同正義及王俞二說胥失之矣門限內內向東右卥左故凡入門之東者曰入門右門限外外向東左卥右故凡出門之東者曰出門左人之入以門內為文出以門外為文左右之名主亐門之內外鄉不專主入之出入故特牲禮簞巾在門內之右不關人之出入可曰門右則曲禮之出入君門亦何妨言由闑右矣特牲禮鄭注凡向內以入為左右向外以出為左右向內向外以門言出入以人言兩義兼說亐例可通後人專以人之出入分左右亐是改曲禮駁曲禮紛紛起矣參見饋食門

記玉藻公事自闑卥私事自闑東賈公彥云由闑東者臣朝君之灋由闑卥者聘賓入門之灋夌廷堪云凡以臣禮見者則入門右玉藻據聘禮而言非通例且私覿雖入門右至主君辭之仍入門左也惟士介終入門右

而由闑右者凡賓客皆然不獨聘賓以周案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是本國之臣通例玉藻云公事自闑卥私事自闑東是聘賓通例聘賓闑東闑卥以公私分非以臣禮自居如曰聘賓入門右亦以臣禮見則聘賓及介非鄉之臣何以問卿亦先入門右鄭注云見私事也辱之其君大夫辭終入門左者用盛禮凡禮盛禮殺皆非正例

鄭元云凡君有事亐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敖繼公說君亦至外門外下車以周案客車不入大門為敵者言之君至廟門乃下尊卑之體宜然敖說非近世尊賢

來拜主人不敢出見既往拜于其門本諸聘禮公館賓賓避公退賓從請命于朝　右入門

鄭[元]說凡三揖入門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公彥說將右欲背客宜揖將北曲與客相見又揖碑是庭中大節又宜揖敖繼公說三揖者于入門左右之位指參分庭一在南指參分庭一在北指或說鄉射禮眾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揖賓少進乃有三揖則至霤而曲既曲北面時皆不揖也敖說為長以周案敖說三揖全無依據鄉射禮眾賓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舉賓黨言初不言揖主人以賓三揖統入門左揖北面揖當碑揖言賓亦三揖特舉主人以明之見揖不在少進後也錯綜見義不分先後每門揖請入也每曲揖請折也當碑揖近階也賈疏背見之說亦未辱賓入大門至廟門賓主不相背亦每曲揖

又案三讓之儀有見于入門時者聘義所謂三讓而后傳命是也有見于升階時者聘義所謂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是也若中庭有三揖無三讓故禮經三讓之文皆在三揖至于階之下俗說中庭三讓誤凡曰讓者主人讓于客非客先讓參見聘禮門

賈公彥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俱升士冠士昏是也若鄉飲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敖繼公云凡賓主敵則主人先讓而先升主人尊亦然若賓尊則賓先讓而先升惟天子之使則不讓褚寅亮說賓降等者主人先升固已郎敵者亦主人先升聘禮賓儐卿賓升一等大夫升面大夫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皆賓主敵而主先升之證先升者道之也故曰以若賓尊于主則賓先升不必銜君命也禮無賓主俱升灋夌廷堪云賓主敵者俱升不敵者不俱升以周案聘禮公食大夫禮㚘云公升二等賓升鄭注遠下人君覲禮郊勞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鄭注奉王命尊則階以先升為敬甚明褚云先升道之失其義矣階無㚘升灋士昏禮鄉飲禮于主人升之下又言賓升明非㚘升聘禮賓儐大夫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賓與大夫敵體而先升者為無㚘升灋也鄭注賓先升敵也鄭亦不以敵者為㚘升凡敵者賓皆從升不尻盛禮惟奉君命尊則先升主人降等亦先升聘禮儐大夫時賓為主人先升一等大夫從與鄉射禮主人升一等賓升同皆敵者主人先升之例覲禮郊勞亦賓為主人不先升者敬王命也燕禮大射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降盥洗皆賓先

升主人乃升時宰夫為主人賓尊
燕禮記凡公所辭皆㮚階凡㮚階不過二等鄭[元]云㮚
蹙也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
堂賈公彥云㮚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其始升猶聚
足連步襍記主人之升降㪚等鄭注㪚等㮚階則㮚階
亦云㪚等凡升階之灋有四等連步一也㮚階二也歷
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杜蕢歷階
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趙盾避
靈公躇階而下是也敖繼公云越等而上曰㮚階下曰
躇階㮚與歷聲相近凌廷堪云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

辭則㮚階以周案攷古人升堂止二灋連步一也㮚階
二也㮚階卽歷階敖說是㮚之言析詩曰烝在㮚薪箋
㮚析也㮚階謂分㪚其足左足升一等右足升二等也
其步與聚足异故又謂之㪚等趙盾躇階非禮步不足
為訓敖說下曰躇亦非
凌廷堪云凡賓主人禮盛者專階不盛者不專階以周
案賓主人皆專階衆賓則拜于其右此通例也不關禮
之盛不盛燕禮大射禮宰夫為主人非正主人故變其
例爾　右揖讓升階
孔穎達云屨不上于堂謂長者在堂而侍者屨賤脫于

堂下若長者在室則侍者㝵著屨上堂而不入于室戶
外有二屨是也或云悉不㝵上堂也戶外有二屨是狎
客非須擯通以周案相見之禮卑者脫屨于階下所謂
屨不上于堂是也敵者脫屨于戶外所謂戶外有二屨
是也長者脫屨于戶內所謂排闔脫屨于戶內者一人
而已矣是也孔疏二說皆非燕饗之禮亦脫屨升堂凡
脫屨為坐也非坐不脫屨脫屨主人先左賓先右納屨
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脫屨之禮漢魏隋唐猶存但古人
為坐脫屨後世朝祭立而不坐脫屨何為　右脫屨
凌廷堪云凡門外之拜皆東西面堂上之拜皆北面凡

室中房中拜以西面為敬堂下拜以北面為敬以周案
凌說門外室中之拜是已堂上之拜不盡北面如冠禮
冠者受觶尊觶兩拜皆南面賓荅拜皆東面不醴則醮
冠者降筵拜賓荅拜亦南面東面昏禮見婦禮婦其拜
皆非北面
凌廷堪云凡為人使者不荅拜主君為賓而拜荅拜曲
禮大夫士見于國君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誤以
周案曲禮所言乃見君之通例迎拜謂君迎于門而先
拜已也凡人臣見其君君揖之不拜燕禮卿大夫皆入
門右公降立于阼階東南南鄉爾卿爾大夫皆少進不

言拜是也若君客之則迎拜公食大夫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此卽君迎拜不荅之義又云再拜稽首者拜君之食己非荅拜也聘禮私覿賓降階東拜君辭賓階上再拜稽首鄭注拜送幣于階東明非荅君拜凌氏牽此以為荅拜之證誤已异國之臣君迎拜亦避之聘禮訝賓于館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荅拜私覿賓奉幣入門左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是也為人使者不荅拜鄭注言之已詳凡云不荅拜者不敢當盛禮鄭元說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于禮若未成然燕禮大射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

者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未拜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凌廷堪云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异國之君亦如之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以周案舊說非也成之義主乎荅凡臣拜堂下君荅拜謂之成拜與降再拜稽首公荅拜一例若臣拜堂下君客之不荅拜使小臣辭猶未成拜也故升又拜君荅拜謂之升成拜與升再拜稽首公荅拜一例若君辭時卽荅拜如燕禮大射之徹冪是已成拜矣故不復言升成拜經之通例如此若公食禮君先拜臣臣堂下荅拜雖擯者辭終拜之在臣固以為已成拜也故栗階升不拜而君

猶以為未荅己也故又命之成拜此為變例凡臣拜堂下君拜堂上正禮也君客之不荅拜升乃成拜客禮也其有下不卽拜且有并不下階者如燕禮大射取媵觶酬賓賓下拜辭賓升再拜稽首下賓未拜燕禮大射無算爵降席再拜稽首降不云階此皆以旅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禮殺也論語拜下禮也明人臣之正禮當引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主人自酢于公二人媵爵于公及覲禮郊勞行享之降階再拜稽首為證邢疏引燕禮酬賓覲禮賜車馬之升成拜非也鄭注公食禮徹冪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不升成拜為正臣

禮則升成拜為客禮非臣禮之正明矣　又案經升再拜稽首公荅拜與升成拜公荅拜文有詳略義無异同鄭注于此一一區別轉多膠轕鄭意降再拜稽首升復再拜稽首謂之成拜如燕禮公取媵觶節賓降卤階下再拜稽首小臣辭賓升成拜是其例也若其餘但云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是下賓未拜不得謂之成拜然禮經言降拜小臣辭升成拜甚多是下亦實未拜也而升謂之成拜則鄭例不可通矣而敖氏又謂此等云降拜已再拜稽首尤鑿空無據　又案古君臣相拜皆俟拜畢荅之非同時拜故聘禮公食禮皆云公壹拜

賓降也公再拜又云公再拜指會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又君臣荅拜有一拜者有再拜者皆視先拜者而异詳燕禮門獻酢之拜與會拜异詳會禮門

周禮大祝辨九𢷾揚雄說拜从兩手下以周案拜必下兩手至地故指與跪然不云拜今俗語有云拜指云跪拜者皆非古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斂手曰拱見說文拱手當心曰時揖時揖平衡也拱手少舉曰天揖天揖上衡也拱手少下曰土揖土揖下衡也拱手吉尚左凶尚右記言男拜尚左手又言孔子有器其而尚右是也跪與坐相似而不同反其蹠而坐其上曰坐反其蹠申臂

相見　丰

不坐曰跪非跪不足以言拜說文曰跪所以拜也

一曰稽首鄭元云稽首拜頭至地也賈公彥云稽首稽留之稽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以周案頭至地則下衡故荀子云下衡曰稽首經傳中有單言稽首多與拜手稽首別稽首不必拜手故為九拜之一也拜手稽首屬吉拜例自注疏掍吉拜于稽首頓首中則吉拜之例不明而稽首頓首已兼空首則三拜亦不分矣古人常拜用空首禮稽首之禮甚重大夫之臣且不敢稽首其大夫況平敵者乎段懋堂云凡祭必稽首諸侯于天子稽首大夫于國君稽首于鄰國之君稽首于君夫人鄰國之君夫人稽首亦有非祭非君而稽首者稽說文作䭫拜重手故字從手䭫重首故字從首

二曰頓首鄭元云拜頭叩地也賈公彥云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以周案頓首與稽顙同為以頭擊地但分吉凶言之爾鄭注此云頓首頭叩地又注士喪禮稽顙云頭觸地叩地觸地一義也頓首偁于吉喪之至也稽顙偁于凶哀之至也鄭注吉拜云吉拜拜而后稽顙其拜與頓首相近則頓首稽顙同義特分吉凶言之審矣檀弓云稽顙而不拜則頓首容有不拜手者此所以為九

相見　芏

拜之一也孔賈二疏重稽首輕頓首遂謂平敵自相拜用頓首攷之禮經禮記及春秋傳並無平敵用頓首之禮段氏已駁之矣

三曰空首鄭元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以周案空首即拜手諸經傳之單言拜者即空首拜也拜字從兩手下是跪而俯伏也凡拜皆跪伏故渾偁皆曰拜析言之拜為空首之專偁空首者男子之常拜也拜必跪而拱手而首俯至手與心平乃下兩手拱至地鄭注此空首云拜頭至手所謂拜手又注少儀手拜云手至地二義兼備惟其頭至手與心平故周禮謂之空首荀子

謂之平衡曰拜也惟其兩手下至地故尙書謂之拜手少儀謂之手拜也據孔賈二疏拜先以手拱至地而頭來就手是頭亦至地矣非特與荀子平衡曰拜相悖且與稽首之例不分也據段氏說頭俯與心平手未嘗下于心是手不至地矣非特與少儀鄭注相悖且失拜字兩手下之義矣　又案古之拜與今別必合周荀子漢賈子楊子說乃明荀子云平衡曰拜段氏釋之曰既跪而拱手而頭俯至于手與心平是謂平衡曰拜曲禮注云上衡謂高于心平衡謂與心平是也賈子跪以微磬之容拜以磬折之容程瑤田釋之云攷工記兩言倨句

相見　十四

磬折卽磬氏之倨句一矩有半也磬之倨句為一矩又諡之以半矩懸磬之孔則股邪而鼓直凡曲禮弟子職容經之曰磬折者皆謂其象如磬之懸身如磬鼓頭項如磬股也容經云拜以磬折之容卽荀子所謂平衡曰拜也至說文引楊雄說拜从兩手下後儒多不信之攷拜古文作𢫶从二手二下與楊說正合周禮作𢷎說文依周禮作云𢷎首至地也首乃手字之譌手至地卽許君二手二下楊子兩手下之說與少儀鄭注手拜手至地亦正同孔賈二疏然云拱手至地本合古義而段氏改說文作拜首至手謂空首首至手而平衡手未嘗下于心䭫首頓首則下矣楊雄蓋兼三拜而製拜字此說未可信也非首俯至手而平衡則兩手不克復下于地非兩手下拱至地則首俯未必與心平二義兼備跪而習之自㝵矣讀賈子知跪而俯首之容讀荀子知頭手齊心之容讀說文引楊子說又知兩手兩下拱至地之容兼此數說而古之拜容畢見矣

四曰振動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鄭興云動讀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鄭元云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以周案上文稽首頓首空首皆吉拜四曰振動乃凶拜之稽顙也振當讀震驚

相見　十五

之震動依杜注讀為哀慟之慟稽顙者震慟之義也稽顙頭觸地與頓首叩地相同故亦謂之頓顙但頓首頓而卽起稽顙頓而又稽此稽顙之所以異于頓首稽首也凌次仲夏弢甫皆從杜注以為卽士喪禮之拜稽顙成踊踊者振哭者慟但拜稽顙為凶拜且哭踊于拜義無關故不取惠天牧說振動者舞蹈之容別一義

五曰吉拜鄭元云吉拜者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以周案上文稽首頓首不手拜空首則手拜又不下首斯則既拜手又下首也其謂之吉者因凶拜而

名之也凶拜者拜稽顙則吉拜者拜稽首可知也其禮
先拱兩手下據刱㫺乃復俯首以至亏地鄭注捉吉拜
例亏稽首頓首中故亏此乃據檀弓襍記以凶拜之近
吉者當之誤
六曰凶拜鄭元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季服者以周
案上文震慟為稽顙而不拜者斯則拜而后稽顙也古
人吉拜皆先拜而後稽首故經曰拜稽首拜手稽首再
拜稽首無言稽首拜者其凶拜之見亏禮經者亦皆曰
拜稽顙無言稽顙拜者葢拜先拱手據刱下而後頭至
亏地亏事為順也其先稽首稽顙而後拜者惟孟子言

相見　十六

子思稽首再拜而不受檀弓引孔子言稽顙而後拜頎
乎其至段氏淩氏以此為殷禮夏氏又以為周末禮要
之未合亏古經也鄭注乃據以為吉凶兩拜之例似有
未當孔子曰吾從其至者明非周禮也　又案先拜而
後稽顙亏事為順故曰頎乎其順先稽顙而後拜亏事
甚逆而匍匐地上不遽起佗拜足見哀痛之已病故曰
頎乎其至舊解亦誤
七曰奇拜杜子春云奇讀為奇耦之奇謂先屈一刱今
雅拜是也鄭興云奇拜謂一拜也以周案奇拜一拜鄭
說是也經有明言一拜者如士相見禮及襍記諸篇是

也其或祗云拜而不言再者皆一拜也有云拜手稽首
者亦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稽首有云拜稽顙者亦一
拜也再拜則曰再拜顙賈子容經跪以微磬之容揄右
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揚抑各尊其紀此即樂記武坐致
右軒左之泫坐亦跪也今謂之小跪杜注謂之雅拜後
漢書云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腳是其遺泫
八曰褎拜鄭興云褎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眾云褎
拜今時持節拜是也以周案古人行禮多用一拜其或
再拜以加敬三拜以示徧皆為褎大之拜段氏云褎者
大也有所多大之辭也凡禮經言三拜及左傳或言三

相見　十七

拜稽首或言三拜或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
也
九曰肅拜鄭眾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
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以周案肅拜之不明由賈氏
疏先鄭注未明先鄭云肅拜但俯下手者俯謂俛而低
首也鄭注少儀云肅拜拜低頭與先鄭合但俯低頭而
下兩手較空首拜手之禮為輕也云今時撎者說文云
撎舉首下手也漢時之撎舉首懸空但下兩手與古肅
拜同先鄭云但俯下手後鄭云拜低頭與說文舉首下
手之撎說似不同而實相足非俯而低頭則與跪同不

足以言拜非舉首則與稽首頓首空首同亦非肅拜惟低頭俯而仍舉乃為肅拜肅拜為婦人之正拜其首較空首為略舉其手亦异空首之下拱地云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先鄭意御至三肅使者肅不連拜與肅拜別故引禮介者不拜以明异也肅拜者跪而俯首下手也肅者立而俯首下手也自孔賈二疏誤以單中長指之肅當肅拜既失兩鄭之意而肅拜之禮遂晦矣少儀云婦人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是經明言坐而肅拜而後人乃云立而肅拜不亦左乎段氏云肅與肅拜當為二左傳之肅不言拜則肅而不拜未嘗跪也介者不俀亏拜故肅以為禮如後世長揖肅拜舉首下手之拜為婦人拜為尸坐拜　又案曾說男子跪而拜故拜必奠爵婦人立而拜故可執爵拜凌氏次仲申其說云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特牲少牢有司徹丈夫之拜皆坐而奠爵蓋丈夫之拜皆屈膝故必坐而奠爵然後拜也士昏禮婦見姑奠笲亏席姑坐舉以興又贊醴婦婦坐啐醴建柶興拜是婦人之拜則興也凌氏此說似是而非實不可信鄉飲酒禮云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者卒爵可即奠必興而後坐奠者更端以示敬也坐奠爵因拜而坐奠是一事不必更端以示敬故云坐奠爵

遂拜士昏禮姑舉笲之坐與拜婦是二事婦啐醴之坐與拜贊是二事故必言興拜與言興坐同然為更端以示敬之例非婦人之拜必興也如因此更端示敬之拜而謂婦人之拜必興則士昏禮舅坐撫之興荅拜豈丈夫之拜亦必興而不坐乎如謂舅拜婦亦肅拜亏經何見且少儀云婦人為尸坐肅拜是肅拜必坐之證說文云跪所以拜也未有不跪坐而可俯拜者矣婦人執爵拜亦坐而後拜也經多言坐奠爵坐奠觶是執爵而坐坐而奠者也執爵非不可坐也坐亦無妨亏執爵也且執爵拜亦非專施亏婦人男子亦有執爵拜者矣特牲禮曰兩壺執爵拜注曰荅主人也主人跪而拜兩壺荅之必非立而肅可知也（特牲主婦執爵拜詳饋食門）　又案大祝辨九拜說者謂屬丈夫拜惟肅拜為婦人拜其實婦人亦有九拜也一曰肅拜即吉拜婦人肅拜以當丈夫之空首一曰手拜亦吉拜禮經云廟見婦拜扱地鄭注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是也一曰頓首近振動拜婦人本無頓首之禮因振動而有頓首如穆嬴頓首亏趙宣子是也一曰稽顙拜即凶拜重喪用稽顙輕喪用手拜小記云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是也一曰俠拜鄭注云婦人亏丈夫雖其子亦俠拜先丈

夫一拜後丈夫又一拜也一曰不俠拜鄭注云不俠拜
謂一拜也婦人不俠拜同丈夫之奇拜婦人俠拜同丈
夫之褒拜此婦人九拜之辨也凡婦人之拜吉事尙右
手凶事尙左手與丈夫异近時婦人拜申指相背尙近
古制但不握爲异爾其又指拜者爲禮之末失其合掌
拜者本之西域僧謂之膜拜其拜兩厀齊下不先屈一
厀者本之道家謂之之拜然非古禮又有婦人立而引
手摩胸以當丈夫之長揖其郎軍中肅客之遺意與右拜

鄭元說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

辭不許也聘禮士介覿禮請受賓固辭固衍字當如面
大夫記私獻禮請受賓固辭固亦衍文敖繼公云一辭
而辱遂亦可謂之固淩廷堪云禮請受者一請賓固辭
者再辭注未碻敖亦曲爲之說以周案禮請受止一請
賓何辱再辭淩說非宜從鄭右辭

鄭元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于堂上則俱南
面禮敵者然受賈公彥云尊卑訝受敖繼公說訝受爲
賓主行禮之事然受爲相禮之事淩廷堪云禮經無然
受之文然受又不皆敵者有司徹尸酢三獻尸在其右
以授之非相見之事統觀禮經全文當云行禮于尊者
之前則同面受不于尊者之前則訝相受凡相禮者之
授受皆訝授受以周案禮經授受有三等一曰受相鄉
而受也南北面受爲禮之敬尊者東西面受爲賓主通
行之禮一曰同面受相然而受也故亦謂之然受同南
面受爲敵者禮鄭引逸禮文可據而敵者之授受或歷
于至尊則同北面受或同東面受聘禮授幣之受書授
上介受圭之同面並繅同面授上介受馬之適其右受
反命之自公左受玉其禮皆行于君前故同北面受又
還玉之賓自左南面受圭時不壓于君故同南面受行
敵者禮鄭注自左南面右大夫且然受是也又云必然

受者若鄉君前殊爲曲說臣在君前不辱有南面受聘
禮私獻賓東面坐奠獻擯者東面坐取獻亦壓于君之
禮士昏禮納采授于楹閒南面聘禮歸饔餼面卿兩言
受幣于楹閒南面似皆爲敵者同面受之證鄭注兩解
之者鄭意歸饔餼尊君使面卿尊卿可北面受用尊禮
納采之賓爲埶吏雖尊其使不當北面受故云然受爲
敵禮自賈氏疏鄭不明後人遂妄相駁難矣有司徹三
獻北面拜受酳尸在其右以授之賓尊尸令南面受尸
不尻尊故在其右以授之鄭注至儐尸而尸謚卑此同
面受之變例一曰訝受俠不相鄉亦不相然因前迎受

之也故今文家伦捂受太不正鄉曰疑太受不正鄉曰
捂受其禮有賓主人兩荐相迎者為禮之盛亦有受者
自荐迎放為禮之殺聘禮禮賓公外拂几三卒進卥鄉
賓進訝受几亐筵荐時公自東南進鄉西賓東面兩荐
送迎相敬也又介覿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時執幣者在
闑外南鄉士介皆在門卥東面自荐進訝受又禮賓賓
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公食禮亦云上介受賓幣
從者訝受皮時介由賓左受幣從者盡自門卥之佐訝
受主人所出之皮馬記云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
士卽從者張皋文圖聘禮介從者皆東面受公食禮皆北面受誤　介曰受從者曰

訝受兩文有別注疏家混合為一謬矣既夕禮賓賻若
無器則捂受之時主人卥面賓東面相鄉宰在主人之
北無器捂受謂宰卥南面受之也鄭云對相受是當授
諸主人矣敖奏兩說尤無當凡授受之禮卑者尊而不
授若尊者辭乃授　又案鄭注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
由其左謂同面授受之灋也賈疏云據鄉飲鄉射燕禮
獻酢酬皆授由其右故云凡以廣之凌氏釋例云詳賈
意蓋以獻酢酬之授受皆竝授也攷鄉飲禮主人卥南
面獻介介進北面受爵則獻酬有訝受非竝授且鄭注
大射儀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云賓南

面授爵乃於左拜凡授爵鄉所受者正明獻酢酬之授
受皆面相鄉受無竝受灋也夏炘甫據此注又以為凡
授爵尊卑俱以訝授受殊不知鄭注凡授爵鄉所受者
為相鄉受與訝受異凡獻爵敵者皆相鄉受卑者訝受
夏氏亐訝受之義尚未明不足深辨　又案授受有一
物兩物之異凡授受一物者必兼兩手共之此常灋也
其有兩手各執一物而分授兩人者左手先授右手後
授而受者各以兩手共之聘禮賓執左馬以出用效馬
右牽之灋其左手執幣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謂
先以左手之幣授上介後以右牽之馬授從者也其有

兩手各執一物而兼授一人者亦先將左手之物授人
受者以兩手共受旋亦以左手執之授者乃以兩手共
授右手所執之物受者以右手受之聘禮其實棗烝桌
擇兼執之以進云賓受棗大夫兩手授桌賓受棗亦如
兩手共受為常灋不奢著其後授者以兩手共授以為
例此鄭注所謂授受不游手愼之是也
賈公彥云凡賓主敵者授亐楹閒不敵者不亐楹閒以
周案古人授受之禮殺者行亐庭遁行之禮皆在堂上
兩楹閒不敵者亦在兩楹不過東卥有別㠯凡賓臣主
君行禮在東楹卥聘禮賓覿進授幣當東楹又禮賓受

幣當東楹皆謂東楹西也時賓在西序以西言之故曰當則不敵者之授受亦在兩楹明矣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謂中堂東東楹西也詳宮室門時公依在東楹東賓趨就之敬君也歸饔餼及問卿受幣堂中西趨君命亦敬也凡授受幣玉皆在兩楹閒不敵者賓趨授于中堂東卽東楹西主人趨就于中堂西卽西楹東注疏以中堂在兩楹之北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旣難斥言于禮賓賓覿當東楹之文亦遠夌氏釋例張氏禮圖皆沿賈誤

鄭元說相見禮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下謂君所

敖繼公云至下謂當帶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王引之云古者謂堂下為下鄉射禮笙一人拜于下聘禮記使大夫受自下聽命公食記卿擯由下注不升堂也禮運澄酒在下論語拜下禮也皆其證以周案經文至下容彌蹙五字句堂下謂之下猶堂上謂之上也古人語急多此例從王說右授受

賈公彥云右還以右手向外左還以左手向外敖繼公云左還者以左手向右而還也以周案鄉禮司正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卒觶奠之左還南面注云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是南面右還北面左還皆從觶西往來也敖氏以為皆欲從觶東往來其說悉與注疏相反辨詳射禮門

鄭元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敖繼公云凡經言交者皆謂相右以周案凡相交者必交相左此為往來通例惟凶事則交相右鄭義甚密詳見射禮門右交還

夌廷堪云迎于大門外送亦于大門外迎于大門內送亦于大門內君與臣行禮不迎亦不送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拜以周案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鄭注大夫于士不出迎入一拜送再拜大夫不迎士則君可知而君賜之食則云君

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公食聘禮君迎送大門內皆再拜鄉禮大射君又不迎不送是相見禮之迎送有不同也祭祀不迎賓并不迎尸祭統云尸在廟門外全乎臣君在廟門外全乎君是天子諸侯不迎尸也特牲少牢竝云祝迎尸于廟門外是大夫士亦不親迎尸也而有司徹言主人送尸于廟門外士虞禮鄭注言主人送賓于大門外是祭禮之迎送亦不同也喪禮唯君命出鄭注明大夫以下不出故大斂君至迎送皆于大門外而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公賵迎送亦同是喪

禮之迎送又不同也夌說未覈凡送賓皆再拜惟喪禮
送賓則一拜　右拜送
鄭元云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
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以周案上文賓授摯于庭反見
則升堂受而傳言矣故注引下文以證成其義燕謂燕
見非燕飲賈疏之誤先儒多非之矣
鄭元說主人還摯异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賈公彥云相
見禮賓奉摯入不言出迎又不言厥明是與冉相見同
日知异日出迎者鄉飲酒禮云明日乃息司正主人出
迎之司正猶迎況同僚乎敖繼公云不俟迎而即入急
欲還摯且尊主人或說禮未受端故不必出迎以周案
禮以异日為敬同日而往謂之燕日從注疏　右回拜

姪孫鎮海梅鼎恩仝校

相見　丟

食禮通故一　　禮書弟二十二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公食禮使大夫戒賓出拜辱拜使者屈辱來迎
己將命不荅拜為人使也吳廷華云賓出拜辱拜君命
之辱注說非以周案賓出拜辱時尚未將命下賓再拜
稽首乃是拜君命也拜君命必稽首此但云拜則其為
拜使者甚明記云為人使者不荅拜以其因主君而拜
己不敢承其禮也大夫不荅拜為人使者通禮宜然說
者以為拜君命非拜己吳氏因此遂謂此拜為拜君命
之辱緟貤紕繆

食一　一

賈公彥云公食禮大夫還賓不拜送為從之不終事也
鄉飲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
相隨故也覲禮使者勞賓侯氏送于門外再拜遂從之
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以周案凡戒
賓爵敵者遂從之不拜送此經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
大夫還賓不拜送是也不從之宜拜送如聘禮歸饔餼
還賓拜送是也爵尊者不論從不從皆拜送如覲禮拜
送遂從之鄉飲鄉射拜送遂從之一為天子使尊一為
公使尊一為主人尊
鄭元云公食禮公當楣北鄉至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至

再拜者興禮侯賓嘉其來也公壹拜賓降矣故繼公云
賓降之上脫公壹拜之文王引之云至再拜再當為壹
因下公再拜而誤也聘禮及此篇下文先言公壹拜賓
降公再拜此不當有异鄭注聘禮及下文壹拜賓降皆
云不俟公再拜而此獨無之則所據本已誤故說尤非
以周案鄭注至再拜者興禮侯賓嘉其來也此釋公再
拜并至壹拜而再也故下云公壹拜賓降矣與不俟公
再拜之意同鄭所據本不誤淺人見注有至再拜之文
遂改經爾　又案凡飲禮獻酢皆一拜食禮皆再拜飲
禮詳與饗同食禮賓至指食祭加飯侑賓卒食賓出經
皆云公再拜此飲食之禮异也凡賓荅公拜俟公拜畢
荅之非同時拜于門內則還辟如大夫納賓賓入門左
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謂還辟避拜乃荅之也于堂上
則降階如拜至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西階東北面
荅拜擯辭升命之成拜指食侑賓亦同皆于公拜後乃
荅之也凡公荅賓拜賓先降階拜公辭不荅升成拜則
荅之與荅敵者拜禮同
鄭元云侑後復退則禮食未卒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
欲從此退故繼公云拜者謝侑幣之賜也沒霤而拜以
公立于中庭也升再拜稽首者為鄉賓拜賜于庭南公

辭之故成拜如此吳廷華云賓之入門所以終食禮也
其再拜稽首卽下升賓再拜稽首注所謂拜主國君之
厚意也蓋公既侑賓賓出公卽降立中庭以待賓反其
意已厚故入門卽拜之因君辭其拜故升堂再拜敖氏
謂公辭之乃升而成拜是也注分而為二是以失之褚
寅亮云聘禮禮賓于授幣後賓執左馬以出下遂行覿
然未更入門而行再拜稽首禮也然則此禮之拜故以
為謝侑幣非凡飲食無論酒與幣皆賓先拜受而後主
人拜送無送後復拜謝之禮以周案吳氏駁鄭褚氏駁
敖皆當
賈公彥云左傳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若然臣
于君乃稽首平敵相施當頓首大夫相食受侑幣再拜
稽首者以食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故也
王士讓惠棟諸說侑幣君所給也故稽首下大夫不能
親食公猶使人以侑幣致之則其幣為官給可知故受
幣者如對主君必稽首而送幣者亦稽首以荅之也賈
疏非　右拜
賈公彥云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在內者私家之禮陳
于外者北面為正陀階下西面為正故繼公云大夫士
陳鼎門外者皆北面惟器與西面國君陳鼎南面天子

未聞以周案士昏特牲少牢皆陳鼎門外是私家陳鼎亦不必在內鼎之面向亦以敖說為長　右陳鼎

鄭[元]云聘禮設飧堂上之饌八西夾六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賈公彥云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故云以豆為本以周案饌以豆為本豆以醯醬菹醢為本公食禮設正饌公先設醯醬以為饌本公設畢乃薦豆薦豆畢乃設俎設簠設湆設鉶是設饌之灋先設豆設豆之灋先設醯醬無醯醬則先設菹醢祭稻粱在醬湆閒祭饌在上豆閒者為饌本也

食一　四

敖繼公云公食禮賓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所者謂醬之正位也公設之處于其正位為少西必少西者為賓當遷之故也以周案公設之處宜在席歬正中賓東遷其所則于席中為稍東而席西郤可陳加饌依褚氏胡氏說如此

鄭[元]云公食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記公食上大夫异于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蝸醢四四為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為列無特敖繼公云豆加茆菹麋臡簋加黍稷各一鉶加羊豕俎加鮮魚鮮獸于膚之下如饔九鼎之次云九俎則四四為列而特鮮獸以周案朝食之豆八下大夫已用其六尚餘茆菹麋臡二豆鄭不取此而用饋食之豆者賈疏云注以特牲少牢參之是也少牢四豆韭菹醓醢葵菹蝸醢鄭必參取此不用朝食之茆菹麋臡者褚氏云若純用朝食豆實與人君禮無別矣故注參取饋食二豆亦是也九俎饌灋亦當依注為是褚氏云三俎五俎七俎不异方故須特三三為列則正方矣何反用特乎其饌灋則北二列仍如七俎而鮮魚則加在魚南鮮腊則加在腊南移膚于腸胃南是也

食一　五

鄭[元]云公食禮膚以為特直豕與腸胃東也敖繼公云膚在豕東郝敬云在腸胃東以周案從鄭注若在豕東則似與牛羊豕為一行在腸胃東則似與魚腊腸胃為一行非特矣胡氏已駁之

鄭[元]云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此以命數為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賈公彥云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纍大可知陳祥道云此禮一命魚七再命九三命十一惟天子諸侯魚數不見先儒謂諸侯十有三天子十有五理或然也以周案陳氏所述昏禮疏文也所推魚數與此疏异當以此疏為

長
鄭[元]云聘禮堂上八豆皆二以竝東上韭菹其南醓醢
屈屈猶錯也賈公彥云屈者謂其東上醓醢醓醢西昌
本昌本西麋臡麋臡西菁菹菁菹北鹿臡鹿臡東葵菹
葵菹東蝸醢蝸醢東韭菹孔穎達云公食禮豆六設于
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
士設俎于豆南牛俎在西牛東羊俎羊東豕俎又牛南
魚俎魚東腊俎腊東有腸胃俎又有膚俎在兩行俎之
東縱設之黍稷六簋設于俎西黍當牛俎西其西稷
稷西黍黍南稷稷東黍黍東稷屈為二行大羹在醬西

鉶四設于豆西牛鉶在東牛西羊羊南豕豕東牛飯酒
設于豆東粱飯設于湆西稻于粱西庶羞十六豆設于
稻南屈折而陳凡為四行膷東臐臐東膮膮東牛炙炙
南醢醢西牛胾胾西醢醢西牛膾膾南羊炙炙東羊胾
胾東醢醢東豕炙炙南醢醢西豕胾胾西芥醬醬西魚
膾敖繼公云醢醢西昌本昌北麋臡麋西菁菹菹南鹿
臡鹿西茆菹茆北麋臡曲折而下所謂屈也胡培翬云
賈疏用朝事之豆六太茆菹麋臡而以饋食之葵菹蠃
醢足之敖氏以經惟言韭菹醓醢則為朝食之豆可知
二者似皆可通惟解屈字之義與經二以竝之文皆不

合葢韭菹醓醢二者在東其西為昌本麋臡二豆昌本
麋臡之南為菁菹鹿臡二豆菁菹鹿臡之東為茆菹麋
臡二豆設灋自東而西復自西而東故謂之屈下八簋
繼之乃言錯則屈與錯異以周案經文堂上八豆屈八
簋繼之錯西夾六豆屈六簋繼之錯屈者曲折相承而
設錯者交錯相閒而陳屈錯義異胡說是已其說二以
竝仍同舊說公食禮為豆六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
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是東西三列也設俎亦同
其設六簋于俎西二以竝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
以終南陳謂交錯陳之東西二列故曰二以竝自北而

南則三列也若以三簋為一列與二以竝之文不合且
自西陳非南陳矣聘禮堂上八豆西陳皆二以竝與公
食禮設六簋文同不得以設六豆之灋例之又云東上
韭菹其南醓醢即所謂二以竝也又云屈者謂屈而西
也屈而西故上曰西陳敖氏說八豆之實雖非其設灋
是也下西序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皆云
二以竝俱同如賈孔胡氏說與西陳之文不合且是四
以竝非二以竝矣　又案公食禮六豆設于醬東西上
聘禮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公食禮六豆東西三列聘
禮六豆二以竝是饗餼之設灋與公食禮所陳有異矣

一第三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6版反内

刑禮西夾六豆六簋四鉶皆北上南陳堂上之八豆八
簋六鉶皆西陳東上是堂上之設灋與西夾所陳亦异
矣公食禮醬東所設六豆與饔餼西夾之數同而陳之
之灋旣异則公食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與饔餼堂
上之數雖同其陳之之灋亦必异可知或者據饔餼文
以定食禮或又據公食文以定饔餼彼此牴牾不如依
本經兩分之也公食禮六豆六俎四鉶之次孔疏所言
是六簋之次黍當牛俎其西稷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
黍西稷孔疏所言非其八豆之次韭菹以東醓醢昌
本麋臡南菁菹以西鹿臡葵菹蝸醢八簋之次則六

簋仍舊加黍于稷南黍東稷六鉶之次則四鉶仍舊加
羊于牛南羊西豕饔餼堂上之八豆西陳東上皆二以
竝韭菹以南醓醢屈而西昌本昌本北麋臡又屈而西
菁菹菁菹南鹿臡又屈而西葵菹葵菹北蝸醢八簋繼
之而西黍其南稷錯之爲稷其南黍又錯之爲黍其南
稷錯之爲稷其南黍六鉶又繼之而西牛以西羊豕豕
南牛以東羊豕此橫設之非錯亦非屈也胡氏說非粱簋稻
簋又直設之西夾之六豆北上南陳亦二以竝韭菹以
東醓醢屈而南昌本昌本西麋臡又屈而南菁菹菁菹
東鹿臡六簋繼之而南黍其東稷錯之爲稷其東黍又
錯之爲黍其東稷四鉶又繼之而南牛以南羊羊東豕
豕以北牛此亦非錯非屈也粱簋稻簋又繼之而南諸
家所定陳設次弟與經多違不悉錄
鄭元云鉶菜和羹之器賈公彥云據羹在鉶謂之鉶羹
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入庶
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以周案歸饔之陪鼎膷臐
膮與此庶羞之膷臐膮一也其在鼎爲陪鼎在豆爲庶
羞食禮之庶羞不自鼎升賈疏甚謬胡氏已辨之矣
鄭元云庶羞旁四列西北上不統于正饌者雖加自是
一禮是所謂羹胾中別敖繼公云旁者見正饌之中席

而此在旁也郝敬云正饌堂中庶羞偏西故曰旁褚寅
亮云膷臐直稻南而膷稍偏西臐稍偏東膮牛炙直粱
南而膮稍偏西牛炙稍偏東每兩豆當一簋若在旁然
故云旁四列胡培翬云正饌設于堂中以東加饌設于
堂中以西此其大分也今庶羞不正當堂中以西而又
偏于西是以謂之旁百庶羞十六豆四豆爲列故云四
列以周案經云賓坐席末取粱稻是正饌中席也加饌
在稻粱之西庶羞又在其西故謂之旁胡說近之羹胾
中別弟子職文謂中閒容人可往來也經云閒容人
賈公彥云公食禮庶羞西東毋過四列下大夫東西四

行南北亦四行上大夫東內四行南北五行敖繼公云欲閒容人也腳當稻南若過四列則近亏簋矣內東內列東列也先言內者上也胡培翬云內東謂設之以內為上自內而東毋過四列也敖說內列東列恐非以周案胡說是

鄭元云若不親倉豆實實亏罋簋實實亏筐陳罋筐亏楹閒者象授受亏堂中也罋數如豆醯芥醬從焉筐米四賈公彥云黍稷各一筐稻粱又二筐吳廷華等說正饌在堂上庶羞陳亏碑內四醯芥醬應在庶羞中𩞄從而在堂筐米四二黍二稷物雖同不併稻粱加亦空在堂下注疏非以周案下經云庶羞陳亏碑內有饌無稻粱謂四醯芥醬在庶羞中近是謂稻粱亦在碑內非也褚氏云賓所倉者粱則筐四空黍稷稻粱各一不言簋實者省文也若簋實陳亏碑內經必明箸其文而列其佐次右設饌

漿人掌共王之六歓水漿醴涼醫酏入亏酒府而酒正辨四歓之物曰清曰醫曰漿曰酏不言水涼鄭元云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惠士奇說水涼無糟故不辨以周案王之六歓皆用清故膳夫謂之六清其供賓客不備六歓清糟竝設漿人共夫人致賓客禮醴醫酏有清糟是也王六歓皆用清而酒正祗辨醴醫漿酏四歓不及水涼水清水涼薄酒皆無糟不須辨惠說是也但惠以涼為凍歓楚辭挫糟凍歓明有糟矣

一曰水鄭元云水清醴以周案水清水也故酒正不辨如內則注水醴不分非其義

二曰漿許慎云酨漿也鄭元云今之酨漿也以周案許鄭同義說文酨酢漿也漢倉貨志云糟酨灰炭糟酨同物漿以酨為之故味酢酢今醋也醴有清糟糟為醴之酟清為醴之沛漿字從水則糟之和水者也故次水之下醴之上

三曰醴酒正謂之清鄭元云醴醴清也清謂醴之沛者以周案造醴有二法內則曰歓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此醴之通用於五齊者又曰或以酏為醴此醴之專用於六歓者當時醴歓兼用二者故內則並記之醴有清有糟王歓用其清者其它清糟竝用故夫人致賓客禮有清醴糟內則謂之重醴禮亦有專用糟者鄭注云歓醴之用柶者糟不用柶者清也

四曰涼鄭眾云涼以水和酒也鄭元云涼今寒粥若糗飯襍水也內則之濫以周禮校之則涼也以周案涼內則謂之濫玉藻謂之酒無糟漿以水和糟涼以水和醴

醴為醷酒涼為薄酒先鄭義如此據內則注又以為梅
諸和水字亦作䣼見膳夫注或說涼即小招之凍飲
五曰醫鄭眾說醫即內則之臆音聲醫臆相似記者各
異耳鄭元云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凡醴濁釀酏為
之則少清矣醫字從殹從酒省惠士奇云醫古之湯液
今之酒漿也說文醫治病工殹者惡姿也得酒而使一
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周禮有醫酒內經岐伯曰古聖
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故為而弗服以周案醫
為藥酒說文可據醫亦有糟漿人之文可據先後鄭皆
以內則之記飲合漿人之六飲故先鄭以臆當醫以聲

食一　十二

定之後鄭臆讀為醷醷訓梅漿又以或以酏為醴當醫
其實內則或以酏為醴言造醴之別法非言醫醷為醯
醢之屬故下曰調之以醯醢又曰湛諸美酒食之以醯
若醯醷醫有糟醷無糟亦不得以聲近而混之蓋王飲
有六而戴記祇及其五玉藻記五飲上水漿酒醴酏不
及醫內則記飲雖詳亦未及醫惠氏謂醫即湯液內經
言古聖人作湯液備而不用記不及醫其以此與
六曰酏賈逵云酏為鬻清許慎云酏黍酒也鄭元云今
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以周案酏非酒
黍酏者煮黍為鬻其稀而清者謂之酏其厚而有滓者

漿人所謂酏糟是也若用為醢人羞豆之實者取稻米
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餰與此不同
鄭眾云內則飲重醴稻醴清𦵔黍醴清𦵔粱醴清𦵔或
以酏為醴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酏糟糟音聲與𦵔
相似一物鄭元云重陪也糟醕也清泲也致飲有醕者
有泲者陪設之也或以酏為醴釀粥為醴以周案今內
則𦵔作糟從先鄭讀也酒聲與曹聲古音相近今北方
造黃酒法先煮黃米為粥乃入麴蘖釀之成酒與鄭注
合蓋醴以炊飯而釀者為正或又煮粥而釀是以酏為
醴也以酏為醴記造醴之別法非謂造醫如此後鄭酒

食一　十三

正注不足據
鄭眾云內則漿水臆音聲醫與臆相似一物鄭元云臆
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
之閒名諸為濫孔穎達云漿人注云涼今寒粥若糗飯
襍水也涼濫是一物則以諸和水謂以諸襍糗飯和水
諸者眾襍之稱除六飲之外此經別有臆鄭知臆是梅
漿者下文調之以醯醢及若醯醷則臆是醯類也又云
獸用梅故知梅漿也以周案鄭漿人注與此作兩解當
以此注為正鄭意漿人六飲無臆故此以臆濫連讀謂
以梅諸作漿謂之臆以臆和水謂之濫以當六飲之涼

諸謂梅諸即上醷也或以桃諸為之謂之桃濫釋名桃濫水漬而藏之其味濫濫然酢也孔賈中鄭並以諸為衆辭非鄭意孔頴軒說呂氏春秋節喪篇注云以冰置水漿亐其中為濫則濫近小招所謂凍飲說與惠半農同別備一義楚辭挫糟凍飲酎清涼注謂盛夏之時覆甕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而飲之則酒寒涼

鄭元云飲酒清酒也漿截漿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亐六飲也賈公彥云清酒祭祀之酒此用之者優賓也吳廷華褚寅亮諸說注清酒指四飲中之清非指三酒中之清酒以周案吳褚說是

四飲清醫漿酏經云飲酒漿飲舉其二也周官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鄭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

鄭元云飲酒設亐豆東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亐豆東不舉也凡尊者亐左敖繼公云設亐豆東者不主亐飲且後用之故不欲其妨以周案此飲酒非三酒之酒楊信齋因此注言優賓遂謂酒非以漱口誤飲酒從正饌亐東漿飲從加饌亐內設亐豆東非示以不舉意飲酒亐祭正饌時祭之漿飲亐食饌時乃祭敖說後用亦非

鄭元云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此進漱也非為卒食為將有事緣賓意欲自潔清酒在東漿在內是所謂左酒右漿蔡德晉云觶即前所實酒觶漿飲即前俟亐東房之漿飲江筠云經云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則是一手執觶漿飲一手執豐也若此觶為酒觶而又別有漿飲如何一手可執且前祭正饌時已祭飲酒亐上豆之間矣何下文又云坐祭乎則此觶明是盛漿之觶所謂其豐即盛漿觶之豐也以周案左酒右漿弟子職文前飲酒右執觶左執豐設亐豆東此漿飲執觶與其豐設亐稻內飲酒從正饌亐東漿飲從加饌亐內是所謂左酒右漿也蔡氏誤會鄭注以此觶為酒觶誤右飲酒漿飲

鄭元云士昏禮皆食以湆醬皆會食黍也以用也用口歠湆用指咂醬敖繼公云皆食謂一飯也以湆醬皆謂咂之再飯三飯皆食舉不復以湆醬矣以周案公食禮賓三飯以湆醬鄭注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是再飯三飯皆用湆醬矣且湆如何咂敖說不可從

賈公彥云特牲少牢祭舉食舉乃飯昏禮先食黍乃祭舉者彼九飯禮盛故先食舉以道食氣昏禮三飯禮略不須道也特牲少牢尸食時舉肴皆言兄弟公食不言者任賓取之優賓也以周案士昏云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謂食黍者皆祭舉食舉玩經文也字義是鍇

綜之文非先後之序疏謂特牲少牢先食舉乃飯誤說詳饋食禮門鄭注公食云每飯以肴擩醬食正饌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亦明每飯食舉也賈疏謂任賓取之亦非注意　又案士昏禮鄭注皆食食黍不兼言肺脊為下別言食舉也方望溪以皆食為食黍肺脊則下文贅矣祭肺與舉肺異上文祭為黍稷肺所謂祭肺也此云祭舉謂祭所舉肺脊嚌之此與特牲禮尸受肺脊振祭嚌之乃食食舉正同方氏謂食時再祭肺亟無別白方說本不足辨為近人多惑其說故并言之

鄭元云賓三飯以湇醬每飯歠湇以肴擩醬食正饌也不言其肴優賓胡培翬云或以此經但云以湇醬不言食肴為疑褚氏云諸禮凡食飯無不食舉者故注云然案周官司儀食禮有舉數以炙羹之大夫當三舉則食舉明矣以周案上經云賓擁簠粱以降是三飯食簠粱也鄭注卒食會飯云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是也稻粱湇醬皆公所親設故賓先食之凡食飯無不食舉褚說是昏禮同牢皆食以湇醬皆祭舉食舉也謂食黍者皆祭舉食舉凡一飯一舉故鄭注上公九舉云九飯

凌廷堪云凡公親臨食必辭之公食禮賓初食降辭公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又賓卒食同以周案曲禮云客若降等輒食興辭亦辭主人之親臨己食也不獨公鄭注公食禮云必辭者為其尊而親臨己食侍食贊者之事

鄭元云賓卒食會飯三飲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敖繼公云飯者三飯乃飲此凡三飲蓋九飯也食加飯而飲漿則此所飲者其酒與減簋飯于會而食之故云會飯江筠云凡尊者于左此陳設左酒右漿則酒明係不舉故謂賓用漿酳口也上文宰夫設黍稷云啟會稻粱不言啟會故會飯為黍稷敖氏說非

鄭元云賓卒食不以醬湇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湇者湇或時後用楊復云用庶羞經無其文若可疑者據下文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注云于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彼證此則食會飯有三飲亦食庶羞盛世佐云上文以湇醬據其用之之序言此既不用之故惟據所設之序而言注疏非以周案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賓初食加饌之稻粱則用正饌之俎豆卒食正饌之黍稷則用加饌之庶羞具詳凌氏釋例楊盛二說皆通　右食

淩廷堪云凡祭皆亐籩豆之閒或上豆之閒亦有不亐豆閒者公食禮賓祭正饌上鉶之閒祭賓祭加饌取粱即稻祭亐醬湆閒醬本豆實大羹湆實亐鐙注瓦豆謂之鐙則醬湆閒亦豆閒但非其所祭上豆之閒耳唯公食祭鉶亐上鉶之閒為異有司徹尸祭鉶亦亐豆祭以周案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凡祭必亐近席之正饌淩氏所云祭亐籩豆之閒或上豆之閒皆正饌之近席者也公食禮祭鉶亐上鉶之閒為上鉶正饌近席也取粱稻祭亐醬湆閒為醬湆正饌中席也粱醬湆皆公親饌不祭亐粱稻閒粱稻雖近席非正饌也祭飲酒亐上豆之閒飲酒雖正饌不中席也賓祭加饌贊者辯取庶羞之大授賓賓受兼壹祭之經不言其所注云祭亐膷臐之閒無據敖氏謂祭亐醬湆閒較為近之

食一　六

鄭元云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亐醬湆閒不亐豆祭祭加宜亐加張爾岐云醬湆不得言加注偶誤粱是公所親設醬湆亦公所親設公設是饌尊處故祭粱不亐豆而亐此耳以周案粱醬湆皆公親饌賓祭粱不祭醬湆大粱也大粱宜亐粱閒祭今祭之醬湆閒者為醬湆正饌中席也粱加饌其閒無祭例

鄭元云贊者辯取庶羞之大一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一一受之而兼壹祭之庶羞輕也自祭之亐膷臐之閒以異饌也敖繼公云賓亐黍稷牲肺皆壹祭之特亐此發之耳祭不言其所亦亐醬湆閒可知褚寅亮云贊者所授賓祭者三正饌則黍稷也曰辯以授賓賓祭之是黍稷總授賓賓總受而總祭也故曰辯以授亐三牲之肺也曰辯取之壹以授賓賓受坐祭是三次授賓三次祭也故不云辯以授加饌亐庶羞之大則曰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是大亦逐一授賓賓則逐一受之而總祭之也故云兼立文不同注據經為解不可破正饌豆

食一　七

實祭亐上豆之閒大是加饌豆實宜祭亐加饌上豆之閒注云祭亐膷臐閒亦是也祭漿飲亦亐是處可知以周案褚說壹以授兼壹祭較敖為長敖說祭亐醬湆閒較鄭為當凡祭必在近席正饌之所祭粱稻亐醬湆閒是祭加饌之通例

敖繼公云祭漿飲亦亐醬湆閒褚寅亮云亦祭亐膷臐之閒以周案漿飲豐設亐稻西賓祭稻粱亐醬湆閒祭漿飲亦亐醬湆閒可知玉藻云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偞卑而此乃祭漿者臣禮也故鄭注云臣亐君則祭之

鄭元云魚腊醬湆不祭非食物之盛者敖繼公云魚腊

屬亏牲醬屬亏豆湇屬亏鉶故此雖設之亦不祭蓋巳祭其大則略其細也以周案魚腊醬湇非食物之盛凡食不祭通例如此言之者嫌醬湇爲公親設或亦祭也大羹盛之亏鐙鉶羹盛之亏鉶此湇大羹湇也上云大羹湇不和實亏鐙注云瓦豆謂之鐙則湇亦豆屬非鉶屬以陳設之次言之公先設醬宰夫乃薦豆公先設湇宰夫乃設鉶是豆屬亏醬鉶屬亏湇亦不㝵云醬屬豆湇屬鉶敖說非

孔穎達云敵者其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則君命之祭乃

敢祭賈公彥說儀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云云注謂君與之禮食卽玉藻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此文不具也若臣嘗食不㝵云禮食亦不㝵祭故鄭注玉藻云侍食則正不祭是也褚寅亮云君若客之則命之祭卽玉藻寿一條是也若不以客禮待之而適無嘗食者則儀禮君祭先飯云云是也若有嘗食者則儀禮若有將食者云云及玉藻若有嘗羞者一條是也儀禮視玉藻少客禮待之一節玉藻視儀禮少不以客禮待之而無嘗食者一節參攷始備以周案公食禮爲客禮之正玉藻言命祭是客禮之次士相見禮及論語言君祭先飯是侍食常禮客之之禮有先飯後食之異者以無嘗羞與有嘗羞之別也玉藻孔疏分若有嘗羞以下爲不以客禮待之說不可從正食之禮以膳宰爲主人客之之禮已無膳宰矣而有嘗羞者侍食常禮又無嘗羞者矣故臣必先飯說論語者以君祭先飯爲客之之禮亦不可從或云先飯以膳宰自尻此爲避客禮或云先飯爲無膳宰在旁有膳宰可不先飯或云不論有膳宰與否而以先飯爲合禮或云不以客禮待之可不先飯夫子於常禮有加諸說竝非　右祭

盛世佐說士相見禮偏嘗膳飲而俟下有君命之食然

後食七字似衍文夏炘云飯嘗畢則以酒漱口而飲而俟若巳食然故必君命之食然後食也以周案玉藻先飯辯嘗羞飲而俟下亦云君命之羞命之品嘗之文與此同當從强甫說　右命食

經公食大夫禮無樂周官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記郊特牲又說春饗孤子有樂秋食耆老無樂以周案記據春饗秋食爲義孤子耆老互文春亦饗耆老詳學禮門春饗耆老亦有樂見文王世子篇春行饗禮有樂秋行食禮無樂此據四時常禮言也若國家有朝聘大賓或食或饗自有定制旣不拘其春秋又何限亏有無樂乎

公食大夫禮無樂自如四時常禮其食朝聘之大賓禮自有殊天子食諸侯其禮更有不同故公食大夫禮無樂而樂師云食諸侯序其樂公食大夫禮亦無舉數而大行人云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 右樂

孔穎達云玉藻所食不客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己之從者也故公食禮賓坐取粱與醬以降卤面坐奠亏階卤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注云相者主人贊饌者若賓主敵者則徹亏卤序端故公食禮大夫自相食徹亏卤序端注云亦親徹是也以周案公食禮為賓禮故取粱醬以降奠亏階卤以示親徹不必出也玉藻為侍食常禮故親執飯醬以出不敢如賓禮奠亏階卤鄭注玉藻云食亏尊者之前當親徹也注公食禮云示親徹也不以出非所當㝵注意自明孔疏傎倒說之非 右徹

受業海甯許克勤仝校

食禮通故二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公食禮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賈公彥云下別言食上大夫之灋故知此據小聘大夫聘禮據侯伯之大聘因見小聘公食據小聘後言大聘互見為義此篇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以周案天子有食諸侯之禮大行人云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是也諸侯相朝有相食之禮掌客云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一食是也諸侯亏本國之臣亦有食禮左傳魏絳和戎晉侯與之禮食是也此篇主言諸侯食聘賓竝及大夫相食之禮聘禮所云公亏賓壹食再饗大夫亏賓壹饗壹食是也此外又有燕食玉藻所云諸禮食是也樂記言食三老五更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此不親割不設樂執醬而不執爵蓋食禮之中亦有隆殺焉

萬斯大云食視燕饗為輕凌廷堪云食重亏燕食公自為主人燕宰夫為主人食禮有幣燕禮無幣食行亏廟燕行亏寢食牲用太牢燕牲用狗以周案凌說是食以飯為主行亏廟亏學亦亏寢燕以飲為主行亏寢而無行亏廟學

鄭元云戒賓賓從朝服即位于大門外于是朝服則初
時元端敖繼公云拜命之時賓固朝服矣于此乃著之
者明其與聘服異以周案褚氏申鄭韋氏申敖當以鄭
義為長詳見射禮門
鄭元云即位具主人也敖繼公云賓即位而主人之有
司乃具張爾岐云即位者待賓之人具者待賓之物秦
蕙田云上言賓即位則此為主人可知也以周案敖氏
以即位仍屬賓言非郝氏又連上文如聘即位為句尤
誤
鄭元云宰東夾北宰夫之屬也敖繼公云宰太宰也東
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胡匡衷云宰謂內宰周禮內宰
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是賓
客之饗食內宰有事焉諸侯禮亦同也經云大夫立于
東夾南宰東夾北若以宰為太宰則諸侯大宰是上大
夫何以不位于東夾南而位于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
士在宰東北注以內官之士為內宰之屬則此宰明為
內宰可知以周案下宰右執鐙注宰謂太宰本誤敖氏
因以此宰亦為大宰尤誤東夾北說詳宮室門及後圖
說
鄭元云介門西北面西上西上自統于賓也然則承擯

以下立于士西少進東上敖繼公云上擯則隨公而入
立于階下承擯紹擯亦隨入立于士東以周案當從注
韋氏云上文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承擯是大夫尊于
士宜在士之上若立于士東則反在下矣敖說非
鄭元云公立于序內示親饌賓立于階西不立階上以
主君離阼也敖繼公云階西西階上之西也公不立于
阼階東者公尊也褚寅亮云公立于序內依注示親饌
之義為長賓之位本在西階西不因公立序內之故此
則敖義為長
鄭元云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如宰如其進大
羹湆右執豆左執蓋敖繼公云言執于蓋豆之閒見其
兩執也郝敬云蓋豆上蓋自門外入蔽風塵也執豆如
宰謂右執豆左執蓋與宰執鐙同以周案舊讀蓋執豆
如宰五字句郝氏讀執豆如宰為句蓋字別為句未是
執字還在蓋下明豆與蓋兩執之經有此例
鄭元云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庶羞多羞人不足
則相授于階上復出取也賈公彥云庶羞十六豆羞人
不足故先至者反取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
其人不反則此云先者反之謂弟二已下為先者也敖
繼公云先者即執膷豆者也既設膷豆則以次受其餘

于西階上而設之反者旣往而復來之辭以周案先者反之注疏指盡階之賸羞者言敖氏指堂上之設羞者言細玩經文此總論進庶羞之事下又分別言之反之之灋兼下二者乃備張皋文胡竹村謂反之有反取之階上者有反取之門外者下文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是反取之階上者衆人賸羞者盡階不升堂是反取之門外者其說甚是但先者一人先者句絕其文上承先者反之下賅一人升設及衆人賸羞者衆人對一人言非衆賸羞皆後者也故鄭注先者反之以衆人賸羞者言而賈疏因謂先者一人不返斯謬矣鄭注衆人賸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云授授先者一人則一人雖不反至門外亦必反于階上明矣敖氏以先者反之爲卽先者一人遂疑經文失次盛氏因謂先者反之當在升自西階之下尤誤

鄭元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束帛于序端敖繼公云受束帛于東箱以周案敖說非

鄭元云卒食拜不北面者異于辭敖繼公云卒食亦拜于階西不于階東又不北面皆變于初褚寅亮云旣拜于西階乃進至階東東面拜凡西階下之拜無有在階西者敖氏凡說不可從注專對沒霤北面之拜言

鄭元云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歸俎者實于篚它時有所釋故敖繼公云以其俎與其實歸之方苞云卷者振取俎實而置于篚也敖說非

敖繼公云大夫相食降堂受授者升一等中等相授異于士也大夫之階亦惟三等于此見之矣攷工記言天子堂崇九尺以是差之則公矦伯七尺子男五尺大夫士三尺以周案敖說與禮器文違固不可信然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受者降堂授者升一等是閒三等相受未免太遠矣胡氏云一等或三等字之譌

鄭元云卿擯由下不升堂也上贊下大夫也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爲名郝敬云卿擯食卿之擯食卿則擯立堂下有事由下升以周案卿擯上擯也以卿爲之故曰卿擯郝說非曰擯曰贊曰卿曰下大夫曰下曰上皆對文上下以堂言論語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右公食禮

鄭元云曲禮進食之禮僎食也食羹居人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殽胾之外內也近醯醬者食之主膾炙皆在豆葱渫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渫在豆酒漿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

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豆放公食大夫禮云或說膾炙處醯醬之外醯醬處膾炙之內其設之在左者食最近人其外殽其外葱渫而酒在食之左在右者羹最近人其外胾胾外炙炙右膾膾內醯醯內醬而漿在羹之右食與羹殽與胾之閒蓋容人焉弟子職曰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以周案曲禮所言是燕食非禮食鄭注是弟子職所言是禮食與公食大夫禮合禮食之灋中別容人其東正饌四鉶在內六簋在外為一行六豆在內六俎在外為一行其鹵加饌豕膮牛炙醢牛胾在內醢豕炙醢豕胾在

外為一行牛腳羊臐醢牛鮨在內羊炙羊胾芥醬魚膾在外為一行一行之中分內外其設固方合數行觀之其設亦方燕食亦中別亦分內外記亏殽胾食羹竝言左右亏膾炙醯醬對言外內分別言之正明其設要方一如禮食也其內殽食在左胾羹在右四物各一器而食羹為食之主故在內之內其外膾炙處醯醬之外醯醬處膾炙之內四物皆用豆而醯醬為食之主故又在外之內醯當依釋文作醢徐音海醢醬二物皆豆實公食禮加饌十六豆有醢芥醬可證孔疏本作醯醬為一物則其設不方未是葱渫亦豆實處末謂處庶羞之末豆在膾炙之外與諸豆類設左酒右漿弟子職文葱渫酒漿皆不在正饌中如注言俎豆襍陳非或說更謬

鄭元云主人延客祭延道也客若降等則先祭孔穎達云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以周案注云客若降等則先祭謂主人先祭也先祭禮輕禮經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亦謂以降等之客禮之記云主人延客祭謂以敵者之禮客之延祭者道之使祭非謂主人先祭玉藻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亦謂以敵者之禮客之命祭延祭竝為不先自祭所異者延祭授以道之命祭不授

自注云客若降等明主人延祭非降等客也玩若字自見記文上言客若降等執食興辭與此本不相關此猶凡與客食者一節自主人與客讓登以下皆言賓主通禮不關上文降等之客也疏誤會記文遂致誤疏注義下文主人延客食胾同

賈公彥云一口謂之一飯以周案古者飯以手凡禮食有飯數一手謂之一飯手三取飯謂之三飯一飯三咽孟子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明一飯之節也禮器云天子壹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此明一飯之食數有三種少儀記飯法曰小飯而亟之數噍是一飯不可大作一

口也大佗一口是放飯矣賈疏未是孔疏以天子壹食
諸侯再為告飽亦誤禮食告飽未有在三飯歬者
鄭元云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先食胾後食殽
胾切肉殽骨體殽尊也凡食殽辯于肩食肩則飽也孔穎達云
三飯三飧也公食禮三飯以湆醬注云每飯歠湆以殽
擩醬食正饌也案彼文是三飯但食醬及它饌而未食
胾故三飧竟而主人道客使之食胾也所以至三飧後
乃食胾者公食禮亦以胾為加故鄭注云食正饌正饌
則非胾也賈公彥云曲禮注云大夫士與客燕食之法
其禮食宜放公食大夫禮云若然此為禮食故先食殽

食二　八

彼大夫士與客燕食則先食胾故不同以周案殽之體
骨非一三飯之時已以殽擩醬食正饌而不食胾三飯
既竟主人延客食胾既食胾然後辯及殽之未食者食
胾之歬非不食殽也特未辯耳辯殽自在食胾之後鄭
君兩注不惟不相背而實以相足賈疏不及孔疏為長
然孔疏又云公食禮三飧竟起受漿漱口受束帛之物
升降禮畢方還坐食取飽不云延客食胾與此異此說
亦非卿大夫食禮當有三舉其食胾辯殽之節當與曲
禮所言不異禮經不言文略耳以特牲少牢禮推之可
知也注云食殽辯于肩亦據此二禮言

鄭元云客不虛口俟主人也虛口謂酳孔穎達云酳隱
義云食畢蕩口也案公食禮雖設酒優賓不㝵用酳但
以漿漱口而已此私客故用酒以酳以周案對文用漿
曰漱用酒曰酳散文酳亦謂漱口隱義是孔疏非凡禮
食酒漿竝設尊者用酒其次止用漿此燕食禮輕止有
漿不設酒故公食禮有酒注以為優賓
鄭元云無放飯大手餘于器中人所穢孔穎達云謂
弃餘于篚無篚弃餘于會以周案鄭訓放為大餘即士
虞禮所謂播餘也但士虞禮尸播餘于篚是喪祭變禮
鄭彼注云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于會是也

食二　九

會敦蓋吉時無篚故播餘于會喪祭播于篚非常禮孔
疏不辨常變异禮反以播餘于篚為正失之鄭君意曲
禮當以摶飯放飯對文皆謂手中餘飯也手有餘飯不
摶取而并食之亦不反歸于本器中為禮食宜播餘于
會也
鄭元云毋摶飯為欲致飽不謙以周案摶飯者取而摶
之不食放飯者大食之也呂氏春秋愼大篇襄子將食
摶飯有恐色謂取飯不食而有憂也國語作尋飯尋古
撏字方言撏取也字亦作撆撏飯摶飯一義少儀云毋
放飯小飯而亟之謂不可大食當小口食之也孟子放

飯與流歠並舉朱子云放飯大飯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流歠長歠謂歠之流行而不知止實較鄭注為長摶飯近亏憂放飯流歠近亏蕩吒食齧骨近亏忿

白虎通義云王者日四食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大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莫食大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曰莫食復禮士也庶人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或說諸侯三飯故孫之樂官自亞飯以下凡三飯或說賢自有四飯故有四飯之名其不記初飯者畱不夵也或說初飯不侑食無其官也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則天子四食而平旦無樂也或說亞飯三飯四飯是一食中之節以周案玉藻云天子皮弁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鄭注云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天子諸侯朝日中夕三食經有明證白虎通義又有餔食說文餔申時食亏經未聞以之解論語四飯覈屬牽彊論語亞飯三飯四飯自是一食之節後說最是無初飯者初飯正食不侑無其官也玉藻云君未覆手不敢飧鄭注飧勸食也飧

以勸君之飽君食未畢無待勸臣不敢飧亦即正食不侑之意也玉藻又云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既卒也卒食謂卒正食正食隨意取飽本無飯節故不曰初飯既正食後飧之以三飯合前正食為四飯正食不侑亞飯則一侑三飯則二侑四飯則三侑故大司樂云王大食三侑王平居自食三侑而止故臣之飧君亦三飯而止是則人君平居燕食止有四飯之禮而其侑食之官止有亞飯三飯四飯無初飯亦無五飯六飯可以玉藻大司樂徵之摯齊陽海非奔周之秖彊齊楚蔡秦亦非殷國劉楚楨駁後案自昧昧自

鄭元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公彥云士大夫既不分命數為尊卑則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姚文田說曲禮三飯延客食胾玉藻飯飧者三飯也公食禮三飯以湆醬則論語之亞飯三飯四飯是一食中之儀節天子諸侯日舉以樂則有三侑初飯不得有侑亞飯三飯四飯各一侑以周案姚氏解論語是已其牽合諸文仍未得也特牲少牢禮之九飯十一飯及鄭注之十三飯十五飯為祭祀饗尸之數公食禮及曲禮之三飯為禮食告飽之數論語之亞飯三飯四飯為平居侑樂之數玉藻之飯飧三飯為燕食勸飧之數燕食之禮玉藻亏飯飧曰三飯亏正食曰君

未覆手不言其節是燕食之初飯本不拘定多少隨意
取飯將飽而止覆其手以示不食臣下飧之又三飯與
平居自食禮同其禮食之飯數無明文
鄭[元]云天子壹食諸侯再大夫士三謂告飽也食力無
數謂工商農以周案禮經三飯告飽與此大夫士三文
相合故鄭遂以此為告飽其實告飽後又飯飧皆在正
食後玉藻其顯證此乃明禮食一飯之節也每飯天子
壹食諸侯再食餘播于會大夫士三食而後播餘天子
諸侯禮食飯數多故食辱寡大夫士禮食飯數寡故食
必多禮不下庶人故毋餐無飯數毋飯無食數

記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
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諸侯朝服以食
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周
官膳夫凡王之食饋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
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
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王燕食則奉膳贊祭鄭[元]云
進物于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殺牲盛饌
曰舉王日一舉謂朝食也后與王同庖牢鼎九陪鼎三
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
之餘膳所祭者牢肉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為三牲備

言玉藻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
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當以經為正或說周
官瀆亂之書不足據當以玉藻為正若日食大牢則朔
月何以加之或說天子玄享備物日食大牢月朔當兩
大牢或謂王日一舉當是少牢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
君不舉君以諸侯言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是特牲
少牢皆可偁舉何必大牢但經文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當有三牲故先儒以大牢解之竊疑王日一舉原文在
物皆有俎之下以周案一書有一書之例不可據它書
泊之周官于正月之外又有正歲正月為周正正歲為

夏正此與諸書异者也十日謂之吉日亦謂之挾日吉
日猶元日也盧注月令元日云甲至癸蔡邕注同許注
淮南子元日云從甲至癸高注呂覽同黨正之吉日讀
灋謂自甲至癸十日即所謂縣灋象魏挾日而斂是也
冢宰大司徒大司馬皆云挾日先鄭注從甲至甲凡十
日挾日猶云浹旬也葢古人計日主十干內則云教之
數日盧注云日甲至癸也虞書正日亦謂正甲至癸周
官言日曰三日曰十日曰旬有一日舉日必言數其單
言日者多指甲至癸言不特吉日挾日為然也宰夫歲
終正歲會月終正月要旬終正日成上言旬下言日日

卽旬也故司會云以參互考日成凡日成皆亏旬終計
之非日日計也此云王日一舉齊日三舉皆據一旬而
言日一舉旬一大舉也與玉藻日視朝日少牢之日异
故其所言牲數亦與周官不同齊日三舉謂散齊七日
二舉致齊三日一舉日三舉旬三大舉也日舉卽大司
樂之大食燕食則恆居常食也饋則祭祀之食也膳夫
備記饋舉燕食三禮與內饔同內饔云掌王及后世子
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卽此所謂燕食也又云王舉則
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卽此所謂日舉也又云選百羞
醬物珍物以俟饋卽此所謂饋也燕居之食玉藻為詳

日舉之食膳夫為備鄭注以醢人王舉共醢六十甕醯
人王舉共醯六十甕與饋醬數合遂以饋舉為一禮本
誤又以日舉為朝食燕食為日中與夕之食叜誤後兩
說尤穿鑿不待辨　又案古者一歲之首謂之歲洛誥
所謂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鄭注歲成王元年正
月朔日是也一月之首謂之月一旬之首謂之日國語
所謂月祀日祭是也王朔月必舉故有月祀日必舉故
有日祭諸侯朔月亦舉故亦有月祭國語云諸侯舍日
謂不日祭為無日舉之禮也日祭謂亏一旬之首祭之
記云祭不欲數日日祭數甚矣日日舉侈甚矣　右燕食

鄭衆云飧夕食也春秋傳曰飧有陪鼎鄭元云飧客始
至致小禮也食不備禮曰飧或云毛傳孰食曰飧賓卽
次未舉火先以孰饋之名曰飧以周案夕食為飧之本
義古人日食盛夕餕日之餘亏禮殺矣故不備禮曰飧
飧牽之飧自當以後鄭之說為正牽謂生牲飧則無生
牲且雖有腥而以飪為先其禮具見聘禮鄭注云飪孰
也又云新至尙孰毛傳之義與鄭兩通　右飧
鄭元云內則堇荁枌楡免薧滫瀡以滑之荁堇類也冬
用堇夏用荁免新生者薧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
瀡孔穎達云士虞禮記注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與

此不同者此經堇荁相對故冬堇夏荁士虞禮葵荁相
對故夏葵冬荁所對不同故注有异免薧亏周禮據肉
為言熊氏皇氏皆云文承堇荁枌楡之下據堇荁等義
或為然以周案士虞特牲記竝言荁鄭注不异故歧說
此冬夏字互誤爾夏用生堇滑亏乾也冬用乾荁滑亏
生也士虞注云荁乾則滑特牲注云荁乾之冬滑亏葵
是冬宜用乾荁鄭已明著之矣冬用乾荁則夏自用堇
若葵可知孔疏失之　又案爾雅釋草堇有二種齧苦
堇詩禮之堇也芨堇草晉語之置堇亏肉卽今附子也
荁似堇而葉大見釋文免薧據堇荁等玩士虞注自見

說文無免字讀若娩娩子新生

周官庖人春膏香夏膏臊秋膏腥冬膏羶鄭衆云膏香牛脂膏臊豕膏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膏羶羊脂鄭元云膏腥雞膏也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以周案杜注臊犬腥豕羶羊本內饔職為文春膳用中土牛膏夏膳用秋金犬膏秋膳用冬水豕膏冬膳用春木羊膏又本月令為義夏雞無膏故不用後鄭據伏生洪範五行傳為文腥為雞膏別無可證雞木羊火與月令不可通說詳所著禮說 右膏滑

受業元和胡玉縉子家驤仝校

㱃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淩廷堪云凡庭洗設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凡降洗降盥皆壹揖壹讓升凡賓主相敵者降則偕降以周案凡賓主人之盥洗皆壹揖壹讓升賓中有貴者亦壹揖壹讓非正主人不讓燕大射是燕大射宰夫為主人非正主人故不讓祭禮于尸賓之正獻指讓酢不指凡賓主人降則偕降不論敵者惟君尊不降燕大射是奉君命尊亦不降聘禮是君于其臣于聘賓雖降盥亦不就洗公食禮是

鄭元云鄉㱃禮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東行示情敖繼公云進者少南行也東北面鄉主人以周案時賓在西階下遠于洗故東行乃旋北面辭洗下云賓復位當西序序為東西之節則賓進為東行非南行可知敖說沿楊圖之誤

敖繼公說凡盥洗于洗南者皆北面鄉㱃酒禮賓東北面盥疑東衍文盛世佐云主人在洗北沃盥者在洗南故西北面沃之便也今賓在洗南沃盥者在其右故賓方盥洗東北面邪鄉之程瑤田云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與爵于篚興對其對也必少西于洗乃與賓主相對及主人復位賓復少東行然後北面盥以周案程說

近是
敖繼公說鄉飲禮主人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篚南肆南為下主人亦北面奠之南面坐于洗北乃尊爵于篚南不敢由便以周案鄉飲主人南面坐奠爵于篚下謂篚北鄉射賓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謂篚南敖說非
楊復云鄉飲二篚上篚爵三觶一獻賓獻遵獻工皆异爵三也主人取觶酬賓一也下篚觶四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一也司正舉觶二也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四也敖繼公云下篚觶三盛世佐云燕禮二篚皆在堂下一盛諸臣飲器一盛君飲器而無堂上篚者堂上篚以盛

爵獻禮輕不用爵也以周案鄉飲鄉射堂上堂下皆有篚燕禮大射特牲少牢僅有堂下之篚特牲記下篚實爵二是下篚亦盛爵不獨堂上為然特牲記又言下篚實四觶鄉飲亦宜然無算爵所取之觶非即旅酬所奠之觶敖盛說非凌氏釋例云凡堂上之篚在尊南東肆堂下之篚設于洗西南肆
禮家說洗有南洗有北洗南洗在中庭北洗在房中萬斯大說士冠陳器第云設洗直于東榮無北堂別置洗之文賓醴冠者贊者洗謂就中庭之洗洗觶不在北堂贊者洗句于房中屬下讀江筠說特牲少牢云主婦盥于房中洗于房中俱是北洗而其陳器皆止云設洗于阼階東南亦不及其在房中者不㝵執以相難且于房中句下經無此句讀以周案從江說 右洗篚

凌廷堪云凡設尊主人敵者于房戶之閒君臣則于東楹之西竝兩壺有元酒有禁凡醴尊皆設于房中側尊無元酒以周案士昏禮尊于房戶之東不在房西戶東之閒聘禮記醴尊于東廂禮運云醴醆在戶
賈公彥云少儀尊壺者面其鼻鄭注鼻在面中言鄉人也此據燕禮鄉君言少儀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之閒元酒在西鄉射尊于賓席之

東兩壺斯禁左元酒鄭注設尊者北面西曰左此據酌者北面言孔穎達云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自北鄉南陳之酌者在尊東西鄉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面有鼻鼻向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卿大夫燕則設尊于房戶之閒東西列尊尊面鄉南酌者鄉北以西為上尊時主人在阼賓在戶牖㝵夾尊示不敢專惠也以周案燕禮大射尊鼻面東酌者西面鄉尊元酒在左為上尊鄉飲鄉射尊鼻面南酌者北面鄉尊元酒亦在左為上尊少儀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本為通例賈孔二疏皆失一偏 右尊

鄭元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孔穎達云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江永云此謂室中布席之灋西上統于奧南上統于堂凌廷堪云凡設席南鄉北鄉于神則西上于人則東上東鄉南鄉于神則南上于人則北上曲禮正相反不足信注疏因曲禮之文附會以就之以致禮之通例無定以周案布席有堂室之分曲禮所言是室中設席之灋室以奧為主奧在西南隅南北鄉西上東西鄉南上皆統于奧也禘祫之祭太祖位奧東鄉昭穆之位自西而東是南北鄉以西為上士昏禮御媵衽席北止是東西鄉以南為上婦餕之席統于舅姑是南鄉以西為上皆其證若士昏禮改筵奠禮筵賓設卿席大射賓席卿席小卿大夫席皆南鄉經云東上大射工席諸公席皆北鄉經亦云東上此言堂上布席之灋鄭注聘禮禮賓注鄉飲鄉射賓升席自西方並云賓升由下未嘗附會曲禮文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堂與室本同故鄭注鄉飲記云主人介席南上升自下降由上依曲禮文為說大射儀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此以大夫之席繼小卿皆竝南面東上若南面不容繼而東面則以北為上東面北上與南面東上同禮皆以左為上明其相繼也此與通例西序之席東面南上異故特云則北上以別之鄉飲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又云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堂上無贊者席）此明序立禮本非布席之灋凌氏皆誤據之

鄭元說鄉飲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經主人自席前適阼階上者卒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敖繼公云升降皆由下經主人自席前適阼階上是其降未必皆自南方記乃云凡何與褚寅亮云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正也降亦有時而從下由便也東鄉西鄉之席以南方為上則降從南方為正今既卒酒于席末則身在北矣故即由便從北而降轉過席前以適阼階注云由便明本非正也敖氏謂升降皆由下反以此從北方降為正非也後介不卒酒而自南方降席則從降由上之正矣敖氏乃云由便尤非介身在席中並非在南此便何從生乎以周案記云登席不由前為躐席故升席必由下降席可以由便故賓降自西方適西階便主人自南方適阼階便卒酒于席末其身在北因從北方降亦由便鄭意如此鄉

射注云賓升降皆由下明其它降不由下皆由便也褚
說降以由上為正又過泥記文
孔穎達云曲禮毋踖席踖猶躐也席當從下而升從上
為躐席也熊氏以為踖席猶逆席謂從上升玉藻所云
者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案鄉飲酒云賓升席自西
方注云升由下也彼謂近主人為上故以西為下凡席
皆升自下降由前朱熹云曲禮是眾人共坐一席以前
為上後為下正與玉藻義同鄉飲乃是特設賓席一人
之坐故以西為下與此异以周案踖躐古字通用鄭注
踖席躐席竝曰升席必由下明其義同也升席不由前

為躐席不由前者不由下則前猶下也升先由下故下
謂之前與晝卦由下下前而上後同熊氏分由下由前
為二固非朱子說前上後下亦誤鄉飲酒升席自西方
亦是由下孔疏非朱子說亦未是
賈公彥說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鄉飲賓升席
自西方注云升由下以賓統主人以東方為上也凌廷
堪云凡賓升席自西方主人升席自北方鄉飲注據鄉
射經文賓席東上而言鄉飲記注席南上升由下降由
上據曲禮而言皆因文釋之非禮之通例以周案鄉飲
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介升席自北方見

於經記舉之以明例則經賓降席自西方亦通例矣鄭
注鄉飲記云主人介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以北方為
下注鄉飲賓升席自西方云升由下注鄉射賓升席自
西方云賓升降皆由下以西方為下凡升席皆由下主
人席西鄉介東鄉皆以北為下故鄉飲鄉射賓酢主人
主人皆升席自北方鄉飲酒主人獻介介升席自北方
賓席南鄉西為下故鄉飲鄉射主人獻賓賓皆升席自
西方凡降席主人介由上賓由下故鄉飲鄉射將立司
正安賓及徹俎主人皆降自南方主人酬介介降席自
南方鄭注鄉飲鄉射賓降席竝云席西西為下也

鄭元云鄉射眾賓之席繼而西未有所殊別敖繼公云
明其以次而西眾賓之席亦皆不屬以周案鄉飲禮言
眾賓之席不屬此為通例鄉射所云繼而西繼即不屬
賓有席西拜則席不與眾賓連屬甚明注疏失之
賈公彥云賓席末荅拜謂於席西南面非謂席上近西
為末以其無席上拜瀆也已下賓拜皆然敖繼公云席
末拜示遠其位也不降席以其賤也盛世佐云降席而
拜固是常禮但經既云席末荅拜與上文席末坐啐酒
同即史記之半膝席敖說為長以周案凡言席末者未
離席也降席則離矣盛說近是但史半膝席不足為訓

右席

鄭[元]云疑讀為仡然從亐趙盾之仡疑立正立自定之皃賈公彥云禮末至故疑然自定而立以待事也若行禮之閒而立則云立不㝵云疑立孔廣森說士昏疑立讀當如士相見篇不疑君之疑疑立者斜鄉舅姑立也亐君以不敢斜鄉為敬獻酢則必鄉所與行禮者為敬鄉飲酒賓西階上疑立鄉主人立主人阼階東疑立鄉賓立也以周案舊說疑立之疑讀若疑不疑君之疑讀若擬孔氏危言以不疑君讀疑立說自可通司儀云行人之儀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鄭注言常視賓主之靣郤㝵兩鄉之是其義也但云亐君以不敢斜鄉為敬與公食賓亐階西疑立矛盾臣亦有不正其主面者矣

鄭[元]云主人三拜眾賓眾賓皆荅壹拜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賈公彥云三拜眾賓眾賓各㝵主人一拜主人亦徧㝵一拜敖繼公云三拜者旅拜之濵皆荅壹拜者荅旅拜之濵此禮大夫士同之以周案鄭注示徧釋三拜不備禮釋一拜三拜一拜不專為眾賓長三人言賈疏誤然賈疏謂大夫尊故旅之而不備禮荅壹拜士賤故旅之而㝵備禮荅再拜是也敖氏以荅旅拜止壹拜因改特牲禮再拜為壹拜叜誤

夌廷堪云凡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鄉飲鄉射記皆云獻用爵而燕禮大射獻用觚大射獻服不用散禮殺故也酬禮用觶不用爵惟賓主人乃行之獻酒逮及賤者如工笙獲者釋獲者祝佐食之類酢主人惟賓介及遵者有之酬酒雖介遵亦無之尊賓之意也以周案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飲以酬賓賓奠而不舉此其大略也然其中亦有不同士昏禮婦舅獻之婦酢之姑酬之婦奠之獻與酬异其人鄉飲惟賓備獻酢酬亐介則獻酢而未酬亐眾賓則獻而不酢酬鄉射之亐眾賓亦同聘禮有獻無酢酬燕禮宰夫為主人其賓酢主之後主未酬賓而遂獻公樂工以下亦有獻無酢酬大射亐賓亐公亐孤卿大夫未射之先獻之亐庶子左右正內小臣之屬既射之後獻之亐服不亐獲者釋獲者射未終時獻之凡酢皆賓親酌鄉飲鄉射介大夫授以虛爵主人自實爵酢為賓卑不敢敵主人也士虞特牲尸酳主人必親酌以授之亦不親酌為尸尊不與主人為禮也凡旅酬以酬獻爵獻酒逮及工笙獲者釋獲者及祝佐食夌氏謂逮及賤者然鄉飲記主人之贊者不與無

算爵然後與射禮工笙獲者釋獲者亦不與旅酬鄭注鄉飲云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皆弟長而無遺矣賈疏云旅酬時未及沃洗則賤者不盡與獻與獻者亦不盡旅酬凡旅酬先酬主人而特牲禮尸主人皆不與尤為禮之殺

夌廷堪云凡獻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薦脯醢在升席先設俎在升席後凡獻酒禮盛者受爵于席前拜與卒爵于階上凡獻酒禮盛者則啐酒告旨啐酒于席末告旨則降席拜以周案主人獻賓介有設俎有不設俎夌說禮盛設俎是已餘云禮盛皆誤當云凡獻酒賓介受爵于席前賓啐酒告旨介則否鄭注云祭薦祭酒嚌肺于席中惟啐酒于席末

夌廷堪云凡獻酒禮盛者受爵告旨卒爵皆拜酢主人禮殺者不拜告旨又殺者不酢主人以周案凡獻酒賓拜受爵拜告旨拜卒爵介不拜告旨衆賓不拜卒爵祭祀之尸如正賓賓如介故尸亦拜啐酒告旨卒爵有司徹賓侑不拜告旨特牲衆賓兄弟不拜卒爵禮經通例如此初無盛殺同一賓主人而禮有隆簡謂之禮盛禮殺此等為賓介衆賓通例初無盛殺可言

夌廷堪云凡禮盛者坐卒爵禮殺者立卒爵以周案主人賓介皆坐卒爵衆賓兄弟皆立卒爵此通例也特牲少牢獻祝與佐食餕畢主人酳酢皆坐卒爵旅酬之舉觶媵爵皆坐祭遂卒觶與通例異凌氏以為禮盛旅酬無算爵立飲與通例亦異凌氏以為禮殺當已

鄭元云以爵拜者不徒作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敖繼公云以爵拜蓋指賓主介遵既卒爵而奠爵拜者也既拜而興則與飲已者為禮故曰不徒作然此拜乃前禮之節其意未必與後禮相通記乃合之以生義失之盛世佐云以爵拜者謂凡奠爵拜執爵興者也不徒者謂起有所事無空起也如賓之告旨奠爵拜執爵興是以爵拜也下卽云賓西階上坐卒爵是不徒作也其拜既爵亦然凡拜必奠爵記乃言以爵拜者拜畢卽執爵興者謂之以爵拜不執以興者謂之奠爵拜奠爵則有徒作者矣如介酢主人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下云主人復阼階是其證也敖未知奠爵以爵之分反疑記失豈不謬哉以周案奠爵拜者有徒作以爵拜者不徒作此為通例不獨拜既爵為然鄭注失之一偏敖說更舛

敖繼公云鄉飲主人西南面獻介介乃北面受爵則賓酢主人主人亦北面受主人獻賓賓其東面受與盛世佐云案儀禮圖受爵者皆北面敖云東面受非以周案

主人獻賓賓酢主人皆迂受主人卥北面賓東南面

鄭元云拜崇酒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敖繼公云崇重也謂賓崇重己酒不厭其薄而飲之既也姜兆錫云崇之言隆謝賓酢之隆施也以周案主人拜崇酒在受酢卒爵之後如敖說當拜于賓告旨之時非經意也敖又謂己自飲乃知酒之薄惡說尤迂曲拜崇酒者酒本己物此重其酒自賓酢而拜之也姜說可從爽大射不告旨主人之義不崇酒代公之義

淩廷堪云凡酬酒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舉觶媵爵亦如之凡酬酒奠而不舉禮殺者則用為旅酬無算爵始

凡酬酒不拜洗以周案有司徹主人酬尸尸拜受爵主人酬賓賓拜受爵爽大射禮宰夫為主人酬賓賓拜受爵于筵前皆云受不云奠是酬爵相授受也又有司徹二人舉觶于尸侑尸侑皆拜受爵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長拜受于其位皆云受不云奠是舉爵亦相授受也凡酬禮殺于獻其爵用敵禮相授受不敵不授爽大射禮之酬賓有司徹之酬尸酬賓曰拜受曰拜送用敵禮也鄉飲鄉射主人酬賓及一人舉觶二人舉觶曰坐奠謙不敵也曰賓辭曰坐取曰坐受用敵者禮也辭謂辭奠取受互文取亦受也鄭注云舉觶不授下主人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鄭以下主人不授是不敵不授之證而坐受為自謙用敵禮特牲禮主人酬賓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正同此例是又用敵禮相授受之證也取受互文一人舉觶之坐受鄉射禮云取鄉射禮二人舉觶賓與大夫辭坐受觶而此于賓言取介言受鄭注賓取云今文作賓受近儒辨取受之异多膠葛燕大射禮二人媵爵于公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此立文與諸經迥別乃所謂奠而不授者媵爵二人下大夫也公君也臣之于君尊而不授正禮也故不云辭亦不云受獻賓後媵爵獻士後媵觚皆同此例凡敵者相授受不敵者奠而不授為禮經之通

例如昏禮壻奠鴈覲禮侯氏奠圭皆然鄭注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亦可互證方望溪謂鄉飲鄉射酬爵奠而不授以此觶不用不煩賓以親受爽則君賜故親相授受韋協夢謂鄉飲鄉射之旅酬賓主之故主人酬爵不授將以此觶舉旅也爽禮公主旅酬之禮故酬賓授受如常禮皆與有司徹不可通且主人酬賓固望賓之飲也如其說直虛偽旨淩氏釋例于經文尤不可通云

酬酒禮之殺者為旅酬無算爵始亦誤

賈公彥說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

淩廷堪云亦有二人舉觶為旅酬始一人舉觶為無算

爵始以周案賈據鄉飲鄉射特牲爲文凌云二人舉觶
爲旅酬始據燕禮大射有司徹文其云一人舉觶爲無
算爵始不足信其實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後二大夫媵
爵于公獻卿後二大夫又媵爵于公獻士後賓又媵觶
燕禮作觚于公凡五舉觶特牲旅酬兄弟弟子舉觶無算爵
賓子弟兄弟弟子又舉觶以是言之公旅酬五媵爵無
算爵不舉觶大夫士旅酬一人舉觶無算爵二人舉觶
大夫祭禮有尸與侑旅酬亦二人舉觶與士禮异無算
爵兄弟之後生與賓一人各舉觶亦二觶與士禮同
鄭[元]云鄉飲使二人舉觶于賓介若有大夫則舉觶于

賓與大夫敖繼公云正言賓介者明雖有大夫猶及介
盛世佐云鄉飲專以尊賓非爲貸賢大夫雖尊不當先
介注非褚寅亮云經言賓介明大夫雖尊不㝵越介而
舉觶焉鄉射無介故及大夫以周案鄭注據鄉射文以
下記賓俎肩主人俎臂介俎胳推之大夫俎用臑肫皐
于主人尊于介似當先及大夫
孔穎達云如或醻之箋云旅醻也醻酢皆作酬此作醻
者古字通用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
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鄉者所奠之爵以行之交錯
相酬謂之旅酬謂衆相酬也以周案孔氏此疏敘舛醻

酬古今字非通俗誤一主人酬賓之觶賓奠之于薦東
一人舉觶之觶賓奠之于薦卥至旅酬時所舉之觶乃
一人舉觶之奠于薦卥者非舉鄉者酬賓所奠薦東之
觶誤二二觶交錯爲無算爵禮非旅酬誤三無算爵二
人舉觶在堂下亦不取鄉者酬賓所奠堂上之觶
賈公彥云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爲無算
爵者以其賓長所舉奠酬亦爲無算爵以此二觶皆在
堂下尸不與故也旅酬皆從上發尸爲首故特牲等使
一人舉觶爲旅酬與賓長所舉薦右之觶此賓不舉旅
酬皆從尸舉故所奠者爲無算一爵亦是异于特牲凌

廷堪云特牲酬賓之觶與兄弟弟子所舉之觶同爲旅
酬發端有司徹酬賓之觶與兄弟後生所舉之觶同爲
無算爵發端特牲旅酬之禮同于有司徹無算爵禮而
有司徹旅酬則別使二人舉觶于尸侑爲之始以周案
有司徹文與鄉飲鄉射特牲諸禮本合不過大夫祭禮
有尸與侑其旅酬宜使二人舉觶爲异爾鄉飲鄉射旅
酬一人舉觶無算爵二人舉觶特牲禮旅酬兄弟弟子
舉觶是旅酬亦一人舉觶也無算爵賓弟子及兄弟弟
子舉觶賓黨一觶主黨一觶是無算爵亦二人舉觶也
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舉觶于其長爲無算爵始是主黨

一觶又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卽賓黨一
觶鄭注賓一人交賓長者遂及賓兄弟不及私人是無算爵亦二人舉觶也有
司徹二人舉觶不舉堂上酬賓之觶一與鄉飲鄉射合
如賈疏特牲士禮尙使二人舉觶有司徹大夫禮反殺
于士謬矣因此遂謂賓一人舉爵于尸為舉無算爵後
更為旅酬旅酬再舉禮意錯襍凡旅酬者皆以尊酬卑
故謂之下為上賓一人獻尸亦不合旅酬之禮袁氏傾
到附會又為賈疏所誤

鄭元云旅酬下為上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
子各舉觶于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

孔穎達云旅酬時使卑者舉觶于其長卑下者先飲是
下者為上一說兄弟弟子代主人酬一說舉觶起于賤
者賤者行主人事故云下為上袁廷堪云鄉射禮相旅
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偁酬
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
字不若子鄭氏此注最碻凡旅酬皆以尊酬卑謂之下
為上中庸注欲明逮賤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弟
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爵非謂旅酬亦非謂舉觶于其
長為下為上也爵至無算則神惠均于在庭凡執事者
以辱與飲酒為榮不執事者則不與非謂舉觶為有事
也中庸章句因舊注復增故逮及賤者使亦辱以申其
敬也二語而鄭義益晦以周案從袁說據中庸注下為
上卽無算爵褚氏云無算爵亦辱統名旅酬

敖繼公云司正還立于序端東面惟俟事之時則然自
後凡作受酬者堂上者北面作之堂下者南面作之既
則復其位盛世佐云堂上者北面作之惟相介酬衆賓
則然其他則司正東面自若也鄉射禮在下者皆升受
酬于阼階上司正安辱南面作之以周案從盛說

袁廷堪云凡旅酬不及獻酒者不與凡旅酬皆拜不祭
立飲凡旅酬不洗不拜既爵以周案及獻者亦不盡與

旅酬如鄉射大射之工笙獲者釋獲者特牲之尸主人
皆是鄉飲鄉射記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此通例也
而亦有更爵而洗者如燕禮為賓舉旅是凡獻酢坐卒
爵酬不飲旅酬立卒爵鄉飲記云坐卒爵者拜既爵立
卒爵者不拜既爵

袁廷堪云凡無算爵必先徹俎降階凡無算爵皆脫屨
升坐乃羞凡無算爵不拜惟受爵于君者拜凡無算爵
堂上堂下執事者皆與以周案徹俎降階堂上賓主人
介大夫等皆降也脫屨升坐大夫以上之禮也大夫以
上無算爵行于堂上皆脫屨故鄉飲鄉射燕大射有脫

屨升堂之文有司徹儐尸之禮在堂上經不云脫屨文不具爾特牲禮無算爵行于堂下則士禮不脫屨也云皆脫屨升坐亦少分明鄭注脫屨主人先左賓先右以相鄉爲敬賈疏在室尊者脫屨在戸內餘脫戸外在堂亦尊者一人脫屨在堂餘脫于堂下

楊復云無算爵當賓賓之觶以之主人賓大夫之觶以之介及其交錯而行當賓主人之觶以之衆賓長賓介之觶以之次大夫又賓衆賓長之觶以之弟三位次大夫賓次大夫之觶以之弟二位次賓長敖繼公云賓觶亦以之主人介觶則以之大夫其餘類推盛世佐云敖

說是及其交錯而行當賓主人觶以之衆賓長賓大夫觶以之次賓長又賓衆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賓次賓長之觶以之弟三位大夫循是而辯 右獻酢酬無算爵

鄉射記凡奠者于左將舉者于右以周案亦有將舉者奠于左如燕禮之媵爵奠于薦南公位西鄉薦南卽薦左特牲禮之酬賓奠于薦北賓位東鄉薦北卽薦左是也亦有不舉者奠于右如有司徹二人舉觶于尸侑侑奠觶于右是也據鄭注云神惠右不舉變于飲食與飲生人禮异褚氏申其說具詳饋食門少儀云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皆居右鄭注客爵謂主人所酬爵賓不舉奠于薦東三爵皆飲爵也釋例云禮不卒爵故皆奠于薦左敖氏謂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褚氏已駁之矣說見後

鄭元云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郝敬云三作謂獻賓獻介獻衆賓不徒爵謂樂作盛世佐云舉爵謂初取爵于篚也三作謂奠爵之後復取之而起三次也不空爵謂實之以酒此禮獻賓獻大夫皆然故云凡獻介不拜洗少盥後一作獻衆賓無辯降之文少賓對後一作記此者欲見獻賓及大夫禮隆不與介以下同也楊大堉云記言舉爵爲經一人舉觶言也云凡兼二人舉觶言也以周案獻介獻衆賓亦有

薦鄭注舉賓大夫及工而遺介衆賓鄉射禮無介獻賓及衆賓後卽遵入而樂作彼記亦云舉爵三作不徒爵郝氏以獻賓及介衆賓爲三作亦未合盛說近是

鄭元云君賜之爵受爵者于尊所至于授爵坐授人耳賈公彥云曲禮與玉藻并此文幷無立授之文故知坐授敖繼公云興授人爵以周案敖說非 右奠爵舉爵受爵

淩廷堪云凡執爵者皆左手祭薦皆右手祭薦者坐祭俎者興祭薦者執爵祭俎者奠爵凡祭薦不挩手祭俎則挩手以周案祭酒用左手鄉射大射設觶用二手祭酒祭薦用右手祭俎有二瀛禮盛者用左右手故祭必

尊𣪊禮殺者左執𣪊右祭俎與祭薦同故大射禮有獲者左執𣪊右祭薦俎之文鄉射有司徹亦云左執𣪊右取肺坐祭之是祭俎不必盡奠𣪊凡祭必坐未有立者經文亏興取肺之下曰坐祭曰坐絶祭不一而足云祭俎者興尤誤釋例又云凡祭酒禮盛者啐酒不盛者不啐酒祭肺禮盛者嚌肺不盛者不嚌肺是也右祭酒祭俎

凌廷堪云凡祭肺興加俎後坐挩手然後執𣪊祭酒益祭肺或繚祭或絶祭苐禮之盛用兩手故必奠𣪊挩手也亦有祭俎不挩手者如大射獻服不獻獲皆不奠𣪊不挩手不奠𣪊用一手則非繚祭絶祭可知禮殺也士虞特牲尸入舉肺士禮為盛尸皆不挩手有佐食授之尊尸也以周案挩手之禮為絶肺染污也絶肺之後未有可不挩手而祭酒者公食大夫有贊者授之而亦挩手則士虞特牲少牢有佐食授之亦挩手可知經不箸者文不具也挩字亦作帨帨乃帥之或體說文帥佩巾或作帨帨所以拭手而拭手遂謂之帨手

鄭元云鄉飲禮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尚左手嚌之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絶之尚左手者明戾紾之乃絶其末敖繼公云執本卻左手則絶末覆右手矣尚左手嚌之謂舉其左手而右手拄下以末授口嚌之將嚌乃尚左手則祭時不然矣褚寅亮云注訓繚為戾紾而不解弗字之義說文弗撟也撟舉也鄭意蓋謂舉左手以戾紾肺乃以右手絶其末以祭但篇中俱從士禮獨此從大夫禮未詳盛世佐云注之誤在以尚左手三字連上為句夫鄉射士禮絶祭不繚乃其經亦云尚左手則尚左手當連嚌之為義而弗繚之弗當讀如字以周案鄉射禮云興取肺坐絶祭尚左手嚌之不云弗繚以鄉飲為繚祭鄉射為絶祭也鄉飲主亏飲故多其儀用繚祭鄉射主亏射故略之用絶祭燕大射皆絶祭者燕為主人卑大射亦不主亏飲也鄭注太祝云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絶則祭之是已此云大夫以上威儀多用繚祭似非盛氏以鄉飲為絶祭盧尤誤弗古文作弜見漢書顔注集均八物古文四暬均段懋堂云說文左戾為乀右戾為厂二字屈曲之為弜是也弜字屈曲下戾繚祭之象鄭解弗繚為戾紾甚是而連尚左手為文則非右手取肺而仰左手執其本則肺自左右相戾下戾手外右手乃從肺本下循至末乃絶以祭褚氏申鄭謂要舉左手以戾紾非也九祭詳食禮門

敖繼公云燕禮之賓乃大夫亦絶祭而下文云公祭如賓禮則自上至下此禮同也舊說謂大夫以上繚祭惟

士絕祭不攷褚寅亮云燕禮之賓絕祭當以鄉飲酒疏臣在君歬不繚祭之說為正下文云公祭如賓禮祭則皆同祭肺之繚絕不同勿泥以周案繚絕二祭為禮多禮畧之別周禮太祝鄭注是大夫以上繚祭說本鄉飲禮注惟士絕祭禮家本無是說注疏家止言士絕祭不云惟燕禮公祭如賓禮謂亦如賓之絕祭絕祭雖天子亦行之故列亐九祭中褚說尤謬 右祭肺

鄭元云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食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惟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以周案祭謂食祭鄭云食尊者之餘則祭據禮經為說陳澔集說非 右祭餕 以上通論鄉飲鄉射燕大射禮

孔穎達云鄭說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秊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秊一飲州則一秊再飲黨則一秊一飲呂大臨云鄉人凡有聚會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盛世佐云此侯國鄉大夫賓賢之禮他如黨正正齒位州長春秋習射及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雖亦名鄉飲酒而其禮固不能無异以周案鄭說鄉飲有四不數大飲烝漢郡國所行取灋黨正易蜡祭以祀先聖先師而鄉飲賓興之禮廢唐開元後鄉貢取士行鄉飲酒禮不祀先聖先師而黨飲正齒之禮廢明代所行一秊再飲仍是黨正之灋 又案周官鄉飲賓興主亐賢者論語鄉人飲酒主亐老者賈疏謂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即論語所謂鄉人飲酒非也凡飲酒必立賓介或謂鄉人飲酒不立賓介似亦未是褚氏云若不立賓則獻酬酢之事俱不可行矣故燕義曰立賓主飲酒之義也見凡飲酒必立賓也

鄭元云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灋亐司徒是禮乃正月而一行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亐序以正齒位之說以周案周禮鄉春正月州春秋二時黨在冬十二月大蜡之時漢成帝用三月後漢用十月晉十二月明洪武後春正月冬十月

鄭元云宿戒者謂歬期三日之戒申戒為宿謂歬期一日敖繼公云宿戒者先期日而戒之也公食禮不宿戒謂當日乃戒以周案戒宿二事敖氏訓宿為豫非周官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是戒及宿异日也但祭祀之戒宿以十日為期故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賓客之戒宿以三日為期故鄭注

謂戒前三日宿前一日士冠禮前期宿賓又前期戒賓
大射前期三日戒公食鄉射當日戒謂之不宿戒
賈公彥云冠禮戒賓主人先拜賓荅拜此鄉大夫尊賓
是鄉人竝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也張惠言云冠禮戒
賓文不具其宿賓賓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拜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荅拜與鄉飲禮正同戒宿同
科辭互相備冠禮疏是此疏為非以周案張說是也
鄭元云夙興往戒歸而敷席或說亦當先期宿戒經不
言文省以周案鄉射記云使能不宿戒鄉飲竝同從鄭
注

鄭元云席衆賓于賓席之西皆獨坐一說經云衆賓不
屬謂不與賓相屬非衆賓皆獨坐以周案從鄭注
鄭元云賓席牖前南面以周案凡賓主人行禮東面者
以西序為正位其南面者或在戶西如士冠筵于戶西
記以為醮于客位是也或在牖前如司几筵王位設黼
依于戶牖閒而國賓之筵則在牖前是也鄉飲酒義云
坐賓于西北是賓席在牖前不在戶西明矣舊解謂戶
西即戶牖閒已誤謂鄉飲酒賓席在戶西更誤戶牖閒
非賓位說詳褋箸
鄭元云賓辭坐取觶復位奠觶于薦東酬酒不舉故繼

公云辭辭其奠觶也奠而不授亦不能無降等之嫌故
辭之奠觶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各從其便褚寅亮
云酬酒不舉故奠于左記所云凡奠者于左將舉者于
右也集說背記文奠觶不舉又不敢必賓之不舉故仍
奠薦右賓則遷于薦左以示不舉上經之辭辭其奠薦
右也謂辭親酌已者非謂辭奠而不授似矣猶未盡
賈公彥云鄉飲禮主人與賓三揖至階時介與衆賓亦
隨至西階下東面今惟于升時揖讓無庭中揖讓事方
苞云前主人以賓升介與衆賓尚在門左繼以介揖讓
升拜如賓禮則自門左三揖三讓皆與賓同張惠言云

介于入門後在庭中東面此時主人至西階前中庭西
面揖之介東面于其位揖進東當塗曲北面又揖當碑
又揖以周案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
是時介隨賓入當在西階下近庭處斷非入門左即止
下云衆賓降復位必非遠至門左張圖介位近門誤云
有當塗當碑揖更為尻說記云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
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是介有升時揖讓
而無庭中三揖之證經主人以介揖讓升與下卒洗介
揖讓升同然謂一揖一讓升其禮殺于賓故經明著之
當楣之拜與賓同故又曰拜如賓禮如方張說經當云

主人以介升如賓禮

敖繼公云鄉飲禮主人指升眾賓皆進盛世佐云鄉飲禮眾賓皆進當在主人與介行禮甫畢之時進而西于賓介之南故主導階下拜之敖說誤以周案上文主人迎賓賓入門左介及眾賓後亦隨入主人與賓每曲揖介及眾賓後亦隨進鄉射禮迎賓節文與鄉飲同于眾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之下有賓少進三字鄭注云少進差在前明眾賓後亦隨進也又注鄉飲禮眾賓皆降云皆降復初入之位明眾賓位在碑南中庭北也鄉飲禮云主人揖升主人自升也眾賓之長一人辭洗由階

下東行辭之記云如賓以大判言之非盡如也上文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北上明其入同時也下文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升眾賓序升卽席明其立同地也自賈疏以主人揖升爲眾賓升遂謂辭洗降辭固謬諸說賓進時眾賓仍西于門左不隨進又嫌卒洗復其位不導遠至門左于是紛議眾賓皆進之節且謂眾賓有門內位堂下位二處緟貤紕繆參見射禮門

鄭元云眾賓辯有脯醢薦于其位位在下敖繼公云眾賓三人之外者也其堂下之位繼賓介之位而南以周案鄭注位在下謂堂下近中庭楊信齋圖堂上賓長三席之西復有眾賓之位固誤張皐文圖眾賓位在中庭南近門亦未是

鄭元云眾賓之長一人辭洗餘二人雖爲之洗不辭其下不洗敖繼公云主人惟于長者一人爲之洗一人辭之者禮主于已也盛世佐云主人爲眾賓之長一人洗故此人辭之餘二人玆不爲之洗何辭之有注非以周案經于主人降洗明云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是獻三人皆洗之也而記云眾賓之長一人辭洗者爲行禮貴嫥壹不可往參也獻眾笙不洗一人拜義同

餘人不辭不拜通禮宜然非爲事不主已敖盛二說皆非

賈公彥云獻工拜送在西階東以工在階東也拜送笙在西階上以笙在階下也方苞云以獻笙見獻工亦于西階上以獻工見獻笙亦于阼階上拜送爵各舉一節互相備也以周案舊說經于獻工不言地而曰阼階上拜送爵明獻亦在阼階上也獻笙拜送爵不言地而曰獻于西階上明拜送爵亦在西階上也方氏又以工笙交互言之說亦可通張圖謬

敖繼公云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人亦謂弟子鄉射禮

曰大夫取俎還授弟子方苞云鄉射大夫不過本州黨
列少尊者故俎授弟子鄉飲之遵者諸公之下尚有諸
卿故使公士受俎經云如賓禮謂如賓之俎使司正受
乃公士非弟子也以周案賓俎授司正介授弟子若有
諸公如賓授司正大夫如介授弟子故變文言人若一
以司正則曰授司正可矣公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本
經文大夫授弟子鄉射禮文下曰如賓禮者謂如賓降
自西階東面立不關受俎敖方二說胥失之矣
鄭元云俎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敖繼公云賓降
立西階西主人降立阼階東介在賓南大夫在介南衆
賓又在大夫南少退張惠言云鄉射禮無介此有介介
當繼大夫而南皆于西階西當序以次而下則介與三
賓不復初入之位也以周案一說大夫在介南一說介
在大夫南雖難臆定而介三賓之復位為初入位可無
疑也張說介衆賓初入位在中庭南近庠門與此注不
合轉疑其不復初入位纏貤紕繆
敖繼公云公三重大夫再重皆蒲席緇布純者也上下
之席同物故不必言加加席與其下席異物而長半之
以周案公再重大夫一重禮之正也下經言公辭一席
大夫辭加席則此公三重大夫再重明是加席上下異

物敖說非詳禮器門
鄭元云賓服鄉服以拜賜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
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方苞云經文特著鄉服與鄉
射之服異也鄉服即修業于鄉之服元端是也盛世佐
云此云鄉服則正行禮之日賓蓋處士服以周案此與
鄉射禮文正合方盛剏佗區別未是
鄭元云徵唯所欲徵召也以告于先生君子告請也敖
繼公云惟言告是不請矣以周案當從鄭一召一請尊
卑之差也請者來否聽其自主褚氏云既殺于正禮不
敢必以屈先生君子也
鄭元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或統于堂
或統于門敖繼公云此謂在門內位之時也北面者當
西上東字誤以周案敖氏改記文非當從注統門說
敖繼公云主人之贊者無算爵然後與遠下于賓黨也
鄉射禮無算爵執觶者皆與旅亦主人之贊者也鄉飲
酒義謂沃洗者與旅酬與此異當以此為正方苞云
鄉飲義所釋黨正之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安得以混賓
與之禮以周案鄉飲酒義首列鄉大夫與賢黨正向齒
二禮之異自孔子曰以下統言其同云終于沃洗者為
無算爵之節不屬旅酬孔疏已言之與此經何異右鄉飲禮

鄭[元]云侍飲亐長者酒進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何[允]云拜受亐尊所尊者主人也拜者對主人崔靈恩云卿大夫燕飲主人面亦鄉尊若鄉飲酒禮主人與賓夾尊孔穎達云燕禮尊面鄉君今云拜受亐尊所當是燕禮而燕禮無此語文不具耳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此與燕禮及注合而與士相見及玉藻違士相見玉藻二文皆先君卒爵而此云後飲者此據燕飲正禮玉藻及士相見禮謂私燕之禮故不同也孫希旦云曲禮是侍長者私飲之禮也記明云長者少者安可以為君臣燕飲之禮侍君飲者無為賓客之嫌故先君卒爵若為君嘗酒然侍長者而先飲則嫌以賓客自居故未釂不敢飲以周案燕禮獻酬酢皆非太飲至無算爵禮殺公與賓太飲相見禮所云是朝夕侍君太飲之禮太飲臣先卒爵以俟君為禮之正故相見禮及玉藻太云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燕至無算爵臣之飲酒者數矣後君卒爵以告醉且明成禮也曲禮所言是記者參合相見禮燕禮而定之以為侍飲長者之灋其云拜受亐尊所與燕禮筵前獻爵受爵筵前异盞用相見禮也故鄭注相見禮受爵升席祭云受爵者亐尊所用曲禮文其云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與相見禮卒爵而俟异又參燕禮也故鄭引燕禮公卒爵而後飲以注之禮文散逸士大夫侍飲之灋不可攷記者參合諸禮以為之制亐經自有异同孔疏必以曲禮所言即是燕禮亐拜受尊所句不可通孫氏以此為侍長者私飲之禮非君臣燕飲之禮當已其以相見禮先君卒爵為若為君嘗酒說本敖氏集說亦不足信何氏訓尊所為主人處更謬 右侍飲長者

受業金壇林之琪仝校

第三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　返反內

燕饗禮通故　禮書弟二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賈公彥云燕禮小臣戒與者注謂留羣臣也是羣臣留在國不行者朱熹云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使小臣留之疏說非是敖繼公云與者羣臣之與此燕者也君所主與之燕者亦存焉吳廷華云下卿大夫入門後君始命賓此時尚無賓也廣戒之旨以周案鄭目錄云燕有四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賓與之燕四也燕有四等己臣三聘賓一燕己臣廣戒之若燕聘賓則戒與專指羣臣之與此燕者

鄭元云與四方之賓燕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其介爲賓苟且也假也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敖繼公云茍誠也實也茍敬者國君于外臣所燕者之偁號也猶鄉飲酒之介遵郝敬駁敖說戴震申之云說文茍自急敕也音棘从羊省與苟且字不同茍敬者自急敕而敬賓也翁方綱陳壽祺洪頤煊皆從戴王引之又駁之云鄭注下文卿燕云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是主人于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既辭爲賓而就諸公之位則歡心多而敬少既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恭敬故謂之苟敬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注云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己于是辭爲賓君聽之命曰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少敬也是苟敬有崇恩殺敬之義若訓爲誠敬及自急敕而敬賓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异非經恉也以周案王伯申說甚㝵鄭意但以經言之茍敬之茍當以从羊省爲正字茍自急敕也自急敕爲不自安之義四方之賓既受饗矣于其燕也不自安君之重敬己故辭爲賓命曰茍敬鄭訓茍敬爲且假之敬又轉之爲少敬未免迂曲敖訓誠敬戴訓自急敕而敬賓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別宜爲王氏所駁

鄭元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賓此之謂也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于君賈公彥云此謂與己臣子燕遽不以公卿爲賓者恐逼君朱熹云公所與燕者雖不爲賓亦當如异國之賓爲苟敬也敖繼公云不以公卿爲賓者以其太尊于主人以周案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注疏本此方望溪駁

之誤苟敬之名雖專指四方聘賓言而已國臣子有王事之勞或自聘而還公與之燕亦必別其位于諸大夫如苟敬之位朱子之說未可非也盛氏褚氏駁之誤

鄭元云燕禮賓大夫也主人宰夫也賈公彥云宰夫為主人是大夫明賓亦是大夫胡匡衷云賓為大夫記有明文此主人為膳宰非宰夫諸侯宰夫亦上士非大夫疏甚誤以周案下經云主人筵前獻賓膳宰薦脯醢明主人與膳宰別燕義云使宰夫為獻主詳官職門

鄭元云主人宰夫也其位在洗北西面敖繼公云諸侯之宰夫蓋以士為之其位亦在西方故賓進則主人因

從而升也至胥薦主人于洗北因使之易位焉盛世佐云敖說得之洗北西面乃其受薦之位不可援以為證以周案主人之位在洗北西面通禮然也宰夫既為主人安就主人之位如從士列在西方有何主人之名鄭義為長下主人酬賓降復位謂復主人之位亦即洗北敖氏以為西方然誤

鄭元云具官饌于寢東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寢路寢敖繼公云具諸官所當饌之物也此時所具者其薦羞乎及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大射云官饌是也韋協夢云此膳宰具官饌具之而未設大射禮設席後之官饌乃設之也褚寅亮云此禮先設君與賓之席獻後乃設卿大夫之席故具饌之文在設席前大射儀則君賓卿大夫皆同時先定位故官饌之文在設席後賓皆止一次饌也敖氏因少牢禮有改饌之節遂謂此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恐未然

鄭元云公尊瓦大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賈公彥云瓦大在方壺北其冪本為瓦大設今未用陳于方壺之南不可在方壺瓦大之間相襍也朱熹云在尊南謂瓦大在方壺之南如疏說則冪正在方壺瓦大之間何得言不襍以周案經在尊南承瓦大言

非指冪大射儀膳尊兩甒在南蓋冪加勺可證賈疏誤會鄭意從朱子說

鄭元云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朱熹云此篇與大射雖設席先後不同然皆公先升即位然後納賓非卑者先即事也但其言偶不同耳不當據此生異義敖繼公云設賓席當後于公席乃先言之者終言司宮之事耳以周案禮設膳篚設公尊皆尊者後大射儀司宮設尊先兩方壺後膳尊鄭注云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也與此例同凡設席賓尊有加席尊與公席同設故大射儀于小臣設公席司宮設賓席之下云有

加席賓卑無加席則先公設之故燕禮筵賓在公席之
先云無加席也若鄉飲之遵燕禮之卿皆非正賓雖有
加席皆不預布鄭注大射云唯賓及公席布之其餘樹
之于位後
敖繼公說賓出立于門外東面東字蓋誤大射儀云北
面褚寅亮云大射辨尊卑故北面燕主歡心仍寓賓主
之義故東面
賈公彥云大射禮公降一等指賓賓避燕禮不言文略
方苞說燕禮輕不避以周案凡受公禮者皆避經不具
見之也大射之賓陞于燕禮且辟燕亟可知故經于大

射著之爯公指卿大夫敖氏云亦异指之盛氏謂卿大
夫共一指蓋略于爾之之時矣
鄭元云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謂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
敖繼公云蓋亦卣南面授之乃之左以周案經云主人
北面拜受爵故鄭知賓南面授敖說非
鄭元云賓折俎牲體骨也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
敖繼公云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脅與鄉飲酒禮異以
周案敖氏亦備一說
敖繼公云主人荅公拜也一拜不稽首獻禮然也其他
則否凡臣先拜其君皆再拜稽首褚寅亮云臣與君行

禮無不再拜稽首者且既下拜矣又何獨不遵再拜稽
首之禮乎經不言者可知矣下文自酢兩言再拜稽首
獻酢禮均則此豈宜獨异以周案凡荅拜視先拜者獻
酢之例皆一拜此主人獻公其拜受爵拜卒爵皆君為
政君可循獻禮之常故一拜主人自酢于公其拜尊爵
拜卒爵皆臣為政臣不可居賓主之禮故再拜稽首獻
之荅君亦一拜酢之荅臣亦再拜荅禮然也
鄭元云媵觚于賓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今文媵皆
作騰賈公彥云揚訓為舉義勝于媵送故讀從之騰亦
送義敖繼公云騰字似優騰猶揚也觚當作觶以周案

古文作媵訓送今文作騰訓揚鄭從古文媵觚猶云送
爵也或讀從今文騰觚猶云揚觶也媵送一義騰揚又
一義禮記本今文鄭注檀弓以有謂之杜舉之文舉與
揚義相近故從今文家說其注禮經從古文自以媵送
為本義賈疏未是胡墨莊已言之凡獻以爵者酬以觶
今獻既避正主而不用爵安見其酬之必用觶邪敖說
亦未當褚搢升已駁之
鄭元云主人坐祭遂飲賓辭辟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
此降于正主酬也主人酌膳賓拜拜其酌也敖繼公云
賓見主人將飲故辭蓋欲即受此觶不敢復煩主人之

受酌已賓拜為將受之是時主人已在筵耑以周案辭
謂辭坐飲從鄭拜謂拜受爵從敖褚氏云君臣酬酢君
立飲而臣坐飲賓以尊君之禮尊代君飲者故辭其坐
飲也豈有酬而不先自飲者乎吳氏云禮無拜酌之例
此言拜下即言受爵則仍是拜受爵注降于正主酬張
皋文說當依大射注佗比于正主酬

鄭元云請媵爵者公命長謂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
者敖繼公云謂下大夫之長不言下大夫以下大夫媵
觶有常職故與盛世佐云長官之長非季之長以周案
鄭注疑有衍誤字下經云小臣佗下大夫二人媵爵注

中何必兼言卿此經云公命長注亦何必兼言幼
敖繼公云序進盥洗先者既洗後者乃進也先者既洗
即升立于阼階上俟酌觶受言序進明其復發于阼階
上也韋協夢曰先者既洗當立于階下而俟後者既洗
與之以序而升也升亦先者升三等後者從之以周案
序進酌觶交而俟于阼階上乃降序進盥洗亦交而俟
于阼階下乃升敖說非

鄭元云序進酌觶交于楹北楹北阼楹之北也交而相
待于阼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為上賈觶序進
坐奠于薦南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賈公彥
云耑二人酌酒升自阼階故交于阼楹之北此酌酒奠
于君所故交于東楹之北交于東楹北者先酌者東面
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
于尊北又于楹北與反者相交先者于南阼過後者于
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阼階敖繼公云交
于楹北交相右也凡經文惟言交者皆謂相右階上之
佉退者在東進者在阼以相右為優張惠言云大射注
云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阼楹北相左俟
于阼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為上又云既酌而代進往來
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若如疏說則是相右非蓋

誤會注以右為上之文也凡往來無相右者鄉射禮可
證鄭云以右為上者謂階下竝行時來既上媵居右及
其升堂上媵由階上之東進奠觶右還與進者相左則
在阼方而降又居右也以周案凡經于交曰相左者皆
謂往來兩相左兩相左者各以右尊人也故注釋相左
之義曰往來以右為上大射儀注亦同但交相左者必
左還交相右者乃右還注右還蓋左還字之誤據疏云
先者于南西過後者于北東行是賈氏所見此注尚佗
左還也大射注亦誤右還賈疏云西楹北之相左後者
南相東鄉先者北相西鄉東楹北之西交先者楹北北

畔過後者楹北南畔過是賈氏所見注已誤右還矣夫
燕大射本一禮其西楹北東楹北之相左皆謂往來兩
相左與燕禮之相左正同與大射三耦之相左亦甚合
賈氏不正大射注右還之字誤隨文曲解又謂相左者
以左相近是人各爭居其右矣往來以右為上爭居其
右非君子不多上人之義也淺人不察妥據大射注以
改此注張皋文又據大射疏以駁此疏此皆以妥為不
妥者也凡經曰相交必相左此為往來通例惟凶事反
吉則相右故鄭注既夕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敖
氏以右還必相右遂以相交不言左為俱相右據其誤

字以易正義此又以不妥為妥者也

鄭元云公取媵觶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敖繼公
云謂興立亐席舉觶向賓而酬之也酬賓不下席君尊
以周案鄭意凡有獻酬主人就賓之階賓就主人之階
公就其階自循酬禮之常故賓降亐卤階下再拜稽首
不之阼階者為公在卤階上也如敖說公興立亐席當
如寿文云阼階下再拜稽首不若鄭注為碻然鄭謂賓
廾再拜拜亐君之左此說終嫌未當盛氏云君無北面
之禮雖就賓階酬之然其卤面自若也賓之拜也亐其
卤北面下文賓進受虛爵云進則拜時亐卤階上少卤

矣奠觶荅拜亦在卤階上受虛爵亦北面敖說君奠薦
右臣受虛爵亐君席之寿皆非

義疏云布席徹席須在席之上下為之乃便亐卷布今
司宮席卿卤面從上布之也楊圖司宮南向誤卿辯重
席當在將就席之先則北面近席時也楊圖卿辯南面
誤

孔穎達說大射儀大卿席亐賓東小卿席亐賓卤燕禮
小卿亦在賓卤賈公彥說大射席小卿賓卤注云射禮
辨貴賤也以此言之燕禮主歡不辨貴賤小卿與大卿
皆在賓東以周案從賈疏經言卿席設亐賓左大夫繼

賓以卤則賓卤無卿與大射异

敖繼公云諸公則先卿獻之謂先獻公乃獻卿既獻則
廾就席不與卿序廾以周案其獻先卿其廾亦俟射人
命之乃與卿序廾

鄭元云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者尊之也不亐上
者上無其位也胡匡衷云主人以膳宰為之是士注云
大夫之下正明其為士亘褚寅亮云薦主人不亐賓酢
時者公未獻也不亐獻卿時者爵卑亐卿也薦亐獻大
夫時者亦大夫也同爵而先薦者則如注所云尊之也
亐此經而知主人之為大夫也諡汝既是大夫而注云

上無位者大射儀注云辟正主故不薦亏上以周案主人宰夫是士詳見職官門

賈公彥云鄉飲酒大師則為之洗則眾工不洗也此經主人洗升獻工不辨大師與眾工則皆為之洗𣪘鄉飲酒記不洗者不祭此篇與大射羣工與眾笙皆言祭故知皆為之洗韋協夢云此為長者一人洗觀拜受𣪘惟一人可知以周案賈說皆為之洗是詳射禮門但引鄉飲記為證非也鄉飲記專為旅言彼疏云尋獻酒者無不祭正酬亦然至旅酬以下則不祭是已

鄭元云使人相祭使扶工者相其祭薦祭酒賈公彥云

上云小臣相工則此扶工相祭是小臣也胡匡衷云工自有相者小臣相工其暫且非其常且上既云小臣坐授瑟乃降矣又安得在堂上相祭乎疏謬以周案胡說未是詳見職官門

鄭元云樂正亏天子樂師也賈公彥云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當天子樂師大夫及士單言樂正者皆大樂正胡匡衷云大射禮重有大樂正監其事故特言小樂正以別之燕禮輕無大樂正故不言小其實亦小樂正以周案胡說未是詳見職官門

鄭元云樂正復位位在東縣之北賈公彥云大射小樂正升堂而經有左右正則知亦有大樂正工升時小樂正升大樂正東方西面工來東坫之東南時大樂正東縣之北北面其小樂正則立亏西階下東面此燕禮主亏樂故知大樂正升堂今降明復亏東縣之北也敖繼公云復位未詳其處鄉飲酒禮注云樂正降立西階東北面盛世佐云位亦西方東面北上之位樂正亏天子為樂師樂師下大夫則此樂正士也士之位已見上故亏此言復以周案鄉飲鄉射二注然云樂正降立亏西階東北面此注獨异盛說近是

敖繼公云司正奠觶亏中庭亦南北之中蓋陀階寿也

不亏階間者燕有時而射宜避之也以周案鄉飲鄉射司正奠觶皆在階間燕禮大射云坐奠中庭中庭即階間兩階之間庭之中也敖說非近儒多駁之已

鄭元云司正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為君之在東也敖繼公云此亏觶南北面則右還下文亏觶北南面則左還皆欲從觶東往來也必從觶東者變亏在堂者升席降席之儀褚寅亮云日月五星右還自北向西自西向南也天左還自南向西自西向北也敖氏以右還為自北向東左還為自南向東非以周案從鄭注右還句絕謂向右手而

還也南面右還北面左還皆由觶卣敖讀右還北面為句則往來由觶東而左右適相反矣褚說左右還亦似是而非

敖繼公云請徹俎降公許降字乃衍文大射儀無之褚寅亮云降字宜在告于賓下非衍也以周案鄉飲鄉射司正于賓徹俎乃受以出此禮賓自徹以出則司正于告賓之下可以降矣褚說近是但大射儀于賓取俎以出冓後亦並不言司正之降終以敖說為長

鄭元云庶羞謂𦚢肝膋狗胾醢也方苞云牲以狗而羞則庶觀六月韓奕二詩所陳品味惟嘉惟偕可羞無不

燕饗　十三

薦也此卣周之詩可以證周公之典禮矣延翥云周禮膳夫羞與珍並言肝膋為八珍之一不𢔶襍入庶羞盧文弨云庶羞眾羞也必不止于狗胾醢記所云庶羞不踰牲者謂用豕不必以羊為庶羞若魚鼈之類非所謂踰者也

鄭元云內羞謂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敖繼公云注以醢人籩人職為言但未必其皆用之也郝敬云內羞自中饋女工出者外庖所煎和曰庶羞以周案醢人籩人皆以奄及女奴為之故曰內羞郝說申鄭是

鄭元云司正升受命皆命遻立卣序端敖繼公云唯曰受命皆命不著其所如上文可知既對則司正降而復位盛世佐從敖褚寅亮從鄭以周案既為司正當立序端以察儀受獻後乃降復觶南位褚氏說是

鄭元云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為觚敖繼公云凡獻無用觶者當從今文盛世佐云觴以小為貴故獻用爵其他用觶鄉飲酒之禮是也燕禮輕故先用觚觚大于爵也大夫以上既用觚則獻士用觶禮亦宜之以周案凡爵爵為上觚次之觶又次之角栰為下賈疏云大夫以上獻用觚旅酬乃用觶此獻士即用觶故云士賤說

燕饗　十四

詳後

賈公彥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此經三者當官雖多皆取長先薦其餘在于眾位依齒也盛世佐云觀司士之先得薦可見士受獻亦以尊卑為序不以齒矣以周案鄭以一人之長為季長故云餘依齒敖氏以為官長是以尊卑為序矣盛氏申敖

鄭元云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北面酌南向獻之于尊南不洗者以其賤略之也敖繼公云此尊北面則南向酌之也獻之于尊南亦卣南面不洗者因獻士之爵而遂用之不復別取于篚也凡取爵于下篚雖所為酌

者賤亦必爲之洗以周案酌尊之濾有自尊面酌者有從尊後酌者鄭意此尊後北面酌爲向君之義南向獻于尊南令旅食者北面受亦爲向君之義鄭注大射云主人既酌西面旅食北面受之故說獻于尊南西南面存參

鄭元云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賈公彥云旅食次士得獻故知亦酬及之庶子以下未得獻至無算爵及焉焦以恕云下主人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又獻左右正與内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鄭注謂獻正下及内小臣則磬人鍾人鎛人鼓人僕人盡獻可知也夫阼階西階所以別外内臣也而均之在堂上則同若拘旅食不升獻亦不升旅之說則凡爲外内之從官皆得升旅于堂上而獨置旅食者恐非爲士舉旅之禮意故鄭說爲不易矣以周案俗說旅食不升旅于堂上焦氏駁之甚當但庶子左右正及内小臣之獻文在旅卒之後明不與旅酬也焦氏謂亦得與旅于階上似失經義

鄭元云燕義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庶子猶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故繼公云經公爲士舉旅後獻庶子庶子謂卿大夫士之子

周官亦多以庶子繼士而言指此者也燕義以此爲諸子之官似失之庶子未必皆有爵盛世佐云禮經庶子謂卿大夫士之支庶也以其貴游子弟且有宿衛之勞故獻于阼階上若燕義庶子官卽周官之諸子其爵爲下大夫于諸侯則上士也其獻當在西階上不于此也以周案庶子官掌庶子之副與燕禮之庶子別說詳職官門　右燕禮

段玉裁云周禮用字之例凡祭享用享字凡燕饗用饗字如大宗伯吉禮下六言享先王嘉禮下言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其明證也禮經十七篇用字之例聘禮内臣享君字作享士虞禮少牢禮尙饗字作饗小戴記用字之例凡祭享饗燕字皆作饗無作享者左傳則皆作享無作饗者毛詩之例則獻于神曰享神食其所享曰饗以周案段釋諸經用字之例其說詳矣而不及禮經饗燕字攷禮經之例凡饗食人饗食神與神來饗皆作饗惟朝享字作享訓爲獻且朝享字作享尙書毛詩周官左傳論語皆同亦不獨聘禮爲然左傳燕饗字亦作饗

皇侃云饗有四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周官大行人職云上公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

左傳云饗有體薦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飫卽饗也其禮亦有飯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朝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則折俎亦曰殽烝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左傳定王饗士會用折俎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四裔之使來王饗之其禮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其君來則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正云皆共其酒無酌數是也饗致仕之老宜用正饗之禮饗死事之老當用折俎之饗以周案經言大饗有二一為祭禮一為賓禮饗者獻也其禮大略相同但祭禮獻始以祼故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亏祼明祭之祼并入獻中也賓禮祼獻分兩事故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諸侯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諸子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明饗之獻中無祼也內宰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亦明賓客之祼獻異故曰皆此周官立文之別也饗有朝踐有饋食食畢而酳各視其爵為獻數國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朝踐薦腥之禮也舂人凡饗食共其食米此饋食之禮也籩人掌四籩之實賓客之事共

其薦籩羞籩醢人掌四豆之實賓客共薦羞之豆此饗禮有朝踐籩豆有饋食籩豆有加豆加籩羞豆羞籩皆與祭禮同也但祭禮尸坐饗禮立成又其異耳朝踐用房烝饋食用折俎大饗兼有之但用折俎饗之略也皇氏專以賓禮為說饗有四事其弟三饗可刪宜增饗羣臣亏學校禮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鄭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亏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亏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為俎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是頌大飲之詩鄭云別之亏他者見與燕飲諸禮不同也云其禮亡謂禮經佚饗禮篇也引七月詩明大飲卽朋酒之饗烝卽羔羊之類也毛傳云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國君閒亏政事而饗羣臣正齒位先儒攷饗禮者不及此而說詩者又誤以為鄉飲酒禮故詳言之　又案東漢之初十月行大飲禮以古饗禮篇亡天子乃以燕禮代之郡國又以鄉飲酒禮代之時議禮諸臣尚知大飲之為饗禮也說文云饗鄉人飲酒也據郡國禮以為說其何以解天子之用燕禮乎近段氏校毛傳亏饗者下增鄉人飲酒也五字以為說文

本毛傳過矣

盧植云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縣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鄭元云大饗有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王肅說入門縣興一升堂樂闋二下管象舞夏籥序興三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行中規五旋中矩六采齊七雍八振羽九以周案記文先總敘九禮下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升歌清廟示德下而管象示事以明大饗之四四者金一歌二管三舞四也再作皆金武夏籥皆舞舞亦示事此不言者文省耳鄭分金為二事而不數舞不及盧注為當其餘五事陳薦俎序禮樂皆備官不攝一中規矩二中采齊三雍四振羽五

鄭元云致饗以酬幣所用未聞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崔靈恩云諸侯貴者以琥賤者以璜孔穎達云公侯用琥伯子男用璜賈公彥云公侯伯用琥子男用璜以周案春秋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是天子饗諸侯酬用玉之徵秦后子饗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是諸侯以下酬用幣之徵

鄭元云鹿鳴序既飲食之又實以幣帛筐篚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孔穎達云鄭以飲為饗其酬幣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幣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特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燕亦當有幣故文不顯言陳祥道云詩序所謂飲食者燕與食耳此燕有酬幣也春秋之時定王謂隨會曰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晉郤至告慶于周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則古人燕賓未嘗不用酬幣特燕禮文不備耳以周案詩疏申鄭禮注甚明酬幣燕饗皆有故孔疏以為饗陳氏亦可謂之燕

鄭元云公食禮設洗如饗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敖繼公云注意謂食居二饗之閒以周案食主食燕主飲饗兼食燕為禮之盛周官大行人掌客皆先言饗後言

食盞饗先亯食也故食禮設洗曰如饗大夫拜至曰如饗拜聘禮壹食在二饗之閒敖申鄭是賈疏聘禮食在饗冓公食饗在食冓先後出亯主君之意不定非也禮亯上介先言食後言饗或先食而後饗與

賈公彥曰以聘禮言之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亯君者以其君臣各自相登登今本化壁誤不㝵以君法臣也以周案記云獻之屬莫重亯祼祼亦獻之屬械文本通也周官祼獻多對文如內宰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祼謂之禮獻謂之饗如

大行人云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是諸經言饗多合祼禮言如傳言饗以訓恭儉成十二季又言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歆昭五季文本不言饗杜注訓恭儉引此以證之類是周官子男壹祼不酢饗禮五獻聘禮禮賓公進几賓啐醴卽所謂設几不倚爵盈不歆也受醴不酢猶子男壹祼不酢也對饗言之謂之禮械文亦可偁饗左傳謂之饗醴亦伦饗禮聘禮又云公亯賓壹食再饗謂亯饒賓之後壹食之又再饗之再者冓禮賓之饗醴賓壹饗也禮賓時介不與故經亯上介云壹食饗周官例分祼獻為二祼謂之禮不謂之饗故掌客云子男壹饗壹食賈疏非

鄭元說大司樂大饗饗賓客也出入奏肆夏禮器大饗謂祫祭其出也肆夏以送之肆夏當為陔夏賈公彥云禮器大饗為祫祭先王祭末燕而歆酒有賓醉之灋與鄉歆酒賓醉而出奏陔夏同故破肆夏為陔夏此大饗饗諸侯來朝則左傳云饗以訓共儉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歆獻依命數賓無醉禮故賓出入奏肆夏與尸同也以周案禮器大饗賓出奏肆夏與大司樂大饗賓出入奏肆夏正同注疏非也

杜預云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九夏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盞擊鍾而奏此

三夏曲元侯牧伯孔穎達云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則其餘諸侯不㝵用肆夏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淸廟謂元侯也不歌肆夏辟天子也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㝵同矣當歌鹿鳴也以周案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大饗如祭祀是亦出入奏肆夏也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入門而金作謂金奏肆夏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是也是大饗入奏肆夏之證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是大饗出奏肆夏之證燕禮記以樂納賓奏肆夏是諸侯㝵用肆夏也記言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諸侯

用肆夏亏禮無譏但不㝵備用昭夏納夏也故曰肆夏
之三天子所以饗元矦也非謂僭肆夏謂僭肆夏之三
旦且肆夏先樂而奏不用亏升歌詳見樂門
孔穎達說大射燕禮奏肆夏謂納賓樂左傳金奏肆夏
之三為升歌正樂納賓奏肆夏是諸矦禮升歌正樂用
三夏為天子饗元矦元矦相饗之禮一說燕禮奏肆夏
與九夏之肆夏名雖同而音節必异若皆頌之族類必
非諸矦所敢用以周案天子大饗元后奏肆夏之三兩
君相見及諸矦燕射禮奏肆夏不用昭夏納夏天子大
饗賓入大門卽金奏兩君相見賓入門而金作諸矦燕

燕饗　三三

射禮賓及庭乃奏此其差也金奏在升歌之前下言工
歌文王之三乃升歌也孔疏甚誤
秦蕙田云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矦伯壹祼而酢子男
壹祼不酢謂朝覲之日三享旣畢王乃以鬱鬯之酒禮
賓也饗禮之祼經無明文以禮賓之節推之上公九獻
則王一獻后亞獻皆祼矦伯七獻子男五獻則惟王祼
而已王祼用圭瓚惟上公及諸矦之賜圭瓚者曰其餘
皆以璋瓚祼也記云獻之屬莫重亏祼大饗者賓客之
大禮其十二獻九獻七獻與事神同亦必有祼明矣周
禮所載賓客之祼事注疏皆以禮賓當之而不及大饗

佀尚未備以周案祼亦獻之屬散文祼亦偁獻對文祼
獻有別周官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祼獻對文
鄭注云祼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而獻賓
此明祼獻之別也周官通例分祼饗為二故鄭注賓客
之祼皆云禮賓不及饗為與諸經合祼酢偁饗异也大
行人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
獻食禮九舉再祼九獻亦屬對文賈疏九獻云王酌獻
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賈意酢
祼在饗前再祼在九獻之外也據秦說再祼卽在九獻
中

燕饗　三四

鄭元云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為也果讀為祼
代王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曰拜
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為主或云此承上王后不
與為文謂攝后曰鄭注誤以周案鄭以燕禮通之故云
爾陳氏禮書亦謂王自祼其臣或說以為攝后亏義自
順凡大祭祀大賓客王初祼后再祼若王后不與則大
宗伯攝而再祼載再古通此外宗所謂宗廟之祭祀王
后不與則贊宗伯賓客之事亦如之者也記言諸矦大
饗亦有夫人之禮
鄭元云諸矦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

已矣此亦不饗味也大饗饗諸侯孔穎達云灌猶獻也
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
及灌而後天子饗燕食之也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
餼亏時先薦腶脩亏筵前然後設餘餼以周案記文首
言祭禮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此又以賓禮明之云灌
用鬱鬯明饗賓亦貴氣臭也云侑腶脩明賓亦不饗味
也灌與祼通鄭注典瑞以祼賓客云爵行曰祼腶脩即
祼時所設之羞侑腶脩謂無籩豆之薦也禮器云諸侯
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意與此同孔疏據大行人
文灌為祼禮侑腶脩為饗禮其實饗設太牢云侑腶脩

亦是祼禮為再祼而酢亦可偁饗也以禮器文參之自
見　又案三享之後有祼禮器用圭瓚酒用鬱鬯侑腶
脩無簠簋籩豆之薦見典瑞鬱人及記禮器郊特牲諸
文祼後有饗器用六尊小宗伯職辨六尊之名物以待
賓客疏云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祀四時所用
唯在野外饗不用祭祀之尊故左傳云犧象不出門是
也牲用體薦半解之左傳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國
語云王公立飫有房烝注云半解其體而升亏俎是也
亦有簠簋籩豆之薦舂人凡饗共其食米饎人饗食共
其簠簋之實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

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是也左傳云饗以示
慈儉又云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又云虢公晉侯朝
王王饗醴命之宥詩彤弓云一朝饗之一朝右之一朝
醻之皆以祼言上公之禮再祼而酢侯伯壹祼而酢祼
用鬱鬯酢用醴杜注謂行饗先置醴酒本誤祼酢較聘
禮禮賓為緐禮賓設醴而不祼祼而且酢非終朝不能
畢故曰一朝聘義云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謂此鄭
君箋詩以一朝饗之為正饗禮云大飲賓曰饗注大行
人饗禮九獻云設盛禮以飲賓明正饗亦飲也注舂人

凡饗食共其食米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明正
饗亦食也疏家泥亏爵盈而不飲之文謂饗不飲不食
誤矣杜注左傳云王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
食燕則折俎相與共食亦誤大饗雖不食體薦非并殽
餼皆不食
馬融云易盥而不薦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
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孔子曰禘自
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鄭元云諸侯貢士亏天子
卿大夫貢士亏其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賓賓
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以周案盥與灌通字亦

作祼灌而不薦卽禮器所謂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也凡薦籩豆薦折俎主人不親其事士使其子弟薦大夫使有司薦諸侯天子使宰夫薦賓祭通例如此觀卦以四爻爲主灌而不薦謂朝覲禮賓卽四爻所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也天子賓之謂之禮周官大行人云上公三享王禮再祼而酢侯伯壹祼而酢鄭注王禮謂以鬱鬯之酒禮賓祼讀爲灌是也兩君相見謂之儐司儀職凡諸公相爲賓將幣畢云賓亦如之鄭注云賓當爲儐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于下曰禮敵者曰儐引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

卽儐賓也是也大夫來聘亦謂之禮鄭注云子男壹祼不酢猶聘禮禮賓與但公拜送醴不灌宰夫薦脯醢有籩豆之薦其禮殺矣四爻云利用賓于王以王禮祼酢言也馬氏注易讀盥爲灌是引論語旣灌以往不欲觀以證大謬鄭注以鄉飲酒禮言爲賓禮多遂據其可見者言之爾　右饗禮

禮家說立曰飫坐曰燕燕說屨升堂飫不說屨以周案立飫見周語飫立不說屨毛傳云不說屨升堂謂之飫或說不字衍或說不乃下字之誤燕禮司正請安賓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少儀曰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說文跣足親地也舊解跣有三說一說說屨見襪解襪爲跣一說說屨卽跣襪字惟左傳一見古無所謂襪一說詩邪幅箋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是說屨見偪爲跣弁去其偪謂之徒跣

韓詩說飲酒之饇飲之禮不說屨而卽席者謂之飫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醧毛詩說飫私也不說屨升堂謂之飫鄭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于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孔穎達云周語王公立飫燕禮由坐而說屨飫立則不說矣周語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則飫大于

燕段玉裁云毛傳當作飫燕私也說屨升堂謂之飫飫韓詩作饇其說曰說屨升席曰宴能者飲不能者已曰醧宴醧是一事毛公渾言之毛謂飫乃醧之叚借也說文食部飫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飫此說叚借酉部醧私宴飲也當作宴私飲本韓詩爲說毛公知詩飫非國語之飫故足之曰說屨升堂謂之飫卽韓之說屨升坐謂之宴也以周案飫當從韓詩作醧與下孺均飫醧禮別韓詩說亦明常棣爲燕詩詩之飫非周語之飫段氏說是舊說此爲飫禮下言燕禮飫燕襍陳未是

韋昭云禘郊之事則有全脀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凡禘

皆血腥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之立成者為飫房大
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殽烝升體
解節折之俎謂之折俎陳祥道云全烝豚解也房烝體
解也殽烝骨折也以周案禘郊之事謂祭天故文在王
公上祭天用全牲故曰全烝如陳說全烝卽豚解豚解
士虞禮亦用之其禮較房烝為殺房烝者半解其體分
為左右胖豚解鬄其肩髀為四兩脅一脊為七體解則
九體十一體二十一體是也淩氏釋例沿陳誤 右飫禮

受業吳縣曹元忠 從子 炳煥 仝校

射禮通故一　　禮書弟二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禮射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詩箋禮射不主
皮貿其容體比于禮節比于樂不待中為儁也主皮者
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孔穎達云一為大射是
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而與之射也
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為燕射謂燕息而與之射
敖繼公云禮射則張皮侯若采侯與獸侯而加正鵠主
皮之射則不用正鵠但欲射中其皮耳此皮以中甲之
革為之周官曰射甲革樂記曰貫革之射皆指此而言

以周案禮射有四大射賓射燕射之外又有鄉射鄭不
數者為鄉射是州長與其民習射之禮天子諸侯無之
故不言也禮射之外有主皮射有貫革射主皮為田獵
之射貫革為軍旅之射說詳下五卷敖氏合之為一誤
矣 右射名

鄭[元]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謂燕射也于郊則閭中謂
大射也大射于大學大學在郊于竟則虎中謂與鄰國
君射也敖繼公云燕禮大射禮皆射于公宮卽此國中
射也記言有國中郊竟之異而不言為某射于某所則
是其所以異者惟繫于地之遠近不繫于射之大小也

若然有大射而用皮樹中翿旌者亦有燕射而用虎中龍旜者矣以周案鄭意燕射在國中大射在郊竝不行亏路寢攷工記云市朝一夫夫方百步市與朝各尋方百步六十丈而朝又分為三則路寢之庭約尋二十丈無以容侯道故也近戴東原焦理堂輩俱惑亏敖說以為燕大射皆行亏公宮乃據侯道以為寢庭之準三朝各尋一夫之地則市朝一夫實為各尋三夫別一說存參

賈公彥云射宮卽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孔穎達云澤宮所在無文葢亏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

非惟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取亏澤宮朱熹云詩亏彼西雍說者以雍為澤葢卽旋邱之水而其學卽所謂澤宮也以周案射義云已射亏澤而后射亏射宮是澤與射宮有別也周官諸子職春合諸學秋合諸射鄭注云學大學也射射宮也是射與大學亦有別也合諸文觀之春合諸學謂國學秋合諸射謂郊學試士之射宮則亏郊築壇為之大戴虞戴德云諸侯內貢亏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為壇亏東郊置離抗大侯規鵠豎物乃外諸侯之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此卽天子試士射宮之制而云為壇亏東郊是射宮亏郊為之不在郊學有明證矣諸經之言澤者曰王立亏澤曰已射亏澤曰澤共射椹質之弓矢竝無宮名自伏生書傳有澤宮揖讓之取之文注家遂沿用之其實記文上曰射亏澤下曰射亏射宮明澤與射宮異處矣舊說射宮亏學中為之而澤在學宮外卽所謂辟廱外雝以水者是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春秋傳川雝為澤詩西雝毛傳云雝澤也辟廱鄭箋云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其制西雝國學皆有之王立亏澤與庫門連文為國學雝水之隄士射亏澤與郊學射宮連文當為西廱雝水之隄此申伏傳之義也據穀梁傳澤與射宮兩地不同說詳後又卷　右射地

鄭[元]云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五采之侯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記又云凡畫者丹質謂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亏其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以周案司裘職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此大

射之侯也其侯用虎熊豹麋之皮又方制之以爲鵠是爲皮侯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司裘曰設鵠梓人曰棲鵠竝不言正大射之侯有鵠無正也射人以射灋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其侯葢亦用虎熊豹麋豻之皮而中畫五采以爲正是爲采侯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鄭注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其曰五采而不言鵠者賓射之侯有畫采之正而不棲鵠也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

丹質此燕射之侯也天子諸侯用皮侯大夫士用布侯取熊麋虎豹鹿豕之屬是謂獸侯梓人所謂張獸侯則王以燕息是也其曰白質赤質丹質而不言正鵠者質與正鵠異名同類也大射有鵠賓射有正燕射有質鄉射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天子熊侯諸侯麋侯之爲皮也可知凡皮侯不厺毛厺毛無以別熊麋又皮侯純用皮非以熊麋飾其側而中仍用布質謂質的天子熊侯用白的諸侯麋侯用赤的則大夫士之畫侯亦必有的也可知凡畫者丹質爲大夫士畫侯言也人有士大夫之異侯有虎豹鹿豕之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之異侯有飾皮及畫布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鄭說熊麋亦是畫侯質是采地畫熊白質畫麋赤質與下文凡畫者丹質語相觸礙因以凡畫丹質爲畫賓射燕射之侯白質赤質爲畫熊侯麋侯之正殊非經意敖氏說凡畫者丹質專指畫虎豹鹿豕之侯較鄭爲確記又云禮射不主皮則天子諸侯大射賓射燕射之爲皮侯也可知鄭謂賓射燕射不用皮亦未審矣鄉射之記兼及燕射之侯者葢鄉射用燕射之侯也故燕禮曰若射則如鄉射之禮鄭謂鄉射用五采侯記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亏鄉射何取焉且記亦不應舍

本侯而泛言他侯

鄭元云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爲糝糝襍也襍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豻豻侯豻鵠豻飾敖繼公云參如毋往參之參謂介亏二者之閒也參侯其豹侯與郝敬云卽孤卿大夫所射之麋侯以周案從鄭注

賈公彥云大射設大侯參侯干侯司裘職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彼畿內諸侯二侯以熊爲首此畿外諸侯亦㝵用三侯其數上同亏天子而非畿內諸侯所可比故亏熊侯加大以別之

然不嫌亏逼上者諸矦不辱用虎矦而以熊矦參矦王矦為三矦此其別也敖繼公云司裘言諸矦大射共熊矦豹矦射人職言諸矦射二矦其矦數少亏此則矦道未必有九十弓者矣葢仳經有先後故制禮有隆殺所以異也舊說謂周官言畿內諸矦非也畿內安辱有諸矦以周案畿內之有諸矦具見傳記敖氏誤已

孔穎達云天子諸矦大夫大射賓射燕射三射皆具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惟言王及諸矦卿大夫不及亏士賓射燕射士皆有之射人云士射豻矦二正是士有賓射也鄉飲記云士布矦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也

射　六

或說射人職若王大射以貍步張三矦卽上王射五正之三矦則士以三耦射豻矦二正卽大射之矦大射儀言士射干是士有大射之證以周案王大射所張三矦雖卽五正之三矦而正與鵠不同故云若王大射若者別上之詞大射三矦棲鵠賓射三矦畫正此其別也天子備官與射者多故大射不及士諸矦之士自與大射士射干謂士之與大射者然大射為天子諸矦禮大夫士雖辱與大射而不辱行大射亏其家孔疏大夫有大射士無大射本司裘注然司裘注據天子之大夫士說天子之士無大射則諸矦之大夫亦無大射可知

鄭衆云王射三矦五正三矦虎熊豹也正所射也諸矦射二矦熊豹也孤卿大夫射一矦士射豻矦豻者獸名獸有貙豻熊虎許愼云矦天子射熊虎豹服猛也諸矦射熊虎大夫射麋麋惑也士射鹿豕為田除害也鄭元云三矦者五正三正二正之矦也二矦者三正二正之矦也一矦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亏朝之禮也畫五正之矦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以周案司裘職諸矦則共熊矦豹矦故書豹仳虎杜子春云虎當為豹許依故書不破字先鄭從杜說當以先鄭為長射人職云王以六耦射三

射　七

矦又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矦鄭以六耦射三矦為五正三正二正之矦以貍步張三矦為虎熊豹之矦上下同文異解亦不如先鄭為安射人五正文在樂節之下本非正鵠之正（說見後）據先鄭意王三矦五正亦謂虎熊豹三矦之正皆五采百經云五正而後鄭則云有三正二正叜覺支離

毛詩說二尺曰正賈逵說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鄭衆馬融說方十尺曰矦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鄭元說矦中之大小取數亏矦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矦中則九十弓者矦中廣丈八尺七十

弓者矦中廣丈四尺又十弓者矦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為矦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其一焉然則矦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矦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矦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其外之廣居矦中三分之一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王肅云爾雅射張皮謂之矦矦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以周案矦中之大小取數弓矦道正鵠之大小取數弓矦中鵠居矦廣三分之一梓人有明文正之大小經傳無見鄭注正之中二尺其外如鵠明正亦居矦廣三分之一也正鵠異施非竝在一矦故大射之矦司裘曰設鵠梓人亦曰棲鵠竝不言正賓射之矦梓人謂之五采又不言鵠後鄭攷覈經文立說甚精賈逵先鄭以為正鵠竝施一矦一說鵠大於正一說正大於鵠皆與梓人參分居一不合韓子問辯篇設五寸之的的即質也先鄭馬融云四寸王肅云六寸亦以意說無見文

鄭衆云鵠鵠毛也鄭元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皀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為正正皀之捷黠者鵠取名於鳿鵠鳿鵠小皀而難中又云正者正也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賈公彥云梓人云張皮矦而棲鵠毛非可棲之物故後鄭不從以周案正之言正也鵠之言直也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正義也采矦之正不畫皀何取皀名獸矦亦畫獸不畫皀

金榜云司裘言鵠射人言正皆謂大射之矦司裘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設鵠射人與大射皆云士射豻矦明其同以豻為鵠故鄭仲師射人注三矦虎熊豹二矦熊豹與司裘設鵠之矦為一明設正鵠亐一矦矣以周案先鄭注三矦二矦一矦據司裘文釋之其說本通然必幷射人司裘為一制反不可通矣射人之豻矦不見司裘司裘之設鵠又異射人明係司裘所設為大射無正士無大射故不設豻矦射人所治為賓射無鵠士無大射有賓射故有豻矦如金說二職所言具同則司裘何以無豻矦士卑司裘不設豻矦之鵠則射人何以治豻矦之正邪

金榜說皮矦卽五采之矦梓人別言之者明斯為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棲鵠蒙上皮矦省文大射鵠外曰正鄉

射同葓射鵠外曰質賓射同金鶚説矦中有鵠又有正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天子鵠方六尺正方二尺畿外諸矦同畺昰畿外諸矦故毛傳以二尺曰正釋之非謂凡正皆二尺也司農釋正本於毛傳其餘皆謬陳奐説先鄭説是後鄭説非以周案㐅采之矦雖亦用皮而正不用皮故大射賓射渾言之俱可謂皮矦而析言自別也記文張皮矦之後又云張㐅采之矦析言之也張皮矦之下又云棲鵠恐其與采矦混又別言之也㐅采畫正旣云張㐅采之矦其設正可知初非蒙上文省言棲鵠也皮矦采矦對文迥別輔之誠齋竝欲合之爲一非

輔之説鵠外曰正其義本賈鵠外曰質竝無見文誠齋説正在鵠內義本先鄭而謂正亦居鵠三分之一又與先鄭異皆不足據

鄭衆云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兩个謂布可以維持矦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凡爲三丈鄭元云个讀爲榦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矦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㐅丈四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百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矦制上廣下狹蓋取象于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賈公彥云先鄭意身卽中謂方丈者其上又加布一幅長三丈爲兩个後鄭不從之以此九十弓矦矦中丈八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其七十弓矦矦中一丈四尺㐅十弓矦矦中一丈皆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計之

徐養原云鄉射記鄉矦上个㐅尋中十尺鄭注引考工記廣與崇方釋之以中爲矦中不知矦中至下節始見此句不㝵豫說矦中也此中卽下文所謂躬考工記所謂身也中十尺與矦中之廣相直矦之上下各有躬並

兩躬㝵二十尺故曰倍中以爲躬上兩个各二十尺併上下躬二十尺凡㝵二丈者三故曰上兩个與其身三蓋在兩个之閒謂之中上下夾矦則謂之躬故中止據一端躬則合上下而㝵名躬與舌通爲一幅要無識別但以直矦中爲躬出于矦中者爲舌其長其計矦中之廣上㐅之下三之以周案疏申後鄭矦之上下分㐅層徐申先鄭上下佀三層躬中不分竊謂躬中宜分而矦質祗上下个及躬三層中屬个矦中屬躬鄉射記曰鄉矦上个㐅尋中十尺中謂上幅兩个之中徐氏說是矦中下文別記之後鄭以矦中釋中斯其失也記又曰倍

中以為䠶是䠶與中明為兩物先鄭不分斯其失也中十尺倍中以為䠶䠶二十尺又亏其中十尺以為侯中十尺之中兩个之中也侯中者全侯之中也侯中定而正鵠可尋而施焉正鵠取數亏侯中侯中取數亏䠶其上兩个之長亦取數亏䠶故梓人曰上兩个與其身三其上十尺之中又取數亏侯中故鄉射記中十尺文與侯中相次也舌有左右个有上下明箸亏經䠶一而已不別左右要無上下之文先後鄭說侯有上下二䠶皆與經違

賈公彥云鄉射禮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下舌各出五

尺今將此五尺與下綱不繫者中掩左廂敖繼公云下个出亏䠶五尺中掩之是所掩者二尺五寸矣姜兆錫云中卽侯中之中謂掩其中而束之也盛世佐云中讀如字下舌三丈中掩之是所掩者丈五尺也焦以恕云侯中一丈而左方之䠶與舌合長一丈引此一丈以向右方則適與侯中相掩矣以周案不如舊解為安 右侯

白虎通義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鄭元云王大射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遠尊得申可同日以周案大射儀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為圻外諸侯之制諸侯大侯大夫參士干以此翌之天子大射之虎侯當百二十步其圻內諸侯同亏圻外此今文家說也鄭注從古文家言天子之大射虎侯熊侯豹侯以九十七十五十為翌圻內諸侯大射熊侯七十步豹侯五十步外諸侯遠尊得申如天子太平御覽引舊禮圖亏天子三侯從鄭注圻內諸侯同亏圻外又與鄭注違聶氏禮圖則一依鄭注為說近戴東原焦理堂諸人又據侯道以定天子諸侯路寑之制其說尤謬燕射在國中大射在郊經注有明文燕禮云若射則如鄉射之禮亦謂

燕不必射若行射禮當如鄉射之禮別亏學宮行之鄉射固在庠學不在寑庭也則謂燕射行亏路寑其說既非要以侯道定寑制種貤紕繆矣說詳宮室門

鄭元云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敖繼公云侯去物之步數也物在兩楹閒時未有物當以楣閒為節以周案敖說迂曲

鄭衆云射人以貍步張三侯謂一舉足為一步亏今為半步鄭元云鄉射記侯道五十弓考工記弓之下制六尺則此貍步六尺明矣徐養原云先鄭之說為勝六尺為步常法今特言貍步則必有異大侯既抗高可四五

丈而侯道又遠至九十弓自非巧力兼備安能至而中之必以減半為步庶幾遠近適中人人可勉九十步者二十七丈也七十步者二十一丈也五十步者十五丈也鄉射記侯道五十弓今文改弓為肱古弓肱通字當以肱為正小爾雅曰尋舒兩肱也尋八尺一肱其四尺與五十肱為二十丈近于參而遠于干不失尊卑之差以周案據先鄭意鄉射量侯道可用常法大射君與射遠之不能至的近之又不見鵠故用貍步法貍者跬之俗字一舉足謂之跬再舉足謂之步而侯中之廣亦各取數于侯道減半徐氏申先鄭注不為無見其謂鄉射記五十弓今文作肱為四尺殊屬肊言

鄭[元]云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謂高必見鵠鵠所設之主也武迹也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豻侯計之糝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以周案大侯鵠六尺鵠上六尺上躳上舌其四尺則高于糝侯當一丈六尺糝侯鵠四尺六寸六分鵠上四尺六寸六分上躳上舌其四尺則高于豻侯當一丈三尺三寸二分凡躳舌二侯相等但豻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參侯自鵠以下至地亦應有一丈九尺二寸揜于豻侯之後而糝侯鵠下止四尺六寸六分下躳下舌則四尺其八尺六寸六分尙少一丈五寸四分此卽鄭所謂糝侯去地之數也糝侯本高二丈二尺又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四分其高三丈二尺五寸四分則大侯自此以下至地亦應有三丈二尺五寸四分揜于糝侯之後而大侯鵠下則六尺下躳下舌其四尺共一丈尙少二丈二尺五寸四分此卽鄭所謂大侯去地之數也然此鄭以豻侯計之且據三侯相疊不離而言其實三侯相去各二十弓如法離而樹之而鵠似仍為豻高所揜劉原父曾疑及此黃黎洲以為射在堂上堂高七尺人目高七尺何患鵠不可見或又疑豻高一丈九尺二寸除堂及人目之高一丈四尺則豻高于目五尺二寸糝之見鵠于豻信然而糝高于目一丈八尺五寸有奇以三率法求之得糝見大侯僅一丈七寸糝見大侯之鵠僅六十分鵠之七亦幾為糝所全揜然此亦僅以堂垩及人目之高計之而豻去堂下五十弓去物又不下十弓人遠則豻卑而糝之鵠見人遠則糝叟卑而大侯之鵠亦見以算術言之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二尺大侯下綱去地二丈八尺七寸以干求參鵠法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減堂基人目一丈四尺五寸得四尺七寸其及物位至堂垩約六丈三尺堂垩至參侯四十二丈并之得四八三與四七相乘得二二七〇一為實以及物位至干侯三十六丈三尺為法除之得六二二加堂

基人目之高尋二〇七二為參鵠之高減參鵠下中躬
舌尋一二為參侯下綱之數以參求大鵠法參高三丈
四尺減堂基人目一丈四尺又寸餘一丈九尺又寸與
及物位至堂埀堂埀至大侯共六十丈〇三尺相乘尋
一一七又八為實以及物位至大侯四十八丈三尺為
法除之尋二四三四加堂基人目之高尋三八八四為
大鵠之高減大鵠下中躬舌尋
二八七為大侯下綱去地之數　右侯道
聶崇義云乏從橫七尺有半以牛革鞔漆之陳祥道云
正面北乏面南故文反正為乏又謂之容以獲者所庇
也敖繼公云爾雅乏謂之防說者謂如今牀頭小曲屏
風也侯黨指侯之西邉而言乏參分侯道而居其一西
又步亦謂侯黨之西也郝敬云乏以皮為之矢力至此
乏竭故名乏黨偏近也以周案凡乏用皮見大射禮反

正為乏見左氏傳鄉射之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黨敖
訓為邉郝訓為近或訓為傍皆誤黨猶所也止言參侯
道而居其一嫌近堂之一故曰侯所王伯申說經文當
作參侯道之一句絕居侯黨西又步句絕亦誤鄉射一
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大射三乏各去其侯西十步北
十步　右乏
鄭元云記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
韋當兩端為龍首中央為蛇身相交也直心背之衣曰
當以丹韋為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敖繼
公云龍首者刻其上端作龍首之狀為識且以飾也上

端為首則下端為尾明矣經云東肆是其證也蛇交者
兩木屈曲為之狀如蛇交然當者其以當矢而名之與
郝敬云當與襠通中衣袴曰襠兩腹如半圓交處脊起
如衣襠撫矢乘之則分委兩腹以韋鞔之如襠衣也盛
世佐云楅承矢架也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皆謂其
乘矢之橫木也以此橫木設于上乃可以安矢其中蛇
交則兩端皆為龍首鄭必有所傳矣敖說非當底也韓
非子曰玉巵無當是也以皮為底防傾欹也注誤以周
案當與襠通漢書鮑永傳有當匈李注云當匈以韋為
之當亦卽襠字釋名云裲襠其一當胷其一當背是直

心背之衣也葢楅兩端為龍首其中蛇交亦分心背故
其所鞔之皮以襠名之楅有心背之別故經於設楅云
東肆盛駁敖說謂其中蛇交則兩端皆為龍首是已而
謂韋當在楅底則楅無以分承乘矢遂謂楅上別有橫
木殊為穿鑿記云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是釋全楅
之形也
鄭元云楅髤髤桼赤黑漆也姜兆錫云鄭注韋當為直心
背之衣歷攷字書當無通襠之義況本記以楅字領起
全文下文又著楅字覽文義不協或讀當為當車之當
當楅句髤句謂韋當楅中而色則赤也此義為穩一說

下文横而奉之奉釋文唐石經徐本俱作拳拳訓曲言制楅之浤漆而横曲之其蛇交之處著地龍首尾拳曲向上叓設韋當於其背與上蛇交韋當文義相屬非設楅時兩手奉之也以周案讀韋當楅為句文義不安須破楅作腹方通横而奉之奉或作拳字之誤也如其說龍首尾拳曲横字之義無著且文亦不宜次在韋當楅髤之下諸說皆非

禮家舊說楅兩端龍首南北陳或說經云設楅東肆是東西陳也舊說非以周案楅南北陳故鄉射大射竝云左右撫矢疏云以右手撫四矢於東左手撫四矢於西是也如東西陳有何左右之可言楅中蛇交有心背之分故經云設楅東肆注云東肆統亐賓是也如東西陳當以南北分鄉背肆亦不必言東

聶崇義云舊圖云楅長三尺有足韋當長二尺廣一尺陳祥道云禮奉楅者坐奠委矢者坐乘矢者坐撫取東矢者坐脫則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誤以周案楅有足但卑耳右楅

聶崇義云舊圖云士之中長尺二寸首高七寸背上四寸穿之容算長尺二寸鄉射記曰鹿中夀足跪鑿其背容八算以周案此其制也設中之浤東西陳之而東首經云釋獲者實八算亐中横委其餘亐中西南末南末則算從矣而云横委者為中之東西設也記云鹿中釋獲者奉之先首經云坐委之東面則其首在東矣右中

鄭元云箭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為正賢全數其時衆寡從賓敖繼公云上記云射無算而箭籌惟止亐八十則是射者雖多亦不過十耦也以周案射未必以十耦為限敖說非投壺記云算多少視其坐

鄭元云箭籌長尺有握握桼握本所持處也桼謂刊之也刊本一作膚聶崇義云舊圖云算長尺二寸與投壺禮同而鄉射記算長尺有握握四指也一指一寸是尺四寸也以周案鄭注刊本句屬上為義釋記云握桼猶言刊本握也下經云刊本尺張稷若說惠定字駁之末是握一作膚亦四寸公羊傳膚寸而合何注云側手為膚投壺之算尺二寸射算尺四寸記有明文舊圖誤右算

受業通州顧鴻圖家岱山仝校子

射禮通故二　禮書弟二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鄭衆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賈公彥云白矢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竝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李呈芬云白矢白鏃至指也此彎弓之法所謂彀率也參連謂先發一矢三矢夾於三指閒相繼拾發不至斷續此注矢之法也剡注剡銳也弓弰也注指也箭發則靡其弰直指於前以送矢所以勢搖是也或謂矢頭剡處直前注於侯不從高而下卽諺所謂水平箭此發矢之法也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謂平其肘使肘上可置杯水葢架弨畢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如矢也或曰襄包也肘至手為尺射者常以肱蔽其胷脅無使他人之矢從虛而入此自防之法也井儀言開弓圓滿似井形也此射法之妙也以周案保氏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其中所列之目迥然區別五射不㝵如李氏說白矢卽司弓矢職之絜矢絜白一義矢人職謂之兵矢此射之利近攻者用諸守城車戰鄭注枉矢飛行有光今謂之飛矛絜矢象焉兵矢謂枉矢絜矢參連謂四矢參亭連繹而

中蓺詩曰四鍭既鈞舍矢既均毛傳云鍭矢參亭已均中蓺是其的證參亭之言猶參均也新序言彈丸之法云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亦謂彈丸上下參均連繹而無絕落義可互證此射之貴乎均者用諸椒射詩傳箋以為養老之射養老之射椒射也王肅以為燕射非剡注剡銳也把彼注此曰注謂力銳能貫物而過因彼注此詩所謂一發五豝是也此射之利遠禦者用諸田獵軍旅襄尺襄古攘字今用讓鄉射記曰大夫與士射耦少退於物君為下射退於物一笴笴三尺少退於物卽襄尺也此射之貴乎讓者用諸鄉射而大射賓射燕射亦準此井儀井古作丼侯有上下舌其形如井中設正方二尺如井中之●詩曰既挾四鍭四鍭如樹樹謂儀表言四矢之發悉如井儀較參連為更巧矣參連言其釋矢之均井儀言其中的之正也廣韵白矢作白匀參連作參遼皆字之譌襄尺作讓尺用今字改之

杜子春云五物和容讀為和頌謂能為樂也鄭衆云一曰和謂閨門之內行二曰容謂容貌馬融云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威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與武與舞同鄭元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及禮樂與凌廷堪云周官

經文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則此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也一曰和二曰容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為弟一次射三曰主皮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眾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是為弟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寿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是謂弟三次射以周案和容寿後再見注家各為區別如麥氏說四之和容卽一和二容而

一和二容又無別異是五物實三物矣說亦難信後鄭之說近是和容以禮言興舞以樂言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五物包六德六行及六藝之射及禮樂卽由鄉三物而分之但大司徒鄉三物詳鄉大夫鄉射之五物簡爾

鄭元云大射正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畱上曰揚左右曰方畱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敖繼公云左則曰左方右則曰右方以周案畱古溜字方古旁字畱謂下溜揚謂上越方謂旁去後世射法勉其力不至謂之畱非其義也

鄭元云中離維綱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為維或曰維當作絹絹綱耳賈公彥云綱與維皆用繩為之又以布為絹籠綱絹綱耳者以絹為綱耳朱熹云綱耳卽籠綱以布為之梓人謂之縜音同敖繼公云離麗也中而麗於維綱言其去鵠遠也或曰維謂躬與舌也躬舌所以維持侯注之絹字恐是縜字之誤梓人云縜寸焉胡承珙云說文縜持綱紐也周禮曰縜寸是此字以縜為正此注絹當為縜維之名不見梓人故又引或說破維為縜以縜為綱耳縜乃籠綱者

籠綱言貫綱縜蓋如環綱貫其中也賈疏似謂縜與絹有用布用絹之別於經無徵張惠言云注蓋謂矢絹繞於綱謂中綱也耳字語辭疏誤以絹為縜字謂絹則維也又以耳為耳目字謂以絹為綱耳謬甚以周案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畱上曰揚左右曰方中離維綱揚觸梱復謂畱揚方之近於侯者凡射必志於鵠而有濡下者謂之畱過高者謂之揚從旁出者謂之方畱不至侯揚方至侯不中的其有矢至侯不甚遠或中而旁麗維綱者亦謂之方或揚越侯而觸侯之上者亦謂之揚有至侯不著而復于下者亦謂之畱在眾

射本不釋獲於公則釋獲優君也張氏申鄭謂絹繞於綱文不成義胡氏說是

鄭元云揚觸者為矢中他物揚而觸矦也梱復謂矢至矦不著而還復古文梱作魁王引之云注矢至矦至字正釋梱字廣雅云悃至也悃與梱同聲梱之言至也疏及釋文皆不之及葢未達注意以周案說文無悃字廣雅悃至之悃為悃之誤說文悃愊至誠也梱古文作魁魁梱一聲之轉上文旣拾矢梱之古文梱亦作魁梱之本義為門橜其字以捆為正孟子捆屨趙注捆猶叩椓捆復者謂為矦叩椓而復也故鄭注云矢至矦不著今文家說揚觸與梱復對文揚為超越梱為叩椓依古文家作魁魁首也揚觸魁復與中離維綱對文或中加而字旁麗綱之維或揚而上觸魁而復也參見拾取矢梱之下右射浛

賈公彥云大射在西郊虞庠服鷩冕燕射在寢則朝服賓射在朝皮弁服孔穎達云天子賓射燕射皆皮弁陳祥道云冕服亦施於朝司服王饗射則鷩冕射人三公北面執璧孤東面執皮帛卿西面執羔大夫西面執雁諸矦在朝亦北面鄭氏謂饗射饗食賓客與諸矦射也射人不言士者此與諸矦之賓射士不與也然則與諸矦之賓射固在朝矣王鷩冕三公執璧則毳冕而諸矦亦冕服可知任大椿云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賈疏謂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又孔射義疏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是也其服鷩冕據此則司服所云饗射之射乃大射也其服鷩冕本不在朝不㝵引為在朝服冕之證至於射人所掌乃賓射之制與司服饗射之射不同孔射義疏及賈司服疏均謂天子賓射在朝皮弁服祥道誤以司服饗射之射為賓射遂誤以賓射在朝亦鷩冕矣以周案燕射朝服大射鷩冕

毛詩說決拾旣佽決鉤弦也拾遂也鄭衆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家說或謂抉為引弦彄拾謂韝扞鄭元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遂射韝也以朱韋為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以周案鄭注從毛詩傳剖析甚明先鄭云抉所以縱弦即士喪禮注所謂極以沓指放弦令不挈縱放義同是先鄭已誤合決極為一物矣又云拾所以引弦即鄉射注所謂遂射韝所以遂弦引遂意同是先鄭亦以拾遂為一物而與決自異也自說文有韝射臂決之訓楚辭王注史記索隱遂以決為射韝

并決拾亦不分矣　又案拾亦以韋爲之一名遂亦名捍又名韝決與極皆著弓右手拾則著弓左臂者也鄭注拾以蔽體斂衣蔽體以凡射之肉袒者言斂衣以君射袒止露襦者言鄭注公設拾云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韝襦上則公不露臂可知其餘袒不言襦是皆設拾於臂凡決與遂相將著則俱著脫則俱脫鄉射禮司馬袒決執弓升敖氏以決爲衍文云禮無決而不遂者此說是也

毛詩說童子佩韘韘玦也能射御則佩玦許愼云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鄭元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段玉裁云毛公釋韘爲決而箋云韘之言沓此以禮經之極釋韘也大射云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食指無名指將指各一小指短不用鄭意以韘極沓三字雙聲且極用韋爲之故韘字從韋決則用象骨爲之故不從毛而易其義許說從毛以字從韋論之鄭爲長矣胡肇昕云鄭注決猶闓也拾斂也決著右擘指以鉤弦拾以蔽膚斂衣是二物用處不同大射注云極猶放也放義與闓相近與斂相反極韜指以利放弦卽所謂決也段氏據以朱韋爲之遂謂鄭以韘沓極爲一非矣以周案決詩禮

經作決周官作抉禮記內則作玦沓詩作韘詩箋釋爲沓鄭意決以象骨爲之韘以韋爲之所以彄沓手指者卽士喪禮注所謂決以韋爲之藉有彄是也韘以藉決分別言之固屬二物許云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通言之韘自統弓決故士喪禮陳設斂物云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不復言韘組繫卽韘系所異者生用韋系死用組系而韘以藉決生死同也段謂生者不必以韋爲藉尤謬至禮經之極又別一物非卽韘也決之韘以擐右手巨擘極以韜食指將指無名指韘以鉤弦極以放弦二物迥然不同自賈疏溷說不清段氏遂謂鄭以韘極沓爲一物矣胡說亦謬　又案詩之佩韘猶內則之佩玦故毛傳以玦訓韘明韘卽決之韋系也決有韋系故可佩射時卽以韋系彄沓手指以藉其決決卽今射者之班指馬元伯分彄沓與藉爲二事未是云今射者班指內必以皮襯之卽古韘用韋之遺制屨中藉謂之屧決中藉謂之韘其義一也此說自當決字內則作玦叚借字胡墨莊誤仞爲環玦字謂決之制如環而缺其缺處聯以韋系此說難信

大射儀朱極三士喪禮極二鄭元云極猶放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生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

不用也敖繼公云士生時亦用二褚寅亮云生時用極
皆三不以貴賤而差死極二明不用敖説非以周案褚
申鄭是極以韜指各自為之聶氏圖朱極象指之長短
伦一皮籠通籠三指其纊極惟少右一指如其圖則朱
極一而非三且纊為新緜又如何可縫伦彼狀邪
孔穎逵云周官繕人注引士喪禮抉用正王棘若檡棘
云則天子用象骨與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諸侯亦
用象骨大夫用骨不必用象以周案鄉射大射皆有士
與射經不云士用棘注於司射決遂亦云以象骨為之
周官注殆未定之説也右決遂

鄭元云方持弦矢曰挾側持弓矢曰執程瑤田云鄉射
挾矢矢在弓外居弣下故云見鏃下經執矢矢兼諸弦
則在弦上故曰偪鏃右手持矢且鉤弦而見鏃於弣則
弦矢中矩故曰方持左執弓右執矢後開肩合而以鏃
交於弦則弦矢不中矩故曰側持楊大堉云方持者竝
持也側持者獨持也兼弦矢而竝持之曰方持此解挾
之義下記云凡持矢於二指之閒橫之橫之別為一義
賈疏引橫之以釋方持非是
鄭元云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橫之二指謂左右手之弟
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敖繼公云矢寡挾以食指將
指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凡挾矢有挾一矢者有挾四矢
矢者以周案不曰指閒而曰二指之閒是或多或寡皆
挾於食指將指之閒也敖説失之
三耦拾取矢上射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下射坐
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鄭元云橫弓者南踣弓也上
射卻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弓表謂弓背右手從
裹取之便也下射覆手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裹
右手從表取之亦便朱熹云東向覆手南踣弓則弦向
身西向卻手南踣弓則弦向外敖繼公云上射覆手橫
弓以上端向下射敬之也下射卻手橫之亦以上端向

上射也人北向弓東西向於人於弓皆為橫也弓上弦
弣之上也凡覆手卻手而橫弓其弦皆向身與盛世佐
云橫弓注云南踣弓是也葢東西向者以南北為橫弓
下弓弦之下也東面坐而南踣弓則執弓之手必覆覆
者手在弓背之上而弦向下也左手覆弓上執之而仰
右手自弓下取矢兩手相對為便也經言右手之卻則
左手之覆可知言右手自弓下則左手在弓上可知此
立言之法也下射橫弓亦南踣弓西面坐而南踣弓則
執弓之手自仰矣仰手執弓者手在弓下而弦向上也
執弓之手既仰則取矢之手不得不覆朱子弦向身向

外之說今不從者蓋以卻手與覆手相對卻手取矢則
執弓之勢必覆覆手取矢則執弓之手必卻若謂上射
橫弓之法手在弓表而弣向身是左手未全覆也謂下
射橫弓之法手在弓裏而弣向外是左手未全卻也與
經覆卻相對之意未合敖說弣皆向身亦非吳廷華云
東面橫弓西踣弓西面橫弓東踣弓弓上下者橋橫矢
直北括而南鏃括有羽羽末向括取矢者執鏃則羽順
出於當而無損執括則逆矣東面者右手當鏃便於弓
下取之仰手者以手在矢下也西面者右手羽不可執
故必從弓上向左執鏃順羽而出之矢在手下故手覆

也以周案敖說人北向弓東西向誤上經云上射東面
下射西面此拾取矢不言面仍東西面也褚氏云惟東
西面故左手踣弓有卻手覆手之異勢右手取矢亦有
弓上弓下之不同若同北面則其儀不異矣褚說甚明
吳氏謂東面橫弓西踣西面橫弓東踣仍沿敖誤取矢
以鏃亦嫌穿鑿經云弟子取矢坐委于楅北括此委矢
之法也鄭注云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此撫
矢之法也拾取矢在撫矢之後矢人耑當有何南鏃北
括之可言鄭盛二說為長
韋協夢云橫弓之說以敖為長大射禮云且左還毋周

反面揖若橫弓時東西面則上射左還南面折而右還
乃北面下射左還北面折而右還乃南面身與相鄉而
揖以周案大射之反面揖卽鄉射之反位東面揖謂反
東西面之位而揖非還卽揖也韋說誤
鄭元云鄉射兼束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拾也言大夫之
矢則矢有題識敖繼公云鄉師職黨共射器州共賓器
然則古之射於學宮者其射器亦皆公家共之與此大
夫之矢未必大夫所自有也但於衆矢之中取乘矢而
束之盛世佐云敖說是束以茅者大夫之禮宜然非以
其不拾取故也大射儀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

以茅而其取之也亦拾則可見矣大射云異束以爯人
各一束而言也此云兼束以四矢共一束而言也姜氏
疑此誤當從大射作異束非以周案兼束以茅為大夫
禮盛氏說是寿弟子納射器賓主人大夫衆賓之弓矢
各分別設之則弓矢卽其於公家當別有題識可知鄭
注未可遽議
鄭元云兼束之以茅上握焉謂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
羽便也握謂中央也朱熹云束之之處當在中央手握
處之下使握在上則去鏃近而去羽遠取之便易也敖
繼公云上握謂上於手握之處也矢以鏃為上括為下

下經云亙鏃是也盛世佐云上矢鏃也四寸曰握上握
焉者謂束之之處去鏃四寸也必於此者恐傷羽以周
案鄭注束於握上即敖氏所謂上於手握之處也盛說
去鏃四寸是束於握之下與朱子說相近
鄭元云大夫進坐說矢束下耦以將拾取敖繼公云大
夫自為耦者並行至楅南即為之其與士為耦者即位
而後為之褚寅亮云矢束在楅其說也必于楅如敖說
並行至楅南何以得說束
鄭元云左右撫矢分上下射賈公彥云左右撫矢而乘
之謂以右手撫四矢於東以左手撫四矢於西以周案

射二　十三

鄉射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以左右手撫委矢而四四
數分之也大射儀司馬師乘之司馬正撫之乘謂數矢
撫謂分之韋當或說撫矢為數矢與乘矢無別誤
鄭元云鄉射眾賓未拾取矢未猶不也眾賓不拾者未
射無楅上矢也言此者嫌眾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
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敖繼公云未拾取矢謂于堂西
取矢不拾也堂西取矢固不拾矣乃言之者以繼三耦
之後嫌當如之也其後取矢于楅乃拾故此云未以周
案三耦初射取弓矢於堂西亦云于其耦讓取弓矢拾
是堂西取矢固有拾矣經云眾賓未拾取矢謂未拾取

矢于楅耳故鄭云未射無楅上矢張稷若駁鄭注誤凡
拾取矢於楅者必其初時既射後又射乃有此禮鄉射
大射於三耦卒射後乃有三耦拾取矢於賓主人大夫
眾賓既射後乃有賓主人大夫眾賓皆拾取矢時三耦
拾取矢而眾賓猶未射經云未拾取矢明拾取矢于楅
之通例也
鄭元云大射禮既拾矢梱之齊等之也古文梱作魁郝
敬云梱叩也叩四矢使齊張爾岐云疑當作捆孟子捆
屨注捆猶叩椓也叩椓有取齊之義胡承珙云說文無
捆字祇當作梱淮南子修務訓梱纂組字仍作梱高注

射二　十四

梱叩椓梱復謂矢擊矦不中激而還復以周案今本說
文有梱無捆孟子音義云捆丁音闞案許叔重曰捆織
也埤蒼曰捆敂也从扌从木者誤據孫氏所引似說文
有捆字焦氏說所引許即淮南子注郝張說是古文作魁與魁復字
同魁猶首也見檀弓注矢以鏃銳為首括拔為末羽末
向括取矢之時兼諸弣與順羽既拾取矢則首之而挾
諸食指將指之閒于上下文義倍順魁復之魁亦訓為
首樹矦之法旁植兩木以維矦魁者其植之首也中離
維綱謂矢旁出而麗綱之維揚觸魁復謂矢上越則觸
魁而復兩處今文並作梱古文並作魁各自為義

鄭元云鄉射記旣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不相因也賈公彥云旣拾取已之乘矢反位訖上射乃更向前兼取誘射之矢禮以變為敬故不相因朱熹云上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注乃云反位禮成乃更進取之似相矛盾疏上射字亦與後者二字不相應當作下耦之下射以周案朱子說是

鄭元云鄉射取誘射之矢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後反位弟子逆受于東面位之後敖繼公云下射出其東面位之後以乘矢就而授之大射儀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

射二　十五

反位亦謂就而授之褚寅亮云逆受者卑賤之分也此往則彼逆矣未有傲然竢其至而受者　右執弓取矢

鄭元云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矦中俯正足方猶併也志在于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是立也南面視矦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敖繼公云左足履物履從畫也不方足未暇北面而立也他時凡欲還者必先立故言此以明之還謂右還而南面也旣視矦中乃俯視而正足則視矦中之時右足其亦在從畫而少退與正足謂左右各履橫畫之兩端也盛世佐云方足者併足而立也此常法也正足者正其足于物也物一從一橫履之者亦左足從而右足橫如其所畫也今射者之立取象于丁猶古人畫午之遺意注于正足方足茫然莫辨而敖氏遂以左右足各履橫畫之兩端釋之若然則身正南面而立將何以支左詘右而射乎以周案凡立必方足不方足明射之立法也正足者正之以距隨之法也正足與方足異與合足同方足者左右足相竝如大夫方舟是也合足者以右足隨左距故記謂之距隨下三耦射云還視矦中合足而竢合足文在還視矦中之下與此正足同與方足亦異鄭注方足正足合足不分誤敖說更不足據褚氏反其說亦非

射二　十六

鄭元云物長如笴其閒容弓距隨長武物謂射時所立處也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笴矢榦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閒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為隨武迹也尺二寸敖繼公云其閒容弓為從畫言也距隨長武謂先以左足履物之東端乃以右足履其西端而合之故名東端為距西端為隨盛世佐云先以左足距從畫之南端而後以右足隨之履其橫畫以周案舊圖物一從一橫午畫之四方長短適勻竊謂物長三尺其橫畫宜近從畫之北其南當有二尺四寸後人

射法取象丁字與古人畫物本不甚異凡北面及物時先以左足履其從畫之端其武已居尺二寸還則左足向南其武又居尺二寸故從畫之南宜有二尺四寸凡履物皆先左足左足履物有始北向還南向之分初不易其從畫之處而右足乃隨左距而履其横畫故横畫謂之距隨其長尺二寸適當足之武距字古作岠說文岠止也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阯故以止爲足物長如笴以從畫言其閒容弓以兩物相距言距隨長武以横畫言敖說盡誤　又案褚氏申鄭注謂向北履物之時左足必履横畫之距還身正足之時右足必履横畫之

隨如其說則從畫虛而不履畫物時何必午畫之國策容謂養由基曰我不能教子支左詘右支拒也左手如拒右手曲此射之定法也左手支故左足從右手詘故右足横惟如此乃可以彎弓亦惟如此上下射乃南向不至大相背吳氏謂古射者亦側立與今同亦非

敖繼公云疏數容弓言二物從畫相去廣狹之數也褚寅亮云指二物横畫兩端中閒空地言容六尺則司馬往來不礙矣以周案從褚說如以縱畫言似太偪

賈公彥云度尺而午卽鄉射記從如笴三尺横如武尺二寸是也王引之云度尺者其度一尺也度尺而午者從度一尺横度亦一尺也大射爲諸侯禮故不與鄉射同考工記玉人之事璧羨度尺鄭彼注云其袤一尺是度尺爲一尺之明證大射之物與鄉射異度猶大射之乏與鄉射異度也以周案物以正足必大于武武尺二寸則畫物何得度以一尺　右設物

敖繼公云當楅北面揖者當楅南則折而北行故北面揖也及楅揖者爲上下射將折而西東也姜兆錫云及楅揖不言北者下賓主人及楅揖注所謂當楅之東西主西面賓東面相揖也并後互推之可見盛世佐云及楅揖謂及楅之東西而揖也下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

卽謂此揖之時經文句法倒互敖說非以周案堂下當楅及楅等揖與堂上當物及物揖同上云當物北面揖及物揖此云當楅北面揖及楅揖物楅之及竝不云面承上北面之文也及物之揖必非東西面及楅之揖可知矣又拾取矢後三揖與拾取矢并三揖亦相對下云左還南面揖對此及楅揖還而南面揖進而及楅宜北面揖下文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爲上下射拾取矢立文非句法倒下又云上射揖進乃東西面揖如姜盛說及物揖爲東西揖與下上射進坐之揖亦嫌複

鄭元云賓主人階并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及楅當

楅東西也主人西面賓東面相揖拾取矢不北面揖由便也卒北面搢三挾一个亦於三耦為之位已揖左還各由其塗反位敖繼公云階歬南面揖及楅亦南面揖也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是猶未離其位也此儀異亏三耦者葢退亏北與退亏南者不同也以周案三耦在楅之西南故有當楅及楅二揖賓主人在堂之東西由階歬至楅故云階歬揖及楅揖階歬及楅二揖皆當為南面揖經文亏如三耦下又云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明拾取矢後與三耦之位異此以敖說為長揖皆左還與三耦同鄭注是或說賓右還主人左還非

射二　十九

凌廷堪云凡拾取矢歬四揖曰耦進揖曰當楅北面揖曰及楅揖曰上射進坐揖凡拾取矢上下射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下射各一揖凡拾取矢後四揖曰既拾取矢揖曰左還揖曰北面搢三挾一个揖曰既退與進者相左揖以周案經文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此為弟一次取矢之法云上射揖進坐是弟一次取矢有揖也又云退反位東面揖此為弟二次取矢張本反位即反東西面之位揖即上射揖進之揖是弟二次取矢有揖也取弟三弟四矢經雖無文皆先揖而後取可推而知也又云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揖謂揖亏楅皆左還即上執弦而左還之位是拾取四矢畢又揖之以終其事也拾取四矢皆先以揖是為四揖既拾取四矢又終以揖是為五揖注家以退反位東面揖為揖弟一次取矢既拾取乘矢揖為揖還皆誤以例言之拾取矢之歬凡三揖耦進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拾取矢之時凡五揖將拾取乘矢各一揖既拾取乘矢又一揖拾取矢之後凡三揖南面揖對進時及楅揖當楅南北面揖對進時當楅揖與進者相左揖對耦進揖大射禮既拾取矢無揖左還北面下有二揖略異　又案經亏上

射二　二十

射言揖進下射不言揖揖可知也凌氏謂進坐獨上射揖下射不揖尤謬　右揖法

鄭元云當楅楅正南之東西楅南鄉當楅之位敖繼公云適楅南鄉及楅之位以周案楅南有觶觶北之地即謂之楅當楅在觶南之東西當楅南渾言當楅之南故鄉射禮曰司馬進當楅南明其進正當楅南其地葢在觶北為觶非射節故仍以當楅名之鄭注以楅南即當楅本是敖說非

鄭元云鄉射既拾取矢皆左還上射亏右上射轉居右便亏反位也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敖繼公云上射

固居右矣復言之者嫌或當如卒射而退轉居左也以
周案經承上北面搢挾言北面時上射在左下射在右
至時再左還而上射亏右言此者明與大射有別耳
鄭元云大射既拾取矢以耦左還上射亏左上射轉居
左侒亏反位也敖繼公云亏左當作亏右以周案鄉射
位在西而上射又居下射之北故反位以亏右為侒大
射次在東而上射次中之位亦居下射之北故反位以
亏左為侒西行以北為右東行以北為左敖說殊誤上
文三耦卒射降亦云上射亏左與此文同
鄭元云鄉射三耦拾取矢上射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不

言毋周在阼非君周可也大射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
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朱熹云燕禮
司正右還疏云以右手向外者以奠觶處為內也此三
耦左還疏云以左手向外者以所立處為內也大射云
毋周者既以左手向外繞其所立之處及至將帀之時
乃復以右手向外而轉身也此注云周可也則以左手
向外繞其立處以至亏帀乃不復以右手向外而即侒
轉身也燕禮則右還而未至亏帀故不言周與不周敖
繼公云左還者以左體向右而還也大射禮先左還而
後右還是毋周也毋周以相變為容以周案鄭注鄉射

下射左還云少南行乃西面注燕禮南面坐奠觶右還
云將適觶南先西面注士昏禮拜賓旁三右還入門云
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內位主人右還拜之如外
位則右還者自西而南而東逆行也左還者自南而西
而北順行也敖氏說左右還與鄭相反未是張皐文禮
圖從鄭閑又從敖不一律
鄭元云大射秉挾乘矢皆內還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
不皆右還亦以君在阼嫌下射故左還而背之也上以
陽為內下以陰為內因其宜可也敖繼公云上射左還
下射右還皆向內故總以內言之皆內還者由侒也以

周案此當以敖說為長內還者向堂而還即所謂以君
在阼是也鄭以下陰上陽為內難通張皐文以觶北楅
南為內亦無義據凡拾取乘矢上下射皆左還順行由
侒既拾取矢梱之秉挾必皆北面向堂而還與下北面
搢三挾一个同皆敬君也敖說內還由侒則誤
鄭元云司馬出下射之南還其後圍下射者明為二人
命去侯賈公彥云司馬命去侯訖乃圍下射之後繞下
射之東南行而適西階是幷下射圍繞之也褚寅亮云
經先言出亏下射之南則是由物閒而出從下射南向
東行也繼云還其後則是過下物折向北又折向西而

還下射之後也疏似倒釋經文以周案圍下射而降司馬司射之通例宜然不必為二人命去侯下文司射命取矢之時上下射皆不在亦圍左物之南還其後而降矣圍之之說褚說為明

鄭元云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今文曰右還賈公彥云若右還則右還于上射不辱還君故不從也敖繼公云還右謂圍右物也既命去侯則圍右物之南適其右乃降來由物北去適物右是還之也不還左物者以君將為下射也以周案褚氏申鄭以為右還者我自右而還還右者還人之右也鄭從古文作還右謂司馬從下物之右南出而東又繞其後而適西階也故云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敖說非　右還攷

鄉射禮司馬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賈公彥云司馬由北而西行司射由南而東行各以左相迎故曰相左也司射既不升堂不辱云司射向北司馬向南而相左也張惠言云司射雖不升堂由中庭適階前向北司馬降階向南司射在東相便其適西階東司馬自堂西來南行反位由西相亦便以周案相左據賈疏在司馬適堂西一西行一東行之時據張說在司馬由堂西反一南行一北行之時皆兩相右非兩相左也且鄉射大射之言相左者皆交于階前賈疏謂左于其位南未合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宜在司馬由司射之南適堂西時上下文並以司馬司射互言以明相左之交在此張說左于反堂西後亦未是凡言交相左者兩相左也兩相左者以右尊人也時司馬之反由司射之左司射之進亦由司馬之左惟其各居左也故司馬之適堂西必由司射之南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與上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文別然云由司射南適堂西則出于其位南亦可知也張氏謂相左由便最謬欲由便可由西階遂適堂西又何必由司射之南邪

大射禮媵觶者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皆致則媵觶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鄭元云序次弟也猶代也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相左俟于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為上又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賈公彥說西楹北之相左後者南相東向先者北相西鄉東楹北之相左先者楹北北畔過後者楹北南畔過以周案相

左者兩相左也兩相左者以右處人尊之也故注釋相左之義云往來以右為上此相左之通例也凡相左者必左還相右者必右還注既曰相左宜曰左還右還當依燕禮注作左還（說詳燕禮門）賈疏謂後南先北是其所見本已誤也如其說與大射三耦拾取矢之相左斷不可通張皋文圖沿其誤

鄭元云鄉射拾取乘矢與進者相左皆由進者之北以周案大射媵觶注釋相左之義云往來以右為上明往來兩相左各以其右尊人也大射拾取乘矢之相左謂進者與退者兩相左與通例合此以由北為相左與大

射作異解竊謂三耦之相左當在階前不當求之于次前大射三耦之次西面鄉射東面面位不同左右相反合于此必不能合于彼也攷鄉射大射經文言相左者皆在階前如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則三耦之相左亦在階前可知也何以言之鄉射拾取矢云當楅揖謂上下射正當楅處左右分揖也既拾取矢云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北面揖謂南面揖後左右分行又少進正當楅南左還揖也既皆左還上射于右謂向西行時既上下射直階前南行次耦亦進拾取矢與上耦相交

退者在東進者在西所謂兩相左者此也既又還而退經不言還文不具大射禮云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還退可互證也大射取矢悉同鄉射所異者鄉射上射于右大射上射于左鄉射相交直西階前之路大射相交直阼階前之路耳鄭釋左還相左之義皆精密無可易惟此注以三耦之相左在既還向次之後於大射可通於鄉射斷不能合賈疏乃求合于鄉射遂以相左為各以左相迎張皋文沿其說又不顧大射三耦之相左各以右相迎而相左之通例由是全紊矣

鄭元云大射禮揖以耦左還上射于左言以者耦之事

成于此意相人耦也上射少北乃東面以周案此大射之異于鄉射者也鄉射燕以耦左還事為上射本居右也上射於右不過以別大射言之耳春秋傳曰能左右之曰以以之者上射也適楅南北面時下射在左於此以耦左還使之居右而上射于左遂相與南行與進者相左於阼階之堂涂尚未東面也過此乃還東面而退故經于相左相揖後又曰還退鄭注以以耦左還為還東面則下還退之還反屬贅文而相左之例亦因以不通於鄉射矣張皋文圖於相左左還內還諸文罕有合處

右相左

受業江陰馮銘子家辰仝校

射禮通故三

禮書弟二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敖繼公云司正中庭北面坐奠觶其阼階𡍮南北之中與蓋射時司正爲司馬至誘射之後方易位於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閒如鄉飲酒司正之位也朱大韶云經凡言中庭兼有偏指一階者且司正爲司馬易位於司射之南乃在西階𡍮三耦之北其未爲司馬之𡍮經但言階閒言中庭不言阼階𡍮將射司正爲司馬司馬適堂𡍮北面立於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於中庭此正其處也射畢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此卽階閒中庭記云司馬階𡍮命張侯遂命倚旌又云命負侯者由其位敖云階𡍮卽觶南之處此云階𡍮下云由其位文互見也案階𡍮者西階𡍮也以弟子及獲者皆在西方故司馬於西階𡍮西面命之至負侯之命則仍自階閒中庭觶南也故疏云司馬自在己位遥命之是也若在阼階𡍮則離西方太遠況張侯倚旌之命其節次在司射降自西階階𡍮西面命納射器下則其在西階𡍮又可知乃移西階之𡍮以就其阼階之說云此與𡍮二命皆不離其位則記文於𡍮二命何以云階𡍮於命負侯何以云由其位敖氏以奠觶在阼階中庭遂

一誤而無不誤以周案鄉飲鄉射司正北面尊觶爲臣
禮燕大射南面尊觶屬君禮而尊觶皆在中庭階閒鄉
飲云階閒此及燕大射云中庭中庭卽階閒階閒爲東
西之中中庭爲南北之中朱駁敖說甚當
鄭元云司射先反位言先三耦及衆賓也旣命之卽反
位不竢之也鄉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張
爾岐云初三耦在司射西南及司馬立司射之南三耦
拾取矢移位於司馬之西南是拾取矢時射位始定故
注云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也以周案經於三耦取弓
矢節云司射先立弓所設中之西南飲不勝節云司射

先反位司射又請射命耦節云司射先反位命三耦拾
取矢節云司射反位不言先文省鄭注非
淩廷堪云凡射者之事統於司射如請射比耦誘射作
射命射告卒射皆司射事而納射器拾取矢亦司射命
之也凡獲者之事統於司馬如乘矢獻獲者皆司馬事
而張侯獲者倚旌負侯厺侯及取矢設楅退楅說侯綱
退旌亦司馬命之也凡釋獲者之事亦統於司射如視
算獻釋獲者皆司射之事而設中設豐飲不勝者退中
亦司射命之也鄉射大射二篇司射司馬迭爲進退學
者幾於心目俱眩今比其例而觀之井然有條以周案

鄉射大射二篇司射司馬迭爲進退而其位皆在西階
下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在其南其所主之事卽以此
而分楅以北之事屬諸司射楅以南之事屬諸司馬如
請射誘射告卒射在堂上比耦在堂西皆司射事退而
作升射作升飲於射耦命射於堂下命樂正樂賓於堂
下賓亦堂上事也故皆屬諸司射堂下南方侯楅諸事
皆司馬事升而命厺侯命取矢於堂上賓亦堂下事也
故皆行諸司馬弟子納射器設豐在堂上故司射命之
弟子之張侯設楅脫侯綱退楅在堂南故司馬命之視
算爲司射事故獻釋獲者於司射位之北令司射主之

而釋獲者之設中退中亦司射命之乘矢爲司馬事故
獻獲者於司馬位之南令司馬主之而獲者之倚旌負
侯厺侯取矢退旌亦司馬命之射禮雖云緐縟而微文
瑣節各有條理如此淩氏釋例倘屬混朦右司馬司射職掌
賈公彥云天子大射賓射六耦三侯畿內諸侯四耦二
侯畿外諸侯三耦三侯若燕射則天子諸侯同三耦一
侯而已卿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孔穎達云賓射對鄰
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盛世佐
云周禮以四耦射二侯內諸侯之賓射也大射禮以三
耦射三侯外諸侯之大射也其賓射亦當用四耦左傳

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益與他國之臣射故爾
疏誤以周案外諸侯大射三耦三侯見禮經賓射三耦
見左傳三射耦數皆同孔疏諸侯賓射四耦賈疏天子
燕射三耦皆非

鄭元云大射比三耦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
方東面敖繼公云三耦皆士也張惠言云時大夫皆升
就席門右安得有大夫此三耦皆士旨遂者繼事之辭
明西面不改也以周案鄉射大射於三耦之外又有大
夫之耦則三耦無大夫時大夫皆升就席經不言大夫
降則三耦為士明矣鄉射三耦用弟子大射三耦用士
故司射先為之誘射有教之之意張皋文駁鄭注誠是
云西面比亦非經云遂比三耦自下事也下三耦俟于
次北西面北上此卽比三耦之面位俟者俟比也三耦
西面司射當東面比之

吳廷華云鄉射三耦為習射之弟子大射三耦儀節位
次與鄉射等或初試為士者使習射於此耍之與射人
六耦四耦各異也據傳不能偁三耦本指正射者言則
射人所謂六耦四耦者正射者也大射鄉射所謂三耦
者習射者也以周案三射之三耦皆命士也晉享范獻
子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諸家臣而傳所列公臣之人

皆公士也則三耦為命士益明鄉射大射三耦與周官
左傳所言皆為正耦凡射以初射耦之眾寡分尊卑故
三耦位在諸公卿大夫上（大射三耦西面位在公卿之北經云西面北上）吳說
紕繆

鄭元云大射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因告選三耦於
君敖繼公云此以在堂上者為耦之法告公也此大夫
亦兼諸公卿而言不言士與士者略賤也以周案射有
三耦又有大夫之耦三耦皆射大夫容有不與射者故
先以告公鄉射禮亦同但彼臣禮略告之於比耦時此
君禮詳故預告之為異也鄭注因此文在比三耦前遂
以為告選三耦而三耦因有大夫非經文大夫與大夫
指堂上之耦言士御于大夫指堂下之耦言士堂上無
位下比眾耦有士與大夫為耦之文則此云士御于大
夫明指眾耦言（下比三耦而不答大夫降文容大夫亦有在堂下者）非專言堂上
為耦之法敖說亦非吳氏疑義謂此節當在下文第二
次射比耦中要不足信

鄭元云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言若者或射或否在時
欲耳敖繼公云賓與主人或有一人不欲射則闕此一
耦益不可與餘人為耦故耳焦以恕云記云眾賓不與
射者不降是凡在堂上者或射或否各順其欲初無一

定也義疏云主人以射故而請賓賓以射故而應主人之請必無不與之事而經云若者蓋不為必然之辭且為大夫及三賓言之耳案此禮為鄉人習射則賓主人及眾賓無妨以不能自謙也以周案下經云眾賓將與射者皆降記云眾賓不與射者不降則此云若皆與射明指眾賓言賓主人斷無不射之理記言不與射亦未嘗及賓主人且上文司射請射賓即許諾明嘗賓之射矣經文賓主人大夫句若皆與射連下則遂告為義謂眾賓若皆與射於賓主人大夫冉必告其人也故下文直接之曰則遂告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遂告于大夫

為賓主人大夫尊也於眾賓直云作射不以告故經文上列賓主人大夫五字以起例經文又云主人與賓為耦大夫雖眾皆與士為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明告眾賓與射之時即以其耦并告之也大射禮於司射初請射之後亦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再請射之後亦遂告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與此正同所異者鄉射二事并告之大射則分為二次耳鶚解此經多誤

鄭元云大射眾耦士也以周案大射比大夫耦卒遂比眾耦大夫耦者大夫之在堂上者也故司射於比耦之先自西階上北面請降眾耦者大夫之在堂下者亦存焉不獨士也堂上設獎有諸公小卿之席大夫未必盡列於堂其在堂下者雖大夫亦謂之眾耦堂上諸公卿或闕大夫與之耦大夫或闕士與之耦故經欲不勝節有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特升歙之文比眾耦節有士與大夫為耦之文

鄭元云眾耦若有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夫之耦為上為上居羣士之上賈公彥云士既為上射恐在大夫之上故云羣士之上以周案大夫之耦謂士為上為上射也故下文即著命耦之辭鄭意此承上文眾耦立于大

夫之南而言為上謂立在眾耦之上鄭注以眾耦為士故此云羣士賈疏鄭意未合又鄭注士御于大夫為選比三耦此士與大夫為耦為比眾耦同辭異解固非賈疏於此而以三耦釋之又混三耦於眾耦尤失鄭意

鄭元云大射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此耦謂士也諸公卿或闕士為之耦者不升其諸公卿大夫相為耦者不降席重恥尊也朱大韶云賓字衍耦不升謂士與大夫為耦者也賓之耦則公也安得云不升以周案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二句通辭也耦不升專指耦之在堂下者言偏辭也諸公卿或闕當與

堂下大夫為耦不與士耦鄭注失之下文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承此不勝句為文朱氏以賓字為衍文尤謬

鄭[元]云大射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此耦亦謂士也以尊為耦而又不勝使之獨飲若無倫匹孤賤也敖繼公云比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為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為耦此諸公卿衍文韋協夢云耦亦謂卿與公為耦大夫與卿為耦士與大夫為耦者也注獨指士而言義猶未盡以周案上文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指在堂上者言也此云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

射三　八

特升飲指在堂下者言也堂上諸公卿或闕與堂下大夫為耦堂上大夫或闕與堂下士為耦鄭意諸公卿闕亦與士耦非也上文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既不降矣不必言升飲此云特升飲則諸公卿大夫之耦明屬堂下之大夫士亦不辱如韋氏所說敖說更謬

金鶚云注疏大夫若與士耦士為上射賓與公耦公為下射此據鄉射禮而云然也不知鄉射賓興賢能義主尚賢故主人雖尊必為下射大射非所以興賢當正名分安辱以士為上射乎鄉射主人為下射不言先發以三耦上射先發推之知主人後發也大射君乃先發君為上射明矣君不為下射而大夫不為下射明矣以周案大射儀耦皆拾取矢節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又云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則大夫為下射經有明證矣燕禮記云若與射則為下射樂作而後就物大射與燕射同則君為下射亦有明證矣金氏之說本吳氏疑義誤甚

鄭[元]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小射正司射之佐作取矢禮殺代之敖繼公云經文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句疑衍大射惟命拾取矢而不復作與鄉射異以歬後經文證之可見又言此於拾取矢之後似非其次且上無作

射三　九

取矢之事亦不宜言如初盛世佐云三耦拾取矢言於小射正作取矢之上者以其有袒決遂之事在作取矢歬也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則第一番取矢之時固有成禮矣而上經不見之者文闕也敖說誤鄭注亦非凌廷堪云凡大射三耦拾取矢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小射正作之經云司射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此言司射命三耦拾取矢也又云三耦拾取矢如初此言三耦承司射之命拾取矢也如初如弟一次射之儀也又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言小射正作諸公卿大夫取矢也如初如司射命三耦之儀也弟一次

射竟但有三耦拾取矢無公卿大夫故不云小射正作
取矢也又云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
此言諸公卿承小射正之作降階在三耦既拾取矢之
後也經文節次甚明以周案凡射以初射耦之衆寡分
尊卑故三耦射位在諸公卿大夫之上此三耦拾取矢
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司射之佐作之亦其差
也鄭注禮殺代之甚合經意褚氏推勘經文尤為詳密
故盛二說皆誤　右比耦
賈公彥云凡射大射與鄉射各有三位鄉射無次有堂
西比耦之位又有三耦射位在司射位西南又有拾取

矢及再番射位在司馬之西南是三位大射有次次內
有袒決遂取弓矢之位又有堂東次比耦之位又有射
位并拾取矢之位是亦三位敖繼公盛世佐張惠言諸
說鄉射堂下止有二位三耦拾取矢立於司馬之西南
卽是再番射位時司馬已就位故經更以司馬為節近
故爾賈疏非韋協夢胡肇昕諸說鄉射二位較大射少
一位大射有次也以周案鄉射大射皆止有二位鄉射
比三耦在堂西位其初射再射及拾取矢皆在司馬西
南之位經於初射云司射西南為此時司馬未定位故
以司射為節及司馬命去侯之後立於司射之南其位

已定故經於再射卽舉司馬為文司馬西南卽司射西
南是鄉射止有二射位也大射比三耦在次北位其初
射再射及次比耦拾取矢皆在再比三耦位之南其射
位設於次次外無別有位故三耦及諸公卿大夫之射
也皆曰取弓矢于次出射其卒射也皆曰適次襲反位
拾取矢亦同凡袒襲在次之隱處不于其位位者上下
射所立在次之顯處是大射亦止有二位也
敖繼公云卒射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位次中之位
也亦西面北上下凡言三耦之位皆放此郝敬云反次
北西面北上之位盛世佐從敖褚寅亮張惠言從郝以

周案鄉射大射有比耦之位又有射位大射比三耦於
次北猶鄉射比三耦在堂西也初射再三射及拾取矢
皆在次猶鄉射司馬西南之射位也凡有事於適次入
次之後經皆云出或云進三耦之射也曰取弓矢於次
出次指進其卒射也曰降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其
命拾取矢也曰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
一耦出不曰適次袒決遂為襲反位後未出次也其既
拾取矢也曰退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其再比三耦也
曰命三耦皆袒決遂序出取矢云序出者為襲反位後
未出次也諸經云襲反位文在適次之下未指進序出

之前則三耦射位卽在次中也注疏家釋反位為反次北比耦之位失之郝氏沿譌

鄭元云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賈公彥云上司射適次謂入次中此因過次為適次非入次也敖繼公云適次亦謂進而至於次也焦以恕胡肇昕諸說以經文證之納射器節云總眾弓矢楅皆適次而俟有司亦在次內則一次之所容不為小矣於是一切袒決遂執弓者釋弓矢說決拾襲者皆入次中隱處為之次猶今更衣處若合諸公卿大夫士盡改其位於次中恐不足以容焉凡禮之

變必有所為位在次外整齊畫一而必於次中更變者其意云何敖之此說不足據也以周案此再射比大夫耦云大夫從之降適次立於三耦之南明大夫比耦之位在次外猶三耦比耦之位在次北也敖氏以次中之位釋之誤經中言適次固不必定是入但旣云適次亦必立於次前斷非過次前而北過次前而北經當云適次北鄭注以三耦比耦在次北為例似亦過泥再拾取矢節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弓云如初位如初比耦之位也云入于次還入次就射位也如注疏說入次袒決遂執弓又出反次外西面位則經文如初位當在袒執弓之下不當在入次前矣如敖氏說旣云如初位何以復云入於次乎胥失之矣

又案大射有三耦之次有諸公卿大夫之次皆於射位設之非改位於次中焦說非也經云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又云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一耦出西面揖鄭注云三耦同入次其出也一是三耦同一次也又云三耦卒射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又云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與耦入于次是諸公卿大夫同一次也繼者不屬之詞鄉飲禮眾賓之席不屬鄉射云眾賓之席繼而西繼卽不屬此次繼三耦以南謂於三耦

之外別為一次也經云總眾弓矢楅皆適次而俟謂以三耦之弓矢入於三耦之次諸公卿大夫之弓矢入於諸公卿大夫之次故云皆司射司馬正亦當有次司馬正於命去侯命取矢並云適次襲反位是司馬正有次之證司射誘射亦有入次出次之文其云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此謂適三耦之次卽鄉射所謂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此當東面作之時上耦已將出次司射東面當其次作之與下東面於大夫之西比耦同以鄉射三耦在司馬西南例之其次當在三耦之西北經云反位亦謂反次中之位如果次位異處經

當云出或云進司馬正命去矦也曰適次襲反位其將命取矢也曰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出反位之文在適次之下未出之前則其位亦在次中也適次反位之後有事於射經皆云出云進其不言適次出進而但云反位者蓋文省也抑亦西方之位與 右位次

夌廷堪云凡有事於射則袒無事於射則襲以周案夌說非也鄭注司馬命取矢加福退襲云凡有事升堂皆袒賈疏云司馬堂下雖有事亦不袒若司射不問堂上堂下有事卽袒此說亦未盡是以例言之凡有事於射耦不論堂上堂下皆袒有事於有司堂上袒堂下襲凡

射三　十四

袒以示武如鄉射禮司射請射三耦將射三耦拾取矢衆賓將射賓主人大夫將射賓主人拾取矢大夫就其耦兼取矢司射命飲不勝者皆袒大射禮司射請射三耦射三耦拾取矢君與賓射諸公卿將射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拾取矢皆袒此有事於射耦者不論堂上堂下皆袒也鄉射司馬命獲者去矦取矢皆袒大射司馬正同此有事於有司以升堂命之亦袒而鄉射司馬命獲者之負矦退旌在堂下皆不言袒與堂上命去矦取矢異大射亦同是堂下襲也又勝者袒謂能射事不勝者襲謂無能射是袒以示武也

敖繼公云司射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司射惟去扑言其決遂執弓自若也似不宜襲蓋衍文盛世佐云襲字非衍蓋射武事也故請射則袒樂文事也故請樂則襲言襲則其說決拾可知矣不釋弓矢者射未畢也以周案凡袒以示武司射有事於射耦堂上堂下皆袒至此以樂節射爲尙文事故變其例而襲升下云司射猶袒決遂云猶者明此請樂之襲特變例也 右袒襲

周官射人王以六耦射三矦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矦以四耦射二矦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矦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

射三　十五

二正士以三耦射豻矦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鄭元云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以周案鄭注以正爲正鵠之正則五正三正二正文宜與上三矦二矦一矦相次不應繫于樂節之下前儒多議之者矣然五正三正二正之訓終無確解一說二正竝當作一正凡樂四節以盡乘矢其餘以聽天子九節五節先以聽故曰五正諸矦七節三節先以聽故曰三正孤卿大夫士五節一節先以聽故曰一正一說正卽經所云正歌備之正鄉射未射前合樂二南及射而奏騶虞此大夫士之二正也大

射未射歬工歌鹿鳴管新宮及君射而奏貍首此諸侯之三正也天子五正無見文蓋升歌一正笙入二正閒歌三正合樂四正及王射而奏騶虞是謂五正射義引逸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卽據升歌笙入閒歌合樂四者爲言鄭注此亦誤言樂之正歌已備可行射事後又以樂志射叓有一正此天子之五正也九節七節五節爲天子以下射節短長之差五正三正二正乃天子以下用樂隆殺之等兩說皆有未安姑存之以備攷

鄭元云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閒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敖繼公云鄉射之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閒拾發乘矢焉射人職所謂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大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大夫與士同以周案射人職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其樂節有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無異賈疏云王九節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三節先以聽大夫士五節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乘矢是也凡弟三次射貿節比樂故命射者曰不鼓不釋而鄉射之鼓五節一節先以聽其四節所以將四矢下射拾發故鄭云將八矢拾發之時鼓節一閒卽投壺禮所謂鼓半合之爲一節故命太師曰奏騶虞閒若一奏謂奏鼓奏鼓有閒爲發矢之拾也閒而若一故鼓五節應歌五終賈疏閒若一誤詳見樂門楊氏正義沿襲賈疏注八矢作入矢叓誤

敖繼公云記君樂作而后就物先言樂而後見君之射儀則是君之燕射於再射卽用樂行之亦變於大射也投壺之禮因飲酒而爲之於其再投卽用樂此意其類之乎鄉射三射乃用樂行之方苞云記於鄉射附載君射之儀卽謂大射之禮三射樂作君乃就物自燕禮附載燕射語亦甚略然曰如鄉射之禮則亦至三射然後用樂何所據而知再射卽以樂行乎以周案方駁敖說是

石渠議云鄉射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以周案鄉射請射請樂俱告於賓不告主人經有明文大射請射請樂乃告於公至獻酢後之用樂例不告賓主人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同亦不必致疑石渠此議殊疏舛也

石渠議云黃門侍郎臨奏通典云臨失姓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臣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

儀多故不合樂也閻人通漢曰鄉射合樂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成曰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射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韋議為是以周案鄉飲酒禮借樂四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樂大射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略用其二鄉射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全用其一不全用四節者鄭注云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大射不用鄉樂主

於講道故歌鹿鳴三終韋元成所議亦非也黃門侍郎臨為梁邱賀之子見漢儒林傳右樂

賈公彥云鄉射臣禮威儀省司馬初命去侯時獲者許諾聲不絕以至於乏再番三番命去侯直許諾無不絕聲故不言如初大射君威儀多故弟二番與再同獲者亦宮商趨之故言如初第三番禮殺復不以宮商直許諾又不𡬶言如初故繼公云命去侯不言如初者可知也以周案從賈疏

鄭元云如右勝告曰右賢于左若干純若干奇賈公彥云若干者數不定之辭凡數法一一已上𡬶例若干奇則一也一外無若干鄭亦言若干者因純有若干而衍字也以周案鄭意算之成雙者曰若干純其有單數則曰若干奇假如七算曰七奇九算曰九奇不復以純數計也然玩經文于釋算先敘二算為純曰一純曰十純曰餘純而後及一算為奇是釋算以純數計若有奇者并及其奇也此告獲則云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投壺禮亦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奇則曰奇是告獲亦以純數計其純數後有奇者則曰有奇假如七算曰三純有奇九算曰四純有奇故純曰若干純奇則直曰奇而已無若干之可言也賈疏未窺鄭意而謂奇不𡬶例若

干實合經義右告獲

鄭元云鄉射禮司馬獻獲者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為其將祭侯也祭侯三處矣廷琴云祭祭食也經明言獻服不其祭酒祭薦祭俎皆獻禮注以此經祭字為祭侯周禮注亦以此為說據夏官射人祭侯則為位則祭侯固有其禮但不可以獻服不即為祭侯據此敦及薦俎皆一益專為獲者設耳以周案下經言獲者南面坐祭賈疏云此正祭侯故獲者南面鄉侯是也如止獻獲者何必於侯右个左中三處設祭且祭侯既有其禮經中又何以一未之及矣說本敖難信

鄭元云獻獲者其設薦俎西面錯以南為上為受爵於侯薦之於位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俎從之為邊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賈公彥云經云東面注云西錯者據設人而言侯以北面為正依特牲少牢皆邊在右故知邊在東豆在西敖繼公云獲者因射侯而得獻故就侯而祭其薦俎與酒焉示不忘本也下云獲者南面坐祭薦乃祭俎則是俎在侯北薦在俎北而獲者又在薦北如常禮矣其設薦之位亦脯西而醢東葅上右也薦俎不統於侯者此獻主於獲者非為侯故耳吳廷華云設薦俎薦在內俎在外注所謂錯謂俎錯出在外則是由

南而北錯注以為西南錯失之矣又陳設必因乎其位獲者北面則薦俎當以北面為準北面以東為上注以為南上亦不合以周案下經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謂贊者東面設之也賈疏謂獲者東面本誤注意蓋謂上文薦脯醢設折俎宜於其位與此負侯北面受爵異也故云受爵於侯薦之於位知薦獻異處者下司射獻釋獲者云獻之於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是薦獻皆近於其位也此云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是獻之侯中不於其位與獻釋獲者異而上文薦脯醢設折俎經又不言其處鄭注以釋獲者推之謂亦宜設之於其位

少南獲者之位在侯西北三步鄭知然者射獻服不氏服不侯西北三步拜受爵下即云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是薦俎在侯西北三步也鄉射獲者之薦俎亦宜同此如敖說此時薦俎亦設侯中與獻同處則獲者何為不先祭中反令人徹其薦俎先祭右个左个且侯中去右个甚近經又何以云適敖說多不可通當以鄭注為正鄭云西面錯以南為上者時送爵者西面則設薦俎亦西面錯也西面以南為上其薦設與常禮異者為其暫錯於位本非正禮且宜有變於東面之薦俎也適右个設薦俎為正祭侯之禮其薦俎宜移於侯亦以

鄭注為正賈氏疏注說多支離吳氏駁之已詳鄭注甚精吳氏亦何為輕駁

鄭元云大射禮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干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敖繼公云負侯授獲者以旌而退三侯皆然則其負侯居乏者之相代亦宜同也盛世佐云負侯者位在西方獲者位在乏不相侵也舊說非鄉射以獲者兼負侯臣禮省也以周案經云命去侯負侯者皆許諾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明負侯與獲者各有專職矣鄭注相代不相代代者更也鄭意大侯負侯與獲者有二人更代而獲參干

則止一人為之是不相代也代謂迭用二人非謂兼其
事敖氏誤會鄭意直以為代其事斯謬矣
鄭元云司宮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為隸僕
人巾車獲侯𥂖侯之獲者獻讀為沙沙酒濁特泲之必
摩沙者也郊特牲曰汁沙泲於醆酒服不之尊俟時而
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賈公彥云按下文云服不之尊
東面南上故云俟時而陳於南敖繼公云此尊俟時而
設經蓋因上禮而連言之目獻酒獻三侯之獲者及巾
車隸僕人之酒也於此獨云獻者嫌其為祭侯且見不
它用也盛世佐韋協夢吳廷藝等說下經尊侯于服不
之東北卽此尊也時未設而先言之者從其類而備舉
之與諸公卿大夫之席未設先言同獻酒之解亦當從
敖鬱鬯之酒天子以為摯諸侯未賜圭瓚不敢為豈宜
以獻隸僕下人卽云祭侯亦非所宜且酌鬱齊以彝不
以尊褚寅亮說宜從鄭注祭侯而神之不妨用鬱鬯以
周案敖說可從
鄭元云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為大侯獲者設尊也
言尊侯者獲者之功由侯也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
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敖繼公云為三侯之
獲者及隸僕人巾車設尊而言尊侯者以其功皆由侯

也此在大侯之乏東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乏
也不於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其尊亦俟時而設所以
別於正獻者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卽篇首之所言者文
有詳略以設與未設而異也以周案彌司宮尊于大侯
之乏東北為參干兩侯獲者而設此尊侯于服不之東
北專為大侯獲者而設其設兩番後大侯獲者司馬正
獻之參干二侯獲者司馬師獻之亦分兩番敖氏以來
說者皆混合之宜從鄭注
鄭元云司馬正獻服不西面拜送爵反位此終言之獻
服不之徒乃反位下文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不言服
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
容二人也張爾岐云如注言司馬正先獻二人當用二
爵經文明言實一散于篚安得有二爵乎司馬正所獻
決是服不一人其徒則司馬師獻隸僕巾車後乃獻之
以周案此據大侯言也經文上言獻服不下言獲者左
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彼此互見容獻服不訖卽獻
其徒獲者注義爲長注不謂二人同時先獻何得以無
二爵相難張治敖說不可從　又案敖說司馬獻服不
既拜送而反位自後則司馬師代之行禮褚氏亦沿其
說又謂下經立卒爵注云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與

此注獻服不之徒乃反佐相抵牾姝不知司馬正所獻之獲者爲大侯之獲者司馬師所獻之獲者爲參干二侯之獲者經注分别甚明不㝷混合司馬正獻獲者在卒錯俎之後其反位在獲者祭酒之時故立卒㪅注云司馬正已反位褚氏誤以司馬師所獻參干之獲者爲大侯之獲者反疑鄭注抵牾是亦未審矣

鄭元云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謂於服不之佐受之功成於大侯也吳廷𦫵云經言如大侯之禮而不獻於大侯可知敖氏云言如大侯則各就其侯獻之其說是也且三侯皆射何㝷言成功於大侯

鄭元云鄉射禮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臑若膞胳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敖繼公云臑在肺下非其次且與折文不合盜傳寫者因注首言臑而衍也大射注引此無臑字張爾岐云見科取其一不定有臑則用臑無臑則三者皆可用之惟視大夫之有無多寡取其餘體而已吳廷𦫵云記止言臑則不用膞胳可知葢折不用全體大夫用臑亦折不全用則獲者亦㝷用臑不必易臑爲膞以周案張氏說是阮氏校勘記云此與鄉飲酒介俎肫字同意皆以用體無常故立文不定且此文變例臑在肺下其意尤明故鄉飲酒肫字可删而此經臑字不可㕘又大射注云鄉折俎用脊脅臑折肺與此正同明無衍字 右薦獻　以上三卷通論

受業昭文孫同康
子家鑄仝校

射禮通故四　　　禮書弟二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鄉射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亐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賈公彥云鄭注禮記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而鄉大夫來臨此射禮是爲鄉大夫在焉又鄉大夫三季大比興賢者能者訖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亦行此州長射禮以詢之亦是鄉大夫在焉敖繼公云鄉射者士與其鄉之士大夫會聚亐學宮歙酒而習射也郝敬云朝廷之上謂之國邦國之中謂之鄉鄭氏附會周禮以鄉歙酒爲鄉大夫賓興鄉射爲州長教民士大夫欲習射執不可用此禮者何必鄉大夫與州長以周案鄉射本州序習射之事也而鄉大夫詢眾庶亦用此禮故鄭注專舉州長會民言賈疏又賅及鄉大夫賓興事敖郝說誤

鄭元云鄉射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豫今本作序誤鄭意豫即榭而非序下明箸之無室可以深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郝敬云鄭謂鄉歙亐庠庠鄉學習射亐序序州學庠序學校同地異名耆則爲庠射則爲序豈耆老一學習射又一學胡肇昕云諸家皆泥州長射亐序之文故說多難通不知庠有室序無室此定制也而經亐鄉射兼言堂者以禮或有兼行亐庠其制與序有異故因序而竝及之經文豫言序堂言庠二則字明是分言以周案鄭意豫即釋宮無室之榭鄉庠有堂有室州榭下鄉無室序乃夏后氏之學立亐國中謂之東序明亦有室也周官雖有州序之文其實榭故曰宜從榭序亦非諸家申鄭實非鄭意但杜注春秋成周宣榭火亦引爾雅無室曰榭謂屋歇苪以無室爲無夾堂之室則榭序可兩通也

鄭元云席賓南面東上不言亐戶牖之閒者此射亐序敖繼公云不言戶牖者可知也記云出自東房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以周案鄉大夫射亐庠庠有室席賓當在戶牖閒經不言者容射亐序也州長射亐序序無室不得言戶牖閒本記言出自東房爲射庠言之也不得據此爲有室之證

鄭元云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不敢使鄉人加尊亐大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賈公彥云鄉射使處士無徵命者爲賓有大夫來不以加尊亐大夫故易之使公士爲賓敖繼公云記言此者恐其或用處士

也鄉飲酒之禮大夫若與其賓介亦當以公士為之大夫亏一人既舉觶亏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易賓之理然則大夫之與此會者乃亦主人請之明矣舊說謂鄉飲鄉射大夫自來觀禮非也以周案鄉射之賓本以處士為之若邑有大夫主人必先請之請之許諾則以有佐之士為賓無慮其臨時改易此記據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言也若鄉大夫賓興賢能而行此禮雖大夫與而賓自用處士不易鄉飲之賓介主人謀之先生既經先生審定亦無易理敖說非

鄭元云鄉射主人戒賓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偁鄉大夫賈公彥云鄉大夫若來臨禮州長戒賓不自偁偁鄉大夫以戒賓也盛世佐云主人謂天子及諸侯之州長也若其詢眾庶則鄉大夫也鄉大夫所居之州雖春秋習射亦鄉大夫為主人其戒賓也親之不合使州長疏非以周案盛說未合春秋習射州長職也雖有鄉大夫不得侵其職戒賓偁鄉大夫可也

賈公彥說記西序之席北上謂眾賓有東面者則北上也公卿大夫多尊東不容則亏尊西賓近亏西則三賓東面北上統亏賓也敖繼公云經言眾賓之席繼而西是未必有西序北上者張惠言云賓位戶牖閒不得以公卿大夫多而移近西當如大射小卿之席在賓之西眾賓繼而西故有西序席也以周案賈敖二說固誤張說亦非大射禮小卿大夫在賓西西序為東序公佐臣不得參也鄉射若公卿大夫多亦當如鄉飲禮席亏主人之北鄭注西序北上之席云眾賓統亏賓亦不以為有大夫盛氏云庠之制狹亏庠三賓之席四丈八尺有非所能容者亏是又繼而南其說近是褚氏說賓席不拘亏三亦非堂上三賓定數有餘立堂下

賈公彥云主人戒賓賓出迎謂出序之學門亦如鄉飲酒出庠門以周案賓出迎謂賓自出己大門非庠門張皋文有說

鄭元云主人朝服乃速賓射賓輕也戒時元端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敖繼公云禮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亦朝服可知鄉射而朝服其義與鄉飲同胡肇昕云此經盛氏方氏從注說夌氏韋氏從敖說攷鄉射雖先行鄉飲酒之禮而其禮輕亏鄉飲酒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宿同為一服可知鄉射亏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非朝服可知如以鄉射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亏鄉飲故文不具夫鄉飲經文未嘗言朝服也記始言之記在伦經之後不得云

例見亏鄉飲也鄉飲戒速同朝服鄉射與之同則當亏戒賓時特言朝服以詳鄉飲之所畧不㝵亏速賓始言朝服令人嫌戒速之相殊也以周案胡說申注甚當

鄭元云賓少進差在歬敖繼公云謂少東盛世佐云謂少北以周案上文云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敖據東面為說盛據北上為文然此明衆賓隨進之節當以鄭注為正兹云賓少進明賓進差在衆賓歬也下云皆行明主人以賓三揖至亏階衆賓亦皆行至階西以南當序之位也參觀飲禮門

鄭元云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謂此鄉之人為大夫

者也其士也亏旅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韋協夢云鄉飲酒記士既旅不入則未旅以歬皆可入矣蓋士賤既不㝵為遵者必主人請之為衆賓而後㝵與其事雖或有故不能與賓同來何必俟旅酬禮行而後入乎胡肇昕云鄉飲酒言遵者有公大夫不言士而記云士既旅不入是士亦遵者也蓋遵者為觀禮而來不限夫貴賤而行禮之節則有別也此士謂命士與為衆賓之士不同韋氏誤矣以周案胡申鄭注是

鄭元云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初位門內東面敖繼公云階西以南當序之位張惠言云門左地狹不足容賓及衆賓門內東面葢衆賓立者之位也賓初無位在介北可也以周案以下文大夫降立亏賓南例之敖說為當

敖繼公云主人席歬獻大夫其西北面與盛世佐云凡獻必向所獻者之位獻大夫當東北面以其位在東北也以周案敖說誤

敖繼公云鄉飲酒禮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亏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此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惟主言無諸公之大夫則是鄉射禮諸公不與其所言遵者大夫之儀亦

無以異亏介身在其為如賓禮記皆失之以周案鄉飲鄉射二禮本通記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此卽鄉飲經所謂遵者之儀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者也賈彼疏云主人與賓三揖至階時介與衆賓亦隨至西階下此云揖讓升如賓禮則惟升堂時相讓無庭中揖讓之事由此言之則遵者入門左有諸公則主人與諸公揖讓升其大夫則亦亏主人與公三揖時隨至西階下至主人既獻諸公畢乃延大夫自如介禮亏升階時揖讓無庭中揖讓事若無諸公則主人以大夫升自㝵如賓禮有

庭中指讓事故記云爾敖氏所記妄甚盛氏集說林氏未義並申記義而盛不及林之密

鄭元云大夫若眾則辯獻長乃酢盛世佐云大夫雖眾然受獻後須一一酢主人徧獻長乃酢唯主人尊賓賤乃可以周案賈疏申鄭已明盛說非

賈公彥云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不奠于篚者為士于旅乃入擬獻士故奠爵于此褚寅亮焦以恕云旅用觶不用爵鄉飲酒奠爵于西楹南繼以獻眾賓獻訖乃降奠于下篚此禮于降奠一節文不具爾

鄭元云獻工賓降大夫不降尊也郝敬云獻大師洗爵

主賓皆降不言大夫者有至有不至禮重主賓也盛世佐云大夫若來亦當從主人降以周案經云賓降主人辭降凡辭而終降者有事則著其事無事則著其仳此經于辭降之後不著其仳與事又不言賓之升是主人辭賓不終降也賓不終降大夫與眾賓亦皆不降不言大夫與眾賓禮重于賓故略之諸說皆非

鄭元云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亦指讓以賓升眾賓皆升敖繼公云主人卒洗亦與賓揖讓乃升方苞云賓降主人辭降蓋賓以降表意主人辭焉而遂止也三賓則並無欲降之文則反升就席者惟主人曰樂以樂賓故大夫及三賓不言欲降不敢與賓同受禮也蓋賓及三賓之為大夫而降為席位逼介于大夫不並無事而相參若主人獻工于西階之上絕不相礙何故又相率而辭降讓升費時失事以周案大夫入賓及眾賓皆降鄭注謂謙不敢獨居堂是也工入賓降亦即此意然主人辭之而賓遂止不降為工賤于大夫也方氏說賓降主人辭降因辭即止實未終降是已其謂大夫入之從降為席逼工入地不相礙可以不降亦屬凡言如其說則賓亦可以不降矣經何以著賓降之文地寬而賓猶降則大夫入時之降非為地逼亦明矣此說仍當

從鄭

敖繼公云司射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東似衍文褚寅亮云主人之席在階上少東以周案主人面西故阼階上告必東北面敖褚二說胥失之

鄭元云為二三子許諾二三子謂眾賓以下賈公彥云除三耦之外通射者而言故云眾賓以下韋協夢云二三子謂有司也上文有司請射以周案上文司射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此請行射禮也非專請賓射故賓對曰為二三子許諾鄭注謂眾賓以下正通三耦言賈疏除之非也下初番射畢司射又升請射于賓如初

此請賓自射故直云賓許諾不云二三子二三子指射
者言非指有司韋說亦非
敖繼公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下主人云東序東
則此序下似脫一西字也以周案敖說是
敖繼公云遷樂工佐于堂下而坐亦無席盛世佐云坐
必于席蓋幷工席亦遷之以周案工坐有席相不坐鄉
歆酒工降鄭注降立西階東北面據鄉射爲文而云立
似誤工降當坐
鄭元云有司左執弣有司弟子納射者也方苞云經于
歬後弟子皆質言之此別言有司則非弟子明矣

鄭元云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爲當
誘射也固東面矣復言之者明卻時還張爾岐盛世佐
竝駁其說以周案上文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
面謂司射先三耦而立于此以明射位也三耦皆進又
立于司射之西南是司射之位在三耦之東北也此將
誘射又立于三耦之北則自東面卻而西行其時有還
故注云卻時還還時由東面轉而西面嫌其所立之面
亦與歬異故經復言東面以明之賈疏鄭意未明張氏
遂謂據注疏先立先字非先後之先乃鵠先之先盛氏
且謂由東北進而立于其北未嘗有還卻回還皆誤駁
鄭
敖繼公云司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當上下射之間
作之褚寅亮云經明云當上耦敖說當上下射間與經
違矣作之必正對之而後作獨作上耦則下耦亦隨之
而行矣下經司射西階之東北面命上射曰無射獲無
獵獲亦專命上射以周案上耦謂三耦之上上射謂一
耦之上經文此云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下云上射下
射分別甚明褚氏意上耦卽上射亦誤
敖繼公云三耦卒射亦如之三當作二二耦謂次耦下
耦以周案鄉射賓耦之外于大夫耦曰衆耦弟子耦曰

三耦大射賓耦之外于大夫耦曰衆耦士耦曰三耦三
耦卒射亦如之三亦衆辭三耦猶衆耦也不云衆耦者
嫌似大夫耦也三字非誤大射禮可證下拾取矢節亦
云三耦拾取矢亦如之敖氏亦以爲字誤竝非大射禮
作二耦拾取矢係淺人所改
鄭元云大夫與士爲耦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
觀禮者也禮一命以下齒于鄉里敖繼公云士謂衆賓
大夫來與衆賓長爲耦盛世佐云士謂命士來觀禮者
非衆賓也方苞從敖褚寅亮從鄭以周案以鄭注兼說
爲長

盛世佐云化眾賓射謂堂上三賓楊大堉云此節為司射比眾耦當兼堂下眾賓言之以周案經云西階上北面化眾賓射明指堂上三賓若兼堂下眾賓化之何㝵云西階上北面楊說誤

朱熹云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拾取矢三字疑衍韋協夢云三耦拾取矢題下事也下乃序其事而言之與芇一人洗舉觶于賓同王引之云三耦拾取矢五字直貫至下文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句非特為皆袒決遂三句而設也以周案韋王說是

鄭元云奏騶虞間若一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

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林喬蔭云記釋之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蓋鄉射本士禮而自天子至大夫其燕射皆通用之故其歌各隨其人之所宜者用之故經記備陳君大夫之所用以周案天子諸侯燕射之禮不見于經惟燕禮有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林氏據此以為天子燕射如鄉射禮存參

敖繼公云再射節司馬命大侯以下不蒙如初者可知也褚寅亮云集說勝疏儀省之說弟二弟三番賓主大夫等無不射者不應于此儀省

鄭元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降袒執弓反位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巳酌有事敖繼公云反位反堂西之位此時袒執弓于禮無當疑衍大射儀無之褚寅亮云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之季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降時始執者芇洗酌有事也先反射位者事畢也注皆依經立訓敖氏以此弟子為設楅設豐之輩位在堂西而不與射故以袒執弓為衍文而以反位為反堂西之位非也以周案褚氏申鄭甚是如敖說不特袒執弓三字無當卽勝者二字亦無著

鄭元云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謂主人使贊者代弟子

酌也于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于序端敖繼公云執爵者之升似當在上耦未升飲之時以周案敖說故與鄭異不足信

敖繼公云大夫飲則耦不升謂立于射位也大夫既飲則徑適堂西而釋弓與以周案上經勝執張弓不勝執弛弓專命三耦及眾賓又云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謂兩不執也大夫不勝其耦既不執弓又何釋

鄭元云某酬某子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偁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敖繼公說此主為酬者命受酬者緣酬者意欲尊敬

之故于此言字于彼言子以周案字不若子公羊傳文敖氏申注本明或據聘禮記皇祖某甫皇考某子特牲禮皇祖某子少牢禮皇祖某甫以為禮無字不若子之義申鄭義者以此為別辭彼為錯文互見之辭方望溪又駁之以為以次相酬受酬者卑必少而轉為尊稱于義未安以周謂公羊傳字不若子子指爵言當依何注說詳官制門爵類此伦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某皆指字似亦無一字一氏之可分某者某甫某子者伯子季子也此對受酬者之辭故舉其伯仲季而子之酬者必曰某甫不曰某子者伯仲季字之通辭不直舉其字慮無以別也若面對受酬者言雖不舉其字亦不嫌無別故主人與賓為耦告賓直曰主人御于子士與大夫為耦告大夫直曰某御于子諸稱子者皆對面辭方說甚謬

敖繼公云無大夫則長受酬大夫若眾則相酬辯乃及長盛世佐云大夫若眾則大夫長受主人酬訖即酬眾賓長眾賓長酬次大夫大夫交錯以辯也敖說非以周案經于無算爵始言錯旅酬時似未錯從敖說

鄭元云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賓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多者迭飲于坐而已敖繼公云錯謂以次更迭而受也大夫

射四　十三

有二人以上皆及于大夫乃及眾賓云大夫之觶長受而錯則賓觶但至主人而止與以二觶並行難為旅也以周案經文而錯二字總承賓觶大夫之觶而言錯者言二觶交錯相酬也敖說殊誤盛氏沿之云堂上行二觶堂下行一觶胡氏已詳辨之

誘射不去旌鄭元云以其不獲敖繼公云以不主中褚寅亮云誘射者必善射中矦不中旌故可不去以周案安以注義為安

鄭元云旌各以其物旌總名也襍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于庠或于謝賈公彥云大夫士同建物而云各者大夫五仞士三仞不同也敖繼公云記據士之為主人者言也士之物云各則三等之士其物亦有不同者矣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亦此意也張爾岐云旌射時獲者所執各用平時所建吳廷華云物即司常所謂九旗之物蓋交龍熊虎之類若止以襍帛言非各以之義與知此卿大夫禮如鄭賈說又有州長鄉大夫是卿當在孤卿建旜中州長當在州里建旟中豈尋專以襍帛為訓至五仞三仞據司常疏本禮緯尤不可以訓經以周案旌與物皆九旗之名對文各別散文通也經文旌是通名記文物亦通名故云各以別之如

射四　十四

物屬專名不待言各鄭說序序有別未是賈說仞數不同叓非禮緯旗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據平時建旗言疏家以之說車旗又以之說射旌皆不足據獲者坐取旌倚侯中又執以至乏坐偃旌如旌杠有九仞七仞坐而舉之偃之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也宜從吳說

張爾岐云杠長三仞又以鴻脰韜杠之上長二尋鴻脰之制注不言疑亦縿帛爲之其圜長若鴻項然也盛世佐云杠長三仞以下又言旌竿之制度物與無物者所同也以鴻脰韜者執旌所以唱獲故取其飛鳴之象說者謂縿帛爲之非上二尋謂在其杠二尋之上也與經上握焉句法相似或以上字絕句非以周案旌杠之長蓋亦同此韜上二尋四字連讀謂上二尋用韜韜者五尺也諸說未是

鄭元云記大夫與士射耦少退于物下大夫也既發則然敖繼公云經言耦于大夫射之禮在下則屈在上則伸似未必有此少退之儀也且侍射于君乃退于物尊君也大夫之耦亦不宜與君之耦同以周案敖氏議記非也記云少退于物與侍射于君退物一笴亦有閒

鄭元云記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主人送賓還入門揖大夫乃出拜送之敖繼公云大夫雖多亦惟拜送其長而已鄉歓酒遵者之禮亦當如此方苞云衆賓出主人皆拜送況衆大夫以周案敖說誤右鄉射禮

射四　圭

受業通州孫儆子家騏仝校

射四　夫

射禮通故五　禮書弟二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大射儀篇目陳本閩本監本葛本俱無儀字釋文唐石經徐本毛本並有以周案篇目當依通例曰大射禮淺人泥于篇首大射之儀改題儀字或又疑而空之攷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上曰大射下曰禮是篇目名大射禮也故先鄭注射人引下曰留上曰揚注樂師引奏貍首閒若一並偁大射禮鄭注射人亦兩偁大射禮其一偁大射儀者亦淺人所改也篇名不必與篇首同文如士昏禮之篇首曰昏禮亦其一也禮記昏義之名不同篇首之昏禮聘義之名不同篇首之聘禮亦非盡如鄉飲酒義直用篇首之文也且篇內有曰如某儀又曰如某禮互文錯舉則篇首曰大射之儀儀亦禮也不必如賈公彥敖君善輩坿會其說

大射禮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張爾岐云射人宿視滌埽除濯漑又在將射三日之前一夕故云宿胡肇昕云射人無視滌之事此經當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為句宿視滌為句宿視滌承上宰夫而言亦宰夫事也周禮宰夫職云從太宰而視滌濯此惟宰夫視之宰不親者射異于祭也以周案宿視滌承上宰夫為文賈疏已明六卿分職故經于司馬言及射人宰夫不言及者射人卽司馬之屬也張氏誤讀秦氏通考胡氏釋官沿之未察大宗伯及執事眡滌濯注云前祭日之夕則此宿視滌亦射前一日也

鄭〔元〕云小臣設席惟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于其位後敖繼公云其餘猶在房以周案燕禮設卿席注云席自房來此云樹于位後與燕禮異褚氏云燕禮于設公賓席下無設卿大夫席文故彼注云席自房來此禮于設賓席後卽繼以卿席賓東云云至獻卿復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明此時席雖未設已先定其位故注云樹之于位後褚說申鄭是敖氏又謂大夫繼而之下當有西字㝡誤經云繼在西可知也　又案天子大射儀節大略與此經相同而設席則有異焉經言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賓席于戶西南面而周官司几筵云大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王席在戶牖閒賓不㝵有戶西南面之席葢亦西階而東鄉矣

敖繼公云經大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不箸祝位者與史異處其位自在門東盛世佐云大史與士旅食者之位皆與燕禮異者辟射也大史釋獲故移于干侯

之東北近其事也云東上謂與祝序也不言祝者為其無事略之以周案燕禮祝史立于門東士旅食者立于門西

敖繼公云要爵洗升酌散此亦當酌膳云散誤也姜兆錫云燕禮賓主之情大射君臣之義也吳廷華云上文賓酢主人酌膳此主人自酢于公所以達公意亦酌膳也敖說是之以周案敖據燕禮吳據上文賓酢主人竝謂當作酌膳今以鄭注攷之下節主人酬賓酌散注云散方壺之酒也于此不注是鄭本作膳字

賈公彥云燕主歡故公拜皆再拜射禮主辨尊卑故直云荅拜荅一拜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臣拜君法二曰頓首平敵相拜法三曰空首君荅臣下拜後不為再拜敖繼公云經荅拜不言再文省方苞從賈疏韋協夢褚寅亮從敖說以周案凡荅拜視先拜者獻酢之例君先拜臣用空首拜臣荅拜手稽首臣先拜君用再拜稽首君荅再拜燕禮公拜非皆再拜大射公荅拜非皆一拜諸說胥失之矣詳燕饗門

鄭元云坐授瑟乃降相者也降立于西縣之北敖繼公云蓋亦在西方以周案鄭注是相宜近其事

鄭元云洗爵獻工辟正主也獻不用觚工賤異之賈公彥云鄉飲鄉射云太師則為之洗餘工不洗是正主法此工六人皆為之洗故曰辟正主敖繼公云爵即觚也不言觚者可知亙盛世佐韋協夢云下云一人拜受爵則此為之洗者亦僅太師一人餘工五人即以此爵遍獻之不別為之洗以周案鄉飲鄉射竝云太師則為之洗是洗專為太師也燕禮大射竝不言為太師洗概曰獻工是為眾工洗矣下文云一人拜受爵通禮宜然非謂為己一人洗而拜之也禮眾笙不洗而鄉飲鄉射獻眾笙亦云一人拜受爵是一人拜非為己一人洗而然也鄉飲鄉射主人洗爵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是三人之爵皆洗也而記云眾賓之長者一人辭洗是一人辭亦非為己一人洗而然也凡曰一人辭洗一人拜受爵正見其禮不關于一人也而必使一人主之者通禮然也爵為觚觶通稱可不必如鄭說

太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其後鄭元云皆立于鼓北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北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為列也褚寅亮云自堂而降則立于西縣北自西而東則坐于東縣北安有立于縣中鑮南鼓北之理如敖氏所云乎鑮南鼓北餘地無幾焉能容兩列之坐至謂歌工降而下管其誤尤不待言張惠

言云此三人為一列也再一列太師少師上工後一列羣工也疏以太師後有工二人少師後有工二人誤以周案褚氏斥敖張氏斥賈皆當

鄭元云為政請射為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方苞云為太督言為政典而請射主其事非指其人也以周案政之言正謂射事具也鄉射禮云弓矢既具有司請射鄭不以為政對弓矢具而以對有司故釋為司馬

非

鄭元云工人士梓人司宮位于北堂下賈公彥云南方不見其位其人升降自北階明位在北堂下盛世佐云工人士梓人司宮皆下士其位當在士南以周案鄭義為長

鄭元云命三耦取弓矢于次不拾者次中隱蔽處敖繼公云亦命之讓取弓矢拾經文省耳以周案凡拾取矢取一个必還反位鄉射比三耦于堂西拾大射比三耦于次不拾為次隘也總眾弓矢決拾皆在次敖說文省

非

鄭元云司射誘射由下物少退讓也卒射北面揖揖于當物之處不南面者為不背卿敖繼公云少退不敢履下物辟君也北面揖為下射與君同物嫌也以周案此皆異于鄉射者也注義較敖為長如敖說三耦下射亦履君物何以不少退三耦上射不履君物何以亦北面揖

鄭元云司馬師命負侯執旌以負侯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析羽為旌敖繼公云旌謂翿旌鄉射記曰君國中射以翿旌獲盛世佐云獲者大侯服不也周禮服不氏云射則以旌居乏而待獲是也負侯者主負侯及取矢之事于天子射鳥氏也周禮射鳥氏云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幷挾取之是也凡獲者所持謂之旌三侯之旌各不同大侯之旌以析羽為之記云于郊則以旌獲是也參侯干侯之旌以襍帛為之記曰旌各以其物是也以周案鄉射命獲者執旌以負侯負侯即獲者一人也故太侯亦云獲者執旌許諾大射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及太侯則云負侯者許諾授獲者是獲者與負侯二人也盛說是巳大射在郊以析羽之旌獲當以鄭注為正

鄭元云小射正授弓拂弓授弓當授大射正敖繼公云授當作受受弓者受于有司也以周案下經云大射正執弓以袂以授公故鄭知授大射正拂弓亦大射正事敖說非

鄭元云賓降取弓矢于堂西不敢與君竝俟告取之以升俟君事畢賈公彥云賓先降取弓矢即升堂不敢與君竝待告君事畢賓降袒決遂乃更升賓于此不即袒決遂者太射時遠故也敖繼公云此言降不言升似有闕文郝敬云下文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即再取弓矢降再言以明待君之儀疏非以周案經文三耦卒射之後云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二句文義直貫至節末而后卿大夫繼射句以明賓及諸公卿之降在三耦卒射後君將射時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八字作一句讀蓋曰賓之降取弓矢于

堂西也時公將射有負侯埽侯告射取決拾受授弓諸事賓降堂西俟君事畢乃袒決遂執弓而升也下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復述上文明其降在公將射時也云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明其俟君事畢至此乃升也賈疏誤會經注之意謂降而取弓矢升升而又降袒決遂甚謬郝氏申鄭勝于賈疏鄭注不敢與君竝句與下先待于物北注不敢與君併同俟告句取之以升句謂俟司射告射于公之後小射正為公取決拾授弓于大射正時賓亦可袒決遂執弓也

鄭元云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順放之也隈弓淵也今文順為循敖繼公云隈者弓之曲處也順之者所以審其厚薄而諗其强弱也詳上而略下以其上下之厚薄均郝敬云順即拂也以衣袂順弓上下兩隈拂之也弓仰執故上隈之裏左右再拂下隈之背一拂之以周案釋名簫弭之間曰淵淵宛也言曲宛也鄭敖義通隈有左右之名無上下可言上再下壹以弓言之經文有弓下取一个弓上取一个之分鄭注以弓上為弓表弓下為弓裏弓表隈宛曲故再拂之弓裏一拂可也

鄭元云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下

射也而先發不留尊也敖繼公云云拾發以將乘矢則是賓先公後亦如其他上下射之為也鄉射與此篇于上耦之初射其文正與此同皆據下射而言足以見之矣盛世佐褚寅亮從鄭韋協夢焦以恕從敖以周案燕禮記云君既發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此公先發之證鄉射記云上射既發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發在上射發之後明上射先發也此云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拾發在公既發之後明公先發也盛褚說是

敖繼公云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卒字

衎以周案卒謂東畢承上文小臣言小臣東畢司馬正又撫而東之故下又有進東之文敖說非郝京山說進東謂進所東之矢亏楅盛氏亦駁之

敖繼公云司射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亏公如初如初疑衎以周案初射時自阼階下請再射時升堂而後請如初謂如其初射不如其再也敖說誤韋氏謂如初當作公許叜謬

鄭元云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諸公卿不入門而右以將燕亦因從賓敖繼公云入門入自闑東也入門而不左不右卽東面而立變亏常位也以周案入門入

自闑東敖說是東面北上盇近西階下敖說非

鄭元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亏觶南司正為上司正射人士也以齒受獻旣乃薦之也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略其位賈公彥云燕禮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此云薦司正與射人亏觶南不言其數又不言司士與執冪者二人文不具敖繼公云射人卽㝵之為司射者亦大射正也惟此一人與司正同薦與燕禮不同以周案射人者大射正司射小射正之總名也凡有事亏射者皆㝵薦故總舉射人司正亦射人別言之者以司正此後猶有事且為射人之上故別言之注疏集說竝非胡氏云射人當兼司射小射正言之凡射時有事者皆㝵薦故不言其數燕禮則射人之供事者少故云一人盛氏云不言司士者以其為士中之尊不可位亏小射正之下也不言執幕者為非士也兩說存參

賈公彥云獻士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亏觶南是獻士訖又獻司正以下若然薦士當在乃薦司正上今此言士㝵獻訖立在東方立畢乃薦不畢獻待司正薦乃薦士也是以薦司正言乃者綏辭明司正以下薦在士後也張惠言云司正庭長其位是士故獻士先薦之猶主

人是大夫獻大夫時先獻主人也賈疏非褚寅亮云以齒受獻薦則先士亏獻示同亏薦示異也以周案鄭注云以齒受獻旣乃薦之也褚申鄭是賈疏非

敖繼公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史葢小史也太史釋獲㝵已受獻以周案敖說是疏云太史失檢

張惠言云疏以獻旅食西面授決太史等北面主人亦西面授小臣師南面主人北面授案旅食別亏士故別尊獻之祝史小臣師皆士也獻之當在士中薦之亏其位如司正例亘經云就其位而薦之非就其位而獻之也疏妄說以周案張說是

鄭元云司射命射惟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言賓賓從羣臣敖繼公云公不辭之而即荅拜者以賓不在其中也賓不與此拜者以與君為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惟欲之命也盛世佐云賓亦在焉公不辭之以其非與君為禮也凡因受命而拜者公皆不辭其下拜敖說非

敖繼公云壹發中三矦皆獲以其非正射故上下射惟拾發一矢而已以其壹發故雖中非其矦而亦獲盛世佐云凡射必將乘矢因獲而射亦然詩曰四鍭既鈞是也敖氏以為惟發一矢非壹發者每發一矢也以周案從敖說

射五　十一

鄭元云遂獻左右正于阼階上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即北面工遷于東則東面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工遷于東則北面僕人正相大師工升堂與其師士降立于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遷于東則陪于工後敖繼公云左右正與內小臣同獻意其亦為內臣也胡匡衷云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工在西則立于西工在東則立于東大小樂正皆然以鄉射參之此篇工入時大小樂正皆當立于西階下特主告樂備者為小樂正故言小樂正從之及遷樂于東之時大小樂正皆當立于其南鄭氏之說于經無所依據蓋因誤解左右正為樂正故意造其說以牽合左右之文耳以周案獻大小樂正不應在旅食後說詳職官門

鄭元云公入驁驁夏亦樂章也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為入燕不驁者于路寢無出入也敖繼公云入謂降而入于內也褚寅亮云敖氏總誤以大射在路寢故以為入內不知諸矦路寢之庭不能容九十弓之矦道也　右大射禮

鄭元云大射者諸矦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

射五　十二

禮數中者㝵與于祭不數中者不㝵與于祭以周案射義所言宜分三項首言天子之制諸矦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為天子試畿外貢士之法次言天子之大射謂之射矦射矦者射為諸矦為天子黜陟諸矦之法末言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為天子試畿內貢士之法射為諸矦之射較諸射為大故謂之大射大司馬大射則合諸矦之六耦大司樂大射詔諸矦以弓矢舞司裘大射共王及諸矦卿大夫之矦此即大射射為諸矦之義也大戴虞戴德云諸矦內貢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為壇于東郊漢五行志春而大射以順陽氣

本此置離抗大矦規鵠豎物乃升諸矦之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此卽天子試畿外貢士之法其地則為壇于東郊而非在郊學其射卽試之于射宮而不先習之于澤者也穀梁昭八年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尚書大傳亦詳言其制云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鄉之取也于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此卽天子試畿內貢士之法澤卽國君春田不圍澤之澤所

謂囿中是也射宮蓋亦築壇為之澤之射尚勇力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同用往體寡來體多之王弓弧弓射宮之射尚揖讓故與試畿外貢士之法同以容體比禮其節比樂為貴申鄭注者謂試士之射卽大射射宮卽郊學則大戴記為壇東郊之文不明謂澤卽辟廱之四面邕水則小戴記先習于澤之義亦晦

禮鄉射記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元云主皮者無矦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尚書傳曰戰鬭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鄉之取也于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射之處非所于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以周案鄭意澤卽囿中其射主中用主皮射澤宮澤之宮卽射宮其射主禮樂用禮射非謂澤宮之射尚主皮也林樾庭駁之誤注習射今本作習禮誤

朱熹云禮言射得中為諸矦否則不得為諸矦此語難信若有羿之能何以分別蓋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故書曰庶頑讒說矦以明之或說大射者人君與其臣歆酒而習射也其禮大于賓射燕射故謂之大射又等諸矦入覲當祭之時必無不助祭之禮如必射中

乃得與于祭則大宰不必贊玉幣大司徒不必奉牛牲矣揆之于理多所未安以周案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而寓其法于射是以諸矦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其所謂中不中者皆據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後言之也天子之大射射為諸矦也而先原其繹己之志以為某鵠者明射者還視矦中之時意曰此鵠為某之鵠吾中此得為諸矦不中此則不得為諸矦其貢士之與此射者亦自念曰此鵠為某之鵠吾中此得與于祭而君且有慶吾不中此不得與于祭而君且有讓此皆平日諸矦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而后有此

各繹己志之效也鄭君云選士者先攷其德行而後決之亏射是則士之與射者固德行之選也㝵與亏祭謂助祭所謂陪位者是凡祭祀若贊玉幣奉牛牲之類百官自有常職自常職外其餘固不能一一入廟也亏是射以擇之令其陪位且以明升用之意也家大人論語後案云的之中不中者技藝之短長禮樂之比不比者學業之優劣古者再射重中的三射重禮樂兼二者以衡之而所重在三射之試如三射不比禮樂以之助祭隕越以貽羞以之任政必有弁髦王章之弊此擇士以射之淤然也尙書大傳諸矦之亏天子三季一貢士一

射五　廿五

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禮所謂有慶譴以地有讓削以地者如此蓋以不嫻禮樂之士輕薦亏王朝其受讓削禮亦宜之

馬融云射有五善一曰和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天子有三矦以熊虎豹皮為之射不主皮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之和容也為力為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朱熹云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皮革也記曰武王克商械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以周案家大人論語後案云主皮之射能中的者又射不中的者遂黜之而不復射禮射時有再射之不貫不釋亦兼重中的然再射之勝與不勝皆預亏三射其三射時苟容體比禮其節比樂卽不中的無罰故曰禮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孔子釋禮之意如此朱子注是其說本諸劉原父七經小傳主皮非貫革說已見攷

馬注主皮亦以禮射言周官五物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武馬意五物為遞進之詞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和而有威儀謂其比亏禮三曰主皮既和容而復主皮故曰主皮亦兼取之和容四曰和容

射五　廿六

從杜子春讀為和頌和頌與舞謂復比亏樂段懋堂謂二曰和容和字衍未是凌次仲申馬義亦非

毛詩說大矦既抗弓矢斯張大矦君矦有燕射之禮鄭箋云天子諸矦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以周案王肅述毛孫毓申鄭具詳孔疏孫說為長

鄭元云燕禮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納射器而張矦其告請先亏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其為司正者亦為司馬君與賓為耦鄉射記曰自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也薦

旅食乃射者是獲射主于歓酒以周案注云納射器而張侯以下皆明其與鄉射異者鄉射先張侯于納射器之後繫其左下綱獲射至納射器乃張侯而幷繫之也敖氏申鄭謂納射器而張侯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君與賓爲耦皆言其與鄉射同非也經如鄉射亦大判言之其實異者正多鄭注亦略擧其一二端爾司射之爲大射正見于此經說詳職官門

鄭元云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侯復射也不使大射正獲射輕敖繼公云葢卒射之事也記于既發言之未詳或有脫文郝敬云凡射侯同耦揖降發畢弓猶在手惟君既發授人不俟同耦以周案大射儀云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此以弓人代大射正故鄭云獲射輕既發謂發一矢也郝云發畢非敖以此爲卒射事遂疑記文要誤

鄭元云行葦詩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王肅說此養老爲獲射孔穎達說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爲大射以周案此卽司弓矢職之椒射鄭注椒射謂禮射及習射王制曰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尙齒　右射禮襍說

受業吳縣王仁俊子家粟仝校

投壺禮通故　　禮書弟二十六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投壺立馬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陳祥道云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有械馬皆刻馬象而植焉鄭釋周禮火弊獻禽謂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投壺之馬葢亦如此方愨云馬與算一也方其執之謂之算及其釋之謂之馬以周案馬與算異陳氏說是鄭注以勝算為馬亦不謂馬卽算也算以籌為之馬如鹿中其形異釋算者舍其算于地而不立立馬者立而植之釋算以明一耦之勝負立馬以明兩黨之勝負其用異記云馬各直其算直當也算在鹿中之西馬又當算之西賓黨勝立馬亏右主黨勝立馬亏左其地亦異記云算多少視其坐數本不定其多或用八十籌見鄉射記以一耦言有八算見記文以一人言有四算見鄭注馬則合賓主兩黨止三而已故一曰三馬旣立一曰三馬旣備竝不言四馬八馬其數亦異

鄭元云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㝵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亏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㝵慶也皇侃云三番而止者謂三耦投壺而止孔穎達云投壺初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以周案孔疏是

熊安生云拜時般還或可東西面相拜曰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孔穎達云般還曰辟者般曲折還謂之曰今辟不敢受言此者欲止其拜也以周案曰語詈與吹粤越聿諸字皆通般還曰辟卽所謂還辟不敢荅拜也舊疏迂曲

鄭元云順投矢本先入也比投不拾也孔穎達云比類也呂大臨云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荅不如是不釋算陸佃云比投引手就壺使入後世投壺坐欲四縣恐其比入也以周案陸說非

鄭元云司射釋左右算如數射算孔穎達云鄉射禮文一純以取實亏左手者謂就地上之算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亏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謂委之亏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滿十雙則東西縮為一委每有十雙覂別委之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亏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者若惟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算之法若數左算則異亏右算總斂地之算實亏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其他所縱所橫如右獲司射遂以奇算

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也勝者
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數則云五純也若有奇
數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賈公彥云注假如右
勝告曰右賢亐左若干純若干奇若干者數不定之辭
凡數㳒一一巳上㝵偁若干奇則一也一外無若干鄭
亦言若干者因純有若干而衍也朱熹云孔疏勝亐賈
疏然九算宜曰四純一奇淩廷堪云數左右獲雖有亐
地亐手之異而其先直列次橫列又次復直列則皆同
也蓋古九數布籌列位之本㳒如此以周案孔疏九算
則曰九奇從鄭鄉射禮注為說朱子以為宜曰四純一
奇則用賈疏然賈自勝亐孔

陳祥道云使酌者行觴特賓主黨之禮而已少儀曰侍
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則卑者之亐尊長
主人之亐客必親洗而酌焉與此使酌者異以周案使
酌行觴以賓主黨之敵者言其或勝者降等自宜親洗
親酌少儀云客亦如之謂降等之客陳說非
鄭元云勝黨之弟子亦酌奠亐豐上陳祥道云侍投之
禮罰不以角則凡投以角不以觶矣以角不以觶則無
用豐為鄭云奠豐亐經無見以周案投壺之禮多如鄉
射彼文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亐豐上鄭
云亦者亦鄉射也少儀云侍投不以角不以角則以觶
矣以觶則亦奠亐豐上矣侍投亐尊長且然而謂凡投
無用豐為謬矣且侍投以觶不以角凡投以角亦以觶
大戴投壺禮奉觴作奉觚觚當為觗觗卽觶字鄭駁異
義云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
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百據此
當歙奉觗則凡投亦以觶矣
鄭元云壺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㝵圜囷之
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所㝵求其圜
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朱熹云經言

其所容止斗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經之所言者圜
壺之實數而注乃僭以方體言之此算㳒所謂虛加之
數也然知僭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亐下文遂并方
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
圜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斯為失之疏家依違其
閒訖無定說今以算㳒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
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
高一寸為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為正方又
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亐正方之外則四面各㝵二釐
五豪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方壺則其

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偕以為虛加之數爾若欲尋圜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圜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亏五寸其廣雖不減亏八寸五釐而其外圜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以周案容斗五升以全壺言故其文枉壺頸腹口之下大戴禮云壺脰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修五寸壺高尺二寸亦以全壺言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合之為高尺二寸其受斗五升謂尺二寸所受也鄭注專以壺腹五寸言本難盡信孔疏所衍之數亦非鄭意

孔廣森云何氏解詁曰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然則此壺腹亦方斗五升積二百四十三寸以修五寸除之冪方求其腹徑近七寸也以周案受斗五升以全壺言大小戴本文可玩孔云此壺腹方口圓與舊解異其說受斗五升仍沿冓譌

投　五

鄭元云魯辥擊鼓之節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孔穎達云每一圜點則一擊鼙每一方點則一擊鼓陸德明云○鄭呼為鼙也其聲下其音榻榻然榻音吐臘反□鄭呼為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鏜音吐郎反今本誤茲依臧氏校陸佃云魯投壺之鼓多辥投壺之鼓少所以待同姓異姓之別以周案士冠禮載醴醮二法鄭注以為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辥鼓之異亏魯亦行其舊俗之禮故竝記之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為舊俗所行自有所受之未可輕斥也鄭注上文令辥謂鱉以魯辥禮寖乖異似屬未當陸農師直以為同異姓之定制尤誤魯投壺之鼓雖多亏辥辥射禮之鼓又多亏魯以鼓多為崇宗親其何以解射禮　又案據疏圜點方點之文○宜作●□宜作■皆實其中據釋文以榻榻之音釋○鏜鏜之音釋□則虛其中而不實矣○音不可攷以榻榻之音求之蓋讀若沓射禮韜指之○詩謂之韘禮經謂之極皆其音近字□古文方字說文作匚缺其右旁以別四方之□其實同字釋文以鏜鏜釋□亦取其音近爾古人圖畫皆有深意非漫為之陸氏之言當有所本

投　六

鄭元說賓黨主黨皆與亏投壺下文魯鼓辥鼓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方愨云魯辥之鼓既異而傳聞者

又異故記者兩存之以周案篇末所載魯鼓薛鼓承上賓黨主黨爲文上文圜方之圖爲賓主之節此節圜方之圖爲賓黨主黨之節記既述魯薛兩家賓主擊鼓之異故兼列其賓主黨之別合讀鄭君二節注其義自明孔疏未詳方說叚鑿

受業通州孫儆　子家瑛　仝校

朝禮通故　禮書弟二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杜佑說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朝夏官司士正其位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大僕正其位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陳奐說內朝行燕禮亦曰燕朝外朝爲治事之處九卿九室在焉亦曰治朝天子諸侯皆二朝從鄭仲師說以周案詢眾庶之事大故小司寇掌之槐棘聽訟之位小故朝士掌之其實同爲一朝杜氏分爲二誤治朝對燕朝言曰外朝對詢眾庶之外朝言亦曰內朝玉藻所謂內朝文王世子所謂外朝皆爲治朝故後鄭云治朝兼內外之名而與詢眾庶之朝實別鄭仲師朝士注合之爲一亦非天子諸侯皆三朝詳賈孔疏

鄭眾云朝士掌外朝之法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鄭元云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閽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賈公彥云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杜佑云路寢爲內朝中朝在路門外外朝在應門外戴震金鶚說天子外朝在皋門內則諸侯外朝宜在庫門內矣以周案燕朝在路門內治

朝在路門外舊說皆同詢眾庶之外朝仲師說亦在路門外康成說在庫門外其注小司寇又謂在雉門外康成五門之次曰皐庫雉應路雉門為三門詢眾庶之朝在三門外小司寇注是但天子宮門亦止三門三門亦謂之大門說詳宮室類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至于朝之朝即外朝也賓自外朝入大門始與公會公拜其辱如仲師說外朝在路門外則賓皮弁至朝已入大門與公會矣何待大夫納賓賓始入門乎仲師之說不足據也外朝之地貨賄人民六畜可以委韋藩木楗可以過韋注國語云韋藩韋蔽寿後木楗木擠也江愼修以韋藩木楗為車因謂外朝民車可以往來金氏駁之云朝門之外不尋乘車往來過之必下所謂大夫士下公門也庶人雖富不尋乘車故以木為楗以韋藩之載貨物以行于途康成以雉門為中門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中門內不尋有外朝以破仲師是已但中門實非雉門聘禮云公出及大門內問君賓對司儀云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兩文相同中門外即大門內則中門當為應門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器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宮謂宮門即大門序官曰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則大門亦有閽人幾察矣外朝當在大門外戴金兩說皆與聘禮之文相違杜說叜悖

魯語云天子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韋昭云自卿以下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陳祥道及金鶚等說卿以下有二朝內朝在寢門內外朝在寢門外萬斯大說大夫私朝即正寢非別有外朝如果有外朝以業君之官職則彝有謀政于私朝乃其常分孔子曷為以其事抑之可知敬姜之語從僭後為言非先王之制以周案內朝之名有三自詢眾庶之朝言之治朝為內朝自治朝言之燕朝為內朝自后夫人內宮之朝言之燕朝亦外朝

聽內職者謂之內朝茲云合神事于內朝謂后夫人之朝春秋傳所謂內宮之朝西宮之朝是也有祭祀則朝之則卿以下合家事于內朝亦所謂合神事之朝也而當時庇家政亦朝之公父文伯之母婦人故以內宮朝與治事朝對文分內外上文云季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下文又云外朝內朝皆非吾所敢言則在其朝弗應為外朝及寢門弗應為內朝矣外朝弗應曰其朝為康子合官職之朝則及寢門弗應之內朝為內宮婦人之朝可知矣外朝在外寢之庭故玉藻云將適公所居外寢既服乃出指私朝出謂出

至庭也內宮朝在外寢之內內寢門之外故國語以及
寢門弗應為內朝非敢言及寢門謂內寢門入內寢門
為婦人燕寢矣故下又云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如韋
氏說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何必至公朝且傳當以私
朝公朝為文不辱以內外言如陳氏金氏等說寢門弗
應仍屬外朝之佐寢門之內為內朝非婦人治業之所
且入內朝而斷斷議論尙辱曰非吾所敢言乎近之申
韋注者如宋于庭據尙書鄭注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
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後之取法于寿是大夫
外朝在國門胡竹村據考工記外九室鄭注如今朝堂
諸曹治事處以為大夫外朝在君治朝之左右皆與國
語本文不合不復詳錄
鄭元云燕朝朝于路寢之庭治朝路寢門之外廷外朝
朝在雉門之外者也萬斯大云路門內為路寢卽內朝
也治朝外朝就門而立別無朝堂江永云治朝無堂觀
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佐可見聘禮使者夕幣于朝之
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
是平庭無堂也燕朝在路寢堂三朝惟路寢有堂有階
孔子異姓之臣而攝齊升堂則燕朝無分同異姓或說
治朝無堂燕朝外朝有之鄭注稾人云今司徒府中有

百官朝會之殿以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此為外朝有
堂之證以周案三朝皆不在堂故古人祗稱朝廷不稱
朝堂曾子問曰雨霑衣失容則廢朝尤為朝不在堂之
顯證爾雅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佐指燕朝
說門屏之閒謂之宁 指治朝說燕朝君立兩階閒南鄉
治朝君立路門外當宁 惟覲禮不下堂與此別也江說
治朝是燕朝非燕朝當在路寢庭孔子攝齊升堂為圖
事非為朝鄭注聘禮君與卿圖事云謀事者必因朝謂
因朝而圖事也朝自朝圖事自圖事特相因云爾非朝
在路寢堂也或說要誤

鄭元云司士正朝儀此王日視朝事在路門外之佐司
士擯詔王出揖朝者王揖之乃就佐孫炎云門內屏外
人君視朝所宁 立處以周案記云天子當宁 而立爾雅
云門屏之閒謂之宁 荀子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司士
詔王出揖孤卿大夫士又還揖門左揖門右是則當宁
者當之也非卽宁 也王出揖孤卿大夫士時在路門外
屏之南其南北以當宁 為節東西以負屏為節故揖門
左揖門右特箸王還之文如孫說君立在門內則門左
門右之指不必言還且禮家舊說天子外屏立于門屏
之閒幾于面牆并不克與諸臣覿見矣詳見宮室門

鄭元云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外路門之表也九室
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公彥云九室在路寢門外正
朝之左右為之惠士奇云九室在九棘處戴震云九室
蓋在朝門之外以周案九室為治朝外九卿朝其屬吏
之處對公朝言之亦偁私朝對大夫家朝言之亦偁公
朝韋注魯語卿以下內朝外朝雖誤而以卿朝九室為
公朝是也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指此若在
治朝族談有禁
鄭元云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今司徒府有天子
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江永云以漢大會殿擬古

朝 六

未當外朝燕宮室
鄭元云燕禮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
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
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賈公彥云儀禮內
諸侯有燕朝有射朝不見正朝周禮內天子有射朝與
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天子燕朝亦
與射朝位同天子射朝與正朝位同則諸侯正朝亦與
射朝位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各自同江永云諸侯之朝
以阼階庿西面之位為尊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
大夫北面變于王朝也金鶚云朝位之最尊者北面其

次東面其次西面諸侯朝位卿北面有孤者亦然大夫
東面士西面以周案公卿大夫朝見其君皆入門右北
面東上君揖之乃就位此通禮也位即司士所正三公
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之位與射人
職所言同鄭注射人引燕大射之文為射人但記射位
未及其始入門時公卿大夫有北面東上之立故據禮
經補言之明天子大射亦當然也注司士云公及孤卿
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此以天子
射位與朝位同射時未就位庿公卿大夫北面東上其
朝禮亦當然故又約燕大射禮文補言之明始入門右

朝 七

皆北面為人臣見君之通禮故云凡朝燕及射臣見于
君之禮同非謂其所就之位同也亦非謂諸侯正朝亦
同射位也賈疏非也諸侯正朝之位自當以天子埶之
諸侯無三公有孤卿孤卿視天子之三公北面其大夫
西面其士東面一同天子正朝之禮其與射位或同或
不同者以天子大射在郊之學宮制如明堂故射位異
同正朝諸侯大射雖在郊學而制如路寢故射位不同
于正朝而同于燕也燕大射禮竝云公在阼階東南南
鄉觀此自與朝位有別曲禮云君子下卿位君子謂諸
侯凡人君出入必中道過此則下為卿位在治朝中廷

北面也大夫位在其東故不云大夫凡朝位以中廷北面為尊賀循說三公北面屈之賈公彥說諸侯在朝皆北面屈之從三公位皆非其列廷之左右者以上下定其位初不以東西分貴賤與宗廟之昭穆同天子之朝禮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兩不相妨江氏說西面尊金氏說東面尊皆非聘禮授幣受命諸節皆在朝其時使者北面重其事也于卿大夫皆云西面北上依朝位而立也金氏說大夫東面尤為鑿空無據金氏又謂射人所掌之位與司士同是朝位之法非射位下云以射法治射儀乃言射事此說亦非

天子日視朝無舉射人詳言舉明是其位為射位

鄭元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登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金鶚云天子治朝之位羣士分列東西而遠處于孤卿大夫之下不與竝列司士云士旁三揖凡言旁者或四旁或兩旁皆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旁三門司儀宮旁一門謂四旁也此士旁三揖謂兩旁也左氏傳云三揖在下知其遠在孤卿大夫之下如鄭注羣士位東面偏在一方左右不稱以周案此鄭約燕大射禮為文明公孤卿大夫始入門時皆北面不登即位故王揖正鄉揖之其羣士登在西方不正對王故王必旁揖之如金氏說朝位必求其稱則卿大夫亦宜分為左右且左氏傳三揖在下謂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揖也先鄭注是服注謂士揖時揖天揖亦通亦不得如金氏說

孔穎達云燕禮卿西面大夫北面士門西東面大射亦然諸侯外朝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以周案天子外朝之位見朝士職其與治朝不同者為外朝三詢有五等諸侯故其位與治朝異諸侯外朝無諸侯自當同于治朝之位孔疏說諸侯治朝外朝一如燕大射之位皆非

鄭元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賈公彥云與賓客及臣下燕時亦有朝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為燕朝者以其因燕而朝賓臣燕禮已有成文圖宗人嘉事者朝不見故特見之江永云大僕王視燕朝則前正位掌擯相本不止一事鄭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隅耳非謂燕朝專為此也燕朝同異姓皆得入金鶚云燕朝竝無異姓皆公族燕禮所言竝非朝位以周案凡圖事在燕朝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云圖謀也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此言燕朝之位也君

與卿謀聘事亦在燕朝是鄭本不謂止圖宗人嘉事已也顧命入即位在燕朝疏引鄭注云即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是王燕朝之位與諸侯同鄭又注曲禮君子下卿位云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路門內為燕朝燕朝之卿位本不止公族其位仿燕禮故謂之燕朝朝亦不止宗人也金氏謂燕禮所言非朝位本誤然諸侯朝禮士旅揖燕禮公不揖士朝禮君在兩階閒謂之鄉燕禮公在阼階東南南鄉是燕禮與朝自有不同鄭注言燕朝之位但云君南鄉不全用燕禮公在阼階東南之文亦以此

朝　十

孔穎達云公族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金鶚云凡朝位必左右並列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內朝之位宗廟必序昭穆則內朝亦必序昭穆可知昭東面穆西面文王世子所謂東面北上者本當云東西面北上省文便讀耳舉昭以該穆猶中庸舉上帝以該后土也以周案內朝本兼同異姓異姓之卿大夫朝于內朝皆在東方或西面或北面自有定位故同姓在西方東面云則東面北上者明其與異姓同朝內朝則如此若朝治朝以官分不以同異姓分若朝宗廟之中亦以官分即大朝覲在廟中以同異姓分亦同姓西面北上不得東面覲禮所謂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是也然則公族之得東面者為燕朝卿大夫之位在東方有定制公族不得不然也故曰公族朝于內朝則東面北上孔疏循文立說不能詳其義遂致金氏之疑記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金云如內朝顯與記違

金鶚云爾雅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二句相承明指內朝路寢庭蓋三朝惟內朝有堂有階也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治朝外朝既無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必內朝也以周案金說

朝　十一

是書顧命所記皆路寢事其云入即位即燕朝禮也王由賓階隮為王位在堂之兩階閒也卿士邦君即位不云隮階為人臣之位在中庭左右也管子君臣上篇云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天子路寢如明堂南設三階君立三階之上南面受要其臣分列中庭左右而朝也舊解庭廷不分中庭左右之位誤以治朝之左右當之不知治朝中廷自有位何得偏指左右為說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正明內朝之位分列東西無中庭北面位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其位皆在中庭之左右公既揖後卿西面北上大夫

皆少進北面其位仍在中庭之東非正中庭襃朝之位蓋同鄭注曲禮云卿路門內北面位以始入門之位言其注聘禮云卿西面以揖後所就之位言兩注若異以襃禮文參之自通

包咸說論語過位過君之空位鄭元說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以周案卿大夫於公未出揖之先同立門右北面公出揖卿就西面北上位大夫少進就庭右北面位所謂公揖之乃就位也鄭注論語過位以臣位言與下復其位同過位之位即卿大夫門右北面同立之位復其位復其己所立大夫北面之位二位之分別

惟鄭注最明邢昺包注以門屏之間疏之是以宁混位也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經云過位升堂為將聘圖事之朝朝於內朝詳聘禮門

孔安國云攝齊升堂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劉台拱云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即席也於升堂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為難史記沛公輟洗足攝衣正義云斂著也戰國策攝衽抱几既抱几能摳衣乎弟子職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以周案諸言攝者皆謂以手整斂之也既攝衽乃抱几既攝衣乃共盥初非一時竝行劉氏此說焦理堂力駁之

鄭元云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私朝大夫家朝揖其臣乃行孔穎達云煇光儀也吳澄云煇如謂昧爽之際光熹微也有光謂質明之時光顯著也江永云煇如即詩夜向晨庭燎有煇以周案周官眡祲十煇注煇朝日炁也管輅荅劉邠云不同之名朝旦為煇日中為光私朝之容如日煇時登車之容如日光時此為公邑大夫特朝言而在國大夫先私朝後公朝亦見於此凡私朝一揖即登車未暇聽私政也公朝辨色始入君日

出而視之卿大夫之私朝先於公朝者遜尊之義也其聽政又在公朝退後者急公之義也自卿大夫朝私臣聽私政二者不分或據玉藻此文以為聽私政亦在公朝之先或據魯語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以為私朝在公朝之後皆非也江氏主先私朝後公朝之說又嫌昧爽私朝與辨色入公之文相戾故釋為向晨庭燎之煇亦未足據玩節首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數語本文所言實為邊邑大夫特朝而言非在國卿大夫日朝之禮也邊邑大夫遠或數十百里即夜未央私朝亦恐不及辨色而入況向晨時乎若卿大夫與知

國政者皆就宅亐國中周官謂之國宅其私朝在國宅不在采邑鄭注書賓亐四門據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以為卿士私朝在國門亦謂其宅有在國門爾私朝卽在國門昧爽一指卽入公門義自尋曰辨色始入亦何必指庭燎為言也

鄭元說論語端章甫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也皇侃說周諸侯日視朝之服衣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日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故也賈公彥云對文元端有纁裳元裳襍裳朝服緇衣而素裳但六入為元七入為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元是以襍文言之

朝服亦名元端論語端章甫以端是正幅也非直服名端六冕亦有端稱禮記端冕而聽古樂是冕服正幅亦名端也以周案端可謂之朝服不辱以為元端鄭注誤詳見服制門

孔安國說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朝服皮弁服朱熹云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以周案禮告朔皮弁服卒朔而朝乃服朝服二服有別詳服制門當時列國禮廢君臣遇月朔或一用朝服或一用皮弁服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為服朝服以聽朔者言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為服皮弁而朝者言記者反復記此正明二服之有別不可誤用也孔注本後人偽撰不足據家語云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亦王肅肊改也朱子致仕之說本諸范氏但經不箸致仕之文何由知此為致仕之吉月且范氏謂既告老猶月朔亐君是意重在朝當記亐君命召之後方為以類相從今乃與衣服之制連敘明是為朝服記不為朝記也金氏說此詳矣

受業通州孫儆子家辰仝校

聘禮通故　禮書弟二十八

定海黃以周述

春秋穀梁傳說天子使人聘諸侯非正也啖助趙匡說諸侯之亐天子有朝貢亦無聘以周案天子有下聘諸侯禮諸侯有上聘天子禮具見周官兩說竝鑿

異義云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閒問以喻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元無駁以周案據小行人文朝覲宗遇會同為諸侯事君之禮存覜省聘問為天子報臣之禮古者王亐諸侯不純臣故有覜聘周官既明著之春秋亦無

貶辭公穀家言未可據也何注公羊隱七秊天王使凡伯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請臣受之亐大廟所以尊王命歸美先君不敢以己當之是下聘之禮固有異亐凡聘也又何害焉何注公羊亦不用舊說萬氏申穀梁義以為諸侯亐天子曰聘天子亐諸侯曰問與大宗伯時聘曰問亦違

鄭元云時聘者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秊七秊十一秊以周案大行人亐朝覲宗遇時會殷同之後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小行人釋其義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則大行人所謂朝覲宗遇時會殷同為諸侯事君之禮殷覜時聘為天子報臣之禮玩以結好以除慝之文義明是天子遣使主其事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覜曰視玩視與問之名義亦非諸侯所以施天子典瑞云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炎圭以易行以除慝結好除慝之圭掌亐王朝則時聘殷覜之人斷屬王臣而非諸侯之使尤可知（鄭注典瑞云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其義殊曲）鄭意大行人首言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大賓即朝覲之諸侯大

客宜為聘覜之諸侯使臣其實大客之儀自對下大國之孤諸侯之卿來聘言者而言若諸侯使大夫來王所可曰聘不可曰覜問覜視問存尊者施卑之辭也鄭注一服朝義詳覲禮門

周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秊小聘三秊大聘相厲以禮王制云諸侯之亐天子也比秊一小聘三秊一大聘五秊一朝鄭元云聘義比秊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秊大聘所謂殷相聘也王制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以周案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

又歲徧省此天子聘諸侯之禮也大客之儀有大國孤諸侯卿聘亯饗食之數此諸侯聘天子之禮也又云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為諸侯之邦交禮聘義云天子制諸侯亦謂天子制此諸侯邦交之禮使之相厲也禮家又據天子聘諸侯禮以儗諸侯之邦交以為大行人聘曰時聘猶此歲相問也覜曰殷覜猶此殷相聘也又曰歲徧存三歲徧覜以例諸侯之邦交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禮或然也而又歲徧省省為問諸侯之別名非謂朝也見鄭注或又比坿其義而云又歲一朝鄭注聘義引大行人文以證于王制直斥為霸制

鄭元云歲相問殷相聘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賈公彥云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云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間久無事及殷朝者來及亦相聘也先鄭說殷聘以春秋傳者服彼注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于齊至今積二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與此中年數不相當引之者年雖差遠用禮則同也以周案大行人時聘殷覜注云時聘者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無事則已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又服諸侯使卿以聘禮來覜此釋殷

相聘為于殷朝者及而相聘意與上同胡竹村申此注云于朝之中及時相聘不使疏數非鄭意也鄭意諸侯聘天子不敢瀆為小禮故小聘無常期大聘則在一服朝之歲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是有常期矣諸侯之邦交經云歲相問是小聘有常期經云殷相聘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是大聘無常期蓋鄭注周禮時以聘義與王制所言同為文襄霸制故置之不用而引先鄭說殷聘如昭九年孟僖子之如齊以證其說其後注禮記以聘義所言可通于周禮引大行人文以比坿之而于王制終不可合則直斥之疏家乃偏引聘義王制以申鄭義宜其彌見膠轕也鄭注禮記在注周官後說詳褋箸中

鄭元云小聘曰問不亯有獻不及夫人記貶于聘所以為小也獻私獻也盛世佐云亯與獻皆聘君之所以遺主君也其別有二亯必以玉帛庭實獻則隨其國之所有而已一也亯君夫人皆有之獻但及君而已不及夫人二也大聘亯而不獻小聘獻而不亯輕重之差也以周案獻與私獻異獻者聘君之所遺也私獻者聘臣之所具也鄭注訓獻為私獻非大聘有亯而或兼有獻獻為獻君而或兼及夫人小聘不亯有獻獻亦不及夫人此其差也經云有獻不及夫人正明大聘之獻有及夫

人也盛説亦未是
鄭元云假道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太牢羣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焉李如圭云言積唯芻禾則無車米與薪且獨上賓有之旨李心傳云賓太牢則介不辱用太牢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矣胡培翬云經文云上賓太牢積唯芻禾是專言餼上賓之禮下云介皆有餼乃指上介衆介言也二李氏説是或謂無門外車米而仍有庭中筥米亦與經不合又謂上介衆介皆有芻禾致主君歸饔餼士介無芻禾豈過邦餼賓反優于主國待賓之禮邪以周案假道致餼鄭以君歸餼及大夫餼賓二禮約言之李胡諸説依據本文覈勝舊注過邦假道為諸侯禮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
鄭元云致館如初之儀如郊勞也不儐旨侯伯之臣致館于庭賈公彥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儐此亦然也敖繼公云聘禮致館不以幣而在門外與周官異吳廷華云郊勞有儐致館如初儀亦有儐矣以周案覲禮賜舍儐之聘禮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不言儐之是不儐也鄭君此注亦以聘禮決之吳説未是凡諸公相為賓及其臣之為國客致館皆有束帛鄭注郊勞云勞用束帛注致館云如郊勞也不儐旨明主國亦有束帛特賓不儐使為異旨疏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與聘禮本疏違敖氏解聘禮不用本疏而用司儀疏以為兩經有異非也司儀諸公之臣郊勞致館皆登堂鄭彼注云侯伯之臣于庭敖云門外亦非
賈公彥説諸侯遣使聘王國有用幣致館而無儐褚寅亮云諸侯來朝天子賜舍無幣豈反加厚于陪臣乎以理揆之王之賜舍亦如侯氏無幣而陪臣則不敢儐王使以辟其君也
鄭元云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受者受之于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賓登堂也侯伯之臣受勞于庭吳廷華云下云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所謂致積登聽命者不止公之臣可知以周案鄭注據聘禮而言經云亦如之者明其

大判若此非一一同也下致館如初之儀同聘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享有庭實告請有言無庭實鄭及服虔說竝同亦非一一如享禮是其例

周官掌客設飧公矦伯子男簋同十二公簠十矦伯簠八子男簠六皆陳饔餼其死牢如飧之陳聘禮陳饔餼堂上及東西夾簋有二十簠六上文設飧時與此堂上及西夾同則簋十四簠四又聘禮致饔餼于賓醯醢百罋米百筥掌客子男罋筥八十聘禮賓壹食再饗掌客子男一食一饗聘禮燕無常數掌客上公三燕矦伯再燕子男一燕賈公彥說掌客所言是君禮自上下為差

聘禮乃臣禮或多或少自是一法不可以彼相竝子男少于卿大夫禮禮或損之而謚此其類也以周案禮或損之而謚其類固多但掌客所言多與禮經不合豆鉶之數鄭注已多補正矣

萬斯大云聘義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說者謂饋之牢禮米禾薪芻之屬曰積攷聘禮賓初至館宰夫致飧是一積也聘之日使卿致饔餼是二積也此所以其其在館之積也臨行當更有餽遺以共其在道之需是三積也注疏見聘禮不言積因謂出入三積專指待上公之臣儀禮是待矦伯之臣故無積然則致飧之禮飪腥凡二牢米禾皆二十車而薪芻倍之歸饔餼之禮飪腥餼凡五牢米禾皆三十車而薪芻倍之獨非積也邪以周案司儀掌客諸職致積之禮與致飧致饔餼皆別言之又曰致飧如致積之禮致饔餼如將幣之儀則致積不關飧餼之數可知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而聘禮無致積之文鄭注云矦伯之臣不致積此說自不可破萬說非

鄭元說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再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下云遂行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賈公彥孔

穎達說五積三問再勞來去皆有此數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以周案出入三積謂自入至出其所致積有三也故注云從來至去數如此賈孔謂來去皆有此數則注何為言從至

孫希旦云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又云矦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五等之臣為客皆有積可知矣又大行人上公出入五積矦伯四積子男三積則諸公之臣三積矦伯之臣二積子男之臣一積也以周案致積致飧皆使卿大夫致之司儀云致飧如致積之禮是其致禮同也其不使卿

大夫致而微者直陳其禮謂之設聘禮宰夫朝服設飧記云飧不致賓不拜謂不用致禮非無飧也矦伯之臣不致積與不致飧同亦非無積也聘義云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自是五等之臣通禮但諸公之臣以禮致矦伯子男之臣不以禮致直使微者陳設之而已其設之之法亦當與宰夫朝服設飧同賈疏以有束帛謂之致不用束帛謂之不致矦伯之臣不致積但不以束帛行禮致之非于道全無積此說甚通其據束帛言之者用鄭飧不致注其實當依經致皆卿大夫不致而設者士或說矦伯之臣無積或說矦伯之臣亦致積皆非孫氏二積一積之說亦無據

大行人云上公介九人擯者五人諸矦介七人擯者四人子男介五人擯者三人凡諸矦之卿各下其君二等鄭元云聘義上公七介矦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出聘之數也賈公彥云聘禮五介是矦伯之卿大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上公之臣公食大夫禮賓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為義也以周案諸經各舉一邊注疏互相推闡是已聘禮郊勞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云不受于堂此主矦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于堂是鄭固

以聘禮所言為矦伯大聘之禮矣

鄭元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矦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孔穎達說凡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若擯者五人則士為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人李如圭云大行人上公擯者五人矦伯四人子男三人諸矦自相待擯數無文鄭據天子待己擯數以為己國待賓之擯數也敖繼公云經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矦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己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別于天子也以周案鄭意來聘之介數既以爵等分多寡則主國擯數亦當依爵等而殺之但據經文上擯承擯紹擯似止三人聘義文同又賓問卿下大夫擯是卿之擯者一人大行人云凡諸矦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卿擯一人則主君擯宜三人矣敖氏此說不為無見存參先鄭注司儀以為擯九人不足據

鄭元云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矦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

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比指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賈公彥云注云西北東面者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上擯東南望承擯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不謂介西北邪陳擯東南邪陳也云各自次序而下者賓之介從南向北上次下至末介主人之擯從承擯向南上次下至末擯東西相去三丈六尺云指賓俱鄉者謂上擯入向公鄉北面請命出門南面遙指賓使鄉擯者

漸南行賓至末介北東面上擯至末擯南西面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褚寅亮胡培翬說注謂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云旁者非東西正相去蓋自末擯直西至末介北東西相去三丈六尺末介東至末擯南亦然若旅擯則上擯至末擯南賓進末介北東西正對相去三丈六尺據此則上擯與賓親自問對其相去三丈六尺與末介末擯相去同故注云亦也以周案旅擯交擯之傳命不傳命先後鄭注不同說詳覲禮門此注公之使者七十步云云明賓出次而後與上擯闑東閾外遠近相去之位又云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明諸擯成

列而後與介遠近相去之位此以南北言其地衺對故不直言擯介之相去而曰旁又云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明上擯指賓俱鄉與賓遠近相去之位此又以東西言故復舉其相去之數而曰亦賈疏于此既未分明佗圖者直以末介正對末擯誤矣鄭注又言天子諸侯朝覲命介紹傳命之異而云此三丈六尺者明介紹傳命其相去遠近亦如旅擯故于此總言其義蓋古人傳命聽命約以六步為節六步之內言可以聞也故此注竝云三丈六尺還玉節大夫升自西階鈎楹賓自碑內聽命蓋亦不出六步參見宮室門賈疏不明

玆義因謂末介向末擯遞受命傳與次介云此三丈六尺者卻計鄉云相去一似朝覲之末擯與末介位相連接兼三丈六尺之阴耍誤

鄭衆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鄭[元]云三辭辭其以禮來于外也江永云旅擯三辭謂上擯以君命請事于賓賓對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二辭也主人又固辭賓又對三辭也三辭訖乃許而納賓司儀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己誤矣聘禮不言三辭文不具耳如注疏說一請事即納賓豈可如此簡略以周案司儀將幣三辭三讓竝言禮器釋其義曰七介以相見也

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覽禮經言三讓不具三辭聘義補其義曰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鄭注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當作大門孔疏云鄭解三讓傳命之節正當聘禮賓至大門主人請事之時云廟門誤是也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當己則三讓之不㝵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據鄭此注傳命歬之三讓即司儀之三辭故賈疏三辭即用鄭此注以為說其不曰三辭而曰三讓者散文辭猶讓也但鄭注聘義三讓主賓言注司儀三辭又指主人言各據一偏不及先鄭注兼賓及擯者為賅擯者三辭辭其以禮來賓三辭辭其以客禮待己如江氏說三辭為三陳說不合辭讓解非其義胡竹村取其說亦未審

賈公彥云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與聘禮介皆入門左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相入者謂歬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歬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與此同也以周案聘禮自及廟門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至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止此行聘也行聘介及眾擯皆入門故曰介皆入門左時賓執圭圭璋特逢故不言幣自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亯至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止此行亯也行亯之時介及眾擯皆亐賓降時逆出惟上擯入故曰擯者出請入告擯謂上擯亯用束帛加璧故曰受幣司儀所言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者指行亯言故曰及將幣將幣惟上相入與聘禮文本符合所異者聘禮主矦伯之臣言見鄭注其聘亯同在一日之內故亯幣陳亐廟門外賓之行亯止有入廟事無每門禮司儀主諸公之臣言其聘亯仿朝禮必在異日故將幣有三揖每門諸儀賈疏誤以司儀將幣事為行聘禮宜其齟齬不通胡竹村遂謂二經歧出當闕不必求合是亦過矣張皋文亯圖介皆入門左沿賈疏之誤　又案夏弢甫說聘禮相皆指擯者言無有以介為相者上擯近君相禮故又別之曰君相以殊亐眾相也此說亦似是而非司儀亐諸公相為賓曰上相以別眾相亐諸公之臣相為國客曰君相以別客相如以君相為近君相禮之上擯豈眾擯非近君相禮者乎

敖繼公云聘禮反命曰受幣亐某宮則是不在太廟矣以周案太廟偁廟羣公偁宮別辭也渾言之宮廟通辭

故他邦之太廟亦可偁之為宮何注公羊云朝聘受之于太廟曰某者指所聘之國言敖說非

包咸云論語執圭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江永云大夫聘執瑑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誤矣集注偶失檢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是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則異于命圭矣以周案聘圭與命圭不同江說是諸侯執封圭以朝王兩君相見亦用之使卿大夫聘則執瑑圭璋璧琮玉人所謂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也賈疏云言八寸者此謂上公之臣若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是各降其君之瑞一等也其繅命圭三采三就聘圭三采再就二采一就亦有別

杜預云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曰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以周案辭玉禮固有之聘禮擯者入告出辭玉此所謂禮辭也杜注以為不欲為好誤

鄭元云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六幣所以享也又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當云聘義圭璋特逢亦通于此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于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以周案據小行人文琮用錦聘禮享夫人元纁束帛加琮不用錦說者以為避享后其實旅幣無方小行人亦言其大較耳聘禮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謂各隨其所有以相閒代也琮之用帛正同此例又聘禮享君束帛加璧享夫人束帛加琮皆有庭實皮則攝之戴記云圭璋特逢束帛加璧亦與小行人文不合鄭注小行人云享用璧琮皆有庭實以馬若皮據聘禮文通之見本文亦指其大較為言是已又云二王之後尊享用圭璋而特之此據戴記文通之竊有疑焉聘義圭璋特逢專指聘言聘禮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皆不言束帛馬皮其證也若用之于享雖圭璋亦不以特逢故周官有六幣之文凡享必有幣以加圭璧尙書曰享多儀通禮然也天子聘女用圭諸侯聘女用璋亦有束帛離皮非一用圭璋即無幣也鄭注蓋泥　又案圭以馬璋以皮馬皮

皆陳亏庭不上堂而先之以圭璋將禮故老子曰拱璧
先駟馬杜注左傳謂魯賄荀偃以璧馬先鼎非
服虔云亯覿有璋亯獻也杜預云亯饗也臣為君使執
璋以周案據聘禮圭璋用亏聘不用亏亯據小行人六
幣圭以馬璋以皮是圭璋亦有用之亏亯也左氏傳亯
覿有璋與小行人文合鄭云二王之後尊故亯用圭璋
是也正義云鄭氏先儒以為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
國之君乃行亯禮獻國之所有覿見也謂行亯禮以見
主國之君也服氏訓亯為獻義同鄭氏先儒杜注破亯
為饗誤饗亦當用璧琮禮人之玉與禮神異禮神首璧

聘 十七

琮次圭璋見大宗伯禮人首圭璋次璧琮人臣出使之玉與
在國異在國君執圭臣執璋見顧命出使之玉見君以圭
見后夫人以璋杜氏說出使聘覿同亏在國朝祭禮亦
誤
鄭元云論語亯禮有容色亯獻也既聘而亯用圭璧有
庭實江永云亯禮用圭者惟二王後亯天子鄭小行人
注云其亏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亯
必無用圭之事邢疏不能辨正集注遂承其誤以周案
江說是
舊說亯禮有容色謂亯獻之禮孔廣森云亯與禮為二

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時也既聘乃亯既亯乃禮既
禮乃私覿以周案聘禮記誌容儀與鄉黨文合云及亯
發氣焉盈容卽此所謂有容色也而受禮之容色則無
文是鄉黨亯禮止言行亯之禮爾說詳金氏禮說
論語入公門過位升堂復其位舊說是平時路寢聽政
之禮劉台拱據聘禮鄭注引論語文以為行聘鄰國之
禮陳壽祺據士相見禮賈疏引論語鄭注以為將聘圖
事之禮宋翔鳳又以為擯禮以周案論語此節文次亏
使擯之後執圭之前皆記聘事服注左傳所謂孔氏聘
辭卽謂此也舊說非過位復其位謂燕朝之臣位出降

聘 十八

一等謂出路寢堂降至階諸侯堂高七尺階七等如謂
行聘鄰國無所謂其位如以其位為廟門外接西塾之
位出為出廟門何以復記降等沒階劉說亦非禮賓升
堂擯者退中庭賓致命擯者進至阼階西釋辭相拜未
有擯昇升堂之禮宋說尤非陳氏以為將聘圖事其說
較確鄭注曲禮下卿位云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
車入未至而下車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
鄉黨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鄭注據燕禮
為說其意過位為過卿大夫同立之位復其位為復己
所立位過位復其位皆人臣位釋宮云門屏之閒謂之

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論語本文言位明據中庭之左右為言不曰以内解之故不從包注上過位不曰其位明據卿大夫之位為文卽曲禮所謂下卿位之位不曰以己所立位解之故又不從孔注孔注復其位來時所過之位是直以為過己所立位此鄭注之精于諸家者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云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賈疏以為在路門外正朝本誤江愼修謂下記旣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艸刱未知所之遠近則圖事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凡燕見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鄭注云此謂特見圖事賈疏云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法也疏稱聘禮云者約鄭禮注文稱鄉黨者亦約鄭論語注文是鄭以圖事解鄉黨與聘禮合也

孔安國云鞠躬斂身也包咸云敬愼之至以周案鞠躬一作鞠窮鞠窮雙聲字亦作匑匔三蒼云匑匔敬畏皃依說文其字以匑竆為正其義為敬畏之至而身不敢舒故孔云斂身非以斂訓鞠以身訓躬也先君子論語後案云篇中凡言如者皆形況之辭躩如勃如單字形狀之也踧踖如鞠躬如重字形狀之也如近解經宜言躬鞠如也方與躩如勃如一例言鞠躬如則如字為不辭金誠齋說執圭鞠窮叜淡亏踧踖復位踧踖如卽過位之色勃足躩之類升堂鞠窮至屏氣似不息以視色勃足躩叜有加

鄭元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面擯者進進陛階西釋辭于賓相公拜也江永云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陛階西經曰擯者進卽論語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賓已致命公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陛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承手掉臂雖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見左傳者凡又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受玉郤克趨進襄七年衞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九年同盟于戲晉士莊子為載書鄭公子騑趨進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傁趨進定八年晉侯盟衞侯于鄟澤王孫賈趨進以周案論語趨進舊注皆不言在何時江氏據禮經證之是已其所引左傳又趨進惟郤克叔孫穆子公孫傁為諸侯朝聘事其趨進已不在拜覲之時餘與朝聘無涉此外言趨進者又有成十六年范匄趨進襄二十三年范鞅趨進

聘禮論語皆有私覿周官司儀有私面私獻記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鄭[元]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于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孫希旦云聘禮賓介皆尋私覿諸矦相朝則為介者不敢私覿聘賓卑故介禮尋伸朝君尊故介禮從屈今乃謂不敢貳君非禮意矣周禮掌客諸矦相朝主國之卿皆尋以摯見于朝君曷嘗以貳君為嫌乎王引之云朝覲二字下蓋有言朝覲之禮今脫去矣大夫之私覿以下則以聘禮言之不蒙朝覲為義鄭注强為遷就大夫執圭而使四句相屬為義豈尋以上二句為聘下二句為朝乎若云

其君親來則其臣不敢外交豈其君不來遂敢于外交乎聘禮有賓覿而此以私覿為非禮者議禮之家取去各異士喪禮有讀賵而檀弓引曾子以讀賵為非是其例矣以周案周官司儀于王合諸矦及諸公相為賓竝不言大夫私覿至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將幣之後乃有私面私獻鄭注郊特牲謂朝覲無私見聘則有之即據司儀而言無可疑也記意大夫從其君朝覲無私覿國君禮此私覿以國君言故下曰諸矦之庭大夫之有私覿者聘禮也聘禮之私覿其幣出于公家不失申信不貳君之義此文專為三桓而發曰何為乎諸矦之庭申明朝覲私覿之非禮而當時有行之者如成十三年公朝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見王是也曰為人臣者無外交申明執圭申信之義而當時有因之私行者如僖卅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譏其遂事公不尋為政莊廿又年公子友如陳報聘其明年遂私行葬原仲亦人臣之外交者是則因朝覲而先私覿因出聘而遂私行外交皆自三桓始也故下文以此總結之注疏誤以外交貳君為申明私覿義孫王因之疑經背失之矣

鄭[元]云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苟敬者主人所以少敬也敖繼公云苟誠也賓也

苟敬者國君于外臣所燕者之稱號其類亦猶鄉飲酒之介遵矣以周案說詳燕饗門

賈公彥說天子待諸矦諸矦自相待及大國之孤饗食燕皆有幣弗酌亦以幣致之聘禮云若不親食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是親饗食之有幣可知又云燕與羞俶獻無常數不言致燕以幣則無致燕之禮親燕亦無酬幣若然天子諸矦燕己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孔穎達說據鹿鳴詩序燕聘賓當有幣以周案當從孔疏禮經于燕不言幣文略耳賈氏覲禮疏極辨聘賓之燕無幣于酒人疏亦據鹿鳴序云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與

饗同是已不自信其說矣
鄭元說聘禮曰致饗以酬幣所用未聞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崔靈恩云諸侯賢者以琥賤者以璜賈公彥云公侯伯用琥子男用璜孔穎達云公侯用琥伯子男用璜以周案禮器圭璋特為朝聘之正玉琥璜爵為燕饗之酬玉聘禮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皆特也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是琥璜竝賜也孔賈疏竝非

賈公彥說私覿私面之幣皆賓介自將己物非公家所給江永云私覿亦公家之幣但對亯禮為私耳以周案周官校人職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鄭注使者所用私覿則私覿之束錦乘馬明是公家之物賈疏乃謂天子禮與諸侯異曲護己說非見君謂之私覿見卿大夫謂之私面散文通對文異也

鄭元云還璋賄用束紡所以遺聘君一說此以賄聘賓褚寅亮胡培翬說賓行舍于郊公始贈賓此在還玉之後故知為報聘之物若以為賄聘賓則當在公使卿贈如覿幣之下非其次矣以周案褚胡申鄭義是

敖繼公云經云卿大夫勞賓而記云幣之所及皆勞似異于經且以幣不及己之故而不勞賓亦非禮意以周案幣之所及皆勞固屬情理之當然且以見所不及者勞之有嫌也鄭注闡發記意已明敖氏輕駁大謬

王士讓云聘禮有請觀之舉敖氏疑聘日不給且議非禮以為記文之誤不知此舉乃于歸大禮之日請于歸饔餼之卿以達于君而已非卽日觀也亦如上經賓請有事于大夫非卽日問以周案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于太史氏皆其事王氏斥敖甚是

鄭元云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樂與嘉賓為禮過則餼之餼之腥致其牢禮也其致之之詞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以周案春秋時有執他國大夫事鄭遂據以為說未必古有是也其解過則餼之本諸聘義敖氏謂過卽上經之過邦餼卽餼之以其禮與記上下文不合

賈公彥云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大客謂大國之卿敖繼公說大客諸侯之來朝者以周案司儀職諸侯相朝為賓大夫來聘為客聘禮賓客通偁所謂對文異散文通也此于聘客又別之曰大客敖氏以為諸侯亦偏一義或者因此駁賈疏謂要服以內聘賓不分

大小國引左傳鄭伯兼言衞晉曹大夫為證未是大行人掌大賓大客之禮儀小行人籍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大客謂孤卿見鄭注

鄭元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于太祖廟諸侯行舍于諸公廟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館者必于廟不館于敵者之廟為太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賈公彥云諸公大國之孤若無孤之國舍于卿廟陳祥道云天子巡狩王人出聘館于諸侯之廟若侯氏之朝王列國之相朝聘不必館于廟故覲禮侯氏至天子賜舍春秋傳文公之為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鄭說拘矣以周案鄭注據禮經而言如館不于廟當館于敵者矣晉文公館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于宗廟又別築諸侯之館乃春秋之制故禖記亦有公館私館之文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所為謂公所作諸侯館

記曲禮禮從宜使從俗鄭元云從宜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從俗亦事不可常也牲幣之類則當從俗所出以周案初學記政治部奉使類大書從宜二字注引禮記使從宜禮從俗史徵周易口訣義觀卦引先鄭注從俗所為順民之教并引大公封齊五月報政禮從俗玩注引士匄事亦證使之從宜非證禮下云牲幣之類乃言禮之從俗也孔疏本使禮二字已誤倒當依徐史引為是使從宜者聘禮記所謂辭無常公羊傳云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禮從俗者曲禮所謂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周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以馭其民禮俗謂國俗所行舊禮管子云明君在上俗無異禮變叜自為易國之成俗命之曰不牧之民

受業昭文孫同康子家斆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賈公彥云君南面使者北面故幕東西面讀之君與使者俱見賈人當在幕西東面撫之亦欲俱見之也敖繼公云史蓋幕西東面讀書有司北面展之吳廷華云此經第言官下行時受圭乃言賈則夕幣無賈人可知褚寅亮云史與卿大夫同在幕東西面故展畢卽以書授宰如在幕西則必越幕而授宰矣宜從注以周案史讀書展幣五字連讀展幣亦史也讀書者爲太史周官太史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史幕東西面讀當依注褚說是

鄭元云上介視載者監其安處之畢乃出所受書以行爲當復展王士讓方觀承說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二句當作一氣讀謂視所載及所受書譣其相符否也

胡培翬云經未言出注補言者明上介不舍于朝也以行謂以書入載隨行以周案以行別爲句卽記所謂受行是也經以夕幣目下事而以以行結之明使者之展幣受書卽受行事也史讀書展幣上介已同視之至此又視所載及所受書重其事也以行者以所受幣及書而行也注監其安處之畢乃出卽記既受行出之出上介出使者亦出矣王方說胡氏駁之胡說實亦未當

鄭元云上介視載者安處畢乃出方苞云夕幣陳之卽載而舍于朝明日乃可與使者同時就道也禮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以周案此受行非受命也受行在夕幣受命在厥明鄭注下厥明使者載旜受命于朝遂行舍于郊引曲禮君言不宿以證甚覈此注云以出卽記所謂既受行出之出是也方說不足辨胡正義引用之葢受行受命之不同胡氏亦未審也

鄭元云記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古者君臣謀密草刱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朱熹云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言未知所之非是以周案受行卽經夕幣之以行是也故鄭注下既受行日云謂冓夕幣之閒此注以未知釋問謂未知遠近焉爾遠近釋幾月之資胡正義疏此甚舛既受行日句胡氏駁敖申鄭是之

鄭元云又入取幣又入者祝也敖繼公云又入祝及主人也褚寅亮云祝爲取幣入主人無事不入矣此與陰厭之禮有別

鄭元云使者受圭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竝受之凡授

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吳廷華云宰君左西面使者亦轉而西面在宰之左胡培翬云吳氏所以易注者葢欲遷就公左之文也然受圭受命皆當北面經不直云公左而云自公左者宰西面本在公左今自公左至使者之右北面授之㠯故云宰就也以周案胡說是授受之法詳相見門

鄭元云旣述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

胡培翬云使者受命又重述之恐有失誤也或說宰述之者非

張爾岐云束帛元纁再授幣時巳授矣受享復言束帛

聘二　三

加璧元纁束帛加琮者以方受璧琮取其相配之物兼言之如云享時束帛上所加之璧元纁束帛上所加之琮㠯盛世佐云此時惟受玉乃幷束帛言之者取其相配且以別亏圭璋之無加者也張說㝵之敖云復取而合諸璧琮非

鄭元云受享束帛加璧帛今之璧色繒也敖繼公云享束帛不言元纁文省㠯以周案文省宜在下下句不省而省上句禮無是例說詳名物門

鄭元云史亏衆介之再北面讀書褚寅亮云注云北面向賓讀也胡培翬云周禮掌客凡介行人宰史皆有

饔餼賈疏史太史之屬官則此史亦非太史以周案上授幣節史讀書注云西面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此節史讀書注云北面欲對賓而讀也敖氏並以為東面讀非上節讀書亏君再當是太史此史從賓而行者乃其屬也吳氏並以為太史讀亦非上節讀書是幣書此讀書為誓戒之書亦異周禮掌客所言是諸矦相朝禮其所從之史當是太史曾疏以為屬官未是胡氏引以證此亦未合

鄭元說道路深衣未入竟壹肄不立主人不執玉敖繼公云未入竟壹肄必言朝服者嫌肄聘儀則當如聘服

聘二　四

也凡道路常服卿大夫則朝服士以下則元端與無執謂不執玉帛以周案道路常服深衣當從鄭注此專肄聘儀聘時圭特本無帛敖說無一是

鄭元云關人問從者幾人欲知聘問且為有司當共委積之具敖繼公云欲知其人數所以防姦人以周案鄭注以下文以介對而知有此義也使者不以從者對而止以介數對蔡氏謂不欲以餘隸煩主人是也而主人問其介數亦可知為聘為問矣如有防姦之意則宜以從者對敖氏不參本文而好立異說率類此

鄭元云賈人告亏上介上介告亏賓謂展夫人聘享上

介不覜眡亏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亏上介上介亏是乃東面以告賔亦所謂放而文之類敖繼公云告者告之以展聘享之幣玉已畢以周案敖氏以告爲告禮畢非專告展夫人幣其意以上云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亦如上介覜之也其實經云亦如之者亦如上拭圭執圭展圭拭璧展璧會幣諸儀不關上介覜之在內凡經亏亦如之下又別言之皆明其與上異者也既夕禮亏羊俎曰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亏豕俎曰亦如之豚解無腸胃是其例也如敖說告爲告禮畢則此文當退在有司展羣幣以告之下且下文以告爲告展則此賈人告上介上介告賔亦爲告展可知賈人以展事告上介則展夫人聘享時上介不覜亦可知褚氏云君之聘享上介覜之夫人聘享上介不覜俟賈人告而轉告亏賔羣幣則有司自展而直告亏賔遞降之義也若上介既覜賈人何必再告之空遵注告則必易其所立之向亦注義爲長

鄭元云及館展幣亏賈人之館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盛世佐云展幣皆亏館舍非如習儀之亏壝壇也此云及館者謂卿致館之館前聘一日也次亏此者因上事而終言之以周案遠郊百里近郊

聘二　五

五十里遠郊之內卽近郊之五十里遺人職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注以下有賔至亏近郊之文故以遠郊之內別之

鄭元云賔至亏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敖繼公云請行速之褚寅亮云尚未勞賔如何先以請行速之依注說爲㝵

鄭元云勞者東面致命鄉賔賈公彥云賔在館如主人當入門西面故勞者東面向之敖繼公說賔入門卽北面秦蕙田云賔入門西面以在館如主人及聽命乃北面從臣禮也敖說非

聘二　六

敖繼公云勞者受幣葢當門中南面賔北面授注云受送拜皆北面謂受者送者之拜皆北面也以周案鄭注兼賔勞者言敖申鄭是疏疑受爲授之誤非也鄭謂賔勞者同面受敖謂訝受說異

鄭元云儐勞者勞者揖皮出東面揖執皮者而出敖繼公說公食大夫禮賔北面揖執庭實以出此亦北面揖之褚寅亮云公食禮是對君之禮庭實爲君禮物故北面此勞者不必北面也從注爲是以周案凡臣與君行禮皆再拜稽首此賔用束錦儐勞者儐幣乃彼國之君幣故受者送者皆稽首用臣禮也則勞者揖皮出用臣

禮北面指亦當敖氏據公食禮為說似勝鄭注
鄭元云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兼猶兩也右手執棗左手執栗敖繼公云左手執棗右手執栗士虞禮主婦自取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栗足見其所執之左右矣褚寅亮云授受之法左右手各執一物者先將右手之物授人旋以兩手授左手所執者經云二手授栗則是右手先授棗然後二手授栗敖氏故生異說士虞禮棗在栗何妨右手執者設于栗左手執者設于東邪未可據以難注以周案宜從敖說凡兩手各執一物者先授左物說詳相見禮門

鄭元云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然則賓送不拜賈公彥云若公食大夫使人戒賓不拜送遂從之其類也覲禮大夫勞侯氏侯氏即從大夫入拜送大夫天子使尊故雖從亦拜送與此異胡培翬說公食燕儐禮與此異此當如覲禮亦拜送
賈公彥云卿致館賓迎再拜者賓在館如主人故先拜也卿不言答拜答拜可知但文略耳雖不言入言迎則入門可知卿以空拜致飧既即退張惠言云致館經注不言入門覲禮賜舍注云受舍于門外則受館亦于門外可知疏以為言迎則入門非凡以君命皆不答拜疏云空拜答拜又非以周案卿不言答拜為將君命無拜禮也張氏駁疏是已致館如郊勞儀郊勞公之臣相為國客登堂聽命致館亦在堂侯伯之臣受勞于庭致館亦在庭司儀經注明言之矣張氏從敖駁疏非空拜乃空辭之誤上疏云致飧空以辭致君命
致館卿退賓送再拜宰夫朝服設飧鄭元云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為新至非大禮也食不備禮曰飧賈公彥云致館有束帛致飧空以辭致君命無束帛致飧既即退不待宰夫設畢也致積在道致飧在館所致別人若致館與致飧同時

致館者兼致飧朱熹云經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此致止謂致館耳首目其事而下詳其節也上無飧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其致飧邪胡鎬云注初無兼致飧之語言兼致者賈之誤耳王士讓云設飧乃宰夫設之則非兼致可知以周案致飧與設飧異致飧以束帛致之設飧直設之而已無束帛亦不以君命致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初之儀注云不言致飧者君于聘大夫不致飧也引此記飧不致賓不拜為證則鄭意固直云不致矣此云不俟設飧之畢明卿致命即退之義云以不用束帛致明致飧之異于設

飧也玩鄭注語經宰夫朝服設飧與上連文自南北朝說禮家誤以注不用束帛致數語為解致館之文亐是分割為兩節而有卿聘致館不以幣之說賈疏周官司儀用其義一曰聘禮致館不以幣一曰聘禮致館無束帛其疏聘禮知舊說之非而校正之亐卿致館注以上卿禮致之引覲禮注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可知其語甚審亐此仍沿舊譌二節不併反疑注亐卿退言設飧似卿致命致館兼致飧經外添說朱子駁之是也胡氏正義意欲申鄭而義甚迂曲亦由兩節之不併故也宰設飧必朝服者雖不致命明自君來也記飧不致賓不拜注云不拜以不致命疏謂空以辭致君命亦非

鄭[元]云設飧眾介皆少牢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新至尙孰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簠敖繼公云少牢五鼎羊豕魚腊膚與饋食之鼎同也此少牢故無堂上之饌褚寅亮云饋食是臣禮故上牲一鼎而腸胃從之下牲豕與膚為二鼎玉藻及此經是人君禮故上牲羊與腸胃為二鼎而下牲止一鼎以此示別登尊混而同之所以然者特牲無羊止三鼎少牢有羊故五鼎亦不敢純同人君朔月之會也若此則正應用諸侯禮也歸饔餼盛禮而士介無堂上之饌此亦宜無注所云俟訂胡培翬云上介堂上之饌本與賓西夾之饌同此則又視賓西夾之數減之降殺以兩也褚說似亦可從以周案褚說五鼎從鄭無堂上之饌從敖

記賓即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鄭[元]云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吳廷華云此掌訝旨烏㝵謂即上節之大夫士賈疏諸侯無掌訝說亦無據以周案此云又見之以其摯下云復見之以其摯復與又者皆承上之辭以其摯者皆不一之辭如吳說此非上節之大夫訝士訝別有掌訝之官則記何以云又見之天子掌訝中

士諸侯當以下士為之士皆執雉亦何必云以其摯或疑主國大夫士各有職掌何㝵日伺客館不知其初大夫訝士訝既見賓後其待事亐客者自設專人觀掌訝職文可知云次亐舍門外待事亐客者掌訝也云諸侯有卿訝大夫有士訝臨事特設其官何嘗日待事亐客館參見職官門

敖繼公說記賓即館迓將公命此在卿致館之後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所謂還摯也盛世佐說此當在賓聘享畢就館之時以周案下文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鄭注公事聘享問大夫則此言賓即館自在卿

致館之時周官掌訝職亏賓入館下卽云次亏舍門外
是其證復見訝為報禮以其摯是賓介之摯也各執其
摯以相見當從注
鄭元云賓入門左公再拜南面拜迎敖繼公云公西面
拜迎亏入門右之處以周案賓入門左北面故公南面
拜迎當從注
鄭元云賓及廟門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旣則立亏中庭
以俟賓不復出如此辱君行一臣行二亏禮可矣賈公
彥云君行一臣行二見君行近臣行遠之義皆據大判
而言不可細分此文出齊語晏子辭王應麟云此文見

韓詩外傳齊語無此文以周案文出晏子春秋內篇襍
上晏子云嬰聞兩楹之閒君臣有位君行其一臣行其
二君之來遫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外傳云晏
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
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
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據二書所言君行一臣行二本
屬上堂之禮鄭亏此引之者見入門後其節亦然也張
皋文云公立中庭疏云三分庭一在南非也介覿注云
北行三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則公立當南北
之中明矣是以注云君行一臣行二也

胡培翬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亏中庭廟卽太祖廟上經
云先君之祧是也敖氏以為高祖以下廟非公立蓋南
面敖氏以為西面亦非經至此始言及廟門則上每門
不辱指廟門言明矣以周案胡說是也敖氏泥亏受幣
亏某宮之文遂以此廟為羣廟說詳冉卷每門之說詳
宗廟門
賈公彥云賓立接西塾注云介在幣南北面西上者以
上文入境展幣時布幕賓西面介北面東上統亏賓今
此陳幣賓在門西北面明介北面西上統亏賓也以周
案時賓在廟門外西塾之南當云門西東面與下西上

統賓句方合蓋傳寫之誤也
鄭元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敖繼公云上介受
圭亏其左亦東面授賓東面亏其右以周案時賓東面
宜從注訝授
鄭元云公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杜預云禮
登階臣後君一等以周案公先賓升二等大夫先賓升
一等禮經有明文左氏襄七秊傳衞孫文子來聘公登
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
韓非子引其事作今吾子不後寡君一等一乃二字之
誤杜注沿之非也晏子春秋君行一臣行二本指上堂

兩楹閒授玉之禮言今以禮經覈之公自側襲之後出至東楹東而賓自西楹西疾行至中堂東楹之閒授玉則君自東楹東至此止行其一賓自西楹西至此已行其二亏禮甚合鄭注受玉亏中堂與東楹之閒引晏子語以證是已或說君行一臣行二祗在既曲之後當衍之并與晏子本文未合而賓入門之時公已立亏中庭似無君行一臣行二可言鄭注引此者統下賓立接西塾為文故曰如此是君行一臣行二是者將然之書也中庭在南北之中君自中庭至階亦止行其一賓自西塾至階又行其二也至升階之時君與臣相埒祇二等亦無君行一臣行二可言鄭注

引此者統下賓升西楹西東面為文故曰亦欲君行一臣行二亦欲者亦將然之書也公先升二等而賓升直至西楹西至致命後公乃左還北鄉進當楣而拜是公既升後尚立階上亦祇行其一賓直至西楹西又行其二也舊說公升階即至東楹東既與經左還北鄉當楣之文不可通公時西面左還而北鄉再進當楣拜非自楹東左還張圖誤并疑注行一行二據大判為言非事實矣胡氏正義一無申明穆子言臣當徐行以後君與晏子臣當疾行以及佐意本不同而義悉相成臣亏初升時徐行所以是君行一臣行二也至兩君相見主人先升一等賓從之授玉亏兩楹之閒故

成公六季鄭伯授玉亏東楹之東降同大夫士貞伯又譏其行速

鄭元云入門皇自莊盛也升堂讓謂舉手平衡也將授志趨志猶念也謂審行步敖繼公云讓謂後君升堂褚寅亮云依注說方與上文皇下文志趨一貫以周案下記云皇且行皇疾行貌賓入門時公立中庭以須曰皇不敢久君須也至堂下公先升二等曰讓不敢公登亦登也志讀如志微噍殺之志趨讀如趨數煩志之趨謂行步急促也晏子言授玉之禮曰兩楹之閒君臣有位焉君行一臣行二曰急促以及佐也此節記執圭行步

疾徐之節下節乃記執圭之容

賈公彥云授如爭承謂如與人爭接取物下如送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敖繼公說授如爭句承下如送句郝敬說將授志句趨授如爭句以周案此記授圭之容說文爭引也引張弓也爭字从𠬪𠃊𠬪象兩手𠃊象所引之物爭承者張其兩手而上拱之古人指洗也授如爭承與上如揖之義同鄭彼注云授玉宜慎也下謂既授而下其手送謂平等授受之禮下如送與下如授之義亦同鄭彼注云不敢忘禮謂授受之禮也今解論語者以上下為執法宜以鄭注及此記

文正之詳經說下云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乃言退而下堂賈疏以此下為下堂退為出廟門殊失文次敖郝二說叓鑿

鄭元云皮入右首變亐生也敖繼公云右當作左士昏禮皮左首褚寅亮云執皮與執贄左右首異一生一死也雉象生昏禮亦象生故皆左首敖氏改經不可從

鄭元云禮不拜至以賓不亐是始至今文禮為醴賈公彥云此文承執玉帛之下故聘時不拜至胡承珙云此謂聘享畢醴賓時事經亐聘時無拜至明文記獨言醴不拜至正見聘有拜至與經文互相備此文乃合下醴

尊亐東箱及祭醴再扱為一節亘今文作醴義自可通或說士昏禮醴賓拜至記者恐人疑凡醴皆然故特明之

鄭元云醴賓宰夫酌以授君君不自酌尊也夌廷堪云考士冠禮賓醴冠者士昏禮女父醴使者皆不自酌而用贊者酌之至士昏禮舅姑醴婦則贊者酌之亦贊者授之是醴不自酌葢禮經之通例如此以周案夌氏說是

敖繼公云醴賓宰夫奉几兩端以進南面授公盛世佐云下云公東南鄉則宰夫進几葢西北鄉也以周案公東南鄉是拂几之位也但公卒拂而後攝之則拂時猶宰夫執之也宰夫執几而公東南鄉拂之則宰夫西北鄉矣盛說是

賈公彥云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謂并觶亐柶兩手奉之以啐敖繼公云以右手執柶并執觶也尚擸以擸向上也褚寅亮云如敖說脫空左手何用說文擸理持也葢下奉觶而上持柶也以周案賈疏是

鄭元云賓覿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敖繼公云亦擯者出請入告而出許不言者可知以周案醴賓之時已請辭矣不必再請辭當從注

鄭元云介覿擯者執上幣出請受請亐上介也擯者先卽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眾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擯者旣釋辭執眾幣者進卽位有司乃尋委之南面復其入也委皮當門叉云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請亐上介也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敖繼公云出請受言其出為請受也執皮者從上擯出門不俟上擯之釋辭卽委皮而退盛世佐秦蕙田等說上擯出時猶未請受也而先著其故亐出之下亦經中之一例也上云請受標其目下云請受實其事敖說為是

鄭元云賓及大門內北面將揖而出亐此可以問君上

擯往來傳君命南面敖繼公云賓東面公卤面而問之

以周案當從注賓北面將揖公南面

朱熹云凡言北上者皆南陳卤上者皆東陳此經卤夾六豆設亏卤墉下北上至兩簠下結云皆二以竝南陳又云六壺卤上東陳饌亏東方亦如之卤北上壺東上卤陳則是東卤之饌自簠以上皆南陳唯壺東卤陳之疏亏東夾之豆亦云亏東壁下南陳而布置卤夾之豆乃東陳之又以簋鉶簠皆與壺東陳不惟與經文不合而亦自相牴牾殊不可曉秦蕙田云以朱子說推之則東卤二夾所陳六豆冣北亦簋在豆南四鉶在簋南兩簠在鉶南所謂南陳也若如楊信齋圖則豆簋鉶簠在卤夾者東陳在東夾者卤陳與經文亦不合以周案聘禮豆簋簠壺陳設舊說多誤竝詳食禮門

敖繼公云米百筥此從餼者也麥廷堪云簠簋之米從飪牢筥米從腥牢車米從生牢經例甚明下經歸上介饔飪腥各一牢堂上之饌六卤夾亦如之下卽云筥及甕如上賓則米筥在醯醢甕之上則從饔可知米百筥節似非其次空在醯醢百甕節之上絕爛在餼二牢節之下也胡培翬云簠簋之米係已炊爲飯者故從飪牢筥米係舂毇可卽炊者故從腥牢車米係粟以備用者故從生牢釋例說似可從

秦蕙田云米禾皆以十車爲一列米先卤後東故曰東陳禾先東後卤故曰卤陳其輈則皆北鄉敖氏以東陳爲卤轅者非以周案秦說北輈從鄭注是

盛世佐云米禾薪芻賓其百二十車上介半之眾介則無通百八十車而已蓋卿行旅從非是則不足以供之也郝氏謂用車三百六十乘而以侈費詆經妄矣國之經費賓祭𡨥鉅遇有凶荒札瘥則又有殺禮之義見亏掌客制禮者豈漫無撙節亏其閒哉

鄭[元]云士介四人皆餼太牢米百筥設亏門外略之也米設當門亦十爲列北上牢在其南卤上李如圭云牢在米南與賓介之陳同此卤上爲異耳褚寅亮云注卤上恐是東上之誤以宰夫牽牛致命當近東故也以周案陳牢北面東上賓介皆同大夫餼賓太牢米八筐注亦云牲陳亏後東上此云卤字誤褚說是記云士無饔掌客凡介皆有饔餼蓋亦君臣自相變也聘義羣介皆有餼牢亦不言饔（時宰夫卤面致命胡正義謂北面誤）

鄭[元]云至亏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亏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

則是主人四讓也古文曰三讓敖繼公云大夫三讓而賓三辭大夫先讓者以其奉君命尊也客尊則主人不敢先讓升亏覲禮見之以周案時歸饔餼亏賓館賓為主人也凡曰讓者各禮也皆主主人為文鄭注主人讓亏客是敖說大夫先讓是客讓主人非其義矣覲禮使者不讓先升為使者奉王命而來尊敬為主焉故侯氏不與之讓下又云侯氏與之讓升是讓明屬主人為文矣聘禮三讓大夫先升三讓屬賓不屬大夫故下以大夫別之鄭注誤以三讓屬大夫故以古文為非

鄭[元]云賓問卿卿受亏祖廟祖王父也賈公彥云諸侯受亏太祖廟大夫下君故受亏王父廟以周案祖廟亦太祖廟也鄭注似非

鄭[元]云賓面大夫亏賓入自階下辭迎之至庭中旋竝行敖繼公云大夫亏中庭南面辭之庭實旣設亏西方大夫乃至入門右之位揖賓而竝行以周案敖說亦備一義

敖繼公云如主人受幣禮不拜此受者非主人則亦無揖讓之禮也惟言不拜見其重者曰褚寅亮云凡出迎揖讓之節皆如親見之儀特不拜曰拜卽上經聽命後降階西再拜稽首升成拜是也此則不可代之以周案褚說合經義

鄭[元]云夫人歸禮堂上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設亏戶東又辟饌位也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四壺無稻酒也敖繼公說六豆六籩皆宜用朝事者而各去其末之二其設之之序則豆皆在西籩繼之而東韭菹其南醓醢屈以終麷其南蕡亦屈以終四豆四籩又從其下去其二四壺去粱酒焦以恕云鄭注放君歸饔餼經而云其設脯者謂六籩設之亏北其南醢者謂醓醢以下之六豆以亥相閒交屈而設舉其一端以槪全文非直六籩但用一脯六豆但用一醢可知

姜上均厈注非胡培翬云凡設饌以豆為本敖謂豆在西籩在東其說亦確據經文二以竝則是六豆分為三列六籩亦分為三列以亥向東直陳之經無屈文固不必以屈言曰以周案敖說從下去二說亦可通但四壺以黍為下以下去之當有稻粱無黍酒

鄭[元]云大夫餼賓米八筐黍粱各二筐稷四筐無稻衆介米六筐又無粱也敖繼公云六筐葢黍粱稷各二筐也褚寅亮云不在數之多少而在品之衆寡以周案君餼賓米用筥器小而多大夫用筐器大而寡而其品君用四種大夫止三種褚說申鄭甚當

鄭元云賜饔筮一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敖繼公云云筮一尸者嫌幷祭祖禰當異尸也尸云筮則子弟之從行者眾矣以周案如敖說竝祭祖禰而唯一尸則經何必言若昭若穆其解下文皇祖某甫皇考某子誤與此同盛庸三褚搢升竝斥之矣盛氏謂士介初行亦告禰與注亦異

鄭元云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乘謂乘行之禽也謂鴈鶩之屬其歸之以雙為數其賓與上介也士中日則二雙中猶閒也不一日一雙太

寡不敬也胡培翬云如其饔餼之數每牢一雙聘義曰乘禽日五雙謂賓也賓饔餼五牢故五雙上介三牢則三雙士介一牢則一雙云其賓與上介也者言乘禽日日歸之惟賓與上介目若士介則閒日矣以周案鄭意賓與上介如其饔餼之數日日以五雙若三雙歸之士介一日一雙閒日又加一雙為二雙為日如饔餼之數歸之太寡不敬故也賈氏疏此未明胡氏從而衍之與經注竝不合

賈公彥云記既致饔旬而稍者賓客之道十日為正行聘禮既訖合歸一旬之後或遇凶變或主人留之不㝵時反故有稍禮周禮槀人共賓客之稍注云稍非飧饔之禮孔穎達云旬而稍謂歸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非一旬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有齋十日明非一旬而反以周案聘既訖旬而歸常禮也有故則亦過旬遇為朝禮之餘其禮同聘故易言遇主之禮亦曰雖旬无咎往有尙尙猶常也鄭彼注云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此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常釋尙義賈疏所云與鄭易注合是也史記范雎傳遺平原君書曰君幸過寡人

願與君為十日之飲猶用古語凡聘遇常禮以旬為期有吉凶禮事自㝵過旬孔疏未是

鄭元云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執一雙以將命也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于門外胡培翬云拜受于庭拜字疑衍上經賓三拜乘禽于朝注云發去乃拜乘禽則此時不拜可知乘禽微物乃使賓日日亟拜乎以周案禮主君有賜皆拜受明日又拜于其朝通例如此不㝵以三拜乘禽于朝遂泆受禽時之不拜也他賜皆即拜于朝日歸

乘禽亏發時總三拜之其禮固巳殺矣幷受而不拜毋
乃太簡乎
鄭元云禽羞俶獻比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俶獻四
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聘義謂之時賜王引之云全經
之例兩事相若者則云亦如之或云如某事之禮無言
比者竊疑比字本屬下句歸大禮之日禽羞俶獻之下
葢有脫文以周案經燕與羞俶獻無常數燕義佗燕與
時賜無數則羞俶獻卽時賜一事也鄭注羞一事俶獻
一事本與燕義不合此記云禽羞俶獻明經之俶獻謂
之羞者專用禽也葢曰時禽之羞謂之俶獻明不用果

蓏之屬也周官庖人共賓客之禽獻卽此比及也屬下
歸大禮之日爲句王說是謂有脫文非
敖繼公云賄禮主亏荅其聘故不用庭實禮玉不言迎
大夫文又省褚寅亮云束紡所以遺之禮玉所以報之
兩事實一節事也無用出而再迎束帛乘皮卽庭實如
何言不用敖氏俱誤
敖繼公云公館賓賓從請命亏朝欲親受公命也此言
請命周官言拜辱亦其异者也以周案賓若欲親受公
命則寿何必使上介聽命乎請命卽拜辱褚氏云質言
之則曰拜辱謙不敢斥言則謂之請命

鄭元云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不加亏皮上榮其多也
敖繼公云上經云陳皮北首此皮左皮上左也故云加
皮各重累陳之焦以恕云此禮見亏經者凡三夕幣云
皮北首卤上加其奉亏左皮上展幣云陳皮北首卤上
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亏左皮上此陳幣云束帛各
加其庭實皮左卤爲上者皮上左也則三處竝同可知
鄭元云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言此物某君之所賜
予爲惠者也敖繼公云此爲賄禮中之物褚寅亮云此
乃公幣外加賜之物秦蕙田云有獻謂彼國之君亏常
禮外別有賜予故獻之如敖說則是彼國所以遺主君

者非賓之私物詎可云獻以周案秦氏斥敖甚明
鄭元云勞士介亦如之士介四人旅荅壹拜又賤也賈
公彥云曲禮君亏士不荅拜此君荅士拜者以其新行
反命而勞之故異亏常也敖繼公云君荅士介皆再拜
褚寅亮云亏使者言荅再拜亏上介不言荅再拜而言
荅拜則一拜可知亏士介言亦如之則旅荅一拜可知
注皆依經立訓敖氏欲破注而先倍經矣寿士介覿而
主君荅再拜者以其爲介也以周案褚氏申明經注甚
當敖說不可從
鄭元云遭主國君之喪致命不亏廟就尸柩亏殯宮不

筵几又不神之敖繼公說此亦受亐廟盛世佐云此必受亐殯宮者有二義一則大夫方為君持服不可以入廟攝行禮二則所聘者故君也雖薨而聘君之命不可以不達故就殯宮致命焉在使者為不廢命在主國為不亾其君也方觀承云案下文特著夫人世子之器君使大夫受諸廟之文則此國君之器可知不受亐廟也以周案盛方申注義甚精確

經遭夫人世子之器君不受使大夫受亐廟其它如遭君器鄭元云其它謂禮所降賈公彥云禮所降者謂不禮以下不賵以上胡培翬云賈意謂君仍使人郊勞廟受仍設筵几也然既使大夫受聘禮則報聘之賄與禮玉自不可闕則禮所降者不禮賓畢歸禮饗食弗親及不賵耳　敖繼公云此大夫廟受之禮即記所云是也盛世佐云下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者謂君有疾及他哀慘之事非夫人世子器之比也其受玉之儀雖同而服則異彼用皮弁服此用長衣練冠如下文所云也敖一之非

經遭器將命亐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鄭元云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敖繼公說此言遭君器盛世佐說此言遭夫人世子之器孔廣森說此遭主國有器而行問卿大夫之禮以周案當從鄭注

鄭元云聘君薨赴者未至哭亐巷門未可為位也衰亐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為鄰國闕亐是可以凶服將事賈公彥孔穎達說主人所歸小禮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大事則吉服襍記云執玉不麻是也敖繼公云哭亐巷亦為位奔器曰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謂此時也赴者至則衰而出出非聘事以此見赴者之至例在聘日之後也吳廷華云衰而出當以自館至朝言若入而行事則當長衣練冠與攝主同以周案哭亐巷為赴未至禮為位而哭是赴已至也故鄭注云哭亐巷未可為位衰而出對上衰亐館言謂可以凶服出館將事也經云出非必出至朝注云將事亦非將聘享之事其正行聘享之事赴未至自若吉服赴既至則長衣練冠執玉不麻麻謂衰絰純凶服也鄭注上文長衣練冠云厺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則長衣練冠非純凶矣非純凶可以執玉矣如賈孔疏必純吉服可以執玉則下文歸執圭復命亐殯又將何說敖說赴例在聘日後亦無稽

鄭元說遭主國君器主人畢歸禮謂饔餼饗食賓惟饔

2046441
21101000455344
8
Z121.5
15

饗之受受正不受加聘君若薨赴者未至受禮謂受饗
餼不受饗食亦不受加一說受禮之禮古文醴字主國
君薨不禮賓聘君薨而赴未至則主人固請禮賓而賓
亦受其禮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不禮卽上文所云
不禮賓則此之受禮爲受其禮賓明矣下文言赴者至
唯稍受之則此之不受者亦唯饗食于饔餼之受不言
又可知矣以周案記云既致饔旬而稍饔與稍固有別
赴未至受饔餼既至受稍當以鄭義爲長
敖繼公云歸執圭復命于殯亦衰而執圭也以周案執
玉不麻自是通禮敖氏不信記言輒謂衰而執圭本不

待辨胡竹村正義信其說謂執玉不麻是指行聘享時
言非謂歸而復命斯亦鑿矣凡奔父母喪絫冠布深衣
至于家必終其麻絰帶之日數而後成服初至一哭象
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又明日三哭象大斂又明日四
哭而後服喪服杖于東序使臣在館已衰而絰于歸復
命後曰北鄉哭曰出袒括髮曰入門右卽位踊一如奔
喪初日哭禮與未成服者同則其復命之時當如人子
絫冠布深衣之例服長衣練冠與行聘享同可知矣
賈公彥云若有私喪衰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卽皮
弁吉服故注云不敢凶服干君之吉使或說既有私喪

當使上介攝之以周案當從賈賓死介乃攝
鄭[元]云士介死爲之棺斂之不具他衣物也方苞云謂
爲之棺而具衣物以斂以周案爲之棺略讀方說是
左氏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上
介芉尹蓋曰事死如生禮也于是有朝聘而終以尸將
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吳人納之杜預云朝聘
而道死則以尸行事傳言芉尹蓋知禮朱熹云禮賓已
至朝主君將欲行禮賓請闕之後而賓死則以柩造朝
以尸將事向令公孫貞子卒于侯閒之後行此禮可也
今卒于竟內亦行此禮杜注以爲知禮胥失之矣以周
案禮經賓入竟而死介攝其命若賓死未將命則斂于
棺造于朝介將命朱子此論甚覈

受業無錫范鼒子家驥仝校